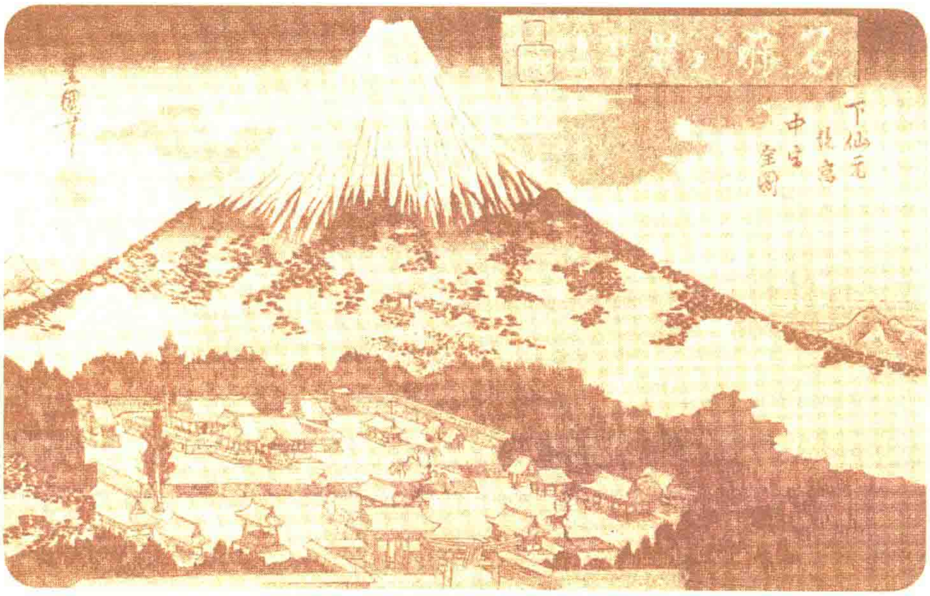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政書

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6輯，职官等 / 粟品孝，孫錦泉，周斌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3813-2

Ⅰ. ①日… Ⅱ. ①粟… ②孫… ③周… Ⅲ. ①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典章制度—日本③官制—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29494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职官等

主　編　粟品孝　孫錦泉　周　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江蘇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總印張:912.75　總字數:18367千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3813-2/K

定價:貳萬叁仟捌佰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六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143册）

職官

官制

第二册目録（總第144册）

補任

第十四冊目錄（總第156冊）

第十五冊目錄（總第157冊）

第十六冊目錄（總第158冊）

第十七冊目錄（總第159冊）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60册）

史評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61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62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63册）

類書

類聚國史（序、凡例、卷一―卷五、卷八―卷十一、卷十四―卷十六、卷十九、卷廿五、卷廿八、卷卅一―卷卅六、卷四十、卷五十四、卷六十六、卷六十七）……二九三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64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65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66册）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67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68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69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70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59册）

內裏式中

奏成選短冊式

注不預一作不須

四月七日大臣率參議以上（大納言執擬階奏文若不在中納言執之）入自日華門就版位式部兵部丞荷短冊櫃卿輔相扶（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不預）以進置

一本無共字

大臣後一許丈丞等退出卿輔磬折立櫃後敕曰將㕘來參議以上共稱唯升自東階立床子後簀子敷上大臣替執擬階奏文奉進即降自同階授插書杖於外記復本處（親王任卿者候陣邊參議以上立定升立床子後其座在東一間西柱北邊參議以上未㕘入之前仰掃部寮令立床子）御覽奏文畢共著座式部卿乃唱丞名（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少輔唱之）丞一人稱唯兩丞㕘入共開櫃執冊傍授卿退立櫃後（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便授少輔）卿升殿進至御前披

傳授一作轉授

傍執冊相竝置陳去御座二許丈執傍磬折立（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卿迎階少輔升殿授降立階下）隨御覽畢輔丞傳授（丞至階下授輔還立櫃後輔升殿授卿還階下）訖卿輔還本處丞掩櫃蓋退出次兵部亦如此訖大臣宣式部省卿稱唯次宣兵部省卿稱唯更宣將去二省卿共稱唯（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庭立少輔稱唯）唱丞名退如入儀（若親王任卿者先退次參議以上以次退便出宣仁門）或有應進位階者隨狀擢敘兵部亦如此若有不御覽短冊者敕曰短冊者

與之大臣卽奉敕稱唯宣將去其儀如上(唯參議以上不更着座)

賀茂祭日警固式

先祭五六日少納言尋常奏畢更奏云山城國乃申世流賀茂上下社以其日(中申酉日)可祭事申賜久止奏(無敕答)先祀一日大臣(若無大臣者中納言以上亦得)令內侍奏可衞固之狀又遣內豎喚六衞府佐以上各一人(若無佐以上者尉亦得)諸衞來集卽大臣上殿喚內豎宣喚候司司內豎稱唯出

衞固一作固衞

喚諸衞若夜喚之諸衞各稱名如行在所將軍等之儀以次入立(入自日華門立殿庭)大臣宣欲爲賀茂祀我故爾如常奉衞固諸衞共稱唯退酉日巳一刻使等就內侍申退狀卽給祿(四位以上御被五位御衣)此時喚男女使等被馬(各有從者)令度殿庭訖會內藏寮饗賜之巳三刻發向其夕使等就內侍執申祀狀(或時明日申之)戌日早旦大臣令內侍奏解陣之狀於陣邊使內豎喚諸衞解陣(雖無朝使其儀亦同)

奏銓擬郡領式

當日朝饌後近衞次將一人率掃部寮設座其儀御座東南階前置讀奏人座(用七寸黃兩面草墊)前立机南廂設大臣座其前立机(若大臣有故參議以上行事)次參議以上座竝北面東廂設卿座(若親王任卿者南行東第二柱北邊二許尺設座)次南大輔座(若參議任大輔者就參議座便前立机)次南少輔座竝西面前立机已午間內侍臨檻喚大臣大臣稱唯參議以上共參上就殿上座次卿就座少輔執奏筥入自日華門(下皆效此)至階下磬折而立卿起座迎階上執進御前(上自御座東南階膝行奉置御前机上)復座大輔執讀奏筥(若參議任大輔者丞執奏筥至階下磬折而立大輔起座迎階上執)少輔執硯筥相連進置讀奏人座前机上(奏筥置北頭硯筥置南頭)退降(若參議任輔者便復座見丞執勘文至階下起座迎)執各執勘文參上侍座二丞執大臣幷卿料勘文筥至階下磬折而立大少輔傳執置大臣及卿前机上(大輔置大臣前少輔置卿前若親王任卿者大輔置卿前)(少輔置大臣前若參議任大輔者不須少輔攝行)復座于時有敕曰

儀非間以上二字可疑

其讀之被命者稱唯就讀奏座披簿讀之隨讀大臣奉勅且點其定不訖讀奏人復座大少輔進執讀奏弁硯筥退降（若參議任大輔者於階上授丞）復座（復座）次執大臣弁卿筥如初儀訖兩輔執勘文退下（若參議任大輔者丞進至階下受之授訖復座）次太臣以下以次退（若親王任卿者先退）唯正奏者留御所後日就藏人所返受其筥

五月五日觀馬射式

前一日所司供張（供張之儀所司存）於武德殿御座南去一許丈北面設皇太子座又南去五尺許東西面設親王以下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以上座（親王東面諸臣西面）其日未明中務省置尋常位於庭中兵部省置奏事位於埒東門南掖又東南去二丈許置兵部卿位南去一許丈置大輔位又南去一許丈置少輔位所司設御饌幷上下群臣饌如常節平明皇帝出宮就御座諸衛服中儀警蹕侍衛如常訖諸衛共著胡床（左近衛陣於殿庭前右及殿南邊西後右近衛陣於殿庭前左

陣南間一有東字

及殿北邊西後左兵衛陣在左近衛陣東南差退右兵衛陣在右近衛陣東北差退左衛門陣於埒東馳道南右衛門陣於埒東馳道北）內侍臨南檻喚大臣大臣稱唯於左近伏南邊謝座（謂殿南邊陣）升自南面東階就座次皇太子升自同階（若後參者升南面西階）謝座謝酒著座（先立座後北面再拜東宮采女一人把空盞西面立皇太子右皇太子跪受采女跪授）少時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稱唯少納言（與大舍人共候左衛門陣東）代之趨就版位大臣宣喚大夫等少納言稱唯退出立大夫等前宣召之親王以下五位以上稱唯入自埒東門西面北上異位重行六位以下入自南門（見五位以上五六人入埒東門則入）於幕東北面西上立定大臣宣侍座五位以上六位以下稱唯一時共再拜訖造酒正把空盞經左近陣北頭來跪授貫首者跪受訖親王以下共再拜訖群臣趨各就座（升殿者升自東面南階）訖中務率內藥官內率典藥昇盛菖蒲机自埒東馳道進未到埒東門八許尺留候闈司二人經右近東陣南頭分立埒西門南北掖大舍人一

人進埒東門南邊北面立叩門闈司就版位
奏云菖蒲草(此間謂漢女草)進(年止)中務省官姓名等
(謂輔以上)叩門故(爾)申敕曰令申闈司傳宣大舍
人進共稱唯退出兩省率寮司舁盛菖蒲机
置庭中二省輔各一人留机後自餘皆退出
頃之中務輔就版奏曰中務省申(久)內藥司
乃供奉(禮流)五月五日(乃)菖蒲草進(樂乎)(久)申賜
(久止)申訖退出次宮內輔奏曰宮內省奏(久)典
藥寮(乃)奉(禮流)五月五日(乃)人給(乃)菖蒲草進

注　今閉一作令閉

(樂乎)久申賜(久止)申(竝無敕答)退出闈司還入兩近衛
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各一人令閉埒西門(通蹕
之時已開仍令閉之)大臣喚內豎二聲內豎(各著當色)稱唯
當左近東陣西立大臣宣喚內藏寮稱唯出
喚允以上一人入立前處大臣宣進(禮流)菖蒲
草收之稱唯退出率寮舍人等從大舍人幕
北經左近東陣南邊參入各就机處卽搢笏
取菖蒲机退出女藏人等執續命縷(此間謂藥玉)
賜皇太子以下參議以上(女藏人當皇太子倚子西面而立皇

注　馬從一作馬子

太子起至初謝座處北面跪受女藏人跪授
卽還次授親王以下卽隨賜受取下自東面
南階出東南庭北上西面立定皇太子佩
之拜舞著座次親王以下俱佩拜舞上殿)午
刻內膳益供(上下群臣起座)主膳益供大膳益賜皆
如常節其內藏寮取菖蒲机出後兩大夫(一人
四位一人五位各令馬從持櫃一枚納緋緌)騎馬入埒出自東門
在前四位就奏事位在後五位南去二許丈
平頭執櫃隨馬至奏(四位奏騎者官姓名五位奏馬所出國及毛色)
左馬寮五位以上一人騎馬在官馬前而行
(寮大夫者不在被奏例)馬度訖右馬寮五位以上一人

在後而行奏事大夫還入埒裏相次北度(四位
在前五位在後)訖兵部卿大少輔騎馬列進(卿在前次大輔
次少輔各令持櫃與上同)各就行立位卿進就奏事位執
櫃奏云兵部省申(久)五月五日(爾)五位(與利)以
上若干人等(乃)進(禮流)走馬若干匹進(禮樂久乎)申
給(波止)久申(無敕答)訖還本位次大輔進就位丞
一人騎馬率走馬而進大輔執櫃奏親王以
下及五位諸王四位諸臣以上姓名幷馬毛
色等其詞云其姓名(我)其毛馬訖還本位少

注西也一作西面
及丞一作乃丞
傳奏一作轉奏

輔進就位奏五位諸臣姓名并馬毛色等訖
皆入埒北度自上而出度丞一人錄二人率史生
一人趨自兩衛門陣間取版位還亦丞錄各
一人率史生二人趨自埒中北度侍右兵衛
陣東北側謂埒西也掃部寮預立床子記衛府馬藝能不
共取版位還及丞錄等自埒中度之後兩近
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各四人出自西埒門
將曹復立埒門左右閑東埒門訖次閑西埒門引還左
近衛先懸的射之諸衛以次射訖奏事大夫
左右馬寮以次還訖令群臣馬競馳別遣兩
近衛次將各一人勾當其事兵部錄一人史
生一人內豎二人傳奏錄立右兵衛陣後史
生立埒西北頭並執牘內豎立庭中在馳道
北邊奏訖兵部卿以下以次引還雅樂寮奏
音樂日暮上下群臣各於先拜處再拜退出
車駕廻宮

六日觀馬射式

早旦御武德殿警蹕侍衛如常諸衛無儀服

殿上座饌等具所司式皇太子出入如常但
大臣以下升降自南東階又謝座謝酒等如
常出入之道用內豎幕北今日無六位以下
座參議以上於東廂西面北上四位以下於
南廂北面東上先選左右馬寮駿馬各十匹
令左右近衛騎之競馳當第三的南建標木
到此標木下定馬遲速若持着終而更始大舍人寮用去年五位
以上走馬所負物變熟食充此日饌時左右
近衛左右兵衛等各着下儀騎馬度先射五
寸的次六寸的爭種種馬藝次春宮帶刀五
六人射五寸的或敕內豎一二人令試射訖
今日拜謝等與五日同日暮廻駕

七月七日相撲式

先一日所司供張神泉苑御座東南八許尺
鋪皇太子座西面又東南差去鋪親王座及大
臣以下非參議三位座並相對親王西南面大臣以下東北面
張相撲司幕於閣庭東西去閣各十許丈左右各三宇東西面
閣東西一許丈張五位以上幕各一宇次六

位以下幕各一宇次大膳職幕各一宇（竝重行）當閣東階南去六許丈預置可立標之驗又南去二丈許立可着左司三仗旗之杙（差當標東）右司與此相對此日早旦乘輿御閣衛仗服中儀服警蹕侍衛如常儀御饌幷群臣饌等辨備如五月節（兩相撲司大夫酒器各安其幕北頭）既內侍臨東檻喚大臣大臣稱唯於左近仗西頭謝座升自東階着座次皇太子升自同階謝座謝酒着座少時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稱唯少

納言（與大舍人共候東瀧上橋頭）代之趨立於中庭（去閣四許丈北面而立）大臣宣喚大夫等稱唯東出而喚之大夫等稱唯（在西者遙應在東者聲相共稱之）經東西釣臺邊入自相撲司幕之南郎立幕前北面異位重行（在東者以西爲上在西者以東爲上）次六位以下入立相撲司幕後北上東西面稱唯拜謝着座如常訖左右相撲司各在東西正門外奏亂聲郎共參入且行且奏音聲各近衛將監一人將曹一人（監曹分頭相對下竝同）次兵衛尉一人志一人

内裏式中十二

注十七人一作二十七人四字

次衛門尉一人志一人在標前行至閣庭北面而立自中央令進標建之（各去標南一許丈而立）訖退還次相撲司大夫等兩行參入（行列之儀以貴爲先）各當幕前北面而立郎立三仗旗訖左司先奏厭舞訖大夫等着座次右司奏厭舞訖着座郎立合等各立幕北頭（差西進也右司亦相對）先出占手（用四尺以下小童前一日於內裏量長短或有過四尺者當日不更令相撲以爲員）奏名者各坐幕南前奏籌者各二人坐其後占手勝則奏亂聲（不奏舞）最手勝則奏亂聲

及舞（自斯之後左右互奏舞）此日相撲人惣二十番（近衛兵衛合十七人白丁二人童一人）日暮上下群臣於先拜處拜退次乘輿還宮

八日相撲式

此日辰四點御紫宸殿衛仗服當色御座饌幷群臣座饌等預辦備如常事在所司式先是近衛次將令開長樂永安兩門使所司鋪設之殿庭東西張相撲人幕各二宇雖簷南向而相撲司座各東西面（此幕不設親王座）訖左右

内裏式中十三

近衛開秉明門如常相撲司等參入及立標如七日儀近衛少將以上先謝座謝酒升著座即相撲司等入列立奏厭舞訖著座頃之有勅喚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自東階上殿日暮拜退及相撲之儀與七日同此日相撲二十番（近衛若兵衛十人白丁十人）

九月九日菊花宴式

前一日所司設御座及參議以上并非參議三位以上座於神泉苑乾臨閣（具所司式）中庭東設五位以上幄西設文人幄南去閣若干丈（具所司式）構舞臺臺南若干丈設女樂幄其日平旦中務置宣命位於尋常位北一許丈內藏寮立文臺於舞臺西北（鋪虎皮立臺上居筆筥）既而皇帝御乾臨閣諸衛服上儀服內侍臨東檻喚大臣皇太子著座及大臣令喚群臣等儀（謂次侍從以上）並如常群臣坐定式部率文人參入幄前列立北面東上謝座謝酒著座內藏寮賜筆墨硯紙先是女樂預候於東瀧殿盃一兩

傳取一作轉取

行乗舟渡就閣前幄奏樂訖皇太子避座次閣上群臣下自東階左近仗南去二許丈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不升閣者各當幄前立並拜訖復座大藏省積祿辨官奏數訖授宣命文於大臣若中納言以上外記進見參侍從及文人夾名少時大臣進宣命文見參侍從及文人夾名內侍傳取令御覽訖大臣喚應宣制參議以上一人授宣命文復座上下群臣避座如初宣命大夫下閣就位宣制曰天皇（我）詔旨（良萬止）宣（不）大命（乎）衆諸聞食（閉止）宣群臣稱唯再拜訖曰今日者九月九日（乃）菊花豐樂聞食（日爾）在故是以御酒食（閉）惠良伎退（止）爲（氐奈毛）常（毛）賜酒幣（乃）大物賜（久止）宣群臣拜舞賜祿有差其文人者後日定第更復賜祿或時不必爲也

十一月進御曆式

朔日中務率陰陽寮候延政門外（御曆盛函安机頒曆盛櫃）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御曆進（年止）中

一本無大臣下注四十字
省一作右

務省官姓名謂輔以上叩門故爾申敕曰令申闈
司傳宣云令申姓名中務率陰陽寮舁机參
入安庭中退出中務獨留奏進其詞云中務
省申久陰陽寮乃供奉禮留其年乃御曆又人
給曆進樂乎久申給久止申無答敕訖卽退出闈司
二人入自左掖門持御曆机安簀子數上卽
內侍持函奉覽闈司便候南階西下他皆效此御
覽訖闈司却机安本處退出侍臣喚內豎舊例
喚大舍人內豎稱唯立東庭侍臣宣喚少納言稱

唯出喚之少納言入自日華門內豎同用此門立東
庭侍臣宣進禮留曆太政官爾給閉稱唯令內
豎荷曆櫃給大臣自承和十年依右大臣宣闈司退出卽少納言率內
豎六人入自日華門令舁机而出省侍臣以下之机
十一月奏御宅田稻數式
中丑日宮內省持奏文盛函机上安候延政門外
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御宅田苅稻事
申賜年止宮內省官姓名謂輔以上叩門故爾申敕
曰令申闈司傳宣云令申姓名宮內省舁机

一舊本標注云
一本無新嘗會
式

注邊前一作近
前

安庭中輔以上一人留奏云內國乃供奉禮留
御宅田合若干町苅得稻若干束去年以往
古稻若干束合若干束供奉禮留事乎申賜波久
止申無答敕退出闈司二人入自左掖門執机
安簀子數上內侍取函奉覽訖闈司亦持机
安庭中內豎進持机出給省
十一月新嘗會式
其日遲明皇帝廻自神嘉殿祭御殿訖按擧舊例
神祇官及御巫等祭殿畢更參入自宣陽門於南庭賜祿大同年中於內藏寮賜之始自

弘仁八年於宜陽殿東南參議以上一人專當令中務丞唱名賜之訖當日華門俱西面
拜舞退出自承和年中於神祇官賜之但御巫料送內侍大齋陣參入小
齋陣相替退出大齋入日月兩華門小齋相替出集宮內所司預
供張於豐樂院小齋親王以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座設殿南廂北面
西上自餘與正月七日儀同但群臣參入給物等以小齋者爲先中務置宣
命位於尋常位北一許丈既而車駕幸豐樂
院諸衞服中儀服乘輿邊前小齋陣次大齋陣皇帝御豐
樂殿左右近衞就南庭陣大齋先就陣次小齋就陣在大齋北
竝着胡床未御之前預立之內侍臨東檻喚大臣卽到左

近陣西頭謝座訖登自東階著座（升殿皆皆用此階）次皇太子登自同階到座東而西面謝座謝酒著座所司開儀鸞豐樂等門訖闈司二人分坐逢春門南北（掃部寮預設座與正月七日同）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共稱唯少納言入自逢春門就版位大臣宣召大夫等稱唯出喚之親王以下共稱唯（小齋先發聲群臣相承他皆效此）小齋親王以下參議及非參議三位以上一列入自儀鸞門東扉（若無小齋親王者小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先入又今日小齋不論高下皆著青摺袍）比入門諸仗興次大齋親王以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參入（並用東扉）次小齋大齋五位以上東西分頭參入（小齋必用西扉大齋分用東西扉但以神祇官為上）異位重行（各北面小齋親王以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者一列在東者用西為上西者用東為上）揔立定大臣宣侍座共稱唯謝座造酒正把空盞（便用升殿者盞也）來授貫首人（不論尊卑授小齋第一人也）更還却二三丈許北面立親王以下再拜訖以次著座訖（以小齋為先）諸衛共坐（益供御饌之時起居與元會同）凡升東堂西堂者王五位

垂下四字未詳　南行一作兩行

注先自儀式作去自

以上及諸臣四位用第二階自餘用第三階內膳司益供御膳主膳監益供東宮膳大膳職益送群臣饌觴行一兩周吉野國栖於儀鸞門外奏歌笛進御贄訖大歌別當大夫率歌者參入就座坐定奏大歌舞五節（或於殿上舞不構舞臺）其五節妓一行下自西階垂兩敷上南行升臺導引娼四人以上兩行在前到舞臺階下東西分坐（掃部寮預設草墪於階東西頭）舞訖小齋參議及非參議三位以上及在兩堂小齋五位以上先避座下階立（升殿者下殿先自左近陣南三丈更西折一丈西面北上不升殿者立堂前去堂一丈大齋親王以下效此）次皇太子先避座（自承和年中五節舞訖皇太子先避座）次大齋親王以下避座下階俱拜舞（或命小齋大夫等三兩人令奏倭舞）訖治部雅樂率工人等參入奏立歌（或有敕傳之）掃部寮立祿臺於庭中大藏省置祿辨官奏其數（其詞云絹若干匹進止申）少時大臣進宣命文及祿法并見參大夫等數內侍傳取奉覽訖大臣簡堪宣命之參議以上一人授宣命文受卽復座群

臣避座訖儀與上同宣命大夫下自殿就位宣制
云天皇我詔旨良止萬宣不大命乎衆聞食閇止
宣皇太子以下稱唯再拜更宣云今日波新
嘗乃直相乃豐樂聞食日爾在故是以黑岐
白岐乃御酒赤丹乃穗爾食惠良伎罷止為天奈
毛常毛賜御物賜波止久宣倶以次稱唯小齋先稱
自兼和年中皇太子先稱次小齋次大齋
七日儀其小齋人等更集宮內省解齋如常
十二月進御藥式

晦日中務省率內藥司宮內省率典藥寮持
御藥及人給藥机候延政門外大舍人叩門
闈司就版奏云御藥進牟止中務省官姓名等
叩門故爾申敕曰令申闈司稱唯傳宣云令
姓名等申中務卿輔丞率內藥官人醫生等
持御藥机置殿庭宮內省同置兩省可奏事
者各一人便留立机後自餘皆引出中務先
進就版奏云中務省申久內藥司乃供奉禮留
元日乃御藥又臘御藥進良乎久申給久止申次

宮內奏云宮內省申久典藥寮乃仕奉禮留人
給白散又植藥撩進良乎久申給久止申並無敕答訖
罷內藥更參入持藥付內侍所醫生不足內豎相傳者
內藥便受屠蘇漬御井元日元旦就內侍取
机盛屠蘇入左近衛陣側安置庭中退出尚
藥供御先賜少年訖內藥司進舁机進內侍
二三日亦同賜醫生以上物各有差
十二月大儺式
晦日夜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諸門近仗陣

階下近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左近衛五人右近衛四人
開兼明門先共北面立門內壇下共置弓登
階開之將曹尚立訖引還闈司二人出自紫宸殿
西居門左右大舍人未叩門之先闈司二人
各持桃弓葦矢木工寮作備之升自南階授內侍卽
班給女官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儺人
等率氐參入止其官姓名等謂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叩
門故爾申敕曰萬都理禮闈司傳宣云令姓
名等參入中務省率侍從內舍人大舍人等

各持桃弓葦矢陰陽寮陰陽師率齋郎其數具所司式執祭具方相一人取大舍人長大者爲之著假面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侲子二十人取官奴等爲之同著紺布衣朱抹額共入殿庭列立陰陽師率齋郎奠祭陰陽師跪讀呪文按今立而讀之訖方相先作儺聲即以戈撃楯如此三遍群臣相和呼以逐惡鬼各出四門方相出北門至宮城門外京職接引鼓譟而逐至郭外而止

弘仁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冬嗣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良岑朝臣安世

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臣藤原朝臣三守

從四位下行中務大輔臣朝野宿禰鹿取

皇后宮大夫從四位下兼行近江守臣小野朝臣峯守

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内記臣桑原公腹赤

從五位下行大内記臣滋野宿禰貞主

內裏式下

敍內親王以下式
任官式
任女官式
詔書式

敍內親王以下式

皇帝未御紫宸殿之前掃部寮立漆案於南
廂（當御座）皇帝既御也內侍置位記筥於大臣
之座前（掃部寮預立案）即臨東檻喚大臣稱唯升殿
就座大臣喚內豎二聲內豎稱唯入立東庭
大臣宣喚中務稱唯出喚輔以上入自日華
門（出亦用此門）立東庭大臣宣叅來稱唯卿先升
受三位以上位記筥置於案上退下次輔升
置五位以上位記筥於同案退下次大臣退
下內侍率可敍者列南廂北上東面異位重
行內侍臨東檻喚中務（入自宣仁門候左近陣）稱唯卿
先升敍之退下（出自宣仁門輔亦同）次輔升敍之退下
其被敍者隨敍北面東上立肅拜引還如入

入立間儀式有自日華門四字

來稱間儀式有輔字

可敍間一有被字

儀訖掃部升却案

任官式

辨官式部兵部率應任者候兼明門外（兼明門宣
陽門臨時便用唯入自宣陽門近伏不服儀服）參議以上升侍殿上
少時近仗服中儀服陣階下所司開兼明建
禮兩門闈司分居兼明門左右大臣（若無大臣者中
納言以上亦得）喚舍人舍人共稱唯（若用長樂門亦如此）即少
納言進就版位大臣宣辨官（爾）式部兵部（爾）
給歷名（氏）令候人等率（氏）叅來（止）宣（閑）少納
言稱唯退出傳宣辨官稱唯親王東西相分
先入立（應任文官者東應任武官者西又參議以上不在唱計之限）少納
言辨官二省卿輔率五位以上丞錄率六位
以下左右相分叅入錄行且正容儀二省丞
各持版位一枚群立南廊下（若用長樂門兵部率可任者度
馳道列立）五位以上異位重行大臣喚式部兵部
二省（式部稱唯後喚兵部）卿若輔稱唯俱趨立東廊式
部先升自東階大臣摠以除目付卿受下自
同階以輔可唱之除目付輔次兵部同前俱

注可任間一有被字

復本所訖大臣宣唱之執除目者俱稱唯式
部卿唱丞名稱唯卿云版位置之丞稱唯兵
部亦然二省丞各一人持版位俱進夾尋常
版位南去三丈置之（左右相去各二丈就中爵尤貴者就之餘各著量列立）
訖把笏復本所式部卿就尋常版唱之
親王稱唯就版位（其有不參者錄代稱唯）卿復本列而
退出親王拜舞退輔復就版唱之（若有參議以上苐國者先唱之不擾國次）
被唱者進就位列北面以東西為
上唱訖辨官兩輔等引出如入儀（兵部亦同）訖左

右被任者俱拜舞退出二省丞進取版出若
同日敘位任官者敘位訖俱退出所司更率
應任者參入行事如常其大臣者以宣命任
之不更用此式（參議以上宣命任之）或其儀開門即大
臣（若無大臣者中納言以上行事）於殿上喚舍人稱唯少納
言入立大臣宣召刀禰少納言稱唯出傳宣
式部率刀禰入（五位以上入自承明門列殿庭六位以下入自建禮門列承明門外）
次應任者參入先是大臣以宣命文奏
覽訖至此喚堪宣命參議以上一人（在庭上之列）

稱唯升自東階受宣命文就位（若有大臣遷轉者行事畢下自東階就列宣命大夫立東廊侍大臣就列而後進就版）
宣制云天皇
我詔旨良止萬勅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
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止宣刀禰共稱唯再
拜更宣云食國之法止定賜部畱國法隨先立
先立止其姓名乎其官任賜久止敕布天皇大
御命乎衆聞食止宣（臨時變攺無定詞）刀禰等共稱
唯再拜退出訖被任者拜舞退出其有親族
者於日華門以東拜舞

卿就聞儀式有卿字

任女官式

侍臣於殿上喚中務宣補任將參來卿先侍
殿上大輔執補任筥少輔執硯筥升殿卿傳
執補任筥大輔執硯筥少輔退降敕曰將參
來卿稱唯進奉覽少退侍御筆點定可任者
賜卿就本座書除目訖納筥擎候敕曰將參
來卿稱唯進奉覽敕曰令唱卿稱唯復本座
授大輔少輔升執硯筥訖以次退降候陣側
輔執計名簿（卿書除目間大輔書之若無大輔卿使書之）授於內

侍預令點撿少時內侍率可任者（初出之間在先率之）
（列坐之時居同位上）列坐南廂西第一間東面北上異
位重行闈司坐最下訖內侍（謂引導之外）臨檻召
中務侍陣輔稱唯升當御座侍立於簀子敷
上唱之（若有不參者闈司代稱之）被唱之人稱唯進簀子
敷上當南廂西第三間北面東上內侍列坐
之事一同初儀其夫人以上者不在唱任之
例訖輔退降次被任人自下退出唯典侍以
上別留肅拜而退

禮下一有畫字

詔書式

內記作詔書畢（或自內裏仰內記令作或大臣奉敕令作）納筥令
參議以上若內侍進御所御畫日訖置殿上
机上（掃部寮預立漆案）而退下須臾參議以上一人
升殿喚內豎召中務省稱唯出（出入日華門）喚輔
以上一人入自左掖門就版（若有雨水通自南廊立義明門）
（內東第二間他皆效此）敕曰參來稱唯升自南階立簀
子敷（當御前）敕曰書賜（禮）稱唯進取敕書筥退
出（用同門）既而御畫日者留爲案別寫一通印

署送太政官大納言覆奏畫可（詔書畫可字論奏等畫聞字）
字訖留爲案更寫一通施行（頃年所行更不寫一通畫可字
者付辨官令施行畢即收外記）

弘仁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冬嗣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良峯朝臣安世
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臣藤原朝臣三守
從四位下行中務大輔臣朝野宿禰鹿取
皇后宮大夫從四位下兼行近江守臣小野朝臣岑守

斯盡會通一作期盡給通

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內記臣桑原公腹赤
從五位下行大內記臣滋野宿禰貞主

內裏式雖指曉之躅徃日既定而折旋之儀
頃年頗革或有節會供張出入門闈徒記舊
時未著新變者聖上鑒其踳雜斯盡會通斟
酌隨宜取捨先斷廼詔臣等四人令綴緝焉
謹稟衷旨詳加增損刊繆補虧繕寫甫就

天長十年二月十九日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清原真人夏野
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臣藤原朝臣吉野
從四位下行右近衛少將兼備前權守臣紀朝臣長江
從五位下行大內記臣春澄宿禰善繩

寛政四年壬子三月　左京藤原貞幹謹校

此書先師藤氏子冬嘗欲挍讎數本而列行也其業勤矣而不果今繼其遺志乃再訂託書肆婆娑岐春行以上木云

寛政十二年庚申十月　藤原以文
源　正視

享和聖曆癸亥仲秋　平安　婆娑岐春行謹刻

山崎嘉　撰

本朝改元考

延寳五年（一六七七）壽文堂刊本

據延寶五年（一六七七）

壽文堂刊本影印

本朝改元考

山崎嘉

大寶元年 歲次辛丑三月二十一日甲午

慶雲 甲辰五月十日甲午或十五日己亥

和銅 戊申正月十一日乙巳

靈龜 乙卯九月三日辛巳

養老 丁巳十一月十一日丁未或十七日癸丑

神龜 甲子二月四日甲午

天平 己巳八月五日癸亥

天平感寶 己丑四月十四日丁未七月二日甲午攺感作勝

天平寶字 丁酉三月十八日丙寅或八月二十八日甲辰

天平神護 乙巳正月七日己亥

神護景雲 丁未八月十六日癸巳或十八日乙未

寶龜 庚戌十月朔日己丑

天應 辛酉正月朔日辛酉或二日壬戌曆法朔日庚申也是日有蝕之故以前年十二月小爲大以避之歟

延曆 壬戌八月十九日己巳

大同 丙戌五月十八日辛巳

弘仁 庚寅九月二十日丁巳或二十五日壬戌又二十七日甲子

天長 甲辰正月五日乙卯

承和 甲寅正月三日甲寅或四日乙卯

嘉祥 戊辰六月十三日庚子或十四日辛丑

仁壽 辛未四月二十八日庚午

齊衡 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己酉或二十九日庚戌

天安 丁丑二月二十日戊子或二十一日己丑

貞觀 己卯四月十五日庚子或十六日辛丑

元慶 丁酉四月十六日丁亥或朔日壬申又十一日壬午又二十一日壬辰

仁和 乙巳二月二十一日丁未

寬平 己酉四月二十六日丁亥或二十七日戊子

昌泰 戊午四月二十六日乙丑或八月十六日癸丑

延喜 辛酉七月十五日甲子

延長 癸未正月十一日丙戌西宮抄曰閏月攺之有爲行喜事之例按是歲閏在四月

承平 辛卯四月二十六日甲寅

天慶 戊戌五月二十二日戊辰或二十三日己巳

天曆 丁未四月二十二日丁丑或二十四日己卯

天德 丁巳十月二十七日庚辰

應和 辛酉二月十六日庚辰

康保 甲子七月十日癸未

安和 戊辰八月十二日癸亥或十三日甲子

天祿 庚午三月二十五日丙寅

天延 癸酉十二月二十日庚子或二十八日戊申
貞元 丙子七月十三日戊寅
天元 戊寅四月十三日丁卯
永觀 癸未四月十五日庚子
寬和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己亥
永延 丁亥四月五日丁酉
永祚 己丑八月八日丙辰
正曆 庚寅十一月七日戊寅或十七日戊子
長德 乙未二月二十二日戊戌
長保 己亥正月十三日丁卯
寬弘 甲辰七月二十日壬寅
長和 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戊子
寬仁 丁巳四月十三日辛巳
治安 辛酉二月二日丁未
萬壽 甲子七月二十日乙巳或二十五日庚戌
長元 戊辰七月十五日戊申或二十五日戊午
長曆 丁丑四月二十一日癸亥或二十二日甲子又二十三日乙丑
長久 庚辰十一月十日辛酉或十二月十日辛卯
寬德 甲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午或二十八日丙戌
永承 丙戌四月十四日甲子

天喜 癸巳正月十一日壬子
康平 戊戌八月十三日辛亥或二十九日丁卯
治曆 乙巳八月二日己丑
延久 己酉四月十三日己酉
承保 甲寅八月二十三日戊子或十一月五日己亥
承曆 丁巳十一月十七日甲子
永保 辛酉二月十日丁卯
應德 甲子二月七日丙子
寬治 丁卯四月七日戊子
嘉保 甲戌十二月十五日壬午
永長 丙子十二月五日辛酉或十七日癸酉又二十一日丁丑
承德 丁丑十一月二十一日辛未
康和 己卯八月二十八日戊戌
長治 甲申二月十日甲寅
嘉承 丙戌四月九日庚午
天仁 戊子八月二十七日甲辰
天永 庚寅七月十三日庚戌
永久 癸巳七月十一日己丑或十三日辛卯
元永 戊戌四月三日乙卯或四日丙辰
保安 庚子四月十日庚辰

天治 甲辰四月三日庚戌
大治 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戊子或二十三日己丑
天承 辛亥正月二十九日丁卯或二月二十九日丙寅
長承 壬子八月十一日戊戌
保延 乙卯四月二十七日庚午
永治 辛酉七月十日丙午
康治 壬戌四月二十八日辛卯或七月十日辛丑
天養 甲子二月十八日己亥或二十三日乙巳
久安 乙丑六月廿六日庚寅或七月二十一日乙丑又二十二日丙寅
仁平 辛未正月二十六日戊戌或二十七日己亥

久壽 甲戌八月二十一日壬寅或十月二十八日丁未
保元 丙子四月二十七日戊戌
平治 己卯四月二十日甲辰
永曆 庚辰正月十日己丑
應保 辛巳九月四日癸酉或五日甲戌
長寛 癸未三月九日庚子或二十九日庚申
永萬 乙酉六月五日壬午
仁安 丙戌八月二十七日戊戌
嘉應 己丑四月八日甲午
承安 辛卯四月十一日乙卯或二十一日乙丑

安元 乙未七月二十八日丁未
治承 丁酉八月四日辛未
養和 辛丑七月十四日戊子
壽永 壬寅四月二十七日丁卯或五月二十四日癸巳又二十七日丙申
元曆 甲辰四月十六日甲戌
文治 乙巳八月十四日甲子
建久 庚戌四月十一日甲午或十四日丁酉
正治 己未四月二十一日壬午或二十七日戊子
建仁 辛酉二月十三日甲午
元久 甲子二月二十日甲寅

建永 丙寅四月二十七日戊寅
承元 丁卯十月二十五日丁卯
建曆 辛未三月九日辛酉
建保 癸酉十二月六日壬寅或二十六日壬戌
承久 己卯四月十二日丁丑
貞應 壬午四月十二日庚寅或十三日辛卯
元仁 甲申十一月二十日壬午或十二月二十一日癸丑
嘉祿 乙酉四月二十日庚戌
安貞 丁亥四月二日庚戌或三日辛亥
寛喜 己丑正月五日甲戌或三月五日癸酉

貞永　壬辰四月二日壬子或三日癸丑
天福　癸巳四月二日丙子或十五日己丑
文暦　甲午十一月五日庚子或十二月五日己丑
嘉禎　乙未八月十九日己酉或九月十五日乙亥又十九日己卯又十月九日戊戌
暦仁　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甲午
延應　己亥二月七日丁未
仁治　庚子二月九日甲辰或七月十六日戊寅
寛元　癸卯二月二十六日癸酉
寶治　丁未二月朔日乙酉或十八日壬寅又二十八日壬子
建長　己酉三月十八日庚寅

康元　丙辰十月五日壬戌
正嘉　丁巳三月十四日庚子
正元　己未三月二十六日庚午
文應　庚申四月十三日庚戌
弘長　辛酉二月二十日壬子或二月二十五日丁亥
文永　甲子二月二十八日癸酉
建治　乙亥四月二十五日丙寅
弘安　戊寅二月二十九日壬午
正應　戊子四月二十四日戊寅或二十八日壬午
永仁　癸巳八月五日戊子

正安　己亥三月二十六日丁未或四月二十五日乙亥
乾元　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庚戌或二十三日壬子
嘉元　癸卯八月五日庚寅
德治　丙午十二月十四日庚戌
延慶　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丙辰或十月九日甲子
應長　辛亥四月二十七日己巳或二十八日庚午
正和　壬子三月三日己巳或三月二十日丙辰
文保　丁巳二月三日庚子
元應　己未四月二十八日癸丑
元亨　辛酉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或二十三日丁卯又三月二十二日丙申又二十三日丁酉

正中　甲子十二月九日辛酉
嘉暦　丙寅四月二十六日庚子或五月四日丁未又十二日乙卯
元德　己巳三月二日己未或八月二十八日壬子
元弘　辛未八月十日癸丑或十二日乙卯
正慶　壬申三月二十二日辛卯或四月二十八日丁卯
建武　甲戌正月二十九日戊午或七月朔日丁亥
延元　丙子二月二十五日壬寅或三月二日己酉又十月三日乙亥
暦應　戊寅八月二十八日庚寅
康永　壬午四月二十七日戊辰
貞和　乙酉八月三日甲寅或十月二十一日辛未

觀應 庚寅正月二十七日癸未或二月二十七日壬子
文和 壬辰三月十三日丙辰或九月二十七日丁酉又十月二十七日丁卯
延文 丙申三月二十八日己酉或六月三日壬子
康安 辛丑三月九日庚申或二十一日壬申又二十九日庚辰又[illegible]二十六日丙子
貞治 壬寅九月二十日壬戌或二十三日乙丑又三十日壬申
應安 戊申二月十八日戊午或十八日己未
永和 乙卯二月二十七日丁巳或三月二十七日丁亥又八月七日乙未
康曆 己未二月三日辛丑或三月二十二日己丑
永德 辛酉二月二十四日庚辰或四月二日丁巳
至德 甲子二月二十七日乙未或八月三日己巳
嘉慶 丁卯二月二十三日甲辰或八月二十三日庚午又十月十三日庚申
康應 己巳二月九日己酉或十八日戊午
明德 庚午二月十六日庚戌或三月二十六日庚寅又七月八日戊戌
應永 甲戌七月五日癸卯或八月二十四日辛卯
正長 戊申四月二十七日己酉
永亨 己酉九月五日己酉
嘉吉 辛酉二月十七日乙酉
文安 甲子二月五日乙酉
寶德 己巳七月二十八日丙午或八月二十八日丙子
亨德 壬申七月十二日癸卯或二十五日丙辰又八月十二日壬申

康正 乙亥七月二十五日戊戌或二十六日己亥又二十八日辛丑
長祿 丁丑九月二十八日己丑
寬正 庚辰十二月十一日癸巳
文正 丙戌二月二十八日庚子
應仁 丁亥三月五日辛未
文明 己丑四月二十八日壬午
長享 丁未七月十九日丁巳或二十日戊午
延德 己酉七月二十五日辛巳或八月二十一日丁未
明應 壬子七月十七日丙戌或十九日戊子
文龜 辛酉二月二十九日戊申
永正 甲子二月三十日壬戌或三月二日甲子
大永 辛巳八月二十三日壬寅
亨祿 戊子八月二十日己未
天文 壬辰七月二十九日乙亥
弘治 乙卯十月二十三日乙酉或閏十月三日甲午
永祿 戊午二月二十八日丁未
元龜 庚午四月二十三日庚申
天正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丙午
文祿 壬辰十二月八日甲午
慶長 丙申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

元和　乙卯七月十三日丁亥
寛永　甲子二月三十日甲寅
正保　甲申十二月十六日庚午
慶安　戊子二月十五日庚戌
承應　壬辰九月十八日丁亥
明暦　乙未四月十三日丁卯
萬治　戊戌七月二十三日戊午
寛文　辛丑四月二十五日甲辰
延寶　癸丑九月二十一日丁亥

按年號者唐虞三代未之有而起於漢武帝之建元先是雖有文帝之後元景帝之中元後元而從改元末爲之號史官追書之名耳故武帝又以後元爲號也

本朝文武天皇創建大寶之號竊此雖有孝德天皇之大化白雉天武天皇之朱鳥而紀一時之瑞未爲定式故源親房正統紀以大寶爲年號之始矣朱子語類曰胡文定以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建年號事有紀屬可記今有年號猶姦僞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丘瓊山世史正綱曰年之有號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防僞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正得朱子之旨矣歐陽永叔歸田錄云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内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

也因問内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嘆宰相寡聞也夫太祖不聞僞號猶嘆之則一統之號宜勿用矣然歴代用者有之而東西晉南北朝爲多若東晉康帝南齊高帝之建元雖亂裡無學之時而不避紀年之初號則固陋之甚唐憲宗時非無學士而用元和之號何耶元順宗之至元則胡俗之寘行不足論矣宋眞宗時楊大年擬崇字上曰爲字不了不用淳熙本作純字時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蓋純字有屯字在廣慶元時先擬隆平某

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爲隆字近降字亡
今既説破則不可用語類載此而無判斷之言
余謂此皆閑議論也亨字天德之名純字文王
之德之純謂之非美字而可乎隆是降之反豈
以字似而廢之哉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太后
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
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改元明道又以爲明
字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見歸田録其撰者果
爲容悅乎不然則議者之誣也徽宗即位改元
建中靖國或謂建中與德宗同不佳謝上蔡云

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見語類楊方震曰史稱
上蔡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其即建中年號之
説乎宋之年號同於衰世及垂亡之小邦者往
往有之如前之乾德後之建中是也然乾德不
驗而建中則驗是又在乎德之厚薄而不係乎
讖之有無上蔡之論特因徽宗而知之也楊氏
此論得之矣玉海所載離合之讖重複之嫌皆以楊論可推斷之
本朝撰號大略見園太暦不甚似人名不避異
國年號也但其文字出處不足爲據或有之如
建安似嶮難音之嫌何可避之也丘氏史綱漢

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夏四月改元下曰前此改
號年者俱在歲首歲中改者始此昭烈章武三
年五月以後帝禪建興元年下曰司馬氏資治
通鑑凡書號年皆以後來者爲定綱目因之蓋
以春秋書定元爲例也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
薨則次年事不得復繫於昭公定公之立之年
其正月未有所繫也繫之於定固無不可若夫
秦漢以來之君君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崩與立
同在一年之中而書其嗣君之元是奪之也豈
所以示戒乎假令先君之終在於歲首未有事

可書然且不可況夫閲月既久事有當書者何
以爲稱所書之事其先君乎嗣君乎如此年之
書歲首既書曰後主建興元年至于四月又書
帝崩于永安所謂帝者誰歟故今正之五月太
子禪即位改今年爲元年下曰禮國君即位踰
年而後改元者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
也當昭烈崩後主即位之初諸葛亮爲相也乃
亦不踰年而改元何歟唐高宗顯慶元年春正
月改元下曰自漢武帝建元以來一主往往有
數改元者至唐高祖之武德太宗之貞觀一號

紀年用以終世高宗輕變父祖之成憲其後乃
至一年一元甚有改稱僅一二月而遽止者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以後雍熙元年下
曰建號於年之上宜於歲前豫爲頒布天下使
遠邇咸知之至于歲首即用以冠年必使遠邇
如一而不至於前後互異所以一統紀防僞妄
也歲至於十一月僅一閱月而歲終矣顧乃追
而改之凡諸内外上下簿籍文移舉皆更革之
不亦錯紊乎丘氏此數段論有補於世教矣丘
史書改元之月而書曰者獨唐順宗永貞耳

本朝自大寶至今延寶年號凡二百有六同號
者未之有也其改元月日博求具書之日之與
支干有異者自大寶至天平寶字以儀鳳暦自
天平神護至貞觀以大衍暦元慶以來以宣明
暦考而正之以貽我後人因舉菅丞相讀改元
詔書詩云明王欲變舊風烟詔出龍樓到海壖
爲向樵夫漁父祝寛平兩字幾千年又按以年
號爲錢文事物紀原古今原始自後魏太和始
大學衍義補始於劉宋孝建有對待書之有回
環書之若唐之開元通寶高祖武德四年鑄之

開通元寶也錢名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俗謂
之開元通寶非玄宗開元年中鑄之故此錢文
或對待讀之或循環讀之其對讀亦當知錢名
而非年號也事物紀原野客叢書辨之矣宋自
開寶每改元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
多者仁宗也丘瓊山議之是也歐陽永叔曰國
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元通寶至寶元中則
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
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事物紀原
曰錢文以寶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以通者自唐

高祖武德始以重者自肅宗乾元始以元者自
晉高祖天福始也
本朝元明天皇以前之錢文未聞之和銅元年
所鑄蓋和同開珎是也淡路帝所鑄曰萬年通
寶曰大平元寶曰開基勝寶仁明帝所鑄曰長
年大寶見國史矣拾芥抄載神功開寶承和昌
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寛平大寶隆平永寶延
喜通寶乾元大寶神功錢稱德御宇鑄之承和
錢仁明御宇鑄之饒益貞觀二錢清和御宇鑄
之寛平錢宇多御宇鑄之隆平延喜二錢醍醐

御宇鑄之乾元錢村上御宇鑄之三才圖會小窻別紀載我錢六文和同萬年神功隆平乾元五錢爲日本國錢延喜錢爲倭國錢圖會引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一和同開珎二神功開珎三萬年通寶四隆平永寶其國延暦中鑄又乾元之元作文引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奝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我之所未聞也古錢之流落於世間形弊文滅完全者尠矣今行寛永通寶體質堅厚輪郭周正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者也通鑑綱目云開元通寶輕重大小最爲折衷吾於寛永錢言之矣抑錢之爲物積於上則下怨之匱于上則下侮之必周流乎上下而上常操其權則爲天下之通寶苟上放其權而使下得掌之則不惟施爭奪之敎而實致禍亂之淵叢也漢文帝除盗鑄錢令使得自鑄時呉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卒叛逆而滅其家賜鄧通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而亡其身萬世之監戒也然唐玄宗欲倣漢文不禁私鑄勑百僚詳議可否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爲下幣先王以守財

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重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人也劉氏此議致詳者所謂輕重之本即上所操之權也宋時陝士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盗鑄者息民不敢盗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自古論錢法者多矣伊川斯言實不易之良法也延寳五年正月望日山崎嘉謹識

嘉按革命勘文部首有法二焉一神武天皇元年此至當之法也一黃帝十九年此無稽之言也且勘文有

本朝奚取法異邦之議尤爲格論矣或謂用易

卦金華之義猶之可也或謂用素問三合爲治此勘文所不道而三合不限于辛酉也原夫神道土金之傳五十鈴之敬禮猨田彥命所守所導而神武天皇即位天運妙契則辛酉宜宸愼之歲矣舊事神武紀曰天種子命奏天神壽詞即神世古事類是也又曰種子命解祓天罪國罪王事也古語拾遺曰令天種子命解除天罪國罪事其事具在中臣禊詞神武天皇鎮坐於王城鬼門下賀茂宮昔賀茂齋院卜定齋內親王親王禊祓大祓國史歷歷記之六月十二月

之晦齋除大祓之事見延喜式延喜式六月晦大祓祝詞載中臣祓良有以矣御手洗川夏越會式萱貫之輪自南而中而西之儀土生金金生水之行乃是五十鈴川之傳神人守渾沌之初者也今歲延寶九年改元

天和　辛酉九月二十九日己卯
貞享　甲子二月二十一日丁巳
元祿　戊辰九月三十日己亥
寶永　甲申四月十三日壬午

延寶丁巳之春　壽文堂梓行

新井白石 著

畿內治河記

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戸山城屋佐兵衛刻本

據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戶
山城屋佐兵衛刻本影印

畿內治河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天和三年癸亥。國家有議。大興畿內治河之役。蓋水之爲患。所在有之。而源遠流悍者。其患大矣。衆流相湊。併歸一道。以達於海者。其患最大矣。水患之最大而難治者。無若攝之大坂河。大坂河。卽淀河也。其源江州琵琶湖。流出宇治。出伏見。經淀城。至大坂。入于海。其間五畿及比近州縣諸水。來會甚衆。而大和河。木津川。加茂河。桂河。其最大者也。大和河。出和州初瀨山東南。合生駒立田等衆河。歷龜瀨。會石河。至弓削村。分二股。一久寶寺河。是爲正流。一玉櫛河。至吉田村。又分二股。一吉田河。一菱江河。吉田河北趨。滙爲深野新開二巨浸。恩地河及久良加利飯盛等。淵谿諸水皆歸之。周廻廣莫。瀰漫數千頃。又南向出森河內。與菱江河。俱合正流。至大坂京橋之下。入于淀河。木津河。出伊賀鹿伏兎谷。傍笠置山。城州南方衆山之水。悉注之。至淀大橋。入于淀河。賀茂河。出城州岩屋山北。受鞍馬。貴布禰。八瀨。小原。溪澗諸水。遶京城之東。合白河紙屋河。西南入桂河。桂河。

出丹州園部西北。會淸瀧河。經嵯峨。從鳥羽。與賀茂河會。俱入于淀河。淀河實納四大河之流。其上流自湖口至宇治。曲折山間。兩岸皆高巖石麓。水流其中。不能爲患。自宇治而下。始出險而更平地。特以隄防爲之限。河流緩而灘沙停積。加之。大和河。木津河。桂河。並挾泥沙趨之。壅塞河道。河身日淤。船隻阻滯。一遇霖潦。則泛漲盜溢。其勢不可得而制。重以百川灌集之威。衝蕩潰決。敗壞縣邑。渰没田廬。畿內之民。被其害者。歲以萬數。嗷嗷怨嗟。已數十年矣。我　東照大神君。受命以來。明哲繼踵。治具必張。百廢俱興。乃屢差官。巡視畿內水災地方。以求修治之策。議者謂。諸水之會淀河。多在上流。獨大和河在下流相會。橫衝河身。是河水所漏之處。兩河相委。水勢相爭。不得共順下。故淤沙日積。河身漸與岸平。若夫深野新開潴水。旦暮積。雨水纔至。則村野之間。爲揭厲舟棹之區者。皆原于此焉。宜別開河道。導大和河。分殺水勢。兩河各得其所。因求其鑿開之地。或謂鑿瓜破野。至住吉浦。以注于海。或謂鑿阿部川。至難波浦。以注于海。而其近邑土著之民。恐其被割田廬。刺心隱

痛。與夫被水害之民。爲哀訴不已。工費亦不貲。其餘建白競言巧便。而卒紛紛莫之定也。有司亦不知所取材。格而不行。復有年所。但管河官吏。歲費官錢。植椿累石。增修隄防。雖務致救護。河患未已。施及寛延之交。河道益淤。水害益暴。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之。瀕河人民。不知所歸。　今大君紹纘丕基。光昭前烈。文武並行。萬方莫不循軌。風化一新。群動莫不被澤。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獨於畿內之民。豈可令墊溺。於是。誕垂嘉惠。博施洪恩。將救治水患。今玆春二月。遂命稻葉石見

守。及彦坂壹岐守。大岡備前守。往巡察畿內河道處所。擇勘定官三人。伊奈半十郎手下吏二人。可任役事者從之。都下有河村瑞賢。亦差遣從行。以計便宜。越三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至京師。督同州縣當該官吏人瑞賢等。先行賀茂河及白河。將求桂河上流。以其路絶險不可渉。西攀老坂。自丹之保津。舟行下嵯峨。至淀鳥羽。由伏見。浮淀河。以達大坂。視河口。東傍大和河。至龜瀨。經廻深野新開。復踰清瀧山。歷視其東北衆山。濯濯皆沙土。而且其沙每崩下。流入溪澗。復沿天野河而下。至其股合淀河之處。復西南循攝之郡邑。憂水害之地。行視德菴溝。（深野新開。比近田間瀦水之。至今福村南。入大和河。）行艌江河。（河西攝東郡邑。羨溢之水。多置閘於今福村。以洩于此。流過備前島片町之際。至京橋下流。入大坂河。）及備前島片町。京橋等處所。復緣平野河。（攝河東南。山際高阜涓流。及引狹山池。以灌漑田土之水。又置大閘於弓削村。引大和河。以備蓄洩之溝。皆歸之。至京橋上流。入大和河。）過猪甘小橋（仁德天皇十四年。爲橋於猪甘津。卽號其處曰小橋。）等處。廻狹山池。（聖武天皇天平四年。築狹山下池。）廻相阿部。瓜破及依網池。（推古天皇十五年。作依網池。）手水橋。（在堺津與住吉浦之間。）向欲開鑿之地方。往反數四。左右旁求。審詳治水患。實在海口。而不可別開河導大和河。

說者之計。不足信用焉。復遡中津河。（淀河支流。自長柄村西分。至傳法口入于海。）自神崎河。（淀河支流。自江口村西分。至尼崎入于海。）西出尼崎。復遵海浮舟。南循行堺津住吉浦等處。熟視大坂河口。沿海斥鹵之地。蘆葦鋪生。日以蕃苞。令河水失宣洩于海之便。兼之近年就其地開田築堤。下流益爲壅塞。斯治水之最所可急也。故先指畫廢其新田。壞其隄防。芟其蘆葦。令海口開豁寛廣。自是每歲夏秋之間。官令土人芟除蘆葦四次。以爲恒例。凡在大坂往來相度者久之。於是。發大坂。道石河。詣其上流赤坂。再歷龜瀨。至生駒。躋初

瀨。取途於奈良。沿木津河而下。由宇治。抵鹿飛。過供御瀨。窮石山。出勢多。鹿飛。供御瀨。石山。勢多。皆在自宇治迄琵琶湖口之間。踰險涉水。根極河水源委。具圖方略。以歸京。仍令瑞賢陳其所見。故造圖以告治水之便利。石見守頷之曰。可也。越夏閏五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遂江都。以條上治河之策。因言諸水發源處所。斫損林木。山禿土穿。遇雨易崩。下流淤塞。職此之由也。山林必須鬱茂。而勿濫採伐。自今而後。既薙者不可復斫。不毛者宜令植樹。于是堂議遂定。如治河之事。宜命河村瑞賢。一切委之盡其籌

策。如諸水發源處所山林。則不論公私。仰該管官民兼行。越秋九月五日。壹岐守備前守。相會於石見守邸。召瑞賢。委專治河之事。且賜驛符及吏胥月糧。以加藤兵助。堀八郎右衛門。猪子佐太夫。監督之。令往。冬十二月。遂發江都。明年貞享甲子。春正月。至京師。謁所司代稻葉丹後守。稟奉命往興役。其月至大坂。審河勢。相地形。而其施工之先後緩急。斷然有所見矣。蓋大坂河將入海。有九條島當之。河爲島所扼。漩流而入海。此上流之泛溢。淤沙之壅塞。所由致也。故二月十一日。先於九條島起役。直鑿島中。以開一道新河。自九條及福島。袤約一千丈。廣三千餘丈。使河流直達于海。此昔治水始於冀兗之遺意也。畿內之民久望此舉。不翅雲霓。一聞官家興工治河。以救民之疾苦。騰懽相賀。四方子來。不論地之遠近。奔馳以應募者。日以萬數。於是分隊立部。各置首領。統攝驗勘。以就役。畚鍤鱗集。不待督責。用力自勤。乃二旬而新河成。初瑞賢招致各國水工精練者。博取諸人。以裨其策畧。預聚巨材。鋸作木板數萬。作欚車數百。又作萬餘木椊。編竹爲簣。縮貼一邊。縛住使牢。以

其三件具。堆積於九條島。如山。觀者愕然。不知其爲何用。至二月起役。先於該鑿河道正中。濶五丈。堀深渠。留上下兩頭及中間而不堀。徹作土障。以限渠。上以防河水衝入。下以防海潮侵盪。竊計。河道生地。左右皆舊河。而土薄泉淺。至稍鑿。必見水。而施工不易。故設渠使地中水。溜下會于此。既而鑿新河。鍤钁纔下。雖果見水。即潛泄歸渠。因於兩頭及中間土障處。左右橫開渠。並置欚車。以衆力轉幹。撤去渠中水。加以肩桶。弁手捋去。夜以繼日。不少休歇。於是生地蓄水漸盡。不致泥淖。尤易

爲工。及新河稍深。以木擗密倚兩岸。竹簀仰承人趾。不
致踏脫。且透漏泥水。使人不滑倒。甚便升降。所挑泥土。
衆人搬去。往來蹂躪。泥淖塗地。故於路上。鋪布木板畚
者趾不陷沒。行步如飛。其器械預備者。皆有所施而成
功之速。資此實多。於是人服其先計。逮新河道既鑿訖。
兩岸俱砌以石。撤兩頭土障。以烽火爲號。齊力一時決
去。放河水達于海。流勢一道。隱如長虹。南岸盡頭。沿海
築堤。横亘二百丈。以禦潮濤之侵衝。新河接海處。水渙
散而無涯際。因多下竹篠。分揷接樹。以爲捷。凡一百八

十餘丈。拘制河道。以達于海。俾水勢急駛。而自濬深也。
蓋爲捷。始于漢。河渠志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武帝自臨。下淇園之竹。以爲捷。塞決口。築宣防宮。
本邦未嘗聞有爲之者。今始用之。事簡而功大。甚利於
治水。凡此役爲捷最多。爲制皆同。而其用則隨處各異。
大要所以使河水游蕩于此。泥沙停積于此。能遏横流。
而能利導水勢也。新河既成。全河沛然傾注。向之泛溢
者。自順下。壅塞者。自刮除。江州發源處。水爲之急。淀城
有筒車汲河引城中者。轉輪更疾於往時。其水勢駿迅。
亦可見矣。又新河南相距數百步。移所穵挑之泥。堆積

爲山。樹以松。叠翠鬱蔥。使渡海者望之。得知方所也。玆
後淀河自長柄分。爲大坂中津二河。頻年中津河日盛。
而奔流浩蕩。勢難廻。故大坂河之流漸減。日就淺淤。運
道艱澀。舟檝遲滯。大爲公私之患。向官司百計治之。而
無效績。救治之策。束手不知所施。今精思熟慮。具知前
功之所以不成。改絃易轍。首剏一法。其法編木多作大
囤。明成祖永樂十年。工部主事藺芳。立作囤之法。中實以石。下之兩河岐頭。使
交錯墊陷。自詰水底。牢不流動。以爲捷基。水底大囤。勢
已定。而由囤下竹捷。令上流鋭。漸次下潤。布揷接樹。直

出于河心。長二百餘丈。突如鋒頭。縱割中流。兩水均分。
勢如燕尾。於是中津河。不能肆侵奪之勢。而大坂河。滔
滔安流。淤滯亦自疏矣。蓋水至柔。而能攻堅。凡當其衝
者。雖鋏石必壞。故以力爭之者。卒不能勝焉。竹捷柔軟。
而狎承而制之。則水無所施其激搏之暴。而自得循軌
而行。此功之所以竟成也。大坂河又自中島東頭。分而
爲二。南爲土佐渠。北爲堂島河。堂島河又分爲曾根崎
河。俱流過福島。於九條島東頭又合。三派均注。則足以
分折汹湧之勢。頃年。水直下土佐渠。而堂島曾根崎二

三作二

流。梗澀而水既乾涸。故先開堀撈濬曾根崎河。長七百二十餘丈。又堂島河由堙廢。不得就河道而流。浸灌于洲澤蘆葦之間。散漫潛行。下通福島。故於其洲澤蘆葦之間。亦樹楗。縱横錯宗。是所以使制散漫之水。以就河道。而洲澤亦由之。得停貯泥沙。自成平陸也。又中島北渚。因堂島河堙廢。沙土已凝。久成陸地。乞丐無依之徒。侵占群居。自作席舍。殆成聚落。今一掃撤之。鑿開濬挑。二百五十丈。又自福島至百石島。開濬河岸。四百餘丈。其間六軒屋及葦船廠二所。並撤去之。又福島前有豬

島。在中流而河身迫阸者。長一百五十丈。復鑿去之。于是。江都召瑞賢。秋八月。與監督加藤兵助等。同發大坂。還江都。上陳已治未完河道處所。堂老復遣瑞賢。往率餘工。從是不遂遣監督官。冬十一月。瑞賢至大坂。疏濬障排。督役略成。明年貞享乙丑。春正月。還江都。繪圖以上。條呈治河之工。猶有未周備者。於是堂老覆議。復委瑞賢。任其所爲。以成巨績。冬十一月。發江都。至京師。謁所司代土屋相摸守。稟後興役。十二月。到大坂起役。堂島河下流有洲沙。積如丘陵。河特堙廢。不通勺水。鑿

開之。三百丈。又自曾根崎至福島。一帶河岸。或以石砌。或植木柵。以禦暴水囓岸。岸上新開道九百丈。隨處造橋。以便往來。又中島北岸。紆曲不正。使河水蛇行而下。勢不峻利。或削去之。或補築之。繩而直之。臨岸官舍民屋。並撤之。新開道七百五十丈。先是緣河岸上。無道路之處。今皆開道。使人往來經行。此所以使其居人不得侵築岸涯。以迫河道也。又九條河岸。蓋船廠處所有曲灣。水勢趨之。河道瀠洄。因於其灣頭。亦交錯樹楗。使泥沙凝停。自成洲。水徑趨新河。以入于海。於是大坂河下

流。稍治矣。諸水之最多患者。莫若大和河。是須次而治焉。越丙寅春三月。又興工。從事于大和河。自石河而下。塡淤成洲。曲岸礙流者。或濬而疏之。或鑿而通之。大和河分派。至森河內前。又併合爲一。水勢衝抗。每致上流壅滯。於此樹楗一百五十丈。分導河流。使無相逼也。自此而下。河道狹隘。暴水易溢。故南岸起森河內。經鴫野。至定番官別舘處所。鑿岸拓廣河道。計一千三百丈。其間有房屋田圃。迫河道者。並撤去之。北岸起蒲生村。至片町之下。與淀河合去處。亦拓廣河道。因接修京橋十

餘丈以京橋爲大和河咽喉而岸狹勢扼難宣洩也自京橋而下兩河已合流每遇雨水淀河水直抵南岸大和河爲之所衝水勢相捍俱致泛溢此由近世北岸川崎天滿侵築河岸以開街衢起邸舍迫扼河道也故川崎官木廠前一大洲延袤二百餘丈者先鑿開之其岸受河水衝浸處用石包砌二百五十餘丈又起官木廠處所盡天滿岸撤去邸舍市廛以鑿開其岸長七百餘丈且濬淺於令河道大深濶其間有天滿橋天神橋難波橋並葺修長之每橋十二丈以架接新岸攝之橋梁

莫長於此三者天滿橋通計七十五丈天神橋通計七十七丈難波橋通計八十四丈自此兩河之委有所歸納不至束溢於是大和河上流所在塡壅方啓深野新開等瀦蓄自退無復泛漲之患向堂島河堙廢者亦由爲天滿岸所礙今隨廣其岸水直注入之河道循軌又緣大坂河而上至源八渡友淵村長柄毛馬等處濬深淤塞繩治曲岸者一千丈又自三番村至逆枝村二村在長柄毛馬等上流淀河北岸隄防蜿蟺水由灣曲而下故逆枝村前淤沙累積自成一巨洲遂爲居落洲頭置鋪勘視運船往

來今撤鋪毀居落鑿去曲堤巨洲以直河道計五百餘丈西轉神崎河自江口吹田至尼崎悉行浚深又中津河一帶及傳法口逆河中津河自傳法分折旋四貫島之水逆行接入大坂河下流故曰逆河四貫島在傳法村與九條島之間俱用工曲者改直淤者改深牽道各隨河形先是四貫島當船隻往來之咽喉故設立公鋪譏察海口自九條新河一開而後官船商船壹是張帆徑由此滿載絡繹無復挽撐搬剝之苦尤爲海口出入之要路自是移置公鋪於新河北岸又江小島寺島傳浪淵三軒屋至木津口俱在大坂河南轉下分流迄木津海口之間

委各該官吏河身之淺者加深河岸之狹者加開又大坂中多有縱橫溝渠股引河水以利漕運其兩岸舊無石砌且其縱渠設閘於渠口啓閉之難以備暴水然諸渠由此澱淤過半矣暴水時至則甚失漏洩之便向石見守巡視之日撿勘明白曾有處分既而今茲大坂尹藤堂伊豫守仰沿渠人戶令撤閘浚澱淤修岸砌縱橫通計一萬五千餘丈其岸皆開之使慢皷渠面之廣增加於水底則每遇霖潦容受有餘使水寬緩游蕩而無泛溢之勢且其兩岸甃石爲級平時使可升降以便人

居也。又淀橋之下。有寺曰圓通。其地本河道。以洲沙積久。漸成陸土。遂侵占創寺。又宇治橋下流。有橫隄。出于河心。想是天正年間築之。以使廻河引伏見城邑。以便者耶。其堤陰。塡淤肥美。民因耕田之。俱致水勢迫阨。今廢寺攘堤。並鑿開。令河道廣豁。而無所障。凡宇治橋上下。伏見大池。淀。鵜殿。及木津河一帶。往往有陂澤。若霖潦羨漫。則水于此游蕩。而蓄瀦焉。比年。蘆葦楡柳。叢生蕃茂。日漸淤高。已不受水。今令各所官吏。悉剪伐之。每遇暴水。使游波寬緩休息。而無抑鬱偪迫之患也。又木

津河西岸。飯岡山下。有巨巖突出。礙流使激。今鎚摧除之。先是。淀河。大和河。於堤岸衝要之處。或聚石。斜爲小堤。或多植樁橛。使水不得突射。然設之于此。則復衝于彼。互相激水勢。且泥沙易停。尤害於河道。故一切除之。使莫復爲焉。其所充工料之石。采之宇治山。石皆褊薄。遇水易崩。沒泥淖中。水欲衝刷。而勢不得轉。階之致淤。且宇治山。在河之上流。每鑿採石。則土沙崩下。流入于河。遂爲壅塞之漸。故具由告官。其餘工役。令莫復采用焉。又大坂河水底。有亂石。傳道。往昔工役之餘。棄而不

收。甚礙河流。今悉鑿出。以充工料。又堂島洲澤。自樹椗三年于今。沮洳漸乾。因以各河挑鑿之土石。塡築之。下至九條新河兩岸。及福島。以爲宅地。掀開街衢。廣狹縈廻各隨地勢區畫焉。通計二千餘丈。使附近人民。作居屋。出戶賦。納官蓋營此地。以建邑者。所以使居人看護其河道。保守其岸砌。不至頹塌圮敗也。初巡視之日。瑞賢曾建此策。石見守大許可之。今施行之。凡是新邑。皆河口襟喉之地。富民土豪。爭聚競興。盛開市肆。重檐傑棟。相比結架。爽塏映照。遠近遊者。稱爲壯觀。所謂閭閻

撲地。簇檣成林者。不多讓焉。遂復爲無雙之要津也。凡大小幹河支河。隄防通計。十萬餘丈之間。田圃廬舍。侵占河岸者。今悉撤去之。又隄旁隄內。所生之蘆葦竹樹。令該管官民。悉芟除之。秋夏芟除以四次爲恒例。於是。河道堤岸。界限明白。而杜奸民侵塡之萌矣。其餘出奇應變。除害興利。籌算效績。難悉記。自役興已五載。河功完成。還江都。具狀告成。實貞享丁卯夏五月也。初興役之日。石見守謂。此行治河。工役重大。固非官家之力。則不可也。雖今成此役。不繼浚治。恐河患又起。凡山陰山陽等道。及四

國九州漕運輻湊于此則役一成之後徵工費於此諸國置官吏令掌相繼濬治永遠依行莫復有淤塞可也因令瑞賢設爲其法制雖已有定案至此役成其議亦寢事不及施行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猶且有消長況於川澤乎源委時易淺深世異攝之苦水患尚矣按　仁德天皇紀曰朕視是國（時都難波是謂高津宮）河水橫逝流末不駛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故決橫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堀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今大和河鯫）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今大坂長渠上其古跡猶存）時五穀

豐穰百姓富寬頌德既滿炊烟亦繁（有御製）高屋之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於今稱聖帝（在位八十七年）由是觀之治河之工其始自此乎世之相去千有餘年泥沙日累而水底漸高海波日退而洲渚隨長於是河之距海漸遠海之容河亦阻而下流停滯之患胚胎于此矣且昔者自洛到大坂其道經飯盛山下出四條畷或由野田福島或過渡邉橋今所往來枚方而下迄京橋之地方舊皆汙澤也天正中築隄防以制河道因爲伏見大坂之捷路於是水所游蕩汙澤遂爲良田至若城邑富庶戶口

日增壅防河道各起舘舍侵占沮洳以爲田圃地不遺川澤之分水不得休息之所其迫阨束隘如此河何以得不淤水何以得不溢堤何以得不決宜乎後世之有水患矣嗟夫不可以今復古固也雖然河果不可治乎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審時勢而理之矣今此役大要不過導滯鑿阻疏通下流使河水直達于海而已下流既疏則水勢自疾水勢疾則其所趨積沙停淤衝刷刮蕩河道入地日深故洲渚之當河心而遮流或二三里或數百丈者不借人力自崩自潰所謂借水攻沙以水治

水者也於是昔年浸潦之田今皆成沃壤之地瀕河民生始免魚鼈播種耕耨各歸其業懽忻交通頌聲滿野不特河患弭而南海西海諸道漕運無阻稽舳艫銜尾而入誠國家無疆之慶而生民萬世之利也振古未有若是役重大者也若自非　大君仁恩如天澤洽下民明斷毅然必行不疑則雖有智巧謀略之臣其誰能效績哉此洪化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以佚道勞民則民勞而不怨況此役雇募貧困之人夫未嘗調發疲弊之民丁工費仰給於官庫未嘗派徵編戶錢糧委

任既專事不中制。惠政良法。盡施行於今日。不世之大功。於是乎立矣。較之上古不愧。傳之青史有暉。嗚呼盛也哉。

畿內治河記終

新井白石　著

奥羽海運記

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戸山城屋佐兵衛刻本

據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戶
山城屋佐兵衛刻本影印

奥羽海運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昔者先王建國。造都鄙。經田野。制爲五畿七道。畿內租入。以供宗廟百官之用焉。在外諸國。則任土作貢。以實王府之儲蓄焉。考之典籍。七道輸送。由海路而達京者。三十餘國。風候有時。駕漕有程。則海運之政。亦有從來久矣。第世淳事簡。不待轉漕邊遠之粟。而國用自足焉。降逮文治。皇綱紐解。民之謳歌者。漸轉向東。而關左之地。日以隆盛。農兵既分。用費多端。當是時。自非四方之轉輸。則烏能得人給家贍哉。但漕運之法。求之記傳。不

少槩見矣。莫得而考耳。及鎌倉之政寖衰。天下瓜分。列國競爭。各據險閉糴。以養士强兵爲務。三百餘年矣。其安進策漕運通有無哉。及吾　東照大神君撥亂致治。定鼎江城。四海星拱。萬國輻湊。自宗藩戚里。通侯列卿。皆在邸第。相與嫁娶。而况將士工賈。雜氓浮客。聚住都城。生齒蕃毓。巧曆莫之能計。則官民糧餉。不能不仰給於殊方。故水陸漕運之政。實爲今日之要務矣。江都形勝。東南瀕海。沃野彌望。關塞之固。河渠之利。天造地設。

抵一作僑。

故西南諸道。漕轉絡繹。舳艫相銜。未曾有阻滯之患矣。第奥羽二州。在東北邊要。稻粱之蓄。爲天下饒。而陸路脩曠。已不可轉輸。海運亦迂遠。不能徑達于江都。蓋海路未習。漕策有遺。故功力雖勞。倉儲無益。奥州形勢。接界常野。邐迤北去。以面東洋。羽州接其背。以抱北海。邐與朝鮮對。故奥州運道經東海。羽州運道涉北海。其經東海者。漕下總州銚子口。自銚子口。用河船。裝運入利根河。抵關宿。下行德漕渠。以達于江都。其涉北海者。漕至越前州敦賀津。自敦賀。駄運山中七十里。出江州鹽

津海津。又舟運湖上。以至大津。然而河漕陸運。備極艱辛。勞費最多。而漕利未廣。近世運道。奥船經上下總邊海。折而抵房海。以達于江都。羽船涉北陸山陰山陽等道邊海。至長州。折轉經淡路迫門。或阿波鳴門。又出南海。抵伊豆。以達于江都。放洋萬里。波濤險惡。石礁島嶼。曲折極多。習熟經涉者蓋鮮矣。雲氣風候。一失占視。覆敗隨之。人穀俱沒。或雖船僅存。穀已投弃。其所亡失固多矣。或廻避風濤之險。所在棲泊稽延。經年而始達者。上漏下濕。穀已浥爛。不堪以充官倉之儲蓄。此不啻關

取給於東北之便。傷人毀船。累年沈沒之費。不可勝筭。
深爲國家之患。寬文十年庚戌之冬。募求能習海運。堪
使掌漕事者。都下有河村瑞賢。以智畧明敏。爲衆所推。
國家簡命瑞賢。掌海運事。先令漕奥州信夫郡桑折柳
川及福島等處官糧數萬石。以試其方畧如何。瑞賢受
命。以爲漕運事固難矣。雖然。夏艦蠻舶泛海霽者。雖僻
壤遐陬。片帆直指。無所不至。則我東北海運。亦無不可
通之理。但便利未獲。而宿弊罔除。漕運不廣。意坐此故
耳。因周詢博謀。便知其繇。在不擇船隻。領駕非人。風汎

不得候而已。先是漕運奥州官糧。皆雇募商船。送納江
都。官司將僦運船。先設飭令衆商投書。告各欲得脚價
若干。官吏公同發飭。檢視而擇價最下者。取其甘結。委
令裝運。奸商貪利。賤價轉雇船隻。召募水夫。故應雇募
者。率貧乏船戸。船隻脆薄。什物不完。運夫亦烏合無頼
之徒。僥倖牟利。不憂事之濟否。無量船之勝載。而重裝
以貪一遇風濤。輙不免沈溺。海運自有風汎。乘之則去
來無虞。彼汲汲貪利。船戸運夫。徒欲往復數回。多得脚
價。而不知天時之不可逆。風潮之不可冐。動輒遭暴風。

覆敗。不旋踵。假饒僅免。船已破損。非加修理。不可再發
洋。是欲速而愈致停滯也。或託言漂溺。侵盜官糧者。不
能無於其閒。宜乎漕運難通。亾失歳多矣。爲今之計。莫
若擇取船隻完堅者。量定裝載程則。召募運夫。必選習
練海道者。優給脚價。以鼓其鋭志。而候風汎可必濟之
時。乘機起運。〔海洋每至夏月。有風氣不暴變。雲不起。晴霽清和。可必濟之時候。〕方可保
萬全。而無沈溺之患焉。瑞賢先遣手下一有才幹者。起
自江都。蹈視通運海道。泊舟港灣。至于荒濱。而廵撿官
倉所在水次遠近。逐一畫圖。貼説具册。報知。於是地域

體勢。漕道便要。及轉搬發運之方畧。坐而得之。遂條上
建議曰。凡漕運船隻。須選僦商船。各給官幟表之。不必
造官船。運夫須雇强幹精練。能慣漕道者。不必差發官
丁。如信夫郡官糧。自阿武隈河。以河船裝運百八十里。
至于荒濱。此係松平陸奥守封內。自荒濱接兌海船。起
運。向西南往抵房州。自房州不由故道。折轉直南。趨相
州三崎。豆州下田等港。又候西南風。然後回船首。以入
江都海灣。其途程有奥州平形。常州中湊。下總州銚子
口。房州古湊等處。爲運船必經之港次。此等處所。並置

立務場。令査驗各船駕運遲速。漕夫勤惰。倘或覆溺破損等船隻。急行驗撿。勘窮情僞。或奸徒在停泊處所。私買糧米貨物。搭載以圖交易之利者。拏問痛懲。運船若在中途。暴遇風濤。沈没官糧。就告隨近務場者。火速徵發本地丁男。其可撈而出者。悉力出之。霑溼浥腐者。即就地糶散。具數遞報。各船所竪標幟。海隅僻遠之民恐不遽得識認。乞下行諭告河道并沿海地方官民遍知。若有緩急。令速來戮力救護。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劄付傍海郡縣有司云。東海官運命

河村瑞賢掌之。令沿途港次。各設務場。聽瑞賢自置手下人役盤査。凡遇有運船漂溺者。所在官民速發丁夫救護。而便報知隨近地方務場。切恐無由辨認。爲此須給運船所竪。標様一箇。令官民照様爲記。其傍海商民。勿將穀粲。與運船私自貿易。凡運船所到。沿海一帶居民及漁戸竈丁。宜務看護。勿敢衝犯。既而瑞賢差手下人役于平形中湊銚子口古湊等處。雇募伊勢尾張紀伊等州商船。以充公用。此等商船。常載私貨。往來貿易。故打造不惜工費堅完堪用。其船夫慣知海道。能諳風

候。駕使精練。不敢侵險行危。船與人皆非佗州之所能比矣。故另厚値募雇者。令上緊漕運。要以萬全而無跌失。蓋船夫家有妻孥。行有食糧。程途往來。爲日已多。倘脚價太薄。則生計不贍。非爲之心。由是以生。令優給脚價。使之私用無窘。則人心鼓舞。樂趨差役。爭自效力。愼守約束。而無欺紿焉。此所謂論大計者。不惜小費。而不欲速而自速者也。既而將應募船隻。逐一點撿。因與之約束曰。凡海舶。國家已有一定法令。汝輩固所遵守。今另設立法制。汝輩要緊依行。勿有犯違。一各船量定勝

載石數。除備載磌絙檣櫓等什具。并程途該用食糧薪水等物件。在内之外。裝載官糧。以探頭下去水面六寸爲率。裝完而後請所在該管官吏撿視。一各船該自備食糧。聽就水次務場買辦。須計筭程途應用糧米。稍加贏餘。具數告請。照時估買取。一各船須先將官糧裝完。却將私糧搭載。一各船若遇暴風。勢已危急。不能不剩減糧米。則須先將上面所載私糧投棄。猶未可免。則再將官糧漸次投棄。風定之後。要將剩減訖糧米。明白具數開寫。告報所在官司。請給保票。一各船若有守風潮

停泊港灣。不許纖芥自岸搭載自船下卸。一各船漕到江都。未完卸納官糧。不許擅將羨餘私糧先卸及糶賣。一各船在洋中及港灣。須專心愼火燭。切禁諸色賭博。愼之法既布行。各船皆欣欣然有喜色。蓋使食糧有餘剩到于江都。變賣則得脚價外更收餘利故也。明年辛亥春。差發各船。駕至奥州荒濱。三月瑞賢去荒濱。躬自董督。將信夫郡粮米起發。下河道。停積荒濱水次。海船亦會集荒濱。不敢後期。乃節級裝載海船。而候風汛順利。出洋發運。五月。瑞賢發荒濱。按視運船該經沿海一

帶。建置務場港次等處。而還江都。凡海船起運。則荒濱務場人役。即便開具船頭某領駕船隻。某日時起發。差脚力飛報平形務場。以次遞報各務場。令盤驗督察。各船既受實惠。衆心欣戴鼓舞之下。無不效力。故漕運無稽遲之累。愼守官物。不毫有所違犯。秋七月。悉達江都交卸。噫海路一千五百。風濤之險。不爲不遠。而無升斗之闕焉。大事之濟。神速如斯。未之前聞。較其工費大減於舊時。自是而後漕政一新。而歸便捷。堂老特加嘉奬。厥後令福島官吏。每歲照依瑞賢法制。漕運官糧。尋有

北運之命。壬子之歲。又起羽州漕事。瑞賢謂羽州在東北隅。最爲邊遠。其漕道涉北海。轉過迫門。裏經南海達于江都。迂回遙遠八千餘里。環六十州邊海。殆一周矣。其間歷險冒危。不知幾所。濟運之策。不可不深長思也。乃遣人備讃等州。訪問傍海居民。至漁戸鹽丁。其漕道利害。島嶼險艱。港灣便要。徧採窮搜。逐一開寫回報。又遣人羽州酒田。驗袖浦形勢。是乃海船始發之港口。而區畫措置。宜預講之處也。因將各處遞報。參伍料理。而經界處分。悉有條理。遂呈議曰。北運海路窵遠。潮汐險

惡。亦非東海一帶之比。船隻須要雇募習慣北海風潮者。若讃州鹽飽直島。備前州日比浦。攝州傳法河邊脇濱等處船隻。皆可充用。鹽飽船隻。特完堅精好。非他州可視。其駕使鄕民亦淳朴不譎。宜特多取焉。如尾勢等州船隻。則雜雇以取足數可也。先是最上郡官糧。以河船漕最上河。至酒田。僦商民場屋收貯。再分載小舟。撑出河口。接裝海船。其河船脚價。汎徵所在納戸。民苦重課。乞一切免之。自今而後。官給河運脚費。官倉多在河之上流。故上流船戸應募者常多。而下流船戸不得與

傭。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宜令下流船隻。遡至官倉所在水次。與上流船隻平分載運。便沿河一帶。船戶均得雇價之利。不特爲郵船戶船戶均富。則造船完堅且多。皆足以充公用也。運船所經沿河縣邑。乞下行該轄各官民。令用意看護。無得停滯其官糧。運到酒田者。已係官物。不合收積小民之私場。且或不虞之災。不可不備。宜擇海涯便要處。起蓋倉囤以收貯。酒田是係酒井左衛門尉領內。故將官糧寄頓起發於此之間。官命左衛門尉管護。及分載出河口。又令發丁夫船隻挽引護送。

其勞費居多。領內吏民甚困。乞自今而後。官給脚價。海船自袖浦開洋。各給官幟等項。並如東海運船事例。先是北陸海道諸港。有稅運船去處。船夫無知。唯免稅之計。不泊此等港次。併程兼行。不遑占視風候以進止。動輒中途遇風覆敗。自今而後。令所在港次。莫得稅官運船隻。志州鳥羽港口。菅島附近數十里之間。巨石盤結于波底。運船常於風雨昏黑時候。往往抵觸破碎。乞就島上山崖。每夜舉烽火。使航海者。辨認方所。以得廻避焉。酒田袖浦。及沿途澳港。如佐州小木。能州福浦。但州

案下。一有運船二字。

柴山。石州湯津。長州下關。攝州大阪。紀州大島。勢州萬坐。志州畔乘。豆州下田等處。乞置務場。督察糧船。一如東海運道。其諭告沿海地方官民。通知。亦乞如東海事例。爲國大計。不憚劬勞。今欲開通漕運。非親驗蹈視。何從而得區畫周密哉。臣乞衰弊之餘。敢冒風濤。巡察必經之地方。各因便宜。委曲設法。使無滯礙。若肥前州長崎。雖非運船經由之地。而華夷商舶聚舶之處。西海一都會也。若去訪問。必有裨於吾漕運之策。乞得一巡歷。閱視物情。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

劄付豆州下田相州走水三崎等處海關。泉州堺勢州山田等處有司。及東海南海北陸山陰山陽等道。瀕海諸國。該管列侯有司。令漕船所至。務加保護。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又移行大坂町奉行。官運船隻行經各處澳港。不許稅官糧。或恐港口吏民。以其無利於己。慢不經心。使漕舶致遲滯。不便。須要切緊瞭望。遇有官船來到。盡力看護。不可敢忽。其不干漕道地方。瀕海各國。亦須常戒轄內吏民。若遇有官船被暴風漂到者。須要務加拯護。凡瀕海列國之邸舍。在大坂者。宜召管邸官。領行

拯。一作拯。

新令轉行各國官民遵照奉行於是瑞賢分遣手下人役於沿途港次置立務場一十四所令相聯接聲應點勘運船志州菅島蓋造土屋於白崎山半腹就山採薪柴積于屋下每夜舉烽以示方所其置烽依于山半則火氣掩映青壁光熖不散漫能使遠瞭望比舉之峰頭者勝遠矣其葢土屋以避風雨也長州下關海中有石礁海船觸之便致敗毀故委務場人役常備鄉導小舟指引運船以迴避危礁既而募雇讃備攝等州商民私船完堅堪用者若干布行法令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因

將各船編㢮如行伍法使險難相救姦惡相匡每歲春分前後必有暴風自西（南海人呼爲貝寄風 海人呼爲東漸暴風）北各船宜過此節而始開洋故與之行期凡各處船隻須限二月晦日起發駕至長州下關報知務場人役而後投集酒田聽候莫敢踰限遲慢後裝運之期因告示曰長州海士瀨數里之間暗沙伏石交列連鋪水淺潮急易於閣船愼勿以其捷徑僥倖涉瀨上春三月瑞賢發江都到酒田運船亦不後期悉會袖浦乃督發人役時最上郡官糧節次河運出積酒田轉搬袖浦裝載海船凡若干

石限夏五月次第起運於是瑞賢發酒田廵訪沿海諸國歷按各港務場遍閱北陸道歷山陰道出山陽道至長州下關駕船渡海由西海道詣肥前州長崎又返長州歷觀防藝備播等州海路抵攝州大阪捨船從陸出京師經東海道還江都海陸行程九千三百里跋涉之勞可謂勤矣秋七月運船鱗次相踵而達于江都交卸曾無隻船斗糧覆敗沈溺焉東海北海自古以漕運艱難爲患者於是乎開通漕政清肅宿弊盡革豈唯足供給於一時復將濟國計於無窮瑞賢雨沐風梳足迹殆

遍四裔爲國家盡赤心以建大計可謂忠矣國家特慰勞之賜以三千金嗣是之後奥羽二州運糧分委官吏管掌一皆照依瑞賢置立法制永爲定規瑞賢白官曰奥羽二州漕運沿途港次該依泊處所合置務場者一十四宜各就其地勾遝吏役量給月糧常州在務場管攝漕事不啻撿監官運凡四方商舶亦有所畏憚不得敢恣奸詐官從之各港務場並置夫役隷該干地方各刺史統轄若下關備設鄉導小舟命毛利甲斐守白崎山烽燧內藤飛驒守令永遠莫有廢歇志州海爲自大

坂趨江都船隻必經之要衝故烽燧之設匪翅為官運便利凡諸道商船往來皆得由是取途其利澤所逮實廣矣夫漕道脩阻風潮險惡自古未有如此之甚經涉日久水火隱盜之患不能保其必無焉而今數萬米糧無升合之沈無欠耗之弊三餘月而達者何也區畫已晰宿弊盡除而明法令體人情卹下民防奸僞委曲設法寬簡易從順民丁水夫霑濡優給均被實惠人思自效不待督責而能竭其力不敢欺妄故向之曠年猶不能濟運者時月而至矣漕運之策可不熟為之講哉大

抵奥羽等州僻在東北土曠而民稀稻粱常有餘而糶賤貨財或未贍而價貴如西南諸國人衆而地不廣都會城邑相望星羅四民輻湊浮食者多土地之出不足以給其人則不免必資轉運之給以為養也如今奥羽漕策一定則不但行之官糧凡東北藩府侯國欲以有餘之粟轉糴於他邦者皆由官運程途照依見行成規絡繹運送以得易貨賄而國以周贍有無相濟彼此相資國家之利莫善焉况瀕海諸國商船市舶涉海販鬻者有所準式往來不阻雖窮鄉絕域廢所不至焉積貯

傚贍於上交易博通於下能使天下食貨無甚賤甚貴之地獨漕運之功為多矣是國家修舉漕政以安萬民之意也傳云其人存則其政舉上有憂民濟衆之盛德下必有陳力稗治之臣而能得整飾泰平之壽域也國家昇平日久良法善政相繼而興獨漕運之籌闕焉方今廣募旁求汲汲問海運之策既而擇衆舉人則專委以責成功而弗自上掣肘故承命者能得專施智計以開無窮之利福祚億萬年之基本於是乎益固矣詠千載一時而天下幸甚嗚呼盛哉

奥羽海運記終

瑞溪周鳳 撰

善鄰國寶記

舊刊本

據舊刊本影印

善隣國寶記序

日本與震旦相通盖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隋國答書焉予録両國使者及禪教名師竭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隣國寶記或問此記之首畧述神代事何也曰此方學徒讀震旦書者知其國山川人物讀天竺書者亦然吾國雖有六國史等書而讀者鮮矣故知本國事者幾希矣捨近取遠無乃左乎今録両國相通之事先當令人知吾國之爲神國之

由故述十一二耳此皆神皇正統記中所載也其記過半倭字今改作漢字矣又問既是神國然録学佛者往来何也曰未知神國之所以爲佛國乎凡此國諸神皆垂迹也其本則三世諸如来十地大薩埵也北野神曰此國普賢龍樹流傳密教之地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游往諸處覆護衆生誠哉斯言法華曰諸佛救世者住於大神通爲悦衆生故現無量神力傳聞熊野権現之神號六萬餘言中特舉此偈告解脱上人其

意不待言而可知也況八幡神請佛光禪師來此國日吉神勸智證大師入大唐皆爲佛法流通也神能如此歸佛兆佛國而何耶慈覺大師云雖神明應跡國而大日應現故號日本亦有旨哉吾國第三十代欽明天皇御宇佛教始來既而聖德太子始講法華勝鬘二經雨華放光聳動四衆昔在天竺爲勝鬘夫人親聞金口說後生震旦爲南岳思大禪師達磨之誨來化吾國託胎之初自稱救世菩薩實欽明神孫用明聖子而輔推古

政居儲君位宮中不令而化塞外不征而從或時乘烏駒翔虛空而凌士峰之雪或時駕青龍橫大洋而入衡岳之雲皆出於思議之表所謂救世而現神力者乎遊片岡逢達磨見其飢臥推衣々之磨乃逝矣空棺留衣太子特眼其衣聖意深矣虎關竊以爲表傳衣未爲誣焉然則三十二字和歌亦可以擬傳法偈也吁佛法東漸祖師西來太子皆爲之地乎夫天竺則外道六師交趧提婆之逆瑠璃之難在佛世尚然況佛後乎震旦則

佛氏總齒于三教之一而互相推奪三武廢教又未免其數也吾國則王兼神々兼佛三郎一而此外無他太子生神國爲王子四十九年所修之行無一不佛事焉尒來聖武帝清和帝宇多帝同是吾國明天子而讓位

出家盖興國之所希者乎如八王子十六子之父捨王位成佛道皆在無央數劫之前不圖栗散之地劫濁之代復覩過去久遠之風國王既然將相以降至于士民無男無女無老稚其髮圓其顱皆唱南無爲口實豈非

吾國之爲佛國也耶實太子遺風餘烈之使然者也如通書於震旦亦出推古之朝則善隣爲寶豈非太子之意乎凡商舶往來常得貨財以富吾國亦善隣爲寶之一端乎然此皆入海求七寶之類專爲利爾恐非太子

之意矣按十七條憲法第二曰篤敬三寶々々佛法僧也云々震旦乃三寶所自來也太子善隣必以三寶爲國寶矣又吾國佛法始自百濟而傳焉今屬之震旦何也百濟蓋震旦之域也汎而言之耳此記多載新羅高

麗事亦攝之寰且之故也

文正龍集丙戌八月十日

泉南卧雲山人周鳳書于萬年

北禪室

周鳳

瑞谿

善隣國寶記卷之上

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創基日神傳統焉在神代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蓋自天地開闢初有此名矣天祖勑伊弉諾伊弉冊二神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地汝往脩之又天照太神勑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此名所自來久矣又曰大八洲國二神相謀生八島先生淡路洲是謂淡道穗之狹別次生伊與二名之洲一身有四面一曰愛止比賣是伊與也二曰飯依比賣是讚岐也三曰大宜都比賣是阿

波也四曰速依別是土佐也次生筑紫洲又一身有四面一曰自比別是筑紫也後曰筑前筑後二曰豐日別是豐國也後曰豐前豐後三曰晝日別是肥國也後曰肥前肥後四曰豐久士比泥別是日向也後曰日向大隅薩摩次生壹岐洲曰天比登都柱次生對馬洲曰天之狹手依比賣次生隱岐洲曰天之忍許呂別次生佐渡洲曰建日別次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曰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總謂之大八洲也此外生多島後生海山之神草木之祖同是神則其神作洲作山乎又生洲山而得神現乎神代之事難測也

二神又曰既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如何不生君于天下者哉先生日神此尊光華照徹國内二神喜送上于天授晝政是時天地相去不遠以天御柱上之是名大日孁尊（孁字與靈字通或曰陰氣曰孁女神故自相叶）又曰天照太神次生月神其光次日上授夜政次生蛭子至三歳脚不起載之天磐樟船任風放弃次生素戔烏尊勇猛不忍而不叶父母心此三柱男神故曰一女三男也總所有神皆二神所生也又曰邪麻土是太八洲中國之名也當于第八生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神是名大日本豐秋津洲今分爲四十八箇國也已

爲中州況神武天皇東征遂居此爲皇都故合餘七洲亦曰邪麻土尒震旦出於周地而爲王則天下曰周出於漢地而爲王則天下曰漢之例也邪麻土又曰山迹昔天地始分泥土未乾人往來以山間爲路而人跡多故也又曰山止蓋居住曰止此時皆居山故也或曰大日本或曰大倭此國始傳漢字書國名時字則大日本而訓則邪麻土也太日靈所御之國亦由是曰大日本乎又近日出處故云尒乎懿德孝靈孝元等謚有大日本之三字垂仁天皇御女曰大日本姬又天神饒速日尊乗天磐船翔大虛曰虛空

是曰本國又神武御名曰神日本磐余彦又孝安號
曰日本足開化号稚日本景行天皇御子小碓皇子名
日本武尊此皆不加大也或有大字或無大字彼此
皆訓邪麻土然若取大日霊之義讀大字當如常訓
乎漢書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然則前漢代
既通吾國乎一書曰秦代既通又後漢書曰大倭王
居邪麻堆盖此國使人到彼土稱大倭故如此書乎
如彼方大漢大唐之大則稱美之語也大倭非此例
或曰倭或曰大倭皆同訓邪麻土如日本大日本同
訓尒

右神皇正統記所載大槩如斯予按韻書曰倭烏
禾切女王國名在東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
有倭人分百餘國在帯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
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唐東夷傳曰日本古
倭奴也去京師万千里其俗多女少男小島五十
餘皆自國而臣附之予謂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
餘國云云凡以此為日本乎然為百餘國可疑也又
曰度海千里復有國云云若以此為日本則上所謂
樂浪海中百餘國倭人指何國耶韻書以倭為女
王國名盖天照太神為地神首而為此國主故謂

之女主國名乎然則凡此國人民皆為其種其奴
耳但度海千里之語似樂浪海中倭與倭種國有
異未決疑尒又寶誌野馬臺讖解之者曰寶誌定
中有化女來謁前後千八人也盖日本諸神化來
也遂作野馬臺讖云云此亦以倭為日本之謂也如
正統記所謂大倭訓夜麻土云云後來大和二字亦
訓夜麻土盖倭和同韻同音故云尒乎

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後漢書曰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
武賜以印綬

右垂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先是與震旦
通者不見于兩國書也然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
七代孝霊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既而
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
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
孔子全經存於日本尒此事見于異朝書云云異朝
書不記其名無由尋究故不以孝霊為兩國相通
之始也

景行天皇四十四年

後漢書曰安帝元初元年倭國献生口百六十人

神功皇后三十八年
魏志曰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遣難斗米等獻生口班布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錦罽等荅所獻
同四十年
魏志曰齊王芳正始元年魏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國賜金帛錦罽等倭因上表荅謝詔書
同四十四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上獻生口倭錦等
同五十二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獻生口白真珠
應神天皇二十八年
九月高麗貢調使來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責高麗之使以表状無禮則破棄之
神皇正統記曰自百濟召博士傳經史太子以下習之此國用經史及文字此爲始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南史曰晋安帝時倭王遣使朝貢
允恭天皇十年

南史曰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倭王遣使朝貢
同十四年
南史曰宋文帝元嘉二年使司馬曹達奉獻方物
欽明天皇十三年
十月百濟國王使大夫西部姫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
釋書曰百濟國聖明王上表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也是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所須依情是法寶復然所願依意無

所乏缺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順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斯百濟王臣明謹遣倍臣怒利斯致契傳帝國流通寰宇又佛之所記我法東流聖識不從天皇知之帝大悦詔使者曰朕從昔以來未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待議焉云云初仲哀皇帝八年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尒崩於是乎皇后神功懼不用神言帝崩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王見我旌旗器杖之莊嚴曰傳聞海東有神國名曰日本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自持圖籍來于海壖曰願無

歲貢金銀縑帛八十艘不敢闕也此時高麗百濟
二國王聞新羅降於我密伺軍勢知其不可克又自
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自茲
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
右新羅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神皇正統記曰新
羅百濟高麗此三國謂之三韓實則可限新羅乎
統辰韓馬韓辨韓謂之新羅也然自古加百濟高
麗謂之三韓也今釋書所記蓋三國曰三韓之義
也未知何國乃何韓爾正統次三國曰新羅百濟
高麗又次三韓曰辰韓馬韓辨韓由是則三國三

韓當如次相配乎元史高麗傳曰并古新羅百濟
高勾麗三國而爲一云云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國釋量惠道深同來
敏達天皇六年
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王自百濟皈百濟王附貢經
論及禪師等六人
同八年
新羅貢釋迦像今在興福寺東金堂云云
同十二年

百濟日羅來初日羅名于國帝遣紀押勝召羅押
勝自百濟皈奏曰百濟王愛羅於是復使吉備羽
島召羅于王王懼以羅從羽島來
崇峻天皇元年
三月百濟國釋惠慈來使恩率首信貢佛舍利及
沙門惠聰
推古天皇
吳國釋智藏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
同三年
五月高麗釋惠慈來冬百濟沙門惠聰來

同十年
十月百濟沙門觀勒來高麗沙門僧隆雲聰同來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曇惠道深二十比丘同來
日本書記二十二卷曰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大札
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
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國號妹子臣曰
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
臣至於筑紫遣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
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餝船三十艘迎客

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摩呂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為掌客爰妹子臣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不良乃赦之不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云云特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唐吏大礼蘇因高等至具状朕欽美

寶命臨作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内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世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指宣往意并送物如例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美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支畢而退焉云云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群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為大使吉志雄成為小使福利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至久憶餘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遣大礼囙高平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東漢直福囙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白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并八人也

聖德太子傳曰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刑具状聞奏天皇問太子々々奏曰妹子之罪寔不可寛然修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隋國使共來思彼如何天皇大悦免罪又曰隋帝書曰皇

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曰以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礼云云天皇召太子以下而議荅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謹白不具

通鑑綱目集覧曰隋煬帝大業四年戊辰三月倭國入貢倭王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帝覧之不悦詔鴻臚蛮夷書無礼者勿奏

右隋煬帝既覧日本書為無礼不悦却遣鄭清等寄書來可疑也按知後四十代鳥羽院朝宋國附

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寄來之書曰知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闊於今年久欽來王之義遵退且宜敦交夫之誠云云命相諸家考舊例各奏所記就中元永元年四月廿五日中原朝臣師安同氏廣忠清原真人信俊中原朝臣師遠同氏廣宗五人同引日本書記內推古記又引經籍後傳記曰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曆日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

皇致書日沒處天子隋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其書曰皇帝問倭王聖德太子甚悪其黜天子之号為倭王而不賞其使仍報書曰東天皇白西皇帝云云又推古記太子傳所記妹子入隋乃推古十五年丁卯也然書籍後傳記曰十二年甲子又倭皇作倭王執是當以推古記太子傳為是歟又東天皇問西皇帝之語由太子傳觀之實聖德太子所作之書也然代言故推古記內不記所撰之人蓋史之常也然則日出處日沒處之語亦或太子所作乎向所謂猶怪意氣高遠之語以釋煬帝不悅而有使者之疑

同十七年

九月小野臣妹子等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

同十八年

三月高麗釋曇徵法定同來

同三十一年

七月釋惠齊共沙門惠光從新羅大使奈末智洗爾來歟

同三十三年

正月釋惠灌自高麗來

舒明天皇三年

唐錄曰太宗貞觀五年倭國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路遠無令歲貢又遣新州使者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同四年

八月釋僧旻從唐使高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

同十一年

九月釋惠隱惠雲至自唐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五月釋道昭奉勅從遣唐使小山長丹副使小乙
上掃守連泛海緇侶同志者道嚴等十三人到長
安謁三藏玄弉即高宗永徽四年也
同年釋定惠隨遣唐使浮海乃到長安
同五年
唐録曰高宗永徽五年倭國使献虎珀馬脳高宗
慰撫之仍云王國與新羅高麗百濟接近若有危
急宜遣使救之
齊明天皇四年
七月智通智達二師奉勅乘新羅船入唐受相宗

於玄弉三藏
天智天皇元年
三月唐人新羅人代高麗云云乞救于我
同三年
海外國記曰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來朝大
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卅人百濟佐平祢
軍等百餘人到對馬島遣大山中釆女通信侶僧
智辨等來喚客於別館於是智辨問曰有表書并
献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將軍牒書一函并献物乃
授牒書一函於智辨等而奉上但献物撿看而不

將也九月大山中津守連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
德僧智辨等称筑紫太宰辞實是勅旨告客等今
見客等來狀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濟鎮將私使亦
復所賫文牒送上執事私辞是以使人得入國書
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畧以言辞奏上耳十
二月博德授客等牒書一函函上著鎮西將軍日
本鎮西筑紫大將軍牒在百濟國大唐行軍摠管
使人朝散大夫郭務悰等至披覽來牒尋省意趣
既非天子使又無天子書唯是摠管使乃為執事
牒牒是私意唯須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云此亦

師安廣忠信後師遠
廣宗五人同所勘也
同十年
十一月唐務悰來釋道久從之
天武天皇七年
釋定惠伴百濟使而至
唐録曰則天長安三年日本國遣其大臣朝臣真
人來貢方物因言其國近日所出故号曰日本國
同十四年
沙門觀常雲觀二比丘從國使皈
持統皇帝元年

沙門智隆至自新羅

同三年

四月新羅王弔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三銅像及珍物於是召新羅使責其緩而違礼也乃以獻物還之新羅使大懼求法聡智等從新羅使而歸新羅使乞救於聡智二比丘奏恕六月詔太宰府賜布帛于二比丘而勞新羅使君子曰有威有恩有禮乎曰此留新羅獻物

同七年

三月辯通神叡二比丘赴新羅

國寶記卷上　十五

文武皇帝四年

二月道慈赴唐

大寶三年

釋智鳳入唐

慶雲元年

秋七月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唐人謂使曰兼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豊樂禮義敦行云云事畢而去

同四年

五月沙門義法義基聡集慈定淨達至自新羅

元正皇帝二年

養老之間釋善無畏來此土養老元年當唐開元二年也十一月沙門道慈至自唐

唐録曰玄宗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養老二年

十月沙門行善至自高麗三藏善無畏來遊

聖武天皇五年

釋栄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

國寶記卷上　十六

天平八年

七月南天竺婆羅門種菩提來釋佛哲林邑國人伴菩提同來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

佛祖統紀曰日本國孝明天皇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内外教典

同五年

正月十二日鑑真乘副使伴古船着太宰府四月入京

唐録曰玄宗天宝十二年日本又遣使朝貢

同六年

正月遣唐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正月癸卯百官諸蕃朝貢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實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三善朝臣信貞元永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所勘

光仁天皇

寶龜之初釋永忠入唐延曆之季隨使皈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釋最澄賜入唐求法詔

同二十三年

五月釋空海從遣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能入月著福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十二月到長安

七月釋最澄從遣唐使菅清公著明州界

唐錄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成學問僧空海

同二十四年

五月最澄乘大使藤賀能船著長州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八月空海皈

嵯峨天皇

唐國釋義空共慧萼法師泛海著太宰府初萼跨海至貞法皇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萼聘有道尊宿萼到杭州塩池院參國師齊安通太后之幣國師感納之萼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盛然寂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爲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黔室中上首義空恋其請空使共萼泛海著太宰府萼先馳奏勅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賚賜甚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萼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珷玞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船寄來

仁明天皇

承和初釋真濟奉勅入唐

承和五年

釋恵運入唐

六月二十二日釋圓仁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常嗣上第一舶七月二日着唐國揚州海陵縣則文宗開成三年也仁出帝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着登州時詠以嘗來日本受國恩待仁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其年春唐商船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般國艤舟而待九月着太宰府今歳唐太中元年本朝承和十四年丁卯也仁在揚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絹十餘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即分開元寺衆僧仁又受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敬之國子祭主李元佐及衆官皆曰我國教法隨和尚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元佐送護四十里

嘉祥三年

釋圓珍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此來入唐請益闍梨仁公精研顯密已般本山我何汲汲於航海乎神曰世人薙髪爲僧者多矣子昔日何汲汲於薙髪乎蓋珎躁甚於度世四年春又夢山主語曰求法志身必有冥助今是

利涉之秋也珎夢中許諾乃勒所夢抗表以聞上感歎制可仁壽三年秋儻唐商欽良暉發舶珎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着唐之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十十年夏乘商人李延孝舶至肥州松浦縣即天安二年戊寅也太師藤良房大悦使使勞迎冬入帝都

唐書曰文宗開成三年十五日亭午日本國貢真珠絹

同六年

唐會要曰開成四年四月遣使藤原常嗣等來朝貢

清和天皇貞觀三年

釋宗叡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三年也已而返明州望海鎮會李延孝赴日本叡共泛舶凡三日夜着太宰府年丁亥也

同四年

釋真如泛海入唐遍詢名德不恙如意遂趍錫西邁元慶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瓘寄書來曰如皇子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

村上天皇天德三年

楚帖曰五代後周世祖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有日
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師賜紫寛輔又云本國
都城南五百餘里有金峰山頂上有金剛藏王菩
薩第一靈異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
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
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弥勒化身
如五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
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朶上聳頂有火烟日中上
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
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

報護法不殺人爲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
山不及記之

谷泉院永觀元年

釋奝然入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遂於汴都西
花門外啓聖院禮優塡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
摸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譜暦奝然答詞詳
備君臣稱嘆賜紫衣雍凞三年上台州鄭仁悳船
皈永延元年也其優塡模像見今在嵯峨清凉院
楊文公談苑曰雍凞初日本僧奝然來朝献其國
職員令年代紀奝然衣緑自云姓藤原氏爲真連

國五品官也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
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
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
壽多百余歳國主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
皆世官予在史局閲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
巻及奝然表啓一巻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
後皈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爲謝案日本倭之
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言惡倭之
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
臣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

求文籍釋典以皈開元中有朝衡者隷太學應舉
仕至補闕求皈國授校撿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
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歴官至右常侍
安南都督呉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
五百餘巻有録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
書於其國主奉黄金五百両求寫其本盡得之訖
天台教大布江左

一條院長保二年

釋寂照入宋叡山源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
照寄南湖知禮法師禮延照爲上客

寛弘三年
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
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
對云住天台山延暦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
圓通大師國主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群僚百
餘人毎歳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
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
大神或託三五歳童子降言禍福叓山州有賀茂
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
雅醉鄕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

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
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録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
之類多有不可悉数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
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
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役館于上寺寂照願
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
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
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数人歸本國以黑金
水瓶寄謂幷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
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鄙銀難免俗莱石易成虛此

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
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
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幷詩送之后寄書
與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
忘也圓覺因目不暫舍云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
得國主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絶
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
非歸雲不報心懷悲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
以過之后題寛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
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天

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
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后題
寛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
曆以后史籍及他内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
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絶而
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叓末云分手之后相見無
期生爲兩鄕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
家及墳墓叓甚詳悉后題寛弘五年九月凡三書
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
亦鮮及留墨在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

之刻
皇朝類苑曰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称貢非常貢
也蓋日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
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
之賜額曰神光
后三條院延久四年
三月釋成尋乘宋商孫忠船著蘇州界神宗熈寧
五年也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勅於瑤
津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顯
者十數人未有兼詣者也今我據宋地之災沴又

爲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日夜電雷閃
鳴大雨徹且神宗遣中使賀嘉宣曰乞延修七日
雲洽率土尋依勅霖雨三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畢
日敀傳法院勅送茶果達嚫若干后十餘日賜號
善惠大師此歳有本朝船便尋奏取新譯經三百
餘卷寄來釋書
鳥羽院元永元年
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尒東夷之長
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産曩
修方貢敀順明時隔濶茲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

寵且宜敢致大之誠云云此書叶舊例否命諸家勘
之四月廿七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菅原在良
勘隋唐以來獻本朝書例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
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書曰皇帝問倭
皇云云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
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悰
等來安置大津館客上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
倭王書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使衛尉寺少卿大
分等書曰皇帝敬到書於日本國王兼曆二年宋
人孫吉所獻之牒曰賜日本國大宰府令藤原經

平元豐三年宋人孫忠所獻牒曰大宋國明州牒
日本國
六條院仁安三年
四月釋榮西建仁開山乘商船入宋國著明州界乃孝宗乾
道四年也
高倉院承安元年
釋覺阿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
年也遂參靈隱佛海遠禪師阿敀朝后安元之始
附船使通信于海
順德院

正續院佛牙舍利畧記曰日本國相州鎌倉都督
右府將軍源實朝一夕夢到大宋國入一寺嚴麗
囙見長老陞座説法衆僧囲遶道俗滿庭實朝向
傍僧問彼寺名僧曰京師能仁寺次問長老誰僧
曰當寺開山南山宣律師又問宣律師入滅年久
何今現在曰汝未知耶聖者難測生死無隔應現
隨處律師今現再誕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
長老左右侍者是誰僧曰侍者今現再誕日本國
鎌倉雪下供僧良眞僧都也實朝夢中問答數剋
而覺心中生奇異想便以使者召良眞僧都僧都

又夢早晨謁幕府使者於路相遇即隨使者參謁
實朝先問曰僧都來何也僧都仍説夢中叓實朝
曰與我夢合也其時壽福開山千光禪師又有夢
三夢不少差實朝於是自悟南山之後身深希拜
彼靈跡因廢世務思之在茲因懷度宋之志便命
工造船諸官聚議令工作船不動之謀也船成以
啓實朝即致祓禊之祭推欲泛海果是船不動也
以爲不祥而止矣便遣十二人使節於大宋國良
眞僧都葛山願成爲首大友豐後守小貳孫太郎
小山七郎左衛門宇都宮新兵衛菊池四郎村上

次郎三浦修理亮海野小太郎勝間田兵庫頭南
条次郎等齎金銀貨財載材木器用遂達大宋國
京師能仁寺相通夢中叓金銀施僧衆材木修殿
宇衆僧不勝抃躍之至聚議欲報答使者等語寺
主曰我國貨財不乏況彼將軍不欲也深願佛牙
舍利借與一年持還本國令將軍致聽礼結勝緣
將軍歡喜何物過此寺主曰帝主有勅封之難出
外國使者等懇切請之曰潛持深藏不使人知之
將軍信士也一禮之後速返謝之衆僧相議以授
使者數僧爲舍利伴使者來朝道經京城皇帝有

旨留之安内道場保護供養過半年餘使者等空
歸關東實朝大怒將發兵上京藤九郎盛長年及
八十扶杖入府流淚以仍請奉使上京達訴實朝
訴之從者二千餘騎遂到京師不入旅邸直請禁
中奏實朝之訴帝猶不聽盛長庭上高聲叫曰若
訴不達上殿自殺帝不悦以勅封出舍利盛長重
請奉見舍利賜勅封朝議以爲然盛長賜舍利不
還旅館即日赴關東實朝徒歩到小田原之館盛
長捧舍利以獻實朝受之載小輿躬自舁歸鎌倉
云云又古記曰建保四年丙子六月八日陳和卿到

鎌倉是宋人造東大寺大佛者也和卿曰東大寺再造供養之日故右大將頼朝卿求與我之相面然頼朝卿斷人命多矣罪悪深重故不相見也當將軍實朝卿乃權化再誕人也今爲拜顏來謁同十五日實朝卿召和卿相面和卿三拜涕泣曰尊官者爲宋朝育王山長老于時吾列于其門弟云云此事建暦元年六月三日夜高僧一人入實朝之夢告之實朝不敢告人已六年今與和卿言相符故深信之

右實朝前身爲能仁寺宣律師云云又和卿以爲育

王山長老蓋一事而有兩説乎然實朝爲賢聖再誕則不可疑者乎

四條院嘉禎元年

釋圓爾（東福開山）泛海十寅冬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耽没羅阿秘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船二船已没爾所乘船忽有一女人怪之爾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敢徑山火後佛鑑作疏索捘爾自圓明丞相逼巨財珍貨

后嵯峨院寛元四年

宋國釋道隆（建長開山）淳祐六年乘商船著宰府

後深草院寶治二年戊申

建長之初釋覺心泛船入宋建長六年著博多後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

後深草院

無文璨畢岩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云萬里浮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徳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鈎竿直拂珊瑚樹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扶取驪龍珠要了莊嚴

之事好風吹去即日般來在無文印十一

龜山院文永二年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元世祖至元元年

宋元通鑑曰元使黒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植言其道險不可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黒的遂不從往按元史此段在至元四年

同三年丙寅咸淳二年至元三年

按元史二百八列傳九十三日本傳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

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迩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同八年辛未咸淳八年至元八年

日本遣使如元報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同九年壬申元世祖至元九年

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丘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二万五千人元史此段在至元十一年又二万作一万

同十一年甲戌

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还

日本古記曰十月十七日九州早馬走馬歟告急又曰早馬來干六波羅曰去三日蒙古賊数万艘到對馬國官軍與之戰同廿八日筑紫飛脚急使者日飛脚來曰壹岐國為蒙古人所奪取云十一月六日飛脚來曰去月廿日以後官軍與蒙古戰於鹿嶋之儀奪取賊船一艘云同七日依蒙古事奉幣於十六社同十三日奉幣於三社

元滅宋混一天下

后宇多院建治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

日本古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鎮西送之皆不入洛

中自山崎經岡屋醍醐赴關東七月廿一日蒙古人又送關東路次如前度

同三年丁丑至元十四年

元史曰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弘安二年己卯至元十六年

釋書佛光傳曰己卯之年吾建長虚席副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充選招云圓覺開山佛光祖元

同三年庚辰至元十七年

元史曰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

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同四年辛巳至元十八年

釋書曰正月平師來謁佛光佛光秉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莫煩惱何䇿光曰春夏間博多擾騒而一風纔起万艦掃蕩願公不爲慮也果海虜百万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神皇正統記曰辛巳年蒙古軍侵我國到筑紫大戰神明顯威現形防之大風俄起數十万艘賊船漂蕩破滅雖末世而神明威德不可思議元史曰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相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

率十万人征日本云云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云云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万爲其虜去云云十万之衆得还者三人耳

同六年

元史曰二十年命阿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労乞寢兵宋元通鑑曰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月以阿答海爲征東行省丞相發五衛軍二万人征日本又命闍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万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都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継而起皆縁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之云云不聽

同七年甲申至元二十一年

元史曰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

同九年至元二十三年丙戌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故罷

右元史及宋元通鑑等所記也盖元朝始要與日本脩好之意見于書然日本與之踈濶故及蒙古軍來侵乎神國威盡不日而胡軍敗矣彼以敗績爲國之辱不記其實惟書曰詔罷征日本兵蓋史之常耳蒙古之來彼方至元十八年辛巳如此方所記弘安四年辛巳也然宋元通鑑所記在至元二十年癸未非但二十年欲復征日本而不果歟元史所謂欲復征之語可爲證也又記蒙古賊船者諸説不同宋元通鑑曰舟九百艘日本古記曰數万艘佛光傳曰万艘神皇正統記曰數十万艘

盖各記所聞故如此有異乎
南海觀音寶陀禪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記曰
癸未八月欽奉聖旨同提舉王君治奉使和國宿
留海上八箇月過黒水洋遭颶風云云半月後忽飄
至寺山之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甲申四月又
奉聖旨同參政王積翁再使倭國五月十三日開
帆於鄞住耽羅十三日住高麗合浦二十五日七
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對馬島云云危哉此時也非大
士孰生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歳次辛卯六月日宣
差日本國奉使前住寶陀五樂翁愚溪如智記又

記宣諭日本國詔文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日
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
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頃曰信使執而不返
我是以有舟師進問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彼
輙不交一語而固拒王師攘彼已嘗抗敵於理不
宜遣使茲有補陀禪寺長老如智等陳奏若彼與
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
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今臣等齎奉聖旨宣諭則必
多救生靈也彼當自省悲心所附准奏今遣長老
如智提舉王君治奉詔往彼夫和好之外無餘善

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此歸順即同去使
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識之故
詔示想宜知悉
後伏見院　正安元年己亥　元成宗大德三年
釋書一山傳曰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狙我西鄙
神靈勠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
我卿崇浮屠諭寧藩撫寧遏不得已駕艦著太宰
府正安元年也又釋子曇宋之台州人文永之間
觀光上邦住数祀而反是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
同三年　元大德五年

元史曰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
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光明院
暦應年中新建天龍寺由是有入元之舩必彼方
後至元五六年之間也自弘安四年至此五十八
九年也此間不可有兩國通信之使惟海舶往來
互不相拒今天龍舩亦然乎定不可有我國主及
將軍之書惟天龍化緣之義介按彼方碧岩火后
璨無文撰日本化緣疏又徑山火後無準作疏索
援於東福開山由是圓明丞相通巨材珍貨大方

已如此況此方乎不知此時舩幾艘耶天龍寺以
僧至本領一艘此事見于天龍開山寄一色之状
中
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
古記曰二月十四高麗使万户左右衛保勝中郎
將金龍撿校左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到著攝津
國福原兵庫嶋通書其畧曰海賊数多出自貴國
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
今十有餘歳海舶不通邊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
日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
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
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家以高麗回書授使者
應安六年癸丑大明洪武六年
凡官寄天台座主書曰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群
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既平邊境亦靖時
則游神内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
下三宗碩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于京之蔣山寺
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詣壇設
拜又勅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廟光燭天
夜雨五色之物状若珠璣時帝大悦天界白庵禪
師以吾宗耆宿而数召對經論称旨迺奏復凡官
爲天台教寺衆即推某主之盖前兩年皇帝凡三
命使于日本関西親王皆自納之于時以祖來入
朝稱賀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闡凡官教寺住持
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
今関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関禁非僧不通故欲
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号大
明改元洪武郷以詔來故悉阻於関西今密以我
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数寇我疆王宜禁之商
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脩好如初又
命曰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
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
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
之切於用者又恐至彼言語不通選関東禪僧之
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
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其詔通國使命佛
所戒也使無補于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其雖死
弗爲也今皇帝既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
不妄戒也勸人禁寇不盗戒也脩兩國之好使商
賈交通民安其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

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美命之、日以此
而不辭云、五月廿日命舟四明、五月至五島、五日
而抵博多、
右大明天寧寺住持仲猷譚祖闡、瓦官教寺長老
無逸譚克勤、奉使來、久寓筑紫、因瓦官寄日本天
台座主書中所述如此、先是三度遣使齎詔書來、
然關西不通之、故命瓦官天寧兩長老、直告來意
耳、太祖眷眷於日本、可觀也、
後小松院明徳三年壬申、答朝鮮書、（此以下二書絶海撰）
日本國相國美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

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
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諭以海寇
未息、兩國生釁、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壞教化、
實我君臣之所恥也、今將申命鎭西守臣、禁遏賊
船、放還俘虜、必當備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
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
事、以是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
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
明徳三年壬申十二月廿七
善隣國寶記卷之上終

善隣國寶記卷之中
應永五年諭朝鮮書
告諭大内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啣國命逾海
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今將歸國反
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比者九
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盡殲海島
殘寇以通往來舟舩而結兩國歡心也尓其勉之
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克全備彼方
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
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甚感感銅鐘巨者藥物

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停歯宜苦而人濟仁壽域
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愼勿
失墜
　應永五年八月日
應永八年
日本准三后某
上書
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
上邦某幸秉國鈞海内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
使肥冨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

様千帖扇百本屛風三双鎧一領筒丸一領劔十
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臺一箇捜尋海島漂寄
者幾許人還之焉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明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
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
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
王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他也所以牽天下同

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
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
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
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宝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
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弟軍國
叓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爲國敵愾非
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
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嗚
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懷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
江東於海外國惟王爲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

思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逋逃毋縱姦宄俾天下
以日本爲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
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懷
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

同九年

表日本國王臣源
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
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
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
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啓

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
垂旒深居
北闕之尊而
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
通事徐本元仰觀
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万斤馬腦大
小參拾貳塊計貳百斤金屏風三副槍壹千柄太
刀壹佰把鎧壹領匣硯一面并匣扇壹佰把爲此
謹具
表

聞臣源
年號　日　日本國王臣源

右應永八年以來兩國通信建文永樂兩朝來書數通見于左方然日本書表今纔得二通此表其一也表末不記年號蓋天倫一菴歸國日日本又令密堅中隨之行恐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製之訪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嘗謂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卅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菴行則謝

建文帝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即位天倫一菴爲前帝使纔入國耳不得反命於是堅中賀新主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爲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則此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唐書玉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中古

別有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總不書年號惟書甲子乎此兩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議者若國王通信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手近者大將軍爲利國故竊通書信大抵以僧爲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大外記清三位業忠近代傳學之士也與予從遊者三十餘年矣以向所謂年號及朝臣二字告之三位以爲是且記於此諭與日顧此事者云

同十年

大明書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仁昔者虞息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周室方興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襃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尚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以事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循承天地之仁堅事大之心亦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

永樂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同十一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回言王備息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爲可嘉自今王更宜戒戢其民使皆就農樂業王亦有

無窮之令名故勅

永樂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同十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躬天之意順物之情以爲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率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主天下凡海内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寧以遂其生即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識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款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懿

賦性聰明恵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邇之
聞非惟朕心所悦實乃天心所鑑肅賜印章申之
以誥命重之以褒錫比歳及今屡遣朝貢誠意益
至敬謹愈加寔能恭順上天下福爾王真可謂賢
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
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届王心寝寐
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爾夢於
王即所以監臨於王也皇考監臨即天之監臨也
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
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

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處島海寇出没刼掠海濱
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檝擒其
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
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如王者朕心喜
悦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刼掠之虞者王之
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乎
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光昭青史傳於不泯豈惟王
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
無窮之譽矣今遣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
懋厥息以副朕懐故諭

永樂四年正月十六日
同十四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
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災沴之虞
無飢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獸魚
鼈飛走蠕動跂行喙息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
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諄誨
諭欲其上順天心保䘏生靈惟王資性温淳敦厚
周慎恵和膚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歆
律己愛民而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秉罔違昔者

海寇攘竊肆虐邊隅彼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王
殄滅之以除蟊蠹王即發兵掩捕破其舟艦戮其
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海島
偷息鯨波魚蝦出没莫適其鄉舟楫猝不能及鋒
鏑猝不能加施之以恩不能以懐動之以威不能
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寝食四出追襲百計以
擒之茲焉遣使上表獻俘于庭詞意懇惻哀情溢
見朕覧讀再三甚深慰悦嘉歎不已王之忠誠可
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
海隅肅清居民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鷄豚狗彘擧

得其寧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
顧懷良切于中夫治天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
之心去災捍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熙皡功莫
大焉則天心怳鑒使享有無窮之福子子孫孫不
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脩身体道樂
善不倦昭令悳於東嶋播芳譽於中國垂光青史
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
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
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
必享有福祿永永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

寵賚用致朕嘉奬之意王懋膺隆替眷体朕至懷
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同十五年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祇膺大命統
御萬方体天地之仁衍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
敦敬天事大之悳重保王恤民之心則恩寵之隆
昭于無極斯帝王推勸之大公也故日本源道義

慈惠恭和聡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
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
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悳昭于遠邇自朕御
極以來忠敬之心愈隆職貢之禮有加無替遣奉
朝貢斯須不忘誓竭力殫心惟恐不及殄寇盜於海
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鷄犬得寧烽警不作
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
上遍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跡其有國以來未有如
王之盛何告終之奄及諒悼悳之難忘誓行易名
亘隆恤典今特賜謚曰恭獻於戲人以悳貴德以

謚顯國家之寵命人生之至榮王之生也賢周於
身昭於上下歿也義名揚於世流於無窮豈非光
明俊偉傑然丈夫哉靈若有知服茲嘉命

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同十五年

維永樂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
日甲午皇帝遣內官周全渝祭于故日本國王源
道義之靈曰惟王慈惠溫淑聰明特達持身有禮
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心敬
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

洽于國人賢息昭于遠邇自兹御極傾心歸向益虔職貢之禮有隆無替恭兼朝命斯須不替竭力殫心唯恐弗及用是殄寇盜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鷄犬得寧烽燧不作皆王之功也盖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盛者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沒訃音之至實切悼傷耿賢德之難忘悵中心其曷已雖然有生者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歿於天年而賢息之著騰於東藩揚於朝廷勲之青史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爲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

同年　鹿苑院殿

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訃音來聞朕深慟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益難爲懷并賜勅慰問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衰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

絹五百疋

麻布五百疋

永樂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同十六年　遣朝鮮書　巖中撰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

今年三月

貴朝專使至

所贈之物如數收之既

進達禮意之厚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六

先君即世

新主諒闇百務暫廢故修報頗緩令將命者濡滯加之久旱種不生公府寠窶賓館芻米冷僕當是時叨執樞府之吏何啻泚顏而已哉雖然

嗣君仁儉海内無吏兩邦通好不可渝前時異先是西鄙島夷無頼之徒泛海爲賊邑有擾

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刺牧固剿之若有犯者罪當族誅勿爲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略而爲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撿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創搆小刹佛宇僧房畧備而法寶闕焉伏聞

貴朝一大藏教鋟板流布儻憐陋邦之乏少賜臣

七千緡全備之藏則其恩其惠何日而忘之特遣
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恕貪求之罪以
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産或有
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
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爲國保重不宣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
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公閣下

稱光院應永二十六年　大明書
使臣呂淵去歲奉國命齎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
國公幹令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
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齎捧
勅書回京師續有本國日向州人駕船一隻裝硫
黃馬疋進貢回無國王文書不須今役蒙遣齎捧
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
今有忠信之言將爲賢太夫告恐重譯弗詳故筆
諸書付賢太夫王左右幸詳說之萬一
　永樂拾柒年柒月拾參日
余千戶郭千戶　通事周肇
　諭太明使者
同年
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
說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
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
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不詳肥官口辯之從
猥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
君尋亦殂落其易簀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絕外
國之通問孰違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歲
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之
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
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亦知而今之也豈有人主
而教民爲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逋逃亡
命或竄身於夐絕之海島時時出寇邊民者恐有
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數數說之
　應永廿六年七月廿日

同前
同君曰夫與鄰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所
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
說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諸神爲祟故以奔走精禱
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
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爲受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

所以招禍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今後無受外國使命曰垂誡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僧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以如上事諭使臣亦爲吊先君來故違誓而迎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歲使船重來亦使等特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特嶮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殲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

也遠聞是事必爲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爲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冦掠邊圉則逋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者之所爲也欲討竈藪颰遊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爲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若此之時則至已不亦休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應永二十九年　遣朝鮮書　此以下五通巖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勝定院殿）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嘘爽共惟神衛森嚴尊侯納倍萬之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也苟與其善頒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刹寶見付未足爲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惟希亟轄閣休式符真禱不宣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同三十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喜懼可言哉矧又祗領珍貺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隣好寧可秘惜聽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頒法寶以傳其利則豈非

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爲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塵瀆爲幸敢冀茂迎川至之祥郎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　答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圭籌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答書并別幅件件嘉貺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屡以違禮絕信爲辭不欲賫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爲禮唯脩隣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哉次將發專使中兌西堂奉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爲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

朝鮮國王李　祹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惠書獲審

動止康裕仍兼

嘉貺欣感殊深所

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

祖宗所傳不可從

命前書已盡惟

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

順序多福不宣

洪熙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　祹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遥久阻音耗想神物撝衛慶源川增茲者叨効舊恩輙有一瀆吾州伊豆州泰嶽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隣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賓法師思其欽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於東方元師元師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鎮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

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洽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
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乞茂迎五福
式副悃祈不宜
應永戊申三月日
（後花園院）永享四年遣唐表
天啓大明萬邦悉被光貢海無驚浪中國茲占泰
平凡在率濱孰不惟頼　欽惟
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乂安勛華繼体從
晋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苑不入固緣常邑
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旧典是以謹使某人仰

觀國光伏獻方物爲是謹具表
同五年　大明諭日本使
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寔通佛氏之旨曉達
君臣之義在彼境内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
命遠涉海波來修朝貢達其王敬
天之懷數其王克天之心言詞有章進止有禮從
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録司右覺義之職俾
歸本國住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闡宗風益堅
至誠用副嘉獎欽哉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

同年　大明書
（普光院）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
朕祗奉
天命嗣
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
天惟
祖宗之心体而行之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
内海外凡日月所照臨之處慕義歸化悉順悉臣
今者王遣使道淵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敬
天克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表率禮義我

國家肇造區宇恭修職貢未嘗或怠逮爾父王道
義克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貫于金石是以
皇祖天恩滂加亦超越衆等載在國史永永光華
爾父既沒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國克獨
能持忠孝之志脩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
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意者
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息益勤弗懈將福祿
之臻豈可量哉茲遣正使内官雷春副使内使裴
寬王甫原鴻臚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齎勅往諭

并賜王綵幣等物以示嘉悅之意王其勉之欽之
用副朕懷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同六年遣唐表　大明宣德九年甲寅　惟肖製之

寶隣脩好所以愧乗韋惟先漠量包荒何嘗雜佩以
報爭覩使者光釆則知官儀中興所陌竦瞻山川
增重中謝共惟
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
孰不與起於盛際叓大誠仍旧貫權宜要在更張
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

而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同八年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
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
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國東藩
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
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官
等奉表來朝并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
祖宗太寶期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矧王篤於叓
天良可嘉尚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綵幣以

答王意王其欽崇
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藩邦以副朕望故諭

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同十一年

朝鮮國王李　裪　奉書
日本國殿下
孟秋猶熱想
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
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
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

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
幅切希留納惟冀
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柒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　裪

同十二年　答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教　奉復　普廣院殿
朝鮮國王殿下
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一忘忘實如晤對況異産
多色荷恩惟重陋邦世修

隣好思仰之情無可無之然國歩多艱不遑安訊
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虞洗可小康爰煩
慶賀攸感倍恒菲薄方物見于別録聊表謝悃耳
伏希
采納仲春尚寒
若時保嗇
龍集庚申春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　義教
彩畫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大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捌拾支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支
紅漆黒漆雜色木楄貳箇
整
寶德三年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
君出於
中國木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験於常
執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鴈之遠信伏以
大明
皇帝陛下化乎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氷天西
月窟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
天下之所庇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美先志紹知
陋邦字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缺職貢見
愬爲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爲專使以償芳貞
爲綱司奉問
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顒蒙
嘉納仰荷
鴻庥謹奉
表以
聞臣源義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泰二年歳次辛未秋八月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
成

享德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成惟王聰明賢達敬
天事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恭承
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
齎捧表文并以方物來貢　見王之勤誠茲因
使回特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

王共体朕至懷故諭
景泰五年正月初九日
右寶德三年辛未遣使於大明時報書也此時無
別幅所成方物皆記于斯書末今分置于下卷請
別幅中

康正二年丙子
慈照院殿
日本國義政端肅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斂浪實無任欣荷
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惠光藏
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慶悰伏幸徹高明之聽此年

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惆瞻仰之私仍告吾
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為祈福之靈場也
所遣嵩密二西堂隸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
志茲行得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便獲大王
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收録惟年春燠
摽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
藏經并諸色貨皆捆載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
賜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賫不腆之土宜
以修隣好萬萬寬恕事我國行人先是於
大明國事頗不軌然而
聖恩寬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日以加囚禁來歲
必驛專於
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閑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
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弃焉伏聞
上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為我先容
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幸甚所
對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寬正元年庚辰
朝鮮國王李瑈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得
書兼承
厚貺為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
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茲非慎重交隣不能爾也
朝貢
上國事已為
王

奏達不腆幣産謹付回价聊布謝悰
領納爲幸餘冀
順序保嗇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國主李瑈

同二年　朝鮮書
朝鮮國主李瑈奉書
日本國殿下
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隣好自寡人即位歲
遣信使益致款勤禮宜報聘肆於年前冬拾月遣

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護軍李宗實
齎大藏經一部法華經貳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
拾注家解二部圓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
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貳部證道歌
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
高峯禪要二部飜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
宜小鍾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伍部磬子伍事
石燈盞伍事鞍子一面諸緣具黑細麻布二拾匹
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綿紬二拾匹
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猠皮

座子一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
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席一拾
張松子肆伯觔清蜜伍斗表忱
備
貴使秀彌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
何處副使船則泛沒唯
貴使舡得脫泊對馬島遣其舡主與三郎報云書
契與禮物俱失茲用心惻聊達事由儻
漂舡獲到
貴境惟望

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留涯岸亦
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
行訪尋萬一偶泊存活
刷還爲幸餘冀
爲國珍嗇
天順肆年三月二十捌日
朝鮮國主李瑈
寛正六年乙酉　遣大明書
黄河北流一清以生
上聖白日西照拜中以發

瑞溪和尚製之

皇明既
寔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
德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
威加四方
重熙累洽誕
膺昌期合慶同歡覃
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隸
版圖中咫尺
天顏猶如在

輦轂下茲遣專使清啓長老謹捧方物親趨
闕庭伏望
寬容曲
賜省察謹
表以
聞

右寬正五年甲申二月十六日蔭凉軒真蘂西堂
來傳可製大明信書之公命且曰永享年中兩回
遣使大明皆惟肖和尚製表今其例也予曰老來
拋筆硯久矣矧惟肖例非擬倫乎彼此非予所堪
雖然公命既降不得已爾同年六月蔭凉使者集
藏首座來曰大明正使近日當赴筑紫請賜表草
以淨書便付之去近商船自高麗回者曰大明正
統主復即位蓋此王獵遊深入胡國境爲之所留
久不得還故其兄即位景泰主是也爾後歸還正
統主同在北京今景泰主崩其太子早世次子太

幼是以正統主重即位改元天順云云故表中有白
日再中之語日再中見于漢郊祀志又李白詩曰
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言玄宗肅宗再入都爾
凡遜位之君再登寶祚則除唐中宗叡宗太元文
宗之外不見于史焉文選運命論曰黄河清而聖
人生注云黄河千年一清予以言大明創業際于
聖人千年之運按元史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大
明高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同二十一年
庚子十一月黄河清三日同二十七年元亡則河
清豈非大明之應耶所謂河一清日再中遠頌高

祖德述記今王實而已然此外少寓微意凡河出於西而歸于北似有朝宗之心日出於東而臨于彼豈非光被之義耶李白詩曰黄河走東溟又曰黄河落天走東海彼方指此方爲東海予取於此也又此國既號日本又曰日域曰日東則以日屬于我國未爲誣乎永享六年惟肖所製表曰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此述海上渺瀰之境然兩國上下不可定之意在于言外乎凡古人言外寓意者多矣東坡遥知叔孫子遠致魯諸生之句含不致二人之意山谷我詩

似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之句含楚雖大不列于十五國風中之意以上二詩之意共見于后人評又陸雲入洛王武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曰呉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塩豉後來陸放翁曰蓴菜宜豉所謂未下塩豉者言下塩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蓴羹之美爾予謂魏呉蜀鼎峙之世各有相爭之心今王武子陸士龍問荅亦尚有昔時之意也未下塩豉之語此亦含下塩豉則非羊酪可敵之意也由是觀之則惟肖上下之語有以哉予黄河自白之語亦

効顰耳既而又聞景泰主崩後正統主子即位改元天順非正統主重祚也然則日再中之語無乃相違乎但言正統主歸國亦可乎今王其子也述父主事耳矧李白兩句再中兼言玄宗再入都之謂也予先是撰善隣國寳記畧載兩國往來書然此表未在記中蓋表辞若有如隋帝不悦者則使者亦不能達命此表同無用也何似焚草哉然正使天與既歸朝惟阻兵未得入京故追係之於製表之年也

文正元年丙戌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遥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須必賜

愈荅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名曰藥師比年隨壞風震雨淩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産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

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融圓副使宗禮等達諭其意儻得

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耶所

謂瑠璃亦善隣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別幅仲
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龍集丙戌春二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二年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弊邑多難支干軍旅百邑未復旧貫故無遑
修隣好匪慢也茲來
殿下蚤奉天休新踐寶祚不廻恩加封内刹亦驩
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藏主特述馳賀之忱兼
謝間闊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
請今後以此爲信不腆土宜具于別幅采納惟幸
仲秋稍涼以時保嗇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四年壬辰遣朝鮮國書　横川製之

日本國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庚寅歲弊邑特遣專使蓋賀

新祚也今年八月使還
報書慇懃嘉貺多之無任感荷之至茲來前年屬
弊邑艱虞號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
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爲也必加囚禁
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爲驗可也又
來物色所求珍貨
上國無之更煩搜索何賜過焉抑弊邑有山曰高
野高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毘首羯
磨所造也主院事者告曰比年堂宇敝傾上漏下
濕未柰之何苟無
上國之助安得復旧貫哉故今差釋氏正球首座
進諭情實其使百廢之地變成十萬億樂土在斯
一舉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耶不腆土宜具于別
幅切希采納不宣
龍集壬辰冬十月三日
日本國源義政　印也

奉　書
朝鮮國王殿下
日本國源義政　印也
謹封

別幅
高麗書無可漏子直封其書耳此書一十六行

裝金屛風貳張
絲畫扇貳佰把
長刀壹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七十隻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隻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　壹箇
酒盎　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 印也

文明六年甲午　遣朝鮮國書　横川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兩國往來不絶交修隣好莫勝感幸之至抑
壬辰載所遣使者尚留滯上國日夜望其歸安否
如何萬萬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大
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
事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爲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
況其餘乎但得使歸國耳今又以事遣通信
大明賴有

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爲驗或不諭事者置我於嫌
疑之地耶竊羨上國之於大明也封域連接聘
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上國之賜孰
加焉故以土官性春爲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
懇求焉
仁采納季秋霜冷若時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日

文明七年乙未遣大明表　横川製之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慈照院殿也 上表
大明皇帝陛下
日照天臨
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
元化爰及四方
華夏蠻貊歸
仁草木虫魚遂性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睿智慈仁
皇家一統車書攸同弊邑多虞鼓角未息
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
洛邑天地之中心馳
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捧方

物既蒙寵光、翼推丹衷曲賜
素察。謹表以
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成化拾壹年乙未秋捌月廿八日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日本國王印

上　表
大明皇帝陛下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日本國王印也
謹表

別幅　自別幅兩字到洛一字同幅書之
馬陸疋
硫黄壹万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散金鞘柄太刀貳把

貼金屏風參副　黒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搶壹千佰把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共計
成化五年伏奉
制書特
頒今填勘合并底簿等物
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

謂給賜等件件皆爲盜賊所剽奪、只得使者生還
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勘合、請[illegible]
照驗也。今後濫行令填勘合者、必[illegible]
死。抑銅錢經乱散失、公庫索然、土瘠民貧、何以[illegible]
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火、[illegible]
一奏也。弊邑所須二物、爲急謹録奏上。伏望俞容
書目列于左方
佛祖統記全部　三寶感應録全部
教乘法數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賓退録全部　兎園策全部

遯齋閑覧全部　類説全部
百川學海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石湖集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
禮部
成化拾壹年捌月廿八日 日本國王印也　日本國
咨大字書之
予按國史、聖德太子攝推古政、始通信於隋朝。太

子見隋書曰此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稱倭皇
皇字有禮遂製報書有東皇帝敬白西皇帝之語
又有謹白不具之語蓋太子不欲臣服又不欲絶
好其意可觀也厥後桓武天皇朝屢有遣唐使如
弘法傳教皆隨國使入大唐此時恐無天子書而
惟使者以通交諭來意乎至于鳥羽院代大宋國
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通書因命諸儒議之終無
報書矣然耶平氏重盛施黃金於育王源氏實朝
求佛牙於能仁平氏時宗請建長住持於明州牧
亦皆非兩國王相通也由是觀之推古以來東皇

西皇抗行之義于今惟同焉元朝令蒙古軍來侵
我西鄙戰不利而退矣大明太祖老皇帝屢遣使
者賚詔書來告開國建大明號而太宰府不聞于
朝使者不得入京師而歸矣老皇帝知吾國王臣
者信佛法密命天寧禪寺住持闡仲猷瓦官教寺
住持勤無逸來諭通好當知唐宋時吾國未聽命
也應永初筑紫商客肥富自大明歸陳兩國通信
之利於是太將軍源朝臣義滿（鹿苑院殿也）使以肥富為使者
始通信書獻方物故太明建文帝遣禪教長老天
倫一菴來將軍又遣宗臣堅中隨天倫一菴行船未

達大明而建文帝內難叔父燕王即位改元永樂
堅中能通使命而歸從此連年兩國使者往來至
憧今所謂勘合者蓋符信也此永樂以後之式爾
九州海濱以賊為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
大明剽掠瀕海郡縣是以不持日本書及勘合者
則堅防不入此惟彼方防賊之計也曰
古兩國商船來者往者相望於海上故為佛氏者
大則行化唱道之師小則遊方求法之士各遂其
志元朝絶信之際尚爾況其餘乎有勘合以來使
船之外決無往來可恨哉

文明二年龍集庚寅臘月二十三日卧雲八十翁
瑞谿周鳳書于善隣國寶記後

善隣國寶記卷之中終

善隣國寶記卷之下

別幅

皇帝頒賜

日本國王

白金貳百兩　粧花絨綿四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細花緑一匹　細花紅貳匹

紵絲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乙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澤緑乙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緑四匹　晴細花緑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素青三匹　素紅二匹　素緑三匹

羅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緑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緑一匹　素紅五匹

素藍三匹　素青三匹　素柳緑二匹

素柳青一匹　素砂緑一匹　素茶褐一匹

紗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澤青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緑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緑一匹　晴花骨朶雲紅一匹

晴花骨朶雲青二匹　晴花骨朶雲藍二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一匹　晴花骨朶雲緑二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緑一匹

素緑一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彩絹二十匹

緑七匹　紅七匹　藍六匹

王妃

白金壹百兩　粧花絨錦二匹　細花紅一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紵絲十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紅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晴細花緑一匹

素青一匹　素紅二匹　素緑一匹

羅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

素藍二匹　素紅二匹　素青一匹　素柳一匹

紗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緑一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暗花骨朶雲藍一匹　暗花骨朶雲青一匹
素紅二匹
彩絹十匹
紅三匹　緑四匹　藍三匹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并王妃
硃紅漆彩粧戧金轎一乘
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紵絲坐褥一个
脚踏褥一个

硃紅漆戧金交椅一對
大紅織金紵絲褥二个　脚踏褥二个
硃紅漆戧金交床二把
大紅心青邊織金紵絲坐褥二个
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二把
渾織金紵絲十匹
大紅骨朶連雲一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靈芝骨朶雲一匹　翠藍鸂鶒連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朶雲一匹
土色骨朶連雲一匹　深青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柏枝緑香草寶相一匹
黒緑靈芝骨朶雲一匹
渾織金羅拾匹
大紅骨朶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骨朶雲一匹
深青鸂鶒連雲一匹　深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深青纏枝金蓮一匹　藍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藍青八寶飄脚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朶雲一匹
柏枝緑香草寶相一匹
渾織金紗拾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雲一匹

黒緑八寶雲一匹　黒緑鸂鶒連雲一匹
黒緑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鸂鶒連雲一匹　明緑鸂鶒連雲一匹
綵絹參百匹
大紅參拾匹　深桃紅參拾伍匹　淺桃紅參拾伍匹
青壹百匹　木紫壹百匹
銀盂等器貳拾件
銀盂貳面　銀酒壺貳箇　銀茶瓶貳箇　銀漱口盂貳箇　銀酒盂貳箇　銀茶匙拾貳把　銀匙貳把
各色絲綵綉圈金各樣花鏡袋拾箇

大紅花壹箇黒緑茶花壹箇黒緑肆季花貳箇硃紅
紅漆戧金寶相花摺疊面盆架貳座鍍金事件全
古銅点金斑花瓶貳對古銅点金斑香爐貳箇象
牙彫茘枝鳥木捍簽合子貳箇香児壹百个　硃紅
漆戧金梳貳拾个褁全黒漆戧金梳貳拾箇褁全
魫灯籠肆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貳拾笏
青廣信紙伍百張　兎毫筆参百枝
各様牋紙壹百枚　深銀紅色拾張
柳黄色拾張　粉紅色拾張
山各色拾張　蜜褐色拾張

鷹背褐色拾張　藕絲褐色拾張
葱白色拾張　白粉色拾張
牋拾張　蛇皮伍拾張
猿皮壹百張　兎皮伍拾張
熊皮参拾張　豹皮参拾張
苓香拾箱毎箱伍拾片共伍百斤
鸚哥貳拾箇
宣德捌年陸月拾壹日
日本國今塡本字壹號勘合壹道爲
恩賚宣德捌年陸月初拾日准

禮部日字壹號勘合咨文該
欽差内官雷春等齎捧
誥命并給賜等物勘合底簿欽遵逐壹照數收領
外今差正使恩表并進貢方物開坐須到咨者
今開
壹謙
恩表文壹通　齎繳永樂年號本字勘合伍拾柒道
同日字勘合壹百道底簿壹扇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　撒金鞘太刀貳把
硫黄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金屏風参副

鎗壹百柄　黒漆鞘柄太刀壹百把　長刀壹百
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百把
壹差去正使壹員
右咨
禮部
宣德玖年捌月貳拾参日
咨
皇帝頒賜
日本國王
銀貳百兩　粧花絨綿　紵花紅壹匹

毬紋花青貳匹　毬紋花紅壹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匹
織金胸背白繹青壹箇　織金胸背白繹緑壹匹
織金胸背白繹紅壹箇　晴花青壹个
晴花緑壹箇　晴花紅一个　素青參个
青緑陸箇　素紅參个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个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緑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个

織金胸背獅子緑一箇　晴花紅參箇
晴花青三匹　晴花緑三匹　晴花藍三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素緑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貳匹
織金胸背麒麟緑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素緑三匹　素藍三匹　素紅肆匹　素青肆匹
彩絹紅柒匹　緑陸匹　藍柒匹
土妃
銀壹百兩　粧花絨綿　如意葵花緑一匹

毬紋寶相花青一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白擇紅一匹
素青貳匹　素緑肆匹　素紅貳匹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緑一匹
晴花藍一匹　晴花青二匹　素青一匹
素紅一匹　素匹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緑一匹

素青貳匹　素紅一匹　素緑貳匹
素藍壹匹
正統元年貳月初肆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清號勘合壹道為朝
貢差今將本船裝載方物并人員姓名開坐于后須
到洛者今開
壹衣文壹道
貢獻方物
壹馬貳拾匹　撒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黄壹萬斤　馬腦
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黒漆鞘柄太刀壹百把　槍

壹百柄長刀壹百柄鎧壹領硯壹面并匣扇壹百
把
壹專使壹員
綱司　居座　從僧　土官　通事　從人
船頭壹名　水夫
右咨
禮部
景泰貳年捌月日
咨
皇帝給賜日本國王

銀貳百兩　絨綿龜勝團花大紅壹匹
寶相花大紅壹匹　毬紋花深壹匹　細花柳黄
壹匹
紵絲
晴花骨朶雲青貳匹　晴花骨朶雲黒緑貳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貳个　晴花骨八寶柳青貳匹
晴花骨朶雲八寶青貳个　晴細花柳青貳匹
晴細花淺桃紅壹箇　晴細花柏枝緑貳匹
晴細花深桃紅壹个　素丹礬紅貳个
素深青貳个　青黒緑壹箇

緑絹　藍柒箇　紅柒箇　緑拾箇
紗
晴花骨朶雲藍肆箇　晴花骨朶雲深青貳个
晴花骨朶雲深紫紅壹箇　晴花骨朶雲明緑貳
个
晴花骨朶雲八寶黒緑壹箇
晴花骨朶雲黒緑壹箇　晴細花深青壹箇
晴細花柏枝緑壹箇　素深青叁箇
素黒緑叁箇
羅　太紅貳箇　黒緑肆箇　深青肆箇

柳青叁箇鸚哥緑壹箇　紗緑肆箇
深紫紅貳箇
王妃
銀壹百兩　絨綿龜勝團花深青壹匹
牡丹花丹礬紅壹箇
紵絲　晴花骨朶雲柳青壹箇　晴花骨朶雲青一
箇　晴細花丹礬紅叁箇　晴細花藍貳箇
素官緑貳箇　素丹礬紅貳箇
綵絹緑叁箇　藍壹箇　紅叁箇
紗晴花骨朶雲藍青貳箇　晴花骨朶雲深青壹箇

睛花骨朶雲黒緑壹箇　睛花細夯青壹箇
睛細花明緑壹箇　素淥青壹箇　素黒緑壹个
羅大紅貳箇　柳青貳个　黒緑貳箇　柏枝壹箇
深貴壹箇
奏討
古銅大香爐貳箇共重壹千貳百肆拾斤
古銅小香爐壹箇重淥拾伍斤
黄銅方香爐壹箇重貳拾壹斤　黄銅花瓶壹對
共重肆拾淥斤　黄銅磬壹口重壹拾伍斤
鐃鈸貳双共重參拾參斤

黄銅花亀鶴壹對重參拾壹斤
景泰伍年正月初玖日
壹百號勘合底簿壹扇付本國差來專使允澎等
齎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内
欽定事理欽遵收掌書塡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
毋得濫將硫黄壹槩報作附搭之數其正貢硫黄
亦不得過參萬斤及差來人員務要擇其端謹識
達大体執守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領去未
塡勘合并底簿順便差人齎繳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日本國
景泰伍年貳月十八日對同都吏李恭
咨　一　〓　一　丘
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
道齎繳還納書籍銅錢仰之
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
奏達以滿所欲書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銅
錢近無此舉故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
教乗法數全部　三寶感應録全部
賓退録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兎園策全部　史韻全部
歌詩押韻全部　誠齋集全部
張浮休畫墁集全部　遯齋閑覧全部
石湖集全部　類説全部
揮麈録全部附後録十一局第三録三局餘録一
局百川學海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
禮部
天順捌年捌月十三日
遣大明表　文明十五年癸卯

日本國王臣　義政言
皇天后土齊歸
中花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麥之頌丕美
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　欽惟
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
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
恩憂在蕭牆有稽朝貢而
太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
日邊始終一節茲遣專使周瑋長老伏捧方物覲
趨闕庭仰望

聖慈曲
察哀懇謹表以
聞　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王臣義政
別幅
馬肆疋　撒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黃壹万斤　碼碯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鎗壹佰柄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計
成化十四年
勅書并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甚感荷之至抑弊邑
久罹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
民今差使者入
朝所求在此耳
聖恩廣大願得壹拾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
謹錄奏上俞容惟望

右　咨
禮　部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臣源義政
遣朝鮮書　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多阻不克以時聘問
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鋟板以行苟有所欲
必求之
上國為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

寺迺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爲欽典矣掌寺
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等
堅首座等詣諭其意儻得領七千藏以如願則所
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稛載而歸善隣之寶莫
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仲秋漸涼
若時
保重万福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善隣國寶記卷之下終

以善隣國寶記梓成或人携來徵予
跋焉予云
瑞溪禪師自製之跋爲此書源委足哉
時有傳彙數說云不繫其事於某年
某月何哉予云其之細事不足記矣此
編只記隣好來往之際而已若要予
審之詳則歷代有國史並因其前隆
無此書可歟若云若史國史等偏帙陋
難究讀者不伸以易周覽不若此書之
簡且要矣粗載取予崖略而以過取
十紙者不便檢閱哉亭之又指五帝
三皇之書火于秦氏之家又偶周孫福之

觀光上國而孔子全經猶存乎
日本爾後雜記於唐宋元明之書邑
本朝然有而非細事宜大之特書以
傳之不磨今此書謂東瀛廢不振
則何哉答云嗚呼萬物之產何其無
我雅無諸汝曾讀
禪師行狀云凡無書不讀之且無不
鈔纂之名割補集無慮二百卷撮
大藏七千卷之要以作七卷則廢收
於鈔之書之可傳者哉然又此件
則何哉想是際　禪師之在日而歟
集未流傳東歟折又藏之公庫以不

散民間今已否則出遺漏　稗史之書網
羅凡今學者觀殘書已以厚責人家
況復生晩學之者勤待董攀於記
西王經存乎　本朝之證以前或人
之藏云爾

欧陽公日本刀歌云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載于文忠公全集卷十五今畧始末）
文獻通考及琅琊代醉篇等載之皆原于刀歌且夫呉郡都穆聽雨紀談云
朱氏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

感之非朱子意也或人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欧陽公日本刀詩則知外國真有其本欧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耶

丁酉之春三月上澣
西山塞子闕人書

松下見林　編

異稱日本傳

元禄六年（一六九三）浪華北御堂前崇文軒刻本

據元禄六年（一六九三）浪華
北御堂前崇文軒刻本影印

異稱日本傳序

粤若稽　大日本國者　神靈所扶自開闢　神聖出而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土貽統傑於百派千流朝宗之中中華以爲禮義之國質直有

雅風吳敗姬氏來奔秦暴徐福逃入至若任那斯盧屈膝魯侯赤帝之後莫不依歸此豈得非神道文明有仁民愛物之政哉然質文衰盛不能無殊故異邦之書隨時志我

方宜美惡居多咎　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往往引以備參考余亦竊比以三餘之暇常閲載籍其間得我遺事則集録之而諸書之所述是非混淆虛實紛糅不知而作者

有之豈可盡信乎當主我國記徵之而論辯取舍則可也於是不自揆加今按釋同異正嫌疑有餘義則必兼注之分爲上中下三卷上卷集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五季宋

元書中卷集明書下卷集斯盧書名曰異稱日本傳異稱者取諸異邦之人稱之之語也考索不該洽未必集成惟爲同志艱於考據不能正妄謬者述之而已矣

元祿戊辰九月己亥

西峰散人自序

異稱日本傳上之一　引用書目

山海經　今按中引釋日本紀纂疏論語尚書本朝文粹

史記

後漢書　今按中引舊事本紀日本書紀萬葉集古語拾遺蕉堅藁熊野記等

論衡

魏志　今按中引延喜式類聚三代格

吳志　今按中引風土記源氏物語等

晉書　今按中引新撰姓氏錄政事要略御藥令緣起史記蕉了子抄惠命院僧正記神皇正統記

續博物志

宋書

南齊書

南史

北史　今按中引公式令三代實錄

梁書

文選

述異記　今按中引神異經

玉篇

隋書

新唐書　今按中引續日本紀東征傳日本後紀紳鏡抄東海一漚集空海廣傳性靈集朝野群載續日本後紀類聚國史令集解等

異稱日本傳卷上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山海經卷第十二海內北經

南倭北倭屬燕晉郭璞註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今按王充論衡曰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觀此則山海經者益之所作堯時之書也山海經有倭名則倭名舊矣凡異邦人以我朝名倭此爲權輿乎然據我舊記則倭名爲起於漢時矣卜部兼方日本書紀釋曰弘仁私記序曰日本古者謂之倭國但倭義未詳或云取我之音漢人所名之字也我唯此日語伽藤原兼良日本書紀纂疏曰舊說吾邦之人初入漢漢人問謂汝國名如何吾荅曰謂吾國耶漢人即取吾字之和訓命之曰倭見林以漢朝人言語不通不曉我朝人謂吾國耶之意不能再問訛稱倭也日本仲哀天皇崩神功皇后攝政而征三韓漢晉人能知之故曰以女爲主蓋倭字从委委从女从人乃以女爲主之義而以所訛聞之禾爲音也以一時事爲國號者非是或國人倭作和音義同南倭北倭者日本自逵東則南也自吳越則北也故曰南倭曰北倭屬燕者非也帶方今會稽郡名今八閩地方露紒禮也見尊長取笠及巾猶烏蒙夷人相見去帽雲南尋甸軍民拄笠背之類衣服無針功魏志曰男子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故謂衣服無針功歟然我有針功諸州作鉞如妙木路針以便于女功以丹朱塗身婦人塗燕脂爲面飾之[illegible]燕脂我國自古有之未聞以丹朱塗身但我神代兄火酢芹命知弟火折尊德欲自伏辜而弟有愠色不與共言於是兄著犢鼻以赭塗掌塗面告其弟曰吾汚身如此永爲汝俳優者事詳見日本書紀郭氏傳聞此事訛云爾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後漢書曰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正此意也然此亦非定事傳聞之訛也日本國號古來甚多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曰秋津洲曰日本國曰浦安國曰細戈千足國曰磯輪上秀眞國曰玉牆內國曰虛空見日本國此我朝神聖之所名也曰倭國曰倭面國曰倭人國曰耶馬臺國曰姬氏國曰扶桑國曰君子國此異邦之所稱也君子之號本于論語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范曄以爲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朱熹意與此不同云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我三善清行雖以九夷爲日本事見文明淳本清以日本爲九夷之一然則九夷獨不可爲日本事且從朱熹說則孔子語非貴九夷之義由是言之不可以此爲日實也況山海經並舉倭君子之國則倭與君子之國相異明甚曰大荒東經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註亦使虎豹好謙讓也如衣冠帶劍好謙讓雖似我國風而我國無使虎豹後漢書曰無虎豹是也

史記卷之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卷之一百一十八淮南王安傳

答秦絶先王之道云云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今按太史公所說如此而本紀曰徐市列傳曰徐福其名不同云爲亦異其所止惟言平原廣澤不言地名後漢書以爲夷洲澶洲北史及隋書以秦王國爲夷洲云不能明也圖書編別載徐福島然義楚六帖歐陽全集太平御覽蘿山集世法録等書指爲日本之地而此日本傳引義楚六帖等故舉其所因徧王字非也徐福來于我爲氓詳見後漢書今按見林亦謂日本者神國也徐福曰海中大神似能言日本風又推古天皇上隋帝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西皇帝者蓋本于西皇之語也

後漢書一百一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劉攽曰使驛按當作譯況已見上）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惟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切）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

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狗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奚切）。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又卷第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

又卷第九十鮮卑傳。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今按。邪馬臺國。大和國也。古謂大養德國。所謂倭奴國也。邪馬臺。大和和訓也。自神武天皇至光仁天皇都大和國。處處范曄記我風俗是非混淆。無牛馬者非也。神代既有牛馬。出舊事本紀日本書紀。無虎豹者是也。羊鵲鷄皆有之。灼骨以卜者。灼鹿肩骨以卜也。名太占。或曰有燒肩卜。萬葉集歌曰。武藏野尓卜部肩燒間尓毛不所告加名卜尓出尓計利。謂此也。亦以鵄骨卜。見古語拾遺。光武中元二年。當此土垂仁天皇八十六年。檢我國史。無奉貢朝賀事。倭國之極南界者。范氏以大和國為我國之極南界。非也。紀伊國。土佐國。薩摩國等。當為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當景行天皇三十七年。玉海卷一百五十二。永初元年下有冬十月三字。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者。景行天皇御諱大足彥忍代別。所謂帥升等者訛稱也。檢我國史。無獻生口及請見事。日本紀曰。景行天皇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天皇詔日本武尊平之。日本武尊受命征東夷。東夷悉平。以所俘蝦夷等獻於神宮。所獻神宮蝦夷等晝夜喧嘩。出入無禮。時倭姬命曰。是

蝦夷等不可近就於神宮。則進上於朝廷。仍令安置御諸山傍。未經幾時。悉伐神山樹。叫呼隣里而脅人民。天皇聞之。詔群卿曰。其置神山傍之蝦夷。是本有獸心。難住中國。故隨其情願。令班邦畿之外。是乃播磨。讚岐。伊豫。安藝。阿波。凡五國佐伯部之祖也。恐當斯時亦獻蝦夷於漢乎。然日本紀不引後漢書。則不可附會也。見非自謁之義。蓋顧漢帝見此生口也。孝德天皇時以蝦夷示唐天子之意與。然古代事不可以臆見論之也。靈帝光和元年。當成務天皇四十八年。檀石槐事。檢我國史無之。檀石槐。東胡人也。蓋此時蝦夷之地防禦不備。故異類來侵邊境。若其然也。其後海防甚嚴。霜威肅清。雖蒙古之大軍。不能上陸。終蓋溺死海中。卑彌呼者。神功皇后御名氣長足姬尊。故訛云

然況疇不知我國事多傳聞之訛其失出自陳壽説見
下所引魏志中他則且置焉所謂以妖惑衆者慢神也壽
疇豈知我國是神國乎況神功皇后之神靈天神地祇助
之以得三韓非凡夫私智所窺測也謹按日本書紀曰仲
哀天皇時熊襲叛不朝貢天皇親伐之有神降教伐新羅
國天皇不用神言而崩神功皇后傷之解罪改過欲知神
名逮于七日七夜神降告名乃祭之然後令吉備臣祖鴨
別擊熊襲未浹辰自服皇后蒙神祇之靈藉群臣之助興
師西征特海中大魚浮扶船大風順吹不勞艣楫便到新
羅隨船潮浪遠逮國中新羅王大恐曰新羅建以來未嘗
聞海水浸國若天運盡國為海乎言未訖船師滿海旌旗
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震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

本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拒乎乃面縛降於王船
之前皇后解其縛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
高麗王百濟王聞新羅降於日本國審伺其軍勢乃知不
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曰自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
皇后歸自新羅攝政立譽田別皇子為皇太子觀此則知
皇后之神靈而壽疇之失自破矣夷洲澶洲皆指日本海
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
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近沙門絶海入明太祖
皇帝名見指日本圖顧問海邦遺跡敎賦熊野詩海詩曰
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艸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
里好風須早歸御製賜和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
也應肥當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見蕉堅藁所

謂徐福祠者謂蓬萊山祠也此祠居熊野大[illegible]現[illegible]大
權現者神代所[illegible]國史式條[illegible]也徐福[illegible]國之先
來止脱於虎豹之秦死為神在熊野三山之間亦匪真人
也或曰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
篇今猶存劉氏引原始秘書曰日本之學始於徐福然則
其德可稱之而為始我則不信也

論衡卷第八儒增篇　漢　會稽　王充　著

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艸

又卷第十九恢國篇

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

又卷第五異虛篇

暢艸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

又卷第十三超奇篇

鬯草獻於倭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

今按周成王之時當此土鸕鷀草葺不合尊之代鬯古暢
字香草也祭祀酒和灌地達其氣於高遠以降神我朝者
神國也事神之禮至矣按周以此草非偶然嗚呼虎狼之
秦不能得不死之藥周得此草其德廣被也周公佐成王
天下太平我亦神代河出圖之時乎我國人初學者益自
此始焉其按暢草雖無贅我記仲任不誣矣

魏志卷三十倭人傳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絶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戸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戸濱山海居艸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戸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戸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戸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戸自女王國以北其戸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巳百支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

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横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髪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

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眞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枏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猴黒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歳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戸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戸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

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艸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

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裴松之集註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

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幷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𤝔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三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

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今按景初正始魏明帝年號當我朝神功皇后之時邪馬壹之壹當作臺景初二年二據日本書紀當作三國名官名人名多不可曉女王男王不和者言忍熊王反逆事見日本書紀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與我舊記合按延喜諸陵式曰狹城盾列池上陵磐余稚櫻宮御宇神功皇后在大和國添下郡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二町守戶五烟是也殉葬者奴婢百餘人者非也垂仁天皇之時永禁殉葬詳見日本書紀類聚三代格據此言之則神功皇后崩時豈有

殉葬乎宗女壹與事無稽之言也神功皇后無皇女崩後
皇太子即位應神天皇是也在位四十一年天下文明民
到于今蒙其澤何國中不服之有大抵傳聞之訛居多日
本書紀引魏志取二三策而已

吳志　卷二　　前人

孫權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
海求夷洲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
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
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
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今按吳孫權黃龍二年當我神功皇后三十年明太祖以
權伐夷洲爲伐日本事見御製文集故表出于此然日本
書紀不引之
或問曰據後漢書則夷洲澶洲在會稽海外爲徐福所止
之地以二洲雖列于倭下然我舊記無此洲名則似非倭
地也吾子前以爲我海島今亦引吳志者何謂也荅曰二
洲名雖無所見諸書多謂徐福來于日本則以二洲爲日
本地可也參考前後則其義盡矣
又曰我通中國漢時爲始文字亦興然王充以爲周時通
此說似有理見我國史神武天皇以後記年月日時分明
由是觀之蓋我通中國在神代之末至神武天皇通曉文
字及應神天皇經學盛行乎日本之學非始於徐福也

或又問曰日本紀曰聚常世之長鳴鳥火彥名命適常世
國三毛入野命往常世鄉遣田道間守于常世國俱指中
國否荅曰常世者據我風土記及古記則我國處處有之
又指絕域源氏物語所謂常世之類是也未惟指中國也

晉書　卷九十七　四夷列傳第六十七　倭人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
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
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
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
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
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

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
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
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
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
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
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
國多婦女不淫不妒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
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
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
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今按泰始西晉武帝年號當我朝神功皇后之時晉書說
我國事其間與前史有異同宜參考諸史皆倣此謂太伯

之後者此爲首出夫一犬吠虛千犬吠聲從晋書此言出
後史多同然一辭何其不詳乎聽者不察引以爲口實何
其惑乎自天地開闢之初有我國而號曰大日本豐秋津
洲我君之子世世傳統所謂天照大神之神孫也吳始自
太伯世之相後數千萬歲日本何爲太伯之後哉按史記
吳世家太伯卒無子弟仲雍嗣立後十七世夫差爲越勾
踐所滅斯時當我朝孝昭天皇三年夫差之前吳不通日
本謹按國史及我諸書有異域人嚮風慕義來爲臣民者
其氏族號蕃別蕃別種類甚多其中有松野氏新撰姓氏
錄曰松野吳王夫差之後也此吳人來于我之始也三國
時我通吳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三十七年春二月遣阿
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二使者渡高麗欲達

于吳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
久禮志二人爲鄕導由是得通吳吳王與工女兄媛弟媛
吳織穴織四人是也政事要略第二十五卷及維摩會緣
起曰大織冠鎌足執政時百濟禪尼法明來于對馬嶋吳
音誦維摩經因吳音曰對馬讀乃吳音之源起也不求其
端不訊其末者率爾曰吳國風斷髮文身我俗亦斷髮吳
服而多吳音則太伯之後也此豈非傳會之說乎或以官
人輩涅齒爲文身之義甚大謬也男子以棓子鐵漿涅齒
者起於鳥羽院天皇事具惠命院僧正記釋圓月作日本
史獻于朝以太伯爲始祖故有議不行見蕉了子拔源親
房公神皇正統記闢傳會之說爲太備矣藤原兼良公亦
曰吳太伯姬姓逃荆蠻斷髮文身以避龍蛇之害而吳瀕

東海本朝俗皆黥面椎髻故稱太伯之後此益附會而言
之然吾國君臣皆爲天神之苗裔豈太伯之後哉號姬氏
國者出誌公讖文考韻書姬婦人之美稱天照大神始祖
之陰靈神功皇后中興之女主故國俗或假用之惟依字
不依義也愚亦觀明茅元儀武備志日本考曰人村尖貪
之後也此又虛妄之言也世法錄等以爲徐福之後福乃
負耒耜來者也豈爲帝王之祖哉嗚呼異邦人山海阻深
不能見我傳記惟所據者口說也宜乎失事實矣

續博物志卷之五　　晋　隴西　李石　撰

倭辰余國或橫書或左書或結繩或鍥木唯高麗摹寫穎法
取正中華

今按倭日本辰辰韓也據東國通鑑辰韓卽新羅也冬穴
夏巢之時雖中華不結繩乎此言元始之質也至趙宋我
國野人若愚章草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其餘藤原道長
王子手跡等馳名於中華者甚多其詳如左

宋書九十七列傳第五十七夷蠻　　臣　沈約　新撰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
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
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
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
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
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二十年倭國王

濟遣使奉獻詔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
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
故幷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
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
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
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
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
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
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
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
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
圖欲見呑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

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
感激方欲大擧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
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
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
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
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今按永初元嘉當本朝允恭天皇之時大明昇明當雄略
天皇之時讃略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訓珍反正天皇諱
瑞齒別瑞珍字形似故訛曰珍濟允恭天皇諱雄朝津間
稚子濟津字形似故訛稱之軍郡文獻通考作職興與安康
天皇諱穴穗訛書興武雄略天皇諱大泊瀨幼武略之也

南齊書卷五十八列傳第三十九　東南夷

梁　臣蕭子顯　撰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
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
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鎭東大將軍

今按南齊高帝建元元年當我朝清寧天皇即位年天皇
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故略曰倭王武

南史卷七十九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倭

唐　崇賢館　學士　李延壽　撰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
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
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呑此獸蛇皮

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
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
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者或至八
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
三妻婦人不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
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讃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
二年詔曰倭讃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讃又遣
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讃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
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
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
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竝聽之二十年

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
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
將軍如故幷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
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
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
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
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
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
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
亡考濟方欲大擧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
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
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
事鎭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
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
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
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
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小文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
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
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
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
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
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今按南史所記多與後漢書魏志宋書同倭宥之宥當作
濟侏儒黑齒裸國海人文身大漢皆異類也非我神國中

北史卷九十四列傳第八十二　倭國

唐　崇賢館　學士　李延壽　撰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
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
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
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
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
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
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
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
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
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
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
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
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
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
兵守衞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
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
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
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
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
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
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太無
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字闕三　有女六七百人名太

子爲利歌彌多弗利（通考爲作謌）無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戸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横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髪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華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通考作纖）竹聚以爲梳編艸爲薦雜皮爲表縁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穳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日（通考日作戸）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不承引者

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艸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隋書日作式）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

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今按彌呼事蹟後漢書之說倭王姓阿每者無稽之言也盖天訓阿每我天神初主號天御中主尊異邦人不曉其意以阿每爲姓神代纂疏曰天者所依之處御者統御也中者四方之中央主君也掌也此神主於上天之中央而統御下土也當以此知天字義矣本朝風天子無姓天子孫子稱王氏按三代實錄曰王號乃止於五世至于六世別賜姓嵯峨天皇時皇太子外諸子賜姓其後天子曾孫必賜姓凡姓氏者爲人臣例也多利思比孤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訛曰多利思比孤開皇二十年當我推古天皇八年舒明天皇爲推古天皇後王故混言之阿輩雞彌推古天皇諱豐御食炊屋姬訛之也王妻姓雞（闕三字）余觀太平御覽引北史作雞彌沒官可以補三字闕也雞

瀰沒官木試何轉誤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此亦寄語之訛今不可辨內官有十二等日本書紀所謂冠位十二階也日本書紀以德仁禮信義智爲次北史以德仁義禮智爲次其所次北史爲是軍尼伊尼翼亦寄語之訛也撰櫼文獻通考作櫼撰是也撰櫼蓋今之術也藉以槲葉古人所用三綱葉之義雖有盤俎藉以木葉乃古之俗也阿蘇山在肥後國山石自燒火起接天到于今有信詳見肥後國風土記大業隋煬帝年號大業三年當此土推古天皇十五年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證之日本書紀裴世清歸時國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蓋謂此也北史載國書於前世清歸時謂其王與世清來者非也小德何輩臺謂大河內糠手與大禮哥多毗謂小野妹子與日本書紀曰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卽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爲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餝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麻呂大河內直糠手船史王平爲掌客秋八月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餝騎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額田部連比羅夫以告禮辭焉壬子召唐客於朝庭令奏使旨時阿倍鳥臣物部依網連抱二人爲客之導者也於是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時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囓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是時皇子諸王諸臣悉以金髻華著頭亦衣服皆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一云服色皆用冠色）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卽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幷八人也十七年秋九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我國史之詳且盡如此可以正北史之誤

又按舊事紀日本紀皆謂隋爲唐蓋有唐之時撰之故有此語猶虞時紀唐堯事言虞書也國書謂東天皇者公式令詔書式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云云咸聞集解古記云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對鄰國及蕃國而詔之辭問鄰國與蕃國何其別荅鄰國者大唐蕃國者新羅也西皇帝

者我稱中國天子之辭史記淮南王安列傳徐福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蓋本於此語也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絶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卽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氏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呑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婬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衞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鎭東大將軍高祖卽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今按此摘後漢書魏志晉書宋書南史北史以爲文也祁馬臺國祁當作邪露紒紒同結南史作髺山海經註作頂謂無官位者結髮於後顯露頂也唐書所謂椎髻中華古今注所謂墮髻皆同以錦繡雜采爲帽者謂十九階也日本書紀曰孝德天皇五年二月制冠十九階一曰大織二曰小繡三曰大繡四曰小繡五曰大紫六曰小紫七曰大華八曰大華下九曰小華上十曰小華下十一曰大山上十二曰大山下十三曰小山上十四曰小山下十五曰大乙上十六曰大乙下十七曰小乙上十八曰小乙下十九曰立身天智天皇三年二月改華曰錦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　撰

鮑明遠舞鶴賦

帀日域以迴騖

述異記卷上

梁　樂安　任昉　著

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

斤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今按扶桑東夷國名在東海中人有誤以扶桑爲日本別號者蓋日本近日所出淮南子曰日拂于扶桑故牽合爲日本事載仲培甩璞曰扶桑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觀此則當知扶桑亦近日所出而與日本別矣又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東夷上載日本卷第一百八十六東夷下載扶桑詳說其風土何以此自知扶桑非日本也

通典曰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已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稅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姉妹喪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自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罽賓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教

愚按讀通典而後知扶桑國風土與我甚異也我國不聞多扶桑扶桑國無城郭兵甲我有城郭甲兵之守扶桑國有牛角勝二十斛我無此異物扶桑國有馬車鹿車我無之有牛車扶桑國無鐵不貴金銀我有鐵貴金銀扶桑國不制縗絰我制縗絰之輕重當知扶桑非日本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繰小絲一繭一斤有甚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

或有引此釋扶桑國名義者絕域之事不可知又東方朔似語怪

大廣益會玉篇卷第三

梁　顧野王　撰

倭烏禾切國名

今按倭字義見前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

特進臣魏徵上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

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

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華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擨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强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强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飮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

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檞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

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卽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今按隋書之說多據前史爲文邪靡靡當作摩北戸北當
作比秦王國未詳北史及隋書曰自竹斯國東至秦王國
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以此觀之則秦王國在筑紫與中
國之間耳以山陽山陰諸國名中國蓋今嚴嶋與遣使於隋北史隋書
並言之隋書記事爲詳北史曰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非
也見前隋書曰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與我國史同亦見
前此後遂絶不久隋滅故與遣使至此絶也其後至唐遣
使不絶故舊事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大
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隋以鞍作福利爲通事此遣唐之
始也

唐書一百二十東夷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宋祁　奉　勅　撰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
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
屋左右小嶋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
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
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彦瀲凡三十二世皆以
尊爲號居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居大和
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
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
化曾孫女神功爲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
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
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
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

崇峻死欽明之孫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
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
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左右佩銀
蘤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
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
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
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
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
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
朝蝦蛦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
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子總持立咸亨元
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

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
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
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
寶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
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眞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
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
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
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
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
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
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
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

高野姫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今按古者指後漢也訛耶麻騰曰倭奴島而居後漢書作依山島爲居是也彦瀲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也大略之凡三十二世三字衍筑紫城謂日向宮崎也天安天當作孝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一字當作三海達海當作敏貝多利思比孤按日本書紀用明天皇諱橘豐日橘此曰多知貝奈故誤之曰貝多利思豐字之訛比孤近日訓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者失也後漢始通已見上欽明之孫女推古者非也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中女也太宗貞觀五年當舒明天皇三年高仁表日本書紀作高表仁爭禮事日本書紀不見按日本書紀曰舒明天皇二年秋八月丁酉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大仁藥師惠日遣於大唐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冬十月甲寅唐國使人高表仁等到于難波津則遣大伴連馬養迎於江口船卅二艘及鼓吹旗幟皆具整飾馬養告高表仁等曰聞天子所命之使到于天皇朝迎之時高表仁對曰風寒之日飭整船艘以賜迎之歡愧也於

是令難波吉士小槻大河內直矢伏爲導者到館前乃遣伊岐史乙等難波吉士八牛引客等入於館即日給神酒五年春正月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歸國送使吉士雄摩呂黑摩呂等到對馬而還之永徽高宗年號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我國史不見據我國史則百濟伐新羅至庚申年大唐新羅并力伐百濟既以百濟義慈王王后太子爲虜而去百濟乞救由是爲百濟伐新羅御船幸筑紫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非也皇極天皇諱天豐財重日足姫孝德天皇同母姉也孝德天皇崩重祚奉號齊明天皇是也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亦非也按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五年七月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山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陸奥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詳見下文杜佑通典蝦夷國下今按中天武立死子總持立者誤也總持當作持統持統天皇天智天皇第二女也適天武天皇爲妃天武天皇崩持統天皇繼咸亨元年當我天智天皇九年以咸亨元年事繫持統天皇者非也按日本書紀天智天皇四年九月壬辰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大唐云云長安則天皇后年號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尚書也大失事實姓粟田朝臣名眞人官民部尚書也此官姓名人爲入唐使續日本紀曰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丁酉以守民部尚書直大貳粟田朝臣眞人爲遣唐執節使左大辨

直廣參高橋朝臣笠間爲大使右兵衞率直廣肆坂合部
宿祢大分爲副使五月己卯入唐使粟田朝臣眞人授節
刀二年五月乙丑遣唐使等去年從筑紫而入海風浪暴
險不得渡海至是及發慶雲元年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
下粟田朝臣眞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
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
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
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大帝崩皇太后登位稱號聖神
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
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容儀大
淨豈不信乎語畢而去八月辛酉粟田朝臣眞人等拜朝
十一月丙申賜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大倭國田二十

町穀一千斛以奉使絕域也文武死子阿用立用當作閉
文武次元明天皇小名阿閉皇女文武天皇母也謂子者
非也開元初粟田復朝亦非也按續日本紀元正天皇靈
龜二年（當唐玄宗開元四年）八月多治比眞人縣守等爲遣唐使下
道朝臣眞備從入唐留學研覽經史該涉衆藝聖武天皇
天平五年（當開元二十一年）從遣唐使多治比眞人廣成等歸朝
在唐凡十八年七年四月辛亥入唐留學生下道朝臣眞
備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
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
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
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十
八年改賜姓吉備朝臣稱德天皇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十一年）

閏三月爲入唐副使觀此則吉備再入唐而今名齊粟田
謂粟田復朝者混而言之也今不據國史正之則千古之
間淄澠不分孰爲夫子矣好學能屬文者粟田也師趙玄
默者吉備也進德冠者凡遣唐使所著之冠也續日本紀
曰天平寶字二年三月進冠船神其冠者以錦造入唐使
所垂者也唐書所謂華葩四披是也孝明明當作謙天寶
十二載當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朝衡復入朝續日本
紀不見東征傳曰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
午日本國使大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
夫秘書光祿卿大伴宿禰胡萬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
監吉備朝臣眞備衞尉卿朝衡觀此則朝衡復入唐昭然
也按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六年入唐副使大伴宿禰古麻

呂及吉備朝臣眞備來歸大使藤原朝臣清河遭逆風漂
著驩州會祿山發亂道路多難不能歸後歷十有七年寶
龜元年新羅使金初正等言在唐大使藤原清河學生朝
衡等宿衞王子金隱居附書送於鄕親由是言之則朝衡
與清河俱入唐後亦同居矣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
高野姬爲王者誤也廢帝諱大炊王天武天皇之孫舍人
親王第七之子也孝謙天皇立爲皇太子即天皇位後孝
謙天皇廢之封淡路公自重祚號稱德天皇高野姬者諱
也白壁光仁天皇諱白壁王建中元年當光仁天皇寶龜
十一年眞人興能按日本後紀曰延曆二十三年三月壬
辰遣唐大使從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呂副使從五位上石
川道益等葛野訓君近興能音然未詳紳鏡秋曰葛野式

曰賀能式部大輔藤原敦光曰賀能乃葛野之亥名也亥名者取上字假名之初與下字之初若終連爲名稱之曰亥名匡房亥名萬歲通憲亥名民輪猶葛野稱賀能也據此觀之則與能替賀能也與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東海一漚集註唐書文曰繭紙日本謂之引合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延暦二十三年當唐貞元二十年藤原葛野爲遣唐大使也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免當作逸太平御覽等書皆誤作免空海弘法大師也空海廣傳曰奉勅爲留學乘賀能船七月六日發從肥前國松浦郡田浦解纜八月十日到福州長溪縣空海與福州觀察使請入京啓載性靈集有勅遣迎客使給大使以七珍鞍次使等給糧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上都長安城唐貞元二

十年也入京之儀不可論盡見者滿遐邇依詔安置宣陽坊官宅二十四年乙酉唐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大使等旋軔本朝空海并橘逸勢准勅以留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歷二十餘年者誤也唐貞元二十年八月到唐元和元年八月泛船歸朝其間歷三年凡二十五月也二十餘年當作廿月高階眞人者高階眞人遠成也大同元年當唐元和元年十月廿二日沙門空海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曰謹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大宰大監高階眞人遠成奉表以聞類聚國史卷七十九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十二月壬申遣唐判官正六位上高階眞人遠成授從五位上遠成率爾奉使不遑辭往其意可矜故復命之日特授焉又唐元和元年正月廿八日憲宗可遠成中大夫

試太子中允位記曰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眞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越我會同之禮越滇波而萬里獻方物宜發獎並錫班榮載在朝野登載浮和浮當作淳開成四年當仁明天皇承和六年此時遣唐使藤原朝臣常嗣也續日本後紀曰參議左大辨從三位藤原常嗣者延暦廿年遣唐持節大使中納言正三位葛野麻呂第七之子也少遊大學涉獵史漢諳誦文選又好屬文兼能隸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稱又曰承和六年八月癸酉太宰府飛驛上奏入唐大使藤原朝臣常嗣等歸着之由兼使等奏狀九月甲午常嗣進節刀乙未天皇御紫宸殿常嗣昇自東階天顏咫尺勅曰遠涉危難之途平安參來乎嘉賜都大坐常嗣稱唯拜舞庭中更召殿上累

勞焉于時使者及路中艱難一一以聞內侍持御被一條御衣一襲宣大臣命常嗣云今勅汝銜國命遠涉滄海每聞險難憐愍殊深仍賜纏物即稱唯賜御被拜舞退出光啓唐僖宗年號光啓三年當光孝天皇仁和元年邪古掖玖嶋也掖玖與邪古通或作邪久詳見下引杜氏通典今按波邪蓋隼和訓觀類聚國史異類從皇化者不稱姓名常號夷俘夷俘中有隼部諸國往往多之諸國介爲夷俘專當亦古者指大隅薩摩爲隼人多隼人氏也姓氏錄曰大角隼人出自火闌降命也日本書紀持統天皇紀曰隼人大隅萬葉集曰隼人之薩摩職員令集解曰薩摩大隅等國人初捍後服奉仕于君者名隼人蓋隼人時不從命故唐書以西南之地隼人所有之嶋指名波邪爲有小

王也多尼多祢嶋也或作多褹日本紀曰天武天皇六年
八月丙戌遣多祢嶋使人等貢多祢嶋圖其國去京五千
餘里居筑紫南海中切髮草裳粳稻常豊一殖兩收土毛
支子莞子及種種海物等多焉古者各有嶋主不攝國郡
故曰三小王後隸郡立國
又卷二百二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
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擧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
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大學生觀
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擧進士對
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惟一曰
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

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
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
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闞士和
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
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
士穎士前往哭門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
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
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
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
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
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
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

異稱日本傳上之二引用書目

[illegible]書今按中引淮海集

曲江集

杜佑通典

周禮註疏今按中引儀式白虎通諸神記度會延佳問答

唐詩[illegible]今按中引懷風藻元亨釋書唐決集等

酉陽雜俎今按中引西域記

李太白詩今按中引古今和歌集

杜子美詩

白氏長慶集後序今按中引江談抄金澤文庫文集江吏部集詠歌大概

法苑珠林

禪月集

義楚六帖

宋史今按中引王年代記拾芥抄萬葉集鎮座本紀度會[illegible]系圖兵範記宇佐記公卿補任古事記[illegible]釋家官班記菅家文艸菅家傳百練抄[illegible]詩集小右記瑞像記東齋隨筆兼好法師[illegible]

文獻通考

雲笈七籤

舊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上

監修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

劉昫等奉勅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東夷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與中國通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四面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每氏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皆畏附之設官有十二等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多女少男頗有文字俗敬佛法並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貴人戴錦帽百姓皆椎髻無冠帶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束髮於後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枝以明貴賤等級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山外卽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眞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僞此題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鎭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今按舊唐書之文與新唐書有異同前所載者新書也舊書長洲文徵明叙論新書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是以今亦引舊唐書以草爲屋新書爲作茅茨我朝茅茨草廬古代風也後有檜皮葺瓦葺平據錄曰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土不膠無磚瓦匠也此不知我俗而作者也詳見中卷一大率新書作本率設官有十二等新書曰其官十有二等北史並隋書舉其名日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一年十二月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并十二階並以當色絁縫之頂撮總如囊而著緣唯元日著髻華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始賜冠位於諸臣觀此則十二階者冠名以此分位高下次第北史與此不同北史則德仁義禮智信而分大小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新書無之衣服之制頗類新羅新書無之杜氏通典亦同衣服之制頗同新

紀高表仁新書作高仁表舊書今从本紀日本國者
之別種也新書不以倭日本別立條爲是通典曰倭一名
日本亦是也世法録等書分日本倭人條者因舊書也其
名不雅如說宜通攷山海經今按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
地新書曰日本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二說相須文
義備矣凡日本者總指日向國倭國實指大和國大和國
舊曰倭國後改爲大和國神武天皇始在日向國後平倭
國故曰日本併倭國之地考之日本紀曰神日本磐余彥
天皇神武天皇也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
高皇產靈尊大日靈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
彥火瓊瓊杵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關披雲路駈仙蹕
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

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
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而遼邈之地
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轢
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指倭國也其中亦
有乘天磐船而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
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
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恆以爲念宜早
行之是年也大歲甲寅其年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
帥諸皇子舟師東征十一月甲午天皇至筑紫國岡水門十
二月壬午至安藝國居于埃宮乙卯年春三月己未徙入
吉備國居之是曰高嶋宮積三年間備舟檝蓄兵食將欲
以一舉而平天下也戊午年春二月丁未皇師遂東舳艫

相接方到難波之碕會有奔潮太急因以名爲浪速浪花亦
曰浪華今謂難波訛也三月丙子遡流而上徑至河內國草
香邑青雲白肩之津夏四月甲辰皇師勒兵步趣龍田而
其路狹嶮人不得並行乃還更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洲
謂倭國也時長髓彥聞之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
國則盡起屬兵徼之於孔舍衞坂與之會戰有流矢中五
瀨命肱脛皇師不能進戰天皇憂之乃運神策令軍中曰
且停勿復進乃引軍還虜亦不敢逼却至草香津植盾而
爲雄誥焉五月癸酉軍至茅渟山城水門六月丁巳軍至
名草邑誅名草戶畔者遂越狹野到熊野神邑且登天磐
盾仍引軍漸進海中卒遇暴風皇舟漂蕩天皇獨與皇子
手研耳命帥軍而進至熊野荒坂津因誅丹敷戶畔者既

而皇師欲趣中洲而山中嶮絕無復可行之路時夜夢天
照大神訓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烏宜以爲鄉導果有
烏自空翔降時大伴氏遠祖日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
蹈山啓行乃尋烏所向仰視而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八
月乙未天皇使徵兄猾及弟猾兄猾不來乃斬之有兄磯
城軍布滿於磐余邑道臣命謀殺之無復噍類十一月己
巳皇師大舉攻磯城彥破之十二月丙申皇師遂擊長髓
彥殺之悉誅餘黨己未年三月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
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而中洲之地無復風
塵後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朝臣眞人粟田朝臣眞人也見
新書今按開元初又遣使來朝此使指吉備朝臣眞備也
新書曰開元初粟田復朝非也亦見前乃遣玄默闊幅布

以爲束修之禮學令曰凡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
學皆行束脩之禮於其師各布一端皆有酒食其分束脩
三分入博士二分入助教白龜白當作神神龜聖武天皇
年號謂布諸國貢布也賦役令曰凡調絹絁布兩頭具注
國郡里戶主姓名年月日各以國印印之人亦疑其僞此
題此布蓋本調布我天子賜眞備物故有此題乎人疑之
名不可知也朝衡事宜參考文苑英華李白詩唐詩訓解
等儀王傳見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七儀王璲玄宗第十二
子也初名澤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
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璲永
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
人上元肅宗年號當日本淡路廢帝時

又按阿倍仲滿者我朝先覺事蹟粗見文苑英華下亦往
往隨所引書籍文義註之今一一貫以便覽仲滿父船守仕
至中務大輔我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當唐玄宗開元四年）八月入唐
改姓名曰朝衡（見舊新唐書）然奉使歸寧父母有詩（見英華）詠和
歌（見古今和歌集）王維（見唐詩訓解）包佶送詩（見英華）李白哭朝衡詩蓋
此前後事天寶十二載又入唐（見東征傳）逢安史亂終不歸或
友儀王（見唐書）或在新羅附書送於卿親（見續本紀）至左散騎
常侍鎭南都護（見唐書）光仁天皇寶龜十年（當唐代宗十四年）五月
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
勅賜東絁一百疋白綿三百屯（見續日本紀）時年七十二自入
唐到此六十四年仁明天皇承和三年（當唐文宗開成元年）五月戊申
附聘唐使贈仲滿正二品以慰幽魂（見續日本後紀）

又本紀卷第四高宗上
永徽五年十二月癸丑倭國獻琥珀碼碯琥珀大如斗碼碯
大如五斗器
今按新書五斗作五升見前
又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
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
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
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衰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
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
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

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
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
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華再閱據三
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
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
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
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澀常從陽翟令皇甫曾
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客
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
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閭等傳兩卷上
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爲衛縣尉入朝爲
侍御史

今按舊書曰新羅願得蕭夫子爲師與新書異故此二
秦少游詩穎士聲名動倭國見淮海集觀此則少游亦用
新書說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曲江　張九齡

勅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
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眞人廣成等入朝東
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
一船在越州界即眞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
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

廣州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
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
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
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
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
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
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
一具遣書指不多及
今按此玄宗勅書也張九齡爲知制誥作之日本國王指
聖武天皇王明樂美御德文苑英華王作主衙作御是儀
制令義解我稱天皇曰須明樂美御德禮義之國稱我也
北史曰性質直有雅風宋史曰國王一姓不易[illegible]

所扶凡每發遣唐使必奉幣于住吉以船居者吾住之
也見延喜式丹墀音近多治比多治比眞人姓也文苑英
華丹墀廣成成作城非是乃我國史所謂多治比眞人廣
成也續日本紀曰聖武天皇天平四年（當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八月
丁亥以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爲遣唐大使從五位
下中臣朝臣名代爲副使判官四人錄事四人六年（當開元二十二年）
十一月丁丑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
等來著多祢嶋七年（當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丙寅入唐大使從四
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等自唐國至進節刀朝臣名代中
臣朝臣名代續日本紀曰八年（當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庚午入唐
副使從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一人
拜朝十一月戊寅天皇臨朝詔授入唐副使從五位上中

臣朝臣名代從四位下朝臣廣成我國史所云平群朝臣
廣成續日本紀曰十一年（當開元二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平群朝
臣廣成等拜朝初廣成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眞人廣
成入唐六年十月事畢却歸四船同發從蘇州入海惡風
忽起彼此相失廣成之船一百一十五人漂著崑崙國有
賊兵來圍遂被拘執成等四人僅免死得見崑崙王仍給
升糧安置惡處至七年有唐國欽州熟崑崙到彼使被偸
載出來既歸唐國逢本朝學生阿倍仲滿便奏得奏天子
許之給船糧發遣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界
適遇其王大欽茂差使欲聘我朝即時同發及渡海渤海
一船遇浪傾覆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沒死廣成等率遺
衆到著出州國（出州當作羽州）

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一

東夷上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
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朝貢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
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面土地王師升等獻生口桓靈間
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
不嫁事鬼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
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以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
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之平

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
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其宗女臺與爲王（魏略云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其後復立男王竝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太始初
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讚修貢職至曾孫武
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
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
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
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
虔劉不已每致稽滯臣欲練甲理兵摧此強敵克靖方難無
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
節安東大將軍倭王其王理邪馬臺國（或云邪摩堆）去遼東萬二千
百里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國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

於海大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其國土俗
宜禾稻麻苧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出銅有
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有薑桂橘椒蘘荷
不知以爲滋味出黑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
蛇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
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謂
太伯之後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被髮屈紒作衣如
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而著之竝以丹朱坌其身如中國之用
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
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唯嗜酒多壽考國
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又俗
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

夫相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
歌舞爲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冢舉大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
其行來渡海詣中國常使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
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共顧其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以爲
持衰不謹便欲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
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
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
置一伊尼翼如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爲兄
以日爲弟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節略與華
同樂有五絃琴笛好棊握槊樗蒱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
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州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椎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與衣冠今以綵錦爲冠飾裳皆施襈綴以金玉衣服之地頗同新羅　大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千餘里至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

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爲稱武太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者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進德冠其頂有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爲司膳員外郎　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今按通典與前史大同小異宜參考有薑桂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出魏志見前然古者我薑食之日本書紀神武天皇歌曰倶梅能故邏餓介耆茂等珥宇惠志破餌介彌勾致弭比倶瀰毗則我國人食薑尚矣

又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

今按蝦夷事亦見唐書而通典爲詳矣按日本書紀所稱蝦夷者非一陸奧與越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渡嶋蝦夷柵養蝦夷飽田蝦夷 飽田與齶田同 津輕郡蝦夷膽振鉏蝦夷問菟蝦夷是也又曰伊吉連博德書曰天子問曰此等蝦夷國在何方使人謹答國在東北天子問曰蝦夷幾種使人謹答類有三種遠者名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名熟蝦夷

又卷第一百八十六

邊防二

東夷下

流求 條　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

東向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 今潮陽郡 浮海擊之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毀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今按邪久者唐書所謂邪古日本書紀所謂掖玖也字雖異音通邪久爲我西南小島故使者知其布甲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二十四年三月掖玖人三口歸化五月夜句人廿口來之七月亦掖玖人二十口來之先後并三十人皆安置於朴井未及還皆死焉二十八年八月掖玖人二口

流來於伊豆嶋。舒明天皇元年四月辛未朔，遣田部連（闕名）於掖玖。二年九月，田部連等至自掖玖。三年二月庚子，掖玖人歸化。觀此，則其歸我久矣。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五

漢鄭氏註　唐陸德明釋文

春官宗伯第三

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

【註】鄭大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拜音拜，下同。振動如字，李音董。杜徒弄反。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灋。

今按，倭當作倭。拜擊兩手謂拍手也。凡拜神拍手。儀式曰，大嘗祭辰日獻物，拍手四段，段別八度，所謂八開手也。正此意。又按日本書紀曰，持統天皇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即天皇位，公卿百寮羅列匝拜而拍手。觀此，則古者拜君亦拍手也。又類聚國史曰，桓武天皇延暦十八年春正月丙午朔，皇帝御大極殿受朝，文武九品已上蕃客等各陪從。減四拜爲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國使也。白虎通曰，再拜法陰陽也。蓋蕃客知之，不知我朝兩段再拜，故減爲再拜，唐失拍手禮，故止之歟。諸神記云，凡天空而晝夜運行，地虛無而萬物生，人無心而動靜成，皆所以虛而有靈也。手中無一物，拍則聲自生，此亦虛而有靈也。無一物而相交，故拜拍手。二條亞相記以訓拍手曰加之八手。宇都其意謂或曰訓膳曰加之波手。古者用柏葉盛飲食，故名加之波手。君拍手召膳臣拍手獻之，故拍手亦因加之波手，尸以爲加之八手。乃八開手之意，蓋開手拍之，其平如柏葉。度會延佳曰，韻會小補動下亦有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說。

唐詩鼓吹卷第一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劉禹錫

贈日本僧智藏

浮杯萬里過滄溟，（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嘗乘木杯渡河，因以名焉。宋文帝元嘉元年，行至赤山湖而死。）徧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後趙佛圖澄能降龍致風雨。）新秋放鶴野田青。（放鶴專已見送處厚入關註。晉永嘉郡記曰，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在耳。）身無彼我那懷土，（論語，小人懷土。）心會眞如不讀經。（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賊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矣。）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總角嘗造山濤。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吳語猶常言如是也。三毒天心毒蝕他毒人心毒三聚氣色神也。六賊眼耳鼻舌身意。首言智藏自日本浮杯渡海而來，凡到名山未嘗不拜禮焉。三句言有法力。四句言其好生。五句言僧既無彼我，豈尚有故鄉之懷。六句言佛道既精，尚何假于文句之事。末詠其勇于學道，中國之僧所不及也。）

今按，此詩亦載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二十一，杯作盃，性靈作情靈（集作性靈）。懷風藻有智藏，天智持統時人，入唐而前劉禹錫百有餘年。然則與禹錫贈詩智藏別也。又吳國僧有智藏，元亨釋書曰，釋智藏，吳國人，謁嘉祥受三論微旨，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道慈智光皆藏之徒也。此亦禹錫以前人。

又卷第五

皮日休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講殿談餘著賜衣，椰帆却返舊禪扉（椰帆以椰木爲帆檣），貝多紙上經文動（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八冬不凋梵語貝多波力又漢言樹葉西域寫經用此出酉陽雜俎），如意瓶中佛爪飛（圓覺經云譬清淨摩尼珠映於五色注梵言摩尼漢言如意也○宋史西河離石人劉薩訶於丹陽城禮阿育王塔見放光明集衆掘得鐵函函中又有銀函盛舍利及佛爪髮詔遣沙門釋雲迎之）。颶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歸（嶺表志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影必有颶風能覆舟人泛海深以爲懼也詩言圓載上人修持戒律精嚴能使船宮命僉雖過颶風亦無傷也波神宮謂龍宮也）。家山到日將何日，白象新秋十二圍（酉陽雜俎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首言上人講論之餘蒙賜衣之寵今且挂帆而歸於日本行見道途之間展貝多而經文動探如意而佛爪飛其唄贊之勤靈感之異當有如斯者矣乃若舟行海上颶母影邊持戒而宿波神宮裏受齋而歸風濤之險不足爲上人患也於是計其到家之日白象之樹秋乃繁茂明其新秋至國白象亦當十二圍也佛法之盛不於上人見之哉

今按圓載上人仁明天皇時遊學于中華續日本後紀曰承和十一年（當唐武宗會昌四年）七月癸未勅曰在唐天台請益僧圓仁留學僧圓載等久遊絶域應之旅資宜附圓載傔從僧仁好還之賜各黄金二百兩者所司准勅分付如前天恩之及遠厚矣宋高僧傳廣脩傳有載事見下又天台山僧維蠲獻郎中使君閣下書曰貞元中僧最澄來會僧道邃爲講義陸使君給判印歸國大闡玄風去年僧圓載奉本國命送太后衲袈裟供養大師影聖德太子法華經疏鎮天台藏賚衆疑五十科來問抄寫所欠經論禪林寺廣脩答一本已蒙前使李端公判印竟維蠲答一本弁付經論疏義三十本伏乞郎中賜以判印開成五年八月十三日朝議郎使持節台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滕邁判云圓載闍梨是東國至人渦西竺妙理梯山航海以月繫時涉百餘萬道途之勤歷三大千世界之遠經文翻於貝葉鄉路出於扶桑破後學之昏迷爲空門之標表遍禮白足淹留赤城遊巡既周巾錫將返懇求印信以爲公憑行業衆知須允其請或曰載圓仁之徒也學成歸朝溺于海

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三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　段成式　撰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輙膜拜焉

今按唐太宗時玄奘三藏至五印度國求佛法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所過諸國事著西域記十二卷記之詳矣金剛三昧不知何人往來十萬里難親見天竺人仰奘遺愛誠異僧也惜哉國記失其傳矣古來本國僧欲往天竺不能者亦不爲不多也眞如親王過流沙到羅越國逆旅遷化師鍊贊曰自推古至今七百歳學者之事西游也以千百數而致印度者只如一人而已蓋不考金剛三昧事也西域所無者指麻屩匙筯也西域記曰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李太白詩卷之十六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

其略曰迴桡楚江濱揮策楊子津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

楊齊賢註裴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

又卷之二十五　哀傷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秋色滿蒼梧

　今按晁衡者阿倍仲麻呂唐書曰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詳見前仲麻呂在唐數往還唐人餞別爲此也古今和歌集仲麻呂在唐看月詠和歌曰天乃原布利佐計美禮波春日奈留三笠乃山尒出之月加毛又文苑英華使本國詩皆此時耶終沒于唐故仁明天皇承和三年五月戊申附聘唐使贈遣往歲銜本朝命入唐使并留學等在彼身沒者八人位記以慰幽魂仲麻呂其一也其詔詞曰

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倍朝臣仲滿大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贈正二品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峰聳峻學海揚瀾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憖莫遂言歸唯有撿天之章長傳鄉地之響追賁幽壤既隆於前命重敘崇班俾洽於命詔李太伯亦作詩哀之然自死在衡前評在文苑英華條

杜子美詩分類集註卷之六　五言古　都城類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參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　集註蛺蝶麒麟羅錦之上文繡也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眩人眼目

　今按漢武帝當日本開化天皇崇神天皇之時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

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遊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今按江談抄曰嵯峨太上天皇得白居易文集珍之又越後守平貞顯金澤文庫所藏文集卷第三十三後書曰會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爲日本國僧惠萼上人寫此本西峯部樂天所謂日本傳寫者正部是耶惠萼本題曰文集太原白居易乃此本流布于世故我朝古之人稱白氏長慶集惟稱文集源氏物語江吏部集等俱曰文集是也其後中國印本文集渡于我朝題曰白氏文集爾來亦僉謂白氏文集詠歌大概曰白氏文集是也各知其有仙矣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役諸鬼神，一億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閻浮洲，彼國佛法曉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荅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今按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當隋大業四年），遣於隋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并八人也。三十一年（當唐武德六年），大唐學問者福因等歸。法苑珠林所謂會丞大業初來學問，貞觀五年共道俗七人還者是也。然學生中無會丞，恐福因之訛。

禪月集卷十二　五言律詩

浙江東道婺州蘭溪縣和安寺西岳賜紫蜀國禪月大師貫休述

送僧歸日本

焚香祝海靈，開眼夢中行。得達即便是，無生可作輕。流黃山火著，碇石索雷鳴。想到夷王禮，還為上寺迎。（有稽遊日本云，彼秖有三寺。上寺名興福，上供養。中寺名侍士，上極品官人供養。下寺名低上寺，風俗供養，有德行，即漸遷上也。）

今按，流黃山火著，本朝諸州山產流黃處，有燒飛如迅雷，自遠視之，火烟熾發，如信濃淺間、肥前溫泉、肥後阿蘇、越中立山之類。彼秖有三寺，言日本有數萬伽藍，而分三品也。君王敕願、臣下建立、庶民構造是矣。上寺名兜率者，其壯麗如佛說兜率天上寺，各有號，非總名兜率也。臣民之寺，亦各有名。所謂侍士，祇上寺者，傳聞之謬也。

義楚六帖卷第二十一

後周　齊州開元寺講俱舍論賜紫明教大師進釋氏六帖　義楚集

國城州市部第四十三

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師賜紫寬輔，又云本國都城南五百餘里有金峯山，頂上有金剛藏王菩薩，第一靈異。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彌勒化身，如五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朶上聳，頂有火煙，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報護，法不殺人，為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山，不及一一記之。

今按，五代史無日本傳。義楚六帖說日本事粗善，可以稱五代史闕也。後周太祖顯德五年，當此土村上天皇天德二年。金峯山在大和國吉野郡，所謂吉野山也。富士山在駿河國富士郡。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列傳第二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外國七

日本國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爲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眞連眞連其國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洲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弉諾尊次素戔烏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瀲尊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安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鎭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爲大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眞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

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姫
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
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元葛野與空
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
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
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年
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叡入唐傳
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寛建
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
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
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
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

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
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凡
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狄越前加賀能登越中
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
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
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
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讃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
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豊前豊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
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凡三島各
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
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
見皆奝然所記云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

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五年遣使獻琥珀馬腦長安二年
遣其朝臣眞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
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眞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
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
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乃開元二十三年大
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太宗召見奝然存
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
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
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
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
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
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國多有

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
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
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
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
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後數年仁德還奝
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
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
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
而返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
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
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内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

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
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
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
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
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黄軒之古人直金
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
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
日之恩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
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
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又
別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黒木槵子念珠
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

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
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
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煙
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
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
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合納
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
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黄七百斤咸平五年建州
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
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
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
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

國中不習戰鬪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
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
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
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
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熙寧五年有僧誠
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
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
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
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事僧
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
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
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

歸從之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
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
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
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
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義倉錢
米以振之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爲風所
泊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年至
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給錢米遣歸國

今按奝然始居東大寺後居嵯峨棲霞寺元亨釋書曰奝
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于元杲永觀元年秋入宋
東大寺送書青龍寺比叡山寄進天台山然持二書并求
地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永觀我朝圓融院年號永觀

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其明年雍熙元年也職員令
令作今者非也昔太政大臣淡海公奉勅撰令二十篇其
第二篇有職員令言官省寮司等各有員數故名職員令
王年代記記歷代帝王事今猶存宋史所引文字多誤眞
連其國五品品官也本朝五品相當官無眞連蓋脅然父
諱眞連仕至于五品也訛云爾乾文大寶文當作元拾芥
抄本朝錢品有乾元大寶天德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所鑄
詳中卷引三才圖會文中多犀象訛傳也樂有國中高麗
二部文獻通考國中作中國是東奥洲通考洲作州是東
奥州産黄金續日本紀曰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二月
丁巳陸奥國始貢黄金於是奉幣以告畿内七道諸社自
此以來歷代陸奥國貢黄金不絶萬葉集天平感寶元年

五月十二日於越中國守館大伴宿禰家持賀陸奥國出
金作歌其一曰須賣呂伎能御代佐可延牟等阿頭麻奈
流美知能久夜麻尓金花作久西別嶋指對馬嶋此嶋始
出銀日本書紀曰天武天皇三年三月丙辰對馬國司守
忍海造大國言銀始出于當國即貢上由是大國授小錦
下位凡銀有倭國初出于此時故悉奉諸神祇亦同賜小
錦以上大夫等初主號天御中主鎭坐本紀曰天地初發
之時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名號
天御中主神次曰天村雲尊非也天村雲命或作天牟羅
雲命按度會氏系圖天御中主尊次天八下尊次天三下
尊次天合尊次天八百日尊次天八十萬魂尊次神皇産
靈尊次櫛眞乳魂命次天曾己多知命次天嗣杵命次天

鈴杵命次天御雲命次天牟羅雲命亦名天二上命亦名
小橋命天孫降臨之時供奉度會氏祖神也非帝王之祖
矣其後皆以尊爲號日本書紀曰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
訓美擧等也集疏尊高稱也君父之稱也故曰至尊曰尊
指帝者祖宗之神自餘曰命者指人臣祖先之神命猶令
也爲臣者行君之命令也曰尊曰命雖別君臣之義至於
人之所敬則無貴賤之殊故各訓曰美擧等美擧等猶言
御事吾國尊其人則言御事也天八重雲尊有天八百日
尊訛此耶然則天御中主尊五世之孫也次天彌聞尊通
考無此五字按荒木田系圖有神聞勝命天御中主尊十
七世之孫也天忍勝尊有天忍日命高皇産靈尊之子也
膽波尊天村雲命子有天波與命訛之與次萬魂尊按舊

事本紀振魂尊訛神萬魂尊乃天御中主尊十一世也利
利魂尊當作天剛川命舊事本紀曰萬魂尊兒天剛川命
次國狹槌尊舊事本紀曰國常立尊亦云國狹槌尊天御
中主尊次神也又據日本書紀國常立尊國狹槌尊別神
也國狹槌尊乃國常立尊次神也角龔魂尊龔當作龍舊
事本紀曰三代耦生天神角樴尊亦云角龍魂尊汲津丹
尊當作埿土煑尊沙土煑尊面垂見尊當作面足尊葢足
訓多留與垂訓同足見字相似故訛曰面垂見尊次國常
立尊據舊事本紀國狹槌尊別號也據日本書紀天神第
一代之神也次天鑑尊日本書紀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
次天萬尊日本書紀曰天鏡尊生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日
本書紀曰天萬尊生沫蕩尊沫名杵乃沫蕩也訓同次伊

弉諾尊據日本書紀伊弉諾尊者自國常立尊第七代乃面足尊惶根尊次神也次素戔烏尊素戔烏尊伊弉諾尊之子也然非人君故次字非也次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伊弉諾尊次神也非素戔烏尊次故次字亦非也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穗當作穂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乃天照大神之子也次天彦尊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乃吾勝尊之子也次炎尊彦火火出見尊炎火火訛乃瓊瓊杵尊之子也次彦瀲等通考等作尊是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乃彦火火出見尊之子也凡二十五世非唐書曰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彦瀲凡三十二世亦非已見上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凡十二代餘皆支庶也通考曰向作日尚向者非也當周僖王時也通考無也字孝照通考

照作昭是孝天皇通考孝字下有安字是成務通考成作城非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鎭國香椎大神筑前國那珂郡有香椎大神兵範記曰香椎大多羅志姬宮今宋史以爲仲哀天皇此亦一說非是大奈良姬大神奈良當作多良志宇佐八幡宮記曰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神功皇后靈降託曰我是大帶姬也與八幡大神可利蒼生十四年四月廿四日勅新造大帶姬宮應神天皇甲辰歲十五年也通考無甲辰歲三字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大江匡房筥崎宮記曰尋其本體應神天皇之神靈也我朝書文字代結繩之政即創於此朝見朝野群載卷第三日本書紀曰十五年秋八月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

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菟道稚郎子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王仁者書首等始祖也今號八蕃菩薩蕃當作幡通考作番亦非宇佐記曰欽明天皇三十二年二月癸卯豐前國宇佐郡菱形池上小倉山邊有神託三歲兒告異人大神比疑日辛國城八流之幡降（辛國地名在大隅國曽於郡）我是日本人王十六代譽田天皇廣幡八幡麻呂也諸州處處垂跡爲神於是號八幡大神立祠祭之蓋當時有紅素八面幡降之瑞故取爲神號甚爲近理或曰天皇始誕生時旗降後以爲神號未知孰是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武內事詳見日本書紀又公卿補任曰武內大臣孝元天皇五世之孫也景行

天皇九年己卯生仁德天皇七十八年庚寅薨歷事六帝爲時名臣壽三百十二歲不知所終或曰入美濃國不破山而弗見又曰征東夷賊平還薨葬於大和國葛下郡今室墓是也次清寧天皇通考脫此五字安開通考開作閑是欽明通考欽作銘非即位十一年通考無此五字一當作三始傳佛法於百濟國日本書紀曰十三年冬十月百濟聖明王（更名聖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三歲問十人語同時解之通考問作聞日本書紀曰生而能言有聖智及壯一聞十人訴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七歲悟佛法平氏傳曆曰敏達天皇七年太子七歲燒香披見經論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聖當作勝日本書紀曰推古天

皇十四年秋七月天皇請皇太子令講勝鬘經三日說竟
之平氏傳曆曰講竟之夜蓮華零華長二三尺而溢方三
四丈之地明旦奏之天皇大奇車駕而覽之卽於其地誓
立寺橘樹寺是也時人名菩提寺或曰橘樹寺今橘寺也
斯地橘京岡本宮之所在橘樹爲林故寺亦有此號遣使
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使小野妹子事在平氏傳曆道照
照當作昭道昭事詳見續日本紀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
皇極天皇也重祚治天下亦號齊明天皇令智通等入唐
求大乘法相教日本書紀曰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
五月沙門智通智達奉勅乘新羅船往大唐國受無性衆
生義於玄奘法師所持總當作持統律師道慈道慈智藏
之徒也釋書有傳釋家官班記曰元興寺僧善性文武天

皇二年三月十八日爲律師律師自性始持統天皇時未
有律師故不可謂律師道慈阿閉天皇孝謙天皇諱阿閉
內親王此重出阿閉天皇者非也次飯依天皇逼考飯作
取非也依當作豐次亦失也次當在清寧天皇下古事記
曰白髮大倭根子命（清寧天皇也）坐伊波禮之甕栗宮治天下
也此天皇無皇后亦御子故天皇崩後無可治天下之王
也於是問日繼所知之王也市邊忍齒別王之妹忍海郎
女亦名飯豐王坐葛城忍海之高木角刺宮僧正玄昉元
亨釋書有傳孝明天皇明當作謙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
經教及傳戒見唐書宋高僧傳等書天炊天皇逼考天作
大是乃淡路廢帝次高野姬天皇逼考無姬字孝謙天皇
重祚號稱德天皇高野天皇者別號也白壁天皇光仁天

皇也許門堂王靈仙未詳行賀釋家官班記曰興福寺僧
三別當寶龜十年十月二日爲律師次騰元葛野此處必
有缺誤騰元當作藤原藤原葛野爲桓武天皇時遣唐使
空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
空海傳智者止觀者外空海延曆二十三年五月從遣唐
使藤原賀能浮海傳慧果眞言義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
略云周遊諸寺訪擇師依幸遇青龍寺灌頂阿闍梨法號
慧果和尚以爲師主延曆寺僧澄最澄延曆二十三年七
月從遣唐使菅原清公浮海屬天台國清寺道邃傳天台
教旨詳宋高僧傳在中卷諾樂天皇平城天皇也平城或
作諾樂俱和訓奈良會昌中遣僧僧惠萼也釋書萼傳云
齊衡初應橘太后詔齎幣入唐著登萊界抵雁門上五臺

次光孝天皇遣僧宗睿入唐傳教釋書宗睿傳曰貞觀三
年入唐詣益乃懿宗咸通三年也觀此則光孝天皇遣睿
者失也仁和天皇指宇多天皇也遣僧寬建等入朝寬建
謂中瓘歟按菅家文草第九第十及菅家傳瓘在唐久阻
兵亂寬平五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上表言大唐凋弊六
年七月二十二日賜瓘沙金一百五十兩支旅菴衣鉢八
月廿日以左中辨菅原朝臣道眞爲遣唐使九月下中瓘
表令公卿博士議終止遣唐使天慶天皇朱雀天皇也封
上天皇封當作村守平天皇圓融院諱守平尾張逼考脫
尾字非也逼江逼考逼作近是也北六道逼考六作陸是
有狹逼考狹字上有若字是丹彼彼當作後小陽道小當
作山美竹逼考竹作作是也伊紀當作紀伊脊然復求諸

五臺詩之天元五年七月十二日奝然上人入唐時啓修善願文曰奝然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乃貢之使而不遣入唐間待商賈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奝然願先參五臺山欲逢文殊之即身願次詣中天竺欲禮釋迦之遺跡觀此則奝然素有跋涉五臺中天竺之志乃得詣五臺而不能往中天竺也大朝謂宋也法濟大師於宋有此號本朝五臺山清涼寺稱奝然號弘濟大師奝然天元五年十一月入宋永延元年二月歸朝凡六年百練抄曰一條天皇永延元年二月十一日入唐僧奝然歸朝齎三傳釋迦像十六羅漢繪像并摺本一切經到蓮臺寺人臣公卿以下下車拜之後安釋迦像于栖霞寺藤原敦基詩注茲寺安釋尊第三傳之像或栖霞寺號清涼

寺西峰據小右記瑞像記等說嵯峨有棲霞觀左大臣源融公之別業也後爲佛寺號棲霞寺奝然就建一堂安釋迦像永延元年八月十八日奏請以愛宕護山號五臺山建一伽藍號大清涼寺安旃檀釋迦像未遂夙心長和五年三月十六日逝高弟盛算法師重奏以棲霞寺內釋迦堂號清涼寺勅許之盛算從奝然入宋嘗作私日記惜哉無傳余修日本傳及讀宋史感歎太宗以職員令年代記發世祚遐久其臣不絕之歎息是以詣清涼寺訪其遺蹤如摺本一切經應仁之亂消歇瑞像記可以少概見矣今清涼寺納愛宕護神輿孟夏祭出之以迎送神寺雖在山下神地多屬焉故題樓門曰愛宕山蓋有以也奝然藤氏之子也因勸請氏神春日明神亦賚渡海無事令祭佐吉

大神云祠在棲霞寺東又奝然墓在棲霞寺側嘉因祚乾二人俱奝然弟子嘉因蓋盛算別號上文嘉作喜恐非是佛祖統紀嘉祚作祈表文中行程事逼考論之宜互攷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奝然同時人公卿補任曰藤佐理者左近少將敦敏第一之子天曆五年正月七日叙從五位下廿八日昇殿時歲十八貞元二年八月二日叙正四位下爲書殿門額賞三年十月十七日任參議此間叙位闕正曆二年正月廿七日任大宰大貳三年三月十四日叙正三位六年正月十八日止大貳長德四年任兵部卿七月廿五日薨東齋隨筆曰佐理手書感鬼神大宰秩滿歸路歷伊豫三嶋風浪惡不能發船夢三嶋神告曰乞書社額覺乃書之應時海上穩榜曰日本總鎭守大山積大明

神咸平宋眞宗年號咸平五年當日本一條院長德四年滕木吉未詳月令廣義載滕木吉獻眞宗詩見中卷上今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詣其故國中不習戰鬭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滕木吉矢不及所乎及我戰國如木間孫四郎遠矢世之所知也與其兵爭能遠孰若其清平不能遠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如滕木吉亦古之道也景德亦眞宗年號景德元年當一條院寛弘元年寂照傳在釋書天聖宋仁宗年號天聖四年當日本後一條院萬壽三年熙寧宋神宗年號熙寧五年當日本後三條院延久四年誠尋誠當作成釋書有成尋傳元豐亦神宗年號元豐元年當日本白河院承曆二年仲回孫忠未詳乾道宋孝宗年號乾道九年當日

本高倉院承安三年以方物入貢内大臣平重盛通好於
宋施金于育王山詳見平家物語蓋謂此也淳熙二年當
高倉院安元元年火兒盡肥後也火兒和訓近肥後紹熙
宋光宗年號紹熙四年當日本後鳥羽院建久四年慶元
宋寧宗年號慶元六年當日本土御門院正治二年嘉泰
亦寧宗年號嘉泰二年當土御門院建仁二年凡有宋之
間我朝僧入宋者多及於史之闕文證月上人渡唐記一
卷聞其名未見之那蘭陀寺道眼入宋兼好法師略言之
不詳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夷部樂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
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淸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
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
刻而膚淺

文卷之三百二十四

四裔考

倭即日本　倭於爲切順貌　烏何切國名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郡境及
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云云不
通往來　南史倭西南也有海人云云吉備倭國有歟如其名曰由見又有入蛙云云入蛙則死矣　魏志

日從帶方郡至倭循海岸云云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
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
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升
難未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正始元年太
守弓遵遣使奉詔書印綬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
王國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復遣使上獻生口方物八年
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
不和遣使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齎詔告喩
之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
女壹與遣使送政等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青大句珠異
文雜錦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安帝時倭王讃遣使
入朝貢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讃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

帝元嘉二年讃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讃死云云輔國將軍等
號詔並聽之云云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
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
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
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
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
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
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擧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
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
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

陳平至隋開皇二十年云云此後遂絕唐太宗貞觀五年遣
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
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
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白雉獻琥珀瑪瑙新羅為高
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子天
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蝦蛦人亦居
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百步
射無不中者天智死子天父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云云
有絲絮怪珍云宋雍熙元年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
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令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
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官也奝然善隸
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召見存撫甚厚賜紫

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夷
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唐季寓
縣分割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可嘆也其
國多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
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褾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註者越王
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
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　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船歸
其國後數年遣弟子奉表來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　奝
然嘗曰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云云皆奝
然所記云按隋開皇唐永徽長安天寶元和開成史稱遣使
來貢與此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
至中國唐書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及開元二十三年大

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
咸平五年建州云云以國人唱和詩來上其詞雕刻膚淺無
取後賜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八人云云天聖四
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云云仲回等貢邑段二百疋
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客而云云綱首進貢方物
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
百人行丐於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往明州養贍俟有
便船發回本國十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
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隻物件盡數給還仍給常平
米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支給錢
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回國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
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

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
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遠
而去閩浙甚邇其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故其迂回如
此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
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三朝志雍熙中僧奝然
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
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
敘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
也而繼之曰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
其國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
　今按桃花曲水宴日本書紀顯宗天皇元年及二年三月
上巳幸後苑曲水宴尒來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

生往七百歳政事要略卷第二十三舊記云養老四年大隅日向兩國隼人發亂勅以豐前守宇努首男人爲將軍祈八幡大神伐之多殺隼人大勝之於是爲放生會報神恩始自宇佐諸國亦有放生凡放生會奏樂爲相撲以樂神遍考與宋史大同小異同宋史故以云云略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軒轅本紀云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賈誼云乘黃又曰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此令人壽二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官今太僕寺有乘黃署掌其事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无常

今按黃帝之時當日本神代之季

異稱日本傳上之三引用書目

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 今按中引那智三卷書高名録稗海空俊蔭

文苑英華 今按中引三體詩字彙禮記靈應記六家抄註秘笈新書

皇朝類苑 今按中引源平盛衰記桂林遺芳鈔道長公記夜鶴庭訓抄歷朝故事

歐陽全集 今按中引司馬温公集

玉海

書言故事

米元章書史

中華古今註

鼠璞

菊譜 日本賞白菊事在此條

鶴林玉露

僧史略

釋氏資鑑 今按中引善隣國寶記

教行録

釋門正統

宋高僧傳

傳燈録 今按中引神社考

普燈録 今按中引五燈會元

佛祖統記 今按中引日本靈異記

元史 今按中引帝王編年集成藤原經長記等

居家必用事類

薩天錫雜詩 今按中引菅家後艸

書史會要 并補遺 今按中引簾中抄

圖繪寶鑑 今按中引著聞集半陶藁等

瀛奎律髓

韻府羣玉

事文類聚 今按中引集事淵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翰林院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百戸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勅纂

四夷部三

東夷三

倭　日本　紵嶼人　蝦夷國

倭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川爲居凡百國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倭王居邪馬臺國云云

今按太平御覽所引後漢書以下文余與正史參考同者略之以云云攝之正史全文皆見上

魏志曰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云云自帶方至女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謂之恭敬其呼應聲曰噫噫如然諾矣

今按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今魏志無此文故備存之宜參考

日本國

唐書曰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云云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戸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錦爲腰帶眞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閑雅則天宴於便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初日本國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云云

又曰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貢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紵嶼人

外國記曰周詳泛海落紵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

今按紵嶼不知指何地疑今八丈嶋歟

蝦夷國

唐書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數十步射之无不中者明慶四年十月隨倭使入朝

今按明慶當作顯慶顯慶唐高宗年號顯慶四年當日本齊明天皇五年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宋　翰林學士中順大夫戸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李昉等撰

明長洲許自昌玄佑甫　校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烏鵲之形置機捩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

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今按唐憲皇當日本平城天皇嵯峨天皇之世

又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出杜陽編）

今按穆宗當日本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之世昔本朝飛驒國多匠氏巧作宮殿寺院又有作木偶人動容周旋如生者至于今称曰飛驒工如韓志和蓋亦飛驒國人有道術而廉者也

又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弈棊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敕待詔顏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鑑及顏[redacted]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顏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出杜陽編）

今按大中唐宣宗年號玉海以此故事繫大中七年當文德天皇仁壽三年然遣我王子于唐及王子事無考高名録曰橘良利肥前國大村人寬平之世爲棊妙手出家號寬蓮法師源氏物語曰棊聖大德是也蓋棊聖去仁壽近矣而非王子矣凝霞臺韻府霞作露豈後國直入郡有建男霜凝日子神社海部郡佐加關有白濱黑濱生黑白石若置棊子人不能取之神所不許蓋凝霞爲霜凝乎或曰手譚池指熊野那智瀧那智三卷書曰那智舊名難地以此言之譚池難地音相近那智產好棊石未知孰是[redacted]據書言故事等書當作之言見下文嘗撿稗海載杜陽編

又卷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云云　出紀聞

又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塡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啖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出紀聞

今按永徽唐高宗年號當日本孝德天皇齊明天皇之時此言萬里皇華使將赴日本海中逢風波至異類之地喪命或幸免也嗚呼古來我遣唐使亦遭多少難是以菅贈大相國奏停遣唐使源能州著空俊蔭托言遣唐使漂至波斯國皆言行路難良有以也

文苑英華卷第二百十九　詩六十九

翰林院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　勅纂

釋門一

送僧歸日本　錢起

上國隨緣去（集作至）東（集作來）途若夢行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水月通禪觀魚龍聽梵聲唯憐塔燈影萬里眼中明

又卷第二百二十三　詩七十三

釋門五

送僧歸日本　方干

四極雖云共一儀晦明前後即難知西方尚在星辰下東域已過寅卯時大海浪中分國界扶桑樹底是天涯滿帆若有歸風便到岸猶須隔歲期

日東病僧　項斯

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已無身後念猶坐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窻出艾煙要人知是客白日指生緣

今按此詩載三體詩下卷大異日東僧作日東病僧已無身後念作不言身後事要人知是客白日指生緣作已無鄉土夢起塔寺門前

又卷第二百二十四　詩七十四

釋門六

贈日東鑒禪師　司空圖

故國無心度（集作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飛（集作山）螢照寂寥

今按此詩亦載三體詩上卷

送日東僧遊天台　楊夔

一瓶離日外行指赤城中去自重雲下來從積水東攀蘿躋石徑挂錫憩松風廻首鷄林道唯應夢想通

又卷第二百三十二　詩八十二

隱逸三

送褚山人歸日本　賈島

懸帆待秋色去入杳冥間東海幾年別中華此日還岸遥生白髮波盡露青山隔水相思在無書也是閑

送朴山人歸日本　釋無可

海際晩帆開應無鄉信催水從荒外積人指日邊廻望國乘風久浮天絶島來儻因華夏使書禮（礼疑作轉）悠哉

又卷第二百七十一　詩一百二

送行六

送金文學還日東　沈頌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中煙霧積孤島波濤連大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措爾躬

今按褚山人朴山人金文學不詳何人也金文學蓋吉備公與金吉音近我國人入中土多易姓名猶阿倍仲麻呂称朝衡之類其餘不可考

又卷第二百八十　詩一百八

送行十五

送人之日本　方干

蒼茫大荒外風教即難知連夜揚帆去經年到岸遲波濤吞（集作含）左界星斗正東夷（集作定東維）或有歸風便當爲相見期

又卷第二百九十六　詩一百四十六

行邁八

奉使

銜命使本國　胡衡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劒留贈結交人

今按啣命字彙曰奉君命而行曰啣命檀弓曰銜君命而使朝衡日本人仕唐奉命使父母之國故曰啣命使本國

胡衡當作朝衡朝衡阿倍仲麻呂也詳見李白詩條古今和歌集傳仲麻呂傳引此詩爲仲麻呂詩又張之象唐雅此詩爲朝衡作則胡字訛書明矣國指唐忝侍臣謂自秘

書監歷左補闕爲侍從之臣天中九重明主蓋玄宗也衡其歷事玄宗肅宗代宗海外指日本慈親乃衡之父母衡其先出自孝元天皇皇子大彥命阿倍倉橋麻呂之後也父正五位上中務大輔船守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言奏請辭帝居乘駟馬至玉津而入海也蓬萊在日本所指不一或曰熊野或曰富士或曰熱田宜參考史漢六帖日東曲靈應記曰加賀國白山也六家抄註曰攝津國住吉也藤原家隆歌君加爲蓬萊嶋毛寄奴倍之生藥取住吉乃浦是也或曰在巖嶋海底巨鼇負金山夜夜出沒不測承安四年上皇願文曰省鼇波之浮蓬壺是也若木樹名淮南子曰扶野之山有樹名曰若木日所出處西望西望唐也恩君恩東歸東歸日本也義臣義辰時也平生一寶劍新[illegible]

常所帶之寶劍結交人據新舊唐書儀王友朝衡又魏萬包佶王維李白等爲平生友不知留贈寶劍者誰也衡以靈龜二年八月入唐其後奉使歸寧父母天寶十二載又入唐逢安史亂終不歸代宗時卒年七十二續日本紀曰光仁天皇寶龜十年五月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勅賜東絁一百疋白綿三百屯李白卒在衡前而哭晁衡詩可疑蓋衡歸本國時風浪惡白誤以衡爲死乎江談鈔及長谷寺記曰吉備公入唐時仲麻呂已卒爲鬼與吉備公語者甚非也二人同時人也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　包佶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車輪見謁本朝歲塗山玉帛均

今按晁巨卿朝衡李太白詩作晁卿衡是也晁姓王子朝之後故古來朝晁通用如漢晁錯一作朝錯

又卷第二百九十七　詩一百四十七

行邁九

奉使

重送陸侍御使日本　錢起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辭天使星遠臨水箇霜秋雲帆迎颺日紅旌過蜃樓定知懷魏闕迴首海西頭

今按此詩前有送陸珽侍御使新羅詩曰衣冠周柱史才學我鄉人受命辭雲陛傾城送使臣去和滄海月歸思上林春始覺儒風遠殊方禮樂新觀此則陸珽使新羅及日本故首句曰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與

送日本使還　徐凝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夜泛潮迴際晨征蒼莽中鯨波騰水府蜃氣壯仙宮天眷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

送王中丞使日本　曹松

辭天理玉節接日使雞林獨有中華戀方同積浪深張帆度鯨口銜命見臣心渥澤遐宜後歸期抵萬金

又卷第四百七十一　翰林制詔五十二

蕃書四

諸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張九齡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眞人廣城集作成下同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漂集作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眞人廣城等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漂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城等漂集作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域集作言語不通並被刧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言然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本集作彼蕃云云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冬中甚冷集作冬甚寒卿及首領百姓並云云指不多及

今按秘笈新書云賜外國書曰蕃書此勅書曲江集見上

又卷第五百八　判六
樂門十九道
施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于朝施人奏散不以韎爲惠文冠所持辭云
屬鞮鞻氏
對　張秀明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皇恩載洽式宴于朝命彼施人掌我東
樂遐夏不雜常未動 一作勤 於禁韎風霜有典罪已彰於惠文
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施人有訴聞鞮鞻
同前　常無欲
中國有孚殊方委欵不遠波海來趨天闕仰衣冠而竭誠願
臣妾而見訴國參茲備式宴且酣方樂未陳闕歌與舞施人

與斯鍾鼓職彼韎任既乖周舍之宜須寘疎遺之罰爲惠文
所抵信得其由推鞮鞻之愆 愆一作 未聞其可
又卷第五百五十二　判四十九
雙闕門中十二道
施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云云屬鞮鞻氏
宰木脩防判
又柴桑備陽候脩防宰上木丁獨不從曰將候息壤無何是
成役告其秋縣以爲瑞科告不伏並仰正斷
對
朔南聲教萬國賓王神靈滋液百琛寶用日本歸獻越溟海
而西浮陽侯順流泛潦江而東徙衣冠所到共荷於中外雖

蓋其飛有觀於今昔而賜之禮樂飾以隄防歌鐘之奏已聞
上木之功爰事將使陳茲禁韎無差絕國之音亦彼柴桑有
廣通津之備彼而奏發稀 一作蓋 失有常此獨不從寔乖於衆
遽彰紕禁幾抗成詞初引罪於鞮鞻竟登朝於息壤職司之
分是則可矜秋安之疑未應爲允惠文所劾施人亦可寘刑
息壤既成縣斷理宜稱瑞各從案記庶用平反
今按請吏臣服義文選曰于自屋請吏卽職施人舞者也
惠文冠法冠謂御史鞮鞻四夷樂人之革履故周禮名掌
四夷之樂官曰鞮鞻氏言唐朝賜宴于我遣唐使嘗以韎
樂而施人奏散樂不以韎故御史彈治之施人亦訴于樂
官於是令諸儒判之數有問對韎韎鞨北狄也當時服于
我陸奧坪碑曰多賀城去韎鞨國界三千里散樂文獻通

考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非部伍之正聲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皇朝類苑一曰皇宋事實類苑
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　軍州事　江少虞　撰
仙釋僧道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
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歷寺寺僧三千人
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
百許人每歳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
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歳
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
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

神仙傳劉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目
本紀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
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
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
館於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
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
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
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鄙
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
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
歸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
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因自

不斷余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
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
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
恨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
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攀五
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
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
書略云所諮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
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
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
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
寬弘五年九月八日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

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光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
卿之列（見楊文公談苑）

今按景德宋眞宗年號景德三年當日本一條天皇寬弘
三年延曆寺曆當作歷寂昭俗姓大江氏名定基仕至參
河守後投僧都源信出家許見元亨釋書及源平盛衰記
國王年二十五謂一條天皇每歲春秋云云常三四十人
略言我朝登科義菅原和長桂林遺芳鈔曰王者用人唯
貴賢才故試四科舉人更試詩賦各一道皆獻策試詩之
時有虛題有實題題風月爲虛題題經史爲實題詩必五
言也或六對十二句或八對十六句於大學寮試謂寮試
於式部省試謂省試各有法而有評定文賜進士及第者
二十人以爲常若過此數者名餘貢亦曰小省試或有放

嶋試於朱雀院行之令進士駕舟放鷁獻策延喜十六年
八月廿八日行幸朱雀院御題高風送秋時及第者八人
康保二年十月廿三日行幸朱雀院御題飛葉共舟輕時
及第者橘倚平及御問辨散樂藤雅材獻策式部省被置
菅神時御硯承久蒙塵失之其餘事詳遺芳鈔伊州有大
神謂二所大神宮見下卷引武備志條山州有賀茂明神
謂山城國愛宕郡賀茂別雷神社賀茂御祖神社也此兩
社乃山城國之鎮天下宗之其神之靈其祭之久詳見山
城國風土記及國史本國有國史云云國史謂類聚國史
新國史等秘府略天長二年滋野貞主奉勅與諸儒撰之
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千卷文觀當作月觀月觀集也
村上天皇在東宮令詞臣撰之詞林新撰本朝詞林江談

按云源爲憲撰在故二條殿下所傳于世者略本也混元錄混當作坤聲之誤也坤元錄魏王字泰所撰即括地志也其書殘缺我朝傳之古人多取其地名題詩野人若愚不知何皇子也或曰具平親王歟親王者村上天皇第七之子冷泉天皇圓融天皇之弟也寛弘六年四月十六日甍以文才称余謂國王弟而自称野人必出家隱者乎然則非具平親王矣此時藤行成以入木鳴于世蓋若愚者皇子爲桑門學書於行成者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云云藤原道長御堂關白也道長公記曰寛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己丑入唐寂照上人書來可憐萬里往來書治部卿源從英從英當作俊房從俊字似英房訓同源俊房者道長公外孫後號堀川太政大臣嘗著水左

記夜鶴庭訓按云俊房能書榜妙筆

又卷第五十九

廣知博識

僧贊寧

江南徐諤知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緑翠奪目朱冠紺毛金紫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軸晝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録贊寧曰南倭（烏知切）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撃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湘山野録）

今按事文類聚畫牛作畫羊淚兼山作沃焦山又歷朝故事註沃焦山在東海中

又卷第六十

風俗雜誌

日本扇

熙寧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鵶青紙如餅揲爲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傳以五彩近岸爲寒蘆衰蓼鷗鷺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末隱々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絶高余時苦貧無以買之毎以爲恨其

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

今按熙寧宋神宗年號熙寧末我朝白河天皇時也當與寂照書今扇畫其書畫之妙見称于中華可謂當時我朝不乏人也

又卷第六十三

談叢詭譎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鎭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東使面乞令辭臣撰一寺記當時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宜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飮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

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使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
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
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
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湘山野錄
今按祥符大中祥符宋眞宗年號佛祖統記以祥光爲景
德五年事景德五年即祥符元年當日本一條天皇寛弘
五年

又卷第七十八

安邊御寇

日本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奝音彫然來朝獻其國職員令年代紀奝
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爲眞連國五品官也奝然筆札而不

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
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
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
史局閲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啓一卷因
得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歸附商人舡奉所貢方物爲謝
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不惟改之
從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眞人來貢皆讀經史
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開元中有朝衡
者隷大學應舉仕至補闕求歸國授撿校秘書監放還王維
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歷官左右常侍安南
都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
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買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

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楊文公談苑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
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與銅 眞鍮似金 眞銅似銀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嶋土壤
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氏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
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
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
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
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今按司馬溫公集略亦載日本刀歌大同小異妖作祆玩

作用蒼波浩蕩無通津作嗟予乘桴欲往學恩詔張鼎臣
之博洽以日本刀歌爲歐陽永叔之作然則後人誤入溫
公集與其先徐福歐陽子以日本先祖爲徐福者非也宜
參考引晉書及世法錄令按

玉海卷第一百八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音樂門　四夷樂

唐日本獻樂

實錄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
帝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來朝朕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
僚宴陳百戲以禮之
今按唐宣宗大中七年當日本文德天皇仁壽三年撿我

國記此年秋儻唐商欽良暉發船圓珍法師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著唐之嶺南福州境此外不見遣王子事

又卷一百五十四

朝貢　獻方物

元豐日本貢方物

太平興國九年三月日本古倭奴國也僧奝然來獻銅鈴磬并本國職員令年代紀又言其國多中國典籍因出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孝經即鄭氏注越王唐越王正也元豐元年閏正月二十五日日本僧仲廻貢方物乾道九年五月廿五日貢方物

今按太平興國九年即雍熙元年宋太宗年號職員令嘗作職員令詳見宋史條又玉海第一百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三第一百五十四日本事與魏志唐書等同者故略之

書言故事大全卷之四

盧陵　胡繼宗　集
安成　陳玩直　解

頊言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棊帝命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待詔官名對手對著棊也王子出本國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木之色冷暖者冬暖夏冷

米元章書史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

劉涇在宿州云云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

中華古今注卷中

國子監大學博士　馬縞　集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今按日本書紀神代卷曰髻鬘弘仁先說訓之曰御以那惰吉見林始不曉此訓義及讀中華古今注而後知御以那御結長也惰吉即墮髻之義本國婦人髪之形也言其結髪長也今散髻加美也古事記髻鬘作御美豆良

鼠璞

桃源戴埴仲培父

扶桑

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

謂日出處天子耳

今按鼠璞之意以扶桑倭俱爲日出之處乃扶桑與倭別此意是也愚按詳見上卷引述異記下

菊譜

彭城　劉蒙

花總數三十有五品以品視之可以見花之高下以花視之可以知品之得失具列之如左云

新羅第二

新羅一名玉梅一名倭菊或云出海外國中開以九月末千葉純白長短相次而花葉尖薄鮮明瑩徹若瓊瑤然花始開時中有青黄細葉如花蘂之狀盛開之後細葉舒展廼始見其蘂焉枝正紫色葉青支股而小凡菊類多尖闕而此花之

藥分爲五出如人之有支股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似非尋常之比也然余觀諸菊開頭枝葉有多少繁簡之失如桃花菊則恨葉多如毬子菊則恨花繁此菊一枝多開一花雖有旁枝亦少雙頭並開者正素獨立之意故詳紀焉

今按菊譜以白菊爲出海外名倭菊者是也又謂新羅則似出新羅國然非此義蓋日本語白曰之良與新羅音近故謂新羅菊亦白菊之義也自古和歌詠菊者多詠白菊重我國之產且色尚白也中國白菊詩少許棠白菊詩曰所尚雪霜姿非關落帽期香飄風外別影到月中疑發在林凋後繁（類詩作開）當露冷時人間稀有此自古乃無詩見文苑英華第三百三十二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人集四

日本國僧　　　　廬陵　羅大經景綸　編

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王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墨曰蘇彌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々面曰皮部心曰毋兒脚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今按安覺者釋經祝姓邑餘氏本名良祐號安覺千光國師弟子也嘗入宋歸朝之後止筑前國田嶋香正寺汲彥高椽神泉（在豐前國詳見下卷海東諸國記條）滴爲硯水手自書寫一切經承元元年十二月終其功筆畫楷正今猶存天人當作天皇牧隊隊在國司在字衍字殿羅罷當作罷殿羅秀和訓罷殿流羅與流音通然此訓不合秀才二字秀才曰須具禮罷殿多流加度亦曰比止加度選叙令云凡秀才取博學高才者考課令云凡秀才試方略策二條（義疏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粗通爲中上文劣理滯皆爲不第黃榜御坊也御訓賁坊榜音通國俗尊僧曰御坊客安之安衍

大宋僧史略卷下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　贊寧　奉　勅撰

日本國僧圓載住西明寺辭廻本國賜紫遣還

倭國則賜僧傳燈法師之號

今按倭名抄我朝僧位階有傳燈大法師位（准三位）傳燈法師位（准四位）傳燈滿位（准五位）傳燈住位（准六位）傳燈入位（准七位）

歷朝釋氏資鑑卷第五

閩　康峯　沙門　熙仲　集

大隋丙寅大業二年倭國（云云）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甚悅

今按中原師遠等勘文引經籍後傳記曰小治田朝（推古天皇）遣小野臣因高於隋隋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

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詳見善隣國寶記釋氏資鑑曰帝覽之甚悅殆近于此矣

教行録卷第四

四明石芝沙門　宗曉　編

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　并序　准教業碑則云二十問若據傳寫諸本並載二十七問恐續後問荅叅入前文今依二十七問所行

日本國師問　四明法師荅

皇宋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賚到彼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憑教略荅隨問書之

諸方匠碩或一披覽無吝斤削云

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恭投

函丈伏冀垂慈一一批釋不勝至幸

日本國天台山楞嚴院法橋上士位內供奉十大禪師

源信　上

一問法華三周授記作佛云云　近代疑者云爲是初住佛爲是妙覺佛若是妙覺者大師常云初住八相佛也若是初住者圓頓速疾經一二生尚可究竟況經無數劫耶

荅三周所授乃八相應身記也此之八相始從初住分顯法身終至妙覺究竟法身皆能現此益物之相三周得入豈不得入初住如疏云身子既是上根利智必是超入而多云初住者蓋指其首耳又皆云經無數劫者與物結緣作淨佛國土因也若無衆多受化之機如何現身說法耶若論法身之本乃即座而得豈待經無數劫乎

二問云云

荅云云

二十七問五百問論題下云妙樂大師造疑者云此論似多訛謬且舉一二如言阿難羅雲論中不舉供養佛數及破他師所釋種性等七地義似歡喜等十地若是大師所製不可不過

荅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

草菴錄紀日本國師問事

日本國師嘗遣徒杭海致問二十於法智法智荅之皆深於理致也後廣智嗣法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十人齎金字法華經如贄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洪台學曾公碑其塔具道之

再荅日本國十問

此十問不知彼國何師所設而來相傳但云日本國問四明法師荅

一問云云　荅云云

十問云云　荅云云

又卷第六

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船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遽投斯疏以獲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

死于日本國矣此文見兆說之所作仁王經疏序此蹟雖非本眞而此說不可亡矣

今按據唐決集元亨釋書則二十七問也云二十問非也

上士位士當作人二十七及十問答略之宜參考本錄

釋門正統第一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兆公序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云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復傳而至新羅曰法融曰理應曰純英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兆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眞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一本衆咸斥其僞昔

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卽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于日本至元豊初海賈乃持今仁王疏二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悔因緣得之云云

今按釋門正統所引兆說之仁王經疏序文比教行錄詳

又第二　義寂傳

初智者所說教迹自安史挺亂以來會昌籍沒之後當時碩德但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師痛念本折枝摧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以錢忠懿王覽內典昧於教相請扣韶國師韶稱師洞明台道王召師建講遣使抵日本求其遺逸仍爲造寺賜號淨光追諡九祖尊者台道鬱而復興師之力也嚴教主拜像詩云憶昔昏霾萬里開德星一點耀南台修眞名自神州起慕法僧從日本來道樹幾將成巨蠹慧燈相次作寒灰當時不假扶持力塵劫茫茫事可哀

智禮傳日本國師源信嘗遣學徒寂照等持二十七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厥後廣智嗣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齎金字法華經如贄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歸國大弘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據教行錄更載答日本十問之文但不知爲彼國何師也

又第三　弟子志

所謂天台教者云云此宗自安史擾亂會昌籍沒以來舊聞

故失傳者罔憑或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吳越錢忠懿王觀永嘉集昧於教相卽問韶國師師稱螺溪寂洞明台道王召寂建講爲遣使日本求其遺逸

今按禪宗永嘉集一卷唐永嘉沙門玄覺撰此永嘉集文事詳佛祖統記見下

所謂密教者云云先是空弟子慧果授與日本空海傳授不絕近俊芿來雲間從北峰印學者卽其遺派學術行業眞海東翹楚也

又第七

宗印字元實號北峰云云嗣法俊芿先傳密教於日本慕台道航海來學開禧逆虜犯順芿欲結壇誦咒如不空解安西圍者時論歉磨扣閫無路師俾芿選徒於日本取五[illegible]

徒死于海吁聖教行否亦有時耶玆足以表其無我
今按俊芿泉涌寺僧傳見元亨釋書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唐揚州大雲寺鑒眞傳
釋鑒眞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丱俊明器度宏博能
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
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奨訓屬天后長安元年
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爲龍興殆中宗孝
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戒雖

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通
動必研幾曾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爲一方宗首
泳泄印月適足清明猊座揚音良多響答時日本國有沙門
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
來請問禮眞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
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
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乎眞觀其所以察其翹
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是乎
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
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
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眞乃募
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乃天寶

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眞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
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没有投棄棧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
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
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
一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厭之幾没洎出鳥海乏水俄泊一
島池且汲澄人飲甘美相次達於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
大寺安止初於盧舍那殿前立壇爲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
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
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
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
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
五日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春秋

七十七至今其身不施苧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僧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今按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元亨釋書鑑眞
傳曰我聞南嶽思公生和國弘佛法聖德太子事我知之
詳見下文傳燈録條長屋王高市親王之子也仕至左大
臣故曰長屋者則相國也與實非相國矣城大寺城當作
東王子一品親田親當作新新田部親王天武天皇第八
之子天平七年九月薨東征傳曰以寶字元年丁酉十一
月廿三日勅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眞以此田欲立伽藍
時有勅旨施大和上園地一區是故新田部親王之舊宅
寶字五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後請官額今唐招提
是思託鑑眞之弟子台州開元寺僧也東征傳有思託五

言初謁大和上二首并序東征傳一卷寶龜十年二月
人玄開撰高僧傳謂思託著東征傳者失也
又卷第二十九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剛決明
敏僧也泛溟涬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顗師之禪決屬遂
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
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佩將防疑悞乃造邢伯作援證焉時台
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
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
殊塗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
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爲憑云澄泛海到國貢教法指一山爲
天台號一寺爲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遥尊邃爲祖
師

今按貞元唐德宗年號貞元二十一年當日本桓武天皇
延曆二十四年指一山爲天台謂近江國比叡山也號一
寺爲國清謂延曆寺也澄傳見元亨釋書亦詳有別傳
又卷第三十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
今按圓載事見引唐詩鼓吹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宋沙門　道原　纂
雲居道膺禪師傳
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實曰若是
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

今按世傳聖德太子前生南嶽思大和尚也然據道膺說
則虛也又羅浮子曰或問傳燈錄雲居道膺傳謂思大和
尚生倭國作王鑑眞亦曰我聞思公生和國弘佛法聖德
太子事我知之且又所行于世太子傳具載此事未知果
然否余荅曰再生之說浮屠氏之所言也非吾儒之所專
言也雖然羊祜圓澤事是史傳之所称亦不可誣乎有說
于此人物之生也皆天地陰陽之所感生者自息死者自
消譬如逝川之不舍晝夜更無一息之間斷也今年之春
非去年之春樹頭之花非復根之花易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由是觀之無人死再生之義雖然聚散遲速如
火之初滅而烟氣猶欝乎故有鬼神之感格有厲靈之來
由有精爽之依託有魂魄之流行而其終由太虛無所不

之何蹤跡之遺有哉況其人死又託胎乎佛氏三世之說
今之果夙之因也今之因後之果也其要至令人人修善
止惡而已下愚庸昧不悟此意恐懼疑惑遂以爲實有三
世是必野狐耳若夫祭祖考存其至誠則洋洋乎如見
如在譬如植梅子得梅樹種杏仁得杏樹於物已然人亦
如此是蓋一氣之條理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日本國覺阿上人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
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
航海而來歲餘始至乾道辛卯夏也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

來阿較背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
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
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其
等伽藍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
迷津曰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
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
何而有海便打卽命海坐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
江岸聞鼓聲忽穎（會元穎作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
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
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
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
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
路行（其三）求眞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
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會元論非說）入泥水
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々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其行
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
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
數珠二串縧扇二十事貯以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
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

今按晋濟五燈會元亦載覺阿上人傳大同小異乾道宋
孝宗年號辛卯乾道七年當日本高倉天皇承安元年嘉
應高倉天皇年號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百鍊鈔曰
後白河天皇嘉應元年六月七日出家法諱行眞時年四
十三壬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高倉天皇仁安三年十三
月九三日卽位時年八歲至承安二年已五載矣淳熙亦
孝宗年號乙未淳熙二年當日本高倉天皇安元元年壬
寅淳熙九年當日本安德天皇壽永元年

佛祖統紀卷八

大宋　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十祖興道尊者道邃傳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
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
太守求一言爲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卽署之曰最澄闍梨身
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敏之姿道俗所敬旣觀光於上國復傳
教於名賢邃公法師總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
親承秘密不外筌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
記安可不從澄旣泛舸東還指一山爲天台創一刹爲傳教
化風盛播學者日蕃遂遙尊邃師爲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
此

述曰指要序曰日本乾淑所録邃和上止觀中異義云云

今按陸淳印記亦見高僧傳其言大異故雖涉泛俱舉之
創一刹爲傳教非也高僧傳曰號一寺爲國淸近是元亨
釋書最澄傳曰弘仁十四年春二月賜寺額配紀元曰延
曆遵先皇之崇建也貞觀八年秋七月勑謚傳教大師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挺亂（天寶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相繼反逆）近從會昌焚毀（武宗會昌五年罷僧尼毀寺院）殘編斷簡傳者
無憑師每痛念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
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
藏卽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燈天台德韶國師姓陳嗣淸涼益禪師至天台覩智者遺蹤有若舊居又與智者同姓時疑其後身云）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卽召師

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之文既回王爲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諸諡天台諸祖止諡以下六祖一家教學鬱而復興師之力也 案二師日高云吳越王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令諦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不復至於此則知海外兩國皆曾遣使若論教文復還中國之實則必以高麗諦觀來奉教爲正

今按佛祖統記之意天台教文得之於日本而小註及第十第二十三卷第四十四卷以爲得之於高麗日本兩國據皇朝類苑則天台中興者盡得之於日本已見上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傳至道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

今按至道當作咸平咸平六年當日本一條天皇長保四

年寂照爲師持台教疑義遠使於宋時亦通國信乎故皇朝類苑曰入貢佛祖統記曰日本國遣寂照亦此意也問目事亦見佛祖統記第十二第五十俱列下

又卷十

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傳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寶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爲多也

又卷十二

廣智尚賢法師傳日本國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爲贄請學輪下三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智爲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 又卷五十清獻公所撰碑文略見下宜參考

今按咸平宋真宗年號咸平六年當日本一條天皇長德四年元亨釋書源信傳曰信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嗟嘆曰東域有深解之人乎乃造答釋寄之風船來往音問相繼又安海傳曰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宋之知禮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膚義豈須遠問乃作上中下三答曰宋國答釋不出我三種而已及禮答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答及海釋如墓讀祭余謂知禮私淑於螺溪三世之傳而專天台中興之名溪也得遺教於日本而日本信

請業於禮觀此則如禮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乎安海法師誠出類拔萃之人也亦可知本朝作人之盛矣又寂照傳曰長保三年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照寄知禮法師禮延照爲上客丞相丁晉公欽照德義禮答釋成照欲持歸本土晉公留之照止于吳門寺令其徒送禮答釋

今佛祖統記言照欣領歸國者非也

卷十七

法師俊芿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 唐元和開國人空海入中國受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 久之航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峯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禧初北虜犯邊芿啟北峯欲結壇誦咒如不空解安西圍騎論委靡竟不克行北峯乃令遣徒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淪于海

今按開禧宋寧宗年號當日本土御門天皇之時

卷二十三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王錢鏐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今東壽昌

今按清泰二年當日本朱雀天皇承平四年

卷三十

瑜伽密教二祖不空灌頂國師傳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鎰菴曰自金剛智諸師爲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寖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卷四十

高宗永徽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

今按永徽四年當日本孝德天皇四年道照續日本紀日本靈異記元亨釋書等作道昭靈異記上卷曰道昭法師奉勅求法於大唐至於新羅山中講法華五百群虎來聽其中有人以倭語擧問昭問誰曰役小角也昭以爲我國賢聖也下高座求之無人

顯慶三年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今按顯慶三年當日本齊明天皇四年

卷四十一

玄宗開元四年日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今按開元四年當日本元明天皇靈龜二年元昉續日本紀元亨釋書等作玄昉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眞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今按開元十四年當日本聖武天皇神龜三年鑒眞事詳具上

又卷四十三

宣宗大中四年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

今按大中四年當日本仁明天皇嘉祥三年

十二年日本國沙門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衆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

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新羅礁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今人或稱五臺寺又稱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扃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置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絶處有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爲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懇禱或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蘭若是爲海東諸國朝覲商賈往來致敬投誠莫不獲濟草菴錄

今按大中十二年當日本文德天皇天安二年慧鍔文德

實錄及釋書作惠萼寶錄曰嵯峨太皇太后嘗多造寶幡及繡文袈裟窮盡妙巧左右不知其意後遣沙門惠萼泛海入唐以繡文袈裟奉施定聖者僧伽和上康僧等以寶幡及鏡奩之具施入五臺山寺

又卷四十四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吳越王傳）

雍熙元年日本國沙門奝然（丁久及大）來朝然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文字云云　次元（桓）

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和年中也（貞元元和間有日本最澄受荊溪一宗流記以歸當以此爲傳教之始可也而奝然所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何耶奝書亦言空海肄業中國二十年然吾宗未見空海傳教之迹今據釋門正統云空海入中國學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始知奝然言學智者教者誤也）

案唐書日本漢倭人也云云

端拱元年日本國法濟大師奝然遣弟子嘉因祈乾來朝

今按宋史嘉因作喜因祈乾作祚乾

卷四十五

眞宗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

五年日本國遣使釋（五十三釋作入）貞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敕詞臣爲撰寺記

卷四十六

仁宗熙寧五年日本國沙門尋（成尋）成來朝

卷四十八

孝宗乾道三年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棲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爲疑即揖太守襪對衆讀以爪掐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不無疏繆遂一一爲折之使慚懼而退守踴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又卷五十三云棲心維那對使宣讀斥其文義疏繆者凡七處）

今按乾道三年當日本二條天皇仁安二年

唐奘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云云　本朝淳熙間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角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過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背誦云云　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背誦般若然不知回向淨

土其沒也生日本爲國主昔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人說若此

今按宋沃承璋生日本爲國主虛誕也晉書曰日本國人自言泰伯之後佛祖統紀曰日本人說若此皆好事者言之也

卷五十

清獻公法智大師行業記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云云　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

卷五十一

慈雲大師遵式南岳止觀後序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埋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

錫非扶桑秫泛諸夏既登鄮嶺解纜出於天竺沙門道成武首
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頃冠喜序出奉錢（奉音風秋也作俸音封皆誤）模
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
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回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顛晦
耳

今按咸平三祀當日本一條天皇長保二年

元史卷二百八　外夷傳卷九十五
皇明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臣宋　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官　臣王　禕等奉　勑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周如砥等奉　勑重校刊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
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
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
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
和開成中並遣使入貢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
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奝然善隸書而不通
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
易集七十卷奝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
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
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
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
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
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
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
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
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
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
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
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
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
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禃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宋君斐借
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
月帝謂王禃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

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禃以爲海道險阻不可
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
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
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
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
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
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
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
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
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
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
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禃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

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禃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

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

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

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人竟不至

今按元世祖之至元一年當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元年四年六月云云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證之我帝王編年集成云文永五年二月七日高麗牒狀至常盤井大相國藤實氏進之于太上天皇廿五日依蒙古事立臨時二十二社奉幣使以祈攘不祥三月廿七日有仗議其趣二郎彌二郎二人事不詳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晃爾使日本帝王編年集成曰文永六年三月七日自九國報六波羅曰蒙古國使八人高麗使人四人倂人七十餘人至對馬時陸奧守平時茂式部大夫平時輔居京六波羅北南武斷關西事日本始遣彌四郎下文曰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覩此則四郎同人也彌彌二二字不知何是愚謂彌字爲是太宰府官人有大彌少彌彌四郎者彌官第四之子乎此不可知也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

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武三）申刻蒙古賊船至于對馬淺茅浦酉刻著國府地頭所宗右馬允助國率八十餘騎發向翌日卯刻差通事眞繼男問之故箭交鋒蒙古軍千人皆下與戰騎馬者四人宗馬次郎及彌次郎射殪之助國亦戰死馬次郎養子彌太郎同八郎刑部丞及僕三郎兵衛次郎庄太郎流人肥後國江井藤三等十二人各鬪死蒙古放火淺茅浦小太郎等馳報博多太宰府告急于六波羅時武藏守平時村左近大夫將監平時國居六波羅北南十四日申刻蒙古來于壹岐四百人下舟建赤幟拜東守護代平內左衛門尉經高弁御家人百餘騎射之蒙

古亦射如雨守護代士卒多死明日經高自殺經高僕宗三郎馳報博多壹岐對馬殘破甚水陸諸路兵大至少貳大友臼杵戶次松浦菊池原田小玉黨合十萬餘騎以逐蒙古十一月廿日挑戰山田次郎重基宅磨別當太郎賴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蒙古軍大戰死之松浦少貳原田敗績少貳子三郎左衛門景資及平四郎斬蒙古渠魁於是敵軍不整景資等亦於志賀嶋得賊船二艘而諸軍入城固守廿一日蒙古乃退會夜大風雨蒙古高麗賊船觸巖崖多敗神之所罰也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編年集成曰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鎭西遣關東不入洛中自山崎東經岡屋醍醐七月廿一日自鎭西亦送蒙古人

于關東路次依前九月六日以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執權相模守平時宗之命於鎌倉龍口斬蒙古使等九人平戸島在肥前國官軍六月入海云云平壺亦平戸也戸壺音通平戸此曰比羅度三才圖會作飛蘭島五龍山鷹嶋也在筑前國託宣集曰金海拾芥曰見海即是明太祖曰元之艨艟漂於蛇海亦指此地謂蛇海者訛少謂五龍山者亦訛蓋五广龍雋山嶋之誤也八月一日破舟云云我舊記俱言閏七月朔日入角島博多也音相近登壇必究武備志作花旭塔音訛博多津亦在筑前國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六月高麗賊船五百艘至壹岐對馬殺人嶋民隱山賊聞兒啼探刺殺之其惡無狀然後高麗船寄宗像冲蒙古賊船至壹岐已而著筥崎前殘嶋志加嶋東國通鑑曰世

界朴大明浦是也世界與志加音近高麗船自宗像冲近蒙古船嶋民告博多時關東秋田城次郎等大軍及九國二嶋兵悉集于水城昔天智天皇於筑紫築大堤貯水名曰水城今及蒙古禍起北條氏更脩木城數十里間以大石築之高一丈餘其上平坦乘馬直下賊船又多多良瀉擊亂椓據億丈之城置兵數十萬以前上總介平實政爲探題時草野次郎容乘船二艘向志賀嶋斬賊二十一人賊船艫千里以鐵連之日本人近則發弩射之或曰放鳥銃伊豫國住人河野六郎通有以帆檣爲橋入蒙古船冒矢石左肩被創斬獲甚多大友散位藏人率三十餘騎斬首若干城次郎僕新左近十郎今井次郎財部九郎大戰死之自六日至十三日水戰不止而賊不能上岸據于鷹嶋窟門山記曰山影浮于海賊疑危石

在渡口懼不能上岸値斯危難西國不輸糶民有菜色京鎌倉恟恟二十日天皇行幸神祇官祈淸胡塵及詔諸社禱之於是諸社甚多靈應豈非精誠能感通聞見負仗神力以誅賊七月晦日夜半西北風閏七月朔日大風震電青龍出首硫黃氣滿海賊船三千五百艘俄漂蕩或破或上礒或流士卒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或海中積尸望之如嶋敗卒在鷹嶋修破船欲還三郎左衞門尉景資乘勢擊之賊不知歸路以相剪屠或沒海或降而盡殺之九日九國驛馬告捷自文永以來鬼方犯邊十有餘年於是一時蕩攘君兒今津高麗寺鑿深坑瘞蒙古高麗屍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元成宗大德三年當日本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釋一寧號一山初元國樓船偵我西鄙神靈

戮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我鄉浮屠諭寧往使寧逼不得已寓船著太宰府副元帥北條貞時激怒謫伊豆國或稱寧道譽自時素重禪法此冬延主巨福寺天子亦敬之終止于日本遷化文保元年十月勅特進前御史大夫源有房祭之其文略曰不留幻質隕此偉人若亡良鄉忍慕罔整見林常閱藤原經長記曰正安三年十二月十日異國賊船來于薩摩國子敷嶋者一艘凡海上船可二百艘此爲寧一山後事而元史不見蓋世祖因於我二十三年罷征日本遂死後止成宗繼立圖我使一山而一山不歸故浮巨艦候我動靜我亦固守備守藩籬後二條天皇乾元二年閏四月十七日令鎭西人築博多前濱石垣及置兵船于瀕海要害之畔以備異賊

又卷六本紀第六世祖三
至元二年八月丁卯以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賜書曰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云云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
四年六月乙酉黒的殷弘以高麗使者宋君斐金贊不能導達至日本來奏降詔責高麗王王禃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
五年七月丙子高麗國王王禃遣其臣崔東秀來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脱朶兒往閲之就相視黒山日本道路仍命躭羅別造船百艘以伺調用
九月己丑立河南屯田命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國遣人導送期於必達毋致如前稽阻

又卷七本紀第七世祖四
七年二月丙申朔命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
八年二月庚寅朔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
今按元史日本傳曰九年二月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世祖本紀曰八年二月趙良弼張鐸至京師自相矛盾據我藤原經長記八年說爲是具于列傳今按
三月乙丑諭旨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童言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設

爾等不須疑畏也帝稱善
又卷第八世祖五
十年六月戊申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九月甲申襄陽生券軍至大都詔伯顏諭之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敕樞密院具鎧仗人各賜鈔
十一年三月庚寅敕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
十二年二月庚戌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賚書使日本國○丙辰賞征東元帥府日本戰功錦絹弓矢鞍勒

又卷第十世祖七
十五年十一月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六年二月甲申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六月壬午敕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秋七月壬戌造征日本及交趾戰船○八月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賚詔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閲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
又卷第十一世祖八
十七年二月己丑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六月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秋七月戊辰詔括前顧從軍者及張世傑潰

軍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軍○八月戊子以前所括願從軍者爲軍付茶忽領之征日本○戊戌高麗王王賰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冬十月甲戌遣使招開元等路軍三千征日本○戊寅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十二月辛未高麗國王王賰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以高麗中贊金方慶爲征日本都元帥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爲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戶並賜虎符○癸酉以高麗國王王賰爲中書右丞相○甲戌復授征日本軍官元佩虎符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

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砲帝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壬子高麗王王賰遣使言日本犯其邊境乞兵追之詔以戍金州隘口軍五百付之○癸亥賜征日本諸軍鈔○二月戊辰發侍衛軍四千完正殿賜征日本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手鈔四千錠○乙亥詔諭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嚴軍律○丙戌征日本國軍啓行給征日本軍衣甲弓矢○夏四月戊子賜征日本河西軍等鈔○六月壬午日本行省臣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廣寅以阿剌罕有疾詔阿塔海統率軍馬征日本○八月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忻都洪

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慶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冬十月壬寅賜征日本將校衣裝幣帛靴帽等物有差○辛酉給征日本回侍衛新附軍冬衣○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丁丑敕征日本回軍後至者分戍沿海○十二月已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又卷十二世祖九

十九年秋七月壬戌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九月戊寅給新附軍賈祐衣糧祐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壻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壓境願先降附

今按賈祐不詳何人焦元帥亦亡是其意蓋指北條焦字似條字時北條爲副元帥僭斷江見元伐木造戰艦陳詩

曰萬木森森截盡時青山無處不傷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箇長松啼子規出貞和集恐爲此時作

十一月甲戌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二十年春正月乙丑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壬申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二月甲寅賜日本軍官八忽帶及軍士銀鈔有差○三月丁巳罷女直造日本出征船○已未御史臺臣言平灤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萬人乞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一事其與

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軍千餘其
新附軍令悉行○乙丑命兀奴忽會帶往揚州錄囚遣江北
重囚謫征日本○夏四月丙戌以侍衛親軍二萬人助征日
本○壬辰阿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
招討張瑄總管朱淸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
宜○乙巳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程鵬飛請明賞
罰有功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改授從之○發大都所造
回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
今按回回砲列傳第九十云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
人也善造砲太平記曰元犯我其攻具有鐵炮即是
○辛亥以征日本給後衛軍衣甲及大名衛輝新附軍鈔○
己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甲子徙揚州淘金夫赴益都立征

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給高麗國征日本
軍衣甲御史中丞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
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
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
手水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
未晩不從○甲戌發征日本重囚往占城緬國等處從征○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忽都帖木兒忙古
帶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秋七月丙辰諭阿
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八月
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
間民病之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寬民力
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九月壬戌詔黎兵同征日本

○冬十月庚寅給征日本新附軍鈔二萬錠○十二月辛卯
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日本
又卷第十三世祖十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
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二月辛
巳罷高麗造征日本船○閏五月癸巳江南諸行省造征日
本船隱弊詔按察司毋得沮撓○冬十月甲戌詔諭行中書
省凡征日本船及長年篙手並官給鈔增價募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丙午以征日本船運糧江淮及敎軍水戰
○辛酉以耽羅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賜高麗○六月庚戌命
女直水達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冬十月癸
丑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

茶丘右丞征日本○丁卯勅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高麗
江南諸處所造海船括傭江淮民船備征日本仍勅習泛海
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十一月戊寅遣
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
多造船○癸巳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
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諸軍期於明年
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
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十二月以占
城遁還忽都虎劉九田二復舊職從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
本戰士萬人回回砲手五十人○己亥從樞密院請嚴立軍
籍條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勅樞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
五衛軍還家治裝今悉選壯士以正月一日到京師江淮行

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江中
又卷第十四世祖十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九月壬辰高麗遣使獻日本俘○冬十月壬戌高麗遣使來獻日本俘十六人
又卷第十五世祖十二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遣叅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使高麗督助征日本糧
卷第十七世祖十四
二十九年六月己巳日本來互市風壞三舟惟一舟達慶元路○冬十月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剌帶將之以防海道

又卷第二十成宗三
大德三年三月癸巳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五月庚子復征東行中書省
又卷第二十一成宗四
七年夏四月丙戌置千戸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冬十月戊戌命省臺院官鞫高麗國相吳祈及千戸石天輔等以所離間王父子天輔謀歸日本皆笞之徙安西
十年夏四月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
又卷第三十泰定帝二
三年秋七月戊午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
又卷第三十九順帝二
至元二年二月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賷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又卷第四十二順帝五
至正十二年八月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海剽掠身稱島居民高麗國王伯顏帖木兒調兵勦捕之賜金繫腰一鈔

千錠
又卷第四十六順帝九
二十三年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遂安
又卷第九十一百官志七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國命高麗王置省典軍興之務師還而罷大德三年復立行省以中國之法治之既而王言其非便詔罷行省從其國俗至治元年復置以高麗王兼領丞相得自奏選屬官治瀋陽統有二府一司五道
又卷第九十九兵志二　鎭戍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

官軍不能敵江淛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萬戶府新附軍
往陸路鎮守以蘄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漢軍移就沿海屯
鎮臣等議自世祖時伯顏阿朮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
安置軍馬豈可輕動前行省忙古䚟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
遷調世祖有訓曰忙古䚟得非狂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
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
補今欲禦備姦宄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軍三
分取一與陸路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　四年十
月以江浙省嘗言兩淛沿海瀕江隘口地接諸蕃海寇出沒
兼收附江南之後三十餘年承平日久將驕卒惰帥領不得
其人軍馬安置不當乞斟酌衝要去處遷調鎮遏樞密院官
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爲倭商焚毀宜如所請其餘遷[illegible]

馬事關機務別議行之
又卷一百二十二列傳第九
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卿平章政事
程鵬飛建議征日本奏漢卿爲征東省郎中帝顧脫因納若
曰鵬飛南士也猶知其能姑聽之俟還朕自録任征東省罷
徵漢卿還丞相阿里海牙以湖廣行省機密事重舍漢卿無
可用者遣郎中岳洛也奴奏留從之
又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
月里麻思傳十八年以招討使將兵征日本死於敵
艾貌傳招手號新軍二千五百餘人陞宣武將軍總管賜虎
符有旨征日本也
又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十六

阿剌罕傳十八年召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
統蒙古軍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中
阿塔海傳二十年遷征東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
十七八
又一百三十一列傳第十八
囊加歹傳召爲都元帥管領通事軍馬東征日本未至而還
忙兀台傳初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擒史天祥助完
者都討陳大擧又資阿塔海征日本戰艦三千艘福建省臣
言其有反側意請除之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忙兀台携義
入朝保其無事且乞寵以官爵丞相伯顏亦以爲言乃授義
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從林雄等十人並上
百戶

又一百三十二列傳第十九
昂吉兒傳時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
給軍餉帝從之既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衆今
方有事日本若復調發民兵將不勝動擾矣議遂寢未幾宣
慰使燕楠復以爲言帝乃遣數千人即芍陂洪澤試之果如
昂吉兒所言乃以二萬兵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等領卒十萬征之昂吉兒上疏其略
曰臣聞兵以氣爲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
屢衄不一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
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
哈剌䚟傳至元十六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師二千餘人至慶
元港口哈剌䚟諜知其無他言于行省與交易而遣之十八

年擢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從國兵征日本值颶風舟回明年二月還戍慶元二十二年罷都元帥改沿海上萬戸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入朝帝問日本事宜呰刺丁應對甚悉令選戍海道授浙東宣慰使賜金織文段玉束帶鞍勒弓矢有差

又一百三十三列傳第二十

也速䚟兒傳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錄功進懐遠大將軍管軍萬戸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而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戸衣服弓矢鞍轡有加

今按也速䚟兒爲懐遠大將軍管軍萬戸太平記所謂萬將軍者是耶云蒙古軍破逍還者其將萬將軍而已殆近全軍而還之意然太平記至羅發事荒唐之言也

又一百四十列傳第二十七

鐵木兒塔識傳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illegible]表請沒入其人以爲奴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果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

今按鐵木兒塔識還日本風漂人亦不禁刺探於是可觀夷而資稟宏偉學術正大也

又一百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二

月魯不花傳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帯納於是賊即登舟擄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家奴那海剌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忠肅

又一百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一

俊奇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十七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戸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十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灤黒堝兒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illegible]

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右丞

今按宜蠻訛也不知指何地亦思宜與飛音通蠻恐飛之誤宜蠻嶋乃平戸之和訓

又卷一百五十九列傳第四十六

趙良弼傳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絶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喩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

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
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
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
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
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
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
但頗録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
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
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
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
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
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

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
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
今按金津島當作今津藤原經長記曰文永八年十月二
十三日蒙古船至今津（在太宰府西可二里）因此事東使入洛向西
園寺大納言實兼亭實兼參太上天皇奏事即夜有議關
白藤基忠花山院前右大臣通雅内大臣藤師繼權大納
言公藤吉田中納言經俊帥中納言經任等參初蒙古使
者曰入都當上國書不然則不可放下太宰少卿曰蒙古
不可參帝闕惟欲見國書數爲問荅於是使者寫國書與
之聞東奏其書其書意以數雖逼書而不報來十一月以
爲期猶無荅書則發兵艤於是衆議可報而終不報元史
太宰府趙良弼往復事與此略同又正應六年七月八日

宣命曰天皇我詔旨度掛畏岐伊勢乃度會乃五十鈴河
上乃下都石根尓太宮柱廣敷立氐高天原尓千木高知
氐稱辭定奉留天照坐須皇太神乃廣前尓恐美恐美申
賜者久申久朕忝毛留航乎稟氐謬氐神器乎守留爰去
年乃冬比與利異國忽尓牒書乎送氐強和合乎求牟書遣
命者倍可用其之由乎告久緯既尓文永與利起今尓及倍里度
云止毛我朝未容其言須誠尓安危乃間多難決久理乱乃
本毛叵辨志邊將毛堅久防禦乎儲氐鎭尓警衞乎致勢
邦家能煩比無尓作須勞太泉庶之患倍有利是則朕加
薄徳乃令然云倍岐[illegible]一歎十愼牟帝從之非也按日
本傳良弼還明年征日本又十八年征日本則不從良弼
言也嗚乎世祖之窮兵黷武爲無益事矣

又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四十七
王磐傳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
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
宋滅徐圖之未晩也又王磐傳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
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
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
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
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
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閲
内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今按王磐之諫亦善蒙古非無人也世祖以溫言與寶枕
者姑息之愛也終不納其言土芥生靈不仁之甚也

又一百六十二列傳第四十九
李庭傳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
又一百五十五列傳第五十二
張禧傳十七年加鎭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約東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

船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七十匹以濟其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
管如德傳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一曰立額漕征二曰息兵懷遠三曰立法用人四曰省役恤民五曰設官制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軍民之官廩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
綦公直傳九年爲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戶十年賜金符命造征日本戰船于高麗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
又一百五十六列傳第五十三
王綧高麗王瞰之猶子也子阿剌帖木兒襲職授虎符揔管

高麗人戶至元十一年進昭勇大將軍從都元帥忽都征日本國頗有戰功五年加鎭國上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尋陞輔國上將軍東征左副都元帥十八年復征日本遇風濤遂沒于軍
楚鼎傳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回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又一百六十七列傳第五十四
王國昌傳東夷皆內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帝因命國昌與經略使印突史樞等攻拔之

八年復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來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爲援
又一百六十八列傳第五十五
劉宣傳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擧數見敗北

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
悔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
嘉納其言

又一百六十列傳第五十七

申屠致遠傳時寇盜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
遠設施有方衆頼以安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渉海遠征徒費
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爲
立制則銓衡平而吏弊革

又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七十一

王克敬傳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
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

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呉人從軍征日
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
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脱有釁吾當
坐事聞朝廷竟遣之

又二百三列傳第九十

張康傳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
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

又二百八外夷傳第九十五

高麗

至元三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
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黒的禮
部侍郎殷弘司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十
二月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賛等導詔
使黒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正月禃遣君斐等奉
表從黒的等入朝六月帝以禃飾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黒的
與君斐等以詔諭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
禃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
五年四月禃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脱等入朝
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
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
一千艘能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卽當應
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
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戸百戸千戸之類虚名而無
實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頼聖德自徹兵以

來有生長者僅十歳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
得俟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
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
七月詔都統領脱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
至其國禃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閲軍造船也九月以禃表
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黒的等使日本詔禃遣重臣
導送十二月禃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佺禮部侍郎陳井起
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黒的等赴日本六年七月帝遣明
威將軍都統領脱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禃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
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十一月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

孤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
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
國定爲郡縣七年十一月有詔諭禃以其陪臣元傅等妄奏
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日本交
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謂自此以往或
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
又詔禃曰嚮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
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
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特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
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十二月詔諭禃送使通好
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
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

之亂故不果及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
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
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粮餉卿專委官
赴彼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
緩匱乏八年九月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
使日本九年二月禃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十一年三月遣
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十五年一月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
愋愃恂婿趙卞等陰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
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
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
全羅諸處鎭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脩牛畜耒耜爲來

歲屯田之計十八年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戸府以控
制日本十九年正月勅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
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
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
今按元世祖以羶胡種裔三世之餘烈并吞中國廣拓四
海乘勢欲取我神國然惟此一事終世不能從非不能而
已沈溺十萬人盜賊相繼而起民不聊生故終罷擊日本
於是天下後世知我朝天險神威不可犯日本豈不盛哉
彼擊我國取道高麗戰艦三千艘兵四十萬米百萬石高
麗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十二萬
三千五百六十餘碩舉此大兵行此大事深謀遠慮孰容
其議而不能合兵登岸可憐神風一陣破滅矣其行軍帥

兵之際逃遁不達者忻都殷弘等也達者趙良弼也見殺
者杜世忠等也未至而還者囊加歹也請討我國者忻都
洪茶丘也諫止討者崔彧昂吉兒趙良弼劉宣張康也戰
死者月里麻思王綽也生還者阿塔海哈剌解范文虎李
庭楚鼎也還受賞者速解兒也棄馬七十疋不棄四千兵
者張禧也惜身命棄十萬兵者范文虎也後之中國人皆
知元非各有議明太祖皇帝曰若以人事較之元長於騎
射短於舟楫况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而
元好強尚兵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沈巨艦千艘淪精兵
於海底如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誠哉

居家必用事類 戊集 卷之十　水晶

倭國者上品信州者次之須要潔淨令俐不薄不厚素者見

佳硯花者多藏粉瑕節病鶩璺者不堪亦有烏水晶

新芳薩天錫雜詩妙選藁全集

天滿宮

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雲吐月觀音寺裡一聲鐘

今按天滿宮者右大臣菅原道眞公之廟也公嘗在宇多醍醐之朝以賢哲輔君因藤原時平之讒左遷太宰權帥其出京時對所愛梅賦和歌曰古知布加波爾保比於幸世與牟米乃波奈阿留辭那之登氏波毋那和須禮曾梅飛生于謫所庭甍而爲神廟號天滿宮天曆九年三月十一日告人曰我所往當生松千株忽然一夜北野松生故斯地亦祭之都府樓太宰府也觀音寺觀世音寺在都府

樓上嘗宰後草不出門詩曰一從謫落就柴荊萬死兢兢跼蹐情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中懷好逐孤雲去外物相逢滿月迎此地雖身無檢繫何爲寸步出門行神之德充溢宇宙故薩天錫知之賦此詩書史會要曰太元薩都剌字天錫回紇人發進士第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有詩名善楷書

書史會要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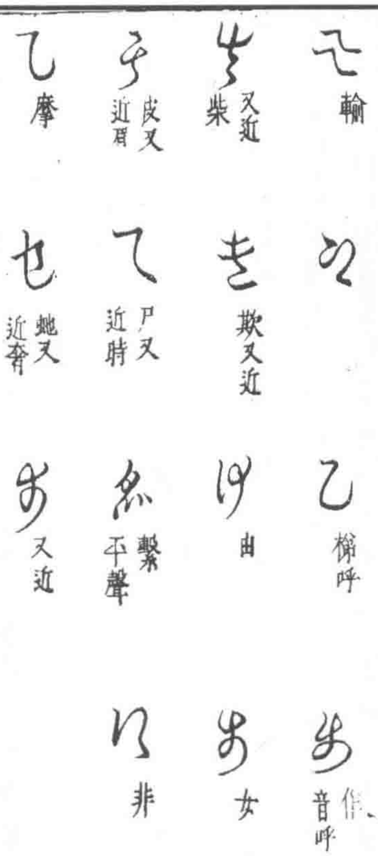
南村處士陶宗儀九成著

外域

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不通華言善筆札命以牘對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中多習王右軍書照頗得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卷皆二王之跡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紙墨光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也曩余與其國僧曰克全字大用者偶邂逅于海陬一禪刹中頗習華言云彼中自有國字字母僅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因索寫一過就叩以理其聯轄成字處髣髴蒙古字法也全又以彼中字體寫中國詩文雖不可讀而筆勢從橫龍蛇飛動儼有顚素之遺則今以其字母附於此云







假如曰天則云ろら曰地則云あ曰山則云ろあ曰水則云夭沱曰日則云汈曰月則云沈き曰筆則云不乙曰墨則云あ丢曰紙則云加丢曰硯則云ああり大意不過如此

書史會要補遺

外域

稱永仁字斗南日本人書宗虞永興

釋中巽字權中日本人書宗虞永興

今按字母者空海之筆跡也續日本後紀曰海在於書法最得其妙與張芝齊名見称草聖國史說如此乃書四十七字便于國人不知一丁者國語音響無遁於此數矣字體海草也出雲國神門寺有海眞蹟字母云余嘗見其臨寫簾中抄曰四十七字本歌詞也護命空海作之いろは。にほへど。ちりぬるを護命作之わかよたれぞ。つねならむ。うゐのおくやまけふこえて。あさきゆめみじゑひもせず。空海賡之二僧同時人也今書史會要乃入音韻字海所載以呂波字體似是而非也

圖繪寶鑑第五　外國

吳興　夏文彥士良　纂

日本國古倭奴國也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設色甚重多用金碧然殊方異域而能留意繪事亦可尚也至今倭僧多能作墨畫觀音佛像

今按本朝畫工之姓名錄於青史者甚多今不再贅寬平有巨勢金岡馳譽於古今菅原道眞公寄詩乞畫圖山水從來無擕去願憑君得寫風流之句可想像其工矣大學寮先聖先師九哲像金岡之所圖也今也滅矣小小畫圖今猶有之及中世鳥羽僧正覺猷筆參造化稱近世無雙見著聞集其後惠峰明兆愛畫入骨髓丹青得其妙見性海羅漢供跋僧周文習吞王吳眼睨韋郭畫中三昧手也雪舟從之學

畫有寒冰青藍之作挾藝遠往中華天子觀其畫爲國寶非有詔不得畫遂命爲天童名山第一座以旌其藝焉一朝來歸聲價十倍而曰大唐國裏無畫師不道無畫只是無師益泰華衡恒之殊是大唐國之有畫也而其潑墨之法運筆之術得之心而應之手在我不在人是大唐國之無師也雪舟於藝神品實千載一人而已見半陶藁亦有世間不知妙筆如住吉墨繪五大力菩薩一見者爽目應驅疫癘相傳建久年中物也若令夏文彥觀之則亦可尚也

瀛奎律髓卷之三十八

紫陽虛谷居士方回撰

送褚山人歸日東

賈浪仙

懸帆云云去入杳冥間云云

日東病僧　項斯

雲水云云已無鄉土信云云
曲盡外國僧老病之味

送人遊日本國　方玄英

蒼茫云云卻難知云云別岸云云
第四句佳。然今自明州定海出昌國往往順風六七日耳。歲惟有此一番風往來必經年也。

送僧歸日本國　吳融

滄溟分故國渺渺泛杯歸天盡終期到人生此別稀無風亦駭浪未午已斜暉繫帛何須鴈金烏日日飛三四妙

贈日本僧智藏　劉夢得

浮杯萬里云云得寧馨三四遒麗五六有識論

今按所載文苑英華諸詩以云云略之

韻府羣玉卷之二

晩學　陰時夫　勁弦　編輯
新吳　陰中夫　復春　編註

手譚池　日本國有凝露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上有玉棊子不由制度黑白分明杜陽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二　伎藝部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集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弈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冷暖玉棊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今按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七夷狄門引之云出事文類聚不知出杜陽編宣宗寶錄見前

異稱日本傳卷中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戊申洪武元年十一月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今按明洪武元年當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北朝後光嚴天皇應安元年

己酉洪武二年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幇及其未陣麾衆奮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奠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惧不復出沿海遂寧

今按洪武二年當南朝正平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大倭寇之起元至正十年當我觀應元年足利尊氏時逋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乘亂不恐國禁往中華朝鮮沿海之地焚毀官廨劫掠貨財自此年々漸猖獗至正二十三年當我貞治二年足利義詮時八月十三日順帝令朝鮮檄日本禁之足利不能制之事具太平記其後至明海賊尤熾數侵剽殺傷居民犯人婦女暴逆慘毒無不至矣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哉此言乎足利躡足行伍之間誅鋤宗室姦驕爲篡逆士民效尤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足利也不欲豈至於此乎大樹著訓絕交世宗不遵祖訓與義滿修隣好爲製表壽安鎭國之碑者何乎義滿亦變我前聖王之爲向外國稱臣受曆受印者何乎世宗義滿甚過矣一時雖獲梟魁終不能掃除凶逆剪滅鯨鯢二百餘年之間海氛不熄當參考下文諸書嘉靖四十三年海寇悉平明年足利亦失鹿其俱衰甚可怪也永祿八年五月足利義輝爲其臣三好氏見弑當嘉靖四十四年也

又卷之三

辛亥洪武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今按洪武四年當南朝建德二年北朝應安三年日本國王良懷南朝後村上天皇皇子太宰都督良懷親王也雖非日本一國主而日本開闢以來君之子也菊池氏勤勞王室奉親王數擧義兵當斯時忠臣義士在邊塞各欲奉皇子共戮力王室恢復神國如新田菊池北畠等是也可憾其終不振矣

乙丑洪武十八年四月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

今按陽和神道碑見獻徵録第五卿等老作卿雖老

又卷之五太宗文皇帝紀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入貢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十年此時相國寺中正藏主入明相傳中正尤善楷書明人曰書法第一乃令書永樂通寳錢文今所傳于天下永樂通寳者中正之筆也中正亦名仲芳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遣使齎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刧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

今按永樂四年當日本應永十三年源道義足利義滿應永二年六月出家法名道義岐臺當作壹岐此時南朝微道義并諸國故明勅道義捕海寇按大明一統志明帝多爲夷狄封其國之山立碑故爲日本道義封山以壽安鎮國之號立碑又按中原康富記曰應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日本准三后道義書上大明皇帝陛下日本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上邦道義幸秉國鈞境内無虞故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千疋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扇百本薄様千帖屏風三雙硯筥文臺一箇搜尋海嶋漂寄者幾許人還之臣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時明洪武三十四年也明史書脱此事

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値倭寇刧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多

謹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將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驟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横于邊海而浙江之寧紹台郡直隷之蘇松一帶之被其荼毒至于燔城郭刧倉庫殺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攖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惓惓欲復海運爲此也

庚子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云云　時青備倭海上

今按永樂十八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七年

又卷之八憲宗純皇帝紀

己丑成化五年三月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日本入貢　按南宮疏略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廣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卽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邊海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絶之著于皇明祖訓考于山東淮浙閩廣浩海去處變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

用且寇矣奈何通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致嘉靖二年倭夷
宗設入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與府逼令獻城開門墜
馬而走匿民家守臣避城而縱賊焚刼以城門之鎖鑰付之
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夷不過百十餘
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于旬日之
久縱之揚斬而去畢竟無與爲敵尚爲國有人乎甚可慮也
楊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特以刀扇小物藝賣天
朝規牟大利不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今按成化十三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九年
又卷之十一世宗肅皇帝
癸未嘉靖二年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
且寧波爲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

等衙門廢事可知宜爲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今按嘉靖二年當日本後柏原天皇大永三年
乙酉嘉靖四年二月日本宗設肆掠後入海寇無可蹤跡獨
宋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主李懌奏致兵檄所得仲林望
古多羅三十三人及華人被虜者八人獻闕下命科道劉穆
王道覆之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斬瑞
佐釋還國
今按嘉靖四年當日本大永四年宋素卿始姓名朱縞鄞
人也事詳見圖書編武備志在下翰林葫蘆集云大明朱
素卿嘗附舶入我敵境余聞之要覩其人然而未果脊存
年于茲矣聞自泉于攝于城州遂徘徊於平安城右京兆
源公名見衙門願遇甚厚因請朝欲令之以爲我國信使

之通事榮莫以若焉一日叩宜竹之室而突入余卽出迎
袖出一小詩係以小序代謁見之刺也披而覽之詞翰清
峻自然不帶日東之氣習可尚矣蓋推奬之重不敢當欲
默則不可仍韻疊和七篇且致規祝之意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海寇犯寧波台州上令嚴爲備
今按嘉靖二十六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六年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浙福巡海都御史朱紈言長嶼諸
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匪牟利因爲
向道正與刑部覆紈何論未審眞僞宜俟覈覆臺臣因劾紈
顓殺啓釁帝令紈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
今按嘉靖二十八年當天文十八年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倭寇海上王忬督兵攻于普陀山

捷聞賜金帛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二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二年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刼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
文縣丞宗鰲戰死撫操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
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操俱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倭寇分掠嘉湖
今按嘉靖三十三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三年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禱海
兼採賊情命趙文華往賜印得密啓言事
今按嘉靖三十四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弘治元年此年
事明政統宗紀之詳矣見下凡皇明通紀明政統宗皇明

實紀所記有異同詳略今日本傳引之大抵同者惟引其一異者詳者各別引之

三月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

五月倭寇四千餘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叅將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江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兵復擊其後大潰共擒斬一千八百有奇餘奔歸柘林○遣官校逮張經及叅將湯克寛械繫來京以失機論死文華劾其玩寇殃民也經上疏自理不報

六月常熟知縣王鈇江陰縣知縣錢錞率士民禦倭死之贈䘏有加

八月蘇松巡撫曹邦輔檄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兵擊倭寇于滸墅關殲之賊自宜興奔蘇州會柘林賊邦輔慮二賊相合爲患乃督兵備王崇古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競乃召邦政及宇以沙兵助斬首十九級賊懼奔吳舍欲潜走太湖追至楊家橋盡殲其衆邦輔歸功邦政奏聞文華欲攘爲己功怒邦輔先爲奏捷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詔下政于總督逮問

十一月科臣張拭言官兵會勦陶宅倭寇屢敗奏報不實文華欺罔大負簡命上令文華矢心視師圖效○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將忠討數賓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至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釗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徐海事詳獻徵録

世法録

五月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黄金千兩繒綺數十疋下昇送海而不及葉葉疑有忠志遂掠若歸得不破

今按麻葉徐海者當時倭寇賊首鉅惡逋逃者海居松浦詳見獻徵録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圍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首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番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蔭子有司祠祀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讓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

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今按皇明實紀一子下有錦衣千戶四字海事詳獻徵録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擒斬萬人餘賊盡滅

今按嘉靖三十七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據皇明實紀阮鶚有罪宜通考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詔安漳浦者尤夥南澳廟灣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廕子陞賞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八年當日本永祿二年

十一月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輒奮臂買勇白晝橫行十百成群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墻遁

乃縱火焚其廨勅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關入太湖事聞命大立戴罪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破斬俘甚衆尋擢參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一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今按皇明實紀尋擢參參字下有政字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二月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喚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倭焉用是冗食者為哉于是故為裁抑各月各衛送文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其比歲大祲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開竇踰垣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銜拷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兵部尚書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垣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乃議發賑人一金如散事聞命擒為首者斬之

今按嘉靖三十九年當日本永祿三年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江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今按嘉靖四十二年當日本永祿六年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羅文龍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反顯證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徵餘遣配有差

今按嘉靖四十四年當日本永祿八年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

一開與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

穆宗莊皇帝

壬申隆慶六年三月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為邊臣勸從之

今按隆慶六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元龜三年

明政統宗卷之二

明　豫章草莽臣　涂山　編輯

己酉洪武二年二月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今按據皇明通紀賜璽書洪武元年事也明政統宗為二年事不知孰是

四月倭寇南畿並海郡縣指揮戴德捕之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

總兵官山捕獲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所奏聞陞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又卷之三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廖永忠請多造櫓船以捕倭從之時東南倭夷竄伏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故從之

今按洪武六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文中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應安六年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命吳禎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京師禎爲靖海侯

今按洪武七年當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若邊防不謹即入爲寇待其旣入而防之則斃上之人受害持命卿等帥衆以往當存戒心則不至有失矣

今按洪武九年當南朝後龜山天皇天授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和二年

又卷之四

辛酉洪武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卻其貢乃命禮部以書責之大畧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于下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今按洪武十四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弘和元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德元年如瑤藏主事及禮部書見御製文集凡我與中華往來隋唐以來有遣使送使俱以官人求法弘道僧亦絡繹唐季使者往往僧流海湖未有爲世間晁使者元朝以一山爲使及明我以如瑤爲使蓋皆出于一時權道爾來僧爲使因皆成俗矣

丁卯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本朝後龜山天皇元中四年北朝後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又卷之六建文君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實建文三年九月倭寇浙東

今按洪武三十四年當日本應永八年

又卷之七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國入貢時貢使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議征稅上以失國家大體不許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應永十年

甲申永樂二年二月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今按永樂二年當日本應永十一年

乙酉永樂三年四月命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爲國王

今按永樂三年當日本應永十二年其酋指足利義滿也

丁亥永樂五年八月勅陝西行都司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上曰臣無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爲嚴切如胡惟庸私往下蠻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昭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于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爲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爲朝廷鎭守邊境御史爲國耳目之官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廉問防閑不可縱弛

今按永樂五年當日本應永十四年

又卷之八

戊戌永樂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備倭從之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傍可往劉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雖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烟墩瞭望

今按永樂十六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五年

己亥永樂十七年五月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先是賜詔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日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

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止久之江鎮遼東請築金線島堝達烽堠瞭望一日瞭者云海東南島夜舉火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堝堡上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伺望寇砲鳴即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艦逼堝登岸魚貫行一首貌特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厚食秣馬不爲動而潛遣壯士間道往伺賊賊畢登則盡焚其艦已而賊至堝江披髮出將賊畢旗鳴砲伏盡起夾擊倭大敗走櫻桃圍空堡內我師追圍之將校皆奮請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倭急走張兩翼夾擊俘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縮則艦已盡焚爲舟卒所縛無一人得脱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少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曰寇遠來逼堝我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來爲蛇陣我作眞武狀攝之亦厭士卒耳日而張其氣也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急彼必致死未必無傷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進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海上者數十年

今按永樂十七年當日本應永二十六年

又卷之十一　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浙東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蒞何備禦疏而入官庾民廬焚治盡發掘塚墓得少壯人殺之束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爲嬉得孕婦忖度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其橫殺如此民大創下詔防倭之令而遣嚴

今按正統七年當日本後花園天皇嘉吉二年此時赤松弑其君足利義教惡民由于外爲暴上下不治甚可悲慨矣

癸亥正統八年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今按正統八年當日本嘉吉三年

己丑成化五年五月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時千戶王鎧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巡捕乃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火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淸啓入貢臣恐使國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淸啓麥縣詐僕殘殺市人迹實驚之鎧言誠當故勅各官整軍伍嚴斥堠以防其奸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淸啓未詳何人

又卷之二十五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倭寇浙東以朱紈爲巡撫捕之

今按嘉靖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五年

又卷之二十六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太祖置市舶司于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有無詰海貨抑奸賈便利權在上也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黃渡逼京圻改置于福建廣東既而絶日本入貢而三市舶二所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佽殺夏言謂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貨至輒爲奸商所鬻賒販轉鬻勤負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貴官家意以薦奸賈而貴家取負更多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島坐索其負不能得遂出沒爲寇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爲禦倭及官爲出師復沒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黠從及失職衣冠士失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爲之謀間鄉道爲者許絶援旅者爲嚮欲泄其憤于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等皆以華人據近島護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朱紈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鐫暴貴官家二三渠魁于是讒者四起竟陷紈落職御史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集議從之

今按嘉靖二十九年當日本天文十九年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入寇浙東大震
今按嘉靖三十一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一年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倭寇掠蘇州給事中王國禎上言本兵覆言直本徽郡人以通番入海後斬寇自贖有司不敢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上以國禎言是令亡意則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八月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兵變千村萬落皆爲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鄉兵當賊宜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弁爲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諸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人人自爲戰守昔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軍需言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後急可咄嗟而辦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之主者亦漫應之人眉睫間已成胡越何況百里之外副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備調兵不知火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宜調練土兵爲土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謫發者居之海壖給稱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起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四曰收豪傑言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誰爲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嘯畢集者又誰爲之皆奸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來實大布恩信閭族苦時捐使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豪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治亂之機也疏入詔所司議行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二月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督察海防時嵩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以奪其魄薦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得以密啓言文華因本嵩私人既奉命出憑寵恣肆所睚眦即立擠仆有司無不望風覆惜奔走供奉江南爲之困弊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体須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爲嵩引用匪人之罪云
秋七月倭犯南京先是高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倭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趁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守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遣指揮朱襄等率勇士百人出戰賊已至板橋襲等急從不知所[illegible]一遇賊盡爲所殺羣[illegible]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岡各門外鄉落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走賊遂過關而去
九月浙江巡撫胡宗憲與直隸巡撫曹邦輔會兵勦倭
給事中楊允繩疏條禦倭之策言海寇爲患已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定期者在將首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爲將之道曰制曰去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潰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混率爲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弊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諜探不知地形又其敗之尤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意不過減賊勢殲倭已罪然豈知難括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役竭天下之民爲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雪實井竟有何益臣愚以爲在先抑私而至于弊源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臣在京要官司又賄督撫皆取具于民即今一道所[illegible]之民豈堪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剖絕朋贓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
疏入納之
按吳瑞登曰當時嵩父子以貨賄多寡爲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浙之吏悉歛脂膏以填溪壑嵩此外寇方熾之時而又有內寇隱伏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允繩之疏更有關于社稷者不小也
冬十月論平倭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按支大論曰嵩內結貴黨外布黨與既滅邦憲復逆天道公殺諫臣自是而沉鍊郭希顏繼殞矣節閩門十斬不足以洩義士之憤也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
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而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不可統二曰馭兵之制未定言諸軍月不踰軍容耳不聞軍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轉相効掠必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三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獞猺難訓必以諸道節制之兵爲準調到土狼之兵爲輔則兵可調四曰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去不定道路騷擾必稽其技力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犯法而逃者拏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制未定言始調客兵不練鄉兵既用鄉兵又散客兵鄉兵難持不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爲客兵所侮必識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當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則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塵嬉遊里巷遂令山東椎鈍變爲跳誇狼苗鄙野咸冒歌舞

必背於行伍與寇臨陣則兵可屯七日行兵之制未定言
南方皆沮洳之際港漕之場動犯兵家所忌必行有斥堠
止有吾望又有哨行間諜則可正可奇可奕可伏而兵
可行八日春之制未定言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
奧今或臨陣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其城中必
給有制犒有資卑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
生可死而兵可食又言倭賊遠來多若干鏖海濱積藏賊
據而食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
坐困之道也部覆施行特
務詔下督撫議處從之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大徵夷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
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閩浙撫阮鶚
于郡城巡按御史[illegible]
上言乞援巡按御史鄧惟忠亦上言倭寇薄杭州敗閩木
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而瓜儀爲留都門戶瓊常
少運咽喉不可視緩宜大集客兵嚴勅諸臣協心
兵備其亂下兵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有猖獗之
江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分役防禦不無
之徵兵應援塞下客已昭之援已
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處東打手胡
盧等兵共六枝俱赴浙直軍聽用今再議選河南雖陳及
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沛募兵勅遣大臣一人
總剿兵以爲犄角保障留都上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

右副都御史總督
浙福直隸軍務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

七月倭犯澉海塩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力戰死
行健贈指揮任一子百戶
之祿存仁仍各恤錄有差

八月以胡宗憲爲兵部侍郎總督浙福直隸軍務詔總督浙
福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協力剿賊 初文華赴浙徵河南山東兵四千
人爲前鋒及抵鎮江兵車下諸寇在常州者聞
之皆解散亡何復集掠嘉興湖州宗獻議欲招撫之阮
鶚不可文華爭益恨之巡按趙孔昭蘇州巡按周如斗是
鶚議上言寇未二控撫之徒滋後患宜命文華等共心計
寇安民勿輕信寡謀自貽後悔上然
之論文華等協謀剿寇趙則蕩平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 初海舍桐鄉賊黨別陷仙居巡撫阮鶚
敗走織之言者皆謂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勒平上從其
議曰言撫者斬于是賊辛五郎等奔蔡其山鶚趙兵大戰
獲之黨陳東麻葉輩以次授首海勢孤乃退保沈庄溝柵
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進鶚大怒曰若輩乃不如海之攻

桐鄉邪楓涇總兵俞大猷先鶚觀重兵由海塩突環之戰
寅至酉海賊潰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于觀海又戰于海
寧等處又戰于蔡其至沈庄之戰腹裡賊乃盡是年六月
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正論都司戚繼光攻舟山且按宗
憲兵乃至鶚堅主剿冒險犯猜以至成功又建言善後邮
死賊撤客兵言撫者益甘心矣文華內上捷盡襲爲已
功上命檄繫首惡至京正法既而兵部尚書許論等言首
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
助順諸將而戰若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爲乞卜修祀
用答玄貺文華等功次待覆實擢賞上從之降旨旌功令
從文等
還京

總督尚書趙文華至京 初文華再督出兵所至徵兵集餉靡費不貲于是編徭役加徵稅租截留
漕粟扑除京帑迫脅富民脫釋凶醜擒括公帑金寶圖畫
以百計其爲軍旅之用止什之一二所徵害士民兵川湖
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遣還不去
往往宥爲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矣有案庄之捷何足
贖至是回京而吳
越之間始若脫距

十一月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以平倭功也各
任一子
襲千戶

朝鮮俘遣使歸存助擊倭也

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帥師攻舟山倭平之 初自梁庄
丞辭惟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時土狼兵
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隸
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
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莫翁送諸將益怒競進賊大敗
歸巢官兵積薪草以糠裹捲火焚之賊四散
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乃平之

十二月

附錄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進言狼福二山乃倭寇出入之
處請增募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分發參將等官操
練部議
從之

獻倭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赤至燈兵二部奏
請獻俘從之群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玄大典

又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梁莊之捷徐海
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二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王
焚戮慘甚總督胡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參政劉燾屢

不聽

今按嘉靖三十六年、當日本弘治三年。

五月、倭寇犯泰州等處。時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復犯如皋、至泰州、轉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禦之、皆潰、逐薄新水關、矢及城中、又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丘君寵禦之、皆敗死。賊遂入縣劫掠、已而由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衆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掠而去、遂出淮安府、入安東劫掠。

十二月、詔嚴捕妖人馬祖師之。先是、有妖人馬祖師、流寓湖州烏鎮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物如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禦之則[illegible]人夜魘、遂惑人至死。其黨有毛埜、計中江、丹高仙、[illegible]福、松蔣明等、更相誑鉿、鼓煽遠近、愚民爲所誘脅甚衆、約以九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亟捕之、毛埜等皆先被擒。至期、馬妖樹白青二旗、放火縱掠。兵備參政劉燾急[illegible]兵擊之、賊潰走南潯、官兵追擊、及于雙林、盡殲其衆。獨馬祖師者逃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西浙倭患頻仍、民生日蹙、是以人心播惑、羣孽易生、故妖道一鼓、疏言爾風嘯聚、今惡黨雖擒、元兇未獲、阱山遁逃、反側覬覦、宜急核勝、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詔可。

今按此言倭患頻加之、妖人出、民心搖惑也。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掠臨海縣。時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二石鎮。總督胡宗憲驅走之。

五月、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死之。先是、倭千餘攻惠安城、率丁壯乘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沒數百、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咸復率兵攻倭于縣境之鴻山、乘勝追奔、陷賊伏中而死。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職官。初、總督侍郎胡宗憲遣還毛海峯誘降王直、及直至下獄、海峯遂絕與倭目善妙等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須頗有斬獲、而賊憑高死守、我兵莫利先登、多陷沒者。時新倭大至、上屢降嚴旨、趣宗憲及時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倭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極言其欺誕、并劾失事諸臣。乃詔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等職、剋期一月蕩平。

十一月、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時岑港倭寇巢柯梅、宗憲督兵討之、不能克。南京御史李瑚乃追劾宗憲私誘、上有[illegible]。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illegible]縱寇遺患、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上曰、卿計擒妖賊、人所共知、特以獻瑞故、人即引軍事害卿耳。卿宜益展布、以平餘寇。不允辭。因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贊宗憲協謀剿賊。

今按此年事比皇明通紀[illegible]。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廣東倭賊流劫福詔安。官兵禦之、賊引衆犯漳浦。○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訊治。先是、倭流泊泉州浯嶼、焚掠、相拒者一年。所後諸酋移衆南嶼、建屋而居、閩中大震。謂總督胡宗憲縱寇往。宗憲乃上言、舟山餘孽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邀擊不力、縱之南奔、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訊治。閩人復大噪、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漏言、遂委罪大猷以自掩飾。

今按廣東倭賊事、詳皇明通紀。

夏四月、倭寇掠通州・如皋・松門等處。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入爲南京兵部侍郎。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時倭犯福清・晋江諸郡、焚掠慘甚。福建御史樊獻科劾都御史王恂、參將黎鵬失律罪。詔奪祿、抵罪有差。

八月、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剿江北倭于劉家庄、敗走之。初江北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河覓舟不得、官兵自後急擊之于劉家橋諸處、賊勞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官兵四面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爲顯所攘、嘖有言。巡撫都御史李遂恐士卒不和、乃檄江北兵悉屬之顯。箕政既一、遂剋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始破、奔走、追擊之、後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以唐順之爲僉都御史、巡撫徐揚。先是、順之以右通政浙直視師、至是、令巡撫淮揚。順之因條上海防八事。一曰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令蘇松兵備暫守崇明、寧紹兵備暫住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失論罪。二曰固海岸。言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爲第二着。若但坐地幾破者之罪、今宜倭坐賊所從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不能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三曰圖海外。海通逃之徒爲賊嚮道者甚衆、宜多方招撫、以消禍本。并開日本通貢之徒、若救把如故、則命朝鮮・琉球承制宣諭。四曰定軍制。言調募客坐糜廩餉、宜急練土著之兵、訓練成忠、調罷募。五曰鼓軍氣。言士卒遇海風而頭目搖眩、聞朝聲而耳聾心惕、何望掃清大憝。宜責文臣督師時犯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時間取潰校斬子

一二人以变土卒耳目六日復舊制言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數萬悉可墾種七省原設三市舶司收權于上今數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七日別人才言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鏜等可舉而合州知府黃大節副總兵曾克新等宜罷八日定廟謨言外患未息內變恐作近者吳松定海水卒以呼糧之故縛官劫獄漸不可長宜預議招懷之畧疏入下所司議從之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詳覆上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且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師剿寇以靖海患宗憲聞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体統如三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轅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又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二月福建倭寇犯懷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檄兵剿之時生營指揮王毫帥三衛軍福州府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嘗賊失利歸罪于毫震得執毫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閱操教塲遂大譟格殺御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憲城南久之乃去

今按嘉靖四十一年當日本永祿五年此年婦女與倭難者四十三人詳見閩書在下文

六月廣東賊張璉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江西諸路不遑奸民所以蜂起而廣東爲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啓薦等築城置郊自保建官紀元攻劫郡縣爲患日大上憂之總督尚書胡宗憲不能爲計上疏自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其托疾避難詔不問宗憲遷延待命先奏以三月十有六日進兵剿賊既而易爲四月十有八日几徵集狼兵十餘萬人久聚待餉上頗疑之手諭元輔階曰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氛所急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書博何不運謀滅之階以譴博奏今都督劉顯參將俞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發永順土兵以爲先聲以寒逆寇之膽上皆從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薦逸去遁于海島不復敢出捷聞百官表賀顯等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巢數月俱平

十一月倭寇攻興化府陷之初全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倪

祿汝玹去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浙江參將戚繼光引兵還退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趣興化之軍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衆始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守城卒背能賊乘其怠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自始倡擾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悉縋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殺賊遂入據府總兵劉顯時在會城聞變來援至則城已陷顯大兵留江西廣寇所提八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罷于屢戰倭新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爲營以伺賊隙顯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爲且夕破賊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懷以爲恨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以狀聞部覆言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師府而下職守謂何願事急之際姑令戴罪立功詔爲新募義烏兵一枝以屬繼光統之仍起用憂參牧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効上從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夏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是役也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火焚刃傷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筭所掠男女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福州以南寇悉平

今按與皇明通紀同而加詳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二月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倭倭大破之時舊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城圍之三日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固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衆奔漳浦之蔡丕嶺繼光督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閩寇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魚舟入海

今按嘉靖四十三年當日本永祿七年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卷之三

粵濱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丘濬　鑒定

太祖高皇帝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今按與明政統宗大同

又卷之九

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戸所殺掠居民渦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今按與明政統宗小同大異

又卷之十七

溫陵　臣　陳龍可　彙輯

瓊山　臣　丘　濬　鑒定

世宗肅皇帝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倭寇浙東自罷方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

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家欲其亟去本輒以詭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禦官府如是那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償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內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道於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刼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盧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泊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

時福建海道副使林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紈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卸訊甘心煆煉紈憤悶卒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羣盜益無忌憚矣

今按與明政統宗比之甚詳嗚呼斯時明之官邪政亂故不能柔遠人於是行旅窮濫矣悪人因爲黨而撑將捕獲之終又害將明之邪亂如此何以令四方觀中國光乎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今按皇明通紀等書無此事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季紀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戸洪公林

之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今按倭陷嘉善皇明通紀作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鐘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冀掩爲功經謂宜得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銜經

今按宜參考明政統宗

五月倭寇四千餘云云賊奔歸柘林

謹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跡則已上矣寃哉

今按見皇明通紀故略此

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及叅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

上疏自辨不報○倭寇當熟知縣三鉄禦之鄉官錢泮率民
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撃俱死之事聞贈鉄太僕少卿
泮光祿少卿各廕子錦衣百戸立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
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
廕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七月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
寧鎭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闘殺指揮張
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
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
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啣甚已而欲倖剪殘倭自爲
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
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憾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
成功乞加重寃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寇入蘇松參將戚繼光率兵捕之
又遣把総方以中破賊巢營焚燬無餘賊首汪直無依又勾
引倭寇福建侵掠以償所失
三月賊酋汪直寇福建都御史阮鶚從謀士林念謀謬用漢
五郎之術以金花買陣賊酋容與鶚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
去使得成功由是冒殺商賈漁樵之民共二百五十餘級稱
功論賞百姓苦不能當科臣劉祐劾阮鶚十大罪一日買和
倭賊云云九日倭寇作亂不報云云奏上擬斬市鶚容遺林

念賚金賂嵩乞命嵩納之鶚將斬乃乘間言於上遂削鶚籍
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
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成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
陞等撃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
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
等撃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
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今按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所無故載之
又卷之二十
神宗皇帝
壬辰萬曆二十年四月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淪
洶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而西夏方用兵倭大入朝鮮數告
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壤接壤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
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酒
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簒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嘗用
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戸流寓往來互市
通婚媾因聞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
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倖踰蔚山道逼釜山鎭五
月潜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豊德諸郡朝鮮望風潰至倉卒棄
望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
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且
若倭渡鴨綠則螫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
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入薛藩諭其王匡復揭言

天兵十萬已發甲方撒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鎭先
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訪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
兵三千餘渡鴨緑援之

今按萬暦二十年當日本後陽成天皇文禄元年平秀吉
豊臣秀吉也秀吉數改姓始称平中称藤原終称豊臣破
朝鮮評見隠書編今按釜山在慶尚道東莱南二十一里
行長小西攝津守清正加藤主計頭義智宗對馬守開城
豊德俱在京畿道平壌義州俱在平安道王子就俘僞清
韓撰清正挽詞云王子兄弟長曰臨海次曰順和走出會
寧因茲清正追到永安圍會寧城會寧城中數萬兵甲擁
衛王子堅守城壘矢石交下火箭屢飛清正胸中何爲芥
蔕城中一人單刀直入生捉王子王子伏首服威就擒城

中兵甲狗竄鼠竄已爲烏有護軍節度后妃媵妾共生擒
之護送京城後出釜山燕丹在秦宋徽在金寔可想見終
軍長纓以羈越王致之闕下亦何異之會寧在朝鮮咸鏡
道武曰清正囚二王子于兀良哈者非也兀良哈女眞之
地挽詞以清正生捉王子而後及七日程直入女眞接城
振威明年清正依秀吉命放還二王子于京王子等與清
正盟書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臣長溪君
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七月廿四日被
擄日本大將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卽加禮遇一行下人并
給衣粮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還許放送
京城其慈悲如佛眞箇日本中好人也況素聞關白殿下
雄禁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臣稍存

舊意憫其渡海俱發于京其恩厚與北海俱深一行之人
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
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脩好之日通書寄情事
萬暦廿一年六月初六日臨海君順和君長溪君南兵使
行護軍鴨緑事見續文章正宗今按

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壌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
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
朝議震動請上登莱天津旅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命兵
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
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奔倭營刺情形歸報星大惑
之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畧員外郎劉黄裳主事袁黄爲贊畫
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今按行長督二萬兵固守平壌史儒等祖承訓攻平壌行
長夜遣歩卒邀之明兵驚亂行長悦曰明兵不足畏也翼
日行長進擊之甲冑馬具旌旗皆鮮麗明馬大驚奔史儒
等等命軍士下馬相戰泥土沒腰不能進歩行長大勝之
史儒等死祖承訓遁於是大明震動宋應昌等抵山海關
袁黄字了凡撰綱鑑時爲贊畫來于朝鮮日本人到于今
語黄事

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徴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
松亦未至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
敬歸自倭称行長願以平壌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
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
師渡江○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

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朔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旨戒以貪功妄殺

今按宋應昌欲與日本決戰執沈惟敬石星欲和議謬信沈惟敬詳見獻徵錄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衞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鬭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中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遶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

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歛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僞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脅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遯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首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眞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得獲級三百六十二

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黄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黄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丁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頼指揮李有昇死護力數倭竟中鈎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遞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欲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鋭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氷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爲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

今按萬曆二十一年當日本文祿二年二月金甲倭前搏李將軍者毛利家記等書曰小早川隆景屯開城初牡丹峯之敗諸將入王京諸將亦勸隆景入王京隆景不可於是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及立花宗茂久留目秀包等從之隆景乃分所率兵爲三列一列者粟屋四郎兵衞其衆三千二列者井上五郎兵衞其兵三千三列者隆景其兵一萬次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久留米秀包毛利大藏少輔元康其兵六千在隆景陣旁既而隆景以粟屋井上兵爲一列從立花宗茂後李如松先陣與宗茂郎等十時傳右衞門交鋒傳右衞門死之明人亦多死李如松督將士殊死戰隆景指揮其兵雷奔霆激縱横衝戰諸軍大挑戰此地至王京吉川黒田大谷增田石田戮力在焉

次宇喜田等凡八萬餘圍李如松明兵大破如松落馬井上五郎兵衛見之知其爲大將驅馬前搏之急頼李有昇護扶如松乘之於他馬而逃去井上不得遂其志切齒悔怒一金甲乃井上也諸將欲追如松隆景制之卽歸王京二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把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東師議欵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欵及碧蹄敗衂氣大索久頓師絕域

海氣蒸濕瘟疾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欵議始用而倭芻糧蓋燼衆生惡瘡聞我師發虛蹲等砲及戰車引江上聲且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聳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荳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趍尚州烏嶺烏嶺廣亘七千餘里懸崖鑱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緣一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謀我師乃張疑兵

分道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教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鎭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與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自山發脉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鎭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係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

朝鮮非獨鄰國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二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欵而倭隨犯咸安晋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討全羅遶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州已倭果分犯我師益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圖滿逞無故請欵非人情今猝犯晋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鎭都御史趙燿亦報欵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難久賜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欵
議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頗借倭退弛担因謬
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疑而諱言欵
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五月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欵云云
一備倭處曰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
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欵與戰
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議日本封貢而總
督疏請封貢並許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
即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
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明欺御史唐一鵬叅李如松開
封棄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

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
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
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上復諭于左闕詳定
語加周復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
也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
方亨同沈惟敬往
今按萬曆二十二年當日本文祿三年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
王永総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
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上號給金印行長准

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栖山日本上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弒正異乃
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文可疑王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
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
募水兵而淸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薊
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
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成矣
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日本王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此言能中日本開闢以來君之于世爲天
皇自桓武天皇都山城當時後陽成天皇在位年號曰文
祿有曆博士作曆施行于天下與小西飛称國王爲信長
所弒互異尤是飛州語詳平壤錄在後飛州所称詐也初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爲陪臣三好長慶所弒時織田信
長立義晴弟義昭爲征夷大將軍以報兄讐其後義昭忘
恩欲亡信長信長放義昭于槇島飛州影略此義詐称國
王爲信長所弒武備志曰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此
亦本于飛州詐說傳爲殺其主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
欺紿此語亦好當時不知文字者比比皆是故行長以封
王二字爲封秀吉于大明皇帝之義勸秀吉旋師如三奉
行皆以爲是實沈惟敬飛州等知其不學而相欺也淸正
素有大志將一舉攻戰以行長主和卑之意甚不平故曰
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
七月廿四日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
問事東方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覩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須親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繞禍于沐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弃印勅遁逃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誡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今按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又卷之二十一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覓與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幷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瀦縫罪狀奉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時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中睽備

謹按沈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欵息兵意雖爲國而堅于持議遂譽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戍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覺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惘自明欺罔至欲媚上以珍珠鸞戲防東稜首枝瀨言此眞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今日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奈何至請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忠誠免浚甚前後凡六七年而邢司馬奏擒倭海上

今按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大阪當作大坂于大坂受封非也于伏見見楊方亨沈惟敬也回和泉州此時唐船來于和泉界故去時亦回于此也秀吉以楊方亨等所賫來明帝璽書令禪僧知漢字者讀之聞以秀吉封日本國王事大怒曰我元自主日本何假明王書乎乃擲璽書于地再發兵征朝鮮沈惟敬恐得罪于明僞撰秀吉謝表楊方亨直吐顛末也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幷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咨報倭寧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淸正走此奇着快人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於九如兩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便擧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謗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略卽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賺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卽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道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閑山

今按平調信柳川豐前守

七月十五夜襲柒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倭

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
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
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啗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
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
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
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至州無
斗糧及期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荳弓矢盡朝鮮苦我兵甚
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也南原告急
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
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
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

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據江
麻將軍日夜造筏遏我師防倭蹢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
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淸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
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
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靑山獲級首百十六軍聲益
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
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
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淸正跧竹
嶺奔慶尙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
大延浙諸路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

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察爲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略尚
方劍重事權經略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鳥
嶺向東安趨慶山專攻淸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
近宜城東援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
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
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旣大聚兵
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
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
間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
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
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
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

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
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瞰蔚高石城新築
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絕難繼第圍守之
淸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齒紙充
饑飮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鉄鉄爲之中多
疊雙職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
釜營止遣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卽倉皇
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
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蔽上罷鎬令兵
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閒住以位嘗爲
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明欺僨事故也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

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今按萬曆二十六年當日本慶長三年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略然其議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晋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

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董一元代
今按石曼子嶋津和訓志摩圖也音近此役嶋津義弘及子忠恒也於泗川南浦文集曰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來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僞攻我泗川我不得已纔以一萬餘兵相戰當其兵刃既接也大明兵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斬獲甚多大明參謀大夫龍涯乞降於我義弘父子謀曰武豈可久黷乎竟應參謀之求執其將茅國科爲質載之全師歸于日本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

十二驅入水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剿其粮稲捺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晋州抜望晋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並戰下之游擊盧得攻殺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茅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邦榮步兵游擊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垜數處步兵齊至壕砍獲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晋州經略查

參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等充爲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志趙志皐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今按秀吉八月十八日薨謂七月九日死者非也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氛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奔

林烋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

謹按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緑江有物觸舟收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玩良久曰死似人頭變讖之海入變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于倭截尸歸失其元鑿取香木雕爲首葬首于龍者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爲言者所敗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沈香其殆讖而先知顯與作係作細目乎異哉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潰東西始結局云捷聞上發帑金十萬兩犒賞丁德恭再疏賜倭責國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改給事中楊應文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

今按錦山在全羅道時嶋津在泗川郭國安在望津國安私約史世用候明兵將渡焚倭營屯糧處爲內應倭衆退守泗川寨事見平攘録又嶋津撤泗川事在前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今按萬曆二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四年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磔傳九邊

七月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賜金蟒萬世德陞左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戸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弁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廕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禮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殞命絕域廕一子錦衣而奪師楊元逼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謹按 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爲穴棄險爭衝亡國之勢下順而智多出于詐詐往往朝鮮中朝經畧數歲竟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備兵事出之全慶問姑翼以秀臣行長是欲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珠受智而闖浙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只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饒子女玉帛而好戰又潛爲勾引鍵而走險憂方大非海禁不可施人亦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急操縱滄纍未形在當事義曰爲謀之早矣

今按關白忌清正世臣備兵事出之全慶問清正記云小西石田刎頸之交也二人同心讒清正秀吉大怒將賜清正死清正召在伏見會慶長元年七月十二日夜大地震清正率二百人步卒護伏見城得明無罪秀吉遂免其罪令清正歸其采邑肥後國熊本而後清正渡三韓聚竹嶋殘兵拔梁山城又與毛利參議秀元黒田甲斐守長政淺野左京大夫幸長等相議攻南原城陳愚衷降梁山在慶尚道南原在全羅道正謂此與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邑口糧至是歲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採一練兵麗人鷙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眞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

守此以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
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
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淥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
進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
戰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今准福唬造千百艘爲奇兵
而漆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加
錄錄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修內治此八事誠善後之策也
今按萬曆二十八年當日本慶長五年
又卷之二十二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龍淡
水窺閩廣
今按萬曆三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十四年琉球事詳見世

法錄今按
壬子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
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閩越亡命
郭安國等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
頒明旨以懸發遣時琉球已爲倭奴所并其貢物俱是眞倭
寔爲窺伺心甚叵測
今按萬曆四十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代請
互市琉球國王尚寧上書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
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
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裔夫緩其貢期是
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小邦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
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爲其俘囚在薩摩州者三年矣

州君嶋津家久外好武勇內懷慈惻待我以待貴客之禮
禮遇之厚者三年一二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
歌於市抃於野者茲非幸歟州君寄言於我其言曰夫邦
國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
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
亦窮惟坐而待窮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
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故
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
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
年通其貨之有無者匪趣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爲倭寇
嚴備兵衛矣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
軍進寇於大明大明數十州之鄰於日本者必有近憂矣

是皆
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伏冀
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之德
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
則永守藩職無生貳心退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構
伸鄙悃仰祈尊炤不宜見南浦文集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
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
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䑸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
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遂
檣俱御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南礵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礫票
藏山上并抜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礵船張帆來衆欲

走李進曰勿走走則銃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檢問何船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曰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道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繇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既不順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罪决不殺你即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

躍過曰我今操命報國矣即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遍與倭首軍倍伯起食飯遂帶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閩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縐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探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言語刀或以手作銃耳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紿之遂歸援以爲海口裨將

謹按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酬其志又何变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壯哉士也

今按萬曆四十四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元和二年琅砂磯國不知何地詑言

又卷之二十五

熹宗愍皇帝

天啓四年甲子七月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逼地方奸滑敢于西寮古雷一帶燒刼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撫臣南居益請旨申明賞罰以振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曰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闌出有禁越販有禁八閩賴以安枕可謂無忝于撫

今按天啓四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寛永元年

異稱日本傳中之二引用書目

兩朝平攘録今按中引東鑑續古事談等

兩朝平攘錄卷之四

諸葛元聲　輯
會稽　商濬　校

日本上

日本古倭奴國也通鑑前編以爲吳亡子孫入海爲倭故倭自云吳泰伯後墨談以倭國有徐福祠謂爲福後故中國呼倭爲徐倭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倭耳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冦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學佚法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名始更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小者百里大不踰五百里總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州各有主以州統郡然皆屬於日本其地分五畿七道東西長南北短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北曰拘邪韓七千里曰對海又南千餘里曰瀚海又東南陸五百里曰尹都即闕東也西即與閩浙相望其人兇狡無信性貪譎輕生好殺人佩一短刀黠而文身頭盡去髮惟項上稍留趾如中國人而草履多圓僅蔽足指根不著地以便跳躍其男女服染青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拔眉黛額男女冶容者黑其齒中土人至者擇婦女數人各携衾裯就之名曰度種臥未定視男欲與者何人餘各抱裯返去其相會以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履而過其俗信巫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其飲食常用磁漆器尊敬用土器有匙筯否則手兵行人自擧火不與儕同飯以糯米雞鵝鴨去頭尾火燎去毛即啖之血流以爲鮮美牛羊肉生研碎之以加薑醬即食性多嗜酒亦喜喫茶習佛經者頗知漢字其用兵善埋伏數遶出我軍後兩面夾攻每以寡勝衆劫營壘華人輒墮其術其末戰也團結分散三三五五一人揮扇伏者四起謂之蝴蝶陣然長於步戰怯於水鬬精於刀法鳥銃而疎於鎗弓刀長五尺餘用雙刀則渡丈餘地又加手舞六尺開鋒凡一丈八尺舞動則上下四旁盡白不見其人鳥銃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研成孔極光潤不用木柄緊繫於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人不及避倭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弰立而發矢矢以蘆爲幹以鐵爲鏃鏃濶二寸爲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立倒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袴輕捷如飛頭領間御鎖子甲尤精堅稍長一丈八尺餘製亦工鐵大身槍三十六枝又次一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舟矣黑鬼國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鬬倭人入冦多募其人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奴面深黑善鬬忘死倭之取勝大率此爲前矛凡行師倭中野島人先之中國連遯又次之凡住兵處率開四壁令前後相望以謹禍患其國主以王爲姓歷世不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每元旦國王率一大臣謁天王他時不相接其受國事掌兵馬皆國王與關白主之其臣族平原橘藤更替竊據爲雄長事國政天王子娶于其族關白子又娶諸大臣家其刑法無笞杖犯罪不論輕重即時殺之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關白倭之大頭領即漢大將軍宰相即此是也其沿革漢以前稱尊後改稱邑[illegible]

居日向築紫宮後從山城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迤來天文天皇傳永祿天皇嘉靖三十九年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島共統五百八十九郡郡守曰地都

今按徐福祠事見上卷通鑑前編日本爲泰伯之後墨談亦爲徐福之後諸葛氏俱以爲非此實得事之正矣仁山撰通鑑前編者國語寡人違王于甬句東數言吳語曰吳敗越王告吳王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所與居者也〕夫差辭遂自殺觀此則吳王終不居洲也天正王指正親町天皇國王蓋謂將軍家其刑法無笞杖古者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與唐無異出名例律今也無笞杖關白倭之太

頭領即漢大將軍宰相元慶四年十一月八日詔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基經〔後謚昭宣公〕爲關白此我朝關白之元始也見河海抄百寮訓要抄等書萬機巨細皆先關白于其人然後奏御天子之意取漢霍光故事故亦稱博陸侯天文天皇指後奈良天皇永祿天皇指後栢原天皇郡守曰地都當作頭聲訛東鑑曰文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因幡前司大江廣元謂源頼朝曰世及澆季爲惡者多叛亂國極東海道已爲柳營則無虞矣禍蓋起於它方乎欲治之每發東兵則人煩國費也今義經等謀反天下騷動乘此時奏國衙庄園各置守護地頭坐定亂則可也頼朝大悅奏自稱諸國平均捴追捕使處處置守護地頭充兵糧段別五升至是國司領家所有之地日削權亦漸輕爲

民愁新續古事談曰地頭名義難會一中華書[illegible]起乃封之俗貨國郡兵食號曰地頭錢此合今地頭之義佩觀此文設此名乎亦童謠之所称乎甚奇怪矣

五畿即京洛五州統五十三郡

山城　大和　河內　和泉　攝津

東海道即關東十四州統一百十六郡伊勢州設大將軍鎮守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音裴〕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常陸

東山道八州統一百十一郡陸奧設大將軍鎮守

近江　美濃　信濃　飛驒　上野　下野　出羽

陸奧〔出金〕

北陸道七州統三十郡近月氏若佐設大將軍鎮守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佐渡

山陰道九州統五十二郡出雲設大將軍鎮守

丹波〔出水銀〕　丹後〔出土丹〕　但馬〔出銀〕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丹渡

山陽道八州統六十九郡在京畿正南周防設大將軍鎮守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南海道六州統四十八郡在海南阿波設大將軍鎮守

伊紀　炎路　阿波〔出銅〕　讃岐　伊豫　土佐

西海道九州統九十三郡乃浙海垾豐後設大將軍鎮守

筑前　筑後　豊前　豊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沿海出沙煎出鐵又出花布
三島[illegible]伊岐島即壹岐一對馬島　多褹島與高麗近毎相往來
山城州爲畿內重地東有日野寺極高乃日升處西有高野山寺二
山如龍虎拱鎭國畿又有日春大寺高二十丈銅佛一尊高
十六丈七道周圍山城各設大將一員鎭守京畿居中惟西
海道近瀬江山少止養久山居海中方圓二百餘里竹中叢
茂多茶竹又出多羅木有地都守之各道犯死罪矜免者發
役官曹拘留截木獻板非銀贖身老死不可離也
今按日野寺謂日野法界寺日野三位藤原資業建之安
藥師佛此像者傳教大師所造極高乃日升處蓋此寺東
南有朝日山訛云之高野山寺在紀伊國伊都郡蓋都西
南則有高嶺有平原幽地名曰高野弘法大師奏建金剛

峯寺日春當作春日大寺謂東大寺在春日側故訛曰日
春大寺高二十丈銅佛高十六丈詳見大佛殿碑板文載
在朝野群載東大寺要錄養久山板玖嶋也宜參考上卷
引通典今按
其強盜証明即命戮無牢獄鞭撻竊盜計贓倍酬不歛者沒
妻孥犯死求獲逃入寺則罷擒若遂削髮終身不免良佛法
過國法也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愿鬪銃鬪弓以贏錢名
曰賭博開場者斬首家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僧
道宿娼還俗姦良家婦女獲之即戮在京文武品官以坐席
分大小一品官九層二品八層最下一層官行用轎馬前列
長大勇卒一員披髮手執偃月刀引導官往不行卒皆蹲踞
官行衆起部民皆蹲踞整點人馬吹海螺爲令無鼓進金退

之則婚姻亦用媒媒名乃隔達知聘用茶食布疋猪羊娶時
拉𡎺過門與女同行以轎馬貧令從者皆負婦先跨火入門
見公姑無拜跪止合掌鞠躬禮畢通宵歡飲女無粧奩止有
從嫁娶曰搖客木草分嫁曰木哥獨男其產育男女初必客
請一友認爲義父子年十五以上親父厚禮二百金甚至一送子歸
義父家新髮冠頭義父倍禮并子送歸由此兩爲至戚若生
女其義父樣髮禮亦如之官家子姓皆以銹鐵水浸梧子末
染牙與民間以黑白分貴賤女子不分良賤染牙始嫁初喪
不飲酒食肉服衰白置一龕令亡人合掌坐於內外紙糊縫
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又白布盤繞親友請龕而殯
舉孝子自擡龕止一子增甥代之令一義男爲從殯至坎所
先設竹城置龕其中容換草履入參僧唱經畢孝子各執長

竿火焚龕并竹城等三日三夜以爲至孝將灰骨和泥送寺
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不歸貧無力焚即於竹城內埋之摯
家澡滌色衣而歸以取吉利通國無桌小桌止供讀書寫字
奉客飯大木碗尖盛食將半又添其尖以爲敬官長宴將殘
必令女使奉酒始爲至敬宮室不用瓦板蓋加油灰敝又蓋
之板高疊爲故家墻壁皆木板爲心外粉泥灰貧結草苫爲
壁地鋪白氷以爲潔麗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
土不膠無磚瓦匠也國無欽天監大明曆日從大隅豊前後
薩摩州得之琉球以資選擇
今按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此非定事後世佛法盛
故書經名寫佛名也上古無此事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
不歸傳聞之訛也又上古無火葬佛法西來自文武天皇

時有之詳見續日本紀雖皇宮不蓋瓦云云無磚瓦匠也此亦訛也泥土能膠亦有磚瓦匠然本朝舊制皇宮用檜皮葺佛寺用瓦故神事忌言佛寺曰瓦葺出延曆儀式帳延喜式等書國無欽天監亦非也觀職員令延喜式古者有陰陽寮掌天文曆數事今猶有司參考諸曆作曆不用大明曆曰

其嗇好華物云云

今按云云以下文見武備志圖書編故略之

其倭刀

非獨用剛出鐵久鑄煉成復毀朝煉煆暮淬如此自二十日工成刀可吹毛削鐵富倭不怯工價制之延高師學法會者斫操不過下等（戰必善運刀者在前衝擊可畏然有限也中國不如望輒長避擒獲倭刀亦莫辨高下豈知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

日本稱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藤氏也）其姓不一

今按原氏當作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藤氏也此義皆非也宜參考武備志今按

隆慶初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據要路競為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以兵衛佐竄伊豆州遂與其黨起兵據關東以誅清盛為名因乘勝席捲盡逐平氏平氏仍據筑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

今按隆慶明穆宗年號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時平清盛後白河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天皇六代人前隆慶殆四百年謂隆慶初者非也清盛任太政大臣二子任內大臣兄弟衆子居顯職濟濟一門采邑三十餘州蔑上族同僚其惡無狀原賴朝原當作源

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為關白信長雄鷙能御下而秀吉為之養子秀吉幼微賤不知父所出其母為人婢得娠生欲棄之有異徵不果棄及長勇力蹻捷不事生業初以販魚鬻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欲殺之復以吉舌辯留之畜為名木下人秀吉善上高樹人呼為猴精信長無攜之出兵無不勝者因大寵愛賜之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恃功大勢盛遂弑國王自篡立秀吉以信長篡成賞已輕多怨望信長知之恐其叛已明加獎用地令為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吉統兵掩殺之已而信長又為部將明智所弒秀吉方攻阿奇支聞變遂與部將

行長等乘勝舉義兵誅明智此萬曆十四年事也

今按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為關白皆非也信長時將軍源氏也信長其先出自平清盛任右大臣秀吉父事見懲毖錄今按名木下人非也木下秀吉舊氏非此義弒國王自篡立非也征夷大將軍源義輝為其臣三好長慶所弒平信長討三好氏立義輝弟義昭為征夷大將軍義昭不肖故廢義昭自立攝津鎮守大將見武備志今按阿奇支明智非二人明智和訓阿奇支訛為二人明智日向守光秀弒信長秀吉舉義兵誅明智氏也此萬曆十四年事訛實萬曆十年也

信長雖死有三子皆長成秀吉皆廢之而自立信長太子名御茶筅以罪逆居遠島惟留其第三子在國任事秀吉既篡

位乃以關白與其養子孫七郎名見吉（秀吉先無子養爲己子及二十一年七月十日生子郎孫七郎出守關東後二十四年又聽讒以謀反誅）而以弟美濃爲大將（未久弟亦死不）爲立後盡收其家貲於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至萬曆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爲臣僕矣秀吉法令宬嚴綁釘殺戮無所不用兵行有進無退卽遇湯火不許回盼回頭者子壻亦斬故所向無敵始征關東用馬十二疋載金在上前做一紙人擇金一錠令曰用以攻殺賞以馬上之金又多以金行間以殺立威云云

今按信長太子名御茶筅信長第一之子信忠任秋田城介第二之子信雄小字御茶筅任內大臣爲秀吉流于出羽國秋田其後歸京第三之子信孝小字三七天正十一年於尾張國野間內海卒年二十六見吉當作三好秀次

原號三好孫七郎秀吉之甥也後以爲養子任關白卽遂孫七郎出守關東非也弟美濃美濃守秀長也

薩摩一州先以金買其頭目及老王義久信服止有一女卽取爲質知其四弟能戰卽毒殺之知其三弟欲反遂命老王取其首級其二弟名武庫命往朝鮮卽將田地丈量起稅以京倭攝之至於肥前肥後又中國安藝王皆有大功俱奪其城邑有不服者計割耳二十四馬載回誅戮殆盡又大國名尚島者亦降之所奪各州必質其子弟皆威計所逼非心服也然秀吉多智略剛果有斷能施以恩威又善用人故能混一諸島惟性婬嗜殺見京都富民妻娼奪而爲妾聞豐後上之妻甚美命載入京都其妻守義不至卽命其王往朝鮮以俟故殺之有二婢入寺遲回疑其有奸將和尚人衆五十三人盡行綁釘在市有張網者悞羅其鷹將張網及左右皆者二十四人俱殺初將丈量田地有守園人說此半畝是山我自力新開爲園遂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行吊死既吞各島遂盟侈心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天正王幼子卽位欺其孤弱視若贅旒公卿有勢力者逼爲已用使之孤立無助至丙戌年改山城爲大閤（日本國王舊居山城邪馬臺）而于大界護屋島（昔爲荒蕪秀吉始開闢）等處蓋築撤池四座名聚快樂院每城周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潤二十餘丈內造宮殿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選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於內每夜常東西遊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國城外又設立二關東名相坂關西名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艘歲二月悉越千丈溪點齊選兵自二十八歲至五十止善機詐

者老亦用之秀吉恃已富強侵掠朝貢各夷如琉球呂宋南蠻佛郎機暹羅皆遍令來貢往日本生理且其慘酷暴虐殺害諸州奪民都邑質其子女恐各島生變又已之子方在乳抱故疑忌者盡發從征如薩摩州君義弘（義久弟也）卽老王義孫七郎子與哥（孫七郎以謀反同隨從七十二人俱殺死）皆往朝鮮是也萬曆十七年三月關白差和尚到琉球說令奉朔獻地又餽送本國長史鄭迵百金（迵原籍福建長樂縣在欽賜三十六姓之內迵曾至京師遊南雍國學歷官至長史）時國王尚永新逝世子尚寧監國人人疑懼迵以倭情多變詐勸世子力辭不受金差一和尚往報關白聞琉璃佛國未敢動乃厚賂和尚善說世子

今按義久嶋津貴久之嫡子忠久十二世之孫爲薩摩守謂王者非也下文安藝王豐後王亦然遂命老王取其首

級。南浦文集曰，歳久當西征之時，有瘙癢之疾，有[illegible]以爲非其疾，秀吉信之，令細川幽齋害之，蓋謂此事。其一名武庫，命往朝鮮。南浦文集曰，義久依無世子，讓守護職於舍弟兵庫頭義弘，義弘與其子忠恒（家久後改名）從朝鮮軍。郎將田地丈量起稅，謂秀吉檢地也。中國安藝王，謂安藝毛利家也，王字非也。尚島蓋指琉球，國王多以尚字爲名，故訛爲尚島。闘豈後王之妻甚美云云，欲之，此蓋言大友義統事而誤。初李如松攻平壤，行長遣使于義統等曰，明兵二十萬近日將攻我平壤，慎勿怠而來救之。義統素性怯弱，無意于救之，且聞明兵二十萬之語，恐曰大兵至此矣。行長決而不生，義統顚沛逃歸于王城。增田、石田、大谷等馳書告之秀吉，秀吉大怒曰，此非勇士之素意，而日本之瑕瑾也。我欲令義統首，而以雅家宥其死，終沒其國。又王三十九年，王當作正，九字衍。天正王幼子，謂後陽成天皇。丙戌年，天正十四年。改山城爲太閤，訛也，山城國名。太閤，關白父也，秀吉讓關白于秀次，自稱太閤，居山城國伏見里，故訛。昔爲荒無，秀吉始開闢，謂名護屋事，名護屋在肥前國松浦郡，此地爲波多三河守之所領，秀吉就之造宮殿。設立二關，東名相坂關，西名赤門關。相坂關在山城近江界，赤門關，門當作間，赤間關在長門國，二關自古有之，非秀吉始立之。孫七郎往朝鮮，非也，孫七郎居京，不往朝鮮，後爲秀吉遣害，與哥事見引武備志。今按差和尚到琉球，和尚桃菴也，見引世法錄。今按

時關白併呑列國，惟關東未下。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集衆將令率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造船，又令列國築城於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爲渡唐館驛。又召舊時汪五峯黨問之，答曰，大唐執五峯時，五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刼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唐畏日本如虎，欲取如反掌。關白喜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吾帝大唐矣。惟恐水兵嚴密（日本只畏中國水兵），不能勾履唐地。乃命對馬太守扮作商人至高麗覘地形。太守回報高麗國退兵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只一縣與對馬相近者來之（意卽釜山），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後朝鮮奏中國云，本年六年對馬島守宗義調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稱有警急及詐刷還人口，又云宗義調稱病不主己務，爲平義智所代，宗平異姓，却甚認父子，想義智係秀吉姓親，倭國奪島，故遣故詐稱義調遣行恐動之謀。）二月復差和尚往朝鮮，稱關白利害，朝鮮驚懼，卽令大頭目十八人移檄關白，安揷爲質。五月高麗貢鱸至日本，關白亦以囑琉球王尚寧之，賜金四百兩（此朝鮮貢關白之始）。七月關東蠔境坰佛狼機貢倭于大明國天地圖各一幅、犬一對、馬一對、絲段香寶五萬餘金。十月關白弟死。十二月關白强占豊後王妻爲妾。時關白破關東，後入寇意已決。

今按，萬曆十八年當日本天正十八年。集衆將令率兵十萬征東，以五畿、南海、山陰、山陽、北陸及近江、美濃、伊賀、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伊勢、尾張兵二十六萬征小田原北條也。宗平異姓，非也，平姓宗氏也。高麗貢鱸，此時所貢土宜甚多，貢鱸惟舉一物。朝鮮征伐記曰，朝鮮國王李昭奉書日本國王殿下，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晦，使臣

行李有淹滞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貴价道
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隣好出
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録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
嗇不宜萬暦十八年三月日朝鮮國李昭別幅良馬貳疋
大鷹子十五連鞍子二面諸緣具黒麻布三十疋白綿紬
五十疋青斜皮十張人參一百斤豹皮二十張虎皮二十
五張彩花席十疋紅綿紬十疋清蜜十一碩豹皮心兒虎
皮邉海松子陸碩猠皮裏阿多介一座以屬琉球之言屬
之荅琉球國主書曰玉章披閲再三薫讀如同殿閣聽芳
言抑本朝六十餘州撫兆民施慈惠而既歸掌握也須又
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望也茲先得
貴國使節遠方奇物而頗以歡悅矣凡物以遠至爲珍以

罕見爲奇者夫是謂乎自今以往其地雖隔于山海深執交
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餘蘊分付天龍寺桃
菴東堂嶋津義久傳説也恐惶不宜天正十八年龍集庚
寅仲春二十八日關白琉球國王。大高檀紙書之鹿苑寺西笑作荅朝鮮
國王書與此亦別然欲入中國施政化之語意頗同故曰
以屬琉球之言屬之荅朝鮮書見懲毖録今按
邉有大國名尚島者其子受閻金遂殺父來降關白自爲天不
按令州廣造兵船聲言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爲
畱道入福廣浙直者令唐人爲嚮導又差人脇琉球勿貢大
明致漏事機時有福建同安船商陳申寓琉球因與鄭迵商
議乘本國進貢請封之便備將關白情由奉報陳申搭船回
面稟巡撫趙參魯以聞此萬暦十九年四月也又江右人許

義俊在薩摩州行醫亦令同鄉朱均旺備録關白奸謀奔告
福建軍門張奏報朝廷下兵部移咨朝鮮王朝鮮止深辨嚮
導之誣亦不直陳寇患故朝廷不以爲事惟責沿海申嚴戍
守而已至九月初七日關白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一萬大將
六員到高麗取齊侵唐并起各鎭兵共五十餘萬限來年壬
辰春起程自巳三月初一開船而薩摩君尊我大明關白必
知之命薩摩君之弟武庫領兵薩摩相幸侃亦素敬大明意
欲抽兵容迯呂宋淡水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諧卒與武
庫同行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各辦三年之粮先征
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耕種以爲敵唐之基若得大唐
一縣是吾日本之名得矣唐之天下在吾褌內也又令列國
兵至高麗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掠人取財且取高麗[illegible]夜築

城倭攻城隨近隨築土塞遍圍之故於遂夜令人不知道則掘城通地道也不許[illegible]刻拾
寂一芥臨陣不許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遇穽則落
陥穽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者不論王侯將
軍斬首族滅十二月又下令西海道九國爲先鋒即薩摩肥前筑州共
人極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應之鄰國而行父子兄弟不
許一人留家於是數國人皆生疑變曰此舉非征大唐乃襲
我等之後滅吾族耳各密議欲反又舊年七月喪子並無弟
兄又豈後有奪妻之怨故不親行
今按萬暦十九年當日本天正十九年七月喪子並無弟
兄四月秀吉妾淺井氏生男名棄此年秀吉兄秀長薨子
棄亦至秋死秀吉甚哀惜以爲性傷乎數過竹院得半日
閑登東福寺妙雲閣忽催入朝鮮之思秀吉征朝鮮分遣

不親行者恐日本之禍起也謂奪妻之怨者甚非也
及壬辰正月止分遣八將入冦朝鮮八道豐臣輝元慶尚道豐臣景隆全羅道豐臣家政忠清道豐臣勝隆及元親遣京畿道鎮護城中者豐臣秀家也豐臣吉成江原道豐臣家治黃海道豐臣清正永安道行長義智平安道分派後又內選三酋爲大師三酋者命攝津州前司小西（地名）秘書少監豐臣行長（名姓）傍將對馬州前司宗（地名）拾遺侍中豐臣義智爲先鋒統領倭兵十萬入犯朝鮮恐二酋不勝復遣加藤主計頭平清正統兵同行自二月渡海從釜山而入朝鮮朝鮮古箕子封國武王始封箕子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隶謹成風秦屬遼東外徼漢皆郡縣五鳳元年有蘓伐公者得大卵於蘿林有嬰兒剖卵而出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爲西干[illegible]言時

閼英氏又神龍見於井右脅生女亦有聖德人呼[illegible]與高句麗百濟鼎據而王三韓至唐高宗時新羅取二氏而盡有其地傳五十五世降於高麗王建（後梁貞明六年）三氏三十二世王顓無道國相李仁人弒之立禑立昌（辛氏非王氏）皆廢國人謀立定國君王瑤未一年門下侍郎李成桂廢瑤自立時洪武二十五年也始改國號朝鮮國王姓李奉朝貢甚謹其國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緑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在遼東之東南三面濱海（東獨清濱下視ト上又）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日本薩摩州與淅江相對馬島與朝鮮相對馬島至釜山約五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六百里一岐島至護屋島九百里餘里護屋即關白擁大兵處風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至天津八日至登萊但登萊等處海多石磯不便行舟耳）釜山麗民向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倭戶又曰麗倭朝

鮮國王李昖在位日久政務廢弛邪臣柳承寵李德馨等誑倭逢合忠直見疎且國中久不被兵民不習戰聞倭兵猝入君臣束手百姓逃奔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以致二酋不兩月破朝鮮三道朝鮮凡八道

京畿道（即漢陽城居中）　江原道（在東）　咸鏡道

平安道（即平壤城二道俱在北）　黃海道　忠清道（二道在西）

慶尚道（在海東南）　全羅道（在海西南）

時平安黃海忠清已破慶尚全羅危在旦夕國王北奔義州（去鴨緑不遠）二酋遂入王京王子國母盡爲所執（李昖正妃無子妾金氏生二子太子臨海君珒次子光海君琿）

今按壬辰明萬曆二十年當日本文祿元年豐臣輝元毛利右馬頭景隆當作隆景小早川左衛門佐家政蜂須賀

阿波守勝隆誤大谷刑部少輔吉隆與元親長曾我部土佐守秀家浮田中納言吉成誤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與家治誤脇坂中務少輔安治與朝鮮凡八道潛確類書曰朝鮮其國東西南三面瀕海西北抵鴨緑江北則女直京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濊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卞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境（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四十府三十六州五十八縣七十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更倍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精強倭卒聚于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朝鮮國王絡繹奏報舉朝驚愕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者封

當倭之莫知所出

倭兵聚於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一酋議曰：吾等越海伐國，幸獲全勝，三韓可舉鞭定矣。但其主竄伏未降，而全慶各郡多未下，我輕師渡鴨綠，敵反乘吾後，不若以重兵駐王京，而令水兵西向全羅，遶出西海道，與大兵水陸並進，計之上也。乃一面分兵，一面差和尚仙巢（仙巢名玄蘇）竹溪（竹溪名宗逸）等持檄告朝鮮王曰：

日本與大明動干戈，是九牛一毛，大海一粟也。雖然以難遑國命，要借路於朝鮮。吾國一統以來，國富民豊，無望奪國，又無意務財，只以欲復怨也（指前蔣洲客船泊暴山事，借言也）。朝鮮介於兩國之際，路經入大明，除朝鮮外又何國乎。是故到朝鮮，則處處搆城墩，廣道路，是以戰者戮之，降者容之，遂無一士當鋒而

自釜山到平壤者，不越一月。加之遣豊臣清正於平安道，至豆滿江邊，舉歸一握，承前欲屯陣於鴨綠江。先是數日，呈書於禮曹判書李公，待其持章送於平壤，不敢殿也。亮察（此書傳自沈惟敬，即其首一句日本君臣大義已明，乃云本欲求封，將誰欺也）。徹至國王李昖，先已告急天朝，請兵救援。行長果分遣別將，引水兵一枝，由西海直趨全羅。此道田皆沃壤，民多富庶，國用軍貲，全頼乎此。時八道地雖搶掠過半，尚幸其水陸未合。此一不守，箕封悉倭有矣。幸得水兵將元均統率舟師，扼倭艦於閑山島前洋，奮力擊，倭兵棄舟奔還。始不得兼水陸之勢，未敢大逞。（倭兵素利水戰，造舟雖多，失小而脆薄，不足當我舟之平衡，又其人利跳躍，便刀銃，一入舟，風濤震盪，跳躍無所施，刀銃不相應。我長槍大弩，火炮攻之，勢必小交，故避朝鮮舟，而小擊禦。倭先肅水兵，所謂禦之於海外也。）朝鮮國王絡繹奏報，舉朝驚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有

倭計　當倭之莫知所出，時暹羅夷使在京，自願出兵剿倭，以事關至大，行於兩廣總督另選一能事官員，與原差并夷使同往彼國宣諭。巡撫蕭彥流，為暹羅居極西，與鎮南相對，日本極東，與吳越相對，約去萬千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喇咖、呂宋、琉球等國。欲其越人之國而為中國效力，甚難。且舟師所經，先之廉雷瓊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遶于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中華靡麗，無一不歷，彼其奉檄而來，勢誰禁之。昔狼士兵所過為墟，況暹羅哉。事遂寢。時議此者，本兵東明石星也。

七月，遼東巡按李時孳、遼陽守道荊州俊奉命遣遊將祖承訓，同史遊擊選卒二千人渡鴨綠，援朝鮮。時二將所統，皆遼東馬君，不諳地利，亦不知攻倭之法，又天時淫雨，山水暴流

馬濘久，蹄爛，一登坡嶺，足爪盡裂。倭又以逸待勞。七月十五，至平壤，安定館營未定，是夜賊至，我兵遂亂。倭衆多戴鬼頭獅面，官馬見之驚退，陷淖中不得起，士皆御甲下，爲墜崖落穽，入爛田中，倭劔逼及之，史遊擊歿于陣，承訓僅以身免，三千人回者數十人而已。報至，舉朝震驚，京師戒嚴。大司馬石星議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繼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於是遣沈惟敬宣喩倭營。惟敬輒唱封貢議，要倭退兵。平行長止許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爲界，亦以天寒，故佯許以緩我師，實無退志。惟敬報命，朝廷度其詐，于是一意用兵，拜少司馬宋應昌以都御史經略朝鮮。應昌爲人方面紫髯，目光炯炯，如巖下電，沈毅慷慨，有英雄器略。先是巡撫山東，即存心邊務，題海防事宜五事，不報。又擢海

防海略大意謂倭奴情形已著而春訊不可不豫爲之防因
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畫
策設防一時錯愕以爲過計及是時中外洶々部題懸賞有
能恢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無應命者衆始嘆服
曰宋公料敵何神也于是始廷推特簡經略征倭于壬辰九
月二十六日出都門奏以李如松爲督提兵曹郎劉黃裳袁
黃爲贊畫移檄四鎭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布海
口又度地勢宜留要衝尚多乏人遇儆何能策應奏添協守
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近募南北兵一萬五千守
備各領兵一千五百一住南塘一住豊潤黑洋河一住陳家
庄一住山海南口遊擊各領三千一住海洋一住寶坻北塘
而守備屬焉副將統兵三千住常家庄而遊擊守備屬焉居

中調度相機應援而薊鎭總兵節制之天津亦改設協守副
總兵即領新兵三千統轄河大等營例如薊鎭各控要地而
保鎭總兵節制之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副總兵一員添
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屬遊擊莫
惟忠管轄駐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守備二員屬添設
遊擊管轄駐北塘口以扼其南副總兵則駐梁城以節制之
所餘北兵五千給與寺馬俱屬統領策應遠近聯絡碁布星
羅延袤二三千里屹然有干城之固矣時提督尚羈寧夏而調
兵集者僅三萬五千應昌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栢將左
軍張世爵將右軍其參遊諸將分隷標下統率出關
應昌以侍郎經略朝鮮此十月初命也應昌才名初著司馬
聞其淅產熟倭又見其有沿海險要圖說特舉用之迨受命

方欲建明而石司馬聽沈惟敬游說而封貢之議滋起惟敬
者本亡賴客游京師與吳依妓陳澹如客澹如有僕鄭四改
名沈
加[illegible]從海島中逃歸頗能言倭事而惟敬少經倭亂役人
樹[illegible]依又喜譚兵依司馬一聞朝鮮倭警乃博采群書適妾父
袁茂游澹如所遇惟敬意氣慨慷薦之司馬召與語大悅及
承訓敗因遣惟敬通倭惟敬要重貲以往司馬許諾惟敬遂
認娼爲妻寄室司馬而後行於是費數千金市蟒衣玉帶花
幣入朝鮮見倭將行長俱在平壤惟敬先令人通意行長遣
僧玄蘇宗逸報之八月二十九日惟敬先饋金幣始與行長
相會於乾伏山之麓因極陳和好之使行長當要惟敬七事
惟敬慨然允諾行長因聽信惟敬言許撤平壤之戍斂兵不
進以俟和議行長與惟敬書云日本差來先鋒豊臣行長謹

啓大明遊擊將軍沈公閤下日本絶朝貢者久矣數年雖求
計和議於朝鮮朝鮮不應日本之求故起兵矣惟時閤下來
平壤實兩國復舊規之起本乎抑閤下以轉奏遣天使於日
本以爲和親之驗則幸莫大焉若見許天使則相待者以中
間五十日爲期若以悞期者則難留中本諸將於朝鮮城中
伏乞亮察誠恐頓首不宜計開鎧一甲鉾一挺冑一首弓一
張箙一腰矢付　單刀一個長劍一挺又書云昨呈兵器若
更有馬銃之求雖裝飾甚醜纔以一奏書一道從來命呈上
之不知適貴也否又書尾示到義州進發上都又行差人馳
還云云不知是何事乎請莫久留義州好矣若中路而遲滯
則恐佳期出五十日乎是以云爾又示說僕及傍姓名官位
僕攝津州前司小西秘書少監豊臣行長傍將對馬州前司

宗拾遺侍中豊臣義智粗書呈爲又示北虜俺達之事宗以
聞下登庸納貢則開日本朝貢之路亦未爲難事祝祝餘付
譯舌惟時豬淺菊未花自受保重頓首不宜壬辰九月初三
日豊臣行長花押惟敬九月以和議回報時宋經略時至遼
陽而提督率兵渡鴨緑矣如松分兵爲三協中協楊元左協
李如栢右協張世爵吳惟忠領三千南兵屬右協共五萬人
以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出山海關
紀律嚴明軍容整肅總督郝某餞應昌於郊送退諸贊畫劉
黃裳曰才大而不踈眞經略也無何石司馬惑于沈惟敬邪
說復使往倭營議封惟敬奉部咨謁見經略于遼陽應昌詰
之曰倭求封貢第宜面辭何闖何敢破朝鮮以要我我奉命
討倭惟知有戰耳汝往見倭必求封貢者宜盡還朝鮮一國

全軍退釜山聽命具表称臣我當爲請今議止退平壤是以
許緩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無草草惟敬唯唯而去
應昌計倭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之無懲而可於是率衆
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王促我進兵使者絡繹于道應
昌詰其使者曰我師如風雨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顧師行
糧從江以西則我給餉江以東則爾給餉必給五萬人必
支二月國王許諾是時提督大將軍李如松尚未至有建議
者以衆寡不敵爲慮欲緩進兵必敗以搖君心應昌毅然不爲
動乃出秘造火箭明火毒火集將士于原試之靡不神驗曰
以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
始至進謁經略經略曰倭恃衆且悍恥我國中非敵無以示
威非大將軍無以克敵今芻粮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械

俱備且神惟大將軍乘西勝餘威一殲滅之提督避席起曰
如松世受國恩況承鴻庇敢不惟命會惟敬至言倭酋執議
如初應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謾詞欺我叱令網打一
百將遂誅之提督贊畫以惟敬石司馬所遣殺之恐以不和
敗事力爲之請乃弗殺屬提督拘于軍中擇十六日誓師渡
江頒示軍律三十二條一軍肅然會欽賞銀十萬兩適至歡
聲徹天應昌宣上德意益切感奮至期禡牙于庭揖提督奉
觴再拜曰破倭復國責在大將軍矣次觴三副將曰勉樹鴻
伐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前有封賞後有軍律幸各勉勵
於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始發遼陽癸巳正月初八
日大軍薄平壤倭將平行長擁衆十萬設伏以待師前軍過
戰斬倭十五級生擒三人次日兵集城下倭守牡丹臺爲犄

角穿小孔銃從孔中出如虎負嵎莫敢仰攖提督乃遵指授
圍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踞設虎蹲等砲而列兵
守之放毒火神火諸箭入城毒烟蔽空倭衆昏眩仆嘔我兵
各含解藥蟻附而上倭強戰敗奔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
焚溺死者十倍之朝鮮國王報捷疏謂火焰燭天穢聞十里
又謂平壤之捷快絶前聞蓋紀實也十八日復遣李如栢率
兵追襲倭衆及於開城奮擊復斬首一百七十八級時咸鏡
遠在一隅尚未下應昌料平壤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聲奪
也行次江沿遣馮仲纓以利害說之淸正情怖心搖不能自
決會開城失守遂棄咸鏡以遁而黃州中和鳳山等處倭將
悉望風奔潰並趨保王京李如松以屢勝輕敵往相地形僅
以家丁二三千自隨倭率精悍十萬圍之碧蹄如松鼓衆力戰

一以當百自午至申殺傷相半亞屬危急而楊元援兵踵至內外夾攻斬首一百六十七級自是群倭咋舌咬指無敢與天朝兵相抗矣頓王京天險脩唐不能得志兼之霪雨日久將士卧起水中病者十五遂頓兵王京城下相持者數月先是有爲十不勝之說者謂衆寡強弱既殊而主客勞逸迥別宜從封議庶可以收左次之功不然勝則中樞有異之嫌敗則禍且不測此益迎合風旨也應昌曰吾知爲國何暇身圖且泗水赤壁豈在多寡言者慚乃以其說送樞府而沈惟敬復于石司馬處吸々不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薊鎮李承勛之兵調守山東而沈茂之兵遣還浙江某始錯愕曰欲定之兵何可亂動豈欲徒手平賊乎掣前官不足還耶知愛者察以意聞乃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處功名之難也於是進

不堪巢疲卒退望救援晝夜焦勞莫知所出而龍山倉者王京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入盡積于此行長率兵就食焉應昌乃密遣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等率死士夜往焚之倭絕食張惶平秀嘉等亟召行長入問計行長曰天朝兵銳不可當不早講解竊恐王京亦不可恃平秀嘉頗不然之而部下平壤敗卒往往私議一軍譸張俱有叛志於是平秀嘉始懼遣使納欵竪降旗漢陽江上願駐釜山以待上命應昌計兵勢既微而事機復左孰若假此退賊可不復血刃乃具揭以聞尋奉旨曰倭如恭順赦不窮追四月十三日遣使宣諭倭營倭將卒皆羅拜聽命退出王京應昌乃遣重兵躡之毋令駐足然倭亦燒浮橋沈渡艦以去全羅慶尚二道者宿星嶺南原等處斬首三十五級倭相顧驚曰天兵所至分守抑何神

也于是悉衆宵遁歸釜山送還王子并官眷陪臣百餘名曰應昌念朝鮮爲中國屹然屏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鎮可恃無恐檄副將劉綎督兵一萬六千防守全慶要害又選麗兵精壯者數萬令綎教習訓練使彼兵漸熟我兵漸歸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堠爲禦外之策用賢能均徭役爲安內之政方苦心興舉間會尚書石星一力議封移文撤防應昌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堅持不允因上慎留撤酌經權一疏大意謂臣之議留守經也本兵之議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慶則尤要也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吭拊背或與封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要

從難縱使與封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爲患不小無策也況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而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怙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不必再來能藉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假封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爲之非謂今日之兵可得而遽撤也且東夷心狡志狂烏可認封貢爲全眞而乃拘執以應之乎議封議守經權襍施經能立于常坦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如是而後謀也

萬全禦倭完計若以救朝鮮爲是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内地
而省粮憑封貢以撤兵非臣所知也疏上本兵不悦無何遂
罷經略而以顧養謙代任養謙襟度磊落多識略有文武才
欲備兵大舉殲任而未得惟敬一面詰和議事適指揮胡澤
寄抄送行長手書見有和親字疑之以問徐謝兩生（惟敬初邪謀欲
倣漢唐事以外女作公主妻關白）兩生諱之云是夷語息爭即和親也經略
痛戒入朝勿言二字未幾顧經略以疏上與朝議不合亦謝
病去而繼之者侍郎孫鑛也鑛文臣持重當此時亦不信惟
敬言復遣入以其言詰問行長行長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
石星因行長聽命復令惟敬催小西飛等入朝如松師歸正
遇惟敬携重賄（蟒衣三十件玉帶七條）及花布四十擡往送行長如松
笑謂曰倭方畏寒今給以此所謂賚寇兵而賞盜也蓋惟敬

再入倭營不止貨物帶去書籍有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
經七書悉以遺之及回私受倭旗五面千總徐璋得其一送
提督搜盡得之即欲誅惟敬以司馬委用乃告經略經略詰
其受旗故惟敬以游言自解釋之十一月初三倭見小西飛
信不回淸正復發兵搶安康此時二將所統苗兵一千在慶
州未撤聞之往救被倭誘入險地伏起殺我兵三百餘人故
復屯慶州不敢發一五日孫經略差人伴送夷使入朝十二
月初七抵京石司馬札待甚優如安等過關不下亦不校館
遇如王公十一日詣鴻臚寺習礼十四朝見畢會同多官赴
東闕面譯給筆札責令親書三事一釜山倭衆准封後一人
不敢留住朝鮮又不留對馬速回國一封外不許別求貢市
一修好朝鮮共爲屬國不得復肆侵犯小西飛當時一一親

書聽從（按此三事即宜徐謝渡海蔣面决之關白不聽問于倭將之好也本兵惧國事已見于此）十七日司禮監
太監張誠傳奉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欵譯審倭使之言及倭
使回稱之詞猶未詳確遠夷請封必須盡得其情平秀吉爲
何以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釜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
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誠僞著該都詳議封名先遣一
官一諭彼行長不許留住釜山倭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
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待彼倭夷盡數退回
奏來卿等可與内閣將小西飛還在左闕會同文武及科道
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研加詰問譯審情僞訂盟永無
他變來說（大哉皇言眞明見萬里矣倭情眞僞初不難知試問其初勤兵[illegible]乎來侵掠乎則行長與惟敬
書可證也既退釜山又乞封果[illegible]乎果非力屈乎則晉州[illegible]之人警言可證也又問其詐封之後倭果盡退乎不退乎則
釜山之倭皆在也胡擧朝思不及此遂以如安奴口搪塞致僨[illegible]國惜哉）是月二十日石星復會

集内閣大學士趙志皐等定國公徐文壁等吏部尚書孫丕
揚及科道官俱集左闕將小西飛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審
逐一登答
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小西飛）答
日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
人來殺因此與兵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
碧蹄之戰　答曰日本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欵天朝並無敢
犯之意二十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奈接應又八
月二十九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不信
去年正月初六日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衆碧蹄亦是天
兵追殺死傷日本兵亦多退王京

一問從來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　荅曰一則聽沈遊擊准封言語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　荅曰晉州原係朝鮮人去日本相遇淸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天兵即便還去

一問尓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尓復犯晉州情形又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尓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粮盖房久屯釜山不去　荅曰已前原封貢並求因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只是求封好了又運糧盖房俱各守候天使並無他求天使一差後盡皆燒燬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尓當傳行長等即今倭戸盡去房屋盡燬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尓能保關白行長盡從否　荅曰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荅定無反覆

一問尓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尓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　小西飛誓云天朝問的言語小西飛彈守藤原如俺荅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說關白秀吉行長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鑒之

一問尓前云朝鮮既爲請封豈肯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簒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復再犯　荅曰信長者簒國王不好因爲部將明智被殺見今關白豊臣秀吉時爲攝津守率行長諸將興義兵誅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定諸州日本百姓至今不安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求封　荅曰秀吉因見殺國王爲明智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

一問尓國既称天皇又称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　荅曰天皇即國王已爲信長所殺

一問尓既如此當奏請許尓封尓當寫書差倭去報平行長速歸令關白整備冊使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一有不虔封仍不許　荅曰守候已久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天朝之命沈遊擊到釜山兵馬即過海回家行長守候天使　按已上皆司馬問小西飛荅然本部事事裝飾豈不能爲教如安爲此飾覆語乎　當日兵部將此倭使面同

多官親書應情辭俱封奏朝廷

今按癸巳萬曆二十年當日本文祿二年小西飛驒守所荅悉皆僞也飛州黨行長賣降秀吉求媚於明無不至矣欺秀吉退兵挫鋒姦兇孽臣也淸正吉長兵馬吉長當作行長其攻晉州淸正行長爲前鋒毛利秀元面一方小早川隆景黒田長政淺野長政伊達政宗等屬焉浮田秀家面一方島津義弘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立花宗茂等屬焉凡軍兵六萬餘人

皇上方准信卒定封王之議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一顆并冠冕法服約費數萬金詔遣臨淮侯李言恭長子李宗城爲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爲副使賚策命印章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其誥命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

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
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永樂年事）嗣以海波之揚偶致
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纘彝章咨尓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
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内
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尓爲日本國王錫
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
朝尓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欽誠
祗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又
頒日本國王詔諭一道至二十三日復頒敕諭一道其文曰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
安中華將使薄海内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
慊也尓日本平秀吉比称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

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
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迺尓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
具陳称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聲
教不肯爲通輒尓觸冒以煩天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
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
爲尓轉奏而尓衆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尓
者朝鮮國王李昖爲尓代請又奏釜山倭衆經年無譁專俟
封使具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
闕庭譯審始末并訂原約三事自今釜山倭衆盡數退回不
敢留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啓事端不敢再犯
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尓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
爲善因勅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尓衆盡數歸國

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爲正使五軍營
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芳亨爲副使持節賫詔
封尓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
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尓國人俾奉尓號令毋得違
越世居尓土世統尓民蓋自我成祖文皇帝錫封尓國迄今
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尓其恪奉三約永肩一
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
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
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尓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荅
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尓恭誠但我邊海將吏惟知戰守風
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尓後嗣
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王章有赫欽哉故諭二月初

三日又頒二使勑諭及沈惟敬勑諭各一道皆申勑三事各
要遵行冊使前駐二浪江必釜山營柵一倭不留有朝鮮王
奏到然後渡海往封司馬猶恐未妥復委兵備副使楊鎬往
勘的實回報行事沈惟敬以倭前所遺金已不敢受請留作
倭使直買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京師朝覲官畢集觀
宗城出使封倭道路竦然奪目獨惟敬心有不然蓋惟敬初
爲司馬建此議希己爲冊使及不與大失望宗城紈袴子不
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且惟敬許倭七事知非一封可了前
訂三約決要一倭不留令楊鎬勘實朝鮮奏報方許往封此
皆本有欽依及二使往釜山營將一年倭營不撤惟焚小營
併歸大營而已楊鎬足蹟不到朝鮮國王亦無一字奏報

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

自夏徂冬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司馬日促二使渡海不曰風
潮不順則曰宮殿未成不曰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愼重
於是人言藉藉危疑叵測司馬憂之復差大同守備都司常鶴
單騎往釜山探聽鶴回備陳倭情變幻難測封事不可徑行
星不然之復遣家人張竹王胡子于四月渡海見倭倭亦遣
通事要國安來報故信封事決成至十二月十一日惟敬又
私令探倭委官吳邦彥等將遼東寛奠官馬及京營選鋒馬
二百七十七疋皆從下船發去日本南戈崖喂養云備從人
騎用實以日本無好馬驅獻關白也以故言者益甚謂二使
必被刼留二使惶惑宗城日夜涕泣思歸惟敬覘知之乃容
令宗城舊識謝隆揚言封事敗泣動宗城果大恐寅夜與僕
謀置印信誥勅易服出營從徑道走回隨行員役皆不知之

次日方亨揭報經略以聞時二十四年二月事也惜哉宗城稱無識也既得封事不安消息又明見一倭不去胡不以其違詔旨皆初議者抗疏馳上止其事然後徐與師問罪豈不毅然大丈夫乎胡庸泣而逃也想其從行無一有識人遂失此機

今按二十四年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宗城既逃惟敬快意方亨愈不自安見惟敬而泣沈大言曰
人臣當國難正宜努力捐軀徒泣何爲方亨訴以母老子幼
難自決惟敬曰尓誠欲歸亦無難事楊知惟敬容於倭因懇
之惟敬笑曰審欲好歸謹記兩語事一依我行之方亨問何
語沈曰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信諾遂悉聽主分將
宗城遺下錢粮銀兩及酒器金帛皆任惟敬收執又揭報司
馬極言倭情無變又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事司馬乃爲疏
請以楊方亨攝正使沈惟敬充神機三營添註遊擊攝副使

以封倭宗城未行時衆議轟然惟敬慮其反覆壞乖損傷國體司馬奏曰今日不遣惟敬異日不效臣當有辭故惟敬之隨行朝廷特賜勅諭亦爲此也惟敬既拜命猶不即而果知衆言卒驗遂宗城而僨其職
行益肆貪求司馬皆曲意從之爲遣項汝奕領銀二萬兩隨
冊使東行支銷又與劄付三張約銀五百兩畀冊使賞人又
月給惟敬家小供贍銀十五兩又撥巡軍夜爲惟敬看守私
宅司馬夫人時遣饋惟敬妻飮食不絕星此時亦恐惟敬責
已先差遊擊陳雲鴻陳女送司馬爲妾故自身頓膺三品至釜山宣諭倭衆六
月間更遣張竹王翳子馳驛至釜山探視不意三人皆黨惟
敬並爲揑報安妥雲鴻冀以全家性命可保萬全故星一意
任之冊使臨發釜營尚有無數倭惟敬乃曰降倭若干已令
朝鮮擇地安插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尚有餘倭防護冊使
以此語蒙昧朝廷丙申年六月十五日惟敬隨從四百餘人

渡海封倭倭將行長清正等亦先後撤兵回國日本國時閏
八月十八日冊使方至日本泒浦郎朝鮮素知倭人乞歛原
無實心本不欲遣人爲惟敬逼促只得差全羅道觀察使黃
愼同將官朴弘長隨二使同往二十九日冊使向五沙浦日
本人民聞天朝封關白俱翕然震動沿路焚香頂迎跪送飮
食一鳥倭在駿馬前慢搖倭將梓而數之曰天朝來封我日
本尓不驟閃又行搖擺耶即立殺之及抵國門其臣下亦無
不肅敬而關白先遣平調信來言主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二
使不許同冊使相見九月初二日倭將夜押絲輝元等引冊
使入見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良久忽殿上黃幄開
一老叟皂衣挾二青衣從內出即關白也侍衛呼吶人皆竦
慄惟敬先匍伏方亨只得隨之老叟大有責讓語侍臣行長

曰此天朝送禮人宜優待之始出赴館揚沈見關白卑屈狀有不堪言者隨行護勅官徐志登歸私對人言之故知小人不當重用也次日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還好關白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姑忍之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明日可上船我當再調兵馬前往朝鮮廝殺初四日方亨等即還沙浦郎關白深怒朝鮮欲兵其使得僧諫方止又喚清正等商議動兵日期惟敬與方亨商議我等萬里遠來不得一的信回去有何面目且勅書三事皆行長再三講定還浼行長去申前約關白怒罵沈惟敬不會區遂日本所求但爲朝鮮謀事我不再見追請回去行長以此言來告二人聞之心內怏々住沙浦郎數日至初八日方亨只得約黄慎等收拾同回且云到中國時天使可明白奏上不然恐誤大事關白遣人贈二使禮亦優厚皆行長調停其間初九臨發平調信私告黄慎昨日清正向關白說我今再往朝鮮擧竿可定當令朝鮮遣王子來謝若不肯當虜這兩個王子因此關白著清正等四將先發過海期明年二月大兵隨後調進黄慎以告二使惟敬猶未信及使船回至郎古耶日本地方泊舟候風訪之島人則云連日政長在豐前州清正在肥後州各召募兵衆將渡海矣衆聞無不失色獨惟敬自若日有我在定無害也須臾忽倭將正成賚關白書來衆謂是謝恩表文及詢審乃責朝鮮一檄內列朝鮮三罪詞甚倨大約言前年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皇朝無禮多矣其罪一既依沈都指揮寛宥二王子并夫妻以下不先致謝禮乃隨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不敢隱匿謄寫進呈

并乞發兵隄防十二月十七日方亨等至釜山匆匆商議回京復命不敢羈延念五日離釜山行至陜川有朝鮮京畿道都躰察使李元翼先已會黄朴二使備知關白情由不肯休兵此日請見冊使于海邦寺問日本情由方亨一一備白元翼欲趂釜營勢寡急攻破之惟敬曰虛固當乘動亦宜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称良將也倭兵此時尚未渡海一擊釜倭與其巢穴然後以重兵守其止所謂先發制人元翼計未爲失也奈何惟敬阻之又失此機元翼因其言未敢擧兵

今按丙申明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沙浦郎和泉界夜押絲訛也蓋小西之轉關白遣人贈二使禮亦優厚秀吉遣柳川調信賜金銀雜物于冊使也政長當作長政黒田甲斐守長政也倭將正成寺澤志摩守正成也

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冊使方入關亦各厚載而回惟敬恐朝中疑之乃將屈辱眞情隱下假揑秀吉抃分恭順頂冠披袍叩首謝恩等語惟敬先在日本時即指所携金托行長替買猩猩毡四條天鵝羢及大小倭金器皿亦照當初小西飛買中國諸貨之例計積三十餘擡脚上明開日本國王豊臣秀吉相贈什物先鮮赴兵部施行及抵京即以諸物作關白貢獻進朝廷群臣無不哂誚謂猩猩氈天鵝羢出自南番皆中國人販賣與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正成所贈惟敬泥金圍屏亦充其數明是欺罔朝廷不以爲罪勅令內府交收貯矣遠人惟石司馬尚信爲眞問之方亨方亨向受惟敬節制一味朦朧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敬再往釜山方差官具進又無年月徐黄門斷其假揑無疑日本自惟敬行後

即遣清正統領部將豐茂守等騎船二百餘艘於正月十三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到朝鮮入竹島舊屯與原留倭衆合勢仍在機張住劄隨攻梁山逐太守出城追留住民居之十五日行長等兵船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絕于岸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議還來安插也念二日倭船直入西生浦周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閤殿下之命令再航海至於此道便遣使者于朝鮮京城回報之間慶尚左道之民更勿疑此書莫恐怖而退散茲先遣我臣金大夫以令告報也慶長二年丁酉正月日平清正書牌自此倭兵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粮餉陸續搬運二月初一行長將釜山原住柵房採木修築內建最高樓外掘三層壕周圍木柵爲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

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倭兵復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倭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頹敗未暇修舉倭兵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徙遠境留屯漢兵禁之亦不聽閣臣柳承寵托言搜山城粮草束裝奔尚州將官權慄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急之文無日不至聲言倭兵百萬分作二三運將向天朝關白擬出住浪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倭兵船日增兵粮日積未見大舉似有陰俟秀吉親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料關白此時實難歇手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即目下不得志終當傾國而來時舉朝紛紛歸罪司馬司馬責惟敬猶然說謊謂倭兵此來不過責朝鮮禮節今專聽天朝處分非有他也

兵科徐成楚析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浮海數千里爭一禮節奈王子陪臣者哉因請速乘其未定或用間襲虛或遣人暗燬其積聚或說客離其心腹總督孫鑛巡撫李化龍輩皆老成謀國當冊使甫還朝鮮一有實報即勸司馬預爲隄備而星漫不爲意且聽惟敬游詞云喚平調信至宜寧明切與言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臣一節當委曲圖之先使正成親報關白說明回報二月十八日石星無奈亦疏請削去官保職銜親自帶同贊畫司官一二員將領數人仍假便宜前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退兵完事如終無濟即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托不效之罪與其殛身刑獄孰若殞命疆場蓋星已奉旨聽勘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群議又引先朝本兵王瓊經略哈密楊博經略薊遼宜大爲證上不肯許時連

歲用兵國計頻絀今議出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調南兵三四千星大進駐要害以爲聲援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南兵俱各議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如松攻平壤時約先登者給銀一万兩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舉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戌年夏卒殞于獄按星以直諫顯名致位樞府即和議一事本心無非爲國第大臣貴虛心集善根本不欺星乃偏聽執己希幸成功事涉欺罔遂亦不顧封事之敗舉國知之舉國言之星皆目爲異己新建浮躁而排斥之一惟敬言是聽甚至直隸總兵朱文達識倭崇明星接意常事者日琉球佛郎機人非倭也山東揚文偵探唬船過倭於海滄至朝鮮界上血戰得功朝鮮王且爲代奏未久楊文劾罷矣濫處參將高可學標下哨官陳定斬倭六十級星不爲敘功且云琉球屬夷何可妄殺未幾可學被論諸此類惟恐四科封事故委曲掩飾以陷于罪此皆偏執所致迨其終也

欲身請人倭賞料虎豹爲亦甚矣哉此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朝鮮如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皆爲賊占據所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賊皆橫行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倭又亟于佔地不亟于掠財亟于據要不亟于殺人志不在小目中已無朝鮮設此際我兵未集乘其銳氣鼓行而西席捲全慶朝鮮且夕休矣賊得朝鮮爲窟穴則遼陽震動而登萊浙直無不危急乃幸天祚中朝高麗國祚未盡倭雖兵聚糧餉不敷未敢深入蓋倭以海舟運糧風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破一道因糧于一道克一城就食于一城故敢輕兵直入五六年來城邑空虛土地荒蕪初時王師所經簞食壺漿以迎者今則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兼之禦寇者爲寇人煙寂滅一望蕭然矣雖有宜田之土

無人耕種慶尚右地與全羅地最肥饒宜五穀平安道肅州安州黃海道鳳山黃州沿海並有可耕田土亦頗宜於粟米食物至貴人不聊生雞肉一對豕肉一錢二分二斤牛肉七八分一斤倭皆目擊即有隨糧常恐不繼所以數月之間人心無不危懼而彼反從容如鷙鳥匿形朝鮮人殺其樵採不動殺其船兵不動不曰請兵關白則曰責禮朝鮮至三月初行長清正兵糧戰器船方到蓋倭名六十六州實比中國一大省分錢賦不多關白一時調衆將渡海只得將各島居民加水火重刑徵輪僅足兩月所以陳雲鴻對遼將吞說清正只待糧運可支一年即分兵略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糧運不繼與竹島倭將商議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衝犯以此言遍報關白所以朝鮮與中國幸得預爲隄備

今按二十五年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

又卷之四

日本下

北直隸天津衛係畿輔門庭陸至山海關凡八百餘里海面與旅順相對止三百里風順頃刻可達也登萊逼近海口爲中原襟帶南至淮安運河口三千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籬也朝鮮空虛中國所極慮者不在遼東反在此二處故建言者欲於兩處各設巡撫後邢總督亦令周于德總統舟師住旅順李承勛增戍卒住登萊即此意也孫經略議設水兵遊擊統領三千人住旅順口以保護天津又設浙兵遊擊統二千人住鴨綠江西設海防道一員帶銜山東住遼陽城專管寬奠起至金州一帶防倭郎中張汝蘊又謂旅順至天津可登岸者二處一曰大江一曰起口二處相距一百五十餘

里宜以兵一守大江一守起口偵卒遠探一有警即調各鎮兵併力協守內閣張洪陽議莫若於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鳥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選輕兵而趨利決勝不便則虎踞以懾其邪心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雖不速進已不爲退計矣自鴨綠至平壤五百六十餘里由平壤至王京六百八十餘里由王京至釜山一千二百六十餘里今止至開城故云半也在倭有屯營吾亦有屯營在倭有轉輪吾亦有轉輪就朝鮮之人雜以漢人衆以漢法教以漢戰變其偷惰作其敵愾務農勸職通商惠工廣利藪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錢粟可以爲餉地民可以爲兵開平既定得一步次第取慶尚忠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聲援

不責捷於旦夕務爲經畫長久爲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爲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曰凡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晉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不克如願竟不終可慮哉（前三議皆經理內地惟張公此議正是經理朝鮮第一善策）三月開府經略亦去任而朝命侍郎邢玠爲經略總督楊鎬爲經理巡撫麻貴劉綎爲南北大師而盡徵湖江川廣之兵以援朝鮮玠（山東青州人）謹重有識略事必熟慮圖全不爲苟且二十五年四月念二日抵蓉雲交代方受事麻總兵獻計欲俟宣大兵到乘倭未備先取釜山釜山取則行長被擒清正必走大事須臾可定玠曰兵先定謀而後戰今計畫未定彼中勢無可乘而遽行險是自取敗一敗則倭奴乘勝長驅我軍氣難再振矣吾意先遣楊元吳惟忠領兵二枝南至王京兩將分屯於全羅之

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而總兵且在王京居中調度但楊元辟報南原城郭圮壞營房俱無錢粮無半月之積慶尚一道又半爲賊有吳惟忠孤軍亦難入慶州故今且使楊元催運粮餉協同朝鮮修理城垣以爲捍蔽吳惟忠姑令往忠州扼賊後門俟七月各兵俱齊又作區處時總督尚未出關麻貴先赴王京傳諭二將又遣咨國王督率朝鮮諸臣練兵固守地方把截險要朝鮮王承新總督之命乃分派將官使慶尚左兵使成允門防禦使權應銖等住慶州以防鳥嶺之路右兵使金應瑞等住宜寧以防釜山之賊統制使元均等以舟師專備竹島加德之賊各務勉勵以候大兵或又議朝鮮殘破久國中無人備之不守亡朝鮮是亡中國也不若選中國賢能爲朝鮮司道官分理八道俾各爲保障固守山城然後

進兵剿賊以此宣諭其國君臣疑中國吞併乃疏言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三城爲賊久據數千百里蕩爲煨燼臣今居漢城亦荊棘未除庶司陪臣依墻壁爲生資升斗爲食遺民還集百不一二瘡痍滿目呻唫未絕若分理各道委不能供給朝議遂止自此三箇月兩邊俱不動兵日惟整搠人馬各守險隘信息不通惟沈惟敬往來倭營出入釜山宜寧一帶與倭混爲一家朝廷責以撤兵則云關白要割朝鮮三道即忠清慶尚全羅也惟敬初議封不顧利害苟且許之其寔全慶關係最重慶尚朝鮮門戶而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雖有他道無所資爲根本之計矣以海道言之賊據全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珎島濟州皆爲窟穴賊船縱橫海上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可抵鴨綠則開

城平壤亦不足爲國非獨朝鮮倭船從海入犯中國必由全慶二道地角得反風而後能進（日本入朝鮮以南風　朝鮮進遼東以西風）故倭之不能從海入犯恃二道爲我衞也全慶亡倭不必陸犯遼東幷帆可以直指山海又從水路之東分兵四出擾我四鎮則隅沿海時々有切近之憂矣此皆必不可許者而惟敬依廻其間不過欲延緩逃罪始以封事騙中國此又欲以三道騙朝鮮令中國棄而與之也五月間統領浙勝營遊擊葉國器初至王京聞惟敬以倭數多寡惟敬漫應曰要多就多大兵未至退守鴨綠爲上策意可見矣及二酋遣平調信回日本報師期惟敬諺云俟調信回兵即撤調信於六月初見關白關白曰朝鮮不聽我言以全羅忠清二道尚完故也你等于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羅地方割禾爲粮攻各處山城仍進攻

濟州如是勢難則還兵慶尚自固城起至西生止八處連營住兵或十餘日程或五六日程不時出入侵掠有山城去處盡力圍把雖被死傷必攻破而後已（倭力攻破南原以此）你等戮力爲之如不從我言當盡殺你等妻子調信回說即日天兵大至已到全羅勢難進攻關白發怒曰癸巳年間天朝大兵雖在近地尚能攻陷晉州天兵雖大至不須畏避調信又說今年六七月日本大兵當一時渡海西生等處兵自慶州歷密陽大丘向全羅釜山竹島等處兵自慶州晉州向全羅關白許之六月十四日調信過海傳令行長清正等調兵進攻惟敬得此消息無計解釋乃求朝鮮僧人以密帖送清正云那[illegible]督本兵七十萬將至勸其退兵清正在西生浦荅書曰太閤言大明之兵若至是我所願也朝鮮弱兵而無向我敵也對

異稱日本傳卷中三　四十

大明之兵快作一戰則朝鮮國者不足言大明北京燒却之不可回首幸又幸也餘不具惟敬又令僧求之美濃部（秀吉）親身金太夫亦以書荅不肯止兵於是倭將事求割地中國事聽撤兵惟敬兩不能應其詐始窮又見明旨責罪本兵惟敬心懷疑貳計欲逃入倭營特未得間邢軍門向怒惟敬欺君辱國賞石司馬一一交代即思擒之恐驚動脫走反爲倭間露中國虛實又恐好事者以爲敗其垂成之功故先爲一一撤以諭安惟敬并以安倭之心惟敬初見軍門不疑之漸將行李家事搬入南原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矣五月中邢公將出關令楊元以遼兵三千人赴南原吳惟忠在忠州麻總兵赴王京雖調度防倭已密帖與元等四路設伏防其逃出惟敬原帶營兵二百蒙養得其權心軍門恐其乘夜率衆殺出又假以

更換先撤之惟敬愈不安使家丁婁國安張龍等屢往釜山道意行長許之日賞倭機會遣兵迎汝于是惟敬令人廣收中國珍奇及狐貂皮八百張爲媚倭進見之資六月十八日平調信忽駕船九隻帶倭五百至海邊差人到宜寧喚惟敬講話乃爲朝鮮兵阻回其使又同張龍從陸路回釜山楊元聞之曰事急矣自南原星夜馳至宜寧十里許迎見惟敬方馱載狐貂先行楊元一見問倭情何如惟敬曰成不得了元云既成不得何不起見本鎮以符前言曰我且不去明日往慶州差人與清正講話一月半方回元視惟敬言若狂而色已變當時與軍門差官六人出示鈞票拏回至丹城地方押送軍門請旨監固惟敬擒日本之嚮導中國之禍根方得絕矣後八月十四日御史況上進抄陳潛如家搜出倭旗一面

異稱日本傳卷中三　四十一

長倭刀倭劍共三百三十六口倭衣倭器細絹犀帶日本圖等項共三百六十三件人心莫不暢快（按惟敬海上數年平壤大捷王子得歸難盡沒其綫倭之功此後反覆變幻弥縫詭詐年復一年月復一月使中國耳目不明戰守無據迫於姉崇城媚日本撤戍費餉損威取侮本兵厥罪不小總督身未渡遼先計除心腹之患然後軍中動靜倭將無由知之謀亦臧矣彼蕭應宮欲釋惟敬要亦爲利口所惑耶）惟敬痛恨楊元無由報復被擒之日贈給婁國安脫身報與行長南原虛實令其起兵掩襲南原東有雲峯烏嶺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爲全羅門戶可以屯聚倭兵乃朝鮮最要害處而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守此以阻截倭船又爲南原右障故總督未出關先使副總兵楊元以遼兵三千往扼其地延綏遊擊陳愚衷統兵二千往全州以協助之且恃朝鮮將金應瑞李元翼兵在雲峯之外權慄兵在閑山之內閑山又有元均統舟師守把各險隘

藪地無行長得沈惟敬之報卽欲進攻南原而七月初雨四五日不止晝夜如注平地皆爲巨浸三江大河一望瀰天宣府大同調到人馬俱七月半後方得至平壤麻總兵七月初二始得至碧蹄不過沿途整理續到之兵査勘城郭山川之險冒雨前行甚是艱楚此時便舟師不便步騎朝鮮水營將官元均在閑山各謀擧兵約會中國搗釜山巣穴不意金應瑞在宜寧陸路虛張聲勢將元均約中國搗巣日期洩于行長行長欲攻南原正慮元均襲其後一聞此信就中用計遣豊茂等領兵襲破元均水兵遂奪閑山島閑山一失京西水道無處不通賊於是倭兵水陸並進賊船不兩三日內泊光陽豆耻津距南原甚近釜山西山之賊又由慶尚右路倶會南原權慄李元翼等兵勢不能阻截皆洋趨於東偏賊

益肆行無忌楊元一聞驚報八月初十日先遣家丁將行李二箱押回平壤（平壤隔南原二千餘里中隔大同漢錦諸江）十二日行長倭兵至城下元與朝鮮全羅兵馬節度使李福男共守此城藥箭齊發賊稍退日每添賊四面攻打採木打造雲梯懸樓以扒城又割田稻積壕邊塡壕又於壕外穿木柵三層以阻我兵突出凡數晝夜不休賊忽退綫元等困倦少息至十六日一更倭忽擁至南門猝時登城先開城門賊遂入城楊元在帳中聞之驚起不及被衣跣足出廳上脫傳報官奪國亂衣靴帶隨從家丁十八人逃出西門元所統領除李福男等凡遼東營兵并家丁雜流共三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及出圍從大路西益鳳山走三日直至恩肆館査見在者一百十七人而已李福男等皆死城中（楊元債帥耳僅可鼓陣張疑不堪專城寄守且南原此時亦不可守矣楊元尤

非守南原者議閑山一失勢必至此也邢經略初議欲由南原極爲有見然不知遣水兵協守閑山又不能愼擇將兵之守所以二城連喪也惜哉且馬兵家不利禦倭倭破□兵皆以夜至則人不及騎馬不及鞍祖承訓與楊元之敗皆夜攻二人皆遼將六千人皆遼兵也大抵北將不經倭戰每視爲易而卒難南兵習慣征倭視倭難而反易如麻貴未至平壤卽欲輕師直取釜山經略以四萬人所欲當倭衆二十萬功而速總視之大易耳楊元陳愚衷又何足責哉此）時敢擊陳愚衷在全州愚衷奉調以七月內抵王京麻總兵卽令守公州總督慮南原有失復調守全州以接應南原二城相去止百餘里愚衷入城時州官言城中並無升糧二千人何以供給及愚衷踏勘地勢見七十里外山寨中藏貯米豆盔砲鉛彈弓矢鎗刀牌等物各千万計遂令搬運入城州官堅意不肯盖此時朝鮮雖頼中國兵援然被兵殘害處亦不減於倭所以不欲官兵在州賊一至民卽奔散所以貯之十里外山谷間恐賊不時入城反爲寇助也而愚衷不悟自

給人連夜運入城分派各兵防禦及南原告急楊元星火差人求救愚衷卽宜激厲所統銜枚疾趨刻期審約擧火爲號使楊元裏應夾攻賊可定也卽不然能引兵而前牽挽賊勢賊必不能專力攻南原南原知有外救必且堅心拒守亦未卽破奈何愚衷畏懦先一次回文曰恐顧彼失此也後又具禀曰非不欲救信地難以輕離卒不肯發兵及聞賊已破南原全州百姓望風震駭擧欲逃竄官兵阻之反傷官兵盡燒積聚乘夜擅出城門愚衷無計至二十日寅時哨探報倭兵將到任實（此地去城二十里）愚衷遂帶領所部棄城北走倭兵遂入全州此時麻貴聞南原被圍急遣遊擊牛伯英提兵赴救南來而愚衷已北遁乃合兵一處暫止公州以張聲勢（愚衷初至全州一空城也卽民不逃糧不燬亦非效死勿去之民矣似此守則生困不如捲甲而赴救更可轉敗爲功乃既不能救又不

能而守卒逃故以空城 故州愚民之長賊遊戲 公州漸近王京而公州北有江一道王京亦有漢江總兵慮恐兵還不便責令朝鮮多備船隻速搭浮橋以便過往數日之後江口止有小船二十隻詰之云並無大船隨喚兵曹官言我軍數千里遠來專爲爾國今以此推諉南原覆轍可鑒官云向來本國粮餉止告於全羅今全羅殘破運道已絶無可奈何及嚴加切責只得口許竟托空言我軍前有大敵後有長江進退惟谷麻總兵又以二城既失忠州前後受敵勢甚孤懸矣惟忠獨守鳥嶺而賊已犯全羅亦爲無益因令撤回相機戰堵朝鮮國王聞二城之報亦急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督率將官高參等由鳥嶺徑出忠清道以前遮賊鋒時慶尚地方大半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行不日將到王京王與經理提督商議將城中老弱婦女不

堪留在軍中者暫許出城避賊此時總督尚未出關兵務臨荷調度當使楊鎬經理鎬惟安坐平壤不進至九月初一聞二城已失方至王京亦別無措置惟歸罪二將謂南原被圍時已傳檄愚袁催督數次而愚袁按兵不肯南向以此馳報軍門總督得報即疏二將失律之罪寘之重典其漏泄機密金應瑞亦各與朝鮮王令重處以儆國法又做孔明界亭之事自已認罪請命降照兵科侯慶遠因朝鮮君臣無鬪志疏令督臣移咨明問國王中國屬國淪沒再勸王所慮出王外是宜爲君者有枕戈嘗膽之志爲臣者有主憂臣辱之心庶民有親上死長之義而我之大兵迭出以助聲勢倭其中朝鮮何奈何國王愚奔大臣逃竄總兵貴國而泄敗民望風以降顧即如此日南原之陷全州之失朝鮮

不聞何往而且倒戈反向者有之乘機內亂者有之是明甘心於倭矣今咨該國痛自警省君果山下交勉力圖死守奬率三軍有進無退中國即當大發兵餉助守擊賊若自輕社稷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爾戍即當還師境上自固封疆聽東西南北自在也該國自計歸著之地務可由衷後實詳答勿持兩端悞我軍機朝鮮王得咨隨答前後情節謂非得已誠無甘心爲倭當將金應瑞革秩庶爲卒伍戴罪自效附報中國因又策勵諸將將所徵一安黃海京畿咸鏡四道軍兵萬餘人一聽經理提督分付協同天兵分守漢江諸灘又以漢江上流龍津等處係緊要發遣京畿都體察使柳成龍廵歷沿江一帶撿察守禦形勢

今按柳成龍作懲毖錄者懲毖錄曰楊根郡守李汝讓守

龍津查大受恐賊來襲報余曰賊欲得查總兵柳體察云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恐無此理我等一動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乃宜與此段參考

王亦躬服橐鞬追隨戎馬關覩出城西閱視軍兵又出城東慰撫守灘將士奔走效力此時賊兵已及於王京安城之境在都城百里內而提督與經理俱在王京曉夜隄防不得不慮蓋總督初議以南原忠州爲左右翼而以王京爲家故王京必須堅守王京一不守即朝鮮大事再不可爲而此時守之甚難京東南有慶尚之賊京西南有全羅之賊而我惟陸兵一枝在公州者大敵在前長江在後此兵家大忌而江口既無浮橋亦無大船隻至於王京水路正西則江華西北則平壤之黃州再北則加山安州再西北則義州之鴨綠此皆

王京以上緊要水口於若進海而北皆可以入賊以一從
陸牽掣于南一半由水始入於北而吾兵反在其中自此條
忽而旅順而天津而登萊順風揚帆無不可到倭將久住朝
鮮豈不知之況我兵未集彼粮已乞彼勢已勝而彼反逗遛
不進者一則王師大舉先聲奪人一則惟敬就擒嚮導已絶
一則朝鮮殘破千里蕭條城無居民行無傳舍一曾行師又
跋步爲營者誠恐一遠海口急難退歩所以八九月來只在
全羅進分散搶掠修築營壘掘地成窖將朝鮮人免殺納粮
意在久住爲蟠據侵犯之計未敢輕師直入故朝鮮君臣亦
得整兵督餉頗有次第朝鮮徵粮于東北諸道供億我師去
秋聽用遊擊葉繡督府檄文入朝鮮催粮今年二月回粮
冊積米豆十六萬八千餘包因患不足重講海運海運自大

洋出海由旅順而入朝鮮義州風濤千餘里沿海處々有鉄
板沙船觸之立碎戊戌春山東指揮康永年郭建都田浩等
皆以粮食花布運船没於義州海洋若陸運則由義州平壌
轉運至廣梁三百里由廣梁至江華府又五六百里總督在
登遼日逐飛檄催浙江川廣各兵及預辦粮草水陸趲運俱
起朝鮮浙江指揮茅明時領兵至遼獻平倭十議總督嘉納
之從二用其策一檄諸夷欲傳檄琉球女直等國令或趋釜
山一征剿或抵日本攻其必救是以夷攻夷莫此爲便一
工問諜行長清正二酋久處疑忌易生令工爲間者俾其自
相矛盾携心歸國（後令毛國科間義弘二酋竟歸）一招撫順倭奴營中率是
高麗人倭髡其首以斷歸路我又嚴其禁以絶自新即有招
順榜不聲息難通莫若臨陣之時毎兵齋帶竹箇一方上書

允我華人願歸本國者毋論已剃髮未剃髮苟言語相通即
前有罪犯悉宥不論中有能斬倭或斬將領首級來投者賞
銀世爵如例悉抛擲陣前令拾自相猜忌（後用此竹箇招回華人數以萬計）
一壯軍威兵聚則強兵分則弱奈何以天朝之援兵爲朝鮮
分守乎惟當固據上游臨時策應且令報房傳抄其省調兵
幾萬某省招兵幾萬傳播中外以寒其膽令但分而守之我
以孤軍支勁敵敵不知我分兵之故遂輕中國爲易與矣（後
分三路亦用此議）一教土著朝鮮即古高麗素稱雄悍第安寧日久
民不知兵而雄心猶昔也我即驅倭過海淨掃釜山不若以
南兵爲教師一教十十教百朞年之間箕兵即南兵矣何懼
關白哉（後果用南兵爲習麗兵總以教練之）一更屯練今日爲朝鮮調兵明日
爲朝鮮持餉終久難繼當舉行屯練之法更番互易（今年屯者明年

爲練今年練者明年爲屯）久當足食而足兵矣（後果舉屯于馬山）一揣倭情我兵
不必峻攻釜山惟絶其餉道不致往來僅僅釜山所入幾何
失利之後決不敢徒歩數千里以犯燕京必至操舟東渡我
能預戒舟師要絶歸路人情起家必無闘志我可盡殲之矣
（後果從海上收功斬獲無筭）九月初七日副總兵解生恐倭直犯王京分
發部下于稷山水源等處防剿而倭已至全義館距王京百
五十里城中人戸晝夜驚走殆盡我兵方渓五里迎遇之同
参將楊登山遊擊牛伯英頗貴直冲之砍死倭一名落馬因
乘勢追趕十里之外殺傷數多後兩哨山谷倭執打旗號擁
衆齊出適撫院下千摠李益喬把總劉遇節引兵驟至灰塵
大起并力協攻良久賊始大敗退去解生見賊衆兵寡乃收
兵回共斬首級二十九顆降倭葉春認得落馬者係清正下

倭將葉一枝也此時官兵未集倭且中尸無王京而一戰
其鋭氣雖斬獲不多然王京之守自此方固矣十月廿日麻
提督遣先鋒副將李如梅等發兵哨探擊殺賊于星州谷城
等處倭自星州退谷城又自谷城漸退求禮皆于東南陸續
退回又發兵於青山等處攔剿屢戰屢捷倭遂遁走堅守老
營不敢復出邢經略于十一月方渡鴨綠江時值嚴冬雨雪
經旬不止十一月二十九日始抵王京與楊經理麻提督商
議動兵一面哨探倭賊動靜或取竹木或築營寨或搶稻糧
糧散漫山谷不計其數約大兵分屯三處行長在松島清正
在蔚山與歇在釜山通共兵馬十餘萬衆三路又爲六起分
總督主將與偏將各又一路也邢公向以科臣部議各論朝
鮮堅其鬪志至是復面諭本國君臣示以天朝救援之恩責

以君臣戰守之義皆感激思奮督發人馬用心剿賊於是兵
曹判書李恒福與諸道都巡察使權慄調遣各將屢有斬獲
十二月念一日長興府霜山里交鋒斬賊首十顆奪回原擄
男婦三十餘名十二月十九日光陽地錢灘交鋒斬賊首四
顆十一月念一日寶城郡瓦井里交鋒斬賊一顆十一月初
十樂安交鋒斬賊一顆十一月念四寶城大按觀交鋒斬賊
一顆又雁峴交鋒斬賊二顆十一月念一晉州代女村交鋒
斬賊首九顆同日順天別良里交鋒斬賊二顆十一月十七
日興陽縣飛羅谷有賊屯據義兵從事官宋德駿寅夜攻
燒殺殆盡斬賊一顆同日寶城郡廣灘交鋒斬賊一顆又松
谷里交鋒斬賊四顆内有倭將首級一顆兼二道水軍統制
使李順臣哨探任俊英與順天住札賊交鋒射殺不記其數

仍斬首二十五顆又寶城縣權子峪地方與賊相交斬賊首
二十一顆盡奪被虜男婦賊衆向東遁走所報捷音通共八
十餘級雖中間零星一二級者多然朝鮮人素畏倭如虎而
一旦遂能擊斬士氣漸可振揚又議政府右議政李原翼著
令軍將守令等官各以國王免死帖文招出陷賊降倭百姓
前後數千餘人以孤賊勢此時宣府大同遼薊延綏保定浙
勝兵俱已到久而陸續至者又有續募浙兵四千因藍芳威未到
浙江參將遊擊葉邦榮統領南京水兵二千二百八十餘名陳雲龍統領福建先
調水兵一千五百名都司許國威統領應天先調水兵一千原任參將王元
周統領狼山水兵一千五百名福日昇統領其續調浙福水兵亦將
督發廣東陳璘陸兵五千水兵至杆俱已督發劉綎川兵與陳璘
兵俱次年二月先後方到各處兵俱于王京會齊軍門與衆

商議進攻次第以爲行長營在釜山清正營在西生浦如破
釜山陸路必由梁山之西此有高山峻嶺止容隻馬路甚險
惡南原有三浪大江直遏金海竹島此二處皆咽喉之地倭
俱有勁兵一枝把截須防其伏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
一帶三處亦咽喉之地加德安骨已有倭船鱗次聞巨濟尚
無兵屯當先據之但我兵一過梁山三浪江倭兵水陸俱起
險吾後無應援重兵恐不能出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而來
益不可當矣如破清正營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自
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然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俱有敵
兵險不可進即進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髻甘
浦長髻有水兵船止四隻極弱非添兵未可輕進又言倭所添
精水而水戰却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止作奇兵添

其四顧而陸兵方可出冲突仍一枝由南原以捍全羅一枝屯大丘以扼塵尚一枝屯慶羅之中如晋州宜寧等處以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與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方可計議已定上疏奏報乃將各處兵馬四萬餘人分爲三協左協副總兵李如梅統領馬步一萬二千六人部將盧得功遊擊董正誼遊擊茅國器遊擊陳寅南兵遊擊陳大綱川兵千總中協中軍副總兵高策領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人部將祖承訓立功副摠兵頗貴宣鎮遊擊李寧大同遊擊李化龍保定遊擊柴登科遊擊苑進忠吳惟忠副摠兵右協副總兵李芳春解生共領馬步官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人部將牛伯英遊擊方時新守備鄭印真定都司王戡真定把摠盧繼忠遊擊楊萬金遊擊陳愚聞其延撫標下參將彭友德楊登山大同遊擊擺賽坐營張

維城　以上俱聽臨期調遣東西策應其監軍道監察御史陳效也又爲總督奏請尚方劍先斬後奏以重事權此時總督主意令麻貴同楊鎬提督左右二協兵欲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而趋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協兵馬近宜寧一帶東援左右協西扼全羅救援之賊使不暇顧又于三協中摘發馬兵一千五百人同朝鮮兵分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作爲攻取順天等處之狀以牽制行長又大發牌使平壤一帶預備行粮十二萬聲言續調陸兵二十萬到其隨行軍門守王京者不過楊廉安本立陳國寶兵千餘人而已其朝鮮人馬則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兵兵二千并平安道兵二千貼入左協慶尚道兵馬節度使成允門兵二千防禦使權應銖兵二千自慶州府尹樸毅[illegible]

千咸鏡江原道兵二千貼入中協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鄭起龍兵一千黃海道兵二千防禦使高彥伯兵三百貼入右協其火器則大將軍砲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萬八千支火藥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鉛子一百七廿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七斤皆遼陽分守張登雲運至於三眼銃鐵鬅篦鐵悶棍火砲火筒團牌佛郎機等器皆倭所深畏者無一不備其粮餉足供一月皆令中國朝鮮專官催運王京以北則委郎中董漢儒督催平安黃海等道節度使韓應寅等將中國所運之餉俱運至王京然後轉運各營國王又分委大司憲尹承勳專管左協營吏曹參判柳永慶等專管中協營戶曹分司參議李時發專管右協營觀察使黃愼等管兩路全羅各營進兵之時即令跟隨催督仍令自備十日糗

糈以備緩急時下王師陸路兵粗備惟水兵缺少總督極以爲憂屢疏揭到部催促閩浙南直水兵皆淹延未至十二月初天津巡撫萬世德議水兵一萬并爲步標兵六千設立參遊五員分布旅順登萊應援犄角而朝鮮海口我中國無一兵況倭素怯者水兵水戰而行長西據逼近水營亦慮我水兵之截其後也令水兵止三千三百名孤弱難倚總督其不得已令水兵遊擊季金統率仍同朝鮮官李仁前去與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合營舜臣水兵亦止二千人又清正東據機張一島賊巢百餘里而中有朝鮮水兵官李應龍領水兵五百餘名向伏島中不敢南規清正亦易視之全不爲備欺其兵力弱也總督乃咨國王加以銃手二百名抽真保定長箭手二百名委南兵把總楊貴鄉導把總于承恩統領與 李蓀右協

暗伏其中，倭賊接戰則鳴鼓爲疑兵，搖亂之，賊潰敗。擬[illegible]爲
正兵夾擊之（邢公之計慮是矣，其調度則未也。既知水戰爲我兵所長，倭衆所怯，而不必俟陳璘等水兵之至爲水陸夾攻之舉，乃區區欲以四萬人制倭死命，得乎。夫敵衆必攻，令勢分分則弱而可圖。今清正專欲拒我，我又蚤其所長，勞援者乘之，遂從水道而來，況閑山三入，來甚倭水勞未整，我師決未可輕動也）分布已定，乃
于是年十二月初四日大聚官兵，登壇祭告天地，誓戒官兵，
因宴賞諸將，犒賞三軍，祭旗時萬砲齊發，聲震天地。朝鮮臣
民舉手加額曰：自生長來所過兵革，未嘗見此威儀也。於是
發兵南行，經理楊鎬帶領標兵隨營，麻總兵調度於東南，總
督量留奇兵往守王京，催儹兵餉，并控制於西北，又令朝鮮
王遣李大諫領紬作犒送倭營，曉諭盧氏，有私書送出，有內
應外合之心。二十七日經理提督與三協將士皆會於慶州，哨
探賊巢俱屯聚蔚山，而蔚山之南爲島山，山不甚高，而城

皆依山爲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彥
陽通釜山。麻總兵欲專力攻蔚山，恐釜山諸賊由彥陽來援，
即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統領官軍由彥陽梁山把截適中
要害去處；又摘令左協董正誼等統兵前赴南原、求禮一帶
張疑勢，牽制其水路上；仍令李金千、承恩統南兵同朝鮮水兵
由長鬐須珍島至雁山島張疑設備；又當日先分遣右協盧繼忠
率兵二千至西江口屯住，以防水路援兵，而以左右兩協爲
步率，議于二十三日進攻蔚山（防釜山之援者不可不預，而是何將援至蔚不鬪，一兵阻之，且兵力愈分愈弱，兇亡羊於多岐矣）。
左協副將李如梅同巡撫標下參將楊
登山騎兵先到，各挑選輕騎近岸埋伏，傍海拒援，而令遊擊
擺賽以五百騎於是日巳時抵巢誘賊，賊縱萬餘徒，各披帶
鮮明盔甲，銃砲齊發，喊聲震地，各揮刃迎敵，擺賽佯北，賊衆

乘勢追趕，我兵伏者四起，奮勇剿殺，在陣斬獲首級四百四
十餘顆，生擒倭將一員。已而右協副總兵李芳春、解生等出
西路馬村，齊至掩殺，我兵馬步相兼，先後俱進，勢焰張天，烟
塵蔽日，賊皆望風奔潰，半由江邊爭船逃渡，覆舟四五隻，淹
死無數，其餘盡歸新修島山城。我師至城收兵，列營住札，與
賊相去二三里，當審陣獲披金甲倭將，共稱清正見在城內。
次日進兵，倭賊于路連築三寨，伴鷗亭、城隍堂、太和江皆在
島山之前，樹爲屏障，四圍俱塞壘城，各多設銃眼，倭伏於內。
麻總兵申嚴號令，督率官兵努力向前。此日遊擊茅國器統
領浙兵，同李如梅已得首功，不待催督，各奮命先登，連將三
寨打破，又斬首六百六十一顆，生擒倭四名，得獲倭馬器具
盔甲刀銃旗幟無算，又燒毀寨內舖面及住房萬餘間，倉糧

牲畜盡數燒毀。倭見我兵勇戰，奔上島山城，堅守不出。二十
五日提督與率三軍進攻島山城寨，各軍奮勇直前，攻城數
陣不克。蓋島山比蔚更高，其石城新修堅固，我兵一到城下，
被賊齊用鳥銃火砲弓矢擂石拒堵，我兵多用挨牌布簾木
梯迎遮，第山城高險，仰攻不能遽上，我兵亦有損傷，即行收兵
屯住，侯次日相機攻剿，次早齊奮力圍攻，城上砲石如雨，如
此連日攻不得下，我兵傷死甚衆。諸將謂楊鎬曰：此城水道
甚艱，糧運難繼，我兵第四面圍而守之，即不戰，清正可坐縛
也。鎬以爲然，於是各營兵分屯山下，周匝圍繞，密不令透漏。
正於首中最強悍敵腐有謀，先聞大兵來，即以降人及羸弱
者置外，而悉斂精銳保守山城。至是圍困十日，十夜汲餉不
敷，倭奴至嚙紙充饑，飲溺解渴，每造飯先食能用礮者，而餘

憑式餘死衆心皇皇朝暮不保清正全然不懼惟死守以俟
釜營之救至然山下皆爛田我兵無著脚處倭從銃隙用礮
發無不中彈皆碎鐵爲之以藥送過發之無聲中者立倒有
一彈傷兩人者伏則銃難及起必横超方免而伏者又苦泥
濘膝晝夜圍守氷雪裂膚故城不下而死傷我兵數百人倭
賊我兵意急令人求緩攻約降經理信之疏報云倭將清正
勢逼乞降臣不許乞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聞者無不喜躍矣
惟中獨言於鎬曰圍師必缺今山城卒未破恐當缺其一隅
俟逸出伏兵擒之鎬張目舉手向惟忠曰老將軍只要還我
一個活清正惟忠遂不敢復言意鎬必有定見萬全無慮也
惟忠之言似矣然亦未盡機宜大抵三寨既破後即宜斂衆
據險畜養精鋭以俟南兵會集水陸並舉三路齊攻方爲勝

算今以畏敵之孤旅頓兵堅城下而即欲制敵死命不難矣
哉於是時在劉家營一見經理前疏大驚頓足惜哉國事去
矣傍云此捷疏何言乃尓余曰鎬既不知兵又不知彼知己
已則已矣如三軍命何如國事敗何旁者猶哂余言三日而
敗績之音至兵圍將十日行長果引來援時適歲暮行長又
慮官兵乘其來救襲破釜營於是大兵原守大營止抽精鋭
一二千每船不多人惟遍揷旗幟蔽江而上時二十六年正
月初二日塘報一至經理慌懼更不打探的實亦不措置遣
兵阻截即議初四撤兵已而初三賊兵弥近鎬益無措因不
俟及期狼狽先行盧遊擊一千兵左西江口亦不傳知諸將
聞經理提督已撤營去紛々連夜亂退賊知援兵到即開門
襲擊行緩者盡被殺死頼吳副將茅遊擊兩營南兵斷後倭

追十數里見有兵防後方回而兩協喪失并委棄兵餉器械
不可數計是役也謀之經年已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
衆而卒無成功貽笑遠人可慨已邢公始謀極爲詳愼而卒致此者其失有六委重寄
楊鎬其失一以倭利用南兵而三協主將皆北人其失二清正不能勝行長故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其失三倭奴素
怯水戰而水兵無人不肯少俟陳璘等急於進征其失四倭今閑山木浦懸阻其來援已其後而患人防援無籌得力竟
以此敗其失五王師初出宜令驍騎先之不當全師以懼城其失六況官兵雖衆非經練者故不終而易敗火倭兩月
押劉綎陳璘兵至矣劉將素熟倭陳將亦慣戰者皆勁兵也朝鮮之役至此六年矣胡爲不俟忍須臾乎三協兵
俱回慶州更慮倭來夾攻復撤河築城爲固守計總督得報
亦大懊恨然事已無奈只得將各兵撤回王京以圖再舉時
有賛畫主事丁應泰上疏劾經理之寡謀將校之糜虜於是
楊鎬罷任去諸將俱充爲事官行戴罪剿賊師既失利賛畫亦無功應泰不
其人言之反爲此疏且不能深懲統師之失而徒歸罪小人
區々兵仗間問其生死虛實較錢穀多寡亦不揣本而齊末

者也總督深咎是役無功只因水路上缺兵且師久糧匱乃益
徵募江南水兵講議海運爲持緩之計二月間陳璘以廣兵
劉綎以川兵張榜劉子龍藍芳威以浙直兵陳蚕亦領水兵
俱先後入朝鮮鄧子龍本統陸兵遊擊沈茂募水兵三千至天津因邵卒與稅監役人激鬪罪謂已不使
於舟師乃以兵屬鄧子龍而已領陸兵矣又以病辭任未幾朝命天津巡撫萬世德爲
經理以代楊鎬或語總督曰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
一處難以成功不若令諸將因地量力分任責成俾人自爲
戰守則利害各擔無所推托矣總督然其謀乃以左中右三
協分爲水陸四路中路各一主將爲提督中路大將李如梅
東路大將麻貴西路大將劉綎水路大將陳璘通共官兵十
萬衆各守信地相機行剿盖倭奴盤據朝鮮已七年於茲沿
海一帶千有餘里分爲三窟蔚山爲東路清正據之順天

西路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爲中路石曼子據之石曼子薩州人揔孫主將義弘也三路巢穴皆阻海爲固進可長驅退可還固故此三處築寨特完固寨傍必置倉厫寨左右皆有羽翼畜積歸於大寨而重兵屯劄必在險阻近地寨後倭艘往來不絶俱泊海岸故總督於三路外加以水兵一路以當海口亦懲島山之失也四路分派已定軍門題請遵行乃於三月間擇日號集諸將俱在王京歃血誓神約日並進倘值事機不妨互爲應援然中路李如梅當楊鎬未去時已請發官銀回遼東買馬及兄如松與虜戰歿如梅即代爲遼東總兵而中路主將無人乃以董一元代之時楊經理既去萬經理未來而四提督各統所部屬兵分頭防剿並遵軍門號令俱於九月二十日進攻

麻貴任東路率所部與貴牛伯英等駐劄溫井與蔚島清正相對麻提督鑒前失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然亦素遣使入倭營爲緩兵計九月間貴自選精銳數千乘夜令卒銜枚出溫井直抵蔚山寨奮力襲擊斬獲首級數十自此倭奴堅守山城不復敢出

劉綎任西路統率所部居水源地方攻順天寨倭倭築寨近大海中劉兵不能進乃謀襲惟敬故智欲誘行長出會擒之因遣間使吳宗道等入倭營告行長曰先鋒昔年曾以請封與中國盟誓本出誠心特緣清正狡謀惑亂關白致有今日我天兵遠來異國尒衆亦渡海間關今兩下師老財匱終非久計今提督欲親會通好仍結前盟以遂夙願行長初猶未信後通事累次往綎皆單騎候於中道以示不疑行長覘知因信諸八月一日相與約定行長將出赴會而綎部中一倭子總洩其謀行長大驚起中道遁去綎計不就遂率兵進攻失利回監軍王士琦聞報怒綎不用力傳令縛綎坐營綎懼不敢歸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倭斬獲頗衆倭敗入巢營不敢復出

董一元任中路統率所部居尚州中路倭將薩摩州義弘素號狡悍而望津之寨尤爲天險北倚晉江晉州江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立爲犄角皆峙于新寨之前新寨三面環海一面通陸石曼子義弘居之外有石城木柵數重引海爲濠海艘泊於寨下者常數千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而中造東陽倉積糧萬計屯重兵於舊泗川城以守之自望津至新寨四十餘里聯築八寨步步爲營勢甚猖獗每迭出搶掠于

陜川宜寧咸陽高靈之間中路遊擊茅國器初分得全州自請救經略謂中路義弘極狡黠請身當之經略壯其言乃復增與兵改守星州此時董一元奏回宜府選募家丁未至星州三面受敵勢極孤懸國器率淅步兵三千與遊擊盧得功馬兵三千守之倭奴日出犯搶雖有斬獲而董提督未至不敢深入四月間國器令姪指揮茅明時作爲諭倭檄文又令謀士史世用與平秀吉十惡大罪遣倭將以離其心而攜其黨至八月董一元方至尚州始議大舉乃進駐高靈晉州晉州前有大江江之南即爲望洋望洋之南皆賊巢也倭據望洋臨江固守勢弥天險我兵相持月餘茅遊擊謂提督曰細看倭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望洋其首也碎其首餘如破竹矣但晉江不能飛渡當以計取之董是其言然未得

間一日茅兵出哨忽一麗婦從倭營出問其由婦出一紙內書云此婦將度其城矣吾甚憐之捐貲以贖放還故土天朝兵將當憐其窮困勿加殺害則救蟻之德也尾云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戓之口無才之按理心書我兵引婦來見茅遊擊見書猶未解標下贊畫諸葛鏞解之曰贖婦姓名必郭國安也茅默然入語參謀史世用武進人合六年福建軍門咨至邢經略三月間發下茅營聞之躍然曰郭國安某先在日本時與有舊約報效中國今在倭營即可得間矣因別遣麗倭三麃麃持世用書入倭營見國安因約以九月二十日伏火於倭往探方知義弘尚在泗川老營惟國安在望津營乃復令三營中擇處俟我兵將渡發火焚糧草爲內應至日茅整兵欲渡江倭衆出營臨江堵截忽望津寨中火勢焰天倭大驚奔

救我兵乘勢畢渡追殺斬獲立破望津大寨二座樓房及倭房二千餘間盡行燒毀倭衆膽落棄城退守泗川舊寨是日申時提督遂分遣官兵東襲破永春寨廠亦盡焚燒二十一日五更西破昆陽月下交戰倭退奔我兵追斬寨廠盡付煨燼三營既破我得駐兵於江南矣二十八日夜半發兵進襲泗川李寧以大同驍將恃勇背衆先入失道反爲倭衆之被倭亂砍死及明我兵大衆至倭方四散搶刈禾稻見我兵皆棄禾奔散城內尚有數千倭倉皇出戰我兵衝擊斬級幾百盧得功驍將勇以騎兵衝陣被鳥銃陣亡賴步兵力戰倭始棄城敗奔新寨官兵遂燒東陽倉之糧二日二夜煙焰不息倭不敢出救我兵不旬日屢戰屢克軍威大振至二十九日共議進兵取新寨即義弘所居沿海之大營也茅國器曰我雖

連破數寨而擒斬不多倭盡併歸大營守必竭力攻之未必能下而各寨救且至非全策也不若先攻固城新寨之倭銃氣方挫未敢來救而固城城小倭寡易破固城一下新寨援絕然後相機而進似爲全策董師紐望津等寨之易破便以輕敵乃云本鎮看新寨倭亦無幾何固城易與耳介先攻新寨如疾雷不及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戰自潰矣遊擊彭信古亦輕敵寡謀乃言某親至彼探視城中烟火不多可取遂決意發兵十月初一日茅國器華邦榮彭信古步兵三營直抵寨下攻打其郝王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四營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營於是茅葉二將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將軍木槓已打破大門一扇城垛數處而彭兵皆京城亡賴素不習戰亦不善火器忽木槓破藥發衝起半天

俱黑各兵一時自驚亂倭因乘隙從前小門殺出直衝彭兵背潰走郝師馬騎兵方環城而射一見兵潰各望風遁走茅葉兩營殊死鬪然已在重圍中衆寡不敵殺傷甚衆藍芳威駐兵十里外斷後亦走董師不能約止各兵遂大潰隨崖落穽不可勝紀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損六七百茅營中軍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及抵望津茅遊擊謂望津天險得之不易若棄去復爲倭據前功盡棄矣因會集諸將收散兵欲復守望津請命董師董師曰此地亦孤立倘固城倭併力來攻何以禦之惟應暫還晉州圖再舉耳各將遂不敢留盡日奔回此時忍餓扶傷天寒日暮晝伏夜行盤桓萬山中奔走一二百里哭聲震野接殞道路者又數百人直抵陝川方得少息倭以糧餉被燒亦不敢遠追蔚島新寨之役我師皆先勝而後敗

者先取後路又覘堅爲累也倭兵皆轉以而爲功者以勝爲我又失隊而動也況七將不聞將累難三兵怒無紀律以連朝不追報食之至皆久據館道之倭能無敗乎當是時既使倭根阻蔚泉泗川約會三路共力進剿庶幾有得無失倭不難平矣今不量不之慮得不償失可慨也陳璘任水路提督率其所帶陸兵五千
水兵三千專管海上防倭而副總兵陳蠶鄧子龍遊擊馬文
煥季金張良相等皆屬之其兵一萬三千餘名戰艦數百艘
皆列於朝鮮忠清全慶道各海口互爲聲援晝夜巡警燈火
相望先時倭兵渡海出沒並無攔阻至是捕盜船於海面上
往來不絕倭始懼自夏歷秋倭艇不敢橫行提督爲諸將曰
吾等專事水路倭今盤據山城勇力何施要當示威熟倭
便要擊之耳於是分散各兵停泊加德巨濟鼓金諸島忠清
道有九龍島者水族靈怪著聞浙水營中軍方日新統浙兵
三千以義州劉愁將赴鼓金島鄧子龍所九月念九日至島

夜發定更統驚動水族海颶頓起波濤播蕩下觸鉄板以二
更樓船首尾俱列隨止存中倉急呼小舟接登岸方始下船
軍伴五六人齊上一時覆沒去岸止尋丈矣日新紹興衛指揮使也雖武弁負儁才流於善琴書詞賦且玩变有致與人交多信義將命稱之始與沈遊擊督兵至天津後屬鄧子龍又奉命督粉艘赴旅順及難聞者無不痛惜其平時誦詩有水深波浪黑使板龍得之句便法然作讖語其數分定或有宿業難究也惝也十月萬經理始至王京世德山西人意氣頗能任事
撫天津時人樂從之及至朝鮮以成書粗定不能別爲更張
又見倭築寨固守非旦夕可平乃欲設策用間以離其黨而
攻其隙故自巳修一檄文令人持諭倭將中間深明關白不
道各島民無罪何苦八年於外萬里捐軀本院愍恤爲約三
章及旆撥戈歸殺關白推擇酋長統領海邦保全人民傳襲
子嗣策之上也明識順逆解甲來降策之中也釋構罷兵各

全性命策之下也各路倭將見經理檄文頗亦感動不殺人
傳秀吉已死其子金哥年幼國中潜謀篡奪三路倭將皆有
歸意但無所稟命未敢先發茅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
而携也我間得入取必難留然後乘此要擊可大得志於倭
彼必不敢再犯朝鮮矣議定約會各路劉綎亦遣人諭行長
中路使者陣茅國科持撫臺檄賚金帛見義弘動以大義諭
以利害郭國安從傍賛之義弘許諾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
大故勢當疾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不若密遣人一炬焚
之已而倭衆之糧歸心益迫清正無糧令人見義弘叩借義
弘曰吾糧亦盡矣柰何往叩各營皆然始相約撤兵清正因
人心之變動即日先撤蔚島之兵次石曼撤泗川次行長撤
順天俱陸續渡海毛國科聞許儀後密報中路倭兵於十六

日行發上船於是我兵各爲准備陳璘在海上聞此消息喜
曰吾等擊倭收功此其時矣即令鄧子龍協同朝鮮李統制
引千餘水兵駕三巨艦爲前鋒破浪直攻南海正遇倭船無
數渡海子龍欲奪頭功親率家丁皆江西人二百餘齊上高麗船
衝鋒奮擊殺賊無數不期後船用火器失手反打鄧船遂橋
俱著我兵窮伏在一邊被倭乘勢登舟將鄧副將及家丁皆
砍死李統制見鄧將有失奮勇前救亦及於難李第三船把
總沈理努力而前火器齊發當陣斬獲眞倭一百二十餘級
而陳蠶季金等隨後邀擊倭本不慣水戰死無鬪志當日艘
被燒沈焇同赤壁有棄船復逃上崖者被我陸兵追剿直逼
海口兩路夾攻殺溺死者不下萬餘各路斬獲共千餘級陳
蠶中軍陶明宰亦歿于陣劉綎所當者行長也是日行長未

行亦乘機邀截中路之倭俱有斬獲於是義弘行長將毛國
科八人及級所差劉天爵等皆留在船護送渡海方得遁國
而亡失已甚多矣中路官兵奪下粮一千五百石馬三百疋
及倭器刀牌不可數計斬級亦三十二顆皆又乘勢分擊金
海固城倭皆一時奔遁是役也設非天奪其魄用間出奇及
攻血戰豈旦夕所能奏績統論四路自晉江渡而望津破中
路之首功也大粮儲而入血戰中路之次功也八寨平而一
倭不留中路之全功也海上之捷則陳璘功爲最至是三路
二十一寨之倭悉已蕩平董一元入新寨見大寨凡四層倭
房數千間石城外又爲木城三層極其牢密寨内器用床几
屛風一色泥金最爲精巧又有違制金絲鸞駕金絲掌扇二此
物非倭[illegible]恐是朝鮮王宮所掠者炳耀奪目董令悉焚之望海固城二寨

異稱日本傳卷中二　六十三

房廒亦付烈焰此戊戌十一月事也倭酋歸國朝鮮復安通
國君臣頂戴天朝歡若更生矣總督經理部署諸將各引兵
還朝講善後之策各營兵馬盡撤至星州以丁應泰疏勘存
故實數先令給事徐觀瀾勘之畢四提督俱回復令李承勛
統所留兵杜潛監其軍暫駐王京防守劉綎内播事動先促
歸茅國器陳蚕尚留釜山水兵留張良相等張榜留巨濟因
徐勘不伏復差刑科給事中楊應文在義州再勘唱名逐一勘過至前
發劉二十七年四月念六日也九月方得起行二十八年正
月兵方入關顧散者沿途散去臺兵復歸遼營召募者復還
各鎮浙兵歸者多收入羅木營刑公晉爵南大司馬萬經理
往王京善後未回大司農計度支自二十五年邢經略出關
至二十八年歸凡用餉銀八百餘萬兩火藥器械馬死不與

焉
今按秀吉已死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
從一位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年六十二遺言曰我即世
則先姑秘之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速赴筑紫使朝鮮在陣
諸將悉歸本朝退兵而可也葬于阿弥陀峯榜廟曰豐國
大明神戊戌慶長三年也

附錄

讖書云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正鮮此時渾跡居朝
市鬪亂明臣幾百千　按女在西方倭也鬪亂皎皎即關白
也又寓朝鮮二字鬪亂明臣今已應矣
沈惟敬于二十七年九月念四日取決陳濟如入定府爲奴
監軍監察御史陳效歿于王事該總督尚書邢題追贈光祿

異稱日本傳卷中二　六十四

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仍立廟朝鮮祀之
死事官疏中多有遺失如方日新與鄧子龍死難相去僅一二
十日而邢公止疏遺之後始得題乃入善後疏云浙水兵営
中軍方日新航海征倭死事堪憐杏與康永年事例相同所
當並襲廕一級以慰忠魂者也然聞死事遺不敘者大小尚有
七十二員
壬辰倭陥王京宮眷南竄宦族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衆
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自號玉峯
主人與許妹翰墨交其容今存其四首贈郎柳色江頭五馬
嘶半醒半醉下樓收春紅欲瘦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自
適虛簷殘溜而纖纖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
喃燕子要開簾秋思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櫳沾

泪玉露園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 七夕 無窮會合豈愁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漫作一年期 許妹狀元許筠妹也七歲能詩國號女神童適進士金誠立壬辰誠立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存其四 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童鞭白虎碧城邀取小弟君 又 水屋珠扉鎖一春落花烟露濕綸巾東皇近日無巡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又 青苑紅堂閉彩鸞眠丹竈夜迢迢仙翁曉起喚明月微隔海霞聞洞簫 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萬年 宮詞二首 絳羅袱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泥書勅字內官分送五侯家 綵羅帷幄紫羅茵香射霏微晴襲八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新

台州 罕人蘇八被擄在飛蘭島萬曆十八年關白怒薩摩君調飛蘭島主領倭一千征之蘇八隨征至金栢州海島親見關白左頰上有黑痣數點面似犬形約年六十餘止一子方二歲薩摩不征自服又云關白乃民間僕本名方白古登在銀山大頭目世子四也屯部下隨征有功憐之賜姓木下賜名十吉次郎諳事其主累出必捷遂以爲大將軍兼相事更賜姓羽柴名筑前因見四也屯年老糾頭領十八人殺之逐其子而自立仍佔銀山地方萬曆十六七年間藉故主餘威兼併諸國然非盡戰勝皆虛聲恐喝黃金詭聞得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三引用書目

高皇帝御製文集

蘿山集 今按中引延久官符尾張國風土記

大明一統志 今按中引新猿樂記

大明會典

紀効新書

續說郛

唐詩訓解

月令廣義

劉氏鴻書 今按中引寶基本紀聞耕餘錄

萬姓統譜

瑯琊代醉編

三才圖會 今按中引九曆西宮記

五燈會元續略 今按中引夢窓年譜天龍寺紀年考

續釋鑑稽古略

夢觀集

適情錄

玉煙堂 今按中引禮源抄

醫學綱目 今按中引釋氏要覽證治準繩

文房器具箋

本艸綱目

五雜組

潛確類書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二　詔

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眞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illegible]然實搆隙於妄誕於戲洲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今按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明太祖文集也劉基後序曰翰林學士臣樂韶鳳宋濂等之所編錄諭日本國王者圖書編曰太祖賜璽書諭日本國王良懷謂此也此時本朝分崩離折哮闞之群風驅良懷親王爲太宰都督在鎮西故明太祖詔諭之然於屯膏之時不能蕩攘其乞可嘆息也

又卷第十六　雜著

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尙書至意專咨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今王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巖頭石角爲奇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觀鏡天以爲巨之無量無所搆隙之源乎恐王大略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illegible]本其通使中國者上古勿論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賚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今按吳大帝孫權也權伐夷洲見吳志列上晉慕容廆武宣皇帝也慕容廆伐日本者非也晉書卷一百八載記慕容廆傳曰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太祖以此誤爲伐日本事扶余高句麗百濟之舊國也元世祖命黒的弘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又十一年征日本虜掠四境

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大明禮部尙書至意日本征夷大將軍

二儀判久昭萬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厖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蓋爾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也雖主非一人又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彼日本會俗多至問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擄我至尊將以爲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奏毋

禮答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六七也今年秋瑶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我至尊弗允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況隔滄海之遠福善禍淫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強盛人非侮其安敢違帝命而擾生民者乎本部既聽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瑶藏主之來果貪商假名者歟實使爲國事而勞者歟將行羣臣奏止日限山隔海凡王者奉若天道各主生民今日本君臣縱民爲盜四寇隣邦爲良民害無乃天將更君臣而伐其患乎我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天道幽遠奚致擅專若以艨艟數千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倘可然於生民何罪且以禮育之舉行彼何如卿等議之本部復觀彼之浮辭衍雲流水皆將方無德之徒忘中國之寬搆是非於兩端識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搆大禍古至於今未之有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蓋爲彼國之人人皆爲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民會稱中國人民爲盜而擾之乎及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詔元之艨艟漂於蛇海將爲天下無敵矣吾不知彼國以天之所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楫跡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但長於騎射短於舟此必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元違帝命好殺尚兵加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沈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爲彼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之陸梁鵬旗欽精兵驟騎雲屯霧集鵬旗舒陣列重山埃塵亘天蹄鳴雷轟弋矛掣電胡人振威露刃嘷吼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戰內誰爾日本涉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爲元用所以微失利而不爭以其最爾之地也如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爲長勝以疆爲大而不可是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捐視今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邇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隣邦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至日將軍審之

今按日本征夷大將軍源義滿也如瑶藏主者關西親王良懷所遣僧也圖書編曰遣僧如瑶貢馬詳見下文

又卷第十九

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捲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國王無道民爲賊擾害生靈神鬼怨觀天發兆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爲便浮辭常云弃服多捕賊覩來王無辨王無辨禘袴籠鬆誠難驗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干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今按日本扇所賞于中華年久矣見皇朝類苑其上卷太祖賦言亂邦事扇亦從世弃捐獨不可根秋風也一統志我國土產中載扇在下文

宋景濂蘿山集第四

賦日東曲十首

問海上僧僧多不能答時辛酉冬十月也

其一

伊水西流曲似環宮闕遠映龜龍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年

猶效漢衣冠日本自古唯一姓王姓藤氏史則云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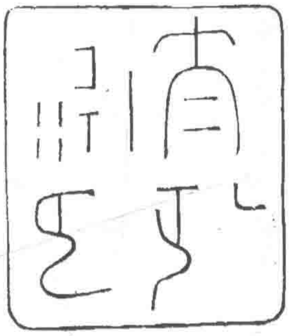
今按伊水嵯峨大偃河大偃和訓於保伊略曰伊龜龍山嵯峨龜山東山龍山王姓藤氏史則云王氏訛王氏藤氏各異自開闢以日神子孫爲王非王氏見圖書編今按中

其二

藤橘源平族四家連城甲第競豪華治書省内多官使貲糶紛紛簇五花藤橘源平國中四大姓治書省乃官署名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鴻臚卿丞之屬其印文曰太政官印

今按四大姓者後世之所稱姓氏錄所載一千一百八十二氏其中多大姓治書省尚書省之訛我太政官當唐尚書省八省百官悉屬太政官非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鴻臚卿丞之屬而已矣其印文曰太政官印太政官符所

用之印文也余嘗見延久二年二月廿日官符朱色搨者印文不全然欲證日東典故下載之并引公式令



公式令曰符式

太政官符其國司

其事云云符到奉行

大辨位姓名　史位姓名

年月日　使人位姓名

右太政官下國符式

其三

絕入層霄富士岩蟠根直壓三州間六月雪花翻素毳何處深林覓白鵰富士國中最高山六月山上有雪三州謂豆駿相也

今按富士山直壓東西南三州北甲州凡四州間而隸駿

州也都良香富士山記曰富士山者在駿河國峰如削直聳屬天其高不可測歷覽史籍所記未有高於此山者也其聳峰鬱起見在天際臨瞰海中觀其靈基所盤連亘數千里間行旅之人經歷數日乃過其下去之顧望猶在山下蓋神仙之所遊萃也云云宿雪春夏不消云云

其四

紅雲起處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秦世童男女還有兒孫跨鶴行

今按此詩言秦徐福事

其五

天皇大人泌秘寶八角垂芒貫斗樞青牛不度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國中無道士

今按此詩意言日本非老子乘青牛所度之地故無道士不知道書然文德實錄曰和氣朝臣貞臣弱冠從治部卿安部朝臣吉人受老莊又菅家文草北溟章小知章尭讓章詩序曰予罷秩歸京已爲閑客玄談之外無物形言故釋逍遙一篇之三章且題格律五言之八韻且叙義理附之題脚由此言之則不可言無識道書也

其六

玉環妖血污寰中豈有靈祠祀鬼雄莫是仙山眞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國有楊貴妃祠

今按一雜書曰尾張國熱田廟前有山松茂森森然此號蓬萊俗相傳云熱田大明神化楊貴妃亂彼大唐故玄宗困天寶之蒙塵熱田之廟背有一基石塔其長二尺許其

形大醜巫祝等指之曰貴妃之塔婆也又廟外有玄大夫祠僉云玄宗三郎之祠也貴妃謂楊什伍曰此後一紀當相見願保聖躬此其證也見林謂雜書熱田大明神化楊貴妃之說甚妄謹按尾張國風土記曰熱田大明神者日本武尊也當景行天皇時東夷反日本武尊奉詔征之東夷悉平歸路於尾張國少解草薙劍有光如神不把得之故留以爲形影令宮簀姬奉齋祭之此萬世不刊之說也爾來愛市瀉靈異赫々推爲蓬萊亦可也至唐道士入蓬萊蓋至于此地乎於是世俗亦畫蛇添足以明神爲貴妃誠癡人面前不可說夢也余前有東關之行過熱田社乃入拜之懐往昔神德盤桓四顧時本社之後有小社荒蕪大甚巫指之曰此楊貴妃祠也蓋好事者爲設之道傍有源大夫社卜部兼邦云道祖神也此說爲是源與玄音同故俗誣以爲玄宗而已

其七

佛隴當時談妙法一道紅光射海東至今顯密二宗學長伴扶桑出日紅 天台智者在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而去至今國中盛行

今按天台智者在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非也傳教從天台道邃受顯教見高僧傳弘法從青龍寺惠果受密教見佛祖統記宋濂未考此耳

其八

竺門三典巧纖題有氣橫空若彩霓梵唄動時花氣暖一齊盡看黑伽黎 三典謂禪教律之文也國中悉有之

其九

無客持刀來厭虎有僧挈鉢學呼龍因知異域山川異秪把鯨波限四封 其國無虎或云無羊驢

其十

中土圖書盡購刊一時文物故斑斑秪因讀者多顛倒莫使遺文在不刊 其國但購得諸書悉官刊之字與此間同但讀者語言絕異又必侏離順文讀下復逆讀而上始爲句所以文義雖通而其爲文終不能精暢也

大明一統志卷之八十九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賢等　編輯

外夷

日本國 東西南北皆際於海去遼東甚遠去閩浙甚邇其朝貢由浙之寧波以達于京師

沿革 古倭奴國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巳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二年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

卑彌呼爲王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隋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開元貞元中其使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久乃請還宋雍熙後累來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至命范文虎等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本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歲一來至今不絶自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廷冊封

[風俗] 黥面文身被髮跣足（寰宇記男子黥面文身衣裙襦巾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製冠以錦綵爲之而飾以金玉）無盜少訟不娶同姓（同上人不盜竊少爭訟婚嫁不娶同姓父母兄弟異處惟會同男女無別）飲食用籩豆初喪不酒肉（同上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以蹲踞爲恭敬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塚初喪哭泣不食肉飲酒親戚就屍歌舞爲樂既葬舉家入水浴澡以祓不祥）信巫好戲（同上兵有盾木弓竹矢以骨爲鏃灼骨以卜吉凶信巫覡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重儒書信佛法（同上初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爲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唐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國云）交易用銅錢（宋史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日乾文大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

[山川] 壽安鎭國山（國之鎭山本朝永樂初自製文賜之刻碑立其地）

[土產] 金（東奥州出）　銀（西別島出）　琥珀　水晶（有青紅白三色）　流黃　水銀　銅

鐵　丹土　白珠　青玉　冬青木　多羅木　杉木

水牛　驢　羊　黑雉　細絹　花布　硯　螺鈿　扇

漆（以漆製器甚工緻）

今按大明一統志記我沿革風俗皆見前史自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廷冊封謂足利氏受明朝冊封也

土產與世法錄有異同我朝書所載土產亦甚多藤原明衡新猿樂記曰諸國土產所謂阿波絹越前綿美濃八丈常陸綾紀伊國縑甲斐斑布石見紬但馬紙淡路墨和泉櫛播磨針備中刀伊豫手筥出雲莚讃岐圓座上總鞦武藏鐙能登釜河內鍋安藝榑備後鐵長門牛陸奧駒信濃梨子丹波栗尾張若狹椎子近江鮒越後鮭備前海鼠周防鯖伊勢鯛隱岐蚫山城茄子大和瓜丹後和布飛驒餅鎭西米等愚謂諸書所載此外猶多土產亦隨時有用有無用有古今所賞者

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二十一　兵部十六

驛傳三

應付馬快船

事例

一凡欽差內臣公侯伯出外公幹如操江鎭守之類應從水路者

一每年欽差公侯伯郎中等官赴各王府冊封者

一在京大臣以禮致仕有旨馳驛還鄉及丁憂病故者

一襲封衍聖公嗣教張眞人朝覲回還

一南京內外官進貢回還

一安南日本等國使臣朝貢回還

又卷之一百六十　工部十四

船隻

一備倭船

沿海衛所每千戶所設備倭船十隻每一百戶備倭船一隻每一衛五所共船五十隻每船旗軍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回守月支行糧四斗船有虧折有司補造損者軍自修理

又卷之一百七十二　鴻臚寺

凡王府并鎭守守備備倭等官外夷宣慰宣撫招討等司進貢齎本人員

又卷之一百七十三　國子監

凡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官生俱賜冬夏衣鈔被靴韈及從人衣服

今按明天子付馬伕船於我使人賜物于我官生及從人其遇我厚矣設備倭船者爲禦寇也此乃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皆我所致也

紀効新書卷之八

操練營陣旗鼓篇第八　定遠　戚繼光　撰

一戰勝追賊防伏之法

夫倭性人自爲戰善於抄出我後及雖大敗隨奔隨伏甚至一二人經過尺木斗壑亦藏之往往墮其計中辛酉之役一月十捷我兵損不及六七人議者謂非兵之巧乃賊之拙此倭不知剿倭之有伏也殊不知將前法已曾教熟于平時故如花街之捷戰追四十里而保全勝者非賊之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凡遇林木人家過溪轉角之處每量林木屋宇灣曲大小卽留一隊或一哨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遇一處卽留一處又或村落之大者卽通行圍住聽人進搜無賊高聲爲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之地又皆可伏之所我兵每一哨內卽留一隊分投下路星散麥田草中搜打喊叫一面正兵徑追故每戰多於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避我者正賊之伏也

今按辛酉明嘉靖四十年當本朝正親町天皇永祿四年

又卷之十八

臨敵號令軍法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撈獲財物包裹聽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故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於回目赴官告首決

打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治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今按戚繼光數立戰功宜乎以其功祀于功德祠詳見閩書其算法可重故抜出一二條

說郛續卷第十

日本寄語　定州　薛俊

寄卽譯也西北曰譯東南曰寄

天文類

天天帝　日虛路　月禿計　星付泥　云云

時令類云云　地理類云云　方向類云云

珍寶類云云　人物類云云　人事類云云

身體類云云　器用類云云　衣服類云云
飲食類云云　花木類云云　鳥獸類云云
數目類云云　通用類云云

士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方言固不足煩昏齒然言者心之聲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誠與僞故特寄其常所接談字猶彿音響而分繫之似以資備邊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初無義理覩者不必字爲之釋

今按以中國語譯倭語亦見武備志在下文故今引續說郛以云云略之

唐詩訓解卷之四

濟南　滄溟　李攀龍　選
公安　石公　袁宏道　校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後惡倭名更號曰日本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負觀

初遣使來朝其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久乃請還　王維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荀子積水而爲海謝靈運詩莫辨洪波極誰知大海東史記騶衍好爲閎大之言言中國名赤縣神州内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列子乘空若履實又渤海之東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皆仙人所居五山之根無連著隨潮上下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始不動楚辭負魚眼與珠隋書日本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有光云魚眼精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三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稱爲扶桑公集中又有送僧監還日本序其内云鯨魚噴浪鷁首乘雲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是等語與詩義頗合或一時贈別所作故因歸國而送以詩言積水尚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乎彼九州至遠未有若萬里乘空者也况越海而行無路可見但帆以而知國信風以排艱故有魚鼇赤州之患當此之時指鄉樹於扶桑就一人于孤島良亦危矣如此異域若何以通音信哉

今按此詩亦載文苑英華卷第二百六十八作秘書晁監歸還日本國又曰魚眼作腮射波紅若爲之若作苦

月令廣義卷之一　歲令一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新安　戴任　增釋
秣陵　李登　參訂

日本數譯月曰稅許且日曰虛路年紀曰一故都一曰夫多子又夫徽且多二曰扶達子又夫且多三曰密子倏且多四曰學子搖搖做五曰意子子難難多六曰後子七曰乃乃子八曰放九曰个个乃子十曰多十一曰多多夫達子　冷曰三字水煖曰挨撥水

今按譯日本語與續說郛武備志同數目多不中

卷之二　歲令二

冷煖碁子　宜室記日本國貢玉碁子冬則煖夏則冷

卷之二十三　晝夜令

如意珠　統志日本國阿蘇山石火起接天俗異而禱之有如意寶珠大如雞卵色青夜有光永樂初年封爲壽安鎭國山

今按阿蘇山事見隋書壽安鎭國山事見大明一統志而不記封何山以此號今據月令廣義則封阿蘇山以此號也

卷之六　二月令

桃李春　宋眞宗朝日本國人滕木吉朝獻詩云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甕篘新酒金刀剖

細鱗年年二三月逃入般春

今按勝本吉事見宋史在上卷

劉氏鴻書卷之六

明　宜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地理部三

海防倭夷入寇每隨風之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云云不當專責之幕師而已夫倭奴狡詐叵測我太祖絕其通易誠見之遠矣邇來思併朝鮮而有之朝鮮誠乞援朝廷憫焉命將出師損不貲之費於積弱之後則司閫外之寄者宜殫智竭忠俾狡焉畏服遠遁而瀕危之國得安堵如故則皇上之命爲不負而中國之威

不遐播乎聞赴援之初正值冱寒倭奴畏寒如蟄虫一舉而殲之固大快也乃逗留觀望坐失事機聞爲將者以忌功喪師爲主師者乃主和議而名曰封貢則其辠不小和議罷而忽聞斬獲千餘之捷則功又謂大耶功罪分而國勢輕重係焉則桑土至計不可不亟爲之所（滴露漫錄）

今按風之變以下至不當其間與圖書編大同小異故略之

又卷之八

地理部五

夷國

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其中國之文學被焉後至五代末節度使

吳昌文方盛自中國流衍外夷數千年間其教皆不免於夷狄之風窘蝎鄙陋不足以續聖教者益其聲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筆舌之可傳故不相合（原始秘書）

今按日本之學蓋自徐福以前有之非以福爲始也惟正學之不失傳功被於萬世者王仁也應神天皇之朝王仁以漢帝之苗裔來爲仁德天皇菟道皇子師弘聖賢之道爲萬世之儒宗恨不令劉仲達等知之矣

日本國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即倭國也其國乃秦始皇時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思遁去不意遂爲國焉而中國諸書遂留於此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自唐方入中國爲商賈有奉朝教者王乃髡髮爲桑門穿唐僧衣其國人皆髡

髮孝子服則留頭（思域志）

今按徐福事見史記後漢書吳志等下我國自天地開闢有之當我孝靈天皇統御之時徐福避虎狼之秦來投我爲氓今劉氏鴻書不知之謂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者妄言也始有奉朝教者王乃髡髮爲桑門穿唐僧衣謂聖武天皇孝謙天皇也二主皆當唐之世爲桑門

夷俗

高秋之國有驢無馬新羅無羊勿吉無牛羊琉球無牛羊驢馬韃國有鹿而無羊馬驅度寐有豕而無宅畜朝鮮有麋鹿高麗而無鹿扶桑有銅而無鐵日本無木棉夜郎無桑蚕烏社無麴南詔尋傳之蠻無絲纊挹婁無鹽鐵西域無茶茗瓜

叱有麻稻粟菽而無茶麥波斯無稻黍三佛齊有米無麥
國有木無草日本有諸藥而無甘草芎藭朝鮮無岡桐銀朱
旻陀蠻無鐵印都都檐波眞臘皆無雪霜勿斯里無雨蘇都識
匿之國無五谷　玄覽
大琉球之衣以闍婆南詔之衣以波羅棳拔力之衣以羊皮
阿里驕之民鹿皮貫木葉而衣之滑國以羊皮爲紙嘉良之
夷以皮爲舟三佛齊以椰葉爲瓦扶南以大箬葉爲瓦拔悉
彌以樺皮爲瓦暹羅以茭草爲瓦朝鮮以布粟爲市日本以
漢唐之錢爲市暹羅以海貝爲市文身之民以珍寶爲市旻
陀蠻以蚌甲爲兵回紇以駱駝耕駁馬之國以鹿耕　夷事略
今按外國之俗不可知也惟我日本俗不可不知上古無
木棉如說武備志亦曰用布爲常服無棉花故也古者有

綿亦以木皮名木綿　此日由布　卽穀是也以爲衣服後世祭祀
身被木綿手繈者象上古之衣服也見古語拾遺寶基本
紀等書近世中國以綿花亦名木綿日本亦有之呼曰紀
波陀我國人暗古者以神代由布近代紀波多總書木綿
爲一物者甚非也雖中國上古無綿花按吳淞張叔翹閱
耕餘錄曰吾松以綿布衣被天下而綿花之來莫詳其始
相傳謂種出西番元時始入中國按通鑑梁武帝木綿皂
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旣生
須一月三薅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
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
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匀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
然抽緒如繅絲狀織以爲布按史炤所言卽今之綿花無

疑矣但今制彈綿之弓以木爲之長六尺餘則與古稍異
耳謂起自元時非也第史炤以此解木綿亦未爲當木綿
出交廣其樹盈抱其實如酒杯其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
吳錄卽今之班枝花楊用修辨之是矣原我朝綿花之始
類聚國史卷第百九十九殊俗部曰桓武天皇延曆十八
年七月有一人乘小船漂著參河國以布覆背有犢鼻不
著袴左肩著紺布形似袈裟年可廿身長五尺五分耳長
三寸餘言語不通不知何國人大唐人等見之僉曰崑崙
人後頗習中國語自謂天竺人常彈一弦琴歌舞哀楚閱
其資物有如實者謂之綿種依其願令住川原寺卽賣隨
身物立屋西郭外路邊令窮人休息焉後遷住近江國國
分寺十九年四月庚辰以流來崑崙人如實綿種賜紀伊

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土左及大宰府等諸國殖之其法先
簡陽地沃壤堀之作穴深一寸乘穴相去四尺乃洗種漬
之令經一宿明旦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之以手按之每
旦灌水常令潤澤待生芸之見林近觀之表出于此無甘
草芎藭者誤也陸奧出羽常陸有甘草每年貢之見延喜
式芎藭諸州往往有之近世重中國甘草芎藭故以爲日
本無之

卷之六十九

文史部　四

雜著　長

倭國

嘗見倭國求遍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宗惟中華

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
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
也臣居遠彊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
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
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
不足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
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
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執途
拱奉天顏順之來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
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勝
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
今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

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勇勝野
聞

今按倭國求通表文不知何世事偶得之於鴻書故載焉

古今萬姓統譜卷之一百四十

吳興　凌迪知稚哲　輯
婁門　俞允文仲蔚　校

諸方複姓

朝臣　日本國使人

唐

朝臣眞人　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副使

朝臣大父　拜率更令同正

今按朝臣爲複姓是也本朝天武天皇以來賜八姓朝臣
其一也詳見日本紀古語拾遺姓氏錄謂朝臣日本國使
人者非也粟田朝臣眞人使於唐故率爾云然宜參考
唐書下大父當作大夫後漢書曰使人自稱大夫是也

又卷之二十五

本朝　潘賜　字文錫浦城人永樂進士授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頌上覽之除嘉命入史館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回陞江西參政讐家摘其詩句以爲妖言考滿職宜德間復除鴻臚寺少卿又使日本朝廷深加獎勞賜才思高邁操履方正三使外夷能全大體以蘭莊命時論賢之所著有梅竹篇皇華勝覽客菴效集若干卷

又氏族博攷卷之七　氏目　諸方複姓

朝臣

瑯邪代醉編卷之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外國書

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
國尚有之也聖天子德威遠播彼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
有隨玉帛而來者此千古大快事也

三才圖會地理九卷　補陀山圖說

雲間　允明父王思義　集

補陀落迦山在定海東北故昌國縣海中佛書所謂海岸孤
絕處往時高麗日本新羅諸國皆由此取道以候風信一名
梅岑山其山有善財巖潮音洞盤陀石蓮花洋其勝稱絕

又地理十三卷東夷　日本國圖說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地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閩浙爲東北隅王以王爲姓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屬州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云云故名云云

今按日本國圖同圖書編說似大明一統志故不煩載

又人物十三卷

日本國



日本國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九百餘里專一沿海寇盜爲生中國呼爲倭寇

今按此圖亦寇盜爲生之文甚亂其詳見引不求人下

又珍寶二卷錢圖下　外國品

和同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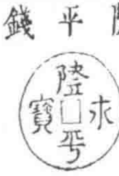
神功錢



萬年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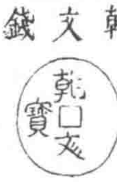


隆平錢



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並徑寸重五銖其文隷書一曰和同開珍二曰神功開珍三曰萬年通寶四曰隆平永寶其國延曆中鑄

乾文錢



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大周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寶

倭國錢



贊寧傳載曰倭國在東海中正朔一同中夏年號天慶天曆其國用錢文曰延喜通寶

今按和同開珍元明天皇和銅年中所鑄今猶古錢有此文神功開珍拾芥抄作神功開寶云天平神護元年鑄之萬年通寶天平寶字四年三月鑄之隆平永寶延喜十五年十一月八日鑄之圖說延曆曆當作喜乾文寶當作乾元大寶誤書乾文錢文大字減此錢村上天皇時鑄之九條右丞相記九曆曰天德三年三月廿五日改錢文曰乾元大寶參議大江維時勘進大內記藤原後生作詔書圖說大周然當作奝然誤也延喜通寶延喜七年十一月三

日鑄之我朝改錢有法西宮記曰大臣奉勅令博士勘錢文奏定擇吉日名能書者於陣頭令書樣奏之乃令作物所彫定下官符于鑄錢司鑄之鑄錢司進新錢云云歷代多錢開基勝寶金錢也太平元寶銀錢也及承和昌寶長平永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寛平大寶等錢有之三才圖會惟載六錢而已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一上

明　支提山嗣祖沙門淨柱輯

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傳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太宗文皇帝嗣登寶位奉使日本國師往宣聖化二年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之隆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於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慍上知其非罪

宥之

今按續稽古略第三亦有雪軒禪師事云至永樂中命師往日本國闡揚佛化及歸世左善世御製詩章賜之洪武三十五年當日本應永九年乃足利道義爲政於天下之時也

又卷第三下

臨濟宗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兜率院夢窻疎石國師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母禱觀音夢吞金色光而孕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花慨然有求道之意十八爲僧夢遊中國踈山石頭二刹一丁龐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既寤曰洞明

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初謁無隱範次謁一山寧于相州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師疑悶無聊見佛國高峰日公扣請如前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峰厲聲喝曰汝何不道和尚退漏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一夕坐久偶倚壁忽然仆去豁然大悟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求峰印可峰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善自護持卓菴濃州諸刹國王命師領南禪天龍等處王妃延入宮中執弟子禮問道賜號正覺加心宗普濟之號其道以手書世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敷推颺蟲師以年高隱退尋示寂

今按夢窻國師事亦見續稽古略第二與續五燈會元大

同小異云諱智曜王妃延入云云問道據夢窻年譜貞和二年觀應元年有此事正覺光明天皇所號心宗光嚴天皇所賜普濟後光嚴天皇所加道振三朝云云等文觀應二年八月十五日光嚴天皇手詔也三朝者後醍醐天皇光明天皇光嚴天皇詳見天龍寺紀年考

釋鑑稽古略續集二

歸安杏溪遠菴比丘大聞　幻輪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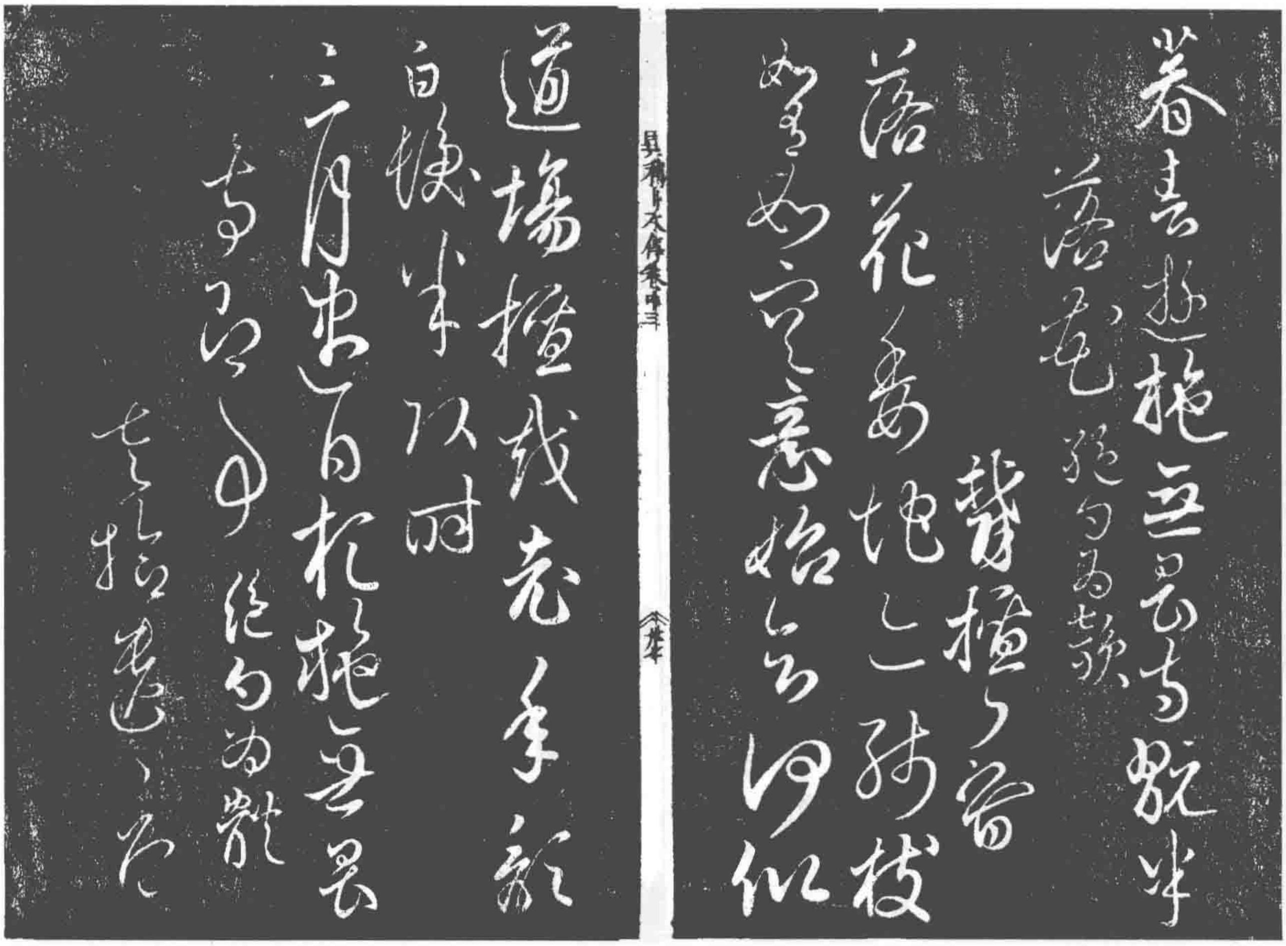
日本禪師諱印原字古先相州藤氏生有異徵幼多奇志八歲歸桃花悟公十三剃度具戒奮然南遊初參無見覩公指見中峰本公給侍左右屢呈見解峰呵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師愈精進久之有省現前境界一日無際入室印決超然領解峰囑以善自護持時虛谷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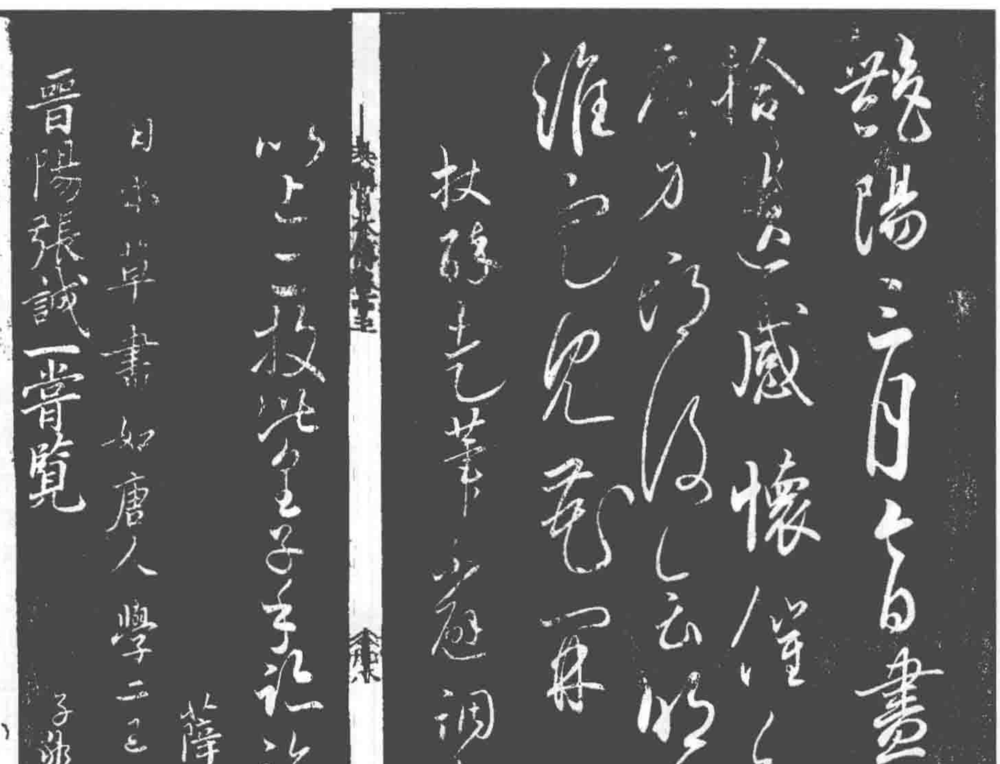
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師咸往謁焉以求旅歸于
見稱之後同清拙澄公入日本建立法幢化行遐邇殊有力
焉出世慧林祝香嗣於中峰次上等持教寺及真如萬壽淨
智等刹又住持普應寺長壽院兼上圓覺建長後退老長壽
是歲（甲寅洪武七年）春正月示疾至二十三日召門人曰爾等恪守吾平日
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大書心印二字付領其塔壽八十臘
六十云
今按五燈會元續略亦有日本國相州建長禪寺古先印
原禪師傳
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
國主世以王爲姓地分五畿三島又有附庸百餘拘邪韓最
大唐初更爲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

徒跣足間用履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産金銀琥
珀水精琉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
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女錦綺絲綿磁
針時入貢不誠
又三
太初禪師諱啓原號太初日本國人九歲從物外禪師得度
年十九與宗猷等十八衆游參上國丙午二月進京見季潭
禪師後見了室天童無著懶牧等四十五員大善知識末於
傑峰和尚處入室付頂相大衣拂子法語後住羅陽三峰寺
及山交龍護禪院有三會語錄是年（丁亥永樂五年）三月一日卓午說偈曰
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椎百雜碎白日繞鐵圍擲筆坐
逝壽七十五行化四十餘年塔院南

夢觀集卷之一　七言古詩
送勤無逸使日本
富春　釋如蘭　編次
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
直往東扶桑扶桑東去渺煙水百萬樓臺海中起珊瑚珠樹
赤松西玉嶂金峰碧雲裏重城堅壁鐵不如衣冠禮樂傳中
華樓船謾說嬴氏使劫灰不動蒼姬書白河關高玉繩下天
上靈梅移北野八奏神師解象龍十歲小兒知習馬自從日
出開封疆辰地不敢稱天王一君四相贊吁咈本支百世同
蕃昌讀書不貴論王霸上下唯知尊佛化尚想兵殘五季餘
全奉台書復中夏故人自是吾宗傑北峰印燈垂六葉此行
豈誇專對才要播玄風翊王業飄飄紅錫辭九重太颿四月

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雞一叫東方紅我詩白雲天萬
里人生生爲當若是瓦官閣上望秋濤待汝歸來報天子
今按勤無逸者南京瓦官寺僧也御製文集所謂克勤是
矣洪武五年來于日本見圖書編白河關在陸奧國勝地
也北野在山城國天滿大自在天神之所鎭坐也故此詩
詠梅詳見上卷薩天錫詩集條日姓指日神之種也
適情錄
林應就自叙云弘治間日本僧虛中者來朝止于杭博學而
文且善奕嘗著決勝圖二卷云云蓋得奕之三昧
今按弘治明孝宗敬帝年號當我朝後土御門院後柏原
院之間
玉煙堂　唐法書（日本）





暮春遊施無畏寺翫半落花　絶句爲韻　鬱檀一首
落花無跡亦殘枝如看如空意如何似道場檀越老年顔
白髮半頭時
三月盡日於施無畏寺即事　絶句爲體　左拾遺一首
艶陽三月今日盡白首拾遺感懷催欲以危身期後會明春
誰定見花開　扶醉走筆不避調聲
以上二枚此皇子手跡臨之也　薛嗣昌
日本草書如唐人學二王筆已　晉陽張誠一嘗覧　子弟題

今按此言皇子者醍醐天皇第十六皇子兼明親王也以藤原朝臣淑姫參議菅根之女親王爲二品中務卿號前中書王嘗爲小野宮右大臣實頼見忌隱於嵯峨龜山長於詩文音樂亦能書世傳老君子曲親王之所作也初親王居龜山乏水作祭文祈龜山神慈泉忽湧今猶在山下篁中天龍寺曹源池是也施無畏寺始名觀音寺在北山淑姫化雲之地故親王爲當寺檀越數經歷之所謂鬱檀者親王自称乎左拾遺官名本朝侍從也蓋親王同時風騷之士親王書自及左拾遺詩故曰以上二枚此皇子手跡二王義之獻之工書称大王小王言如日本人皇子手跡之屬似唐人學二王筆故唐法書中載之張誠一嘗覽皇子眞蹟薛嗣昌臨之乃爲石刻也

醫學綱目卷之十九疔瘡門

蕭山仙居岩　樓英全善　撰

丹日本三藏傳疔瘡方江子肉十粒半夏一大顆研末附子半枚羌螂一枚各爲末四味臭麝香也相和看瘡大小以絲繩子圍瘡口以藥泥上又用絹帛貼傳時換新藥以可爲度此方活人甚多

今按此方出自日本三藏法師丹溪朱彦脩傳之釋氏要覽中卷曰經律論謂之三藏謂日本三藏則日本僧逼三藏者也隱其名可惜丹溪取之樓氏載于醫學綱目其良方可知矣王肯堂證治準繩亦載此方

文房器具箋

東海　屠隆

潘鐵幼爲浙人被虜入倭性最巧滑習倭之技在彼十年益[illegible]取金鋏倭花様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從居雲門所[illegible]精所價亦甚高

今按居家必備中入文房器具箋潘鐵久在日本習其國之技倭敗還蓋秀吉掩中華朝鮮入數萬秀吉薨後慶長十一年朝鮮松雲大師來請和乃我朝還因于本國蓋潘鐵此時人

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水精集解

敕封文林郎蓬溪知縣蘄州　李時珍　撰

時珍曰倭國多水精

又第十一卷石部石硫黃集解

時珍曰舶上倭硫黃亦佳

又第三十七卷寓木類琥珀集解

時珍曰出高麗倭國者色深紅有蜂蟻松枝者尤好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　謝肇淛　著

地部二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呂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爲奇貨當權采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繻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守使

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旣責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今按中國市舶之來自唐至明駱驛不絕繫萬里舟之地古者大宰府二百有餘年以來有周防有豐府有薩摩有平戸等也今者長崎市舶之利逼功易事誠富國利民然無用尤多前年西洋百蠻番舶輻湊非徒無用而邪說害神國之道常聞兼好法師曰唐物者藥外物雖無之於我常足矣書籍之類多弘于斯土則當書寫之而可也唐船行路難積無用之物迮地渡將來嗚呼愚哉不寶遠物又不貴難得之貨於傳有之我朝三百年前有見解之高者此者五雜組說殆近是矣

海水之外不知還靠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銜山非眞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東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阯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淳於琉球莫富於眞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直耳

今按南倭北虜語亦見武備志在下文日本在高麗南故以日本攻高麗中國患之日南倭三才圖會曰高麗在其北是也又日本人渡海入中國則著閩浙故謂之南遊此語見晉古續略及本國僧傳三才圖會曰於閩浙爲東北隅是也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強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其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荅剌彭亨瑣里古里班卒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朶顏三衛等受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太祖之絕日本朝貢知其狡也文皇之三犂虜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敢穫不者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王宮中視供億廚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神特攝其魂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神降其聲嗚嗚如蚊焉

韃靼之獰獷而敬信佛法受禮君子得中國冠裳皆不殺即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攜

其書往者舟輙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今按日本無孟子云有携其書往者舟輙覆溺者說言也日本有孟子千有餘年古來宗之乃趙岐注也其後有十三經注疏四書集註及大全等流行于世皆自中國航海舶載而來者也孰謂無孟子乎

卷之五

人部一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荆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范明友鮮卑奴二百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内年三百七歲金完顔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今按日本書紀三十卷養老年中舍人親王奉勅撰其所紀起神代至持統天皇我國正史之一也武内宿祢者孝元天皇之曾孫景行天皇初年生仁德天皇七十八年薨其壽殆三百十餘歲詳見日本書紀宋史曰有大臣號紀武内年三百七歲宜參考上卷引宋史條

卷之七

人部三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戎衣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

今按圖繪寶鑑有日本繪事在上卷宜參考

卷之十

物部二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

嘉定乙亥僧德明遊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匡膺理拆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汚其口亦庶幾陳仲子之風矣

今按相州無行香縣上守鄉他邦無此縣鄉文字之訛也常州行方郡有井上鄉蓋是

卷之十二

物部四

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蕊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

卷之十五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

潛確居類書卷之十三　區宇部七　四夷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纂輯

日本○即倭奴于海中諸夷爲最大地分五畿七道三島道統州六十六州統郡五百七十二又屬國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又南千餘里曰瀚海又千餘里曰末盧又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又南水行十日陸一月曰邪馬臺其次曰斯馬曰巳百支曰伊邪曰郡支曰彌奴曰好古都曰不呼曰姐奴曰對蘇曰蘇奴曰呼邑曰華奴蘇奴曰鬼國曰爲吾曰鬼奴曰邪馬曰躬臣曰巴利曰支惟曰烏奴皆倭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一萬歷漢唐宋元貢獻非一入寇

亦非一唐咸亨初惡倭名更名日本以日出處近也其人兇狡貪譎好殺輕生黥面文身去髮惟稍留頂衣裙襦橫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草履僅蔽足指跟不著地以便跳躍服染青質白文男衣過膝女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以錦綵爲之飾以金玉人不盜竊少爭訟婚嫁不娶同姓父母兄弟异處惟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以蹲跪爲恭敬過尊長脫履而過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沐之面四方顲神虔禱即愈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塚初喪哭泣不食肉飲酒親戚就尸歌舞爲樂既葬舉家入水浴潔以祓不祥兵有矛盾木弓竹矢以骨爲鏃灼骨以卜吉凶信巫覡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初無文字惟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若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文大寶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婦人皆披髮一衣用二三縑其譯語呼天爲嗅喇地爲只日爲非祿月爲讀急土產金銀虎珀水晶硫黃水銀丹土白珠青玉冬青木多羅木其所製扇盒器皿皆精巧刀則無人不佩尤其精者武藝工于刀法鳥銃雙刀長五尺鳥銃實銅鑄成不用木柄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稍近而後發箭鏃爲燕尾形甚毒發必中中必倒用兵雖數人必用埋伏國主世以王爲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世享供奉而已其謀國掌兵皆國相與關白主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賦法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顧募犯法不論輕重即時殺之洪武間方谷珍張士誠既滅遺賊豪者悉航海糾島倭爲難旋貢旋寇

莫測也後胡惟庸謀逆復糾倭爲援以故太祖絕之載在祖訓而令湯信國經略海上築登萊至浙瀕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永樂宣德間稍與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休息正統以後時時竊發嘉靖間夏言爲科臣建言禍繇市舶請罷之不知市舶之設有無相易華夷各便第不當任內臣耳自市舶罷而利孔在下番貨至輒爲奸商所負已而投貴官家貪戾尤甚番人據近島索逋每乏食出沒爲盜貴官又恐嚇官府出兵驅逐遂激成汪直徐海之變大亂十餘年殘江南百萬生靈費朝廷千萬財用邇來亥辛通番禁弛中國人闌出交易以故夷情得安然市舶之利固已坐失之矣○始倭之通中國也云云　山城君云云

今按始倭之通中國也云云以下與圖書編同故略之草

屨事亦見平壤録服染靑質白文藍染物也男衣過膝奴隷人衣制也貴人垂衣裳女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婦人行道時所被以蔽面也穿其中者非病者裸而就水濱云云卽愈熱病浴水國有醫法鍼灸藥等術無不悉備矣無醫藥者非天正王見平壤録圖相指將軍家執事餘皆見前史

又卷之九十三　服御部六

明霞錦○杜陽襍編女王國有明霞錦練水香麻爲之光耀芬馥五色相間而美麗過中國之錦又有魚油錦文彩尤異入水不濡以有魚油故也

麒麟錦○韻府續編漢武帝時日本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炫目

今按女王國指日本明霞錦倭錦也魚油錦出陸奧國希婦細布之類麒麟錦見杜詩集註在上卷凡日本古來多錦如小卓之錦倭文是也總號倭錦平安城有錦小路昔織錦者居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四引用書目

閩書

閩書崇禎四年熊文燦序曰今日疆場固不專事西北而緣在東南閩憑山阻海上郡接壤東粵萑苻所藪潢池盜弄往往見告三山以南列郡星羅于滄波浩淼之側昔患倭奴云

今按閩書者明黄仲昭始創爲之何喬遠成編志八閩事也詳見福清向高序全部摠百五十四卷其間往往記日本事足識古今事變故拔出如左

閩書卷之三

方域志

福州府　侯官縣

臥龍山　條　有安國寺僞閩時僧師備自雪峰來居館徒千人高麗日本亦有至者師備已見雪峰山有箋經臺宋大中祥符中僧可度箋楞嚴經於此夏竦記其事

又卷之四

方域志

福州府　長樂縣

利充山　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爲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王歸王後無子因以爲嗣乃襲王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王入貢當在皇朝高麗國朝貢其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異亦不知宜星國史所載是何王也又高麗道入遼海不應出閩抑從日本來耶

又卷之六

方域志

福州府　福清縣

福廬山　條　皇明戚繼光大破倭於此又三十里爲化南化北二里隋時掠琉球五千戶居此化里則皇朝大學士葉向高之鄉

龍江　舊名驟文江後改名龍江上接龍首河源下通東南渤澥橋曰龍江皇朝嘉靖中倭蹂閩大學士葉向高方襁褓其母夫人挈家遠避時夫人襁向高行憊甚忽有老人謂曰吾代若襁先趨而待於龍江之橋母夫人不聽其舅曰事近矣且夫當此時也而爲人襁兒必長者也遂解與之次日至橋則老人已先在問姓名卒不告尋失之

今按葉向高堂著蒼霞草第十九卷有日本考

又卷之七　方域志

泉州府　晉江縣

彭湖嶼　萬曆中於此屯兵防倭也

又卷之十二

方域志

泉州府　同安縣

嘉禾嶼　嶼在海中去縣七十里在其南以嘗產嘉禾名又名廈門又名鷺嶼今中左所在其中防扼海門險地也嶼廣袤五十餘里洪濟山最勝上有方廣寺有雲頂巖日出可望日本

又卷之三十

方域志

福寧州

羅浮山　與水澚山相連泊船可避北風若南風石崖齒齒

矣今防倭水寨船多集其地
又卷之三十二
建置志 福州
福州郡城 條 嘉靖三十八年設倭備增置外敵臺三十六環城三面塹濠廣之延袤三千三百四十六丈有奇子城之門七 云云
社稷壇 在郡北天王山下舊在城南七里並城以西 云云 國初令府州縣得祀境內山川其後又令風雲雷雨幷城隍合祭壇一設位四中祀風雲雷雨之神左祀府境內山川之神右祀府城隍之神悉向南 日本琉球浡泥山川之神祀西隅東向歲春秋二仲上巳日布政使率諸司涖祭如社稷禮
今按社稷壇祀我及外國山川之神其敬至矣

防倭廣五里門五南曰陽春北曰拱極東曰鎭海西曰清江西南曰平政水關五三十七年增置敵臺十有三四十年鑿濠
羅源縣棚 條 嘉靖三十七年巡撫王忬檄推官徐必進拓之以防倭延袤三里許闢門四東曰賓日西曰承金南曰阜薰北曰朔易敵樓四水關三萬曆七年分巡僉事李樂砌以石
又卷之三十七
建置志
東洋行縣在十五都嘉靖辛酉倭變作東洋民乘亂肆掠
功德祠在縣治左祀都督戚繼光以平倭功
又卷之四十
扞圉志

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入福建抽兵防倭移置衛所當要害處德興抽兵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設巡簡司四十五分隸諸衛 云云 嘉靖四十二年以閩中連歲苦倭議設總兵鎭守春秋二季駐福州夏冬二季駐鎭東設五寨欽依把總 云云
嘉靖戊午倭泊浯嶼入掠與泉漳潮據之一年遁去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請復寨舊地尋復以孤遠罷萬曆三十一年有東舟至泉城下不覺當事者因移建郡東之口湖是去郡三十里不禦門戶守堂奧矣
嘉靖李海寇許朝光吳平等據爲巢穴勾倭內訌罷敝二省數年殛撲滅之
又卷之四十四

文蒞志
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至元末爲福建行省郎中延祐中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奏遣宣慰閩浙撫戢兵民海陸靜謐
又卷之四十五
文蒞志
阮鶚桐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倭寇東南無寧歲侍郎趙文華奏請置撫臣於閩從之於是鶚以邊才得名自浙江巡撫都御史改福建福建有巡撫自鶚始其時軍府草創兵食俱詘倭以數萬衆攻會城勢且岌岌鶚且戰且守卒以却倭未幾爲流言所中去
劉燾字仁甫天津衛人嘉靖三十九年代王詢爲巡撫時倭

冦頻歳焚掠其年三月鳩衆數萬繇南臺冦福州壽素有威
名善騎射走及奔馬下令大開城門往來不禁親率死士千
餘邀賊閩安鎮身發三矢中其三酋應弦而斃賊大奔潰赴
水死者無筭凱旋之日士民歡迎馬首無何復出軍禦倭長
樂之北鄕遇賊壺井山下手射二酋賊駭潰遁去以病免倭
復至閩人思之

游震得 倭之入冦也興化府政和壽寧福安寧德等縣皆破陷沒論者咎震得懦縮不支

譚綸字子理宜黄人嘉靖甲辰進士以浙江參政丁艱家居
廣賊流刧江西起復勦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
興化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本省綸至以精兵千人自
隨斬倡亂衛卒責諸將必滅賊先後與都督戚繼光破倭境
上復遣偏帥擊古田諸山冦悉平之凡俘斬二千二百有奇
獲被虜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悉以功歸前督府王詢
是時詢方獲罪得藉以釋晉副都御史復擒滅神前灣玻璃
嶺諸孽及龍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賊悉平得請補
制後以薊遼功陞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
敏

殷從儉字汝中臨桂人嘉靖甲辰進士轉巡撫閩中在閩歳
餘値倭冦初殄之後一以休息爲事方倭至時籍民丁田爲
戍餉名曰丁四糧六每易一撫臣輙增分數卽歳祲必取盈
從儉悉復原制省冗費汰虛兵

商爲正字尚德會稽人隆慶五年進士福寧衛軍亂縛指揮
懸旗閉門變告總兵某凾詞問計爲正曰衛將暴衆衆不勝
恚犯上凌長設手於斃弗可赦已衆知必死而果於叛嬰城

四掠窮且入海今乘其初起遣急卒持牒數指揮罪而逮繫
之若就戮者衆快忿泄而怠於無辭因開其告愬必駢首赴
訟然後求首亂者誅之事卽解矣總兵從其計已果定舟師
戍海獲倭百餘械以獻將騰疏告捷爲正駮曰倭非木人朝
遇敵晡而擒之搭闘移時我卒無一創者何也引至庭下問
之皆手擊地具言本閩人商海所給文引爲將卒所奪一因
解行纏則片紙名籍具焉移檄驗之果信皆得釋

又卷之四十六

文莅志

汪宗元崇陽人嘉靖己丑進士尋轉右布政使外禦倭冦内
察民瘼

又卷之四十八

文莅志

卜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湖
廣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輯備倭圖説畫戰守
計終任無倭患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嘉靖二十年進士以南兵部郎出守
吉安轉山東海道副使倭冦躪閩閩督臣請增設憲使一員
專海事疏下吏部部請移大年閩中時軍府草創賊船出沒
大年守福寧冦逼壘相拒累月去攻連江後發兵援擊多有
斬捕

邵梗字良用仁和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任福建巡海道駐漳
州時海禁廢弛奸民闌出入貫禍名冦處置失宜或激而愈
亂梗下令曰凡賊臨陣捕虜與奸民爲賊間及違禁出物廉

有狀者殺無赦羅織相告言者勿詰於是反側帖然益濬隍
增陴選卒厲兵徙四郊積蓄入城中使賊無所掠己未倭寇
合兵萬人犯長泰選火藥手百人躡擊之賊宵遁又遣舟師
攻海寇于月港銅山清浦諸處凡七克捕斬六百餘寇自月
港掠舟入海將遯遣義士沈講率所部兵與官兵犄角邀賊
舟于東碇以巨艦衝沈之擒斬二百餘溺死者無筭寇盗悉
平梗當師旅倥偬之時持以恬靜緩刑薄征節力省費大功
竟集民不知擾

又卷之四十九

文蒞志

舒春芳字景仁鄱陽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本省僉事分
巡建寧揭白鹿洞規於晦庵之堂拳拳義利之辨以古君子
聲色貨利之戒爲戒且以勸勉人建有孝廉楊應詔志聖賢
之學寘而禮之建奸民黠盗雄豪皆帖帖入把束倭亂海上
建州告警春芳策馬登陴出輒載金帛自隨用以犒賞材勇
激厲士氣鳩工聚鐵爲鳥銃懸金錢訓練之中郎與金民競
習之無不技命中者及倭數萬攻城多死於銃城得不破一
日單騎督兵與倭戰赤岸橋兵潰僅以身免坐湖廣叅議
梁士楚番禺人以舉人知詔安縣居官清勤才猷鍊達時値
倭鐃山海寇盗並起悉心經理調度兵馬糧餉船隻相機剿
撫前後督調鄉兵擒斬倭賊千餘名撫散山賊鍾旺雷晩杳
等六千餘人又擒斬呉平海賊一千八百餘名撫散餘黨五
千餘衆

又卷之五十二

文蒞志

福州府 連江縣

向辰馬平人以舉人任時邑城初陷倭環其廬向辰百方備
禦城壞數十丈豎木柵補之一夜而戍賊皆駭屢攻不能
破邑人德之前後令有功福清者向辰爲第一官終布政司
叅議

又卷之五十四

文蒞志

盧仲佃字汝田東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善爲民建白興除時
倭寇猖獗有鎭曰安平人居稠衆故乏城守仲佃與鄉紳柯
實卿倡築上司以軍興乏餉議弓兵加征置官權稅洛陽橋
仲佃再三爲民請命以拾遺調福安令時縣城新陷積骸彌
野仲佃改築城壕與民守之明年倭又薄城仲佃携三子時
時登陴民益有固志擢南刑曹去泉福之民俱生祠焉
林咸番禺人由舉人爲尤溪教諭博學善教有訓尤錄遷知
縣事嘉靖季倭破福清南下悉力攻惠咸與鄉士夫堅守亡
何倭復由海道入咸拜誓城隍趨鴨山往禦之不克而死贈
府同知賜祠官一子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隆慶初授閩清教諭未赴詣闕上書
三萬餘言云云在縣四年擢守寘州忌者匿檄令不得赴掃
衣歸後以薦召用歷官戸部郎中復上書請求日本論語孝
經人益迂焉所著有絅齋集惠安政等

又卷之五十六

文蒞志

建寧府下

徐栻熟人繇進士仕南御史當南倭北虜猖獗之時極論處置防禦之法

又卷之六十一

文莅志

興化府

陳瑞龍字體乾潮湯人守郡時郡方被倭賊屢傳城下瑞龍令無論縉紳齊民家有丁徒力能勝兵者悉籍記之手編守陴又令城下游兵分更傳箭晝坐藍輿察之或徒步至夜則秉燭爲微行抶其失陴者朱應春記其法甚詳也已毋卒官舍撫按曰兵革無避禮也公善爲城守

盧堯佐東陽人嘉靖中訓導郡中倭堯佐與城守城陷死之

又卷之六十二

文莅志

興化府　仙遊縣

陳大有南海人莅任旬餘倭方破莆乘勝以四千餘人從寧海間道薄城下西鄉叛民附之環城三匝大有諭衆曰吾誓與此城存亡敢遁者斬於是賑貧窮分部伍携二家僮宿城南樓晝不傳餐夜不帖席時時戎服單騎或徒步繞陴飭守外則重脩土城環以木柵簡閲精鋭爲遊兵巡邏城下賊來令堅劉土城内左右協擊之城上佐以矢石間縋死士乘其怠斫其營創流星飛鈎之制而賊之竹牌雲梯轒爲所紲最後謀知賊造呂公車大車以來度所必歷處遣人塹礧揷椿或暗洞土穴車至輒齟齬摧欹其他所有長技輒隨方破壞前後相持五十餘日亡何戚將軍繼光提大兵至殺賊逐之仙邑竟全兩臺交疏其嬰城死守功仙人爲保障殊勳錄紀之

又卷之六十二

文莅志

興化府　仙遊縣

彭應麟字允禎華亭人以南刑部郎出知郡鋤豪異脆敦實左華戢鹽商處容兵外禦倭寇内制山賊

呉國倫字明卿興國州人建寧府同知國倫左建寧清戎戢姦以弭倭亂

又卷之六十五

文莅志

漳州府　南靖縣

龔有成嘉定人繇舉人任時値倭饒二寇發土寇乘之大肆刼掠有成繕浚壕經營防禦前後勦滅溪東小豕諸賊具著勞績

又卷之六十六

文莅志

福寧州　福安縣

鍾一元秀水人以進士任州西郭無城一元營築六百餘丈爲保障甫竣工倭賊至民殊賴之

柴應賓鄞人以舉人任州方倭警一有事即横派里甲強索鋪戶吏緣爲奸應賓一洗其弊女墻久圮倮工甫就倭忽至城賴以完

夏汝礪融縣人嘉靖初爲南平教諭待士以誠賢愚僉益擢
知南安縣縣故無城前一年爲倭所掠汝礪集民城之計田
出直計下出夫不二載工完未幾土冦猪鐸作亂率衆攻城
堅不可入因督兵挫之九日山下秩滿擢福寧州知州復培
州城之雉堞州賴以固
章文粹涇人嘉靖中以貢訓導問學淵邃善於說詩値倭警
屬司城大開城門入避賊之衆倭來攻城萬數州守病屬文
粹視事綜畫有方未幾覲歸諸奔送數十里
章弘信會稽人由知印丞隆慶初夏倭冦村落督兵生擒十
八馘五級皆遁去
陸鵬慈谿人嘉靖中任典史捐俸造橋亭提兵剿倭
程箕績溪人嘉靖中教諭嚴立教條學政一新明年倭入冦
箕守西門督兵力戰死之
李堯卿番禺人以舉人任政平訟簡民安其業倭犯城單弱
無援堯卿與叅將王夢麟歃血盟衆賊有張車登陴者堯卿
手刃其六七有進逃遁之策者立叱斬之併攻三日城陷死
之贈太僕丞蔭一子
林時芳潮陽人以舉人任時邑方苦倭州里爲墟民匿山谷
不返郎返夜驚復潜遁時芳多方招集綏撫流散至於刑誣
賴弛鹽禁戮假倭平鄰猾創殘之後能使道不拾遺民心快
焉
又卷之六十八
武軍志
閔賢光州人其先閔得洪武初以功任廣洋衛指揮同知永

樂中有聚者陞指揮使賢以成化中改任嘉靖末有溶者沈
勇多智善擊劍倭冦入境將兵禦戰海上計十餘年斬獲千
級功未上又與倭戰舟山火攻失利死焉
徐棠宿遷人洪武末祖榮襲永寧衛百戶永樂初陞福州左
衛右所副千戶棠以隆慶初剿倭功陞任今襲
趙鑾安東人其先趙清洪武末調本所百戶以功陞副千戶
至鑾嘉靖中以倭功陞任今襲
盧鹍臣全椒人其先盧茂洪武中以功陞右衛指揮僉事鹍
臣嘉靖間以勦倭功陞指揮使歷官都司叅將今襲
王灝龍門人其先王政洪武末以功陞水軍左衛中左所副
千戶至友永樂中調福州右衛中左所嘉靖中灝襲以倭功
陞任今襲
夏啓賢合肥人其先夏信洪武中以功陞本衛右所副千戶
景泰初以征沙尤功陞本衛僉事啓賢萬曆中併祖擒倭功
襲授
戴棟壽州人其先戴贇洪武末以功授本所副千戶嘉靖末
棟以征倭功陞任今襲
楊桂灤州人祖麟嘉靖中以征大同功陞本衛指揮使麟子
湧以征倭功陞都指揮僉事桂隆慶初除任今襲
劉仲恩丹徒人其先劉鑑宣德初以功陞本所副千戶仲恩
嘉靖末以倭功陞任今襲
張灼海鹽人其先張維洪武初授河南衛百戶既守襲調福
州中衛中所灼嘉靖末以倭功陞任今襲
朱忠全椒人其先朱官音保洪武中授本所百戶忠嘉靖末

以倭功陞任今襲

胡福來安人其先胡雄永樂初功陞河南衛指揮僉事洪熙元年調福州宣德初襲授本衛指揮使今襲高志守山後人其先卜兒罕忽力正統十四年以護駕功授指揮僉事天順中倒刺火調本衛成化間俊襲賜姓高嘉靖末有懷德者禦倭死事志守用父功陞任今襲

戴尚忠和州人其先戴順洪武中以功陞金鄉衛指揮僉事至宣宣德初調本衛成化中有昱者負將略長詩文任烽火寨把摠建候湖亭以便行旅嘉靖末有洪者禦倭死事加陞二級萬曆中尚忠降襲

劉師琦壽光人其先劉勝洪武初以功授揚州衛副千戶永樂初調本衛師琦嘉靖中以倭功陞任今襲呼鶴來和州人

其先呼海洪武末以功陞保定衛副千戶永樂中調本衛隆慶初有良明者偉貌豊頤孟諸戚繼光奇其狀令督兵轉餉無後期屢於海上奏奇捷陞指揮同知發大砲沈巨寇曾一本船轉戰大捷陞本省叅將巨寇林鳳據彭湖出沒為濵海患良明先登深入陞廣東副總兵本省都督僉事築鎮東城徙廣西大帥佩征蠻將軍印平昭州征府江賜白金文綺尋乞歸卒予祭葬贈驃騎將軍上護軍良明子鶴來任今職

又卷之六十九

武軍志

泉州衛

王鎧沔陽人嘉靖中前後擒斬倭賊五百餘人陞廣東龍水守備歷遷福建泉漳水陸叅將截擊倭船二十餘隻累次殺獲以千計授昭勇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分守福建南路叅將今襲

童乾震含山人嘉靖中任銅山水寨把摠三十四年倭自福清縣海口登岸乾震承檄剿捕與其子養銳千戶白仁義士陳學書等領兵哨禦屢有斬獲福清人為語曰軍中有二童倭賊且一空居旬日當道檄震為前鋒刻期殲之乾震與養銳仁學書等奮勇直前抵東嶽山與賊交戰數十合斬擒十有一顆殺傷三十餘自辰至申殊不却退約指揮劉玠為援而玠兵不至賊見勢孤湧出包圍乾震身被二鎗奮麾喝戰遂死於陣而養銳僅身免事聞命卽海口地方立祠祭祀子孫陞襲二級養銳遂得襲指揮使養銳嘗任南日山寨把摠有擊沈海賊功以老退休子與藩襲復以養銳從父戰福清

時有擒斬倭首功未叙復加陞都指揮同知與藩

唐海六合人永樂中繇平海衛調任擒斬倭賊有功子高楨嘉靖季襲舉武科亦有擒倭功今襲

歐陽深南安人嘉靖丁巳以後閩被倭害日慘壬戌復合叛民數萬發掘墳墓求貲贖屍人心洶懼深時以納級除授本衛提兵拒賊筍江從數騎直入賊中觀其虛實歸遣人諭以禍福賊率衆來歸者不絕深日以私財市牛酒犒賞之選其悍鷙者置左右不疑人皆感憤樂為用嘉靖四十一年春率兵攻賊施思備等於東田鄉破走之遂進剿青陽陳村下衛等處其夏進攻江一峰諸賊于雙溪至于尾嶺山徑連破七寨復進兵英林潘逕等處擊退李五官擒殺韋老等遂追剿水田下浯等處斬獲倭賊百餘級乃遣入宣諭謝愛夫黃元

爵陳子愛等俱棄甲來歸散其黨萬四千餘人於是賊首蘇光祚康大福等聞風麕至獨江一峰李五官等遁據沿海擁衆尚有萬餘深遣人撫諭解散乃督千戸王道成百戸白希周分道追劉生擒江一峰李五官南蠻老施思備王二千李三直等百一十八人俘斬泉州市論功進行都司其年倭破興化城盡掠金帛出據平海衛伺舟出海軍府檄深應援兵次東蕭與賊戰斬首百餘級乘勝直進賊來援者衆深與部士薛天申周岳鎭等血戰益勵皆死之事聞詔立祠歲祀錄其子孫今襲

俞大猷霍丘人嘉靖三十一年倭冦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叅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大猷與叅將湯克寛入海擊直直遁復數以樓船破倭云云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冦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顗與都督劉顯戚繼光剿滅之移鎭惠潮有倭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冦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鎭撫臣偕大猷討平之

鄧起沙縣人歲乙卯浙直倭冦猖獗奉檄赴援大戰徐功山普陀蓮花洋半山陽弋槁等處斬首千餘級爲通泰叅將王江涇陸涇壩之捷皆與俞大猷共事論功相亞其摠兵猿山方疏置舟師適倭冦百船突至城兵不滿四十艘攻沈倭船無數倭焚舟登岸犯白滿如皐復奮擊之擒斬殆盡

張養正寶坻人先世榮永樂中調右所百戸養正嘉靖季承撤戍興化南日寨之青山倭冦海上養正甫至戍即遣其僕守慶還家趣治縷絮爲戰裝具當背產以募土兵守慶持絮若貲至戍而報倭至養正督軍禦之發五矢中三倭皆驚遁詰朝倭黨蜂出猖獗莫遏軍士多以逃匿爲計養正叱之即提衆往擊引弓射之倭性故悍雖激矢穿胸曾不退北反以前驅衆軍皆逋僅守慶追隨且射且卻賊刃逼身養正奮挺抜賊刀反斷賊右臂在傍者追至守慶抱賊請代呼天叩地情詞懇切倭亦不曉所謂遂斬守慶足斷其首併力逐養正養正傷足及臂尚張目瞭賊神色不變既而首斷挺身如壁賊解去其衣甲居民逃賊栖匿山上者目睹情狀爲之慟哭聲震天地養正年方十九娶婦竟三月耳當道題請陞二級附祀衛民祠春秋配祭今世襲副千戸

張榮 閩書 閩人其先世洪武中有陳亡者封昭信校尉嘉靖中倭船艤大岝登岸人情匈匈以崇武孤城斗絕第欲堅守榮奮身出禦之力戰陣亡賊亦遁去今襲

又卷之七十

武軍志

建寧左衛

賴榮貴本縣人兄榮華嘉靖中以義夫長官白戸領里兵往浙江征倭大破倭斬首十級收兵而餉賊奔至中鳥銃死榮貴以榮華功廕襲

廖安景東人洪武中父景山以進象歷陞副千戸因差違限典刑至安調衛五傳至芳有斬倭功陞本衛指歸同知未任今襲

又卷之七十一

武軍志

郡武衛

王源遵化人嘉靖三十八年奉撤守閩安鎮明年調兵攻劉濵海澚門倭冦奮勇接戰衝沈大倭船數隻追至海嶼海洋射殺倭將一人又乘勝追之於小蟹礁援舟後至力戰而死事聞許其子陞襲二級今襲

顧達懷遠人洪武間祖成累功陞指揮僉事至達調本衛數傳至斌正統末鄧茂七冦漳圍城斌時以把總防倭海上分遣諸軍護海上城寨自率水軍五百歸擊賊云云擢福建都指揮僉事奉勅備倭斌死漳人無貴賤樂賻而葬之

黎春合肥人歷守汀漳擢北路叅將破倭福寧衛沈其舟焚溺不計數擒獲泉賊潘若海江一峰二酋悉定泉冦

呉眞廬州人父昇乙未從軍洪武初陞正千戸眞襲職洪武二十七年繇觀海衛調本所四傳至清嘉靖三十一年領兵征倭古縣生擒賊首馮春陳乾六等力戰死之今襲

又卷之七十六

英舊志　縉紳

蔡海永樂十四年任象山教諭倭冦犯境人民伏匿海獨正襟危坐少頃冦至海指罵曰醜徒自當稱貢中原敢冦擾耶賊刺之海罵不絶死

又卷之八十

英舊志　縉紳

項志德字尚之云云出爲四川叅議云云倭夷入冦福清城破志德子爲所虜志德方奉表入賀萬壽聞之即上疏乞歸諸縉紳在京師者莫不厚餽志德使歸贖兒悉却不受或謂君清尚固爾受子被虜贈君贖之諸公厚意也志德曰吾已不仕諸公憐我當不責報第因難爲利則不敢耳未幾子亦得歸

又卷之八十七

英舊志　縉紳

泉州府　晋江縣

王用汲字明受爲郡諸生時郡困倭賊所名募客兵横肆市中徒飽饟餉會御史按泉用汲入爲御史言狀郡守患之曰何與諸生用汲曰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巳任矧鄉井事諸生無涉耶

又卷之八十八

英舊志

泉州府　南安縣

黄養蒙字存一舉進士第嘉靖戊午倭冦大掠燬廬舍令夏汝礪主議建城養蒙力贊之

又卷之九十四

歐陽模字宏甫父渠以擒倭陣亡贈昭毅將軍見武軍志

英舊志

魏良臣字以忠隆慶中舉進士令崇明邑有倭警民復相率爲奸設法平之

又卷之一百三

英舊志　縉紳

延平府　沙縣

謝應元字長卿令定安邑近倭寇時困城月餘設法防禦賴以晏堵

林騰蛟字士材補任休寧邑故無城會倭夷倡亂力建議創築

又卷之一百九

英舊志　縉紳

林富字守仁正德中以進士授大理評事云云日本貢夷素驕蹇館于郡中時其廩餼約以禮分夷悉感服

又卷之一百二十四

弁幹志

興化府　仙遊縣

龔騰霄武試三捷嘉靖四十二年倭攻僊遊城騰霄被軍門

取用設策督兵穿圍救守城賴保全

又卷之一百二十六

英舊志　帛布

福州府　閩縣

鄭靜夫郡諸生也少孤家貧所得束脩悉充母甘旨嘉靖季邑有倭冦靜夫負布囊納神主奉母出逃至鳳岡山中遇冦棄其二子獨負母一賊創靜夫右臂去之忍痛至水磕橋既冦大至索金見囊空併欲殺母靜夫空手衛母泣告冦家貧母老殺我足矣冦刃靜夫右臂臂落猶以左肱扶母尋仆于地母坐守一夜靜夫乃死後賊退族人收骨葬之而二子不知死所矣

鄭天挺邑諸生也嘉靖間倭冦閩天挺居邑鳳山母喪在殯衆出避賊天挺獨守柩賊至索金天挺拜且哭貧無金也所不去者爲母柩耳冦欲舍之向導者誘令殺之并焚其柩

又卷之一百三十一

閭巷志

福州府　閩縣

陳繼思嘉靖末倭冦猝至鄉人皆逃匿繼思父母老疾獨侍不去冦憐而舍之舟覆溺百餘人繼思悉收瘞之路得遺金捐入里社弗取也卒年可百歲

謝介夫故掾也好勇喜俠嘉靖季倭屯福州南門外且暮酣皆荷戈寢介夫結死士欲夜襲其營時巡撫意在和倭乃痛箠之介夫既挫村野居民雖得賊首級無敢報矣其後巡撫被罪去有司復遣介夫追賊竟與戰死而福清有夏叔慎

者亦死之

陳言邑掾也嘉靖季倭冦縱横請放被虜八十餘人憤誅納無策上便宜七事御大府命入壘諭賊賊皆開心回面至爲抵頼他賊以報功上得掾臬司以母老竟棄去

伍民憲安平鎭人嘉靖戊午倭至扶父際會逃反遇賊民憲長跪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刃其父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囈呼父三日乃絶至今煙雨中見道傍有男子荷戈立者人輒合掌呼孝子而過

黄元謙嘉靖間泉中倭無良之民相煽爲盜永春南安人呂尚四陳子洪兄弟等剽掠鄉社而有赤鬚兒者跳而往從赤鬚兒元謙從弟也元謙伺其潛歸執之會族告祖質以大義

投之水中已出之所以自預凶具殯殮之曰死之爲其作賊
殮之者以我弟也子洪兄弟聞之擁衆至執元謙痛捶之元
謙不服細致壘中露刃刧之元謙瞋目曰寧死肯從賊乎子
洪兄弟亦投元謙水中
邵棟守禮躭書史嘉靖中倭陷城棟出穀賑民凡遇凶年減
價零糶貧户賙助遍於族里
張德雅負義氣膽力過人嘉靖間倭攻縣城城中死守相去
三越月倭造天車高與城等一倭跳入手舞大刀衆驚走德
奮勇前斬之餘倭不知也相尾闖上者五六人德手不停刀
尋擲火藥燒之明日賊不敢近止以銃彈遠擊德不避險竟
爲流彈所斃倭亦解去松人祠祀之
又卷之一百三十二

英舊志 閩卷

汀州府 長汀縣

戴倪歲饑稱貸遠糴煮粥以濟貧人妻唐脫簪珥佐之夜半
夫婦乘此舍未炊起假其釜錡大爲粥且拂坐滌器迓來食
者齒序堂上無敢憍泄賤者丐者病者散置別屋恣食不爲
量唐主女若婦亦無所惰遠近悅其齋遨日一再餐凡數百
人兩月乃已後十一年孫科登第則有神授夢於主司曰此
積德家子宜録之又六年倭冦將火其宅係纍者君泣曰幸
無焚我施粥公居倭嘆不止復書壁戒後至者卒年九十六
唐齊葬焉
陳廷聲嘉靖辛酉率鄉兵應募與倭奴力戰于南郊死之
常白郡掾也嘉靖辛酉自縋西門下伏莽射倭倭斫其首去

陳主亮性長厚好行德每訓其子澄渙熙輒歎曰安得世無
分異如古張陳哉嘉靖壬戌熙死于倭澄號天咬指出血遂
得熙亂屍中抱歸殯之賊執熙子澄與妻黃詣賊請曰吾季
亡矣僅此一孤願以子代賊義並釋之澄沒渙持家秉大書
孝友二字于堂曰父訓也吾兄力踐之吾其忍忘拮据聯屬
建置祠田與子姪公財無私萬曆中三房五世中外六十餘
人尚未分異有司旌之
吳汝韶嘉靖三十七年倭冦入境首率子廷爵姪廷喬廷蘭
應縣令募手刃倭首二人益與子姪力戰死縣令聞痛憤欲
身督戰賊乃懼遁事寧令旌其一門忠義給地葬之
程伯簡嘉靖丙辰倭萬餘攻堡伯簡編甲伍選游兵精壯前
孱弱者次之婦女累首運石傳餐立于後倭更番挑戰七晝

夜伯簡誓衆死守倭見衆皆稟命伯簡知其爲魁首也爭向
射之伯簡殊不撓沮賊馳二雲車至伐樹杈格使不得薄堞
遂以草烏弩及銃斃數倭倭乃宵遁伯簡死城上鄉人李春
榮等爲立祠并共難四十餘人並祀之
又卷之一百四十

閨閣志

福州府 閩縣

趙天麟妻方氏居長灣嘉靖中倭入長灣天麟出禦舉家浮
江賊突至舟驅天麟父母入水方與天麟妹坤淑同時投水
死
陳九叙妻吳玉蓮嘉靖己未爲倭冦所獲驅之不行罵不絕
口延頸受刃賊遍斫其膚去扶歸逾數月卒時年二十五

林師學妻廉氏與吳玉蓮並時不汙賊死
許鐸妻吳氏倭寇長樂夫婦俱見執賊挾刃脫鐲吳抱鐲哭
請代賊遂殺吳
林倢妻何玉眞倭夷入寇倢父子被執賊質倢求賂不得遇
害玉眞遂自殺

又卷之一百四十一

閨閣志

泉州府晉江縣

諸生王式妻吳氏嘉靖己未避倭大嵒寨中寨陷被擄罵不
絕口賊怒將殺之有告賊曰此大家妻可挾以索贖乃令嫗
挾之行適道旁有泉深數丈遂投而死人名泉曰義泉
蔡士訓妻洪四娘年二十二嘉靖己未避賊大嵒嶼中反遇
賊賊追之行頓坐於地拾瓦石擊之厲聲哭罵賊怒殺一婢
恐之不爲動已又殺其女及二稚子愈益哭罵賊度不可脅
乃刺之中胷洞膈無血賊怪駭而去時同避賊者伏翳莽中
共憐其死爲埋屍淺沙中比賊退已四十九日士訓發殯顏
色如生
海澄庠生林鳳翔妻葉氏年二十夫亡事姑孝謹嘉靖季倭
入寇葉歸寧父喪與衆婦避賊涉淺溪猝遇賊衆婦被執葉
獨抗不就賊刃其胷大罵曰死賊何不速殺賊剺唇吻猶罵
不絕死之
郭民守者椿姪孫民守以軍舍人死倭訃至妻楊欲死矣以
有身強粥既得雌所親諷之更嫁唾不顧也姑陳氏或微贊
之楊久閉視不言轉面瞳目曰媼亦出此言耶陳曰身故孀

婦何敢敗爾志立繼可乎輒曰婦大與媼異媼子婦否居三
月竟死年二十
歐陽寨本衛人嘉靖季倭陷城寨妻與其姑及其夫弟被掠
而有諸生楊敬中者其家西賔也亦在掠中賊俱閉諸人房
室中寨妻欲死恐無計出其姑與其夫弟語敬中曰願君以
婦私我告賊質婦君自求與吾姑及吾夫之弟出曰且圖金
爲贖賊悅婦艷信而許之度行既遠持刀黥面罵賊不已賊
怒焚之於火中
永寧衛前所百戶朱晃妻陳三娘嘉靖間値倭亂晃血戰陣
亡三娘年二十七欲死殉之念姑在四十年倭陷永寧城挾
姑逃難被賊面斫一刀姑病孝養湯藥姑歿稱貸資塟

又一百四十二

閨閣志

建寧府建安縣

葉氏姑娘者江華之妻而陳應娘葉弟惠勝妻也二婦貞潔
和順守貧苦節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同里人避倭寇匿長
潭値年夜里男覓刀剃頭弗得姑娘乃出諸懷衆婦問故姑
娘曰設有急可自裁也獻歲四日倭圍長潭執姑娘應娘共
繫一繩姑娘謂應娘曰我二人今日被虜縱生還潔亦名汚
不如就斃應娘唯唯姑娘探刀懷中則已墜失於是各抱幼
女連繩跳潭水中
林壽妻范惠女嘉靖四十一年臘月與衆婦避倭匿廖墩山
塢賊掠山執惠女及衆婦至水南獨惠女與抗或謂今且順
之家中來贖矣惠女曰可贖身也可贖辱哉我則寧死賊見

言殺其幼女以懼之惠女自如曰併及汝矣曰固所求也賊殺之

又卷之一百四十四

閨閣志

興化府　莆田縣

嘉靖壬戌與倭難者四十三人四十一年倭陷興化城與難者四十七其事可表其志皦如也庠士林觀頤妻柯氏倭圍城語妯娌曰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遂赴水死　庠士林須恭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賊強侵之劉抗拒刃剸其腹同俘者見其屍仆地猶手執裙襠賊感動爲之具棺殮　高翰妻翁氏賊入城翁抱姑哭賊殺姑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

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乎伏姑屍大哭遂被害　陳復拱妻黃三姐年十七垢面冀免汚賊獲逼之梳洗黃哭罵奮前奪刃賊大怒拽之出黃且指且罵賊擘之五指俱落仍刺殺之同俘者覆以青袍積薪焚其屍　知縣鄭文煥繼室郭氏賊執欲汚之厲聲罵遂遇害　魚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城時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入營奮必死既而夫釋獨留遂罵賊死歸殯之顏色如生　知縣黃約妻高氏城陷抗賊死節　庠士蘇繼茂妻唐氏城圍急指後庭井中謂臧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城盡室逃竄唐氏投井死　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歿貧且無子忍死養舅城陷亟扶舅縋城舅老悸不能下乃垢面男髻扶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笞舅請以身代賊兩釋之

戒諸黨勿爇其居　庠士周大作妻游氏城陷被執賊責贖金露刃臨之游無畏色偵他賊過欲以金代贖游罵愈厲遂被害　庠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賊入城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罵賊死　庠士林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生縛而投之火中　庠士鄭肇妻鄒氏肇被賊執舅引姑及鄒匿鄰舍天明賊獲之逼使前鄒奮曰死即死不可前也賊怒刃刺洞胸血被地猶屹然坐姑驚號賊斫姑頰愈憤罵激烈賊刺其喉死　庠士宋茂淳妻張氏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罵盡碎其具賊欲刃之受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牖出抱乳兒下井死　庠士李啓謨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雞塒中覆以麥草與二女赴水死　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經死張與采被執賊

屢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火死朱年二十五張年二十　李塗妻陳氏塗嬰疾陳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罵賊投水死　庠士鄭日新妾蕭翠鬟與其婢同爲賊執曰吾必死之即以所生子付其嫡妻既至賊逼之不從佯欲殺之即引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曰何自苦乃爾怒罵愈厲賊刃之　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勵節城陷死焉　林文鉞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遇賊賊欲刃之孫廷準曰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縋城逭入山聞夫訃不食死準弟廷瀲以護幼弟出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氏適被繫亦自投白馬潭中　黃懋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賊見而悅之紿以更衣自縊死　王大勳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姑老自吃糠覈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

婦朱氏扃門燔死　吳應楨妻陳氏年二十七冦獲之大號
曰一死便休從汝虜耶仆地不起賊斬之　黃士寵妻陳氏
士寵宕也陳爲俛拾仰取生有男女矣而士寵殁閨舅欲嫁
之涕泣跽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夭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
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無辱則魂魄不媿竟被擄赴水死
　郭景順妻何氏年二十五猝遇賊勸之不從欲兵之曰可
死不可辱賊五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
諸婦時冬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嫚罵祈
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　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蕭方
入城若濟遇害訃聞哭投江橋死　阮有道妻黃細娘居海
上聞倭警携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水死有道從弟道充
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俱二十餘　蕭奇烈奇照兄弟也其

二婦皆林氏同孀共節倭至城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嫠居十
年不可辱也當求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縋兒城外投城下
從之奇烈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
奇烈妻被傷仆地力獲其兒居月餘亦卒　雍士憲妻林氏
倭臨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代賊見林
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紿曰不須縛也願自行賊
信而解之遂投河死　陳在良妻方郤娘城陷與姑若夫出
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賊逼之郤娘罵賊投河死　林
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從賊怒割其左耳罵愈厲復割其右
耳又復罵賊大怒割鼻逐之　劉氏二女被倭擄繫入知府
林介祠中倭飲而酣遍視繫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年可
十七八有殊姿倭先取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倭

莫知云何詢舌人具以對倭微笑命慰之曰若從我終當詢
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知其不然
以姿故乃撫背作款語狀女雄視罵益甚時黃昏倭方縱火
女郎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大罵曰我姊爲汝死我豈汝污
夷雖不辨其音然見其色厲甚露刃脅之女不爲動曰死郎
死倭無可爲計欲強犯之女知之紿舌人曰吾固願從姊屍
未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倭聞譯言有喜色身負薪爲
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恚甚連創其膚殺其被逮四五
人以洩怒　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質以索鏹陳氏遍過宗
人無所得乃自入虜圍請代告賊曰必放夫出鏹乃可得適
旬河不至賊以爲紿已引出割其乳立斃　西門女子者賊
至匿西門涵竇中賊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

色如生但頭微俯如支頤之狀　二丱女姊妹也賊欲污姊
姊厲聲大罵偵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舌去　溝頭地嫗者賊將殺一男子嫗固抱持云夫也賊奪
而殺之嫗拊屍哀血哭移時亦被害　北門嫗者賊殺其姑
抱哭同死　水關旬女子者賊執之罵賊賊斷女子舌寸斬
焉　後村婦人者容色甚盛不受賊污曰請受刃賊戀之置
之房乃自垢其面請死甚切賊不忍復以火燬面皮決之如
癩賊舍之　釘壁女子者抗賊不屈賊釘其手足於梅峰寺
前之壁間以死　槐樹下女子與父同執賊欲質其父取贖
金女曰吾女流無能爲也可放吾父賊出其父女知父貧無
所取金遂代父死　衣紅女子丘家女也容色麗都賊住西
洲得之厲聲罵賊死　鄉貢士蔣龍妻林四娘龍訃偕卒旅邸

四娘年二十二無子勵志艱貞事姑甚孝時海賊蠭起扶姑
匿山谷間遇賊驅至水塘挺身投之截沈截浮賊以矛鈎置
膝上氣絶移時復生數載姑沒推衣被爲殮薄形度寒三飧
不給及卒御史何淳之禮葬之
又卷之一百四十五
閨閣志
福寧州寧德縣
知縣左承芳妻陳氏倭賊陷城舅姑老病陳氏以身先後卒
全其命承芳見縉紳　庠士龔佐妻左氏子邦卿甫五歲佐
與父繼亡内外無靠左舉三喪重遭囬祿孤苦酸辛日夜紡
績課邦卿讀書仕爲訓導其後遇倭變赴水死邦卿見縉紳
庠士林文斑繼室謝氏二十于歸甫二年斑病篤一子胎

髮未燥文斑謂曰能終事乎謝掩泣剪髮示斑未幾倭賊充
斥抱孤子奔竄凍餓荒山草莽中竟以撫孤而完節
嘉靖中與倭難者一十七人庠士林鴻漸妻崔氏倭擄不從
見殺身磚地已而屋燬屍焚天陰雨其形宛然著磚
庠士林執中妻吳氏執中被擄吳以身衛執中得脫吳斷兩
截　庠士林邦京妻陳氏　崔允約妻薛氏　崔文泰妻林
氏　陳輇妻黄氏　徐元呂妻龔氏俱被倭刃者　林文奎
妻何氏　陳翰妻林氏　曹湜妻謝氏　林若山妻周氏
林二陽妻阮氏　林金妻何氏俱赴水者　庠士黄熜寡妻
林氏赴火死　林示纘未婚妻陳淑慈　彭瀾未婚妻陳燮
婉　湯目進未婚妻陳繼靜俱自刃以殉
今按及我　皇綱解紐足利失威頑民入中國殺越不止

犯人婦女瀆我禮義之名是可忍乎中國生靈之塗炭忠
臣孝子輕命烈婦之死節令後之人涙濕巾
又卷之一百四十六
島夷志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
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
曰蜻蜓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徐福齎五百
童男女入海爲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避居焉今其
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爲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
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戸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
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賈積貲或百萬和泉一
州畀食撃鐘謡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鵰哥里其民備禮

重爲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羯羠耆殺而薩摩
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豊後出雲
三軍門三軍門相揃剽國分爲三而總屬山城君以後豊後
獨強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具載前史元時世祖
遣黒的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
於蛇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
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即位之二
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懐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
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凢百有心莫不興憤辛
卯以來中原擾々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
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
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

海之縣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
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
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得之不至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
州傍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
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奉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遣
僧仲猷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繒是爲洪武
四年然其人時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乏舟不能追擊五年
命浙江福建瀕海諸衞造海艘德慶侯廖永忠請增造多櫓
快舡來則大船蕩之快舡逐之上曰善居久之丞相胡惟庸
得罪懼誅欲借倭人爲不軌惟庸已敗又久之事覺上追怒
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
絕之而命信國公和江夏侯德興經略海上郡成祖即位國

王名道義者獲擾邊魁醜以獻蒸之海上上嘉之四年以俞
士吉爲都御史齎賜之龜鈕金印誥命封爲日本國王名其
國之山曰壽安鎭國上親製文勒碑其上遂給勘合百道令
十年一貢貢道繇寧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二百然倭狡易
叛亦復時時寇略東北邊顧其時我方招徠海外諸夷頗得
賚給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宣德初復增例船三隻人三
百是倭往往載方物戎器行海上爲詐欺得間則張其戎器
不得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利至其小小抄盗或不絕其主
良不知也要以利給賚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統中乃入
桃渚犯大嵩海濱人絕苦於是朝廷命重帥恒鎭要地以備
之按堵者且十餘年成化二年復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
十一年復使貢及歸閩帥用金鼓送之出海隨以砲銃擊其

舟多沈者正德中鄞人朱縞變姓名爲宋素卿亡入其國國
王源義澄悅之遣入貢素卿與其故族人耳目爲奸利厚賂
閹瑾得賜飛魚服以歸嘉靖二年其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
僧宗設入貢居數日素卿復爲南海道海川高國所遣與僧
瑞佐以來皆止寧波江下故事番使止寧波宥宴先至者居
上素卿賄市舶太監義先閱貢宴之坐上坐宗設衆不平攻
瑞佐殺之追逐素卿抵紹興城下素卿竄入慈谿縱火大掠
指揮劉錦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九年國王源義晴復附琉
球使來言爲素卿乞宥罪并請復脩貢獻是時夏言爲兵科
給事中言夷人仇殺之禍皆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
使絕矣十八年復以脩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
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數又恒

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虛値轉鬻貨
其責不嘗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頗搆難有
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
以爲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挾國王貲而來不得直曷歸
報因盤據島中並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
時時寇沿海諸郡矣朝議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詔以巡撫
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爲之是爲二十五年紈至則嚴勾連
主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鐫暴二三貴官家浙人口語藉
藉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歙人王直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
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王汝賢王滶等樂與游而滶爲直
義子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
至一主直爲儈紈禁既嚴諸奸商藉是益負倭競貴直直無

所出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爲帥引倭結巢霩衢之雙嶼港閩浙蠭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聚保矣紈居浙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風雨將遁去紈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盧鏜儔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道入福建之浯嶼紈帥鏜勦平之躬督兵衆塡塞港口令不得復入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遁不得王直收合其餘衆更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爲一黨直許殺之扣關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大詬投米海中益入盜此時有滿剌加夷者故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起格鬬漳人擒焉紈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於朝佛郎機夷行刧至漳界官軍追擊于走馬溪上擒得者紈以厲禁爲浙中二三貴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業請改巡撫爲巡視以輕紈權以消浙人觖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劾紈專擅濫殺詔罷紈下鏜喬吏遣都給事汝楨郎訊訊報則滿剌加夷來市非佛郎機行刧者專擅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鏜喬論死繋獄逮紈至京師訊之紈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紈爲戒三十一年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浙許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叅將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閏三月大猷入烈港火賊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値採陶港賊與合遂復大糾入寇羽書狎至浙東西及蘇松淮北諸郡直更造巨船連舫柵木爲樓櫓入倭據薩摩州之松浦津僞稱徽王部署宗滿惟學東爲將領汝賢激爲腹

心而三十六之夷皆其指使矣倭賊勇而顓每戰亦體舞刀前不復別生死大率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內地久寧目不見寇遇輙靡潰沿海諸郡僅僅保孤城賊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是年陷福建之嵜與所矣此時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總督金山等處以克寬爲之出盧鏜爲福建備倭都指揮詔如忬言復改忬爲巡撫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陷嘉善犯海寧大掠蘇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會大同患虜上復用忬大同而以李天寵代是時倭大擾江南而經故總督兩廣有歲爲諸蠻夷所信服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承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所調兵未至經持重未卽戰而朝廷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劾經養寇玩賊逮死西市是爲嘉靖三十四年先是徐惟學者貸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爲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令取償於寇掠海乃偕辛五郎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路是時應天巡撫都御史爲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而天寵以怠廢黜代之者胡宗憲也此時倭大猖獗江以南其冬復有一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鎭海鎭東等衛泉州指揮童乾震所與戰死於海口者也蓋閩中犯倭自此始先是賊未寇輙謬說曰某島某倭東南人久知王直叛而不知寇來皆直所坐遣是歲朝廷立賞格有擒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於是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克市舶提擧入海說王直而是時徐海已擁薩摩洲夷入寇浙中戰敗於崇德宗憲復使人賄誘之海念欲歸恐諸酋疑怨宗憲使擇便地自營竟行間賊黨中復殺海其年

獻俘京師此時文華復以總督尚書視師至上則加文華少
保宗憲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上則擢宗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云又一年宗憲計誘王直擒之上加宗憲太
子太保云直雖已擒然其餘黨毛烈知無所歸尚據舟山阻
岑港巢柯梅連犯呉越首尾巢閩中七八歲聞所破滅城十
餘掠子女財物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
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槖中者費以鉅萬而東南膏髓竭
矣是冬則又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鶚坐逮
繫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己倭大至犯浙江台温福建興
泉等府丙申陷福清殺縣令刼庫獄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
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叅將
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十一月烈日柯梅駕舟出海

泊福建浯嶼復移衆南澳山造屋以居福興潮廣間紛紛以
倭警聞矣三十八年又大至福建攻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
德破之福興泉漳無地非倭矣三十九年破永定城又破寧
德縣殺叅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興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
賊藪貧民無賴者竄入賊中爲之謀主羽翼掠行人發墳塚
量其家貲索贖諸將帥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
風旋者指爲遮擊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
難引疾去而劉燾貪縱欺誕厚賄分宜相言官交章論詆猶
得以風土不便調外矣是年胡宗憲檄浙江叅將戚繼光來
援繼光故訓練義烏兵有勇可使則率之求特倭據寧德之
横嶼沮水爲營官軍坐守踰年繼光令軍人持束草塡河進
力戰大破之生擒九百斬首二千六百餘焚溺死者無筭奪

所擄三千七百餘人乘明剿福清牛田倭又大破之夜迥入
興化連破其六十餘營而繼光復歸于浙四十一年八月新
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
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奚世亮據城中者三月分衆攻陷壽
寧政和其明年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上從部議
起丁憂叅政譚綸統浙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
烏兵一枝而江西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
得尋被論罷陞綸爲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
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剿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
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扼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
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
墮崖溺死水者無筭縱所掠男婦二千餘人是戰也賊與顯

俞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疲之未能軍而繼光兵
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興化人德繼光如親父兄興化圍解繼
光分前將趨福州合擊長樂寇破之倭屯海上者盡遁殘寇
五百竄北嶺窺莆城千總胡世驅之多赴海死四十三年繼
光復擊仙遊殘倭破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坪又追及
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令
兩廣南贛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
溺乃復登岸屯海豊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
二月賊食盡將遁報劾副總兵湯克寬設伏待之擒斬二千
餘人自是倭寇絶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生靈之塗炭
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
稍稍勾引入犯閩粤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

矣萬曆中一使中貴人榷卯稅中貢撈求百出海禁懈弛市舶縱橫逐臭之夫且爭趨爲樂土又有亡賴如中行說者陰爲之畫東踐朝鮮之郊南設琉球之版雖伏梟張漸窺堂奧夫志止於剽掠則瘵疥之憂志不止於剽掠則膏肓之患矣

貢物曰馬曰盔曰鎧曰劍曰腰刀曰鎗曰塗金裝綵屏風曰灑金廚子曰灑金文臺曰灑金手箱曰描金粉匣曰描金筆匣曰抹金銅提銚曰灑金木銚角盥曰貼金扇曰瑪瑙曰水晶數珠曰硫黃曰蘇木曰牛皮

今按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者日本書紀曰神日本磐余彥天皇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乙酉朔皇輿巡幸因登腋上嗛間丘而廻望國狀曰妍哉乎國之獲矣雖内木綿之眞迮國猶如蜻蛉之臀呫焉由是有秋津

洲之號也徐福云云今其裔也甚妄詳見上卷源義澄足利政知之子義政之甥任征夷大將軍號法住院諡興誼與義同海川海當作細源義晴義澄之子也任征夷大將軍號萬松院薩摩州之松浦津非也松浦肥前州郡名

呂宋　係南倭北虜皆有文字類鳥跡古篆意其初有達人制之耶

琉球　係萬曆二年遣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往皆禮如初然或倭亂或以風期待渡于閩凡三閱歲乃行使旋所錄極其往來險阻艱辛狀又其國貧無以給使者傔仗十九年復以嗣封請于時倭犯朝鮮海氛不靖令其使者自齎詔冊歸使臣罷勿遣更十餘年朝鮮師解復堅乞如故事上嘉其爲不叛之臣復許之三十二年命兵科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一禎往始杰冊封琉球還言其國有日本館羣聚數百人待封使之舟轉與市其人出入攜利刃琉球心惴之及子陽還復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居一年其國王果爲日本所執且欲代日本求貢於我中丞丁繼嗣直指陸夢祖因具疏請緩外貢脩我内備許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五引用書目

圖書編今按ルニ中ニ引ク九州軍記等ヲ

圖書編卷之五十

滸初于嵓元聲訂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古東夷考略

倭（即日本）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統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

日本國序

日本在滇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奧居東爲尾（至山城草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奧爲頭薩摩大隅爲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悶歷而知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奧北邊海爲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後越中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攝摩攝津大和河內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而其間廣狹至於[illegible]不能考者今據昔之所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其南有海島爲[illegible]若爲阿賀佗撒）又其南爲泚界之東南爲紀伊（[illegible]三河東爲[illegible]）紀伊之西爲伊勢（[illegible]）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其島爲[illegible]辣爲素埋爲男女[illegible]）左之西爲攝摩（其島爲那敗爲谷箇世爲坑茄爲我達右爲磨羅）右爲但馬（[illegible]）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其島爲元什麽船爲茄貴茄里爲含）左之西爲備中（山出鉄其島爲山子加爲吉奴乎頓爲那什麽南爲東島懸海三十里）右亦因幡右之西爲伯者（沿海俱白沙無島可泊其鎮爲阿家殺爲倭子介爲他奴賀郊其北爲外島懸海三十里）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其島爲一子該一知爲十奴島爲和奴洛知爲傘吹爲赦東大）出雲之南境（其島爲番侑爲山子介爲欽子溪爲斤流爲非頓虹爲失喇粉虹爲也生忌爲谷和奴失記其北爲隱岐懸海三百五十里）備後之西爲安藝（其島爲翁一家恭日且敗爲法子加一枝爲窩撒子爲谷也爲他加歪喇其南爲宮岳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爲石見（出鉄與銅其島爲南高番馬爲齋爲搭爲歌爲撮奴市爲看奴子北至海三千里）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國郎古之周防州也（横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島爲翁哥里爲吞大遍里爲東大爲陀奴米爲哈迷奴失記爲奴羅市米其北邊海之島爲斯殺爲賣抵哈打爲夜市爲高奴島刺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山口之西爲長門（横直皆二百里島爲花浦爲薰州爲番記曰大倭委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焉（其西旱關爲介沖拐抽分司於此）渡此而西爲豐前（横五百里直四百里其島爲可若嘓爲介穫大爲大義地爲野慢茄爲阿世夜爲募泊爲一貫）其南爲豐後（横直皆六百里其島爲福乃爲倭几奴法賣爲鎖狐舟爲由奴島刺爲撒一其爲島四其）又其南爲日向（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島爲多散奴甫浴）豐前之西北爲筑前（横六百五十七里直四百里其島爲治勢爲加萬興爲加打野馬爲多賣里爲一島宇爲奴拍爲世加爲經字里爲多罷爲吞那多爲法哈嗟郎傳多之洲名也其北邐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爲筑後（横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爲大隅（其南濱海之島爲什麽烏思迷今之人訛傳爲什麽懸海懸海乃大漁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壤名爲九州）大隅之西爲薩摩（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島爲暗李喇爲起麻子記爲羊埋高爲康國什麽爲羅里爲雜馬里爲強頭馬里爲鴞哥里爲年市米爲仙臺爲番寺署者）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後海面七十里利爲達加什）薩摩之北爲肥後（横直皆五百里其島爲牙子世六爲阿麻國撒爲谷陀爲一國撒介島刺爲開懐世）又其北爲肥前（横直皆五百里其島爲鉄來爲言奴泉子爲法司奴一訃爲客舍其內浴湖泊舟交易之處爲倭麽喇爲知十歪爲法一溪爲夜間迷爲坐迷子爲迷坐骨知爲一掃骨拂爲爰奴乎喇爲匹子爲迷古里爲失撒爲喃哥牙爲雄婆哥爲松本二名馬子喇爲法麻撒几）肥前西懸海爲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爲五島（五山懸海相錯而小其中其島可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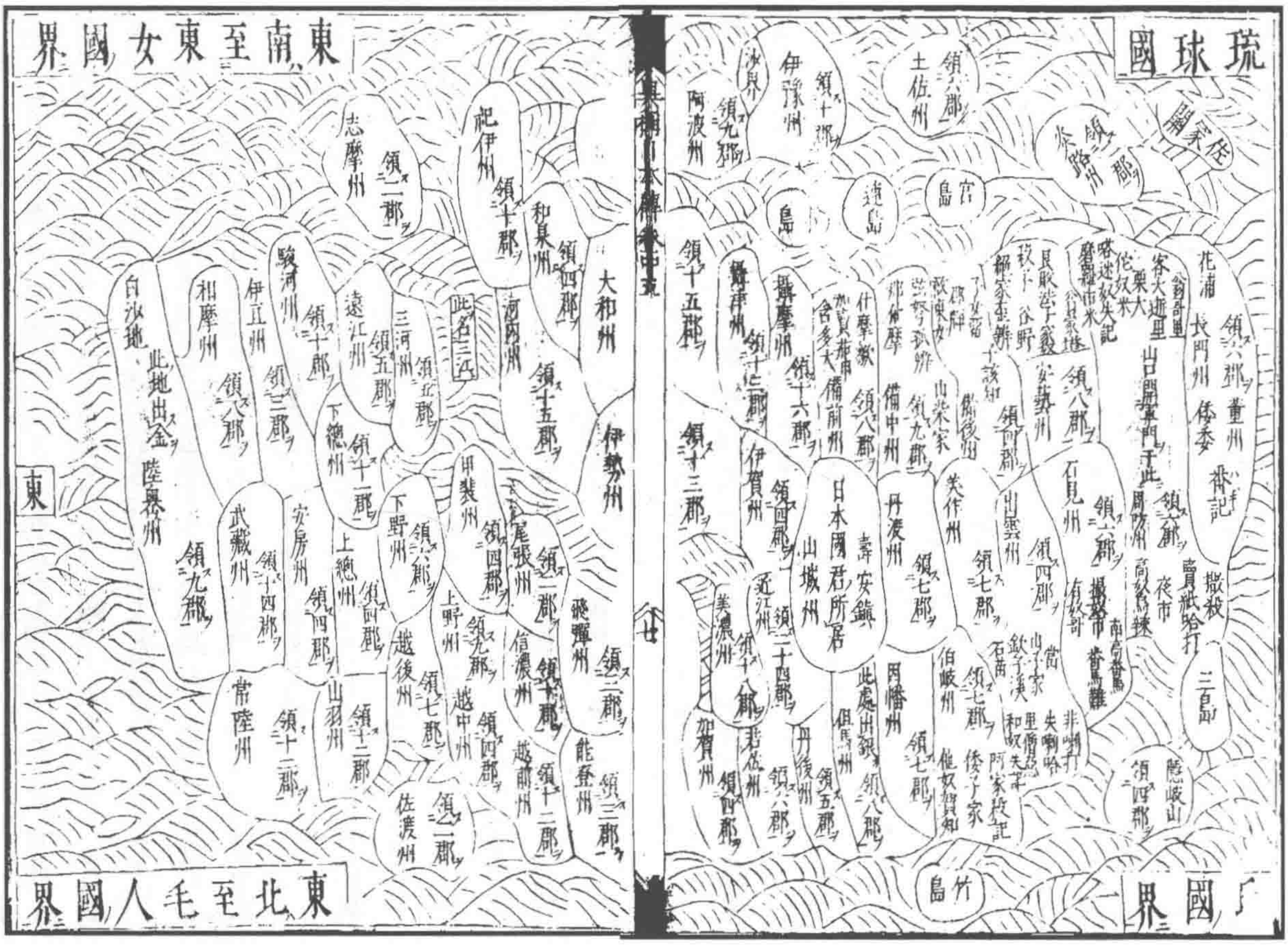
大洋之襟喉也過此西行遡五六日西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戸相去一百五十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戸經過其纍為乃路為倭齊家為衣屋奴吝為通記為達奴烏喇為烏苦為語哈嗟北為多藝為伊岐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為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纍為哥為廿大齊東乃為拂乃哥世西北為堆沙几為山谷為撒思乃為知六磨為你他北為倭奴烏喇北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撒思乃山谷三纍開洋至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因捕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絶大猫洋金堂蛟門又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㟁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相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赭山則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大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嘴沙谷橫狼福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陽犯登萊過斗洲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海安入廟灣港則犯楊州南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必究日作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

機之[illegible]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illegible]開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之商于[illegible]摩而附行者也而日本之民有貧有富[illegible]其地方街巷風景宛如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illegible]商者又如和泉十州富者八萬戸皆居積貨殖之[illegible]之勢哥里方數十里其邑長安[illegible]納氏[illegible]覧於禦物無二十人島盡又如宮島人不喈殺人有不三[illegible]銜錢又如紀伊之頭陀僧八百房專[illegible]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淑者或登貢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船皆貧與為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出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焉其君亦為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繼山口事吞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有金印勘合久為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官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絶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乎不能也愚聞之軍志曰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斯言也禦倭之道備矣告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戢沿海接引之人擇守令阜民生儲糗糧練精銳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絶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今按潭本清所記地名錯誤播磨作攝摩淡路作炎路之類是也華人不通方音故寄語之訛多又登壇必究第一十二卷有倭國事略與圖書編日本國序頗同山城君謂天子也自桓武天皇世都山城國平安城故明人稱之云爾

宮嶋嚴嶋也嶋有伊都岐嶋大明神推古天皇時降下此地威靈甚新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叡部根來寺也拔僧尼今日皆讀兵書殺人姧盜依法律付官司科罪王宅衰此法不行諸寺僧皆武藝殺人豐臣欲施一萬石于根來寺息兵而僧等不從遂一炬焦土山口大内氏豐後大友出雲尼子氏山口長子死九州軍記曰大内義隆無子養土佐一條房冬之子號新介天文十一年出雲之戰死陶殿陶尾張守晴賢初大内氏屬足利年年強盛至義隆取諸州若周防山口天文二十年九月二日其臣陶作亂弑義隆迎豐後大友義鎮弟義長爲主自擅國事後爲安藝人毛利元就族滅嘉靖三十六年當我朝後奈良院弘治三年尼子佐佐木之一族世居出雲富田城永祿六年毛利元就鬪之尼子出奔





今按此圖與三才圖會日本國圖大抵同而加詳國名倒置多訛昔大僧正行基作日本國圖載在于藤原公賢拾芥抄其圖不差云行基亦著國府記六卷古者民部省有圖帳數百卷又有六十餘州風土記志國郡鄉里山川名義物產

日本國 考在回回館今移于此以便覽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北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閩浙爲東北隅王以王爲姓文武僚佐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屬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羅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呼邑國曰鬼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附倭境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驛通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爲王卑彌死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稱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云故小國爲倭所併因冒其號焉宋雍熙後累來朝貢

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臣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顧殺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於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走棄餘衆山下衆推張百戶爲主將伐木造舟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纔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 以上俱寰宇一統等志及元史

本朝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者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沿海自遼左至徐閩甚具詳其沿海圖志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於望海堝海氛始熄百八十

年海上恬安姦商造孽乘時跳梁入寇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渠魁授首兇醜頓衰雖間或弗靖然要領絕矣故永安長筴其猶須詳議乎

今按王以王爲姓者非也此亦猶北史隋唐書倭王姓阿每之類我天子開闢以來天照大神之孫而未雜異姓故不稱姓考功胙土命氏者衆子諸臣之制也雖天子之子王號有制存焉繼嗣令曰凡皇兄弟皇子皆爲親王女帝子亦同以外並爲諸王自親王五世雖得王名不在皇親之限三代實錄曰謹撿天長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詔書稱夫王氏者王號止於五世資蔭不過六世典制斯在沿來浸久是以六七世賜姓及嵯峨天皇諸子継體外賜姓令列於人臣勤勞于王室也其後四世賜姓以爲例近代貞成親王之後號親王淸仁親王之裔任神祇伯者稱王氏此外無王氏高麗王植植嘗作禎高麗元宗順孝王諱禎字日新當元至元中

海寇圖說

給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此遠而去閩浙甚邇右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月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

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 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 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 經大貓洋入金口門 犯象山奉化 由東西厨入湖頭渡 犯昌國 入石浦關 犯台州 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 正東多則至李西澳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過瀝山兩頭相三姑山入瀝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 犯錢塘 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龕山則薄省城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靑村南滙 過烏頭瀆而西 犯太倉 過馬蹟潭而西北 或過南沙而入大江 過茶山而入瞭角山而犯瓜儀常 在大洋而風𠘰東南也則犯淮陽登萊 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南越而北則犯登萊 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淸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

雖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
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
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月十月爲小汛其
停撓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
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
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祀種島而
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
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因貢船或因商
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
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惟
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
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此段乃眞山鄭卜舍君曾所聞於蔣州吏莱庭云）

今按攝摩津州紀祀訛也當作播磨攝津紀伊今惟豐後
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六島名見前日本國序弘治
永祿之間大友宗麟居豐後府內威震九州其所有之地
凡六州然無道國日削詳在治亂記等書

海中泊舟

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多硬太船誤閣則破壞且無
避風安嶴兵船至彼如過夜必須富洋下碇碇不能堅每被
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非安計然則宜
守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揀陸兵
精率一枝以待而嚴龕楷嘴探遠諜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
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刼故必用陸
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illegible]

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道
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用潮候逆頃
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
極大西北風也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嶴兵船在海每
日過晩俱要酌量收船安嶴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
計今晩收船何嶴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海中嶴港

沿海之中上等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
曰兩頭峒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埒江
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
猪頭嶴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嶴曰玉環山梁嶴等嶴
曰楚門港曰黃花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嶴曰女兒嶴中等

安嶴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
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
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山曰大床
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等安嶴只可避一面
颶風如三姑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
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圍
生無嶴一面之風亦且難避可不慎乎

海戰用舟

海戰雖藉風潮全在舟械堅善今造以利徒既苦窳疎薄而
軍數率詭名冒餉即執械下碇俱乏人故兵不可戰而舟難
出洋甚者利倭焚燒以滅跡藉口弊焉極矣觀元兵至五龍
山太風破舟然范文虎猶擇得堅好者乘以遁使能盡護破

舟奔山之人不自相爭猶可一戰以倭代木造艦而相棄如仇莽無約束遂致被虜俱殲同葬鯨穴可恨哉

邊海守備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衞（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次爲所（置軍一千二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棊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稍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昌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必回衞休息責令各取印到單海物爲驗）至各港次要所則又設有木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指揮千百戶鎭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

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徼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宜勞故中外建言鄉兵似矣然狗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荷鋤秉耜稽奴牧豎然哉竊謂衞所巡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壯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與調之選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一守石浦而循焉雖然此特治其標末云爾若夫約己裕人宜民酌損修明法紀變易風俗力挽衰頽驕冒之習務敦忠實節愛之政是謂自治是謂先爲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矣

海中風汛

按海寇舊乘風汛易於爲備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西北行至秋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借發往者由新羅百濟至遼陽南下

本朝初由大小琉球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八山霍川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浙發則無時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激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爲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啗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貢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國

初禁海之例始因遣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然以前狡僞未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知者推厥所原各爲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慮乎

禦倭問答

問曰近日倭寇剽掠爲患倭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殄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

之而寇息矣

又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賊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

又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總綸士卒匪羸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暨琴室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勿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繡甲胄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爲弊枵腹稱貸妻子啼饑食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内守者勤加策應狀兵以絕汲道寓遠處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

貨稅船船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爲良喜且因以裕國用矣

又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其遙間其黨也沿海出船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船則在海者日減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樁橋隱于水面礙其來船可也詗其聚泊東粤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船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船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硃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船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夫用間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日本國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主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傍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上使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先是勝

國時曾遣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此秩至疑爲良弼後將又之秩言今天子用夏變夷非蒙古比且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王及使文辭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卻之諸

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仍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益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湯和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衞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衞所遂操福建漳泉人為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剌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川不遣

人來貢仍捕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鎭山曰壽安鎭國山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進圍望海堝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

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否則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即不如期倖臣幸無事輒請循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蒲截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梜刼屠掠慘毒不可言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為請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

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貴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讌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讎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鎭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

出沒海上爲盜諸負販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
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嚮道於是工作
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東
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
軍務紈勇于任事上章暴二三勢豪通番狀竟爲勢豪阻誣
被劾恚憤卒其所任福建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
皆論死繫獄於是群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
定海全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
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
無備忬經略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出洋
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略溫台寧紹抗嘉蘇松
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清村南匯吳松江諸衛三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僉
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
海賊猖獗請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罪
北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
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監軍
素忌經天寵遂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
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
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寧浙東溫台江北淮
揚尤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揚以智略誘至廟灣縱兵殲之
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德等郡縣巡撫譚
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始更置政府絃轍一新中
外文武大吏悉心經略武衛稍振賊雖時肆寇掠多剉少利

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
今按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八年源道義卒皆非也道
義源尊氏之孫源義詮之子諱義滿法名道義也道義子
義持嗣立法名道詮皆爲征夷大將軍八年僧桂梧等來
貢梧嘗作梧桂悟住南禪寺號了菴王源義植征夷大將
軍源義植道義之曾孫也大內藝與藝當作義細川高高
字下脫國字世法錄有國字是也高國細川勝元之孫也

討處倭酋

按平秀吉此酋起于廁役由丙戌至今不十七八年而篡奪
兩詐降諸島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與兵
朝鮮席捲數道非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
幾於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

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
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出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
府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
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
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國搆怨
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
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
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妾女充塞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
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見共不勝其倪讐忿恨之情日
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
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日
肆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

徒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可
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置死亡
之地此爲神明之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憑
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盡起國內之將爲無藏之舉怒
臂當車不量彼已兵驕者敗豈可長久且彼雖有百萬之衆舡
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筭在
我而又絕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
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
須數萬石之糧我堅壁淸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
倭犯浙直閩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塗毒卒就殲滅曾無生
還詐入朝鮮之倭不下二十萬遇我王師僅二三萬一戰
退怯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

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韓白之略又或懼豫
讓之謀故以臣策之此酋必不能得志于我而不戢自焚旋
就顛蹶亦理勢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
皆過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
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
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置山城君於何地崇姦怙
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把
漢那吉來投於我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
那吉與之議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
挾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王秀吉
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日久損失甚
多猝難戢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

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
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
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晉
州死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
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
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
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
戮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
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
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
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義處者也茲
觀總督所呈請封表文未容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

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蓋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
足以厭其意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蜀憑陵
及我朝廷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昖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
留聲言待天朝准許封貢方退又教出臣戚賊息無非所以
姑緩天兵而求退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君臣知之矣今當
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于朝鮮以聽命顧彼方逆
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揆情度勢臣
等恐其不能得此于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
罪又將誰責即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
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
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天
朝而可下同於夷邦小國之愚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

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平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權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譾以爲今日之計莫急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急於用間備禦之策頻年屢奉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緑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

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或增募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五境或犄或角相爲戮力殲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喪膽於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遊直擣倭國順命者宥逆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勦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詘乏之時何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

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勦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省各處歲辦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山下議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勢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顛倒沈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夫人情慮倭而畏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先聲

後實又謂未戰而廟筭勝者此舉是也

今按嘉靖四十三年倭寇熄歷二十八年豐臣秀吉起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將事于明堂々之陣不可與前海寇烏集之衆同日而語矣用干戈於朝鮮將渡鴨緑江一舉入明其志豈區々哉明人曰南倭北虜又曰中外洶々有畏蜀如虎之意亦非過情乎秀吉不屑朝鮮故不以四道爲采邑其大度可知矣然年老無長子亦無股肱心膂之人晩年有赤子欲以爲嗣殺猶子秀次不幾而身亦卒死此役也諸士暴露萬民汗血枕骸遍于野功不補患反失天下人心乃秀吉之失計不學之誤也明亦雖不破終爲大寡秀吉數改姓始称平中称藤原終称豐臣日本有山城君在云云示四夷也言日本有君而亦加國

王號於秀吉則廢君臣大倫也此論正大由此觀之則知
足利號日本國王亦非也然明天子暗此理終亦封秀吉
爲日本國王

制倭八策

今倭之寇中國也雖自遼東由六朝及今寔從南道浮海率
自溫寧以入蓋其去遼甚遠去浙閩甚邇也其入寇則隨風
所之或由薩摩五島至琉球而犯閩廣或由五島歷天堂官
渡至烏沙門分鯮過韭山海鴨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若至李西奧壁下陳
錢分鯮內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過南山而入大江在
大洋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則趨遼陽趨天津矣
其船之入全視風候大要春之後冬之前匪是者不利往此

入犯之大較也彼既出沒不一其地則海防不得不周彼既
往還不一其時則海汛不得不謹所以制馭之策有八諸所
恒[illegible]請兵足餉選將議援之類不與焉一激朝鮮而夾攻可
[illegible]二剌敵隱而勝筭可決三廣用間而大首可折四奮火攻
而衆寡可易五重屯戍而險阨可固六蒐軼才而衆智可集
七得樞督而奇動可奏八擣賊瑕而屬國可解區區小醜何
足慮哉

又卷之五十七

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
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
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
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
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然後敢貿易濟
以鄉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泊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
譏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
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腳價銀不過参分
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
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貨貲通番
愈遏愈熾不可勝防不可勝殺爲倭嚮導者官府繫其家屬
不敢生還歲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福建
之亂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靖乎唐荊川云倭
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諒哉言乎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右爲福
建居南面福寧尤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
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
海上有三山彭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居然天
險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爲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
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爲水國焉險要
可知矣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榭蘭秀
劔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羊
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
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
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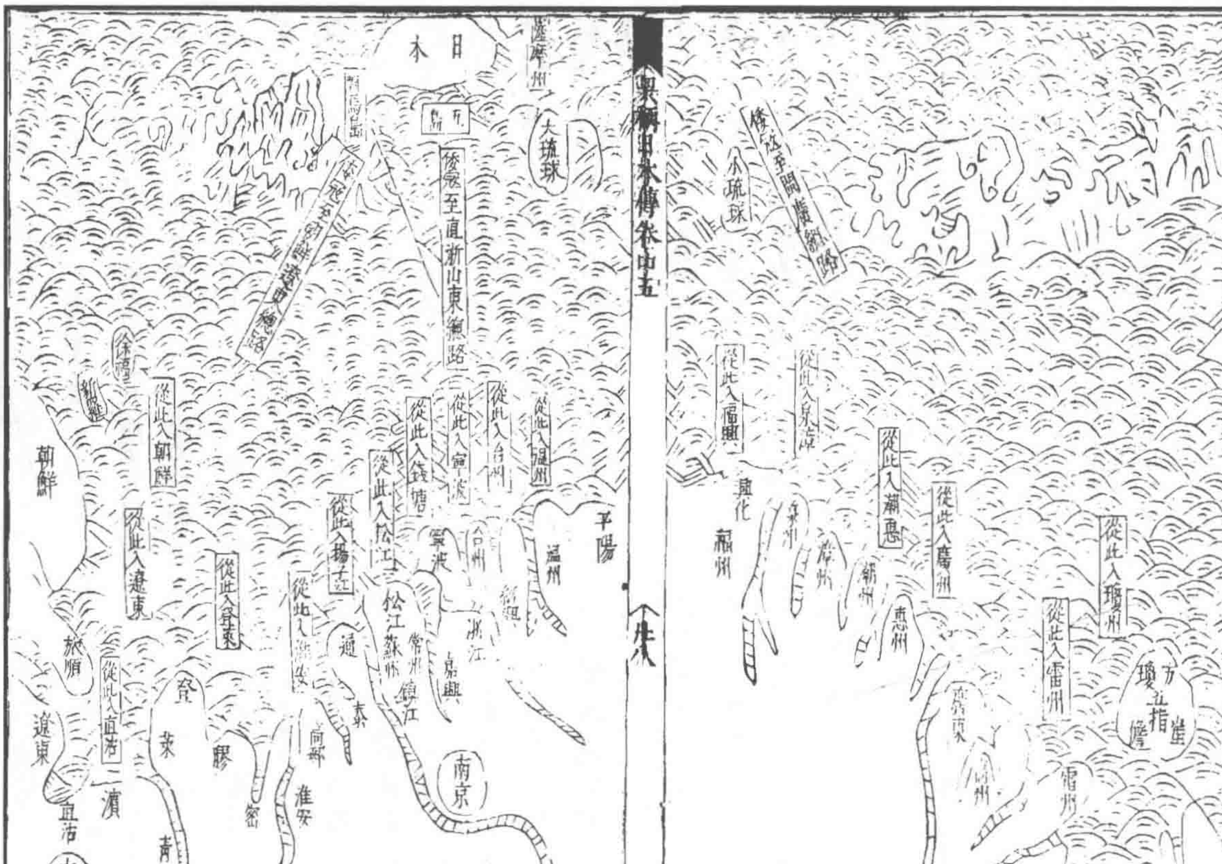
一曾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早門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俟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石橋鷄鳴嶼金嘴石食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廟堂或脩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竟罕能禦之者何也文臣不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

觀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云云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爲定乎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平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䑸以犯重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遇殺者有被擄爲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以深入總督胡公與趙工之議所由建也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沿海界倭要害之地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南安界起歷海條奧爲文昌界鋪前
港爲會逼界神應港豊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
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㖞詐山爲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爲感
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郎澳雙洲爲陵水縣界
七十二經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華水營烏雷山爲靈山縣
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郡州爲永安所界泖洲
爲康海所界瀏洲爲錦農所界詞洲獨豬山爲石城千戶所
界磠洲小黃程汾洲爲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爲神電衛
界海凌山爲雙海所界小獲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
所界大獲山爲新寧縣界西雄山鷄洲山爲新會縣界萬斛
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峯爲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

山爲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禾巡
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爲東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鞍
洲爲鐵岡驛界寧洲山桔洲山爲惠洲界記心洋爲平海所
界徐娘山爲海豊縣界大星尖山爲捷勝所界吉頭峰爲碣
石衛前摽峯爲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碁爲靖海所界大
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爲蓬州所界大柑
山爲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
建南澳山爲玄鍾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
嶼沙洒碁爲陸鰲所界大澈嶼壁洲山爲鎮海衛界小澈嶼
爲月港界舊浯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所界
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所界大捕
山小捕山爲永寧衛界埕埭峯獺窟峯爲崇武所界沙塘灣

爲惠安縣界獺嶼白嶼爲蜂尾巡司界湄洲山爲南皐[illegible]清
禧所界石獅峯小澚峯爲小海衛界埕中三江中爲冲心巡
司界䌷山王家嶼爲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爲鎮東衛界
蹪門山爲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郎會城二波
礁五虎澳爲連江界下千塘四嶼所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
巡司界飛鸞渡爲寧德縣界青山峯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
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懸
中峯爲蒲門壯士二所界歷長沙大昆山爲金鄉衛界鳳凰
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界仙口[illegible]飛雲渡爲瑞安
所界大衛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霓碁被山爲寧村所界黃
華港爲磐石衛界大巖頭爲磐石後右界荊山覆斗門爲蒲
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爲三山巡司界了髻峰爲楚門所界

隘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爲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巷
爲松門衛金清閘西嶼閘冰清閘皆朱文公所造爲新河所
界金沙灘鎗礁爲海門衛界海門港爲海門前所界五嶼爲
桃渚所界三門山爲健跳所界石蒲港爲前後二所界吉首
灣爲昌國衛界小目山爲爵谿所界西廚山爲前倉所界孝
順洋白塗爲大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
山爲中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山爲定
海衛界金家碁爲寧波界丘家洋爲慈溪界金整浦爲龍山
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巡司界黃山爲觀海衛界破山浦爲三
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臨山衛界西海塘爲上
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三江所界鱉子山爲蕭山界和尚
山栲門爲會城界茶浦門爲海寧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爲澉

舊所界扶桑山爲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
淡水門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山爲金
山衛胡家港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
青村所界蒲嶴爲南滙所界陳錢山茶山爲南蹌巡司界寶
山爲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絲洶港爲吳淞所界浪
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爲大
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槿口爲通州千
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廟
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蚄山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清河口
已頭河爲贛榆界甸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孤耆山爲石臼所
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沈峯歷胡家峯爲高港巡司界
沙嘴峯爲靈山衛界黃埠峯爲夏河寨界洋河。（闕字）爲膠州界大

勞山田横島爲鰲山衛界走馬峯爲即墨界馬山爲浮山所
界旬島赤島爲雄崖所界吾。（闕字）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高島爲
大嵩衛界竹島爲海陽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鷄島爲靖海衛
界狒島爲津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爲尋山所界歇馬墩洛
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寶家峯爲百尺崖所
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峯爲
寧海衛界海鷄山爲寵河寨界武家庄爲馬埠寨界洋山爲
萊州界八角島蜿蟤島爲登州界劉馬莊爲盧洋寨界沙門
島爲解宋寨界單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黽島爲昌
邑縣界敵未島爲壽光界都里鎭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
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界蹴莢
島爲中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山爲中右所界何湯

島羅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爲
蓋州衛界屏風山爲復州衛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
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爲廣寧衛界麻田島平
島爲海州衛界湯站堡爲鎭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
三百餘里爲鴨綠朝鮮界總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
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
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
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
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
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
江犯瓜儀常鎭或由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

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
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
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倭人善造舟而豊前
豊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夫廣東
列郡。（者）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烟烽稀曠東路
東莞惠潮皆倭寇不時出入之地而東路爲尤要衛若柘林
者則又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木寨矣無木
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
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
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勍敵矣頃因辛丑之亂
擧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寔議者欲於羅活峒據以重兵
斷其往來戍伏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

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堤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
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
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鎭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
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
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
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自圍頭
以抵日南下自并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
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
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
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
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
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

當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三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
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興化冲心
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
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
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弘倡議棄徙松山今必
復舊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
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
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
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
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
是寧紹之門乃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
里者四爲嶴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

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衞於其上
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
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
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
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
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
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
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
路各將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
來巡哨所以北衞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
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大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
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

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
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
哨海洋而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
于外洋下之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陽二（鴻書無此六字）
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
蓼角嘴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
（鴻書以本爲要害要害之処乃）
其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鎭也餘東餘
西亭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家庄金
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曰
北海所爲其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鎭
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禦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
劉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禦揚

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楊靡不受害而山東猶不
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不便舟楫
無過海通番之人爲之嚮導接濟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
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者舟且不保
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島劉
公芝罘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當伺者
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
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事將來廟堂或脩海運以備
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遼東古營并地也皆爲沙
漠花當告列遜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國
初設瀋陽遼陽二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

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北藩籬可謂
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人以禦北狄
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
二百年來邊備抑弛故倭敢遠犯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九
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
又自京師達于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
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國初軍屯爲中之
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
專責幕帥而已也

閩　禦寇要地

漳之月港向爲倭之窩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爲得策
矣云云

禦倭之船當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
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
爲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
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大夫家之門幹在
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矜異之
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嘗黜革
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做循故事振飭焉
海氛庶可息矣

禦倭夷總論

禦倭之策謹條其事之大者蓋有七焉一曰議將二曰議守
令三曰議兵四曰議財五曰議援六曰議守七曰議防海此
七議者固游談之常言而當事者所易厭者也然而不可易

也云云

自明興以來防倭之法備矣當是時信國江夏築城起自登
萊至浙沿海凡五十九城費非不甚大也籍民丁四之一以
戍人非不甚勞也設置衛所間以烽墩其故基纍然猶有存
者役非不甚廣也然且爲之亦見倭之不可不防而聖祖之
遠謨創始慮終甚深遠也

異稱日本傳中之六引用書目

武備志今按中引眞吉傳皇字沙汰文等

武備志卷八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練ノ教藝三

劍

周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箏韻日本之尚書也

刀

茅子曰武經總要所載刀凡八種而小異者猶不列焉其習法皆不傳今所習惟長刀腰刀腰刀非團牌不用故載於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世宗時進犯東南故始得之戚少保於辛酉陣上得其習法又從而演之并載於後此法未傳時所用刀制略同但短而重可廢也

異稱日本傳卷中六

影流之目録

猿飛

此手ハてきニ[illegible]太刀たり

虎乱　青岸　陰見

異稱日本傳卷中六

又款　此太刀を[illegible]

[illegible]

猿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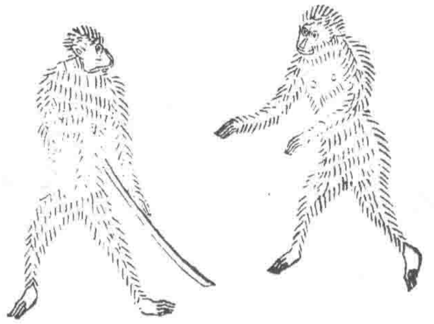
此手も款[illegible]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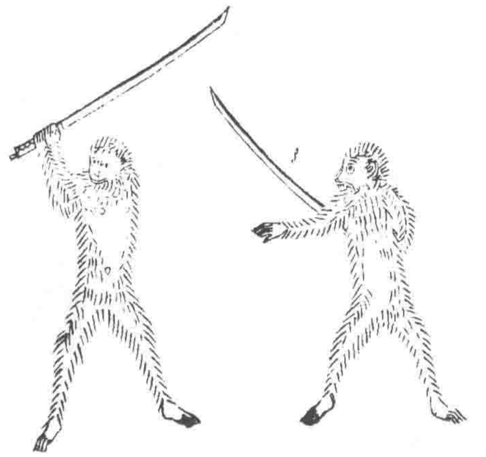
[illegible]太刀[illegible]此太刀[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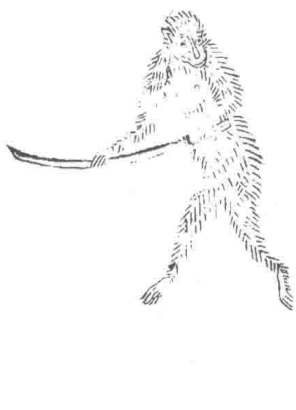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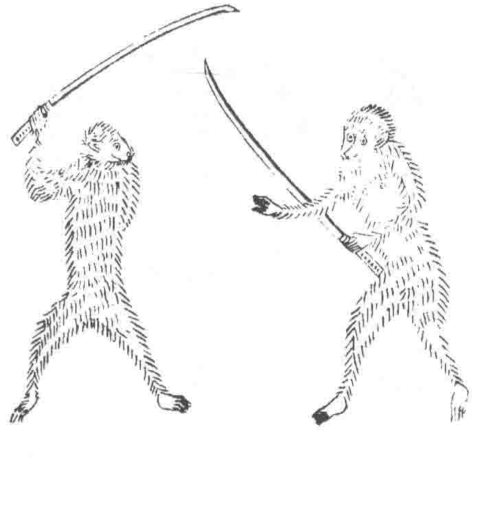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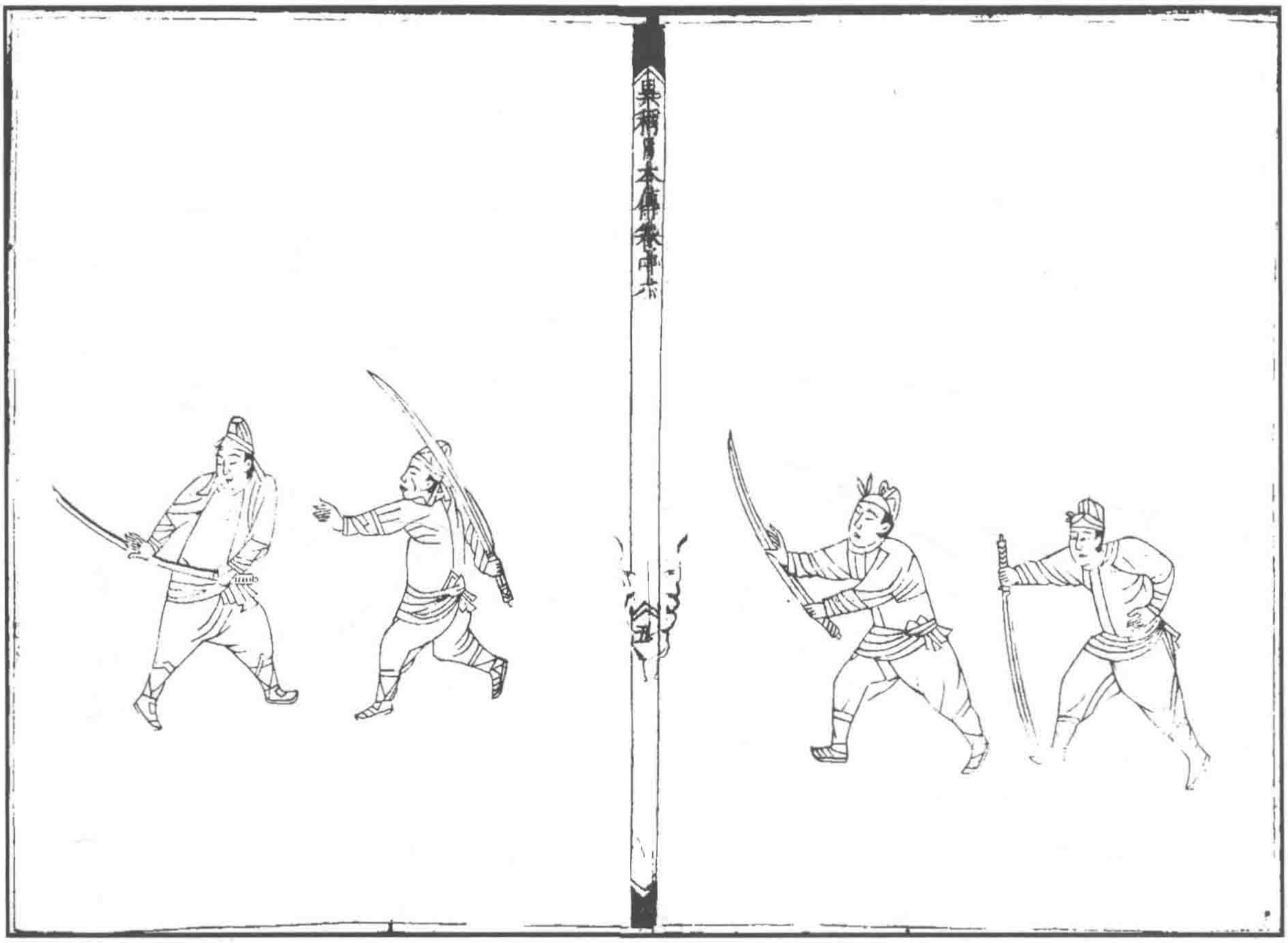
第三　山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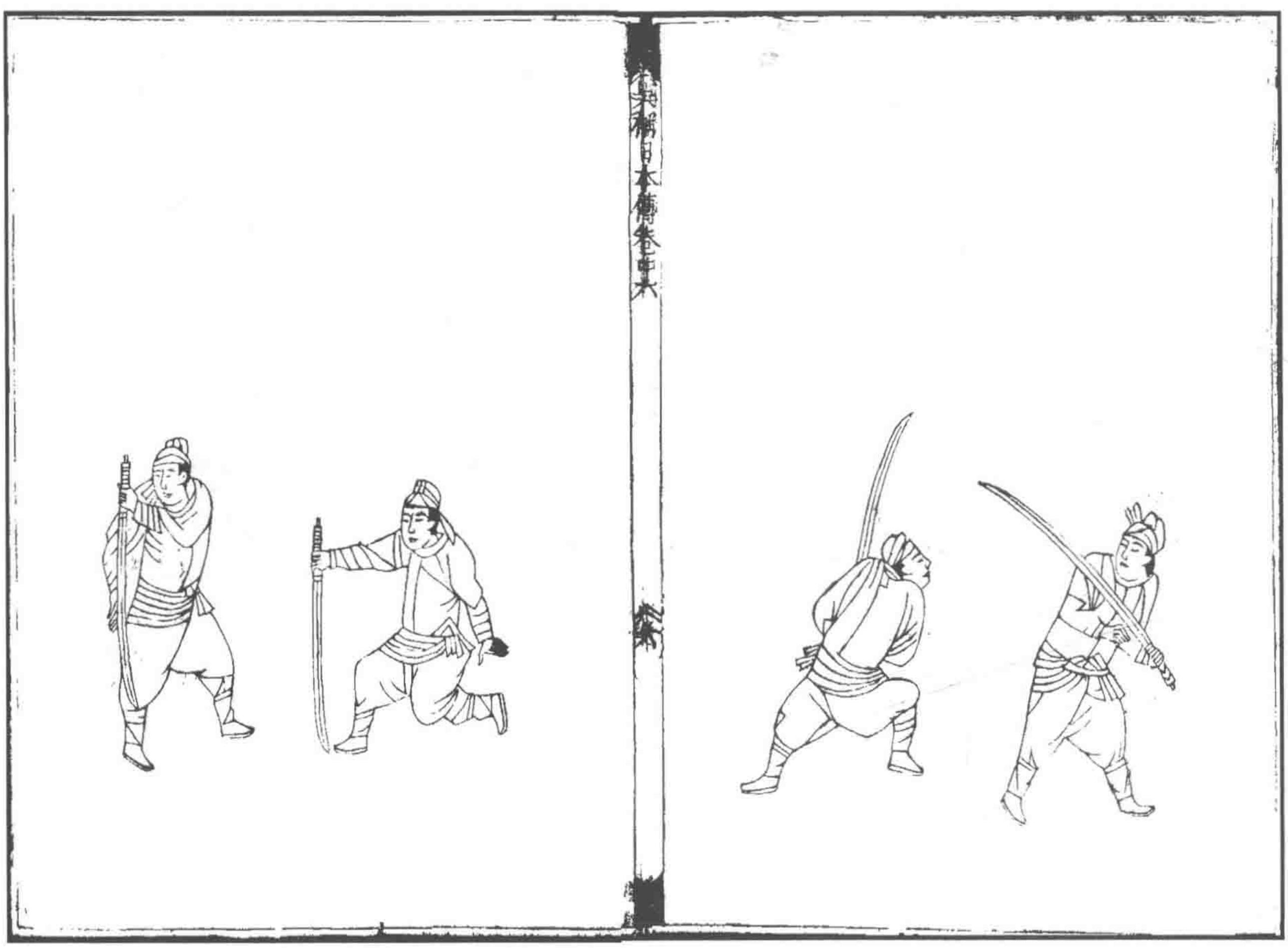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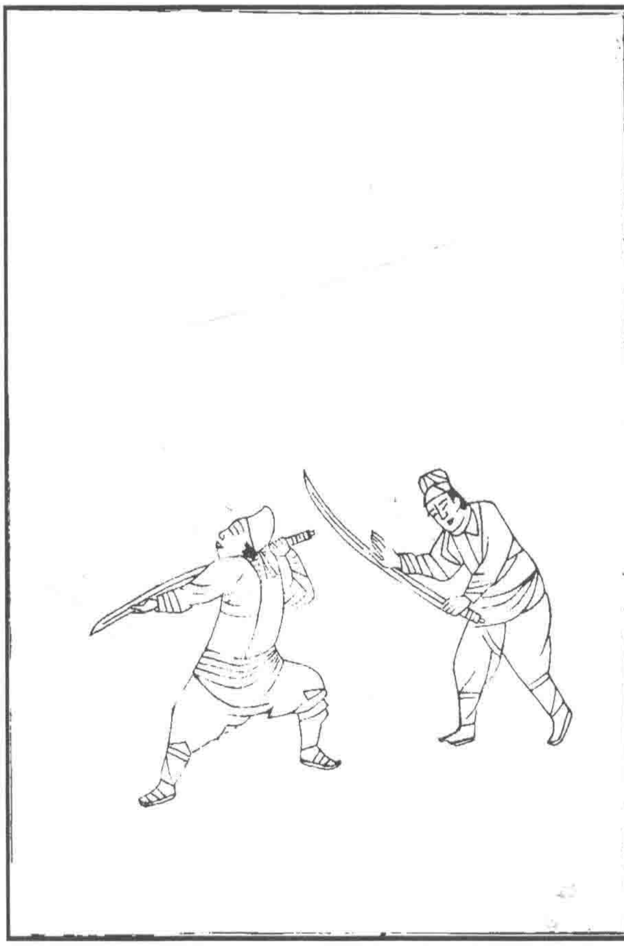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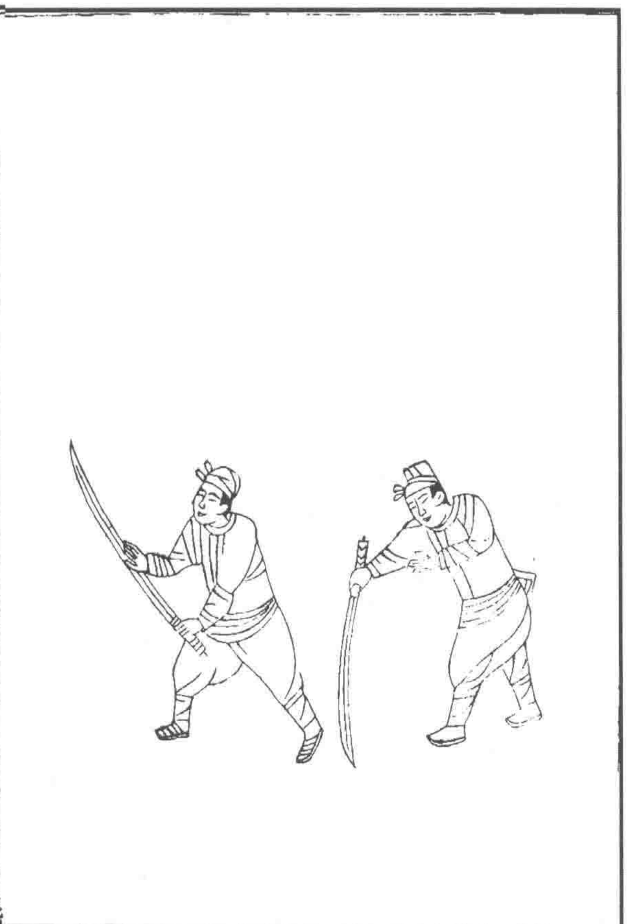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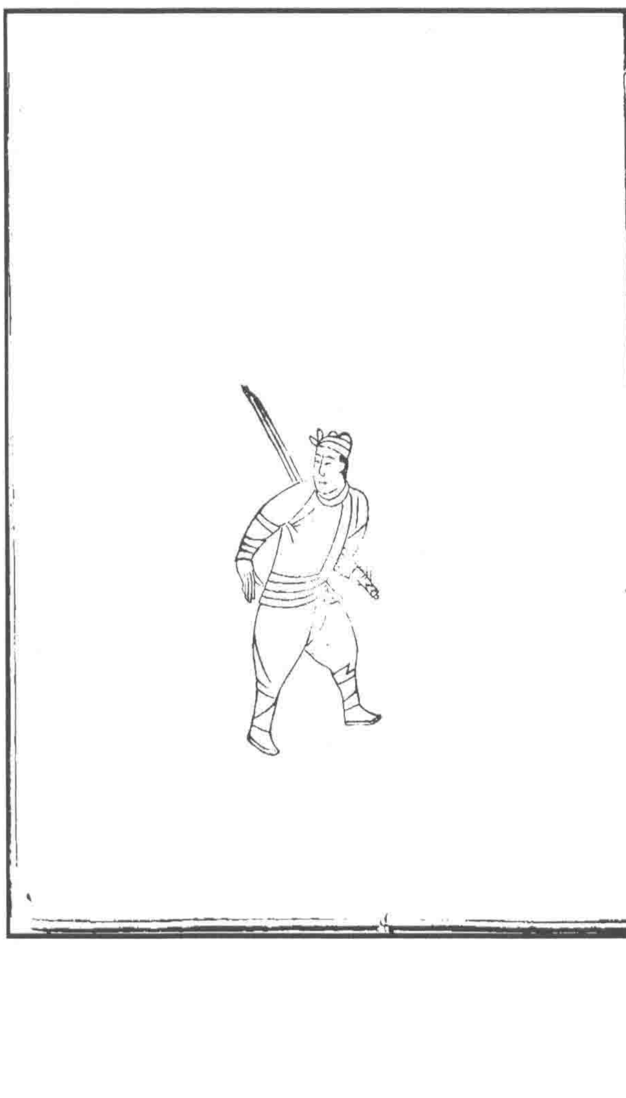



異稱日本傳卷中六


異稱日本傳卷中六









今按底少保底繼光辛酉明嘉靖四十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永祿四年影流日本劒術者流名也影當作陰凡日本自古雖多敎劒者源義經稱絶軌鞍馬寺有僧正谷寂寞無人之境也昔權僧正壹演嘗修行佛道于此故名僧正谷出眞言傳世傳義經少年避平治之亂到僧正谷逢異人異人敎以劒術義經善習刺擊之法其後劒客者多及乎足利氏之季有日向守愛洲移香磨礪刃年久詣鵜戸權現祈業精夢神顯猿形示奧秘名著于世名家曰陰流其徒上泉武藏守藤原信綱用心損益之號新陰流有猿飛猿回山影月影浮船浦波覽行松風花車長短徹底磯波等手法茅氏擧猿飛猿回山陰虎飛青岸陰見之名而收入國字傳寫之誤謬草有缺畫

影流之目録　猿飛　此手ハテキニスキレハ意分太刀タリ　虎飛青岸陰見　又敵ノ太刀ヲ取候ハンカヽリ何遊作モナウ先直偏カラス彼以大事子切ヲ意婦偏幾ナリイカヽニモ法ニニキリテ有偏レ　猿回　此手モ敵多チイタス時ワカ太刀ヲテキノ太刀ア者ス時取偏ナリ初段ノコトク心得ヘレ　第三山陰

蓋武備志所載有缺誤大抵應如是

又卷八十七

陣練制　練二十　敎藝

鎲鈀

紀効新書曰此器自有倭時始用在閩粵川貴雲湖皆舊有之而製不同乃軍中最利者

又卷二百二十三

四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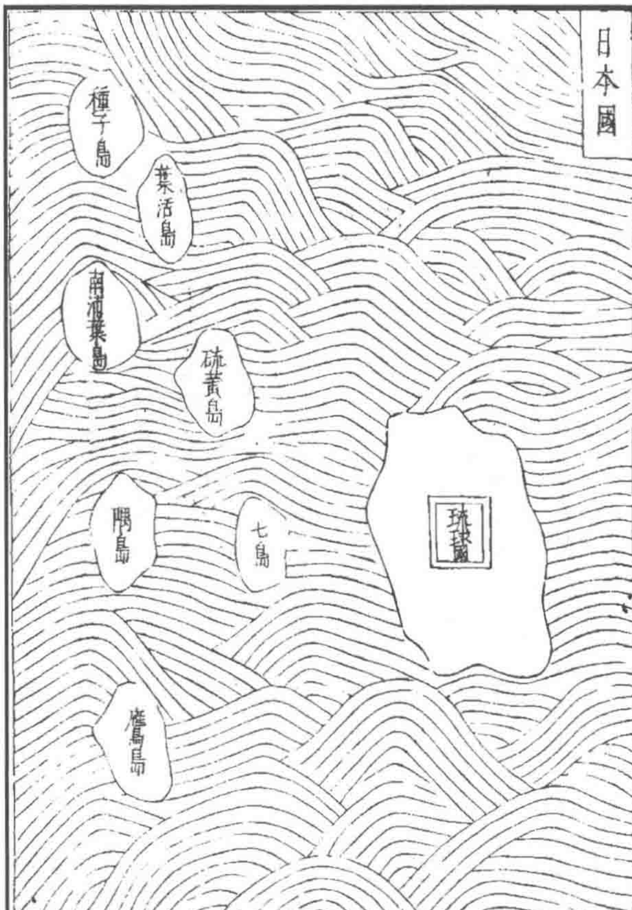
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威而不能加于日本日本將且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爲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爲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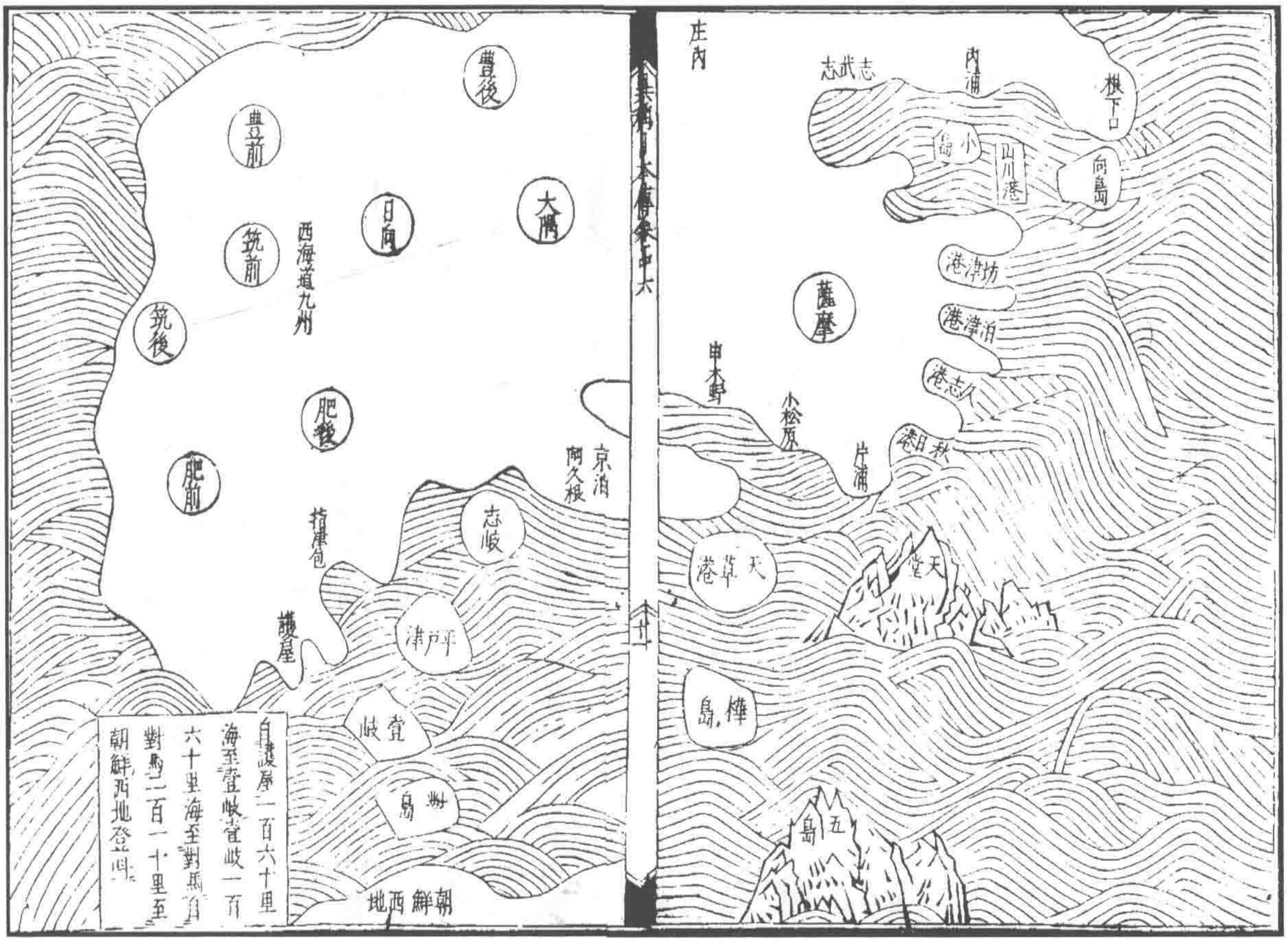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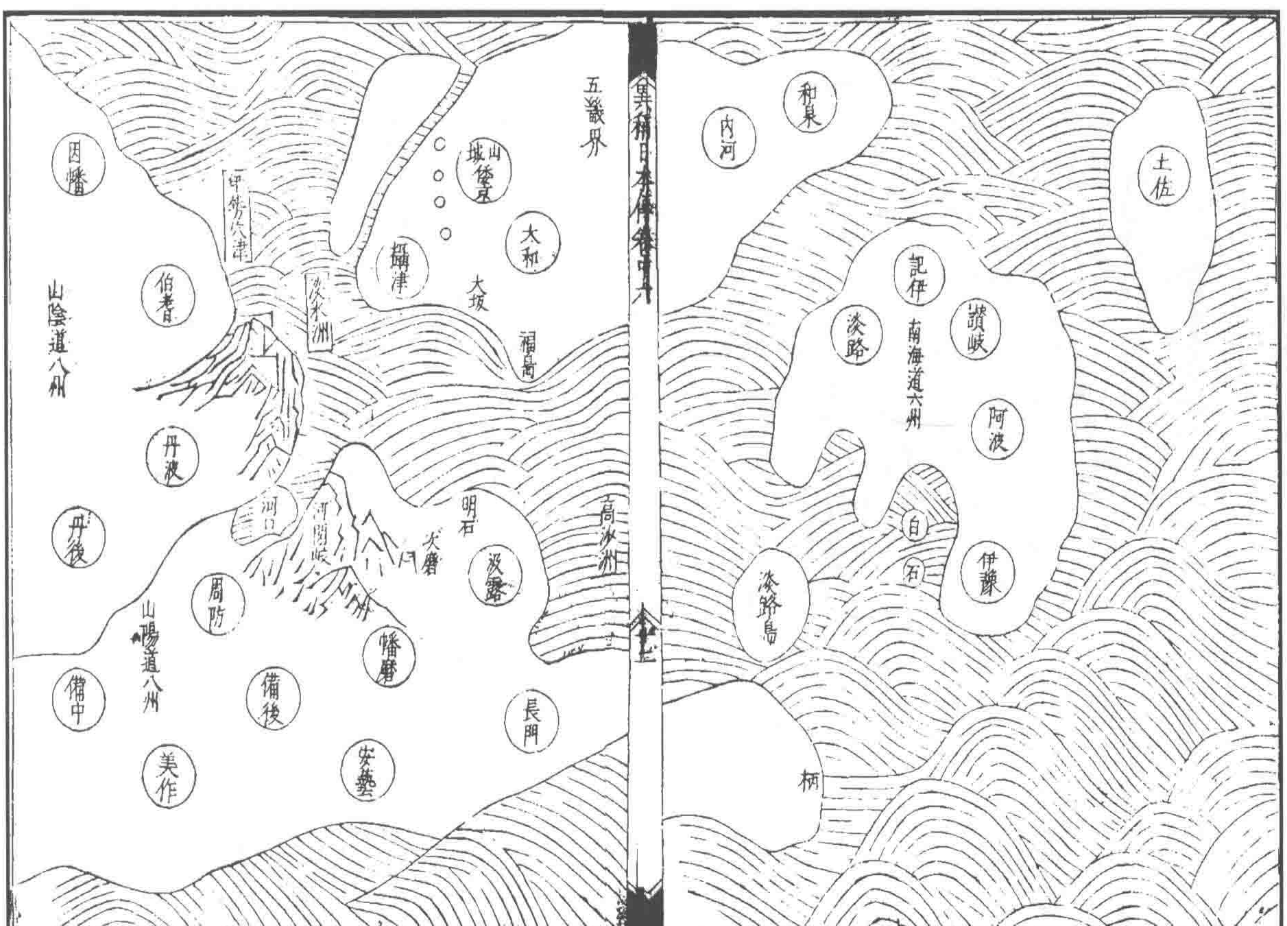
又曰日本雖屢肆啓彊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願指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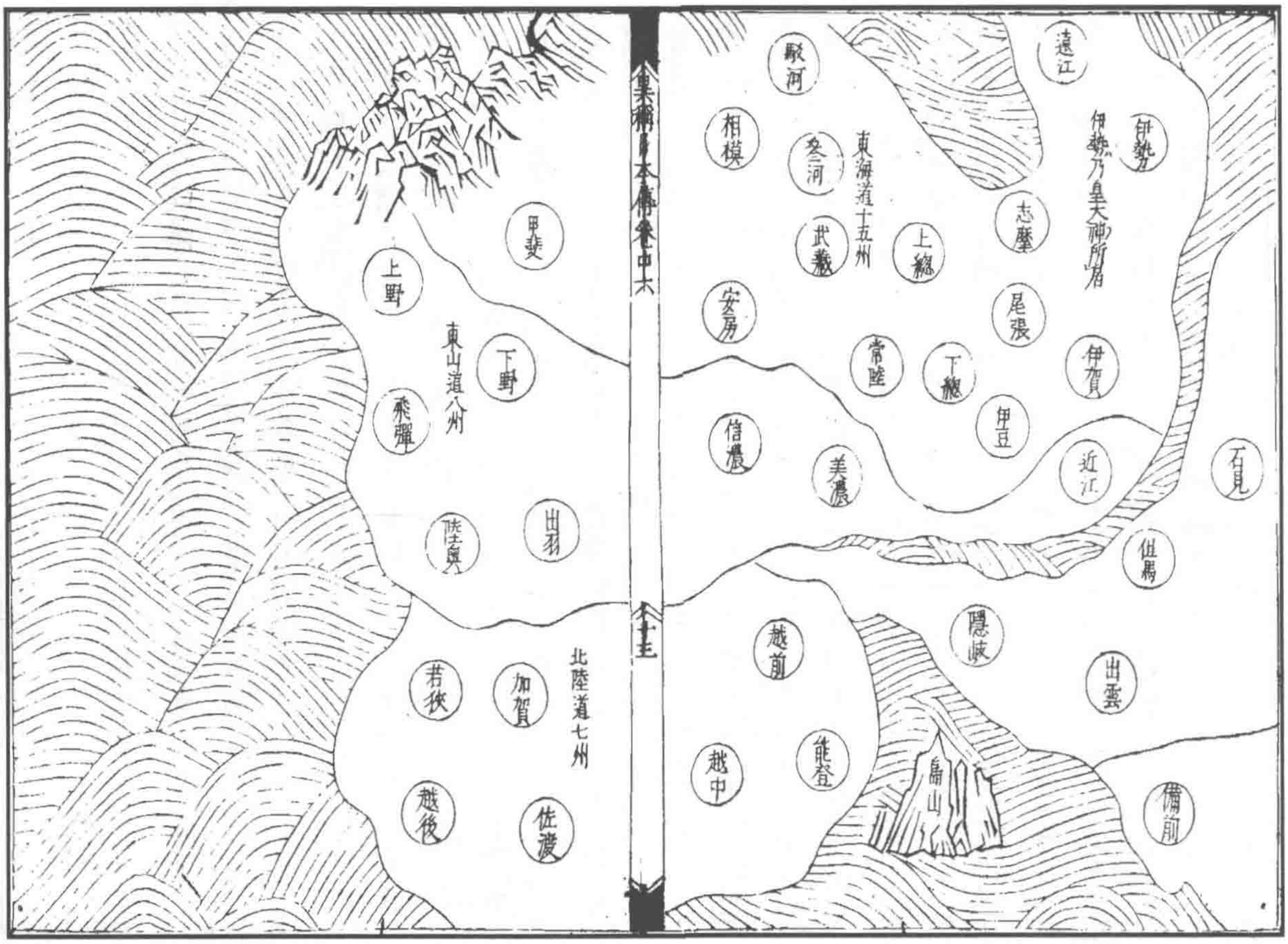
祖訓四夷條

正東偏北

日本國雖貢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




豊後
豊前
大隅
日向
筑前
西海道九州
筑後
肥後
肥前
京泊
阿久根
志岐
平戸津
壹岐
對馬島
朝鮮西地
自薩摩一百六十里
海至壹岐壹岐一百
六十里海至對馬自
對馬一百一十里至
朝鮮西地登
庄内
志武志
内浦
根下口
小島
山川港
向島
坊津港
泊津港
薩摩
久志港
秋目港
片浦
串木野
小松原
天草港
樺島
五島

因幡
山陰道八州
伯耆
丹波
丹後
備中
美作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山陽道八州
播磨
明石
高沙洲
攝津
大坂
大和
福島
五畿界
和泉
内河
土佐
紀伊
讃岐
淡路
南海道六州
阿波
白石
伊豫
淡路島



今按右日本圖甚多訛方隅倒置文字差謬不煩斥正唯伊勢乃皇大神所居之語爲是皇大神者一所大神宮摠稱也二所神德洋溢宇宙故雖華人知其所居之地不失事實天照大神居伊勢者自垂仁天皇時始按日本書紀曰垂仁天皇二十五年三月倭姫命求鎭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筱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天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一云隨神誨丁巳年冬十月甲子遷于伊勢國渡遇宮丁巳年垂仁天皇二十六年也大神鎭坐事又詳見鎭坐傳記倭姫命世記等書豐受大神居伊勢者鎭坐傳記曰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垂仁天皇也）三十九歲壬戌止

由氣之皇神（豐受大神也）天降于丹波國余佐郡眞井原泊瀨朝倉宮御宇天皇（雄略天皇也）廿一年丁巳冬十月一日倭姫命夢天照大神誨覺迎止由氣大神立祠於伊勢國度遇之山田原爾來豐受大神與天照大神合明齊德自垂仁天皇二十五年至雄略天皇二十一年該四百八十二年或曰天照大神稱皇字豐受大神不稱皇字然但謂皇大神者二所大神也承仁年中數有此議詳見皇字沙汰文其略曰皇號源起天祖流傳王家德侔天地則稱之義同太虛則號之夫兩宮者天神地祇之大宗君臣上下元祖天下大廟也國家社稷也長養萬物照臨群品故曰皇大神上古以來祕記貞觀延喜式文延久承德宜命稱兩宮皆曰皇

又卷二百三十

四夷八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村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忻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諭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常使趙良弼好語餙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

襲我也欲以之秩爲其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洩邪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又其臣氏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衞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賜冠服文綺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

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領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獻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迺貢迺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不覓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稍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内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殺戕指揮劉錦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

則張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是朱紈以巡撫兼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摘發頗有籌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慮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劫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衞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逄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歷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狼兵擊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

海至文華素黨緣大學士嵩嵩貴幸顯損經經自以大吏位在文華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擄首三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業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

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參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於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歙人也嘯逋海上能號名諸夷洽大船巢五島中奸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

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鬨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寡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過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若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

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候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滶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皐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皐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秦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凉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逼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

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横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候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後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

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敗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閩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遂寇曽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粤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叛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止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爲開之乎且倭能

替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勇創衆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卽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神廟初平信長爲關白雄驁能御下有秀吉者幼而賤勇蹻辨才販魚而醉臥樹下信長出獵馬驚欲殺之以辨而免養爲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捷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而秀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令爲攝津鎭守大將已而信長爲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并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狡智以誘叛故所嚮皆靡亦以是失衆心是年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

入寇禁琉球弗我貢恐以洩其事琉球相鄭迥密以聞天子乃下詔責朝鮮壬辰遂自釜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底定詳朝鮮考中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西北至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東爲伊賀山城之西爲丹波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播磨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波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

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淡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綫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簇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跣足閒用屐土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自寧波達於京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甚密矣然似密而實疏兵減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鬪不能當我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矣將安弭至於絕貢市杜私販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違人情而制治我之利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纊針磁乃資生之必藉貢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私販則姦民藏致勾引之隱禍譏察嚴致禁物之關出貢市通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賄冒法

而入寄命人手昔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造船使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負未可知也故不如毋販物藉商名嚴具禁核往返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誠良法也昔者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主國是者曷深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告來者

今按天村雲尊立者非也舊事本紀曰天村雲命度會神主等祖乃天孫之臣也以天村雲命爲我天子之祖茅氏等不知而作也道義義滿法名也義持義滿之子義教義持弟也義澄義教之孫義晴義澄之子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卽藤氏者甚誤也源平藤橘

倶姓氏也以源橘平秦卽爲藤氏謬混之甚也據紹運圖姓氏録等書源橘平倶皇別也源氏有嵯峨仁明清和村上等諸源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八日勅皇子八人賜源姓自此以來有源氏橘氏出自敏達天皇四世之孫葛城王平氏出自桓武天皇皇子葛原親王之子高棟王源橘平之先皆爲親王諸王謂稱王者近是秦氏蕃別也秦始皇三世孝武王男功滿王我仲哀天皇八年來朝應神天皇十四年功滿王男融通王率二十七縣百姓歸化獻金銀玉帛等物仁德天皇時分置百姓于在在卽使養蠶織絹貢之天皇詔賜姓波多用秦字言絹溫柔肌膚（肌膚和訓波多）雄略天皇時加大字曰大秦（大秦和訓禹都萬佐卽委積增益之義古語拾遺曰言隨積埋益也）其先雖爲異邦帝王來於我朝臣僕也謂稱王者

非也藤原氏神別也出自天兒屋根命與源橘平秦非同出自也天兒屋根命二十一世之孫鎌足有功賜藤原氏奕葉爲宰輔謂稱王者非也平信長爲關白者非也元龜五年十一月信長任右大臣叙從二位天正十年六月二日爲其臣明智光秀所弑十月詔贈太政大臣從一位無爲關白事森吉者訛也豐臣秀吉微時號木下藤吉郎訛稱之攝津鎭守大將者似是而非也天正十一年秀吉更築攝津國大坂城居之爲政於天下十三年三月任内大臣七月改姓藤原蒙關白詔其略曰名冀翔朝威霆驚世間禁闕之藩屏忠信無私居藤門之棟梁奇才惟異夫萬機巨細百官揔已皆先關白然後奏下一如舊典後亦改姓豐臣文祿元年當萬曆廿年慶長三年當萬曆廿六年

又卷二百三十一

四夷九

日本考二

芽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夥蓋摹倣中華而後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船舶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差次之

疆域（津要附）　譯語　嗜好　船舶　利器　寇術

今按疆域至於寇術下詳之矣登壇必究第二十二卷亦有之無異但嗜好下鄭若曾曰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於中國者皆用物也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恐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狗其求而恣期許貢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也

疆域

畿内部州五

山城大　大和大　河内大　和泉小　攝津大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部道七

東海道州十五

伊賀小　伊勢大　志摩小　尾張大　三河大　遠江大　駿河大

伊豆小　甲斐大　相模大　武藏大　安房中　上總大　下總大

常陸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州八

近江大　美濃中　飛彈小　信濃大　上野大　下野大　陸奥大

出羽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北陸道州七

若佐小　越前大　加賀大　能登中　越中大　越後大　佐渡小

右共統三十郡

山陰道州八

丹波大　丹後中　但馬大　因幡大　伯耆大　出雲大　石見小

隱岐小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陽道州八

播磨大　安藝大　美作大　備前大　備中大　備後大　周防大

長門中

右共統六十九郡

南海道州六

紀伊大　淡路小　阿波大　讚岐大　伊豫大　土佐中

右共統四十八郡

西海道州九

筑前大　筑後大　豐前大　豐後大　肥前大　肥後大　日向中

大隅中　薩摩中

右共統九十三郡

島二

壹岐小

對馬小

共爲驛四百一十四戶七萬餘課八十八萬三千三

二十九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船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坊津爲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爲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爲倭也洞津爲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悉經紀名曰乃隔依理錢鑄天順永樂洪武高麗通寶樣自造銀一兩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總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三石紬段有花緞花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七八兩

釋語

天文

天　天當

風　有味　加前

雪　計伏六　俟計

日　盧驟

雲　朽閂

霜　名未　辞滿

月　禿計

雨　揆迷

落雨　換迷　付魯迷

星　休泥

霧　吉利

時令

早　來運梭　換發耀

晚　搖撒

冷　田午

夜　搖落

明　水揆介

午　非路

曉　二字　水揆　撥

晴　水帶　宗

明日　揆迷　失日亞

後日　水揆　星亞撒

今日　誰以呼　聲介　奴　雞

前日　阿多

日暮　排故

昨日　傑奴

明日來　堆阿　打揆俚戍

後日來　路路　阿揆　耶殺　俚核

今日來　介阿　耶俚

地理

地 大懞 充智　汶 何吉 大水　江 打各 計

山 羊貢 翁賣　石 依水在 木古

水 明東　火 非

海 烏　鄉 羊垭 俚

島名

山城 羊馬 先羅　河內 荒懷 知　攝津 什琴 眠你　伊勢 太舍 倭阿　尾張 世 乞奴　紀伊 昔藝　伊豆 阿慈

筑前 職骨 前　豐前 孛前　尾前 非前　日向 兄加　薩摩 撒子 野　淡路 阿婆　讚耆 智二 基犁

太和 野馬 多　和泉 因字 米　伊賀 衣加　志摩 石馬　三河 迷茄 懷龍　駿河 絲　甲裴 茄 院怡 若藝

筑後 職骨 骨　豐後 蓬哥　肥後 非谷　大隅 阿思 米　遠江 撓多 滑　阿波 懷懷　伊豫 伊右

相模 浙茄 滿　安房 阿空　下總 作麼 倭散　若狹 懷加 樹　越中 日晝　加賀 坑茄　佐渡 泌渡　美濃 米奴　信濃 作阿 農　女島　下野 子計 作麼　宮島 迷挨 作麼　對馬島 則 什麼

土佐 拖撒　美作 迷馬 撒家　備中 避書　安藝 阿計　長門 奴茄　丹後 丹多 哥　因幡 炙奴　出雲 仍因 字　隱岐 大和 計　陸奧 話收　五島 我鄔　連島 卒賴 什麼

武藏 木撒　備前 碧然 避　常陸 非大　越前 智知 前　越後 甘濟 谷　能登 奴朶　近江 多鳥 米　飛驒　上野 康子 訪　多藝　男島 賀什 麼　種島 他尼 什麼

山口 卽周防 羊 馬籠諸　上總 倭撒 蒸　備後 避卧　播磨 法里 馬　丹波 丹白　但馬 達什 麼　伯耆 花計　石見 一哇 攤　伊岐 尤計　出羽 迷外　小島 科什 麼　博多 芥濟

竹島 他計 什麼　平戶　佐加關　三島 赤什 麼

方向

東 萬加 作　前 日背 利婆　南 迷南 來　後 吾失 利　西 義西　北 計多

珍寶

金 空楷 尼更　紅銅 鸚楷 尼更　銀 失楷　水銀 尼黎 明楷 尼東　珠 他賣　錢 前移　好銅錢 姚禮 善尼　黃銅 中君 佐

人物

皇帝 大利天 王家利 大島　官 大米島 野雞　大官 野大難 大大　婆 猪蒲 翁妃　百姓 別姊 常　公 翁知　父 阿爺 多多　母 亞尼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 尤尼 莫宿　弟 阿多 多　妹 一徑 尼　姊 亞尼　孫 胡來 阿奚　姪 何義　女 莫眼 宿　丈人 子　婿 完多

丈母 子謬 多　老 禿古 耍介　姐夫 不哥 迷　小廝 毛皆 水　人

叔 何官 老前 何王　女子 何奈 公姊　明友 道門 滿門 大大　和尚 才老 烏索　強盗 六宿　賭子 埋 賴

丈夫 壽山　後生 倭家 邂　女婿 聖帝 米哥　老實人 骨 多埋骨　獨眼人　徒弟 加難 食

婦人 倭家　孩子　親家　僕 三三 郎字　艱難人 人門 胡奈 故厥　你 無哥 校里　財 斗 貫 島

誰人 搭校　我 何阿　生得好 有明 姚水　外甥 哥　長子 難 水　媳婦 姊 報

長 弔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杲　生得醜 皆歪

聰明 哥　貴 他介 水　賤 那羊 塑　富 烏多 哥

乞丐 寬需 計 水　好淫 校羅 宿　年紀 多　貪 且東

拐 利計 非　賊 陸人 宿　麻子 莫入 水　村

人事

要 水換水 不要 俚依怂 立 逵子 等待 埋乱 眠 羊逵烏將來
拿來 未低未得吉哥又已 拿去 未底千古 相授 括計括盆 嬉 換蒲
亂說 思量話介骨多又俚 莫 看 見逵見路 不送 何埋你賣解
坐 接路將校阿 病 依仵子埋 揖 備科志眉 不 可氏乃關奈以七字禮續 ○ 林揆說郛武補
罵 覓彼話鸞計眼乃皮 俚 斯 訃囡彼 署 烏鳥鸞爺論羊計埋木 睡 容路
去 漫陀羅且多獺 在 何何打故路伊虜 不在 持論麻逵 來 吉何人耶俚
便來 半佯地俚慢陀的何如耶 回來 耶慢俚慢的 便去 答路 怕 樓路路躑
怪來 發下俚出古何耶 送與我 配皮 愛情 搖落打消 喜 一吸水兆 打步
出去 計一一 前行 殺雞倭 行 換龍多門 喜 羅打 獨樂 哥賣
說話 打啄木俚納 慧 怠慢 雞罵山利奴骨 飲 那慕 不來 盧
差愧 番助水木山 喚 何科古賣 安排 蘇路 逵 借 各艇夾路 貴嫌在且
走 法古 快去 法計 打人 逵生亞介 逵

買賣 加烏禮 不喫了 禁哥 唱 嘔夫 莫怪 乃哥禮酌
多喫酒 鼻何且賢 教 尤何路水 喫酒 麻黑被雞 那里去 移情娵媂
添路 所有路 多奴 行路 磨的減益 曉得 打个大个 伏俚 賣 烏無路六
叫人 老實說話 置益孫多多 痛 一水 起身 倭逵的後
多多喫了 前行哥 遊 酒步 還了 諳數也 不曉得 不揩失頻打路
殺 其奴姐郎 請人 家那多 慢慢的 買得買得 害 夭 醉 遊帶
不賣 鳥賣加爺 恁麼 難禮鳥在 肚餓 動路大水 哭 乃古
多少 一頻一介故 打 胡子 有情 亞諸乃姉 無情 亞乃乃姉水吉 死 身大
換 皆賀 無工夫 一揶孫水 怪 發多賴堅且固 腫 剌大
喚 加右 笑 ワラ 歪麗 活 吉 打 買 加利 輪 埋打計利
傷寒 雞骨 寫字 加計
手體

器用

耳 眉目 口 骨上 鼻 發奈 眉 賣尤 手 鐵 足 挨身
心 个个路 頭 容頻腔 鬚 薰計 髮 指逵夾逵 肚 發頻
指 尤皮 爪 卒腿 齒 法
小刀 曆過客打乃乃空 中刀 歪計柴需 大刀 闘中打奈挃 刀柄 俚脫介
甲 大路買 弓 油米 盒子 剛白 紙 加揩秧美 硯 孫尊
破子 指水依路哥利 筆 粉地 墨 哥陳煤 薄紙 快子次蠻 扇 黃旗 力助子俚
錦 素難皮 厚紙 水沃速 船 淨泥 針 法古利利 鑰匙 花雞 坑其
鑊 磨刀石 依水 泥銅扇 法黃旗 篩
泥金扇 空黃指加旗 等子 小箱 法哥 硯箱 徐法 助哥刑 九皆
酒盞 麻骨頻 鑷 拿剛利 礫 發便介 銀硃 指失水祿 挨 鏡 禰
枕 埋骨頻 麝香 射哥 漆 沙鳥頻頻水 論 蒂 不奴 木香 太哥

傘 隔落隔魘 盤 柯水 沉香 沈哥 筯 法水 碗 倭吉貼灣
酒瓶 尖箏昆皮 梯 課水飛計 香 宜哥
衣服
衣服 乞麻俚 靴 骨都 鞋 水托里 帽 播婆 錦 歪帶
氈衫 迷奴 手巾 達個昂 綿布 失其里木 夏布 俚奴棉奴
褸 伏麻恩 棉
飲食
茶 解素 酒 魘箕 白酒 明東魘其 燒酒 隔辣魘箕 老酒 福祿魘箕
飯 答 飲酒 乃加 鹽 失河收河 喫飯 阿容羅柰 醬 沙
米 科眉 油 挨蒲 大麥 烏崎蒙 小麥 柯崎 穀 米母
羹 水科眉路 荳 磨頻米 肉 恕恕 筍乾 大吉糯古 醬瓜 可羅米糯
花木

杉 松計　檜 雞那　松 埋止　梅 水邱婆　芥 水恐辣　菜 茶
瓜 烏埋　麻 莫入骨水　茄子 皮乃沈

鳥獸
牛 胡水　狗 意奴　猪 豕豕　雞 抓泥撥攏泥環多禮　鵝 解加
馬 烏馬　魚 遊河　蟹 擂泥　蠡 水失辣　羊 羊其
鼠 眠子末助

數目
一 欲多吐多子多壬　一箇 个利　二 扶達子佚坦多　三 密子坦多倏
四 搖學做子搖　五 意子雞難多子　六 夜子　七 乃乃子　八 效子
九 個乃個子　十 多　十一 多多達子壬　五十 大　百 法古
千 借貫一　萬 慢亦
通用
有 挨路迷路　無 乃　好 姚高鎖高的盧　極好 明哥多　不好 乃出無
大 加小思奈何計　小 發節　少 乃素水古　多 快河衣郁河　遠 多倏
近 的個　瘦 八分十　短 迷加　細相 快大　粉 路骨篩
厚 水挨卒　薄 水溫卒　歪貨 不高賴水歪　破 羊鉄里里　不是 松山乃係
要緊 馬多合子　緩 慢大慢大節　無用 設計　多有 水柄何　未 慢大
香 干水牌　臭 水節

今按譯語多訛華人不通和語也昔王仁以漢帝之苗裔自百濟來于我國能通和語訓導國人誠非後世之所及也

嗜好

絲 所以爲織綢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以織而後用之中國綢紵但充裏衣而已若番船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七百兩販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 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 用爲常服無綿紬故也

綿紬 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 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 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乏每一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賣銀三百兩

針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著物極以茶爲重故也

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爲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 擇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尚雖官窑不喜也

古文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 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 書房粘壁之用

古書 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 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十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氈毯 馬背氈王家用青官家用紅

粉 女人搽面

小食蘿 用竹絲所作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

漆器 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小盒子亦然

今按嗜好不甚遠不自鑄錢者非也古者朝廷設鑄錢司鑄錢王思義略知之詳見引三才圖會

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沈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蕩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

然者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風鬬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於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舶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冽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眞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利器

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刃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攜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縲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又有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上等曰上庫刀山城君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歳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相傳以此爲上

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鏨龍或鏨劒或鏨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刃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訟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劒亦然

鳥銃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造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

制火藥亦得眞傳用梧桐燒炭爲頭次取陰硝滚水煮過三次硫黃揀明淨者爲匀每銃用藥二錢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彈横直分發皆秘法也

寇術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爲長蛇陣前耀

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横行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嬴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縦之以焚燬燭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詐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閒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抛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驅數十百不爲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先動

動而若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鉅鋒不露卒突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入則發之故射命中欲跡者其進取也欲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横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遯則遍城欲陞走則取棹或爲穽以詐坑或結稻桿以絆奔或種竹簽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爲吾軍之邀追俘虜必開壙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絶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豈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鬪常一被重圍免餌以僞賊而

逸之或拔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拔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彌退吾之後逐凡舟之裙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鬨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又卷二百三十六

四夷十四

海外諸國考

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

又卷二百三十九

四夷十七終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衞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爲界國朝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即位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

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鄰倭虜創于此恐將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兵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顓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寇報詔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爾何棄焉逋寇以朕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上責其不誠卻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最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

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弑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縶其使周誼仍勅遼東守臣絶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疋布萬匹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絶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遠撰表者鄭總羈留之令遼東絶朝鮮且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

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祹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祹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効誠而已毋金玉器祹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遁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祹亡何凡察歸建州祹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詔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祹國家以王爲東藩知凡察直夷酋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祹世子珦冕服祹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稺而孱遜其叔瑈天順三年邊臣疏瑈私

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鵲却之時方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瑈卒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娎卒子嶐嗣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峼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昖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亟於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

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禑禑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于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皇帝立先臣瞻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弑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皆冤甚乞下史館昭雪之神廟初乃得請其地之釜山者海口也與日本相對釜山之民向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長子孫通婚姻者曰倭戸又曰麗倭時王昖久於位怠棄政事其臣柳承寵李德馨輩邪諛得政戎事廢弛故日本酋平秀吉乘之師起不兩月而封疆已失其半矣入王京王昖奔義州告急於本朝乃拜兵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將兵以勦之是時議者謂倭得朝鮮可以旦夕渡

鴨綠內寇畿輔外扞山東皆舉手之易故勸之者不惟恤屬
國亦以杜亡害而兵尚書石星入沈惟敬之說使往倭營說
封貢星之意以倭之所以蹂中國者在不得互市耳可以表
餌代甲兵與之封號如北虜西番以備四夷來王之禮固無
所不可而惟敬乃譸張其說遂私許以帝女下降而其議兩
扺而不入矣應昌薄軍平壤倭來博戰遂乘之斬獲頗多於
是降議始有緒以詔旨宜諭之羅弁聽命去王京送還五子
官眷百餘口言者謂應昌不任乃以顧養謙代養謙疏上與
朝議不合亦謝病去乃以孫鑛代是時小西飛者報命因請
封上以倭尚屯釜山乃廷詰之小西飛對頗日留軍待封使
非敢有它懷乃鑄王印遣臨淮侯長子李宗城副將楊方亨
往封之是時惟敬謂功多可得事使即不爾亦可介而兩不

用宗城復銳袴不諳事謾罵惟敬惟敬思有以困之且倭營
釜巢未肯輕去遂羈二使於倭營一載度其窘以危言惕之
宗城棄璽書而遁朝議逮宗城而以惟敬副方亨倭將行長
清正始撤師冊使得渡海朝鮮陪臣從秀吉責朝鮮王子不
親謝及期引使者入見方亨前立惟敬捧印立階下良久忽
殿上黃帷開一老叟曳杖挾一青衣而出即關白秀吉也侍
衞呼噪二使匍伏老叟頗加詬讓行長曰此天朝送禮人宜
優待之始出就館次日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通好秀吉
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不敢辭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
須久留詰朝可即發我當再征朝鮮耳二使行至郎古耶將
渡海倭酋賚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也發之乃檄責朝鮮列
其三罪至釜山釜山倭酋尚羈朝鮮將李元翼欲乘虛擊之

惟敬不可乃私市珍異爲秀吉貢物以絕報而倭兵陸續渡
海以行長清正與丹義弘將朝鮮避兵頗越本朝復議出師
而兵已盡撤募者不至乃下石星於理時倭兵二十餘萬分
五路而入不復掠財嗜殺唯據險守城爲久遠設施第敵本
因糧朝鮮而朝鮮久遭兵燹公私無儲野谷未蕃故倭亦待
秋而進鑛乃議設水兵於天津登萊以防其海道衝突自寧
城至開城千四百里皆設兵守之據朝鮮形勢之半教其國
兵以渡戰即山以鑄錢因地以開屯亦爲久遠設施未幾鑛
亦去而邢玠代楊鎬爲經理惟敬度不能得之秀吉乃乞朝
鮮僞百計說清正終不得懼得罪將竄降倭玠乃密授南原
守將楊元擒獲之惟敬慢元乃以虛實報行長攻破南原得
柝林要路水陸並闌入全州破守將陳愚衷遁時慶尚太半

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行逼王京玠尚未由山海關朝鮮惟
倚楷經理鎬鎬駐平壤不即進聞二城破始至王京漫無一
籌是時朝議以朝鮮不自奮檄責其王苟獎率三軍死守社
稷當大發兵餉以助討賊如自輕宗廟竄伏草莽求緩須臾
中國豈得代爲兩戍弗持兩端以誤機務朝鮮王具言誠疑
請躬服橐鞬以待指揮是時王京水路要害皆爲賊所得使
其半由陸牽制於南半由水扼入於北則吾兵陷死地而倭
犯旅順犯天津犯登萊無不可直踐中國第倭酋無雄略恐
離海口易進難退故築營壘窖芻糧令麗民納糧免戮愈爲
久遠設施而我得待兵餉之集玠未抵王京倭遊兵先至全
義館距王京止百五十里偏將楊登山牛伯英敗之斬其驍
將策一枝倭氣稍挫玠至親知行長營在釜山清正營在西

生擒與諸將計曰我先攻釜山則倭據險阻我水陸失援必先破清正則可以蹙步兵之方東至東萊機張北至慶州蔚山但必得水軍爲奇兵以牽其四顧而陸兵方可出所患者水軍弱耳乃合計步馬共得四萬餘弁將高麗之軍萬餘以高策爲中軍李如梅爲左軍李芳春爲右軍大將麻貴同經理鎬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而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軍扼全羅使不暇顧又摘三路騎兵千餘人同朝鮮之師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令平壤一帶備行糧十二萬聲言大擧以搖其心分其勢水軍寡使瑣伏候職鳴鼓爲疑兵倭敗遁則夾擊之盟師而發是時丁酉十二月四日也至二十日兵會於慶州知賊巢於蔚山蔚山之南爲島山二山不甚峻而城依山爲固中有一江可通釜山其陸路則由彦陽亦可逼釜山麻貴將專攻蔚山分軍扼彦陽以絶釜山之援李如梅等斬獲四百四十餘遂逼島山營遊擊茅國器又斬獲六百六十餘遂寄匝四圍困之十日倭食盡汲斷至嚙紙飲溺并食以食善礟者而餘聽其餓死礟彈以碎鐵雜藥可一發傷兩人清正固守不下佚我之怠詐以降請鎬信之疏報曰清正乞降臣不之許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老將吳惟忠曰圍城必欲走而可擒也鎬叱之逮十日行長援至然恐我師乘其後止抽精鋭二千遍樹旗幟蔽江而下水兵寡故不足以禦鎬震懼議正月初四撤兵先一日輕騎遁去士皆奔竄清正襲之損失過半以是鎬罷歸二軍俱回屯慶州藥濟以自固乃益召川廣兩浙之師而名將陳璘劉綎張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皆至以萬世德爲經理玠以地理隔越

山川險阻兵不可聚分爲水陸四路以李如梅十中麻貴主東劉綎主西陳璘主水合師十萬各守信地未幾如梅鎭遼以董一元代之世德猶未至玠即于九月二十日進師是時倭據朝鮮七年于茲矣沿海千里分爲三窟清正仍據蔚山行長則據順天義弘則據望津泗川麻貴駐溫井當清正深溝高壘時出游兵以撓之劉綎駐水源當行長行長寨逼于海綎兵不能進乃誘行長出會以擒之毎期則單騎候於道行長漸信之而綎部下降倭洩其謀行長驚遁綎以兵追之不利愈追之遂大獲董一元當義弘躬往宜府募家丁未至裨將茅國器請以身當賊日有斬獲乃作檄諭之以攜其黨黨有離心乃佚一元至大擧倭臨江固守勢若長蛇國器曰觀其形勢以望洋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晉江不可飛渡當以計得之邏騎得一婦自倭營來懷中出一紙署曰此婦將度異域吾憐而贖之天兵弗害也末曰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國器贊畫諸葛緒解曰此郭國安也以語叅謀史世用世用躍然曰郭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効於本朝今在茲可以間矣乃謀調之知義弘尚在泗川主望津營者國安也乃遣書約之於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倭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遂大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是日麻貴亦襲破永春焚其營壘積聚二十一日西破昆陽焚燬殆盡三營既破我兵得駐江南二十八日夜半襲泗川驍將李寧以先入失道陷沒我兵反爲所乘及曉我兵四集倭奔敗遂斬獲數百倭棄城奔新寨乃燒其東陽倉二十九日議取新寨即義弘所居也

國器曰倭雖敗而士尚衆併歸大營其守必力攻之不下而援兵四集往事可鑒也不若先攻固城倭方挫未敢出救固城拔則新寨援絕此長策也一元狃于屢勝撚髯曰疾雷不掩耳寨將不戰而下矣遂進師城幾壞而木柵破藥煙障目倭遂乘之我兵大敗奔潰國器欲死守望津而諸將已不能軍乃還星州是時陳璘率鄧子龍等扼海道倭艇不敢橫行忠清道有九龍島者不可燃尾裨將方日新過其處鎗驚木怪一軍盡沒十月世德至王京乃移檄倭營數秀吉之罪而嘆憫島民無辜八年暴露以感激之是時倭衆久思歸得檄心動值秀吉死其子金哥幼國中滑謀篡奪三將皆欲歸莫敢先發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也乃遣茅國科持世德檄齎金帛以見義弘郭國安從旁贊之義弘諾國安私謂國

科曰國有大故勢當疾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糧盡當歸矣已而清正糧果盡告借義弘義弘不許清正乃先撤蔚山之師義弘行長以次而撤陳璘俟其渡海以水師邀之鄧子龍深入後軍火器悞中其帆檣遂戰沒我兵戰益力倭不善水戰且無鬪志遂大敗復竄於岸者爲陸兵所掩溺死萬餘斬首尚千餘級行長殿後發師猶在道爲劉綎所遮大敗之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平是時戊戌十二月也我師歸朝鮮得再有其國焉至庚子善後始畢大司農計度支自昖出凡四載用餉銀八百餘萬兩軍資不與焉昖卒子琿嗣四十六年奴酋犯順乃勅王整軍協勦經略楊鎬於己未二月十一日誓師而發鎬即故經略朝鮮釜山背道而罷者也起鎬田間識者曰無以謝邊士且不可使朝鮮聞也然事急莫敢

言者鎬以詔旨發其師琿命姜弘立爲都元帥金景瑞副之率士萬三千人銃手居多朝鮮之習火器自東征始也其法以木爲隔竝列如牆開穴置銃銃力頗猛鎬命屬於劉綎綎即征東時大將也時當一面其道出寬奠與朝鮮近故使屬之而[illegible]一琦爲督焉綎之師頗有斬獲朝鮮再裒之餘稍知訓練亦能成軍虜覆他路將杜松假其旗幟以襲綎軍綎一琦皆戰沒朝鮮裨將金應河據山爲營嚴銃以拒虜中銃不退天大風揚塵銃不能發應河據胡牀持大弓射賊力屈而死弘立與景瑞舉軍降次年天子下詔恤朝鮮之死事者命經歷程嵩以二萬金往廷議又請以行人（一本作行人司副）劉時俊往且駐朝鮮以獎勵朝鮮士卒是時朝鮮使臣在京師以[illegible]不東征之役官軍頗暴其民請自奉勅齎賚以往不敢煩

天使且言殘敗之餘未能整旅義州之駐無益事宜本兵黃嘉善遂請令順齎勅賚如所請而時俊駐寬奠寬奠則我境也非勵率外藩之意矣時俊辭遂罷其使是時奴嘗以威脅朝鮮朝鮮懼遂陰與通而陽謝於我邊臣有言其餽鹽米與虜者言路以爲言王琿震恐乃表咨行人失辭請命專使弁白其遷辭綫禍非敢陰餽鹽米疏留中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illegible]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尤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産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若女直邀

則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峯子曰葉少師嘗謂隋唐之際高麗勁矣附與濡沫皇風沮
豆詩書爲冠帶國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
經亦先帝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於今弗替可謂盛
矣而遠夷作於久積弱成形高皇前言微於左卷神聖豫讖曷
可忽哉今之有感也高皇豈特謂其弱哉知其弱則不能守
不能守則強者是附唯強者是附則不可責以忠義望其
圖報矣今李氏宗社失而復存朝廷之德實與天並遹者東
事紛紜陰陽天下不能無望焉夫成桂之於王氏何如
哉奪其國以至於今故洪武末年令遂東絕朝鮮且著之祖
訓蓋朝鮮之再通自永樂元年始也董山之叛亦陰受其爵
此其通女直之始也今禮義修於外觀望存於中我恃其服
彼忽其慢異日隱憂恐有不出高皇豫料者可不戒哉故詳

其疆域于左

疆域

京畿道
楊根郡　豐德郡　水原郡　漢城府
開城府　長湍府　楊州　廣州
潤州　驪州　果州　谷州
坡州
交何縣　三登縣　土山縣
江原道
竹城郡　平海郡　通州郡　寧越郡
松岳郡　旌善郡　高城郡

江陵府　淮陽府　三步府　襄陽府
鐵原府
原州　江州　槐州　滇州
平康縣　安昌縣　烈山縣　麒麟縣
[illegible]泉縣　丹城縣　蹄麟縣　蔚珍縣
瑞和縣　歙谷縣
黄海道
遂安郡　延安郡　平部郡　平山府
瑞興府　承天府　黄州　白州
海州　愛州　仁州
安岳[illegible]　三和縣　龍岡縣　咸從縣
江西[illegible]　州[illegible]

牛峰縣　文化縣　長淵縣
全羅道
靈岩郡　古阜郡　珍島郡　全州府
南原府
羅州　濟州　光州　岳州
萬頃縣　茂長縣　鎮安縣　扶安縣
金溝縣　康津縣　興德縣　黄城縣
樂安縣　昌平縣　濟南縣　會寧縣
大江縣　臨波縣　古阜縣　南洋縣
富順縣　扶寧縣　麻仁縣　渚城縣
海南縣　神云縣　移安縣
慶尚道

蔚山郡　咸陽郡　熊川郡　陜川郡
永川郡　梁山郡　淸道郡
金海府　善山府　寧海府　密陽府
安東府　昌原府　慶州　泗州
尙州　晉州　蔚州
東萊縣　淸河縣　義城縣　義興縣
聞慶縣　巨濟縣　昌寧縣　三加縣
安陰縣　高靈縣　守城縣

忠淸道

淸風郡　溫陽郡　天安郡　林川郡
忠州　稷州　興州　淸州
靖州　禮州　公州　幸州

洪州　永春縣　扶餘縣　保寧縣
報恩縣　石城縣　連山縣　燕岐縣

咸鏡道

端川郡　蜀莫郡　寧遠郡　咸興府
永興府　鏡城府　安邊府　會寧府
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蘇州　合州　燕州　隋州
利城縣

平安道

加山郡　价川郡　郭山郡　云興郡
熙川郡　宜川郡　江東郡　慈山郡
龍川郡　順川郡　傳川郡

平壤府　見仁府　成川府　寧邊府
定遠府　江界府　昌城府　令蘭府
廣利府　安州　靈州　靑州
定州　朔州　昇州　平州
撫州　常州　義州　宿州
銀州　鋼州　渭州　鐵州
買州
孟山縣　德川縣　陽德縣　江東縣
中和縣　泰川縣

今按豐臣秀吉將有事于大明用干戈於朝鮮武備志粗志顛末近世記此事者圖書編皇明實記朝鮮懲毖錄我征伐記小瀨氏記家譜等書也事繁不遑枚舉朝鮮考所謂小西飛者小西飛驒守如安也郎古耶郎當作那那古耶肥前國名護屋也行長小西攝津守行長清正加藤主計頭清正興哥下文作金哥指金吾秀秋也秀秋者秀吉夫人高臺院兄之子秀吉以爲子義弘嶋津兵庫頭義弘茅國科爲義弘因在薩摩秀吉薨後我國送還諸囚萬曆二十八年（當我慶長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明提督總兵官都督李（闕）諭日本國諸酋長朝鮮世奉天朝正朔不失臣節故加其義而列之藩國如遇外寇侵陵必相救援此天朝柔遠字小之仁也往者關白逞兇狡焉啓疆虐劉其人民焚爇其廬舍走其君臣而掠其玉帛與爾國有不共戴天之讎者我聖天子赫然震怒不吝帑金不斷糧糗命將興師驅逐憑陵還其土地

復其宗社此俱往事今無論已顧朝鮮爲爾國破殘
爽未甦元神未復聖天子惓惓軫念屬藩慮其衰弱不
能自振乃專勅經理撫院遴選本鎮提督抜擢將領提
兵十萬分守要地善後朝鮮爲屯牧長久之計且簡書
諄諄惟務蕩平外寇殄絶片帆戰守機宜本鎮專責卽
今爾輩返其原使似有悔心之萌但連年戰爭干戈相
向卽一旦改心易慮誰復信之但今送還人役乃昔年
三提督所遣本鎮繼來朝鮮安得與聞第念爾國不爲
使人不戮俘獲遣將輸誠翻然有恭順之意乃特加爾
優賚發還此後毋得假事差遣窺伺海濱雖一价相通
亦所必儆且朝鮮既奉我命令亦不敢擅自通和自起
昔年招侮之漸爾國雖越在海外亦我天地覆載赤子

也誠能無事侵陵恪守境土我皇上天地存心亦且包
容茹納盡收之覆載中矣豈獨愛字朝鮮而故仇爾國
耶爾其思之如諭奉行自此我與爾終絶年年商船來
互市于　我余親見諭故載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七引用書目

續文章正宗 今按中引綱鑑性理大全

續資治通鑑綱目 今按中引神祇本源

大學衍義補

聽雨紀談

五倫書

不求人

皇明世法錄 今按中引袋中法師記南浦文集等

普陀山志 今按中引道元禪師傳

遵生八牋

事林廣記

唐詩歸

明詩選

唐類函

博物典彙

音韻字海

大明一統賦

儷語編類

弇州稿選

續文章正宗卷之五

後學　浦陽鄭栢　選輯
後學　義烏王㮋　校正

論倭　吳萊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於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効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蕞爾之區獨違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剪其鯨鯢以爲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意者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州紵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粟米

以爲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逃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況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艨艟數千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銛鋒淬鍔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仰觀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靺鞨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

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戍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戍慶元海道者亦不下數百萬每歲水敵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險故也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鷙鷁蒿檣勁弩不暇發齒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弦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者哉昔隋人統兵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又能以攻擊爲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無日

不東而望洋而歎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摧朽拉腐也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州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也何則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爲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敢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人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舸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穢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徽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

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輒比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況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撽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況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輒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爲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得介子班超之所爲慨然嘆息使二子不白奮於絶域未免爲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諭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卿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絶景等島渡大海徑趨太宰府高麗躭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戸喧呶詬號兵燧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

終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躭羅已服恥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含怒甚惟寐忘之嘗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躪勁弩帶利劍飛艫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躭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不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衆獻于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舌人也久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且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若聽使臣是得效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喩之之說也

今按吳萊元處士不仕山居窮經史以著述爲務善論文門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見袁了凡綱鑑無城郭者非也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觸篙櫓勁弩不暇發齒舌相視等語善形容之又曰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能以攻擊爲事此論我國風甚是鴨綠鴨綠江

在三韓觀性理大全黃河長江鴨綠江天下三大河之其一也日本書紀所謂阿利那禮河是耶阿鴨也利綠也二字略音那禮三韓河之俗語見日本紀卽江也再謂河者猶備書梵漢並舉例矣　隋人伐高麗日本書紀曰推古天皇二十六年秋八月癸酉朔高麗遣使貢方物因以言隋煬帝興三十萬衆攻我返之爲我所破故今以俘虜貞公普通二人及鼓吹弩抛石之類十物幷土物駱駝一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三

明　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商輅等續編

庚辰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冬十月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

今按至元十七年當日本弘安三年

初帝屢遣使往諭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
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
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
為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
以往時高麗王睶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睶行省右丞相

周德恭【發明】復者已甚之詞所貴乎天子者以其禁暴誅亂而已
書稱胤征之言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討爾衆士同力
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無非奉天伐暴之師故曰三
代之師若時雨今日本窮荒小夷初無跋扈如有苗又無
怠政如羲和何為窮兵黷武較勝於遠夷乎世祖初平天
下而志存征伐遂使繼世之君襲為故事稱干比戈其禍
可勝言哉故不曰討而曰擊一以見日本無罪一以譏元

之黷武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辛巳 十八年秋七月阿剌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於海島而
還
阿剌罕既卒詔以左丞相阿荅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
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
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
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
未幾得還者財三人

【發明】書卒于軍喜死事也然何以不書其官蒙上文也書
棄其師罪諸將也自去冬書擊日本至今年秋書棄其師
則是玩兵黷武至於經年功既不成暴棄師旅其罪可勝
言乎雖然棄師者諸將之罪而行師者世祖之責王者以

天下為度以四海為家區區小醜烏足與之爭衡哉直書
于冊交罪之也

張時泰【廣義】日本懸居海心藉使得之不過珍玩而已豈有人民
賦稅供給其上者　綱目於大書分注備載元人敗衂而
還者所以志其貪婪之失也

今按至元十八年當日本弘安四年

癸未 二十年三月復命高麗王睶及阿荅海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睶及阿荅海領征東行
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
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
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昂吉兒亦以為言
皆不從

【發明】魏相曰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
地臣愚以為不知此兵何名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
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墻之內也帝自混一以來征日本之師兩見綱目前
既征之無功棄師海島今復發兵征之是亦不可已乎以
萬乘之君較勝負於小醜豈不深可恥哉故書以著其失

今按至元二十年當日本弘安六年

甲申 二十一年二月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有不願
行者共謀殺積翁

今按至元二十一年當日本弘安七年如智補陀寺住
持也普陀山志曰至元十年住持如智建梯待寺云云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斂大爲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峻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東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今按至元二十三年當日本弘安九年

又卷之二十四

己亥成宗皇帝大德三年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發明 往使絶域必得忠義聞望如宋之洪皓富弼諸賢則不辱君命矣今乃因日本奉佛遣僧使之則是失使人之道而虧國體矣豈不深可醜哉直書于册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今按大德三年當日本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先是七年伏見天皇正應六年三月九日官符奉授伊勢風社宮號依異國降伏之賞也自此稱曰風宮見神祇本源七月八日所攘胡兵于伊勢太神宮至是天驕狼心遂于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丘濬　撰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下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云云非昔之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絶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

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絶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遁塞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擒捕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絶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以上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

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聖祖之言乎萬世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爲家訓者也臣故於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垂萬世帝王統馭華夷之則

又卷第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刧誇窮黷之失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盖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怪耳後世屢一帝三王之位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愼勿効尤

今按還者僅三十八十字衍元史曰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乃舉三人名曰于閶曰莫青曰吳萬五也此三人脫歸詳見引元史條

聽雨紀談　　吳郡　都穆　著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眞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眞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耶

五倫書卷之二十一　　明　宣宗章皇帝　御製

君道

善行

命將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行省右丞相阿斯罕云云世祖勅曰始因云云使卿輩爲此云云朕甚憂之云云咨之

今按此事見元史日本傳故畧之

又卷之三十二

臣道

善行
諫諍
元王磐爲宰相世祖欲伐日本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云云非所宜言此在吾國法云云以溫言慰撫之

又卷之四十二
臣道
善行
奉使下

國朝趙秩奉使往日本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處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小國視我而使

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取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弁僧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今按趙秩事見前五倫書錄事詳矣故亦表章之

不求人全編卷之十三諸夷
京南　龍陽子　精輯

日本國



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九百餘里專一沿海寇盜爲生中國呼爲倭寇

今按建武至天文殆二百餘年我國大亂當斯時西海小民入中國或爲盜詳見引闕書等下此圖乃圖其寇形乎

又王氏三才圖會圖日本國人爲僧形此偶見日本僧入明者圖之也惜乎不令中國人觀我縉紳先生而圖之也昔粟田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唐書之所志豈不盛乎此圖可掩袂而過也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六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江南倭防

禦寇之法海戰爲上故先之以海防海防失守而後滋蔓及江故江防次之

海防

蘇松海洋乃倭奴內犯之上游也哨捕于海中勿使近岸是爲上策拒守于海塘海港勿容登泊是爲中策若縱之深入

殘害地方者當坐罪

江防

江防以拱護留都爲重長江下流乃留都之門戸也遏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爲上策截殺于江中關隘營前沙狼山靖江之類使賊不得遡流而西是爲中策若縱之過金焦礬山震驚陵寢罪坐不原

嘉定縣總論

海中諸夷狡猾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云云

今按世法錄第七十六卷凡四十九張第七十七卷凡四十張其間盡載江南倭防事而已然事甚繁故不引之

又卷之七十九奏議

日本志

洪武十五年四月浙江都指揮使言杭州紹興等衛毎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澉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至秋乃還後以舟難出閘乃聚泊於紹興錢清匯然自錢清抵澉浦金山必繇三江海門茯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機不若仍於澉浦金山防禦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於海門寶陀巡禦或止於本衛江次備禦有警則易於追捕若温州衛之舟卒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

永樂十七年六月遼東總兵劉江以捕倭捷聞江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築城堡立烟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内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歩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堝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眞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歩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戮盡絶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

宣德七年巡按廣東御史陳汭奏廣東海洋廣闊海寇屢出爲患往者調遣官軍五千人海船五十艘出海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没無益警備請如福建設立水寨於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八衛海道衝要之處官軍操舟就糧守備毎寨用指揮一員督之仍委都指揮一員總督以備寇且整飭腹裏諸衛軍以備應援上謂尚書許廓曰凡事雖有變通然亦不可不愼官軍巡海已非一日今欲立水寨未知果便與否宜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定議以聞

八年二月登州衛指揮戚珪言祖山東縁海設十衛五十所以備倭寇其馬歩軍專治城池器械水軍專治海運後調赴操備營造軍士已少而都指揮衛青復聚各衛馬歩水軍於登州一處操備遇夏分調以守文登即墨諸處及秋復聚若倭寇登岸守備空虚無以禦敵且倭船肆掠無分冬夏倉卒登岸而官軍聚於一處急難策應請以原設捕倭馬歩水軍各歸衛所如舊守備且習海運遇有警急互相應援則芻糧免於虚費軍民兩便上命山東三司及巡按御史計議以聞

正統初罷浙江水寨海船守備時有吏周頌言浙江沿海地方洪武間設立衛所置造哨船令各守分地有警遞相應援倭賊不敢犯永樂間因内官王鎭奉使日本同奏調諸衛官

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守備後屢有倭賊登岸殺掠皆因城守乏人及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卒難駕使不能赴援宜照洪武時例各依衛所守備改海船作快船於港口哨瞭彼此應援則倭賊畏懾民人莫安矣至是會官議當從其言故罷之

弘治十八年二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上處置海道事宜謂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閒輕生中間爲盜之徒多起於爭利如崇明縣半洋營等沙東漲者盡歸有力之家貧弱賠糧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刼奪習染威風遂至嘯聚臣等欲附近府分委官簡閱如某處先有而今坍某處先無而今漲必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強梗覇占不服處分者官調邊衛軍舍餘發邊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其沿海衛

分本爲備倭備盜而設貼守之處歳以二月往十月還令倭寇不復敢侵而沿海盜賊多發於冬春之月正以乘其不備故也況附近衛所官子弟家人多盜憲與假名公差陰實爲盜其崇明一縣海勢渺茫雖有備禦官軍然每遇盜賊輒相推避請行備倭都指揮王憲會捕盜僉事胡瀛將沿海官軍舍餘通行揀選定立陸戰水戰機宜以時操練及將貼守官軍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春秋兩班行糧照例支給務使倭寇海寇兩不失備仍各限以地界脫有疎失查照革治仍禁衛所官不得縱容子弟家人從賊爲非違者從重問遣本官改調西北邊衛從之南京湖廣道御史厲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絶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貢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實多編戸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嚢歳漳泉濱海居人各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必大至臣初未信既乃果然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之弭盜之本當遵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即舊賊未盡殄滅然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往來自若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浮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絶險徑渡也往來所繇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州入黃花澳則近磐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

則搖尾於紹興入鱉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了港則犯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頭山或遯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絶湖頭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鱉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了港楊威馬蹟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鬬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擊所短則莫若恃海船請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濟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造或即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爲一腙募以

慣習柁工水稍而充以原額水軍於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艇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給比陸軍加優令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遇其衝去擊其惰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失備重究此禦寇之長策也故法不可不厲也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鈎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賞罰耳三責守令夫荷戈戟載甲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邦抗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令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賢者大率過警則嬰城守耳其臨痡村鎮委之無可柰何夫城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率

然無備猶可誘也腹裏巖都江南奧壤屬非可長驅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寇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國家建郡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當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土爲殿最仍勅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愼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民兵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妻子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筭不百勝不敢輕動今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兵法曰夜戰聲

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而來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識而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無敢卻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虞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備芻料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饗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讙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去雖頗牧操刃賁育執戈

莫能濟矣夫賊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羣聚爲姦利在貪得耳所以制禦之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深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汲民鹽徒打生手及材壯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于私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各有司遍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併力拒守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授文職審其力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

選堅授閫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起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刼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刼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激衆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illegible][illegible]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巡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兵部覆上議悉是詔允行之

三十九年正月浙直視師通政唐順之條上海防善後事宜

一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

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尤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暫海道暫駐舟山副總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失論罪一固海岸謂賊至既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爲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諉事以致深入今宜爲約沿海力斬損兵析將則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免則坐沿海縱賊之罪又或均爲沿海地方賊繇寧紹登岸寧紹幸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繇溫台登岸溫台幸免殘破而殘破寧紹往歲但坐遞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賊所從入者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衝鋒禦賊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賞一閩海外沿海逋逃之徒爲賊嚮導者甚衆宜嚴行守臣多方招徠以消禍本一定軍制調募客兵坐糜糧餉今宜急練土著必不得已而名募且先取土著如處兵沙兵之類以充其邊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後用之至總督軍門歲調麻兵亦有定額如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俟土兵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戰卻走又有遇海風而頭目掉眩聞潮聲而耳聾心惕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難矣宜責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間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則軍氣自振一復舊制國初海島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即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皆墾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

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

今按右日本志議備倭事當想時勢故載之

日本攷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強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至號

性狙詐狠貪。日以䢜城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八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景攝津五州。其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其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談路阿波讃耆伊豫土佐六州。其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豊前豊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其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其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驒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其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其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穩岐八州。其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新羅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陜西四川各等居住。著爲訓。絶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期十年一貢。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發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藝興發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又値初立幼沖。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宋設謙道。細川高國遣僧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謗。宋設謙道等讎殺宋素卿。僧從逞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倭益肆猖獗。閩廣浙直遍受其禍。迄今未寧。

今按。強原宮當作橿原宮。卑彌呼事見後漢書。在上卷。咸淳當作咸亨。據隋書則日本中有秦王國。見上卷。毛八國當作毛人國。和景當作和泉。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其統一百一十六郡。六十四州當作十五州。一百一十六郡當作一百二十九郡。伊紀當作紀伊。談路當作淡路。四十八郡當作五十郡。九十三郡當作八十五郡。三十郡當作三十一郡。山東道當作東山道。通江當作近江。驒字上脫飛字。濃野當作上野。一百三十二郡當作一百十三郡。六十九郡當作七十郡。丹彼當作丹後。徂馬當作但馬。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一伎島。壹岐也。壹岐對馬謂之二嶋。多褹嶋天長以前不攝國郡。有能滿益救二郡。如二嶋。自天長隷大隅國。類聚三代格卷第五載。天長元年九月三日太政官謹奏。停多祢嶋隷大隅國事。右參議大宰大貳從四位下小野朝臣岑守等解偁。謹檢案內。太政官去二月十一日符偁。件嶋南居海中。人兵乏弱。在於國家。良非扞城。又嶋司一年給物准稻三萬六千餘束。其嶋貢調鹿皮一百餘領。更無別物。可謂有名無實。多損少益。右大臣宜奉勅。宜㪷利害言上者。處漠淼淼。無國無敵。有損無益。一如符旨。須停嶋隷大隅國。詳其課口。不足一鄕。量其土地。有餘一郡。能滿合於馭謨。益救合於熊毛。四郡爲二。於事得宜者云云。僧祖御製文集所謂如瑤藏主者。與大內藝興。藝字當作義。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
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
月西南二月行並無城郭聯木柵居之風上與新羅百濟類
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衞絕海入鮑蘆河以入新羅歷太鎭七
眞現[illegible]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木
陸之[illegible]直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折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
於東[illegible]物豐阜金銀羨積好闔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
絹川廣藥材銅鍋鼎銚又性慕鬼神每招約朝鮮背以六月
閒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藏邊海
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寬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
惇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
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

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
東北番衞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衞互相表裏爲遼東薊門
之警陸路遠未可遍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穢貊沃沮福
餘可以規制朶顏復大寧以爲京師陵寢磐石之固未可視
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遏吳之軍
已先爲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
而疾於步闘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瘦其東西南方舟師
直搗福餘所謂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
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
早圖耶

今按右世法錄以日本與倭人別立條者非也

又卷之八十

琉球國居海島中直福建泉州之東自長樂梅花所開洋風
利可七晝夜至距福寧溫台亦頗近云云或云於古爲流虬
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云　云嘉靖
二年福州府盤獲琉球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往暹羅置貢儀
抵漳州外洋遭風會倭使宋素卿等於寧紹讐殺上恐墮奸
計命併發浙江査勘三年琉球貢使金良等言本國先遣正
議大夫鄭繩等貢方物渡海風漂未至先進表歸國上報聞
許之以倭使宗設等逋誅鄭繩還令齎敕轉諭日本捕治云
云三十四年尚清卒明年倭寇浙直敗還入琉球境世子尚
元發兵邀擊殲焉得所掠金坤等六人遣廷會修貢賫送因
言貢使須乘夏令南風迅始得歸請如三十四年例聽於福
建海口自行修買歸舟上嘉其忠許之賜敕獎諭厚賚金幣

三十七年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持節冊封尚元爲
王越再歲還福州其國遣廷會謝以倭警請如正德中封占
城例詔冊回國禮部以非故事且無世子印文不許四十一
年始竣封明年遣陪臣鄭憲等入貢因送歸中國漂流人口
且請歸本國流移上頒撒瀕海諸路萬曆元年尚元卒四年
世子尚永嗣及永卒三十一年封尚寧嗣王如令甲三十七
年薩摩州倭侵琉球虜其王四十年遣使復修貢報中山王
業及國海道參政石崑玉等驗貢物雜倭產請阻回俟勢定
上從部議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四十四年五月中
山王尚寧遣通事蔡廛報倭造戰艦五百餘脅取雞籠山恐
爲患雞籠淡水洋一名東番云東去三百里爲葉壁山又東
即日本恒與貿易假貸近國哪覇首里並有馬市販翻爲率從

倭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鵝眼綖環國初使來言其俗不貴紈綺貴磁器鐵釜賜予及市馬多用之鹽船魚艇制稍異酷信鬼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其魁號女君近王宮有寺藏經千卷宅籍無五經有四書以杜律虞註爲經土田磽确樹藝鹵莽野多鹿及馬牛羊豕山多蛇無虎樹之佳者鳳尾蕉貢有蘇木胡椒黃熟降檀諸香並非所產產饒流黃海貝識會令童歌夷曲舞以侑觴酒以水漬米越宿婦人嚼以取汁曰米奇間來肖暹羅滿剌易令人醉武宗嘗賜玉杯每出爲壽學書及武以倭爲師甲用皮革矢可至二百步節以金鼓衆驍耐饑寒勞苦好爭狠鬭度不免即引刀自斃於海上稱勍國然不當倭十之一國別號大琉球西南則暹邏東北則日本從長樂广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即所謂小琉球也

今按琉球去日本薩摩國三百餘里撿我國記文德天皇仁壽三年秋唐商欽良暉發船智證大師共之泛海入唐求法時北風俄起漂流流求國遥見數十人持戈立濵欽良暉悲泣謂智證曰我等當爲流求所噬爲之如何益言不幸爲島夷見枉害也智證持咒須臾東南風來翼日著福州近衞帝時源爲朝渡流求驅魑魅安百姓自此島民欽我風國中爲朝遺迹甚多沙門袋中詳記之琉球漸爲嶋津氏附庸之國時亦不從命後花園帝寶德三年七月琉球人來獻鵝眼一千貫將軍源義政進之于禁中先是琉球人數來于兵庫浦交易及後陽成帝天文十七年五月廿七日琉球國王上關白殿下書曰承聞日本六十餘州拜望下塵歸服幕下加之及高麗南蠻偃威風天下太平爰旁撫四夷吾遠島淺陋小國雖非及一禮嶋津義久公使大慈寺西院和尚有命故差天龍桃菴和尚明朝滄物齎國土宜輕薄之進物録于別楮爲遂一禮也恐惶不宣關白吞書在下卷慶長年中嶋津家久遣二使於琉球責其不貢琉球臣三司官邪那無禮不以爲宗國於是家久建言于
關東遣數千兵以討之琉球大敗國都那覇陷遂捕尚寧王以歸時慶長十四年當明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也尚寧王在薩摩三年而後得還自是琉球感戴納款通和

又按琉球之名始見於隋書其義亦詳於世法録已列于上南浦文集曰源爲朝以累代將種掛千鈞強弩其威偃塞垣草木遠航於海征伐島嶼於斯時也舟隨潮流求一土島於海中而征伐旣頻平其嶋故名流求中改流求二字共从玉爲琉球黃耇之言如此未知是否見林謂爲朝之武義震殊域者實也自隋至爲朝五百五十餘年流求之名自隋有之則其名非始於爲朝矣袋中曰球球國王宮榜以龍宮城觀此則琉球者龍宮之義也音通此國在東南水府之內極深之庭也推爲龍宮亦可也世法録流虬之說相近矣

普陀山志卷二

郡人吏部侍郎周應賓　纂輯
尚寶司丞沈泰鴻　校正
邑人刑部主事邵輔忠　同校

文安御用監太監張隨　梓行

山水

蓮花洋即山西海也倭奴入貢見觀音靈異欲載還國滿海生鐵蓮花舟不能行倭懼而還之洋之得名以此

今按下文曰慧諤得觀音相於五臺山將迎歸本國舟觸新螺礁蓮華當洋舟礙不前觀此則蓮華洋之名始于萼矣此曰倭奴入貢見觀音靈異欲載還國滿海生鐵蓮花舟不能行前後所記本皆此一時事而所記有異同耳據此言之則萼於五臺山得觀音像欲歸朝舟過會稽海有鐵蓮花之異故萼與像止于其上一山自此以海名蓮花洋山號補陀山也又佛祖統記曰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無鐵蓮花事

建置

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諤得觀音相於五臺山將迎歸本國舟觸新螺礁蓮花當洋舟礙不前諤禱曰使我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何所建立精藍有頃舟向潮音洞泊焉有居民張氏目覩斯異遂捨所居築室奉之號爲不肯去觀音院

今按惠萼直唐大中間入唐佛祖統記說得之見上普陀山志前後皆謂梁時者謬也又萼作諤或鍔者非也

國朝嘉靖六年河南輝府施琉璃瓦三萬磚一萬修飭三十二年東倭入犯總督胡宗憲遷其殿宇于定海縣東城外之招寶山迎大士像供焉餘舍盡焚

今按嘉靖三十二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二十二年

梁日本僧慧鍔從五臺山得菩薩像將還國舟抵礁石不[illegible]動望潮音洞默叩遂得達岸乃以像舍于洞側張氏爲築[illegible]奉之屢睹神異郡聞之迎其像入城爲民祈福未幾有僧至補陀復求嘉木肩戶刻像踰月像成而僧不知所在後像偶亡一指忽波間浮花至視之迺所亡像指也

今按萼非舍像乃與像止于洞側終不歸日本也

釋子

梁惠鍔日本僧首創觀音院

萬曆己丑夏五月既望鎮守總兵官雲間侯繼高記茲歲仲春余督哨海洋舟過補陀肅謁大士禱曰我佛靈赫尚克相余俾我師貞吉少效尺寸以上報天子未幾倭奴竊發窺我邊界皇威丕震我是以有花腦浪岡之捷謂非大士默相之功可乎

今按萬曆己丑當日本天正十七年

卷四

事略

元吳萊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淮泗南至慶元城三佰五里泰定元年六月自慶元桃花渡乘舟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樫如筋輙刈以爇鹽戶東值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求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勝弩射夷人洞船猶入地又別作大筒貫鐵鏁江水夷船猝不得入前至洨口值石嶔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爲蛟門洨東[illegible]或大如五斗石甕躍入空中卻墮下碎爲零雨或遠如雪山

氷岸扱風力作聲勢崩摧舟蕩蕩與之上下一僧云此特蛺
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拗空觸岸杳不辨舟楫羽帆
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鬪舟不能退入一擡礁石且靡
解亦可支耕又南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礁石舟夜釘鐵或近
山則膠舟不動昌國境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
蘆葦間或散在沙嶼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捕魚蠏
蚶木每潮至望衆步瀕涎蔡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邦東從
舟山出沸蛼跨入外洋望岑山出白艾地多蛇泉到梅
岑山梅子真蹟處梵書稱補陀洛伽山也華言小白華山
自山東行西折為潮音洞洞瞰海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
篩而兩岐亂石如鐵走積伏蟠結怒潮發擊晝夜作魚龍嘯
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洞亦嵁嵒踈流滲滴懸纓不斷前入
海數百步有礁上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
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窺之寬引潔白非水非土遠不
辯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磐陀石山巉嵯益高疊石如脛東望
窅窅想像高麗日本如在雲霧蒼茫中日初出大如米篩薄
雲掩蔽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徧黎衣或見或滅南望桃花
馬秦諸山嵌空刻露屹立巨浸如山疊太湖靈璧不著寸土
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住舟于此土
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梁山四圍峙
立旋繞小嶼屹如千丈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仙為隣
中時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
隱此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辯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
有芒手撥則崩眉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沙

龍蒼白角爪鱗鬣皆具蜿蜒踊宜亘三十里舟經其下西嶼
則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朐山秀山蘭山魚鹽者所
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
而之越棄玉几案于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公赤刀
厭虎不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為貢島與後乃屬越曰
甬句東越王勾踐欲徙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之
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時來採入或云王山
在山底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海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樂
登名山為七海中大島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
八月自昌國回始錄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玩
宗少文臥遊不是過矣

今按梵僧崒山自我朝惠萼始稱觀音堅坐之地有補陀
洛伽號此記錄山海絕景如見畫圖故全載之此山擬佛
說補陀洛伽山亦猶我朝熊野那智近江石山之類然萊
據佛祖統記以為梵書所稱補陀洛伽山者非也招寶山
名義舉二說皆通肯見道元禪師傳寶慶三年冬元歸自
宋發舶天寒雪霏霏忽有神人現舩曰我龍天也在支那
名招寶七郎大權修理菩薩隨師護正法蓋此山神也禪
刹造其像供養三山大洋多礁石舟夜釘鐵或近山則膠
掣不動肯齋古老入唐者云我國人帶刀過多慈石地不
見吸者以朴樹造鞘故也朴能制慈石又我朝自古造表
函以朴蓋古唐日本通書時制乎

遵生八牋卷之八

古杭　高濂深甫氏編次

袖爐焚香者其爐當製有盖透香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式
薰爐似便清齋焚香炙手薫衣作烹茶對客常談之具今有
新鑄紫銅有罩蓋方圓爐式甚佳以之爲袖爐雅稱清賞
又卷之十六
文具匣　倭式用鉛鈴口者甚佳
事林廣記續集卷之三　西穎　陳元靚　編輯
倭韓栗生倭韓國中大如雞子
唐詩歸第九卷
景陵　鍾惺伯敬父　譚元春友夏父　選定
古吳　劉敷典生父　重訂

王維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譚云淹韻詩難得如此渾成常宜誦之以接喉間清氣○鍾云亦復渾幻
積水不可極云云音信若爲通
今按此詩見前
又第二十四卷
沈頌
送金文學還日東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鍾云因字嫩而妙漫漫云云月隱蒼不照
皇恩措爾躬鍾云措字老其幻其別尋一字皆他不得譚云皇恩措爾躬五字絕是先秦以上
今按此詩見文苑英華在上卷英華照作憮可也
明詩選卷上　李卓吾　輯

五言律詩
海屋爲齊古鼎賦　董良史
海上高僧屋數椽珊瑚碧樹繞階前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
風帆日本船龍女獻珠來供佛鮫人分席與參禪百季劫數
如彈指眼見桑田幾變遷
唐類函卷一百十六
明　東吳　俞安期　彙纂
明　山陰　何光遠　校訂
邊塞部一東夷
倭杜氏通典
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光武中
元二年倭奴國奉朝貢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土地王師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平公孫氏也
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
綬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日多利思比孤其
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
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
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渡
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
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以東
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
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
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唐貞

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爲稱　武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容止溫雅朝庭異之拜爲司膳員外郎 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今按此命安期略記杜氏通典者也詳見上卷雖如涉泛而使幼學之士知唐類函亦引之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　纂

四夷

日本

東夷曰日本高麗女直日本故倭奴國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冠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名始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國初遣使宣諭遂乞降洪武五年復令二僧往說法導之歸化後因胡惟庸通倭謀逆故太祖內禁絕其貢蓋四海諸番惟此一國居海中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若不滿所欲燔爇城郭抄掠民居聖祖故深絕之今東南沿海州縣歷遣將出海巡倭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爲日本國王十七年倭犯遼東都督劉江設伏破之擒斬二千餘人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少倭警宣弘後隨

貢隨掠嘉靖間佚商汪直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尚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胡宗憲繼之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至萬曆十四年平秀吉始篡位 秀吉關白平信長養子　于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十七年兼六十六州十八年集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攻破朝鮮將入犯中國時石司馬星惑聽沈惟敬封貢之議致損國威倭衆猖獗六七年自二十五年邢經略玠出關至二十八年而後得息

音韻字海卷之首

長州　周　鍾　介生父
新安　陳明廷　家修父
長洲　周光祚　承明父輯次

附録夷語音釋

天文門

天 回尼　日 飛陸　月 都急　風 嗑齊　雲 姑木　雷 那眉
雨 嗑乜　雪 由旗　星 波世　霜 失母　霓 科亢　霧 氣力
露 禿有　雹 波得那　霞 鴉嗑尼　起風 嗑齊福禄沽　天陰 句泥奴枯木尼　天晴 句泥奴汰上的
下雨 嗑乜福禄　下雪 由旗福禄　明日 阿者　昨日 乞奴　風雹 嗑濟科立

地理門

地 只尼　土 足只　江 密乃度　河 嗑哇　海 吾乜　山 牙馬奴
水 民足　冰 谷亦甲　路 密集　石 依石　井 依嗑喇　牆 拿別
城 遠　泥 乜禄　沙 是那　灰 活谷力　橋 扒只　磚 牙及亦石
瓦 嗑哇喇　岸 倭嗑　遠 乞加撒　近 即加撒　長 拿嗑失　短 密失拿失
前 烏乜　後 吾失禄　左 分達里　右 民急里　上 吾乜　下 世莫

東 加失　西 尼失　南 米南米　北 乞大

時令門

春 法　夏 拿都　秋 阿及　冬 由福
寒 碑角祿撒　暑 奴祿撒　陰 姑木尼　陽 法立的　冷 碑牙撒　熱 嗑子撒
旱 速多　晚 約姑里的　晝 皮祿　夜 由祿
時 吐急　氣 亦急　年 多失　節 失谷尼師
正月 燒哇的　二月 寧哇的　三月 撒哇的　四月 外哇的　五月 惡哇的　六月 祿谷哇的
七月 式的哇的　八月 法只哇的　九月 谷哇的　十月 果哇的　十一月 失木都亥　十二月 失哇思

花木門

茶 札　花 法拿　米 谷米　樹 拿急　果 吾乜　松 馬足
栢 馬足拿急　竹 達急　筍 達急　棗 那都乜　草 谷撒　瓜 吾利
菜 菜　梅 吾乜　葉 尼　香 槁　蓮花 花孫法拿　龍眼 龍暗
荔枝 利是　甘蔗 倉急　胡椒 窩受　蘇木 司哇

鳥獸門

龍 達都　虎 它喇　鹿 加目　馬 吾馬　獅 失失　牛 吾失
兔 吾撒急　熊 谷馬　象 嗑　鷄 土地　鵝 喈哪　猪 哇
驢 仝　騾 仝　狗 亦奴　皮 嗑哇　鼠 聶　鷹 打谷路
魚 游　羊 匹乢喳　蛇 密窗　猴 撒祿　龜 嗑乜　雀 由門都里
鳳凰 呼窩　麒麟 麒麟　孔雀 枯雀枯　獬豸 害宅　仙鶴 司祿　象牙 嗑其
玳瑁 嗑乜那各　牛角 吾失祖奴　喜鵲 孔加查思　鶴頂 宅立奴谷只

宮室門

門 都　牕 牙　房 亦桒　樓 搭嗑牙　丹墀 窩集
御橋 扒只　皇城 窩宿孤　館驛 館牙　瓦房 嗑喇亦桒牙　御路 窩集

器用門

匳 嗑塢吐　巾 幼羅衣　刀 嗑塔拿　箭 牙　弓 由乜　弦 子奴
鎗 牙立　卓 代　盤 扒只一名搥　盆 大剌　牀
船 吾尼　棹 花肆　舵 看息　櫓 羅　篷 賀　筯 麥大
帶 文帶　畫 葉　書 佉詩　筆 念陡　字 開啼　墨 司默
紙 堪批　硯 孫司利　鎖 掃息　碗 麻佉里　屏風 瓢布　香爐 槁爐
花瓶 拋拿　香盒 福法谷　倭扇 狂其　箱子 凱　棊子 箴其　玉帶 衣食乞各必
酒鍾 撒嗑子急　茶鍾 茶麻加明　金鍾 孔加尼麻加里

人物門

皇帝 倭的每　王妃 倭男札喇　國王 倭王嗑吶尸　王子 倭奴爵鈕入詩　朝廷 倭木奴　大夫 大福
長史 文的　使者 使臣　通事 通資　正使 申沭　副使 付司　唐人 大刀郎必周
師父 生孩　和尚 窩子　父親 一更加烏牙　母親 倭男姑吾牙　兒 先犯　弟 屋都
妻 同之　子 枯哇　女 烏男姑　琉球人 倭急拿必周　日本人 亞馬吐必周
大明帝王 大苗倭都每　琉球國王 倭急谷拿敫那　朝貢使臣 倭得那使者

人事門

跪 匹舍鑾脊之　說 嗑谷里　拜 排失之　興 屋起里　走 追姑一其　行 亞立其
去 亦急　來 吃之　你 吾喇　我 瓦奴　有 阿力　無 妳
叉 哇祿撒　買 科的　賣 屋的　睡 眠不里　請來 子盖失之　見朝 大立葉亦急
入朝 大立葉窩達　鞠躬 曲尸麻平的　低頭 嗑蘭自之　立住 答止歪立　叩頭 嗑藍自之　謝恩 温卜姑里
平身 皮漫思吾　慶賀 窩由烏牙　表章 虎烏　賞賜 吾加鈦奴　起來 揭知　進貢 嗑得那
進表 嘌那兩桀的　報名 包名　辭朝 畏之謾歸　回去 闊郁一其　早起 速都蜜的　下程 司肖曰尸
筵宴 札卡失　勅書 倭府腳都司墨　拿來 嗑子窩的枯　好看 五達撒　不好 味祿撒　放下 由六尸
作揖 利十之　方物 木那哇　給賞 烏牙没谷古里　多少 亦加撒　言語 麻奴嗑谷里　曉得 識達哇
聖旨 由奴奴失　不曉得 失藍　且慢走 慢的　上緊走 排姑亦急
上御路 惡牙窩即的里　再叩頭 麻達嗑嗑子其　御前謝恩 惡牙窩温卜姑里

衣服門

段馬安里　紗撒　羅羅　紬柔　絲西花　絹

布木　韈木多　鞋末低　帽沒東　帶爲那　衫遮那

裙爲子　褌下乎　綿布奴奴木綿　夏布拿都木綿　紵布達急木綿　葛布嗑布

絲洨撒拿富受里　㕎機盖乞　官絹西見　倭絹沼見　紗帽官末　網巾君生

貝空爲　衣服乙衣

飲食門

酒其　茶札　飯汪班尼　菜菜　菓剣納里　粉由諾沽

麪其諾沽　肉失失　魚涸　酒飯撒其汪班泥　喫茶札安急弟　喫飯汪班尼寄急弟

喫肉失失安急弟

身體門

頭盛子　耳米米　眉由　目乜　口窟之　牙呰其

鼻　手剣　脚匹看　心起模　身度　髮嗑十藍其

鬚其　齒扒　鬍子胡品其

珍寶門

金孔加尼　銀南者　銅押里嗑尼　鐵窟碌嗑尼　錫石碌嗑尼　錢碁尼

鈔支尼　玉依石　珠捷馬　石一賓　珍珠捷馬　瑪瑙音馬那達馬

珊瑚牙馬那達馬　水晶血子捷馬　玉石捷馬　琥珀拔末　犀角胡象　硫黃收末

數目門

一的子　二答子　三眂子　四由子　五一子孜　六祢子

七拿拗子　八鴉子　九酷古碌子　十吐　一錢一止買每　二錢尼買每

三錢山買每　四錢申買每　五錢五買每　六錢六谷買每　七錢式止買每　八錢法止買每

九錢枯買每　一兩兢買每　十兩撒姑每　一百兩撒牙姑每　一萬個麻就吐失　千歲

萬歲麻由吐失

通用門

肴密只　閑漫蔚押里　笑瓦喇的　啼那其　叫院的　痛

痣謀沙　實話馬訟沽夷　說謊麻奴嗑達里　求討笔里　知道識之　不敢撒瑒

東西加尼尼失　不見述闌　不閑漫局柰　說慌由沽褧旮　快活招其　辛苦南及之

不知道大藍子　明早起身附有述尚拖枚榻支

附夷字音釋

以字　路字　羅字　呂字　布字　比字

呂字　知字　利字　奴字　而字　倭字

唯字　加字　有字　他字　呂字　延字

子字　尼字　那字　剌字　武字　烏字

倚字　怒字　窩字　末字　古字　牙字

去字　不字　孤字　依字　的字　惡字

泌字　其字　又字　求字　美字　官字

派字　庇字　毋字　世字　是字　敵字

凡夷國上下文移往來書札只寫此數字凡有音韻晧相類者即通用也予因昔年遊閩得遇琉球納款通事以此字予故筆之於書以助觀覽諸同志者幸勿目以爲迂云

喜聞劉孔當謹識

今按字海夷語音釋日本語也與鶴林玉露日本寄語登壇必究武備志有異同而相表裏又夷字音釋與書史會要頗同劉孔當之所識會要無之故莫之くやま次例置东京字傳教加之或云慈覺加之

大明一統賦卷之上

吳　莫且氏　著

日本國即古之倭奴。其地周回數千里，西北至海，東北限以大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代不易。文武皆世官。有五圻七道，附庸國凡百餘。其俗黥面文身，披髮跣足，婦女不淫不妬，飲食籩豆，初喪却酒肉。計其道里，在會稽之正東。洪武四年朝貢，至今不絕。

儼齋編類卷之七　　中直大夫弘文館典翰趙仁奎景文　編

送日本僧歸　　韋莊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此去與師誰共別，一船明月一帆風。

弇州稿選卷之五　　弇州山人王世貞

日本國出松皮紙

今按，日本國中諸國多生名紙，如延喜式美濃國紙、源氏物語陸奥國紙、美麗紙、屋紙之類，不可勝數。松皮紙即繭紙，今檀紙也。有大高檀紙、小高檀紙。其[illegible]砑似松皮，故號松皮紙。宜參攷上卷引新唐書今按。

異稱日本傳下之一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今按中引元元集 異國號加羅事在此卷

辛未

異稱日本傳卷下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東國通鑑卷之一

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崇政大夫達城君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臣徐居正等撰修

三國紀

新羅　高句麗　百濟

新羅始祖赫居世八年漢甘露四年倭來寇邊聞王有神德乃還

今按漢甘露四年當我崇神天皇四十八年崇神天皇無征新羅事雖然日本書紀曰崇神天皇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鷄林之西南垂仁天皇二年任那人蘇

那曷叱智請之欲歸于國蓋先皇指崇神天皇之世來朝未還歟故敦賞蘇那曷叱智仍賚赤絹一百疋賜任那王然新羅人遮之於道而奪焉其二國之怨始起於是時也觀此則崇神天皇雖不征新羅新羅得罪于我朝起於此際矣終至神功皇后得征之蓋爲任那征之也

三韓沿革昔上世我素盞烏尊與其子五十猛神入於斯羅國而不欲居之堯之時檀君周武王時箕子主之國號朝鮮久之大亂分崩至七十八所謂三韓者其強者也並列疆界弱吐強呑戰爭不息當斯時任那來貢我厚賜還之新羅遮道奪之自招仇餉之禍我數代先王不征之神功皇后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羣庶愛育萬民奉天神地祇命一戎衣問新羅罪已而亦哀新羅所窮全將戮之

辛丑

首授要害之地高麗百濟觀感叩頭永称西藩不絶朝貢諸韓恐後之無不臣服於是韓地置日本府任宰以治之新羅當親戴我與天地不變而時逆天背盟遊我恩義數侵任那至欽明天皇二十三年新羅遂滅任那自神功皇后以來五百九十三年任那之存如此永久也此非神功皇后之大神餘烈乎其後新羅滅百濟新羅亦降于高麗三韓失鼎峙之勢而高麗至宋不忘故舊朝聘無絶

漢鴻嘉元年新羅始祖三年八年高句麗始祖十八年東明王春二月新羅遣瓠公聘於馬韓馬韓王讓曰辰卞二韓爲我屬國比年不輸職貢事大之禮其若是乎對曰我國自二聖肇興人事修天時和倉庾充實人民敬讓辰韓卞韓樂浪倭人無不畏懷而吾王謙虛遣下臣修聘可謂過於禮矣而大王反怒刼之以兵何耶馬韓王

憤怒欲殺之左右諫止乃聽還先是中國之人苦秦亂東來馬韓者頗多與辰韓雜居至是寖盛故馬韓忌之瓠公本倭人初以瓠渡海而來故號焉

今按鴻嘉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十年瓠公事無所見蓋瓠公以瓠渡海者非也日本新羅之間大洋遙隔風濤蹴天豈一瓠之所枕乎乃傳會神功皇后征伐故事也舉征伐故事如左

古事記中卷曰底筒男中筒男上筒男三神住吉大神也敎息長帶比賣命日本紀作氣長足姬尊神功皇后也曰欲求新羅國則奉幣帛於天神地祇及山神河海之神我魂坐于船上而眞木灰納瓠亦多作箸及比羅傳散浮大海以可度故如神教整軍雙船度幸時海原魚不問大小悉負御船而渡爾乃順

風大起御船從浪從御船之波瀾盪揚新羅國既到國中
於是新羅國王畏奏曰自今以後隨天皇命爲御馬飼每
年雙船不乾船腹不乾柂檝共與天地無退奉仕乃以御
杖衝立新羅王之門以住吉大神荒魂爲國守神祭而後
還幸

戊辰
漢王莽初始元年新羅南解王五年高勾麗瑠璃王二十七年百濟始祖（温祚王）二十六年春正月新羅王以
長女妻昔脫解脫解本多婆那國人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

甲戌
天鳳元年新羅南解王十一年高勾麗瑠璃王三十三年百濟始祖三十二年倭侵新羅邊郡新羅
發六部勁兵千人以禦之樂浪乘虛攻金城急夜有流星墜
於賊營賊懼而退屯閼川上造石堆二十而去六部兵追者
至閼川見石堆知賊衆乃止

今按天鳳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四十三年

卷之二

癸酉
漢永平十六年新羅脫解王（三世）十七年高勾麗太祖王二十一年百濟婁多王四十六年夏五月倭侵新
羅木出島王遣角干羽烏禦之不克死之

今按永平十六年當日本景行天皇三年

丁酉
漢永壽三年新羅阿達羅王四年高勾麗次大王十二年百濟蓋婁王三十年新羅置迎日縣初東
海濱有人夫曰迎烏妻曰細烏一日迎烏採藻海濱忽漂至
日本國小島爲王細烏尋其夫又漂至其國立爲妃時以迎
烏細烏爲日月之精至是置縣焉

今按迎烏細烏事證之我國史殆有近之事曰意富伽羅
國王之子都怒我阿羅斯等得神石化爲美麗童女後童
女向東方去阿羅斯等乃尋追求浮海入日本國仕崇神
天皇所求童女者爲比賣語曾社神此事詳古事記童女

生日大倚不可以夏蟲論也又垂仁天皇三年新羅王子
天日槍來歸蓋亦日精耶可觀其名以知之死爲但馬國
出石大社廟食於千古誠非凡人也愚亦謂我朝人呼外
國称曰伽羅者蓋外國人始來者都怒我阿羅斯等也乃
意富伽羅國王之子也爾來以外國總称伽羅不獨称中
國也意富伽羅國東國通鑑作大駕洛國始祖名金首露
後新羅滅其國號金官郡

卷之三

魏青龍元年新羅助賁王四年高勾麗東川王七年百濟仇首王二十年夏五月倭寇新羅東邊
伊飡于老戰于沙道乘風縱火焚戰艦賊赴水死盡

今按魏青龍元年當日本神功皇后三十三年此年無與
新羅戰事先是神功皇后元年征新羅即後漢獻帝建安
六年也皇后擧兵三韓臣服神武靈異非人力之所及也
沛然誰能禦之過化存神凜凜于千古不可不敬矣據國
史記大槩如左日本紀仲哀天皇紀曰八年正月己亥到
儺縣因以居橿日宮九月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
神託皇后而誨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之空國也
豈足擧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
國眼炎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
祭吾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爲服其祭之以
天皇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
爲幣也天皇聞神言有疑之情時神亦託皇后曰汝王如
不信則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天
皇猶不信強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九年春二月丁未天皇

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
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爲知所祟之神欲求
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
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爲神主則命
武內宿禰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爲審神者因以千
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天皇者誰神也願欲知
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
之拆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
媛命亦問之除是神復有神乎答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
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
代於虛事代玉籤入彥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
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
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居而水葉稚之出居
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
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
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荷持
田村有羽白熊鷲者其爲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
是以不從皇命每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橿
日宮遷于松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
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即舉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
謂左右曰取得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
至山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之兄夏羽
興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甲辰北到火
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

爲鉤取粒爲餌抽取裳縷爲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
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以舉竿乃獲
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希見此云梅豆邏志故時人號其處曰
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
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鉤以不能獲魚
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
田而佃之時引儺河水欲潤神田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
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內宿禰捧劒鏡令禱祈神祇而
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
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
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令頭滌海水
若有驗者髮自分爲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
分髮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
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
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
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
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則群臣共有功事不就則吾獨
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
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己卯令
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
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是使吾瓮海人烏摩
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
名草而令視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橫絙蓋有國乎
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

無節旌旗錯亂則七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奸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爲先鋒而導師船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插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撝荒魂爲軍先鋒請和魂爲王船鎭冬十月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擧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櫨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慄慄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于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爲飼部其不乾船柂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阿利那禮河之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爲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辛亥生譽田天皇(應神天皇也)於筑紫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瀰也云云　皇后御名氣長足姬尊稚日本根子彥太日日天皇(開化天皇也)之曾孫氣長宿祢王之女也母曰葛城高顙媛足仲彥天皇(仲哀天皇也)二年立爲皇后幼而聰明叡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治天下六十九年夏四月丁丑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歲冬十月壬申葬狹城盾列陵後奉謚神功皇后

魏正始九年(新羅沾解王二年高勾麗東川王二十二年中川王元年百濟古尒王十五年)　夏四月倭人[illegible]新濟殺于老初倭使葛耶古聘新羅王使于老擯之于老戲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主聞之遣將軍于道朱君來侵王出居于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致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人執之積薪燒殺之乃去後倭使來聘于老之妻請於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倭怒來攻金城不克引去　權近曰金富軾以謂于老爲時大臣掌軍國事戰之必克不克亦不至敗則其謀策必有過人者矣然以一言之悖致兩國交兵以取身死樞機之不可不愼如此其妻能不忘讎必欲報之有足嘉矣然徙欲報其私怨敢殺來使又致兩國之交兵當時君臣不能禁於未然亦不得辭其責矣　臣等按[illegible]口出好興戎不可不愼也于老以一言之失搆釁小醜召[illegible]

速禍喪身辱國固不足多責矣抑羅之君臣所失亦多倭遽興忿兵直造國都此正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乃聽于老單騎赴敵使賊得以快忿焚灸于老雖有失言之罪國之勳戚大臣係國家重輕者也委諸賊手而莫之救其失一也大臣見殺於敵其爲國家之恥大矣是宜興師問罪勦巢覆穴則庶可報于老之讎雪前日之恥伸大國之威矣而當時未聞征討之舉其失二也如或度勢相時力有所不逮兵有所不加則固當絶其聘問拒其來使不與之相好也今乃捨當討之罪而猶待以交隣之禮其失三也[illegible]之來于老之妻私饗醉殺爲所天報復在于老之妻則有足多者矣因一婦人而殺其信使如國體何其失四也遇一機會而有此四失將何以脩內治而禦外侮乎自是兵連禍結外寇益熾未

必不由於今日處置失宜之致然也

今按正始六年當日本神功皇后四十五年日本書紀神功皇紀一云會獲新羅王詣于海邊拔王臏筋令匍匐石上俄而斬之埋沙中則留一人爲新羅宰而還之然後新羅王妻不知埋夫屍之地獨有誘宰之情乃誂宰曰汝當令識埋王屍之處必篤報之且吾爲汝妻於是宰信誘言密告埋屍之處則王妻與國人共議之殺宰更出王屍葬於他處時取宰屍埋于王墓土底以擧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於是天皇聞之重發震忿大起軍衆欲頓滅新羅是以軍船滿海而詣之是時新羅國人悉懼不知所如則相集[illegible]殺王妻以謝罪也此與于老妻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一時事[illegible]之有異而已葛耶古益葛城襲津彥之

誤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十四年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彥不來焉十六年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祢的戸田宿祢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彥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披其道路於是木菟宿祢等進精兵莅于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襲津彥共來焉

甲寅

晉元康四年新羅儒禮王十一年高句麗烽上王三年百濟責稽王九年夏倭人攻新羅長峯城不克

今按元康四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二十五年

乙卯

晉元康五年新羅儒禮王十二年高句麗烽上王四年百濟責稽王十年春新羅王謂羣臣曰倭

人屢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與百濟共擊之如何弘權對曰我軍不習水戰冒險遠征恐有不測之危况百濟多詐常有呑噬之心恐難與同事王曰善

今按元康五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二十六年

庚申

晉永康元年新羅基臨王三年高句麗烽上王九年美川王元年百濟汾西王三年春正月新羅與倭國交聘

今按永康元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三十一年

壬申

晉永嘉六年新羅訖解王三年高句麗美川王十三年百濟比流王九年三月倭遣使請婚於新羅以阿飡急利女送之　臣等按春秋之法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今王于老之子于老嘗見殺於倭奴則王之於倭奴有不共之讎包羞忍恥匿怨忘親輕以許嫁何耶魯莊之於齊襄有父之讎方居苫塊無時焉可遁也而當其身棄怨釋仇

或主婚或盟或會或狩大夫子道故春秋備書于策譏加譏貶以著忘親之罪今王雖欲辭魯莊之罪得乎嗚呼夫差夷狄之君也猶不忘越王之殺其父出入之旹終必報復而後乃已今王非特春秋罪人抑亦夫差之罪人歟

今按永嘉六年當日本應神天皇四十三年先是四十一年天皇崩年百十歲其後三年之間大鷦鷯尊菟道稚郎子兄弟讓天下不即位當斯時誰請婚乎東國通鑑說甚非也

卷之四

甲辰

晉建元二年新羅訖解王三十五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四年百濟比流王四十一年契王元年　春二月倭遣使新羅請婚不報

今按建元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二年我國史諸書無請婚事

乙巳

晉穆帝永和元年新羅訖解王三十六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五年百濟契王二年　二月倭移書新羅絕交

今按永和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三年

丙午

晉永和二年新羅訖解王三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六年百濟契王三年近肖古王元年　九月倭寇新羅風島進圍金城急王欲出兵擊之伊伐飡康世曰賊遠至其鋒不可當不若緩之待其師老王然之閉門不出賊食盡將退命康世率勁騎追擊走之

今按永和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四年

甲子

晉哀帝興寧二年新羅奈勿王九年高句麗故國原王三十四年百濟近肖古王十九年　夏四月倭大擧侵新羅王懼造草偶人數千持兵列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兵大敗走追擊殺之幾盡

今按興寧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五十二年

壬辰

晉太元十七年新羅奈勿王三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壤王九年廣開土王元年百濟辰斯王八年阿莘王元年　夏五月倭人來圍新羅金城五日不解將士皆請出戰王曰今賊棄舟深入在於死地鋒不可當閉門固守賊乃退王先遣勇騎二百要其歸路又遣步卒一千追於獨山夾擊大敗之殺獲甚多

今按太元十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八十年

丁酉

晉安帝隆安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二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六年百濟阿莘王六年　夏五月百濟與倭結好遣太子腆支爲質　權近曰世子君之儲副其重係乎宗社不可以輕出者也古者諸侯朝於天子有疾而不可往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行急述職也諸侯相朝本無未有使世子攝行之禮故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於魯君子譏之以爲取危亂之本也朝且不可況出質乎漢唐以降外夷君長或遣世子入侍是以小事大以夷慕華禮亦然矣若百濟王以世子腆出質于倭則是輕其國本而棄之非類之地也苟能修德行政強於自治輯和其民人愼固其封守遣使修聘以通隣好倭人雖暴何畏焉乃不能然以千里畏人汲汲焉欲結其好出質世嫡虔若小夷之事中國而不知恥爲衰微甚矣何以爲國乎及其薨也二弟相戕國遂危亂微解忠獻謀國人殺碟禮則腆之復國必不可行矣此可以爲來世之戒矣

今按隆安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八十五年

壬寅

晉元興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七年實聖王元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十一年百濟阿莘王十一年　三月新羅

遣末斯欣質于倭王常恨奈勿王質已於高句麗思欲釋憾於其子而遣之

今按元興元年當日本履中天皇三年末斯欣我國史所謂微叱己知歟或作微叱許智皆音之轉也按日本書紀神功皇后征新羅新羅王降以微叱己知爲質仍賚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此新羅王常以八十艘之調貢于日本國之縁也後五年微叱許智脫去其事頗相似而世之相後二百餘年詳見下文

晉義熙元年新羅實聖王四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十四年百濟阿莘王十四年腆支王元年 秋九月百濟王阿莘薨太子腆支質倭國不還太子仲弟訓解攝國政以待太子之還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爲王腆支聞王訃痛哭請歸倭主以兵百人衛送腆支既至國界漢城人解忠迎謂

曰大王棄世碟禮殺兄自立願太子早爲之計腆支以倭人自衛依海島備之國人殺碟禮迎立爲王

今按義熙元年當履中天皇六年日本紀阿莘作阿華腆支作直支云應神天皇十六年是歲百濟阿華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東韓者甘羅城高難城爾林城是也觀此則腆支歸國履中以前也

晉義熙四年新羅實聖王七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十七年百濟腆支王四年 二月新羅王聞倭人置營於對馬島鍊兵儲糧謀將襲之欲先其未發擧破之舒弗邯未斯品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況涉巨浸以伐人脫或失利悔不可追不若依險設關來則禦之使不得侵掠伺其便出擊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策之上也王從之

今按義熙四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三年

晉義熙八年新羅實聖王十一年高句麗廣開土王二十一年百濟腆支王八年 高句麗請質于新羅王遣卜好爲質卜好末斯欣之兄也王既質末斯欣於倭憾猶未釋復以卜好質於高句麗

今按義熙八年當允恭天皇元年

晉義熙十四年新羅訥祇王二年高句麗長壽王六年百濟腆支王十四年 春新羅遣歃良州于朴堤上如高句麗堤上與王弟卜好自高句麗來初王即位思見末斯欣卜好欲得辯士往說之聞堤上勇而謀可以濟事召問曰吾二弟久質倭麗何術以生還堤上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論難易而後行謂之不忠圖死生而後動謂之無勇臣雖無狀請行遂聘高句麗語王曰臣聞交隣之道誠信而已若交質子則不及五霸誠末世之事也今寡君之愛弟卜好在此殆將十年寡君以鶺鴒在原之意永懷不已

若大王惠然歸之則若九牛落一毛無所損也而寡君之德大王可量也哉高句麗王然之許與堤上同歸堤上婆娑王五世孫也○秋新羅朴堤上如倭死之王弟末斯欣自倭來初卜好既還王語堤上曰我念二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爲何堤上曰臣雖奴才既以身許國有何敢辭然高句麗大國王亦賢臣得以一言悟之若於倭當以謀紿不可以口舌諭臣若得罪而逃者及臣既行請囚臣家屬乃以死自誓不見妻子抵栗浦已解纜其妻追至大哭堤上曰我已將命自分必死遂入倭國若叛者倭主疑之先是百濟人入倭國紿言新羅與高句麗將謀伐倭王遂遣兵邏戍會高句麗侵新羅并其邏卒殺之倭主以百濟人言爲實及聞新羅王囚末斯欣堤上家屬謂堤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

上未斯欣爲鄉道行至海島諸將密議滅新羅執堤上未斯欣妻孥以還堤上知之與未斯欣乘舟若遊玩然倭人不疑堤上勸未斯欣潛還未斯欣曰豈忍捨君而獨行堤上曰若能救公之命而慰大王之情則足矣安敢愛生未斯欣泣辭遁還堤上獨寢舟中晏起以俟未斯欣遠行倭人謂知未斯欣之亡縛堤上追之會煙霧晦冥不及倭王怒囚堤上鞫之曰汝何竊遣未斯欣耶堤上曰臣是鷄林之臣欲成吾君之志耳倭王怒曰今汝已爲我臣而稱鷄林之臣則必具五刑若稱倭國之臣者必賞以重祿堤上曰寧爲鷄林之犬豘不爲倭國之臣子寧受鷄林之箠楚不受倭國之爵祿倭王怒剝堤上脚刈蒹葭使趨其上問曰汝何國臣曰鷄林之臣又使立於熱鐵上問何國之臣曰鷄林之臣也倭王知不可

屈乃燒殺木島中王聞之哀慟贈堤上大阿飡厚賜其家使未斯欣娶其第二女未斯欣之來王命六部郊迎及見握手相泣置酒極娛作憂息曲嶽之後堤上妻率三女上鵄述嶺望倭國痛哭而死仍爲鵄述神母今有祠　臣等按士生天地間所甚重者身也又有重於身者曰忠義志節而已蓋先忠義而後其身重志節而輕其身惟天下烈丈夫能之今於朴堤上見之堤上良州一老卒耳王未嘗尊位重祿圖議國政堤上亦未有食君之粟任君之事則無死君之義也王聞人之薦而舉之遠屬大事而使強鄰其爲計危且殆矣堤上聞命忠憤慷慨之心自激於中當西使高句麗也出萬死之乃掉三寸之舌從容立談之間麗主感悟乃還質子功不細矣及東使日邦也吾計得行質子既還自分必死寄命虎狼之口而不辭其忠肝義膽強毅果敢之氣屹如山岳孰得而撼搖哉及倭主備諸酷刑千剉萬苦愈剛愈勁曾不小屈甘心就死豈非所謂先忠義重志節天下之烈丈夫乎嗚呼荊軻聶政以匹夫之勇行盜賊之謀然輕生忘死自快於心後世猶稱之況忘身徇國視死如歸如堤上者豈易得哉

今按義熙十四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三年未斯欣事見上

又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五年春三月己酉新羅王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誂許智伐旱而紿之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沒妻子爲孥冀暫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彥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

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旱岐令逃於新羅乃造蒭靈置微叱智之床佯爲病者告襲津彥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彥使人令看病即知欺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蹈韛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日本書紀說與通鑑朴堤上事大同小異蓋世殊事異乎今並書傳疑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新羅訥祇王二十八年高句麗長壽王三十二年百濟毗有王十八年夏四月倭寇新羅圍金城十日糧盡乃歸王欲出兵追之左右曰兵法窮寇勿追王其舍之不聽率數千騎追至獨山東合戰爲賊所敗將士死者過半王蒼黃棄馬登山賊圍之數重忽昏霧不辨咫尺賊謂有陰助收兵乃退

己亥　癸卯　己未　庚申

今按元嘉二十一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三十三年

宋大明三年新羅慈悲王二年高句麗長壽王四十七年百濟蓋鹵王五年　夏五月倭以兵船百餘艘襲新羅東邊進圍月城四面矢石如雨王固守賊將退出兵擊敗之追至海口賊溺死者過半

今按大明三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三年

宋大明七年新羅慈悲王六年高句麗長壽王五十一年百濟蓋鹵王九年　春二月倭侵新羅歃良城不克而去王命伐智德智伏兵於歸路要擊大敗之王以倭屢侵疆埸築沿邊二城

今按大明七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七年

卷之七

唐顯慶四年新羅太宗王六年高句麗寶藏王十八年百濟義慈王十九年　春二月新羅將伐百濟遣使如唐乞師

唐顯慶五年新羅太宗王七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九年百濟義慈王二十年　三月唐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伐百濟初新羅因宿衛金仁問乞師至是帝決意討之徵仁問問道路險易仁問應對甚悉帝悅遂以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摠管仁問爲副大摠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龐孝公右武衛將軍馮士貴等水陸十三萬伐百濟勅新羅王爲嵎夷道行軍摠管爲之聲援○秋七月唐兵與新羅兵圍百濟都城拔之百濟王義慈降唐兵執之以歸時蘇定方金仁問等濟師于伎伐浦百濟合兵熊津口禦之定方出左涯乘高而陣與之戰百濟軍大敗云云王與太子孝率左右夜遁保熊津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高石上墮死後人名其嵒爲落花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太子之子文思謂隆曰王與太子固在而叔自王唐兵雖解我輩安得

辛酉

全遂率左右縋城而出民皆從之隆與大佐平千福等出降定方令兵士登堞立唐旗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率太子孝自熊津城來詣定方降云云新羅王自今突城至遣弟監天福露布告捷於唐八月置酒宴定方及將士坐義慈堂下使行酒百濟羣臣莫不嗚咽流涕九月定方以義慈及子孝泰隆演大臣將士八十八人百姓萬二千八百七人渡海還

今按日本書紀曰舒明天皇三年當唐貞觀五年三月庚申朔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章爲質

卷之八

新羅　高句麗

唐龍朔元年新羅太宗王八年文武王元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年　春正月百濟宗室福信等

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豐嘗質於倭福信起兵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迎立之西北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於熊津城時郎將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唐詔以爲檢校帶方州刺史將前都督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福信等立兩柵於熊津口拒之仁軌與新羅兵合擊之百濟軍奔入柵爭橋墮溺死者萬餘人福信等乃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人以糧盡引還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使告仁軌曰聞大唐與新羅約盡殺百濟遺民以國界新羅我與坐而受死豈若力戰而圖存仁軌遣使齎書具陳禍福琛等倨甚館使者於外嫚報曰使人官卑我是一

國大將不合相忿書不答遣還之仁軌以衆少與仁願合軍休士上表請合新羅兵攻之新羅王春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還新羅不敢復出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豐不能制福信以仁願孤城無援遣使慰之曰大使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二月百濟人攻泗沘城新羅王命伊飡品日爲大幢將軍率上州下州誓幢郎幢將軍等往救之品日至百濟境分麾下先至豆良尹城南相營地百濟人望軍陣不整猝出擊之羅軍驚潰大軍繼至攻豆良尹城三旬不克○夏四月新羅品日等還至賓骨壤猝遇百濟軍戰敗兵械輜重失亡殆盡上州郎幢兵遇百濟軍於角山進擊克之入其屯堡斬獲二千級王聞軍敗遣將軍金純等救之至加尸兮津聞軍退乃還王以諸將敗績論罰有差○秋八月新羅王率諸將會唐兵伐高勾麗次熊峴攻百濟甕山城拔之先是帝遣金仁問儒敦等還謂曰朕既滅百濟除爾國患今高勾麗負固與濊貊同惡違事大之禮棄善隣之義朕欲同伐以殲垂亡之虜王雖在服重違帝命遂以金庾信爲大將軍仍部分二十三摠管自領至始飴谷有告者曰百濟餘民據甕山城王先遣使諭之不服王行次南川州鎭守劉仁願亦自泗沘來會庾信進圍甕山城語百濟人曰爾國不龔致大國之討順命者賞不順命者戮今汝等獨守孤城欲何爲乎將必塗地不如早降非但全軀富貴可期也百濟人曰城雖小兵食俱足士卒義勇寧爲戰死誓不生降庾信笑曰困獸猶鬪此之謂也圍不解九月王進次熊峴停集諸摠管親臨誓師灑泣士皆奮勵遂與庾信

合兵圍之先燒大柵斬數千人城陷獲賊將戮之王論賞有差○新羅上州摠管品日等率兵攻百濟雨述城斬千餘級達率助服恩率波伽等與衆降王賜助服級飡仍授古陁耶郡太守波伽級飡又賜田宅衣物

今按唐龍朔元年當日本齊明天皇七年我齊明天皇之西征天智天皇與大軍欲存百濟皆斯時也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六年九月癸卯百濟遣達率闕沙彌覺從等來奏曰（或本云逃來告難）今年七月新羅恃力作勢不親於隣引構唐人傾覆百濟君臣總俘略無噍類於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發憤據任射岐山達率餘自進據中部久麻怒利城各營一所誘聚散卒兵盡前役故以棓戰新羅軍破百濟奪其兵既而濟兵翻銳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鳩集同國共保王城國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進唯福信起神武之權興既亡之國冬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今美濃國不破片縣（片當作山）二郡唐人等也又乞師請救并乞王子余豐璋曰唐人率我蟊賊來蕩搖我疆埸覆我社稷俘我君臣而百濟國遥賴天皇護念更鳩集以成邦方今謹願迎百濟國遣侍天朝王子豐璋將爲國主云云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著自恒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俱前雲會雷動俱集沙㖨剪其鯨鯢紓彼倒懸宜有司具爲與之以禮發遣云云十二月庚寅天皇幸于難波宮天皇方隨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將遣救軍而初幸斯備諸

軍器是歳欲爲百濟伐新羅乃勅駿河國造船已訖撓至績麻郊之時其船夜中無故艫舳相反衆知終敗科野國言蠅羣向西飛踰巨坂大十圍許高至蒼天或知救軍敗績之怪七年正月壬寅御船西征始就于海路甲辰御船到于大伯海庚戌御船泊于伊豫熟田津石湯行宮三月庚申御船還至于娜大津居于磐瀬行宮天皇改此名曰長津四月百濟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五月癸卯天皇遷居于朝倉橘廣庭宮是時斮除朝倉社木而作此宮故神忿壞殿由是病死者衆七月丁巳天皇崩于朝倉宮皇太子　天皇素服稱制遷居于長津宮稍聽水表之軍政八月遣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邏夫連小華下阿邉百枝臣等後將軍大華下阿倍引田比邏夫臣大山上物

部連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百濟仍送兵仗五穀九月皇太子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復以多臣蔣敷之妹妻之乃遣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率軍五千餘衞送於本鄕於是豐璋入國之時福信迎來稽首奉國朝政皆悉委焉天智天皇元年正月丁巳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三月癸巳賜百濟王布三百端五月大將軍大錦中阿曇比邏夫連等率船師一百七十艘送豐璋等于百濟國宣勅以豐璋使繼其位又予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賜爵祿于時豐璋等與福信稽首受勅衆爲流涕是歳爲救百濟修繕兵甲備具船舶儲設軍粮

壬戌

秋八月蘇定方破高勾麗軍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城（唐龍朔二年新羅文武王二年高勾麗寶藏王二十一年）春正月新羅王遣金庾信金仁問眞服良圖等九將軍與留鎭劉仁願率兵數萬以車二千餘兩載米四千石租二萬二千餘石赴平壤至風樹村冰滑道險車不得行并駄牛馬至七重河人皆懼渉不敢先庾信先濟諸軍繼之入嚴境至蒜壤人皆困之庾信語諸將曰麗濟二國爲我世讎今不畏死赴難者欲藉大國之力滅二國以報國讎諸君宜勉之直趣平壤遇嚴兵於梨峴逆擊克之取得兵仗甚多○唐沃沮道摠管龐孝泰與高勾麗戰兵敗死之初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上蓋蘇文迎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兩代過蒙恩遇高勾麗不滅吾必不還我將鄕里子弟五千

餘人今並死盡豈爲一身求活耶蘇文內薄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孝泰遂與其子十三人皆死○二月唐遼東道摠管蘇定方解平壤圍引兵還先是金庾信等至獐塞道險距平壤數里會風雪寒冱人馬疲憊凍死

今按龍朔二年當日本天智天皇元年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七年十二月日本救高麗軍將等泊于百濟加巴利濱又曰高麗國寒極浿凍唐軍雲車衝棚鼓鉦吼然高麗士卒膽勇雄壯故更取唐二壘唯有二塞唐兵抱膝而哭天智天皇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國家仍遣軍將據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羅不獲踰其西壘東國通鑑所記多合我國史然不知我助高麗耽羅國主佐平徒冬音律朝新羅初高乙那十五代孫高厚

高濟冤弟三人造舟渡海至于耽津于時客星見于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未幾厚等果來王嘉之稱長子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二子曰王子蓋王愛淸令出胯下如己子故名之季子曰都內邑號曰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不知何王時也後臣屬百濟故以佐平爲官號至是來降爲屬國

今按日本紀先是齊明天皇七年五月丁巳耽羅始遣王子阿波伎等貢獻其後數來朝故表出耽羅事下亦宜參考之

三月新羅王以百濟既平大赦命有司設大酺○秋七月唐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兵於熊津帝以平壤軍還勅仁願等西歸劉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擊破福信餘衆於熊津東拔支羅

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鎭守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城斬殺八百人遂通新羅餉道仁願奏請益兵詔左威衞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摠管發淄青萊海兵七千餘人往就熊津時福信專權與豐寖相猜謀殺豐豐帥親信掩斬之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今按福信之遭害據我國史天智天皇二年六月也即當唐龍朔二年福信者百濟之良將其勢將復百濟豐璋聽嫌害之猶項羽之害一范增也百濟自取滅也甚可惜之日本紀曰天智天皇二年二月丙戌百濟遣達率金受等進調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續守言等六月百濟王豐璋嫌福信有謀反心以革穿掌而縛時難自決不知所爲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斬不於是達率德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即唾於執得曰腐狗癡奴王勒健兒斬而醢首八月甲午新羅以百濟王斬己良將謀直入國先取州柔

癸亥

唐龍朔三年新羅文武王三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二年秋九月新羅王及唐熊津摠管孫仁師等攻百濟周留城拔之扶餘豐奔高句麗先是仁師來與仁願合士氣大振新羅王率金庾信等二十八將來助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林城水陸之衝合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百濟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帥步騎仁軌及扶餘隆帥舟師自熊津江進同趍周留城遇倭人於白江口新羅軍力戰四合皆克焚其船四百艘西峯按東國通鑑文武王

九年七月唐摠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其略曰龍朔三年倭人來助百濟兵船千艘泊于白沙觀此則千艘中焚四百艘歟煙焰灼天海水爲赤豆陵尹周留等城皆下豐脫身走王子忠勝忠志等帥其衆與倭人皆降新羅王謂倭人曰我與爾國隔海講和聘問交通未嘗交搆何今日與百濟謀我今爾之命在我掌握不忍殺之歸語爾王遂縱之分兵擊諸城降之獨遲受信所據任存險固粮儲又多攻之三旬不下

今按龍朔三年當天智天皇二年日本書紀曰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間人連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臣譯語三輪君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臣比邏夫大宅臣鎌柄率二萬七千人伐新羅六月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等取新羅沙鼻岐奴江二城八月新羅聞福信之死謀直入

百濟先取州柔於是百濟知賊所計謂諸將曰今聞大日
本國之救將盧原君臣率健兒萬餘正當越海而至願諸
將軍等應預圖之我欲自往待饗白村戊戌賊將至於州
柔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村
江戊申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
退大唐堅陣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
相謂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
擊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
軍敗績赴水溺死者衆艫舳不得廻旋朴市田來津仰天
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是戰死百濟王豐璋與數人
乘船逃去高麗九月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於唐甲戌日
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

留弁國民等至於氐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本
愚按夫三韓世爲我國附庸然新羅忘我恩動輙有虎心
百濟納欵誠而及其喪亂告急豈可不恤危乎是以齊明
天皇天智天皇幸筑紫數與大軍欲存其國然於存亡危
急之間福信見枉害三月國遂立墟此豐璋之過也天乎
人乎悲夫
十一月唐劉仁軌遣將攻拔任存城云云

甲子

唐麟德元年新羅文武王四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三年 二月唐遣劉仁願將兵代戍熊
津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還其國招輯餘衆令與新羅釋
憾〇三月百濟餘衆又聚泗沘城叛熊津都督發所管兵攻
克之

乙丑

唐麟德二年新羅文武王五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四年 秋八月庚子新羅王與劉仁願
扶餘隆同盟于熊津之就利山其誓詞曰往者百濟先王迷
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托高句麗交通倭國共爲殘
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
姓之無辜頻命行人諭以和會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
怒龔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瀦宮汚宅作誡來裔
拔本塞源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絶往
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大司稼正卿扶
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
各除宿憾結好和親各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
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寔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
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如兄弟祇奉綸
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

動衆侵犯邊陲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禋
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
違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軌之辞也歃訖埋牲幣於壇之
壬地藏其書於新羅宗廟於是仁軌領新羅使者及百濟耽
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會祀泰山隆畏衆携散亦歸京師
後唐以隆爲熊津都督帶方郡王遣歸國安輯餘衆仍移安
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隆畏新羅之強不敢入舊國寄治
高句麗死百濟遂滅
今按麟德二年當天智天皇四年日本書紀曰九月壬辰
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等謂右戎衛郎將上柱國百濟禰軍朝散大夫柱國郭務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月二十八日至于對馬九月二十日至于筑紫二十二日進表函焉）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

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是歲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大唐云云（集解謂小山坂合部連石積大乙吉士針間蓋送唐使人乎）觀此則東國通鑑所謂倭人使蓋謂此

卷之九

新羅紀

文武王

唐總章二年新羅文武王九年秋七月唐總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其略曰至總章元年百濟渝盟越境侵犯又致書云天朝修理戰艦外託征倭欲伐新羅

今按總章元年當日本天智天皇七年

十年（唐咸亨元年）八月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名

今按咸亨元年當日本天智天皇九年更號日本說唐書之文也詳見上卷元元集第一和漢春秋曰括地志云和國武后改曰日本國釋日本紀延喜講記曰日本者自唐所號也隋文帝開皇中入唐使小野妹子將改倭號爲日本然依隋皇暗物理遂不許至唐武德中始號日本又曰日本當大唐東方故名之纂疏曰日本者日始出之國也故曰日本一義本猶始也陰陽二神始生日神故以日本爲名西峯按神功皇后征新羅時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即漢建安中也觀此則日本之號久矣非始于唐

卷之十

新羅紀

孝昭王

七年（唐嗣聖十五年）春三月日本國遣使來聘

今按嗣聖十五年當日本文武天皇二年續日本紀曰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文武天皇）二年春正月甲子新羅使一吉飡金弼德等貢調物二月甲子金弼德等還蕃四年五月辛酉以正廣肆佐伯宿祢麻呂爲遣新羅大使勤大肆佐味朝臣加佐麻呂爲小使大少位各一人大少史各一人冬十月癸亥直廣肆佐伯宿祢麻呂等至自新羅獻孔雀及珍物觀此則東國通鑑以新羅使來爲我國使往乎

聖德王

二十年（唐開元十九年）春二月日本國以兵船三百艘寇東邊王命將擊破之

今按開元十九年當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三年此年我國無伐新羅事續日本紀曰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天皇（聖武天皇）七年二月癸卯新羅使金相貞入京癸丑遣中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眞人縣守於兵部曹司問新羅使入朝之旨而新羅國輙改本號曰王城國因茲返却其使九年二月己未遣新羅使奏新羅國失常禮不受使旨於是召五位已上幷六位已下官人摠四十五人于內裏令陳意見丙寅諸司奏意見表或發兵加征伐三月壬寅遣新羅使副使正六位上大伴宿祢三中等四十人拜朝四月乙巳遣使於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三社及香椎宮奉幣以告新羅無禮之狀觀此則當斯時新羅得罪本朝欲伐之然其後新羅令王子金泰廉等拜朝改悔前過故不問其罪王子拜朝事見下文

壬午

孝成王

六年唐天寶元年冬十月日本國使至不納

今按天寶元年當日本天平十四年此年無遣新羅使事新羅不納日本使者非也續日本紀曰天平十四年二月戊寅太宰府言新羅使沙飡金欽英等一百八十七人來朝庚辰詔以新京創宮室未成便令右大辨紀朝臣飯麻呂等饗金欽英等於太宰自彼放還觀此則我朝不納新羅使也

己未

惠恭王

十五年唐大曆十四年春三月遣金巖聘日本巖允中庶孫也性聰敏少爲伊飡入唐宿衞間就師學陰陽家術自述遁甲立成法示其師師曰不圖明遠至此自是不敢以弟子待之及還爲司天大博士歷守良康漢三州復爲執事侍郎鎭浿江所至盡心撫字每農隙教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入界蔽野百姓憂懼巖至誠禱之忽風雨作蝗盡斃至是聘日本王知其賢欲留之會唐使高鶴林來相見甚懽以巖爲大國所知不敢留乃還

今按大曆十四年當日本光仁天皇寶龜十年續日本紀金巖作金嚴無欲留之事曰寶龜十一年正月己巳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判官高鶴林新羅使薩飡金蘭蓀等各依儀拜賀辛未新羅使獻方物仍奏曰新羅國王言夫新羅者開國以降仰賴聖朝世世天皇恩化不乾舟揖貢奉御調年紀久矣然近代以來境內奸寇不獲入朝是以謹遣薩飡金蘭蓀級飡金嚴等貢御調兼賀元正又訪得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隨使進之又依常例進學語生參議左大辨正四位下大伴宿祢伯麻呂宣勅曰夫新羅國世連舟楫供奉國家其來久矣而泰廉等還國之後不修常貢每事無禮所以頃年返却彼使不加接遇但今朕時遣使修貢兼賀元正又搜求海上三狩等隨使來此之勤朕有嘉焉自今以後如是供奉厚加恩遇待以常禮宜以茲狀語汝國王是日宴唐及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申授新羅使薩飡金蘭蓀正五品上副使級飡金巖正五品下大判官韓奈麻薩仲業少判事奈麻金貞樂大通事韓奈麻金蘇忠三人各從五品下自外六品已下各有差並賜當色并履

壬午

哀莊王

三年唐貞元十八年冬十二月授均貞爲大阿飡假稱王子欲以質倭國均貞辭

今按貞元十八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夫新羅事我之禮厚故王子代國王入朝例也今以均貞欲假稱王子然非其實故均貞辭乎擧王子來例如左續日本紀曰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天平勝寶二年六月己丑新羅王子金泰廉等拜朝并貢調因奏曰新羅國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庭新羅國者始自遠朝世々不絕舟楫並連來奉國家今欲國王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无主國政絕亂是以遣王子韓阿飡泰廉代王爲首率使下三百七十餘人入朝兼令貢種種御調謹以申聞壬辰是日饗新羅使於朝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庭者始自氣長足媛

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于今爲我蕃屛而前王承慶大大
恩恭等言行怠慢闕失恒禮由欲遣使問罪之間今彼王
軒英改悔前過冀親來庭而爲顧國政因遣王子泰廉等
代而入朝兼貢御調朕所以嘉歡勤欵進位賜物又詔自
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遣餘人入朝必須令賚表
文

丙戌
七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 春日本遣使來聘
今按元和元年當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卷之十六
高麗紀
顯宗
二十年 宋天聖七年契丹太平九年 秋七月耽羅民貞一等還自日本初

貞一等二十一人泛海漂風到東南極遠島島人長大遍體
生毛語言殊異却留七月貞一等七人竊小船東北至日本
那沙府乃得生還
今按宋天聖七年當日本後一條天皇長元二年那沙府
太宰府也那沙音近太宰

卷之十七
高麗紀
文宗仁孝王
己丑
三年 宋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 秋九月日本對馬島遣使送我國漂
風人二十
今按皇祐元年當日本後冷泉天皇永承四年

卷之十八
高麗紀
宣宗思孝王
丙寅
三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 六月釋煦還自宋初煦至宋帝引見于
垂拱殿待以客禮寵數渥縟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員外
郎楊傑爲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禮王上表乞令
還國詔許東還煦至禮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
逆導儀之盛前古無比煦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又於興王
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於遼宋日本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
今按宋元祐元年當我白河天皇應德三年
癸酉
十年 宋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 秋七月丙午西海道按察使奏安西都護府轄
下延平島巡檢軍捕海舡一艘所載宋人十二倭人十九有
弓箭刀劍甲胄并水銀眞珠硫黃法螺等物必是兩國海賊

共欲侵我邊鄙者也其兵仗等物請收納官所捕海賊並配
嶺外賞其巡捕軍士從之
今按元祐八年當日本堀河天皇寛治七年

卷之二十五
高麗紀
毅宗
己丑
二十三年 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幸奉香里離宮宴宰臣仍賜
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
今按宋乾道五年當日本高倉天皇嘉應元年

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高宗二

丁亥　戊子

十四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四月倭寇金州防護別監盧旦發兵捕賊船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五月倭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潜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十二月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故遣寅講和

今按寶慶三年當日本後堀河天皇安貞元年

十五年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秋八月朴寅還自日本寅到日本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撿賊倭誅之遂賚和親牒以來自是侵掠稍息崔瑀給銀瓶五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豆五十碩鞍馬以賞之

今按紹定元年當安貞二年寅事宜參考東文選見下

卷之三十二

高麗紀

高宗三

甲寅

三十一年宋淳祐四年春二月有司劾奏前濟州副使盧孝貞判官李珏在任時日本商船遇風敗於州境孝貞等私取綾絹銀珠等物徵孝貞銀二十八斤珏二十斤流于島

今按宋淳祐四年當日本後嵯峨天皇寬元二年

卷之三十四

高麗紀

元宗順孝王一

四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夏四月遣大官署丞洪泞詹事府録事郭王府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沿海村里加懲禁以爲定約令春貴國船一艘入熊神縣勿島掠其貢船又入椽島奪我民産甚乖交通之意請徵還所掠之物以固兩國和親之義○秋八月洪泞等還自日本日窮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碩馬麥三十碩牛皮七十領而來

今按景定四年當日本龜山天皇弘長三年

丙寅

七年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冬十一月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托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彝本咸安人初爲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毁本國爲事○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使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

今按咸淳二年當日本龜山天皇文永三年

丁卯

八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道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卽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緜緜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效如有可爲之勢而不盡心力

天曰〇秋八月宋君斐等與黒的俄以復命帝諭曰向者遣
使招懷日本委卿道達不意卿以辭爲解迄今從還意者日
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
師者不少卿之計亦踈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
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
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爲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皆欲報効此
非報効而何李藏用以書贈黒的等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
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
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
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
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
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

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荅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
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
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
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
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
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
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
覲天陛親承玄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
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以書貽黒的欲令轉聞以
寢招懷之事然不先聞於王故王疑有貳心即配雲與島接
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黒的武士突
入叱出黒的怒詰問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

幸而聽之天下之禍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聞此之
由是皆獲免〇遣起居舍人潘阜賞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
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
境土相接云云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國書曰我國
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
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
日本與高麗爲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
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爲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
某官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况今皇
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
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
何如也貴國商酌焉〇冬十一月遣弟安慶公淐如蒙古賀

正因告更遣潘阜使於日本
今按咸淳三年當文永四年
九年 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 二月安慶公淐還自蒙古賜王西錦一
匹曆日一道初帝以趙以彝之譖怒不解親勅淐曰前日爾
國所奏朕今說之爾其詳聽云云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
居此者無不知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
所奏皆是妄說不必荅也〇六月蒙古遣吾都止偕李藏用
來閱戰艦軍額初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云云
爾等不知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
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
戰亦宜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碩
者云云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而至日本則朝

發夕至云云○秋七月遣閤門使孫世貞郎將吳惟碩如蒙
古賀節日又遣起居舍人潘阜借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
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并賫臣書及國贐往諭
其國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
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
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冬十月蒙古遣明
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又令耽
羅別造船百艘王使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高天錫從國
昌劉傑等往視黑山島○十一月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禮
部侍郎殷弘等來詔曰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
辭以爲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潘阜等

何由得達今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
取信今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
稽阻○十二月遣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
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今按咸淳四年當日本文永五年

卷之三十五

高麗紀

元宗二

十年 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　三月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
二人以還○夏四月遣叅知政事申思佺偕黑的以倭二人
如蒙古○秋七月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倭人初申思佺以
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祇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爲辭入不

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爾國朝
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
名於後耳賚予甚稠

今按咸淳五年當文永六年

十一年 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　十二月世子諶還自蒙古帝命斷事
官不花孟祺等俱來詔曰云云且爾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
惑於小人之言以爲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船及日本人
嘗往來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

今按咸淳六年當文永七年

卷之三十六

高麗紀

元宗三

十二年 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　春正月遣樞密院使金鍊如蒙古請
婚且辨與日本南宋交通○蒙古遣祕書監趙良弼來詔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導
達去使講信修睦爲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
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
仍遣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
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鵃船
艤待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
以中書省牒來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
遣之茶丘故爲遷延竟不借去葢欲激帝怒而危國家也○
趙良弼請與倅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三月蒙古
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

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勑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之計庶免兩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

今按咸淳七年當文永八年

十三年 宋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趙良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二月世子諶至自元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 云云 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省以請于帝曰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書省移文令具舟糧助征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夏

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爲將軍貯爲郎將遣御史康之郡護日本使還其國○秋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其辭聞于帝遂殺之

今按咸淳八年當文永九年高麗懦弱王子沈綿盜賊開遂至於辮髮胡服其國人歎息而泣者宜也我朝不通好于蒙古不失禮國風可謂全盛也高麗世爲日本附庸終黨蒙古故日本人到于今罵異類曰牟吾梨骨口麗蒙古高句麗之轉音也

十四年 宋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三月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

今按咸淳九年當文永十年趙良弼事見元史在上卷不得入國都證之我國記吉續記曰文永八年十月廿三日先是蒙古船著今津郡 此地自太宰府相隔一二里 奏牒狀依此事東使入洛向西園寺亞相亭亞相參仙洞執奏故今日可有評定之由師中納言奉行廿四日蒙古事去夜評議關白華山院前右大臣內大臣權大納言吉田中納言師中納言等相議云初蒙古使曰當持參牒狀于國都若不然則不可手釋牒狀太宰少卿曰蠻貊無入國都例使亦雖有所對遂不能入帝都使者乃寫牒狀與少卿關東進之彼狀意數投牒狀而無報故今以十一月爲期猶無荅書可艤兵船衆議曰當有荅書於是菅原長成草創之而無報

十五年 宋咸淳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三月元遣使來命發軍五千助征日

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内米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防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稅茶丘順丘頗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夏四月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曰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偏人稀加以喪亂往者征耽羅兵卒嵩師悉赴造舡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遞租之民往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屯田及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粮價絹匹報謝無階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貸絹峙糧恐不知意○秋

八月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自元冬十月都督使金方
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樞密院副使
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
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
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右副元帥劉復亨以蒙
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
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
趙朴逐之倭請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朴擊殺千餘級捨舟
三郎浦分道以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嗃
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
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
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

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
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
敗侁墮水死

今按咸淳十年當文永十一年

異稱日本傳下之二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今按中引之仁智要錄等

乙亥

又卷之三十七

高麗紀

忠烈王一

元年（宋恭帝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遣門下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奏曰小邦近因捕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戸斂加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旱晩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欵○三月元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河文著來○秋九月元遣使與劍工古内來古内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冬十月以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也

今按德祐元年當日本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

丙子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秋七月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清平百姓德之爪期已滿乞令留任陪臣金方慶佐官軍攻破耽羅及征日本修造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乞賜虎頭金牌用勸者來○十二月郎將王汭宗宦疏屬也嘗爲公謔奪其奴婢汭塔察直金伏訟而得之後征倭溺死謔欲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婢與謔奴婢連稱接者幾三百人公主并取之謔扣頭宮門請還之不許有獻白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云前所未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

我如何尼愕然不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人參送江南獲厚利後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

今按景炎元年當建治二年

丁丑

三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冬十二月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

今按景炎二年當建治三年

戊寅

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秋七月王謁帝云云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王上言于帝云云又請留合浦鎭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必留之其能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鎭戍倭寇不足畏也

今按祥興元年當後宇多天皇弘安元年

己卯

又卷之三十八

高麗紀

忠烈王二

五年（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秋七月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

今按祥興二年當弘安二年

庚辰

六年（元至元十七年）五月倭賊入固城漆浦還入將軍韓希愈防守海道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三百人分守于慶尚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八月王如元至上都謁帝云云時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東征之命茶丘曰臣若不擧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於是約曰茶丘

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岐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十一月遣右丞旨趙仁規大將軍印侯如元上中書省書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萬以至器械皆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云云　近得行省牒將以明年五六月發船我國每歲五六月霾雨不止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儻或淹留時月未即發船恐軍民一時乏食若不預先申覆後有關誤利害非輕云云　小邦軍官曾於珍島耽羅日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蔵功○十二月趙仁規印侯還自元帝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賜印又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爲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賜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兼脫脫禾孫賜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管軍千戶賜金牌印趙抃等十人爲昭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印金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摠把時征日本戰艦軍粮器仗令本國一切幹辦而遣元帥忻都右丞洪茶丘監督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堪朴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乃有是命萬戶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

今按至元十七年當弘安三年

七年（元至元十八年）春正月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金方慶還自元帝賜方慶弓矢劍白羽甲又賜將士一千甲冑一百緋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三月元師金方慶萬戶朴球金周鼎等率艦向合浦元遣忻都洪茶丘來○元賜駙馬國王宣命征東行中書省印先是王奏曰臣既尚公主乞改宣命益駙馬二字帝許之○王與忻都洪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茶丘不敢抗禮國人大悅忻都等遂往合浦○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教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征日本○辛酉忻都茶丘金方慶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金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彥康師子等死之諸軍向一岐島船軍一百十三人梢工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于元○六月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兵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棄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必會于一岐島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奈何方慶默然經十餘日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必滅島夷矣諸將莫敢復言旣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値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元遣兵三百騎來戍合浦○己酉王至自合浦○金方慶使中郎將朴益奏諸軍至太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十艘隨至復進戰因獻所獲甲冑弓矢鞍馬等物拜益攝將

軍○閏八月遣左司議潘阜勞忻都茶丘范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冬十月元置鎭邊萬戸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爲昭勇大將軍鎭邊萬戸賜虎符及印張舜龍爲宣武將軍鎭邊管軍摠管

今按至元十八年當弘安四年

[壬午] 八年 元至元十九年 春正月元罷征東行中書省○二月蠲征東戰亡者欠貢官錢○三月遣上將軍印侯戍合浦○夏四月元遣不八思禺元吉來勘兵糧又以東征軍敗遣兵三百四十戍合浦六十守王京以備不虞東征時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碩○六月蠻軍摠把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還遣上將軍印侯郎將柳庇送于元○十一月元遣禿滿貿仲謙來修戰艦復征日本也遣知密直司事宋玢于慶尚道同知密直司事金伯鈞于金羅道密直副使禹濬冲于忠清道判司宰金之卿于西海道董之

今按至元十九年當弘安五年

[癸未] 九年 元至元二十年 春正月遣郎將仇千壽如元覘東征緩急至平壤州見修戰艦乃還○元遣東于李良茂送楮幣三千錠爲修戰艦費本國人庾賜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粮二十萬碩帝許之禿魯花金忻等謂賜曰汝非黠猾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賜曰汝國王如泥塑佛耳尹秀李貞元傅朴義梁善大等剝民取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左右姦臣復正三韓也○三月中郎將柳庇自元還言帝徵江南軍將以八月征日本○重房請東征軍往往有撤屋而逃重房請奪田以與從軍者四隣不告徵白金一斤舍匿者二斤又遣部夫使于諸道○令諸王百官及工商奴隷僧徒出軍糧有差○遣使諸道備兵糧造軍器修戰艦○遣副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請減軍糧帝曰人言汝國足備二十萬碩若誠不能量力爲之○夏四月元遣塔納阿孛禿剌來督修戰艦○東界杆城人宋蕃告於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爲國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碩請充東征軍糧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問宰樞曰朝廷以蕃之言益發軍糧四萬碩奈何對曰前者庾賜請賦二十萬碩家抽戸斂至於宰樞僅得四分之一若增四萬何以辯之宜更遣人奏請○五月鄭仁卿等還自元言帝寢東征王命罷修艦調兵等事○六月元冊王爲征東中書省左丞相

今按至元二十年當弘安六年

[乙酉] 十一年 元至元二十二年 十二月元中書省遣人來督造船○以同知密直司事宋玢爲慶尚道造船都指揮使又遣使諸道督造船併軍糧○元中書省移牒調發軍粮十萬碩

今按至元二十二年當弘安八年

卷之三十九

高麗紀

忠烈王三

[丙戌] 十二年 元至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元遣使詔大赦寢東征命王勿朝

今按至元二十三年當弘安九年

[戊子] 十四年 元至元二十五年 夏四月元詔以王爲征東行尚書省左丞

庚寅　辛卯

相

今按至元二十五年當日本伏見天皇正應元年

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云云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

今按至元二十七年當正應三年

十八年元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世子謁帝于紫檀殿先是有人奏帝以為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此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征日本可取也至是帝問東征事洪君祥曰軍事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〇九月元遣洪君祥來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又令招諭日本君祥以帝命問再征日本事王對曰臣既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効微勞仍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大僕尹為宜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為書狀官護送之仍致書諭以禍福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麟擢狀元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為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書狀婦翁崔瑒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遂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〇教曰諸道之民自兵興以來流亡失業在元王己巳年計點民戶更定貢賦厥後賦斂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者量戶口之贏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

癸巳

今按至元二十九年當正應五年

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秋八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來督造船實錢庫副使瞻思丁管軍粮將復征日本也波豆兒乃禍源之孫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〇分遣都指揮使判密直金之淑于忠清道知密直崔有渰于全羅道都僉議叅理金惲于慶尚道以備船粮〇遣郎將宋英如元請親朝奏征日本事宜

今按至元三十年當永仁元年

甲午

二十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罷造戰艦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會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澤遂寢東征〇十二月元遣中書舍人愛阿赤來先是為征日本運江南米十萬碩在江華島今遼瀋告飢帝詔以五萬碩賑之

今按至元三十一年當永仁二年

又卷之四十

高麗紀

忠烈王五

壬寅

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十二月遼陽省奏帝請併征東遼陽為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以征東立省本為鎮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關京一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一千四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海外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舊制以鎮東方

今按大德六年當日本後二條天皇乾元元年

丙午

三十二年元大德十年秋七月僉議中贊韓希愈卒于元希愈性樸素豁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珎島耽羅日本皆有功

今按大德十年當德治元年

又卷之四十五

高麗紀

忠定王

二年元至正十年春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濟等處合浦千戶崔禪等戰破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倭寇之興始此○夏四月倭賊百餘艘寇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光長興府漕船○五月倭賊六十六艘寇順天府我兵追獲一艘斬十三級○六月倭賊二十艘寇合浦焚其營又寇固城會原長興府

今按至正十年當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五年北朝崇光天皇觀應元年

三年元至正十一年秋八月倭船一百三十艘來寇紫燕三木二島焚其民舍殆盡又焚南陽府雙阜縣遣萬戶元顥于西北面萬戶印璫前密直李權于西北屯兵以備之又命瑞等入海捕倭權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辭不行○十一月倭寇南海縣

今按至正十一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六年北朝觀應二年

又卷之四十六

高麗紀

恭愍王

元年元至正十二年三月命內府少尹金暉南率戰艦二十五艘禦倭至楓島遇賊船二十艘不戰而退至喬桐又望見賊船甚盛遂還西江請濟師與倭賊戰于窄梁安興長岩等處獲賊船一艘王除暉南左常侍○瑞州防護所獲倭船一艘殲之○倭船大至金暉南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應揚軍上將軍金鏞調發諸領兵婦女攔街痛哭都城大駭又斂百官坊里民戶軍粮及箭有差○倭焚喬桐甲山倉前代言崔源與戰獲賊船二艘○六月倭寇全羅道知益州事金輝等領

[illegible]之不克沃溝監務鄭子龍坐逗留不進杖配突山卒

今按至正十二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七年北朝後光嚴天皇文和元年

三年元至正十四年夏四月倭掠全羅道漕船四十餘艘

四年元至正十五年夏四月倭掠全羅道漕船二百餘艘

今按至正十五年當日本正平十年文和四年

六年元至正十七年九月倭入昇天府興天寺取忠宣王及韓國公主眞而去○閏九月倭寇喬桐遣上將軍李云牧將軍姜成古大追捕倭寇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顯戮識者料其無成果未獲一級

今按至正十七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一年北朝延文二年

又卷之四十七

高麗紀

恭愍王二

七年元至正十八年三月倭寇角山戍燒船三百餘艘○四月以大將軍崔瑩爲楊廣全羅道體覆使仍命不能禦倭者悉以軍法論○倭焚喬桐京城戒嚴發丁坊里爲軍○都評議使司啓近因倭寇漕運不通百官俸祿不給請自今諸封君已行侍中者從宰樞科其餘依異姓諸君科從之○秋七月倭侵黔毛浦焚全羅道漕船○八月倭焚花之梁寇仁州

今按至正十八年當日本南朝正中十三年北朝延文三年

八年元至正十九年五月倭寇禮成江焚兗津縣

今按至正十九年當日本南朝正中十四年北朝文和四年

九年元至正二十年夏四月倭寇泗州牟山○五月倭寇全羅道會

尾汶溝等處又寇楊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焚龍城等十餘縣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使李春富爲東江都兵馬使我桓祖爲西江兵馬使發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詣宮門拜辭參政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體何王特免之國子博士等上言臣等侍於夫子廟庭學官從軍古無其例侍中廉悌臣李嵓皆曰爾雖不待孔子孔子焉逃叅書金希祖爭之不得○閏五月倭寇江華入禪源龍藏二寺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碩有沈夢龍者斬倭十三級竟死於賊○倭焚喬桐縣

今按至正二十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五年北朝文和五年

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夏五月全羅道按廉使田祿生啓曰州縣之弊防倭爲大自庚寅以來道內之戍歲益增置至十八所其軍官虐州郡以立威致其凋弊役戍卒以濟私使之逋逃及寇至徵兵州郡謂之煙戶軍雖置戍所不能禦寇祇見害民不若罷諸戍所令州郡謹烽燧嚴斥候以應其變○八月倭焚掠東萊蔚州奪其漕船又寇梁州金海府泗州固城郡

今按至正二十一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六年北朝後光嚴天皇康安元年

十二年元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倭國歸我被虜人三十餘口○夏四月倭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爲防禦使

今按至正二十三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八年北朝後光嚴天皇貞治二年

又卷之四十八

高麗紀

恭愍王三

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倭船二百餘艘寇河東固城泗州金海密城梁州○全羅道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善領漕船遇倭兵與戰敗績先是漕船畏倭不得達王選東北面武士及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船八十餘艘命光秀善分將往護之光秀船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耶顧小醜侮國家敗賊光秀等終不救士卒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力戰全船而來身中數矢兵馬判官金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近有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能泅故得不死夜還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舷無力不能上承遠引致船中晝夜手棹三日得到南陽府還者唯光秀善等船才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衆聲相聞光善等竟不坐○全羅道都巡禦使金鋐領漕船與倭兵與戰敗績初鋐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資財饒富嘗擊倭于木浦受賞職輸貨權要屢爲捕倭使轉爲巡禦使時嗷嗷大護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鋐托官事銜致自畫號滛因以爲妾至是亦以漕船至內浦與倭戰敗死者太半嬖幸受鋐賂反譽之王賜內醞迎勞人多憤恨○五月慶尚道都巡問使金續命擊倭三千於鎭海縣大破之獻兵仗王賜衣

涸金帶爵職士有差○十二月倭寇阻江殺驛吏
今按至正二十四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九年 北朝貞治三年）
十四年（元至正二十五年） 三月倭寇喬桐江華命東西江都指揮使
崔瑩帥兵出鎭東江○倭入昌陵取世祖眞以歸以金續命
爲東西江都指揮使○夏四月倭寇喬桐江華東西江○五
月貶贊成事崔瑩爲雞林尹時照主容直金蘭家蘭以二處
女與之瑩言國妖僧遍照嬪之會瑩與慶復興率私兵大獵
東郊時方旱怨讒者譏之照因是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
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爲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
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雖不言臺諫其不
論乎今以卿尹雞林可亟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
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雞林聖恩厚矣遂行

今按至正二十五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年 北朝貞治四年）
十五年（元至正二十六年） 五月倭寇深嶽縣○倭奪漕船三艘死傷
甚衆又屠喬桐縣京城大震命安遇慶池龍壽李珣等領三
十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昇天府時影殿正陵役大興百司
所事不出土木庶事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至
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進○九月倭入陽
川縣掠漕船○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庾募兵得百艘討濟州
敗績
今按至正二十六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一年 北朝貞治五年）
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三月倭掠江華府
今按至正二十七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二年 北朝貞治六年）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 春正月日本國遣使來先是

王患倭寇使[illegible]遣金逸請禁故至是報聘辛旽不爲[illegible]待
甚薄其使梵盪等怒而去
今按至正二十八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三年 北朝應安元年） 梵盪東
人詩話所謂日本釋梵嶺同人歟
十八年（大明洪武二年） 十一月倭掠寧州溫水禮山沔州漕船初倭
人願居巨濟永結和親國家信而許之至是入寇
今按洪武二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四年 北朝應安二年）
又卷之四十九

高麗紀

恭愍王四

十九年（大明洪武三年） 二月倭寇內浦掠諸州租稅又寇宜州西北
面元帥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

今按洪武三年當日本（南朝建德元年 北朝應安三年）
二十年（大明洪武四年） 三月倭入海州火官廨虜牧使妻及女○秋
七月倭寇禮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杖流兵馬使金立堅
今按洪武四年當日本（南朝建德二年 北朝應安四年）
二十一年（大明洪武五年） 夏四月倭掠鎭溟倉○六月倭寇江陵府
[illegible]盈德德原二縣時李春富子沃沒爲東界官奴及倭寇至
我軍望風奔潰府使按廉聞沃勇銳授兵使擊之沃[illegible]
[illegible]王賜鞍馬免其役○倭寇安邊咸州○以我太祖[illegible]
[illegible]尹仍爲元帥以禦倭賊○倭寇東界安邊等處[illegible]掠
米萬餘碩罷存撫使李子松放歸田里○倭又寇咸州北
靑州萬戶趙仁璧伏兵大破之斬首七十餘級○倭寇咸州
○冬十月我軍與倭兵戰于陽州敗績[illegible]

天府二倭船二十七艘入陽川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我軍
皆成衆愛馬未習水戰故大敗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
坊里人分隸五軍親率出昇平遂次龍泉寺峯峴宿衛不嚴
挺諸提調官謂贊成事安師琦曰予之此行非好慢遊欲觀
行師如何耳庚子辛丑之紅賊庚寅以來之倭賊非不可敵
而民被虜掠至播越者以用兵無律號令不嚴耳今予親
臨尚有不用命者况諸將代行者乎卿其體予意曉諭衆人
自今毋令或不謹

今按洪武五年當日本南朝文中元年 北朝後圓天皇應安五年

二十二年大明洪武六年春二月倭寇龜山縣慶尚道都巡問使洪
師禹斬數百級獻所獲器仗○倭寇河東郡晉州人鄭任德
嘗戍是郡適被疾子愈愬擁父走避賊追及之愈射殺數人

賊不敢前忽一賊奮劍突進刺任德頰愈以身蔽之且斬四
人竟歿於賊事聞拜愈爲宗簿寺丞○夏四月全羅道都巡
問使都興獻倭二俘并獻所獲兵仗○倭船集東西江寇陽
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
秋七月倭陷喬桐○倭寇海州殺牧使嚴益謙誅吏之不救
者降爲郡○以西海道萬戶許子麟不能禦倭遣體覆使三
司左尹鄭丹鳳杖之丹鳳縊殺之子麟弟訟其挾私枉殺丹
鳳逃

今按洪武六年當日本南朝文中元年 北朝應安五年

二十三年大明洪武七年春正月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言今倭寇
方熾乃驅不習舟楫之民使之水戰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
稍習水戰願率濱海居民慣於操舟者與之力戰庶可立功

王慨然曰草野之臣如禧者尚獻計如此百官衛士之中曾
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
寇策第未獻耳准提適侍殿陛王顧問之准提即取諸囊中
以獻王覽之大悅以禧爲楊廣道安撫使准提爲全羅道安
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王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
爲異冀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時准提與禧
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陵之民不閑舟揖難以禦
倭但簽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
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准提後改
名地○二月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之○夏四月誅
都巡問使金鉉初鉉以貶黨流復起附金興慶金師幸得爲
賊貪殘無比至是倭船三百五十艘來寇合浦燒軍營兵船

士卒死者五十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以徇○西海道萬
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正與倭戰于木尾島敗死○倭寇
紫燕島○倭寇江陵三陟又寇慶蔚二州○九月以倭賊近
境都城戒嚴○倭寇安州○十二月倭寇密城火官廨掠人
物

今按洪武七年當日本南朝文中三年 北朝應安七年

又卷之五十

高麗紀

辛禑一

辛禑元年大明洪武八年○三月倭寇慶陽縣楊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彥
與戰敗績○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處之順天燕岐等處
官給資糧○秋七月諭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藤經光完

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而渡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僅捕三人殺之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級事覺編配戍卒初倭冦州郡不殺人物自是激怒每入冦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八月倭冦樂安寶城○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級○九月倭船大集德積紫燕二島侍將卒悉赴北征乃發軍坊里及諸陵戸又徵兵楊廣全羅慶尚諸道以我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備之○倭冦寧木二州崔瑩請征擊之不許○倭冦瑞州結城○十一月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倭船二艘殲之○倭冦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都巡問使曹敏修與戰敗績又戰於大丘縣敗績士卒死者甚衆倭賊數十艘又自金海泝黃山江將冦密城敏修邀擊斬數十級禑遣中使

賜衣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左正言金子粹製回教子粹辭曰敏修總兵一道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沒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廐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紀功德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禑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奫河允源鞫之奫等欲坐以違旨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是以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置諫官之意奫大怒欲杖流議諸都堂諸宰相畏之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移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其言只請流之禑曰巡衛府已議其罪今欲輕之何遂不允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臣等武人不識理然文臣咸曰諫官雖忤旨不罪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

太后乃請禑曰予老經事多矣未聞杖辱諫官者爾入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戍奫等意子粹必與鄭舍議又流諫議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

今按洪武八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元年北朝永和元年

丙辰

辛禑二年○大明洪武九年　春正月全羅道都安撫使河乙沚捕倭船一艘賜衣酒乙沚無才行又有籠蠱之諂賂權貴得任閫寄士林鄙之○三月倭冦晉州曹敏修與戰于清水驛斬首十三級以獻○六月倭冦林州全羅道兵馬使柳實知益州事金密等力戰却之○秋七月倭冦全羅道元帥營又冦榮山焚戰艦又冦羅州縱火剽掠時元帥河乙沚聞柳濚來代已輙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拒者是以大敗杖流乙沚河東縣○倭冦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遂陷

公州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斬之倭又冦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墜馬被殺賊遂屠開泰寺○判三司事崔瑩聞朴仁桂敗死自請擊倭禑及諸將以老止之瑩曰蕞爾倭賊肆暴如此失今不制後難圖也今若將他人未必制勝且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身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率麾下亟往擊之請至再三許之瑩不宿而行○倭冦朗山豊堤等縣全羅道元帥柳濚全州牧使柳實力戰却之獲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主○訛言倭將冦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將先登松岳山發禑鷹軍分守要害○崔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至鴻山倭先據險隘三面皆絶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鋭突進賊

披靡有一賊隱林中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
而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遣人獻捷賜瑩衣
服鞍馬○八月崔瑩凱還禑命宰樞供帳于天水寺巡衛府
具雜戲迎于臨津如迎詔使禮○九月論鴻山功以崔瑩爲
鐵原府院君柳濚爲密直副使尙議其餘軍士除授有差時
慶復興李仁任池奫提調政房池李擅權植黨舉國趨附銓
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爲升黜官或不足則添
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時謂之隱批其論賞
鴻山戰功不從軍而得官者甚衆復興廉潔自守雖欲薦賢
牽制不能有爲○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焚官廨又寇
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倭陷全州牧使柳實與戰敗績
賊退屯歸信寺實復擊却之○以趙思敏爲全羅道副元帥

睦忠爲助戰兵馬使又以邉安烈爲楊廣全羅道都指揮使
兼助戰元帥時倭陷臨陂縣撤橋自固柳實潛令士卒作橋
安烈率兵得渡使按廉李士穎設伏橋畔賊望見逆擊我軍
敗績○憲府上疏曰全羅元帥柳濚不以聞寄爲意日玩聲
色以致倭寇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稱墜馬擁兵逗遛請置
於刑兵馬使柳實所管泰山郡亦被寇劫討捕失機又爲所
敗又不能收復金州罪亦大矣然實於往者倭犯金州悉力
擊却其與濚罪似有輕重請削奉翊以上官於是廢濚爲民
并實成遠地○冬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
報聘仍獻綵段畫屛長劍等物自辛巳東征之後絕交且百
年至是日本以興儒爲諜者囚之良柔本我國晉州僧少從
倭僧而去聞興儒至求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其國

僧周佐寄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貢賦
且二十餘年矣西邉海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爲是故朝
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
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時興儒年僅六旬紿曰吾今百有五
十矣倭人以興儒爲異至有畫像作讃而贈之者○倭寇扶寧
邉安烈羅世趙思敏等進擊大敗之○倭寇鎭浦又寇江華
府焚戰艦又寇韓州崔公哲擊之斬百餘級賜酒鞍馬○十
一月倭寇晉州溟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彥陽機張固
城永善等處○倭寇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
殺掠殆盡又寇密城郡及東萊縣○十二月倭焚合浦營屠
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珎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機
張等縣先是元帥金縝大集一道倡妓有姿色者日與麾下

晝夜酣飲軍中號曰燒酒徒以縝嗜燒酒也卒伍偏裨有犯
必鞭辱一軍憤怨及寇至軍士却立不戰曰元帥使燒酒徒
擊賊我輩何爲以故大敗

今按洪武九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二年 北朝永和二年

丁巳

辛禑三年 明洪武十年 大 春正月倭盜會原倉品米時軍餉不足令州
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米○以金縝敗軍廢爲民流嘉
德島斬其千戶二人杖軍官有差○二月倭寇新平縣○倭
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楊廣道副元帥印海與戰不克○召募
良家子弟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嚴諸司員吏
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者○初倭寇全
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擬遣池奫子益謙奫內不平李
仁任奫崔瑩等會慶復興第議久不決奫厲聲曰判三司公

可瑩怒曰吾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奫所語仁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奫又托攻邊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邊衛後必難圖爲今之計莫若後師先攻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國吾當讓避吾意第以全州國之襟喉脣亡齒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爾三宰抗此議則吾何能爲遂徑出復與走追挽其袖泣止之奫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奫過門不謁人始知池李有隙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仁任門曰池奫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嫉門下舍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奫爲侍中事迫矣其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仁任仁任密以示奫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得無間

吾二人耶奫曰此掌令金賞所書也賞即仁任族姪也時判典校寺事李悅左常侍華之元右副代言金承得與知申事金允升結朋黨謟事奫以希遷擢自謂池門四傑仁任欲剪奫黨未得間之元承得會悅家言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行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三人巡衛府奫時爲巡軍副萬戸故仁任托以誹謗朝政搆獄之曰近日若等會悅第作何等文書畫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戰爭未息先王決策事南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但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奫黨并繫獄遂杖流悅之元略并承得賞流之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以慰安奫危疑之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奫大懼詣仁任曰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其子益謙請救於崔瑩不得乃嚴兵自衛

三月誅池奫云云○倭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戸孫光裕中流矢乘劔船僅免先是崔瑩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愼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至遂見敗京城大震倭又寇江華府萬戸金之瑞府使郭彦龍遁于摩利山賊遂大掠虜之瑞妻而去府吏處女三人遇賊義不汙相携赴江而死下光裕之瑞彦龍于獄○判開城府事羅世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禑壯其志賜廐馬二匹遂遣世及李元桂姜永朴壽年趙思敏擊倭于江華都統使崔瑩次昇天府以備之賊乃棄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取過蕭然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時有童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所爲對曰賊常言所可畏者唯白髮崔萬戸而已曩日鴻山之戰崔萬戸至則靡下

士卒爭先躍馬蹴踏我衆甚可畏也○慶尚道元帥禹仁烈報倭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衝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守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以備要害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國家備禦不暇又得此報罔知所爲○崔瑩啓曰喬桐江華禦寇要害之地豪强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二邑私田以充軍食從之徙喬桐人老幼於內地留壯者以治農桑○崔瑩令諸元帥各出從事十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爲兵遣戍江華○夏四月倭寇蔚州雞林○點五部丁壯爲兵計屋十間出一丁九間以下出資糧器仗以給軍卒○倭又寇蔚州元帥禹仁烈往擊之斬九級○金海府使朴葳擊倭于黄山江口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甚衆○倭寇蔚州梁州密城焚掠殆盡又寇

彦陽縣○倭寇密城郡禹仁烈與戰敗績寇至靈山縣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等戰于栗浦斬十餘級○倭船入西江崔瑩邊安烈出師却之○倭寇餘美縣○五月我太祖與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城副使柳曼殊往擊倭于慶尚道○倭寇密城王宥擊却之○以京城濱海倭寇不測欲遷都内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議可否衆雖不肯後若有變恐禍及已皆占動字署名唯崔瑩否乃陳徵師固守之策李仁任曰今赤地千里農夫輟耕以望雲霓而又徵師俾失農業非爲國之謀也慶復興瑩等詣太祖眞殿下動止得止字禑曰盗賊密邇可從卜乎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原○禹仁烈遣精騎五百夜擊倭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邏卒又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時我太祖行未至人心恂懼仁烈飛報繼至太祖并日而行與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臀示無畏以辱之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絶崖露刃垂槊如蝟毛官軍不得上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太祖叱之又使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之言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觀其地勢即拔劍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鋭戰無不克州郡望若雲霓○金海府使朴葳擊倭于黄山江敗之初倭船五十艘先至金海

南浦旁示後來賊曰吾輩適乘風利泝黄山江直擣密城葳偵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賊果見旁有一大船先入江口伏發葳亦突至邀擊賊狼狽自忍投水死殆盡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賊尉霸家臺萬戸令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倭自江華攻陥楊廣道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邏卒望見我戰艦以爲我軍民皆信之不避殺傷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王安德怯懦不戰乃召副元帥印海及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望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鋭追擊不克號哭擒賊諜訊之諜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虚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下隴上若農夫然以紿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亦領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曰賊既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脱走軍士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煙體覆使崔仁哲還朝妄言臣督王安德洪仁桂印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餘級禑賜仁哲廐馬白金賜安德等衣酒廐馬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禑命築宮城于鐵原崔瑩曰夏月遷都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日蹙可乎事遂寢○倭賊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縣又二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虜者以千計又寇水原府元帥楊伯淵羅世以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水蔚指示曰賊諜入彼民家世疾趨圍而火之殺

賊二十九人○烽火自江華晝舉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
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人五十匹○倭又
寇江華大肆殺掠○六月憲府劾崔仁哲承命出使擅自還
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法以懲後來杖流
道死○倭寇信州甕津文化等縣元帥趙仁壁羅世沈德符
與戰不克請濟師○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兵馬使鄭地斬十
八級擒三人○倭寇西海道安州又寇長淵縣○禑謂都堂
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逃還皆指謂賊諜輒殺之甚不
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況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特
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賞雖實諜者毋得殺戮
官給資粮以遂其生如有斬倭還國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
張榜以示違者罪之○遣判典客寺事安吉常于日本請禁

賊吉常至日本病死○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又寇永康長
淵豐州安岳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禑謂宰相曰倭雖盜賊
然其死屍亦當瘞之況我江華西海之民死賊暴露甚衆豈
可忍視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秋七月全羅道水軍都萬
戶鄭龍等聞倭寇濟州率兵船二艘逐之獲賊一艘盡殺之
○倭寇豐州○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倭寇西海道信
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
符等擊之敗績請遣將助戰以我太祖及門下評理林堅味
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徵為助戰元帥○日本遣僧信
弘來報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焉○
倭寇海州○九月我太祖與諸元帥擊倭于海州安烈堅味
等奔潰我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卜勝

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於州之東亭子戰
酣過泥濘之地太祖之馬一蹶而過從者皆不得度太
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乘之遂大破之是
戰也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右曰吾皆
古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床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士卒焚柴煙焰
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中座前觴太祖安坐不起命金
思訥等擊之幾殲○倭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
寇海平二州禑賜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楊伯淵
邊安烈禹仁烈等擊走之○倭寇岳陽縣元帥李琳擊之獲
其船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
倭焚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楊廣道元帥王

安德等與戰于盧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伊山營元
帥印海等戰于新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被殺傷賊又自
鎮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禑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府
使睦忠王賓赴之○冬十月倭船四十艘寇東萊縣○徵諸
道兵以備倭○倭寇寧州牙州王安德洪仁桂印海金得齊
睦忠王賓與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倭又寇感悅縣○十
一月倭寇定山扶餘鴻山○倭賊百三十艘寇金海府又寇
義昌縣都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
等縣○十二月順天兵馬使鄭地斬倭四十餘級擒二人以
獻

卷之五十一

高麗紀

辛禑二

戊午 辛禑四年 大明洪武十一年 春正月倭寇延安府。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三月倭寇泰安郡。倭寇南陽遂焚掠木原府。府使愼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倭又寇韓林二州。夏四月判三司使崔瑩等與倭戰于海豊大敗之。先是倭寇德豊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又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分命諸軍出屯東西江。兵衛列於闕門以待賊。至城中洶洶。令坊里軍登城望候。瑩督諸軍軍于海豊郡。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不與角。趨海豊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進擊之。賊逐瑩。瑩奔。我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敗之。瑩望見賊披靡。率麾下乃進。從傍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城中聞瑩被逐益洶洶。莫知所之。禑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于闕以待。及諸元帥使人獻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爲瑩功。賜號安社功臣。○倭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木原府。○六月倭寇淸州。賊鋒甚銳。我軍營蔵而遁。賊四出攻掠。我軍復乘間襲之。斬十餘級。○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木州寧州溫水縣。○以禹仁烈爲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仁烈獻倭捷。賜酒及鞍馬。○倭寇宗德松莊永新等縣。元帥崔公哲朴修敬王賓等擊却之。○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俊遣周孟仁偕來。是行也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夢周又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將各出私貲。若于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毎明之往必得俘歸。倭人稱慕夢周不已。後聞其卒。莫不嗟惋。至有齊僧薦福者。○倭寇牙州。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擊走之。○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陽浦。獲一艘盡斬之。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斬五十級。○倭寇長興府。都巡問使池湧奇遣卓思淸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倭寇延安府及海州。又寇衿州陽州。○遣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以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九月倭寇瑞州。○倭寇鐵州。又寇益州公州尼山連山懷德珍同沃州靑山等縣。○冬十月倭寇林州。又屠燒全州。○遣版圖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于日本。請禁賊。○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縣。巡問使池湧奇順天兵馬使鄭地追及於玉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之。縱火奮擊。賊自焚死。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湧奇地各銀五十兩。○倭寇潭陽縣。池湧奇鄭地與戰。斬十七級。倭又寇益州。○十二月倭寇河東縣。又寇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追擊于泗州。斬二十餘級。○憲府上疏曰云云。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云云。

今按。洪武十一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天授四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和四年。節度使源了俊。謂探題今川了俊也。了俊初名貞世。姓源氏。號伊豫守。後剃髮名了俊。駿河遠江二州守護。今川國範

第二之子也有文武才能詠和歌應安四年二月菊池奉關西親王勢方盛於是足利義滿令了俊爲探題大內義弘副之以抗菊池應永三年爲甥泰範及大內義弘所讒停探題凡在職二十六年

己未　辛禑五年〇大明洪武十二年　春正月諫官上言云云倭賊日熾侵掠諸道而國家待其告急然後遣將出師道里悠遠將帥垂至而賊已浮海不及與戰假令與戰併日倍馳士馬疲困屢致敗績請於諸道預遣將帥寇至則擊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灾百姓飢饉宜加存恤勸課農桑〇二月倭寇順天兆陽等處鄭地與戰敗績慶復興黃裳禹仁烈俱詣崔瑩第瑩曰倭寇侵擾至此諸將何不憂慮一鄭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慚色瑩又嘗謂李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爲

首相何不此之憂但以家產爲念仁任默然〇三月倭寇道康谷城又寇南原順天府〇夏四月以評理商議韓邦彥密直商議金用輝同知密直慶儀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使贊成事楊伯淵督戰以知密直洪仁桂副之又遣萬戶鄭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民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〇倭寇安山郡〇倭侵延安府遣金海君金庾延安君羅世以戰艦五十二艘往擊之〇倭寇合浦元帥禹仁烈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〇五月倭賊騎七百步二千餘寇晉州楊伯淵與禹仁烈裴克廉韓邦彥金用輝慶儀洪仁桂戰于班城縣斬十三級賜物有差〇倭焚掠豐州〇羅世金庾與倭戰于龍岡縣木串浦獲賊船二艘殲之〇閏月安州萬戶崔元沚擊倭于

永清縣敗之〇倭寇蔚州又寇雞林府日本海盜捕捉軍官朴居士與倭戰元帥河乙沚不救居士軍大敗僅存五十餘人先是韓桂國還自日本居士率其軍一百八十六人偕來〇六月倭寇淸道郡元帥禹仁烈擊之〇以趙仁璧爲江陵道元帥朴修敬爲安東道元帥兼府尹以倭賊自雞林將向江陵道也〇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倭又寇蔚州淸道密城慈仁彥陽等地禹仁烈裴克廉河乙沚與戰于蔚州獲船七艘〇秋七月倭寇樂安郡〇李自庸還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我被虜民二百三十餘人〇倭入武陵島留半月而去〇倭留蔚州刈稻黍爲糧侵入機張彥陽掃境無遺禹仁烈募兵戰于東萊縣斬七級〇八月倭寇餘美縣又寇隨郭二州〇慶尚道元帥禹仁烈裴克廉朴修敬兵

馬使吳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斬四十三級〇九月倭寇班城縣登確山頂樹柵自保禹仁烈朴修敬吳彥合圍攻克之斬馘三十四級倭又寇丹溪居昌冶爐等縣至于嘉樹縣都巡問使金光富與戰敗死倭又寇山陰晉州泗州咸陽晉州戶長鄭滿如京賊闌入所居里滿妻崔氏携諸子避匿山中崔年少且美賊得而欲汚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〇遣使西海楊廣道發水軍以備慶尚全羅道倭寇〇冬十月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安梁濟擊倭于全羅道先是仁吉在廟堂颺言曰倭賊侵掠州郡吾等在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過也出之

今按洪武十二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五年北朝康曆元年

庚申 辛禑六年○大明洪武十三年 三月倭寇光州及綾城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哲金用輝李元桂金斯革鄭地吳彥閔伯萱王承寶都興禦之○五月倭寇結城洪州○以不能禦倭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哲楊廣道都巡問使安翊斬都鎮撫二人○六月倭寇旂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全羅道元帥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鄉奪所俘百餘人○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城等縣遂入雞龍山時婦女嬰孩避賊登山者多為所害楊廣道元帥金斯革擊走之賊遂掠靑陽新豐鴻山而去又寇沃州錦州咸悅豐堤等縣○秋八月遣海道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戰艦百艘追捕倭賊○倭寇公州金斯革擊走之○倭賊五百艘入鎮浦口以巨緪相維分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船米棄地厚尺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至鎮浦始用茂宣所製火炮焚其船煙焰漲天賊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賊盡殺所俘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拔而來賊脫死者趣沃州與登岸賊合焚利山永同縣○金斯革追捕倭賊于林州斬四十六級○倭寇黃澗禦侮二縣又寇中牟化寧功成靑利等縣遂焚尚州○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還禑賜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倭焚善州初賊在尚州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裵儉自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之及儉至賊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筭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汝等占居一邑若何賊曰是紿我也汝國誠欲活我盍奪我舟楫耶吾亦討之熟矣飲儉以酒遂以鐵騎護送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米酒祭天賊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而喫飲酒三鍾焚其兒槍柄忽折卜者曰吾等留此必敗即引軍趣善州

今按洪武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六年 北朝康曆二年

○倭侵京山府○以我太祖為楊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贊成事邊安烈為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吉敷朴林宗洪仁桂林成味李元桂為元帥皆受太祖節度師出至長湍白虹貫日占者以為戰勝之兆賊自鎮浦之敗攻陷郡縣蕩肆殺掠賊勢益熾三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有倭患未有如此之比○倭屯沙斤乃驛元帥裵克廉金用輝池湧奇吳彥鄭地朴修敬裵彥都興河乙沚擊之敗績修敬裵彥死之士卒死者五百餘人倭遂屠咸陽○九月倭攻南原山城不克退焚雲峰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我太祖擊倭兵于雲峰大敗之時太祖與邊安烈等至南原裵克廉等來謁于道莫不懽悅諸將咸曰賊負險不若俟其出與戰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峰距賊數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峰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當趣之諸將皆由坦途進望見賊鋒甚銳不戰而却時日已昃矣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鏖戰殲之地又泥濘彼我俱陷其中相顛仆及出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十餘人挑之太祖仰攻之賊出

死力衝突我軍分北而下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
賊既而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將引槊
直趨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視後令公
視後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
中仆又易乘飛矢中太祖左脚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
士莫知太祖傷賊圍太祖數重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
衝突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太祖誓指天日麾左右曰怯
者退我且死賊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
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
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稱阿只拔都爭避之太祖惜其
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若欲生擒必傷人其人至於
面上皆被堅甲無隙可射太祖曰我射兜牟頂子兜牟落汝

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兜牟纓絕而側其人急整之
太祖卽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
氣太祖挺身奮擊銳鋒盡斃賊痛哭聲如萬牛棄馬登山諸
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
日色不變人不得飮皆盛器俟澄久乃得飮獲馬一千六百
餘匹兵仗無筭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太祖
曰天下未有殲敵之國遂不窮追退而大作軍樂陳儺戲軍
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積諸將懼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
生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時被虜者自
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太祖置陣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
勢殊非往日諸將之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愼之初阿只拔
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欲爲主固請而來諸賊酋

每進見必趨跪軍中號令皆進退是行也軍士帳…
以竹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植也且非
吾裝齎指物不失舊而還足矣軍士敬服咸棄之太祖所至
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
恩常見大旗必嗚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前
力戰立功時人稱之○我太祖振旅而還云云太祖威名益
著倭賊虜國人必問李萬戶今在何處伺間乃入寇
今按阿只拔都高麗國語訛稱我國人名
○倭焚金海府
〔辛酉〕禑七年○大明洪武十四年春二月時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
過數斛○倭焚寧海府○三月倭寇江陵道道簽書密直南
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往擊之時是道大飢備禦甚踈道同

知密直李崇率交州道兵以助之○倭寇松生蔚珎三陟平
海寧海盈德等地遂焚三陟縣○夏四月倭自智異山逃入
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岩石間三面峭絶唯小逕緣崖僅通一
人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珎募敢死百人乘高下石以火箭
焚其柵賊窘墜崖死者甚衆餘賊走海竊小船而遁前少尹
羅公彥以快船追及盡殺之擒十三人○五月倭寇伊山成
楊廣道都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擒斬九級○雞林元帥尹虎
斬倭十一級○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斬十六級倭又寇
寧海府○六月倭寇庇仁縣又焚永州○倭船五十艘寇金
海府闔山城元帥南秩擊却之秋又戰於寧海蔚州梁州彥
陽等處凡五合斬八級○倭寇蔚珎縣權玄龍與戰敗之斬
二十級獲馬七十匹○秋七月倭寇金海府○倭寇[illegible]城縣

南秋與戰斬八級〇九月倭寇瑞州〇冬十月倭寇臨
〇倭寇潘南縣元帥池湧奇李乙珍與戰却之獲二艘焚之
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〇十一月倭寇保寧縣又寇寧城
縣

今按洪武十四年當日本南朝弘和元年北朝永德元年

壬戌 辛禑八年〇大明洪武十五年二月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彦擊之不克
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〇三月倭寇平海三陟蔚珍羽
溪等縣〇倭寇寧越禮安榮州順興甫州安東〇夏四月憲
府劾啓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下都堂議之李仁
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宣寧縣〇楊水尺羣聚詐爲倭賊侵寧
越郡焚公廨民戶遣判密直林成味等追捕之獲男女五十
餘人馬二百餘匹〇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
與倭戰斬首三十級〇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水尺三
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水尺及馬匹下巡
軍鞫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馬匹餘皆釋之分置水尺于
諸州比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〇倭踰竹嶺寇丹陽郡
元帥邊安烈韓邦彦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
〇五月誅妖民伊金伊金固城民自稱彌勒佛惑衆曰我能
致釋迦佛凡禱祀神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必
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無光矣又曰吾爲作用則草發
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刈愚民信之爭施米帛金銀
馬死則棄之不食有貨財者悉以與人伊金又曰吾勅山川
之神悉送日本倭賊可易擒也於是巫覡尤加敬信城隍祠
廟撤去其神敬伊金如佛以祈福利無賴之徒從而和之
稱弟子輒相誑誑所至州郡守令或有出迎館之上舍者清
州牧使權和誘致之縛其渠首五人囚之於是都堂移牒諸
道皆捕斬之前判事楊元格素信奉其說及是逃匿搜獲
之杖流道死〇邊安烈韓邦彦等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
獲馬六十匹〇六月諫官鄭釐朴宜中等上疏曰比年以來
倭賊日熾州郡凋弊加之水旱饑饉荐臻草賊竊發私相屠
戮上國不許通好窺伺釁隙況天災人妖地坼與夫鳥獸泉
魚之異疊見譴告一國人民罔不憂懼誠宜兢兢業業無敢
逸豫云云〇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又寇通溝縣〇
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尚道體覆使時倭寇甚熾州郡騷然
民皆奔竄山谷而國無紀綱將帥環視不戰賊勢日盛浚至
號令嚴明諸將股栗連戰告捷一道之民賴以稍安先是守
城人曹希參扶其母欲避倭於京山府城行至洛東江無船
不得渡賊追及之其母曰吾老且病死無悔矣汝其走焉以
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遂與母伏於田間賊欲刃其母希參
以身蔽之爲賊所害母得以免京山府人裴仲善之女爲倭
所逐負其兒至所耶江江水方漲裴度不能脫投入水中賊
至岸持滿注矢曰爾來可免死女曰烈女不更二夫之死不
爲汝所辱賊射之中其兒賊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靈
山人郎將辛斯蔵之女年十六爲賊所逐隨父至江乘船將
渡賊猝至殺舟中人殆盡其父亦被害有一賊執其女下船
女曰汝殺吾父不共戴天之讐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
而倒之賊怒遂殺之浚上其事曰三人節孝如是可旌其門
以勸來者遂立石記其事〇冬十月倭寇甫原郡又倭船五

十艘入鎭浦海道元帥鄭地擊走之追至蠡山島獲四艘
今按洪武十五年當日本南朝弘和二年北朝永德二年

卷之五十二

高麗紀

辛禑九年〇大明洪武十六年春正月海道副元帥鄭地擊倭大破之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〇夏五月海道元帥鄭地擊倭于南海縣大敗之時地所將戰艦僅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船百二十艘大至慶尚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手自櫂櫂卒益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勢甚熾四圍而進地督進至朴頭洋賊以大船二十艘艘置勁卒百四十人爲先鋒地進攻大敗之焚賊船十七艘浮尸蔽海兵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捷音至禑大喜遣李克明安紹遠賜官醞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鎖頸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殪而之用乃免〇倭寇慶尚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義城善州等處又寇丹陽堤州遣典儀令禹夏于慶尚道督察元帥禦倭勳息〇秋七月禹夏督諸兵馬使擊倭于義城斬三級又戰于禮安順興斬十四級〇八月倭寇屋義城等處賊衆我寡屢戰不利副元帥尹可觀與戰于安東禮安等處敗績〇倭陷居寧長水等縣分兵欲寇全州副元帥皇甫琳戰于雲峰却之〇禑召密直提學趙浚曰楊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問使恇怯不戰卿可往察軍機浚對曰殿下若命臣專制得道其將帥退留敗績者聽臣處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上死亦死地乎將帥之族忌之白禑止之乃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爲楊廣慶尚道都體察使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軍容盛衰其有退遁不進者元帥則禁身以聞其餘照律施罰〇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元帥王安德金思革都興與戰斬三十級〇倭賊千餘寇春陽寧越旌善等郡縣〇左司議權近等疏曰今倭寇侵掠四方又聞刺客往來京城殿下從以數騎馳騁道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爲殿下危之禑曰我誠有此然非卿等誰肯言之〇倭賊千餘陷沃州報令等縣遂入開泰寺據雞龍山文達漢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棄馬登山公州牧使金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伉岾子浩敗死達漢及金斯革安德都興安慶朴壽年等與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六級斯革追擊于木川黑岾斬二十級〇九月倭寇江陵府及金化縣又陷淮陽府及平康縣京城戒嚴徵平壤西海道精兵入衛遣前政堂南佐時知密直安紹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印海開城君王福命開城府事郭璇等往擊之戰于金化敗績〇倭陷洪川縣元帥金立堅李乙珍與戰斬九級〇冬十月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倭突出掩擊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敗績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元帥朴忠幹與戰逐之斬首六級賊入據淸平山以[illegible]成事禹仁烈爲都體察使前密直林大臣爲助戰元帥往擊之〇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人之境禑以密直提學趙浚爲江陵交州道都檢察使〇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七十二

匹賊牧徐衆退泊高城浦禑賜乙珎白金有差○十一月
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寇從之
今按洪武十六年當日本 南朝弘和三年 北朝後小松天皇永德三年
甲子 辛禑十年○大明洪武十七年○二月倭入鎭浦以小艇載還被虜婦女
二十五人○閏十月倭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王承寶與
戰敗績○十一月倭寇咸陽郡都巡問使尹可觀晉州牧使
朴子安與戰斬十八級○倭寇同福縣都巡問使尹有麟光
州牧使金湊長興府使柳宗與戰斬九級○禑見撣近爲代
言曰此人嘗爲諫官使予不得遊幸何得近侍爲代言乎令
令防倭○倭寇木原工二鄕府使許操擒賊諜三人○海道
萬戸尹之哲遇倭于德積島擊走之獲倭船一艘得所虜八
十八人

今按洪武十七年當日本 南朝元中元年 北朝後小松天皇至德元年
乙丑 辛禑十一年○大明洪武十八年 春正月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曹彦擊
倭于汝走島獲船一艘擒三人禑賜白金五十兩○二月遼
東都司遣百戸程與來問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乃就得卿
歸京師禑與林堅味李成林得程與極厚賂使裵子溫賂與
金五十兩傔從三人銀各五十兩得卿行至鐵州中夜盜殺
之以遇倭聞于帝得卿將行都堂誘之曰北靑州之事汝當
其責勿以累國得卿曰吾但奉行都堂牒耳上國若有問豈
敢終諱然深憂懼無以爲計密直提學河崙密謂堅味曰事
貴從權當今西北倭寇充斥豈無遇賊死者乎堅味大喜遂
從其計使盜殺之
今按洪武十八年當日本 南朝元中二年 北朝至德二年 當時高麗托倭

寇爲奸如楊水尺伊金林堅味是也以此觀之則他称倭
寇不悉爲倭人乎果未可知也
夏四月倭寇交州道以趙仁璧爲四道都指揮使○秋七月
左司議李至等上疏諫遊畋禑使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義
遽大怒曰時方危亂此輩不欲吾習馬不忠孰甚當痛懲之
以絶言者後又悉書諫官名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
官多謝病
今按及高麗之將滅辛禑出矣荒淫暴虐無不至也諫爭
爲不忠赴其人于死地嗚呼斯時日本亂甚高麗亦如此
痛哉
○倭寇端州東北面上元帥沈德符與戰敗績○倭寇瓮津
麒麟島海道萬戸鄭龍追擊之○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

察使睦子安擊却之斬五級○八月全羅海道元帥陳元瑞
捕倭二十餘級○九月倭賊百五十艘寇咸州洪原北靑哈
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元帥沈德符洪徵安柱黃希碩鄭
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
陣獨入中槊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郞哈馳入射之遂連
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
勢益熾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在七十
步許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汝等觀之
卽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
日直指賊所屯兎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
西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李太祖 舊諱 碑礫螺也太祖率李豆蘭
高呂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崔景等百餘騎按轡徐行

過其居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爲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爲一
屯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將上
馬百步許有枯樹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太
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李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
悔無及矣賊酋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太祖曰
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英珪誘賊賊先鋒數百
追之太祖陽北自爲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二十餘人
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是太祖以
先士卒單騎出入賊陣者數四所向披靡手斃賊無算所射
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奔崩官軍乘之呼聲
動天地僵尸蔽野無一人得脫是戰也女眞軍乘勝縱殺太
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佛山亦盡擒之禑

賜太祖白金五十兩五表裏鞍馬又加賜定遠十字功臣號
○以前知門下李乙珎爲江陵道元帥以捕倭賊○冬十月
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倭六級
丁卯（辛禑十三年○大明洪武二十年）二月判密直司事尹可觀卒初倭賊皆
由丑山島入寇可觀出鎭合浦建白置船卒自後倭患稍息
性清儉秋毫不取不近聲妓銷兵器弊棄者爲農器開屯田
以贍軍食及還鞍勒破缺以麻繩補之○秋八月鄭地上書
自請東征曰倭非擧國爲盗其國叛民分據對馬一岐兩島
隣於合浦入寇無時若聲罪大擧覆其巢穴則邊患永除矣
且今水軍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也順風而往
則二島一擧可滅○十二月倭寇井邑縣典醫正景德宜妻
安氏携二子及三婢匿後園土宇賊尋得欲亂之安罵且拒

賊捽首拔劒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怒殺之虜其
子一婢而去又執中郎將李得仁妻李氏欲汚之李以死拒
賊遂殺之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日本南朝元中四年 北朝後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卷之五十三

高麗紀

辛禑四

戊辰（辛禑十四年○大明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乙巳朔禑次鳳州初禑獨與崔
瑩決策攻遼未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我太祖曰欲攻遼陽卿
等宜盡力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
月發兵二不可擧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
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禑頗然之云云○丁巳禑命奉天船

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倭入椒
島時京城丁壯皆從軍唯餘老弱而已毎夜烽火屢擧京城
單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五月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鎭浦
寇旁近州郡禑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托疾不
赴北征使子弟奴隷代行者悉令禦倭避者斷以軍法籍其
産○楊廣道按廉田理報倭寇道内四十餘郡留兵單弱如
蹈無人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
令諸妃之在漢陽者悉還開京○六月癸卯朔諸軍來屯近
郊爲書授金完曰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爲寇
殺我人民燔我府庫云云○秋七月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
慶尚道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全羅道副元
帥金宗衍慶尚道副元帥具成老等救之時判典校寺事康

好文妻文氏有二兒負幼携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絕不肯行賊繫其頸逼令前行又過棄所負兒文氏知不免褁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石殺其兒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又容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竄見而哀之饘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云云民之出私田之租也稱貸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貸者賣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能養也寃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水旱戶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里暴戾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宗廟危於

累卵○八月以鄭地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時倭寇擾亂三道所至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足以懾伏倭寇命與金伯興金用鈞等往擊之又遣慈惠尹曹彥密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曜禦之○大司憲趙浚陳時務曰云云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今也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踐踏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旄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舉及時掃清云云水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之○慶尚道都巡問使朴葳安東元帥崔鄲擊倭于尚州中牟縣破之各賜弓馬○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原大敗之時倭寇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晉州牧使李贇

戰死倭又自咸陽踰雲峰入羅岷至南原地督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金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賊乃登船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昌賜地等宮醞段絹○九月朴葳擊倭于尚靈縣斬二十五級○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仡將行上書曰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固不可以不虞也云云○十二月先是典法及郎舍上疏曰崔瑩事我玄陵云云逮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

今按洪武二十一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五年北朝嘉慶二年

卷之五十四

高麗紀

恭讓王一

己巳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二月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葳衣服鞍馬銀錠獎諭之人以爲葳但燒廬舍船楫實無俘獲○六月慶尚道都節制使朴葳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京畿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斬三十級○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遣節制使柳曼殊我恭靖王往擊之賜弓矢○冬十月倭寇楊廣道都邑串都體察使王安德與戰大敗○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略曰云云軍士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官悉輸京都以希重賞因上毒民軍士解體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

卷之五十五

高麗紀

恭讓王二

庚午二年（大明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倭寇楊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楓州達哀將軍丁友知密直司事尹師德捕之遇賊于寧州內高[?]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歸

今按洪武二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七年　北朝明德元年）

卷之五十六

高麗紀

恭讓王三

辛未三年（大明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云云

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邑無孑遺

今按庚寅元至正十年至今洪武二十四年該四十二年

庚寅倭寇之興見東國通鑑第四十五卷具前

壬申四年（大明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倭寇慶尚道仇羅梁萬戶李興仁擊破之獲戰艦以獻賜米二十碩○三月慶尚道水軍萬戶車俊獲倭船一艘以獻王賜帛

今按洪武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明德三年

右東國通鑑五十六卷記三韓始終其間往往有日本事表章如上文雖恨志近代小事頗雜於上世大事多闕如也昔我素盞烏尊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高麗曲有穢志麿利（與曾尸茂梨訓近）或曰蘇民樂盖素盞烏尊所作樂也遺存哉

在仁智要録三韓人不知之又百濟王仁來大闡儒風仁其先漢人也崔豹古今注所謂千乘王仁者耶和泉國百舌鳥野北陵（反正天皇陵）[?]陵東池上（池名[?]號凡人中家泉姓　井池出姓氏録）其地有王仁祠應神天皇皇子菟道稚郎子嘗師仁學其後受禪讓於兄大鷦鷯尊兄弟有夷齊之行皇子薨尊悲哀不已仁乃獻和歌方勸即位於是尊即位此我朝之美談也必仁之教導所使乎亦可觀百濟有人矣然三韓人寥寥無聞豈惟惡己國惡不書而已哉雖美事不知此類也

異稱日本傳卷下三目

異稱日本傳下之三引用書目

三國史記 今按中引四聲通解

三韓詩龜鑑

慕齋集 今按中引朝鮮八道總圖

東文選 今按中引造化論華嚴經等

晉山世稿

東人詩話

三綱行實圖

續三綱行實圖

大平通載

三國史記卷第一
輸忠定難靖國贊化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
師大保僕射尚書兼禮部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
柱國致仕臣金富軾奉　宣撰

新羅本紀第一

儒理三十四年（後漢明帝永平元年）　脫解尼師今立一云吐解時年六十二姓
昔妃阿孝夫人脫解本多婆那國所生也其國在倭國東北
一千里初其國王娶女國王女爲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
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棄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寶物置
於櫝中浮於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國海邊金官人怪之不
取又至辰韓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時
海邊老母以繩引繫海岸開櫝見之有一小兒在焉其母取

養之及壯身長九尺風神秀朗智識過人或曰此兒不知姓
氏初櫝來時有一鵲飛鳴而隨之宜省鵲字以昔爲氏又解
韞櫝而出宜名脫解脫解始以漁釣爲業供養其母未嘗有
懈色母謂曰汝非常人骨相殊異宜從學以立功名於是專
精學問兼知地理望楊山下瓠公宅以爲吉地設詭計以取
而居之其地後爲月城至南解王五年聞其賢以其女妻之
至七年登庸爲大輔委以政事儒理將死曰先王顧命曰吾
死後無論子婿以年長且賢者繼位是以寡人先立今也宜
傳其位焉

今按新羅始祖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六年多婆那國在
倭國東北一千里東國通鑑亦有之本出于此謂倭國東
北則蓋蝦夷之地也三國史記五十卷記新羅高句麗百濟

三國史與東國通鑑有異同今並存之

三年夏五月與倭國結好交聘

今按脫解尼師今三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十一年倭人侵木出島王遣角干羽烏禦之不克羽烏死之

今按十一年當垂仁天皇九十六年東國通鑑以羽烏事
爲脫解十七年事角干新羅位名三國史記職官志曰大
角干（或云大舒發翰）太宗王七年滅百濟論功授大將軍金庾信
大角干於前十七位之上加之非常位也太大角干（或云太大
舒發翰）文武王八年滅高句麗授留守金庾信以太大角干
賞其元謀也於前十七位及大角干之上加此位以示殊
尤之禮

祇摩尼師今立（或云祇味）十年（後漢建武九年）四月倭人侵東邊　十一年夏四

月大風東來折木飛瓦至夕而止都人訛言倭兵大來爭遁
山谷王命伊飡翌宗等諭止之

今按祇摩尼師今祇摩王也尼師今麻立干等語者國諺
王號也後朝鮮人惡國諺鄙野稱王非舊也三韓有國字
有諺音崔世珍撰編四聲通解上下卷言之十年十一年
當垂仁天皇六十五年

十二年春三月與倭國講和

今按十二年當垂仁天皇六十五年講和事我國史不見

又卷第二　新羅本紀第二

阿達羅尼師今立（後漢元嘉元年）五年春三月倭人來聘

今按五年當日本成務天皇二十一年謂倭人來聘者無
稽之言也

二十年夏五月倭女王卑彌乎遣使來聘

今按二十年當成務天皇四十年卑彌呼異邦訛稱神功皇后也見前此年神功皇后降誕安得有生而遣使來聘乎其謬

伐休（一作發暉）尼師今立十年六月倭人大饑來求食者千餘人

今按十年當日本仲哀天皇二年（後漢初平四年）此時日本新羅未通豈有倭人求食于新羅哉

助賁尼師今立（一云諸貴）三年（魏太和六年）夏四月倭人猝至圍金城王親出戰賊潰走遣輕騎追擊之殺獲一千餘級

今按三年當日本神功皇后三十二年

四年五月倭兵寇東邊

秋七月伊飡于老與倭人戰沙道乘風縱火焚舟賊赴水死盡

今按通鑑爲五月事

沾解尼師今立三年（魏嘉平元年）夏四月倭人殺舒弗耶于老

今按三年當神功皇后四十九年

儒禮尼師今立四年（西晉大康八年）夏四月倭人襲一禮部縱火燒之虜人一千而去

今按四年當日本應神天皇十八年

六年夏五月聞倭兵至理舟楫繕甲兵

今按六年當應神天皇二十年

九年夏六月倭兵攻陷沙道城命一吉飡大谷領兵救完之

今按九年當應神天皇二十三年

十一年夏倭兵來攻長峯城不克

今按十一年當應神天皇二十五年

十二年春王謂臣下曰倭人屢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與百濟謀一時浮海入擊其國如何舒弗耶弘權對曰吾人不習水戰冒險遠征恐有不測之危況百濟多詐常有呑噬我國之心亦恐難與同謀王曰善

今按十二年當應神天皇二十六年

基臨（一云基丘）尼師今立三年（西晉永康元年）春正月與倭國交聘

今按三年當應神天皇三十三年

訖解尼師今立三年（西晉永嘉六年）春三月倭國王遣使爲子求婚以阿飡急利女送之

今按三年當應神天皇四十三年與通鑑同

三十五年春二月倭國遣使請婚辭以女旣出嫁

今按三十五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二年與通鑑異

三十六年二月倭王移書絕交

今按三十六年當仁德天皇三十三年與通鑑同

三十七年倭兵猝至風島抄掠邊戶又進圍金城急攻王欲出兵相戰伊伐飡康世曰賊遠至其鋒不可當不若緩之待其師老王然之閉門不出賊食盡將退命康世率勁騎追擊走之

今按三十七年當仁德天皇三十四年與通鑑同

又卷第三（新羅本紀第三）

奈勿（一云那密）尼師今立九年（東晉興寧二年）夏四月倭兵大至王聞之恐不可敵造草偶人數千衣衣持兵列立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人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人大敗走追擊

殺之幾盡

今按九年當仁德天皇五十二年與通鑑同

三十八年夏五月倭人來圍金城五日不解將士皆請出戰王曰今賊棄舟深入在於死地鋒不可當乃閉城門賊無功而退王先遣勇騎二百遮其歸路又遣步卒一千追於獨山夾擊大敗之殺獲甚衆

今按三十八年當仁德天皇八十一年通鑑爲三十七年事

實聖尼師今立元年（東晋元興元年）三月與倭國通好以奈勿王子未斯欣爲質

今按元年當日本履中天皇三年與通鑑同

四年夏四月倭兵來攻明活城不克而歸王率騎兵要之獨

山之南再戰破之殺獲三百餘級

今按四年當履中天皇六年

六年春三月倭人侵東邊夏六月又侵南邊奪掠一百人

今按六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二年

七年春二月王聞倭人於對馬島置營貯以兵革資粮以謀襲我我欲先其未發揀精兵擊破兵儲舒弗耶未斯品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況涉巨浸以伐人萬一失利則悔不可追不若依嶮設關來則禦之使不得侵猾便則出而禽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策之上也王從之

今按七年當反正天皇三年與通鑑同

十四年八月與倭人戰於風島克之

今按十四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三年

訥祇麻立干立二年（東晋恭帝德文元年）春正月王弟卜好自高句麗與堤上奈麻還來秋王弟未斯欣自倭國逃還

今按二年當允恭天皇八年

十五年夏四月倭兵來侵東邊圍明活城無功而退

今按十五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二十一年

二十四年倭人侵南邊掠取生口而去夏六月又侵東邊

今按二十四年當允恭天皇三十年

二十八年夏四月倭兵圍金城十日糧盡乃歸王欲出兵進左右曰兵家之說曰窮冦勿追王其舍之不聽率數千餘騎追及於獨山之東合戰爲賊所敗將士死者過半王蒼黃棄馬上山賊圍之數重忽昏霧不辨咫尺賊謂有陰助收兵退歸

今按二十八年當允恭天皇三十三年與通鑑同

慈悲麻立干立二年（宋大明二年）夏四月倭人以兵船百餘艘襲東邊進圍月城四面矢石如雨王城守賊將退出兵擊敗之追北至海口賊溺死者過半

今按二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二年與通鑑同

五年夏五月倭人襲破活開城虜人一千而去

今按五年當雄略天皇五年

六年春二月倭人侵歃良城不克而去王命戌智德智領兵伏候於路要擊大敗之王以倭人屢侵疆埸緣邊築二城

今按六年當雄略天皇六年

十九年夏六月倭人侵東邊王命將軍德智擊破之殺虜二百餘人

今按十九年當雄略天皇十九年

二十年夏五月倭人擧兵五道來侵竟無功而還

今按二十年當雄略天皇二十年

炤知（一云毗處）麻立八年夏四月倭人犯邊

今按八年當日本顯宗天皇二年（南齊永明四年）

十五年秋七月置臨海長嶺二鎭以備倭賊

今按十五年當日本武烈天皇二年

十九年夏四月倭人犯邊

今按十九年當武烈天皇六年

二十二年春三月倭人攻陷長峯鎭

今按二十二年當日本繼體天皇元年

又卷第六　新羅本紀第六　文武王上

立十年十二月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名

今按十年當日本持統天皇四年（周天授元年）

又卷第七　新羅本紀第七　文武王下

十一年秋七月至龍朔三年揔管孫仁師領兵來救府城新羅兵馬亦發同征行至周留城下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爲漢前鋒先破岸陣周留失膽遂卽降下南方已定回軍云云

今按十一年當持統天皇五年

又卷第八　新羅本紀第八

孝昭王七年三月日本國使至王引見於崇禮殿（周聖曆元年）

今按七年當日本文武天皇二年

聖德王二十一年冬十月築毛伐郡城以遮日本賊路（唐開元十年）

今按二十一年當日本元正天皇養老六年

又第九　新羅本紀第九

景德王元年冬十月日本國使至不納（唐天寶元年）

今按元年當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十四年

十二年秋八月日本國使至慢而無禮王不見乃廻

今按十二年當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

又卷第十　新羅本紀第十

哀莊王三年冬十二月授均貞大阿飡爲假王子欲以質倭國均貞辭之（唐貞元十八年）

今按三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四年秋七月與日本國交聘結好

今按四年當延曆二十二年

七年春三月日本國使至引見朝元殿

今按當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九年春二月日本國使至王厚禮待之

今按當大同三年

又卷第十一　新羅本紀第十一

憲康王二年八月日本國使至王引見於朝元殿（唐乾符三年）

今按當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

八年夏四月日本國王遣使進黃金三百兩明珠一十箇

今按當日本陽成天皇元慶六年此年我無遣使于新羅事三代實錄曰十二月廿七日乙未加賀國馳驛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國入覲使裴頲等一百五人著岸渤海國高麗別種也及高麗衰其地多入渤海三國史記自第十二

至第二十二高麗本紀也一言無我國事聊略之甚也

又卷第二十五 百濟本紀第三

展斯王六年夏五月王與倭國結好以太子腆支爲質

今按當〈晉大元十五年〉仁德天皇七十八年

十一年五月遣使倭國求大珠

今按當仁德天皇八十三年

十二年春二月倭國使者至王迎勞之特厚

今按當仁德天皇八十四年

腆支王〈或云直支〉梁書名映阿莘之元子阿莘在位第三年立爲太子六年出質於倭國十四年王薨王仲弟訓解攝政以待太子還國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爲王腆支在倭聞訃哭泣請歸倭王以兵士百人衛送既至國界漢城人解忠來告曰大王棄世王弟碟禮殺兄自王願太子無輕入腆支留倭人自衛依海島以待之國人殺碟禮迎腆支即位妃八須夫人生子久尒辛

今按直支百濟第二十世王也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八年春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曰阿花王立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脩先王之好也〉十六年春二月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見林按直支在日本凡九年〉

二十五年百濟直支王薨即子久爾辛立爲王王年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與王母相婬多行無禮天皇聞而召之

十四年夏遣使倭國送白綿十匹

今按當允恭天皇七年

毗有王二年〈宋元嘉五年〉春二月倭國使至從者五十人

今按當允恭天皇十七年

又卷第二十七 百濟本紀第五

武王九年〈隋大業四年〉春三月隋文林郎裴淸奉使倭國經我國南路

今按當日本推古天皇十六年

又卷第二十八 百濟本紀第六

義慈王十三年秋八月王與倭國通好

今按當日本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二十年春二月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

今按當日本齊明天皇六年

又卷第三十八

雜志第七　職官上

領客府本名倭典眞平王四十三年改爲領客典〈後又別置倭典〉景

德王又改爲司賓府惠恭王復故令二人眞德王五年置位自大阿湌至角干爲之卿二人〈云云〉

又卷第四十一 列傳第一 金庾信上

金庾信王京人也十二世祖首露不知何許人也以後漢建武十八年壬寅登龜峯望駕洛九村遂至其地開國號曰加耶後改爲金官國其子孫相承至九世孫仇亥或云仇次休於庾信爲曾祖羅人自謂少昊金天氏之後故姓金

又卷第四十三 列傳第三 庾信下

開元二十一年大唐遣使教諭曰靺鞨渤海外稱蕃翰內懷狡猾今欲出兵問罪卿亦發兵相爲掎角聞舊將金庾信〈孫〉允中在須差此人爲將仍賜允中金帛若干於是大王〈聖德大王〉命允中弟允文等四將軍率兵會唐兵伐渤海允中再

巖性聰敏好習方術少壯爲伊飡入唐宿衞間就師學陰陽
家法聞一隅則反之以三隅自述遁甲立成之法呈於其師
師憮然曰不圖吾子之明達至於此也從是而後不敢以弟
子待之大曆中還國爲司天大博士歷良康漢三州大守復
爲執事侍郎浿江鎭頭上所至盡心撫字三務之餘敎之以
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蝗自西入浿江之界蠢然蔽野
百姓憂懼巖登山頂焚香祈天忽風雨大作蝗蟲盡死大曆
十四年己未受命聘日本國其國王知其賢欲勸留之會大
唐使臣高鶴林來相見甚懽倭人認巖爲大國所知故不敢
留乃還

今按金巖事比通鑑詳故載之

又卷第四十五列傳第五

昔于老奈解尼師今之子（或云角干水老之子也）助賁王二年七月以伊
飡爲大將軍出討甘文國破之以其地爲郡縣四年七月倭
人來侵于老逆戰於沙道乘風縱火焚賊戰艦賊溺死且盡
十五年正月進爲舒弗耶兼知兵馬事十六年高句麗侵北
邊出擊之不克退保馬頭柵至夜士卒寒苦于老躬行勞問
手燒薪櫵暖之羣心感喜如夾纊沾解王在位沙梁伐國舊
屬我忽背而歸百濟于老將兵往討滅之七年癸酉倭國使
臣葛那古在館于老主之與客戲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
妃爲爨婦倭王聞之怒遣將軍于道朱君討我大王出居于
柚村于老曰今茲之患由吾言之不愼我其當之遂抵倭軍
謂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於此耶倭人不答執之
積柴置其上燒殺之乃去于老子幼弱不能步人抱以騎而

歸後爲訖解尼師今未鄒王時倭國大臣來聘于老妻請於
國王私饗倭使臣及其泥醉使壯士曳下庭焚之以報前怨
倭人忿來攻金城不克引歸

論曰于老爲當時大臣掌軍國事戰必克雖不克亦不敗則
其謀策必有過人者然以一言之悖以自取死又令兩國交
兵其妻能報怨亦變而非正也若不爾者其功業亦可錄也

今按昔于老事始終詳故亦載之

朴堤上（或云毛末）始祖赫居世之後婆娑尼師今五世孫祖阿道
葛文王父勿品波珍飡堤上仕爲歃良州干先是實聖王元
年壬寅與倭國講和倭王請以奈勿王之子未斯欣爲質王
嘗恨奈勿王使已質於高句麗思有以釋憾於其子故不拒
而遣之又十一年壬子高句麗亦欲得未斯欣之兄卜好爲

質大王又遣之及訥祇王卽位思得辯士往迎之聞水酒村
干伐寶靺一利村干仇里廼利伊村干波老三人有賢智召
問曰吾弟二人質於倭麗二國多年不還兄弟之故思念不
能自止願使生還若之何而可三人同對曰臣等聞歃良州
干堤上剛勇而有謀可得以解殿下之憂於是徵堤上使前
告三臣之言而請行堤上對曰臣雖愚不肖敢不唯命祇承
遂以聘禮入高句麗語王曰臣聞交鄰國之道誠信而已若
交質子則不及五霸誠末世之事也今寡君之愛弟在此殆
將十年寡君以鶺鴒在原之意永懷不已若大王惠然歸之
則若九牛之落一毛無所損也而寡君之德大王也不可量
也王其念之王曰諾許與同歸及歸國大王喜慰曰我念二
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奈何堤上報曰臣雖奴才旣以

許國終不辱命然高句麗大國王亦賢君是故臣得以一
悟之若倭人不可以口舌諭當以詭謀可使王子歸來臣適
彼則請以背國論使彼聞之乃以死自誓不見妻子抵栗浦
汎舟向倭其妻聞之奔至浦口望舟大哭曰好歸來堤上回
顧曰我將命入敵國爾莫作再見期遂徑入倭國若叛來者
倭王疑之百濟人前入倭讒言新羅與高句麗謀侵王國倭
遂遣兵邏戍新羅境外會高句麗來侵并擒殺倭邏人倭王
乃以百濟人言爲實又聞羅王囚未斯欣堤上之家人謂堤
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兼差堤上與未斯欣爲將兼
使之鄕導行至海中山島倭諸將密議滅新羅後執堤上未
斯欣妻孥以還堤上知之與未斯欣乘舟遊若捉魚鴨者倭
人見之以謂無心喜焉於是堤上勸未斯欣潛歸本國未斯

欣曰僕奉將軍如父豈可獨歸堤上曰若二人俱發則恐謀
不成未斯欣抱堤上項泣辭而歸堤上獨眠室內晏起欲使
未斯欣遠行諸人問將軍何起之晚答曰前日行舟勞困不
得夙興及出知未斯欣之逃遂縛堤上行舡追之適煙霧晦
冥望不及焉歸堤上於王所則流於木島未幾使人以薪火
燒爛支體然後斬之大王聞之哀慟追贈大阿飡厚賜其家
使未斯欣娶其堤上之第二女爲妻以報之初未斯欣之來
也命六部遠迎之及見握手相泣會兄弟置酒極娯王自作
歌舞以宣其意今鄕樂憂息曲是也

今按未斯欣事見前憂息樂事三國史記卷第三十二樂
志曰憂息樂訥祇王時所作也

三韓詩龜鑑卷之下

拙翁崔瀣　批點
石澗趙　云仡精選

密直郭預

感渡海

扶桑之海遠不極萬里蒼蒼接天色有鬼生寄海中央木道
繞逼變難測聖明本自罩度外邊將貪功謀欲得受命東征
自往年東南師期在六月千艘駕浪會一岐（日本島名）十丈風帆
檣欲折相望洸漾不交鋒辛苦何須爲君論炎氣瘴霧熏著
人滿海浮屍寃氣結溜餌蛟鼉潮落生九月已當三十日是
時八極顛風來擊碎蒙衝何太疾蒼皇誰借千金壺枉教壯
士探蛟窟哀哉十萬江南人攀依絕嶼赤身立如今恨鬱與
山高永夜飄魂向天泣窮時將帥若生還念此能無增鬱悒

壯哉萬古烏江上恥復渡歸棄功業

今按密直官名郭預高麗人此詩題至元辛巳蒙古犯日本高麗與之會壹岐島沒海也

慕齋詩集卷之一

朝鮮　金安國

書日本人犬吠圖

太明初出煉當空熠遍光輝四海同堪笑蜀中群狗吠只緣
百越窮冬暖若春黃茅瘴氣每蒸薰千年一下霏霏雪無怪
風土喜陰雺
狂奔吠犬羣

今按此詩見日本人所畫蜀犬越犬圖爲作之也

送別日本僧彌中等五首

縹緲雲帆向日東海天無際起悲風千年一道裏無[illegible]
溪邊憶遠公酒爲排愁偏取醉詩因恨別覺難工他時最是
相思處月白中秋夜枕空（曾與師賞中秋月）
海外知音更幾人客中懷抱淚沾巾明年八月天河上須泛
仙槎再問津
愛君標格出塵埃幾度相傾月下杯一夜西風動歸興天涯
離思苦難裁
鴈叫長空水國秋天涯離別過添愁憑君莫唱陽關曲淚染
青衫不禁收
聚散悠悠夢不眞幾回揮淚海天濱扁舟萬里一歸去便作
今生永別人
今按彌中道德禪師號東海碩所禪師上足乃中峰普應國

師十世法孫也
又卷之二
答日東使宗國貞吉簡
蕭蕭白髮暮齊翁衰病年來百慮空萬里情知皆健否每窮
春眼海天東
淑淑滄濱鴈過蹤今朝忽把故人書只將相聞難將見筒中
懷抱果何如
中秋皓月重陽菊爛熳尊前幾醉顚追想舊遊眞一夢一看
華札一潸然
題扇寄日東客
十年懷淑淑萬里海茫茫爲借清風陣憑傳庾嶺香自是懷
中物寧忘篋裏藏憑渠寄離思好去到扶桑

次日東使易窓上人韻
碌碌悠悠一禿翁拙年懷抱轉頭空齊庭尙混吹竽列謾遣
虛名落海東
自愧匡時術已踈腐儒無用五車書飛騰本是夔龍輩日斷
雲宵敢望如
滄海桑田幾變遷坐看烏兎遞相顚故人兜率天中去十載
陳蹤意黯然
遠公高韻邈難希忽誦新詩意不堪安得虎溪逢一笑傳燈
豈待發三三
次寄日本僧月江韻二首
萬里扶桑使曾同兩歳歡襟期有支許酬唱傲黃韓悵別海
空濶相思春欲殘天涯長有夢淑淑赴槐安

每憶會逢昔平生罄一歡難追飛錫隱還似贈衣韓海外千
山杳塵中兩鬢蒼淺深慚鶼鶼翼只應一枝安
次日本棚中上人韻
年來多病懶杯觴筆路緣衰又廢荒敢向長鯨誇題鼠不堪
彪虎敵牂羊吾方欲斂風騷語師莫頻攜般若湯萬里知音
寧易得歡娛今日正逢場
開抱談論借酒觴十年茅塞盡鋤荒初疑角逐楚漢鹿轉覺
俱忘臧穀羊法界神清風作馭塵機念絕雪消湯誓首吾師
煩指教如何始脫死生場
莫辭賓館醉壺觴故國遙遙望眼荒席上流金張火傘竈邊
生浪舞商羊行裝謾拂魚腸鋏旅况難憑蟹眼湯正賴忘憂
猶此物淵明一句擅詩場

得與吾師共一觴佛言因果定非荒今生疑是前身永過去安知舊姓羊物外高談方璧玉人間熱惱任探湯相期汗漫無何有聊付殘生戲劇場

與彌中上人飲且彈琴

虛館生涼暑氣收抱柯蟬響報新秋百杯興倒朱絃裏千里思遙碧海頭聚散關天寧昏昏悲歡閲世劇悠悠我洋曲曲知音在一笑相看萬事休

次彌中上人聽琴韻

古意仍將寄古徽頻傾俗耳尚依俙澗中流水淙淙響天際閑雲日在飛

冰作琴形玉作徽我洋一曲想依俙莫教彈起離鸞怨庭葉先秋意欲飛

與彌中話及睡夢中指庭中槐樹曰睡鄉風味盡在此中我輩聚散寧非一夢乎因感而贈之

世界一槐安悲歡一夢中倏然聚悳悳散後還忡忡智者悟其妄笑彼愚者蒙寧知至人者真妄併為空吾師了茲意我亦欽其風乾坤納芥粒掉臂超鴻濛汗漫凌倒景下視螻蟻封師能從我否曠志將無同萬古復萬古來者亦無窮壹笑更何言醉面聊發紅

與日本釋彌中月江玉成祖芳賞仲秋月夜分乃散明朝各贈壹首

月到中秋幾度圓清光昨夜最堪憐乾坤萬里雲如掃風露三更酒有權泛渚新詩聊可詠登樓豪興欲成顛明年此日空相憶南北迢迢路八千

壹年壹度中秋月爭得年年此夜明湖海論交無萬里酒杯撩興到三更露溥風冷寒光轉雲斂天高霽氣呈造物似知吾輩意十分圓了十分清

銀河頭側夜將闌露洗長空桂影寒盡倒碧尊期共醉正逢青眼肯辭歡淒涼笛咽三更弄宛轉琴鳴壹指彈更續茲遊那可得年年秋月只相看

去歲中秋夜待月月不明君南我在北萬里阻海程半面不相識寧知相愛情今年中秋夜明月正盈盈纖氛淨如洗宇宙涵水晶君乘海上槎飄然來王京相逢即一笑便尋方外盟道我躡雲梯引我遊化城坐我廣寒府聽我鈞天聲沆瀣徹肺腑酒然神骨醒冷風翼兩腋俯視渺寰瀛芬華擲微屣垢濁蛻塵纓太海釀為酒大斗為觥罍以北斗杓侑以天

籟笙竽醉吞千齡殤視香與彭嗟哉一瞬歡轉頭如夢驚明年此夜月明暗不要評依然各南北兩地懷不平對月共相憶壹杯聊自傾明年復明年此月年年清我與君相別幾時相喜迎古來樂難恃此會寧再成

走筆謝却彌中惠藥

頃惱人間苦兼因熱惱侵常移腰上帶久廢枕邊琴調攝何關術功夫只在心安閑方合劑清淨待深鍼欲鍊真丹永須投舊箴錯願臨飛去錫永散鬱湮襟塵土非吾戀仙區仗子尋殷勤謝禪客藥力詎能任

和日本僧康樂等韻以別

塵世悠悠只強顏十年魂夢繞雲關何方可逐凌空錫去踏蓬瀛海上山

渺渺扶桑天一涯海山何處訪仙家此生此別應長別淚眼

休驚見黑花
一歡那意遠成非白首詩盟轉失依萬里幸逢天際鴈百年
音信莫教稀
欲挽歸舟未有緣數行清淚落尊前他年夜夜長相憶人在
東西月在天
孤懷牢落倚高樓殘日沈吟賦遠遊客與年光拋我去不堪
傷別復悲秋
相看一笑意無餘肝膽都輸識面初今日忩忩生別恨小詩
和淚爲君書
又卷之三
贈日本國使安心東堂 余舊爲宣慰使接日本使僧彌中安心自說彌中法孫接彌中時曾共賞中秋月多有唱和彌中師示寂已久

多生應結佛本緣祖逝孫來偶又傳四大本知都是妄存亡
唯記月懸天
賜宴席次安心東堂韻
隣邦交懿篤前聞講禮賓筵荷兩君雲裏笙簫方度曲日邊
談笑更憑文層波萬里貽長憶轟飲千觴費暫欣欲絆飛鳥
終爛與南宮朽老忝無筋
次安心東堂韻
恩筵杯酒幾相逢今日離懷正不窮仙棹一歸滄海濶百年
唯信夢魂通
此生無處更相逢桑海茫茫意不窮白髮尚書何敢望靈槎
唯冀信頻通
觀射次安心東堂韻
羣才曾試白猿公妙競穿楊百發中四海一家無用此兩階
干羽是神功
登嶺遊觀次日本使僧安心韻
雙來飛錫日東傍欽對高儀學道光禪客本無系下戀湖山
勝處孰非鄉
次安心韻
峻嶺侵江入清流抱作灣帆歸遲疾異嶋泛往來閑醉極緣
心辭吟多覺鬢斑丁寧照君月好伴返鄉山
慕齋文集卷之三
答對馬島主書
蒙惠書憑審體履裕和開慰開慰日本隣我東疆交好之義
雖無間於遠邇以貴島最近於我爰自先朝特加撫綏貴島

亦自先世世輸誠款罔或有替至于足下益虔無怠國家常
用嘉之邇者我國邊氓漂到深遠之島足下聞之旋即遣人
探問欲將重價贖以送我其用意勤至足見効忠之誠終爲
彼所阻不遂素志在足下縱有慊然之意以我國觀之唯嘉
足下之誠豈關事之成否乎況濟人危急効己忠款善莫大
爲善不獨專而樂與人共尤善之善者也君子之心公平於
恕强於爲善不以必出於己爲利亦不以或出於他爲慊也
今足下以彼人押解漂民不受貴島文引違例經由他路爲
非書中辭意反復不一而足至求姜衍恭等私相寫示之迹
紙送於我豈以護送漂民不出於己爲恥而欲間之乎誠以
深遠之人來由貴島例出文引以達我國且古定約固不可
違況得漂民即宜通議貴島同力護送與貴島分功共善於

義合矣今乃不然經牽漂民擅由在舊不過之路彼之所爲未可知也意欲獨專其功而然歟或別有他由歟若謂有隱匿之謀則似非其情也然足下爲我國計慮無所不至欲我國預爲防閑周圖而善處之俾無後患益見足下効節納忠之悃本曹即以轉啓殿下深用嘉悦特命賜白苧布四匹黑麻布四匹以示褒奬之意惟領納至若漂民之事既因足下之示　知其由又得南邊守將所報云有日本國船漂海到泊說稱五島守官使送押領貴國漂流人十九名泛海指向貴國而來忽被風顛海暗迷失舊路漂到于此亦已轉啓行當來京但不知果因風漂而至此歟抑故違約例不由貴島不受文引別向新路而來歟未及究詰得其本情然違約之罪雖所當責問開濱海護活漂民而至於義甚嘉彼以其誠

我不得不以誠報之以爲有罪功亦足以相掩之義不可拒而不納固宜優禮遣還然不受文引擅由新路深犯嚴約法所難恕終當重責而送諭以後更犯約當論以賊倭不饒丁寧勅遣則彼豈不兢慎自沮乎早觀養衍恭寫示之圖皆妄誘非實何關利害然當按法究治以正譸張啓釁之罪足下其勿深憂且濟州本古耽羅巨國土地甚廣人民甚衆地險兵強四面鐵壁如削只有一路僅泊舟船往者百年前海寇充斥不得一犯彼五島之人縱懷不善之意非所憂也足下其亦勿以爲慮而況五島邈在遐遠之境貴島爲我國藩障而當其前彼雖欲爲犯竊之計前畏我兵之威歷後忌貴島之邀截進無所泊退無所止茫茫大洋孤懸無依豈不怕死而肆然爲猖獗之謀乎惟足下量之餘其順序千萬自重不宜

今按此言朝鮮遣民漂流五島不受對馬文引護送之對馬以其違約疑有異志朝鮮以未及究詰爲辭也

對馬島遣諭書契

書來就認迺吉良慰良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上宜某布幾匹并給賜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留書中所示歲賜米豆等事約條久定轉啓爲難惟足下祗順朝命益勉忠績則豈無恩奬之時乎五島倭人雖無文引救恤漂民而至義不可拒不得已款待之後若無文引而來則嚴絶不納之意前已詳復因倭之事前亦復之而來書再及豈足下猶未釋然於中耶何言之重複而不置耶雖然今聞來使之言四倭之事邊將則罔無干涉矣意或村里之間潛相來往容有被害之虞自禁燃行雖其自取然人命所關將欲窮極緝問苟得其

跡自當究治但觀足下書辭多慢之嫌似之意有乖敬上之體無乃足下有異意欲得釁端假此數事而爲辭乎堂堂大朝武威非不足也唯以禮義德化爲重恤隣撫小務盡誠厚然備有犯分梗化之事則自有公法天討不得不舉也忠順則獲福悖慢則禍至雖愚人皆知以足下之智而豈不及此乎且夫足下忠績之實於何驗之唯在夫恪承朝命一意遵奉徵戢奸竊清帖海徼刷護漂氓活命復業檢勅使价無敢違禁而已凡此數事皆足下之常所盡心者然奉足下之命而來使者不體足下忠順之意不念國家綏撫之恩館待餼饋之厚又不念往日奸恣致禍之由包荒寛大之德而類不檢下無賴奸頑之徒多充格倭而來其還也皆潛留不隨績以歲月有若素居前後無慮三十餘輩相與結黨朋惡厭其

殉閉不與客館諸倭共處尋常隱伏林谷有如鬼蜮晝瑕輕舠托稱漁釣横行浦島逢人則刼或殺或掠夜越垣離出入里落審約奸商潜相貨貿奸淫鬬鬩無所不至我國之人苟或禁之則抽劒欲刺逞其暴兇此等情跡有難枚狀凡諸禁約大法無不冒犯以累足下畏天致忠之節其中最恣横無忌縱惡不已者迎時羅等十三人也誠慮不早禁治益至滋蔓則兩間之禍自此作矣邊臣守將不勝憤疾交章請誅我主上至仁天覆且以足下効節之故不忍遽從特命先諭足下使之嚴究寘辟足下猶不能禁則國家自有以處之而不容貸也惟足下惕承朝命劃即出令一一推鞫自今若此奸縱之類勿復出送嚴示法禁一以杜後來奸亂之釁一以効足下忠恪之績則國家豈無嘉獎之命乎足下其審處之但

計奸頑之人侮法無忌好亂樂禍乃其素性足下雖嚴治之又禁出送彼將百計伺隙潜圖復來足下亦將不能一一致察矣若迎時羅等輩久住浦所其名與形貌本處將卒無不詳知貴島使船凡至浦所者同舟之人當先點檢苟有將前項奸類一名借來者則同乘諸倭並不許接事約令已定矣足下亦悉此意通諭管下嚴加檢覈幸甚且貴島之於我邊雖曰滄海之隔烟火可望朝發夕至近來使船之至者其文引日月則或隔七八月之久豈無所以慮或有奸欺之事亦望足下致察而謹處之唯務誠實以無虧事上之度幸甚餘冀傾序珍重不宜

今按此言自今以後五島無對馬文引而來則不納之并迎時羅等輩縱惡當禁治之迎時羅對馬管下者也

與對馬島主書

交隣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第一船主回還賚去書已達矣薺浦留倭横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書中皆禀白上命想足下悚然敬承商出措處之令矣治惡於未稔遏亂於未作使彼此兩和而無釁邊圉平安而無虞固王政之大慮其先事而爲之備以處置此輩特朝廷一號令之餘邊將一震威之間耳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覈之威令出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懾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國家所以恩護足下令不虧忠順之績之意至矣但不審足下得書之後果何以處之乎而留舘兇頑不悛之徒非不聞知通書貴島之故而猶不悔戢反益肆横邊閭兩度之犯俱係兇殺殘酷發於旬月之中尤爲駭愕耳不忍聞一則數

十成群乘夜踰越墻限刺殺官兵三人一則潜來皆增成群騎使中船掩襲邊官因事往來之船於薺浦相近之處害死人命數至三十殺人者死冠亂必誅古今天下大法法之所犯無間國之彼此化之内外理不容貸苟或容奸不致於辟則死者含冤於冥冥之中天地鬼神必加殃禍於弛法之人矣邊將具由馳啓請加殲殄國家以謂此非盡舉舘之倭所爲蓋出於其中最獷惡之徒今若不辨而並誅則非王者至仁之政特遣近臣馳往浦所欲究正犯之徒而抵罪留舘船主十餘人等非不知犯人之爲誰而竟隱諱不告其容奸黨惡之罪亦所當治邊臣猛將益用憤激請殲不已主上復以爲犯人則已矣不告之罪雖曰黨惡自與犯人有間豈宜淫刑縱誅以致玉石倶焚之濫乎乃命廷臣議之皆謂不論罪

之輕重一切誅討固非仁政然殺人寇亂之臣不可不究何
而致辟在館之倭既不摘告無從辨彼既黨惡不首罪亦
重矣兩犯之時凡在館者不給留浦過海之糧不復接待盡
令人送本土逼諭島主島主苟能嚴勅作變之時同館之倭
捕獲兩度正犯之徒倭使押送願戮於境上以正天誅則宜
加奉命討罪之忠續優示褒與撫綏如舊矣島主自先代世
輸忠欵管下之人苟有寇犯之罪則嘗承我國之命盡心誅
禁曩者雖有庚午之變厥後感國家釋罪還得如天之恩悔
驚自新效順益虔在今島主納忠彌篤今聞茲變且承國家
嚴諭豈不惕然興懼罄誠推勑期得罪人以獻乎即今來京
倭使不干浦所之犯請命禮曹爲書付送令諭島主試觀處置
之如何果能捕告犯人則依向議施行如或依違不即捕告

則非徒貴島之船雖深處信使之舡請一切承不接待非我
絕之彼自絕之也尚誰咎乎廷議如是主上不得已從然不
許遽將誅討之請苦命開諭足下審而處之其委曲加恩遐
洪施仁至矣貴島之中豈無遠利害度義理老成智計之人
乎足下其共商議而行毋貽後悔以不失寵綏之福餘冀以
時千萬自重

今按此言薺浦所留倭人爲寇亂對馬島主處治之也所
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撿戢之威全出於足下俾管
下之衆畏憚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此語敬島
主撿朝鮮八道地圖薺浦在慶尚道熊川南五里

復日本國大內殿書

承書憑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欵轉啓收
了前送五經既寺額因蒙遠索聯申級好之禮何用煩謝念
此諸經皆具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闡道義出治化無以復加
矣而足下猶慊然於心復勤遠价更求朱氏新註五經可見
足下向道之切慕學之篤不覺敬嘆倘有焉豈敢愛惜今天
下所尚而習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傳書朱傳詩鄭註
禮記本國教學所尚亦不外此別無朱氏新註故前者曾以
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美意不可虛負唯念五經之中
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爲好書之助更漏之器
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不可闕足下又以爲請益
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
象之器應亦致精矣今所求蓋欲參校晷刻益究其精耶其
意不亦嘉哉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

具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今按大內氏好學求五經新註并漏刻器于朝鮮其志可
嘉尚矣時朝鮮所用易則朱子本義詩則朱子集傳書則
蔡沈傳春秋則胡安國傳雖中華不外於此也禮記則鄭
玄註朝鮮未知有陳澔集說漏刻器古來日本有之天智
天皇在東宮時始製造之詳見日本書紀其後及保元二
年十一月品物咸秩乃重刻更漏出百錬抄此大內氏蓋
左京大夫兼周防介義隆當時天下大亂古代器物多滅
故求更漏之器于朝鮮乎先是永樂十三年成祖文皇帝
命儒臣集諸家傳註而爲五經大全註則上所列新註也
然未到于朝鮮故金氏所復如右其後中華船稛載來于
我惜乎大內氏未及見之

答日本國小二殿政尚書

書來得悉勤履康勝深慰深慰所獻禮物謹啓收了將士宜若干匹弁給賜鼎紬五匹白細綿布五匹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納來書所云去已亥歲被焼粮料軍裝其時本曹因使人之告文移邊將令照數備給而貴使兩行同時被焼其壹行則既已受去獨此行未及並受意者應有所以然之故或因邊將未及考實而使人已歸故然爾今經數載覈驗頗難第念足下世輸誠欵國家所厚待况在綏遠恤患之道又不容不應其請茲用具由啓稟主上特命賜給貴价自知其數而去弁惟領受仰體主上優眷之恩益謹聘事之禮以永修好幸甚希瑫加愛不宜

今按小二殿前少貳也其先任太宰少貳亦業以少貳爲號已亥明嘉靖十八年即日本天文八年也或貳初與北條後黨足利勢甚强大及政祐爲惡無度大内義隆伐之政祐遂亡古所謂岩戸少卿大藏種直蓋少貳之先也

答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清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士宜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伍拾碩付回使惟領納但審覆書了無感戴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滿之語殊失敬順事上悖上誠所未諭駭訝殊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款効忠之不懈我朝撫恤不啻若慈母之愛赤子背與寵獎之恩彌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固當永與之絕不許復通爲緣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懇懇不已隣好之義難於固拒黽勉副從悖逆之徒縱許容貴島接之典理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爲約條因爲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苟念前日之所爲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蹶聵之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况庚午叛亂專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事轉啓爲難未敢承教前人則已矣自足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欵無異先世之爲者國家嘉美恩待有加足下苟能効忠不已功懋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規以已棄之舊例爲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効忠之實國家嘉悅略有恩賚物雖不腆獎寵之意未爲不寓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淪肌知感戴祝無已足下苟上寵賜未爲不優矣但不自榮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

僻在海中素不習於詩書禮義之訓豈無賢知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爲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已深懷畏惧上以爲是而褒獎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謙不居足下捕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書知而施獎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爲也一度上送俾朝廷知之足矣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數有限足下苟能檢攝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奸濫之輩如金老古延時羅等害人作樊何敢若此之縱恣乎督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人虎兕出柙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爲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

之禮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右
重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
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亦遣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値捕倭
叛亂未達而返實出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忠順
懋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祇在足下勉蹈先世之忠
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罪在倭人我國奸商潜相交通引
惹爲慝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价書告轉啓
于上發遣京官窮極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
不同捕其疑似訊鞫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斃於杖下者
甚衆貴島之人難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竟深以未
獲罪人而致辟爲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諸島要衝之
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我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

特守小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
托慈母又何倶於么麽之海賊乎且審來書別幅歷舉去年
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爲言足下是言亦不爲過凡
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欵或因以交通有無
資以生活何異於我之赤子以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
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爲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
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盡爲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
雜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爲無異前日則或憑依漁釣
採薪刼掠於海浦或潜結奸商昏夜於閭閻以致鬭鬨賊殺
欺奪物貨或托稱候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來
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爲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
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爲此防範約條耳暫料之

雖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是而久豈
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爲貴島及日
本聘船依舊例尺量後又復點人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奸
濫縱惡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潜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作奸
故倂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懲罪倭又能
嚴加督察豈復有潜來肆惡者乎況承足下懃懇之請商量
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
尺量船隻不復點人矣惟希亮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宜

今按此言朝鮮與對馬約條中舊例尺量船隻後又點人
而從島主所請改不點人也壬寅明嘉靖二十一年即日
本天文十一年也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懃懇不已宜過考

下文荅朔中師書復日本國王書庚午明正德五年即日
本永正七年也金老古延時羅似朝鮮人名而書中意對
馬管下者也素不習於詩書義理之訓及何異於我之赤
子等語自高大輕慢他也

荅對馬島主書

海途阻隔瞻覿無由難堪勤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欵恪事無
二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脩好久而不渝
我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其道矣頃年
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兇獷不顧國家卵育之恩不畏足下檢
戢之威伺間作耗比比有之在丙寅九月倭船一艘犯全羅
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刼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良
輔等此非貴島人則必居三浦者也三浦之倭來投我上

子若孫安業而死殆將百年其使漁釣通互市以資衣食
無非我祖宗綏懷之恩而蠢爾無知之輩忘恩背德輒懷奸
軌撫之愈勤稔惡愈甚自甲子年後連辱邊將又擅越關限
焚蕩民家肆兇無忌至此其甚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
王者包荒之量姑不與較以開革面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
則彼頑悍之徒無所懲創愈懷奸圖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
赦則誠爲憫惻且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戸其
出入行住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
循苟留生齒既衆奸類之孽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
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舉舊約刷還餘戸
使彼我兩全故前者併將此意通書貴島使足下究獲賊倭
及辱邊將焚人家者盡寘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刷還三
浦倭戸一依舊約以絶奸賊交惡兩鬪之患欲永世修好共
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舉行亦不通答其
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爲尋常而不足聽歟抑以
通好我國爲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足下苟不聽順在我
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虧在足下不遵先世輸誠欵附之
意脫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奈失計乎足下既不誠附
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戢肆惡猶舊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
船一艘犯慶尚道界刼掠加德島伐討民人殺害九人刃傷
八人又於今年二十一日倭舡五艘犯全羅道界刼掠濟州
供獻物船殺害四人刃傷十一人尋爲本道節度使要擊賊
倭四艘逃躱得去其一艘爲我所獲斬十七人頭以獻此兩
處作耗之賊必皆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蔑王威以至
亢奸一至此哉我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
天覆以貴島自先世納忠迄今不衰深用嘉獎但慮足下邈
處荒遠不能悉國家更新之化且憫頑悍無知之徒果違邦
憲恐終不能自保故茲特遣禮賓寺正尹殷輔前往貴島申
諭國家綏撫有加之意且將搜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寘之
於法輯頭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戸等事并諭足下
足下其體國家禮遇隆重之意深思報效宜亟施行使奸慝
永絶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世無替豈不美哉惟足下審諒
敬賜物件詳具別幅餘與若時珍重不宜

今按丙寅明正德元年日本永正三年也甲子明弘治十
七年日本永正元年也三浦之倭海東諸國記曰對馬島
之人初請來寓三浦熊川之乃而浦東萊之富山浦蔚山
之鹽浦號爲三浦互市釣魚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
得違越事畢則還因緣留居漸止繁滋在我祖宗朝許處
三浦者只約六十戸海東諸國記曰世宗命移書島主宗
貞盛正統元年丙辰令皆刷還貞盛荅書曰當並刷還其
中最久者六十名姑請仍留乃許之其後因仍不還

荅對馬島主書

來書得審雅履和勝開慰書中所示亦已備悉國家綏懷遠
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餼廩無闕接遇之典無不詳盡邊吏
若不奉行往來之際廩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其罪固大
即已具由轉啓推鞫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慢法之罪足下
其體國家至意開諭遠邇益厲誠欵不勝幸甚但來書以焚
燒倭戸爲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豈能不畏國憲而故令

焚之乎專是浦居倭人自相失火後因私憤擅越關限焚我廬舍而欲免己罪修飾其辭又歸咎邊吏以誣足下足下初旣不能撿戢後又傾信詐說無乃過乎該使邊吏無状焚蕩其戶彼當申訴于朝使治其罪豈可冒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爲國盡誠撿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國家修其隣好爲來久矣待之以誠而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意也某等約船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齒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沒而代受圖書者往來猶舊此豈誠信之道故令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餘冀順序珍重不宣

通諭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雅履清迪閑慰所獻禮物轉啟收了將士宜正布

二匹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浦第六船而知汝文賫去惟照諒遜者足下洗心滌慮悔過圖新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二艘窃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刼本國商船五隻殺害人命盡掠載物件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豈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苟能盡心効忠痛戢羣下勿得恣出少有所犯嚴加誅罪誠信積乎威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犯我邊誰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爲若此而猶望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寘之明刑以暴足下藩衞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勅一島嚴加檢戢毋俾縱惡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國家褒寵優撫之恩

今按此言日本人乘亂入全羅道境刼殺也

荅日本國溯中師書

日者獲接手儀辱奉晤笑亹亹無厭自謂得空門良友如陶徵君之於惠遠師蘇內翰之於參寥子顧念我非一二子之賢不足爲吾尊師之所肯許也乃今忽承辱札兼以高韻披展再三不覺自喪噫師眞以僕爲可許耶抑偶爲之揺毫弄墨以相調戲耶何其譽溢而語誇耶無其實而來虛譽君子謂之不祥僕雖鄙寧可冒不祥之稱而甘不實之譽乎豈師有欺於僕哉師之心許也與其不許也與則不可知也雖然師旣以筆許之矣僕敢不以筆復之耶弊邦隘陋不足以壯吾

師之覽觀宮室臺榭山川城郭雖小大異區華朴殊制猶京國也豈師觀之之所在乎古之人善觀人之國者不于其國而于其人衆德之集群才之聚郁郁也濟濟也國雖小未嘗不大也德禮廢而人才不興山川城郭未足爲其大也吾師舉朝廷儀制之偉人物敬禮之容以爲言其必有所得乎中歟其知所以觀之者乎第僕才陋識鄙威儀粗率不足以動遠人之瞻視適以辱朝廷羞衆賢耳吾師觀之果以爲何如也雖然一枝非鄧林之全白鷁啞獻者之妄吾師之觀眞觀也其昔以一人而誤其全觀乎雖然吾師今者之觀則外也非內也他日以內觀內一笑於杯酒之間默存乎言說之表吾師許我乎我許吾師乎禿奴鈍卿何能状其萬一也姑和拙句用賭粲然

公[又]日本國使彌中師書

承書具悉示意大内殿果遣重秋重盛兩將禁戢奸猾則誠可嘉尚然事無形跡不合轉啟故禮曹難之足下又請於禮曹佐郎致書兩將慰撫其勞而佐郎示以人臣義不得私通書問不能奉依尊意今足下又以此意請於鄙僕誠懇之情僕所深知但人臣之義恪奉君命而已擅通簡札私致殷懃誠所不敢未得依示深以爲恨幸冀恕亮至如對馬島敢背國家天地之恩叛亂悖逆若是其極雖千百億年義不可復通但以貴國專使來請足下亦以累朝舊勞善於使職欲遂君命之意出於至誠故國家有命云若盡誅叛亂之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如此特恩果由貴國信儀交好之力足下血忱籲天之功也事具國家所答書契中僕更何言以贅哉幸勿苛謫謹白

今按重秋重盛二人俱大内家將不詳

答對馬島主書

因使价就諗迪吉開慰且承辱書具悉足下滌心改慮輸誠効款感國家之恩修申謝之禮敬順懇惻之意溢於言表深可嘉尚即已轉達冕旒但約束之事當初許和之日朝廷已商議酌定理難更變前此已再通書詳諭足下想亦悉矣不復覼縷足下試思前日之所爲果何如也而國家猶盡棄前愆許其自新又特賜賜恩例之半俾不失先世之緒足下寧不感激思所以盡其心乎爲足下計固當一遵國家約束奉承無違益勵内向之誠久著忠勤之績則褒嘉之典國家自應舉之足下不此之勉而連遣違約之使強聒不已致足下敬順之誠反致拂戾之跡未知足下之意何在惟足下更加商量與島中老成賢知之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之福不勝幸甚所獻禮物轉啟收了今將回賜其物給付來使惟領納餘冀若時珍重不宜

答對馬島主書

承辱書審動止清適開慰書中具悉以忠謹効款爲言益見足下敬順内向之誠深用嘉歎國家既許貴島自新又特賜約例之半恩出非常爲足下者固宜殞越罔措感激奮厲深悔前日之尤若不自容益篤忠謹之心猶懼不逮不暇更希分外之求而常慮事上之道或有所未盡也愈久愈勉誠積於中而發諸行事著諸功績則國家寧不嘉美之乎非惟足下爲然也凡在足下管内苟賫心輸忠於國家者人各自効亦若是焉則國家亦豈不並嘉美之乎既嘉美之則褒賞之典自應隨之而復書所云蓋謂是也足下猶不深悟乃不敬遵約束策礪忠績以聽國家之命而尚枝辭蔓語瀆干非望又曰藩衛南鄙是足下先世之忠非預今日足下之事壬申斬首之獻亦爲謝咎請和之舉不涉今日自効之實而足下援舉已前之事猥稱忠謹之績欲國家毀已定之約而加無名之恩不亦大謬哉島中賢智之人想不爲此而爲足下計者何若是不審乎事屬拂戾理難轉達惟足下其曉一島人非憂忠謹之誠不篤且久而已勿憂國家恩典之終無也可更詳審而處之以永一島之福不勝幸甚刷還擄口亦將卜足下忠謹之誠不替而來書語及勤至雖足可嘉安知終有自効之實哉聊冀益勵忠順亟宜刷遣以副國家褒獎垂恩之

至意也耶獻禮物謹依數收了今將回賜某物就付來价使人
納領冀炳亮幸悉不宣
此亦言欲刷還擄口也壬申明正德七年日本永正九年
也

又卷之四

復日本國東陽師書

別來已踰一紀矣望目斷勞想何極滄海浩渺夐隔萬里豈謂茲生得聞信音近患微痾避暑江墅幾旬餘乃返忽見玉韻披諷再三喜慰之懷不能自禁安國衰病日甚加之職纏所絆佇想高風未由接覩邇又之近遊若山河邊儳中秋舊會切待瞻詠實百年一幸也無因得續一慨而已猥蒙引東坡佛印事爲喩相得之雅辨尊相類鄙淺下學豈敢望先賢

於萬一惟吾師遠韻清趣有不讓於佛印者鄙生素自愧爲耳未論儒釋同異倩契氣合便作莫逆下俗區區之講尚足營於師我之間乎貧儲偶搜得尖奴十枚取五奉投禪案分五寄宗國舊契用暴拜貺之感想慰之抱亦如前叙望希傳說輒不自揆依韻和奉爾楊旅寂冀一領察

復日本國王書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典貺千萬感荷況爲弊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隣信義之篤寔增銘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違先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爲幸大矣烈取望其和乎特緣去歲貴國專价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若能革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再許畺云者益爲貴國黽勉不得已而爲此語耳初非欲輕貰對馬也貴國即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舉不亦善乎爲對馬者固當感奮弊邦之命畏懾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盡捕逆類寘于鈇鑕縛其渠魁致諸藁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強勉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稱首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爲代官偃然修書以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真魁惡也且其時乱䑛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其淫害爲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遣還者島至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况盛親雖自謂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舉國快知其黠狡無實之情而顧因一紙之書飾枝葉之辭欲我國不已疑

不亦慢乎然則其貰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爲弊邑無不盡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良由對馬不率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患唯患不得與貴國盡交好之道而已若茲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絶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獻議于朝欵欵于廷者舉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胥隷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能違國衆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自在先祖世篤隣好今者爲此一事再勞使价跋涉風濤誠之勤懇厚意難拒始勉從之然其對馬事恩肆兇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咸咨咸謂失舉寡人實疚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構兇逆禍我邊圉寡人深愧德之不脩

不得知處飭之格須當寧服爲糾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亦子之嗣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黨惡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辯問乎縱使盛親非已服犯身爲一島代官管一島之事而被人偸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爲無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爲之計哉予既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服爲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既重報略祇懷慚靦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宣

今按此日本國王足利義晴也盛親請書中意對馬代官也

承王旨書諭日本國使臣貿銀事

國王以國產白銀遠送我國意甚勤欵良深感荷但此白銀我國郡邑亦無處不產不關生民衣食之重多爲侈奢之用國若採取利源一開則民爭效之趨利忽本末流難防故守既不採又禁民採久矣近聞商賈之徒潛貿倭銀國家慮競利之路漸開崇侈之風日滋立法禁之使臣豈不聞知在立法前容使將有賫銀兩請貿者略許貿之蓋欲以綏慰遠人耳非欲貿以爲用也法立之後彼亦知之不復賫來縱或賫來斷不許貿矣我兩邦交好之道重在信禮之篤豈以物貨爲厚薄哉況兩國相與之際非微人聘使之比享儀往來在取信惟今者國王送銀之舉儀情則備固當嘉荅但念以德相益不徒以貨則兩好愈光矣今徹國王之送而許貿則恐民聞之將謂國既樂貿他國之銀意在崇重貨物競趨利門何能勝遏因有朝議難於貿貿易究厥朝議亦非止不在於敵各國王之禮蓋欲崇躬務德而崇本推以交隣亦愛之以德以永講好之道耳其意亦未爲過然及覩思之國王厚意義難終孤況復使臣以事不卒爲惧懇請不已義亦諒矣不得不黽勉以從特許公貿二萬兩以表予敬重國王之意餘不敢盡貿以從朝議情禮有缺心甚未安事有不得已耳使臣其悉予意

今按日本國中諸國多生銀而對馬則我國始所生銀之地也延喜式神名帳曰對馬嶋下縣郡銀山神社蓋以其始所出銀之山故祭之宜參考上卷宋史今按今足利送銀者以羨補不足未必爲非兩三韓重衣食外財其法亦是

慕齋先生行狀 附錄

公諱安國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云云

正德六年辛未階加奉列夏日本國使朔中來公爲宣慰使中見公曰老生再朝中國兩聘琉球三至貴國見人多矣未嘗見如公者也凡館待情禮兼盡酬唱藻思工敏中尤敬服不已臨分至於涕泣自是倭使至必問公安否七年壬申階加奉正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公爲宣慰使云云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日本國使臣安心東堂等來公以禮判待之至誠得其悅服時日本馬島契辭俱不遜公之荅辭委備得中時論益以爲重

今按正德六年當日本後柏原天皇永正八年足利義植將軍之時也嘉靖二十一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一年

東文選卷之十

五言律詩

洪武丁巳奉使日本作　鄭夢周

水國春光動天涯客未行草連千里綠月共兩鄉明遊說黃金盡思歸白髮生男兒四方志不獨為功名

今按鄭氏來我詳見東國通鑑此其時詩也下二首一時作乎鄭氏著圃隱奉使藁當多佳作又有圃隱集未見之

偶題

今日知何日春風動客衣人遊千里遠鴈過故山飛許國寸心苦感時雙涙揮登樓莫回首芳草正菲菲

旅寓

平生南與北心事轉蹉跎故國海西岸孤舟天一涯梅窓春

色早板屋雨聲多獨坐消長日那堪苦憶家

送日本僧文溪　釋卍雨

相國古精舍洒然無位人火馳應自息柴立更誰親楓岳雲生屐盆城月滿闉風帆海天闊梅柳古鄉春

又卷之十一

五言排律

送鄭大司成奉使日本　權近

崧嶽天低北扶桑日出東鯨濤連浩渺使節諭文通慷慨男兒志周旋儒者風遠尋徐氏迹應有陸生功漸海聲初暨無波譯已重格苗文遁誕事葛德彌弘銀漢星芒煥咸池曉色紅梯航紛玉帛劍佩會英雄帝闕承聽履賓筵拜貺弓名將勒金石赫赫耀無窮

今按大司成官名鄭夢周也徐福來我有陳迹故曰云云徐氏迹此詩以朝鮮比舜禹成湯僭竊甚僭

贈日本僧　崔恒

鰈域輿圖廣龍飛寶曆賒乾坤扶景運羲昊撫淳龢英傑歸頫與豪雄入網羅文超兩階舞武軼大風歌丕冒天無外能容海匹涯仁覃完獨狨離燭洞幽遐日月熙神化雷霆蕩舊邪寰中開奠枕塞上久包戈椎髻爭重譯雕題盡一家榑桑渺如髮行李疾於梭俗尚猶波奈禪居似洛伽來朝須簡選出世每逶迤可但遮梨夜而兼鉢底婆吾師奉綸綍即日辭煙蘿杯泛六鼇伏帆飛一鳥過迎宮從嵽嵲簇市任騰挐紫闥善敢奚形庭謹拜嘉周旋足亡失專對口無譁晉晝殊榮極霄雲寵渥沱珍羞飫香積獨被挹流霞況敢須宸越仍申

錫貝多衣冠瞻肅穆禮樂戴繁華襟帶山河壯周遭雉堞遮九街紛綺錯雙闕聳嵬峩騁目嫌猶晚觀周慕倍加祥奇尋紺宇瑞杳禮青螺晴倒討幽屐面披探勝蓑碧溪穿窈窕萃嵂陟陂陀妙悟希龍樹澄觀繼鳥窠識該窮四部業贍富三車心共點頭石跡同風脚駝寂喧元不二定慧即非他降兜登無虎聽經應有鵝高懷秋濯桂淨性水抽荷往往詩魔惱時時技癢爬章成看吐鳳筆落認驚蛇文隊凌雲漢詞源倒九河道安堪鬪列靈徹可相差旅館初傾蓋清燈乍啜茶盍聞軟語玉麈共高哦却愛圓機活方憐巧笑瑳錫懷前日卓松憶昔年峰忽擲騰空杖俄乘貫月槎來隨梅綻子去逐菊開葩玉露青汀草金風響嶼葭鯨欣迎洗鉢龍慣護歸杷行咏月輪轂卧占星斗斜五雲長入夢千里定含嗟顧我將

頑鈍憑渠度切嗟汲深羞短綆造輿愧柔㮶鼠呷空鉼鉼
毛設琢磨磨挫兜紫綬汨汨走爲紗枉擬雲間鶴其如井底
蛙眼花多掩翳鬢雪亂鬖毿臨贈策言三復書紳矣一濁昌辰
遇隆準盛化致騶牙歲歲宜投李年年好灌尒師乎利他日
成佛薩婆訶

又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尹憲叔來言錦之禮賢驛有龍家嫗者龍家即其子也
里閭高嫗年不敢名所以子號之年過百歲強康無恙
去年以病死渠云生七歲見東征之師蓋宋之季元之
至元乙亥乃其生年而東征則辛巳日本之役也嫗年
一百又四矣予太史氏宜倣左氏記絳老人例書之於
策予聞其語拈題四韻一篇以爲後日張本云　已未作

李崇仁

錦郡山中有老嫠一身無恙閱期頤生先南宋錢塘歲語及
東征日本時過客皆驚顏似玉曾孫自歎鬢如絲自從德祐
夾洪武終始宜爲太史知

又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奉使日本有感　朴瑞生

一飯聊申一祝辭君恩偏重遠游時盤飧日日多兼味尊酒
時時滿大巵異卉幽花隨處好回山曲水到頭奇不因奉使
來東域天下奇觀總不知

今按此詩言日本有奇異山水草花爲天下奇觀也

又卷之六十二

書

遺蒙古使黑的書　李藏用

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
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弃之
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
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虞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
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
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
之辭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
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
一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土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
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討當入朝然而不朝
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
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
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
思効萬一耳

今按黑的元代人詳見上卷

又卷之六十三

書

答宗貞國書　申叔舟

承音得悉動履佳勝欣慰欣慰所獻禮物謹已啓納仍審示
意兼聆使者之言間有不相委者不可不復我與日本兩國
交懽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

茂繼世誠附益謹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爲海賊侵掠我邊鄙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款悔禍謝罪且明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王以爲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額獨對馬不曾定額慮或生弊癸亥之歲始約以五十船爲歲額凡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額圖書以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成規各守信約罔敢違越夫法久必弊弊而有救有國之常事自三浦上京程有日限而處處稽留至有踰時經歲非徒島人謀多受料押行通事亦有謀私以至於是近年南方遇災年穀不登沿途館驛訴

不能堪於是申明舊約以節其太甚以救其弊事非更變舊約也況其小小違法之事尚皆優容不較今足下之簡有曰待遇之違舊實取未相委者也使者取言料米雜以塵穢是乃邊吏之罪近因凶歉稅入不多不得不用舊儲然雜以塵穢豈國家之意也今皆具由以啓我殿下命曰今對馬島主能通變守義事大以誠凡於所諭聞命即行無有疑貳又不自阻有懷悉陳予甚嘉也尒禮曹特遣使人上京程限五日而治我邊吏給料不謹之罪凡對馬島人務加優厚具書以答惟足下照悉竊念邦交之際務從簡易堅守信約彼此無斁然後可以久而益敦矣若各聽往來之言遽懷彼我其不致後悔者幾希矣無知之人少不知意輒以不靖相嚇此苟不靖則彼豈得獨安哉是乃不思之甚也凡今厚往薄來歲費鉅萬而無所惜者寧不以坐費儲廩之爲可惜也殿下特念彼此人民一視同仁故尒足下細念始終益虔俾得體聖上兩濟罔間之意撫戢姦細禁制非違益堅誠款以永交好豈不嘉哉邇來察足下施措事合機宜又能彰明信篤無有所隱負可與有為也際會匪易敢此縷縷悉陳惟懷足下體而察之益宜令譽不勝幸甚

又

春和欣想清適開慰開慰本曹今承王旨若曰我先王以對馬島人寄居三浦者日增在彼則逃賦在此則隱迹投間騁詐爲蠹於邊乃命禮曹移書島主令遵舊約點刷以聞先島主即遣人來刷罪人方欲點刷而遘疾未果今島主新立必能繼先志以敦誠疑爾禮曹其馳書以諭島主本曹竊考厥

初貴島之人來市我邊因而寄居三浦其數甚少久而漸多歲甲寅我莊憲大王覩微慮遠命悉刷還當時島主悉刷還之而請姑留六十名厥後因仍以至于今容姦積多勢必生釁如是而猶爲姑息之計實非永好之道今我殿下新臨大東方整疆埸綏近及遠足下亦初政於島方修款誠宜體聖上敦睦之意丕繼先志悉刷還本一如舊約其有不得已仍留者錄名以聞以除積弊以篤新歡以永隣好彼此幸甚

賜物件具如別錄領納且冀珍重

今按慕齋詩集有答日東使宗國貞詩蓋貞國國貞同人

又卷之七十八

記

盈德客舍記　　權近

盛德在海上故僻且遠久困倭耗人民避匿閭井丘墟者久
年及爲城而鳩集之然後遺民稍還粗安其業云云

又卷之七十九

記

清河縣義倉廨舍記

己巳之冬予謫寧海明年春量移興海遵海而南歷所謂清
河之境時因倭寇濱海之地鞠爲榛莽寧興始城甫一二年
僅有遺民復業者若清河等地闃然無人賜環之後聞清河
又城以招集其流民也今年夏樂正金君秭一持來示郎黄
鸝李公題清河義倉廨舍之作也稱道其宰閔侯政績頗詳
永治戰艦陸置屯戍禦侮之道備矣流亡既復耕鑿既安撫
字之方得矣設義倉以惠貧窮立廨舍以待賓客守令之職
靡所不舉讀是詩可以想其爲人也予爲之歎曰凡物之盛
衰必有其數否頥則泰理之常也沿邊之地播蕩久矣方今
聖運龍興革舊鼎新海寇讋服邊塵晏清選用良吏以任民
治使前日荊棘之藪化爲桑麻之區復泰之期適當于今斯
民之幸至矣而況義倉之設尤便於民贏而收歛而散雖有
凶荒民無指瘠固良法也閔侯孜孜以舉行後之繼者守而
勿隳將見民生富庶以登壽域可期矣予嘗踐歷其境目其
殘廢惻然之念未嘗忘于懷今觀是詩寧不爲之喜慶耶樂
正請記因書此以歸閔侯諱天佐榮州人也予雖未相識樂
正純謹黄鸝端介未嘗輕於譽毀則閔侯之爲人亦可信也

洪武三十二年後五月既望

今按此言因倭寇濱海之地爲榛莽也

又卷之九十

送密陽朴先生敦之奉使日本序　權近

日本氏在海中與我相望使聘往來自古而通高麗氏之季
文恬武嬉國用無備蕞爾邊島之民敢爲剽竊來寇我疆垂
五十年于茲矣上天悔禍眷佑聖人革古鼎新以開我朝鮮
文明之運謀臣猛將咸效智力內修外攘算無遺策水陸之
師所在告捷於是海寇讋服至有自降願爲之氓者主上嘉
其慕義不念舊惡賜以第宅衣廩俾獲再生其所以懷綏之
者至矣然其遺孽猶未盡殲故我將士屢請興師明致天討
永清海道恭惟我聖上欲廣文德不即用兵越今年秋日本
遣使來聘且諭禁賊上心嘉之優禮以待將還擇朝士之有
文學才辯可專對者以報其聘秘書監密陽朴先生實膺是
命以行先生以世族之胄早魁進士參掌銓選高步諫垣華
躅大播嘗奉使航遼海歷齊魯之鄒過江淮以朝于天子之
所今又涉風濤不測之險以使遠國瘴霧之所侵鯨鯢之所
駭其可懼也極矣而先生無一毫憂畏憚勞之色慨然以交
隣繼好戢暴安民爲己任豈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古人謂
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吾於先生望
之矣夫日本在天地之極東即天地生物之方也其人之生
得天地之心以爲吾性之仁者亦與四方之人均矣其見赤
子匍匐而入井亦必有惻隱之發以思其救況可忍視無辜
之民死於鋒鏑轉於溝壑也哉吁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四海爲兄弟故雖隔海岳異疆域音殊俗別而其爲人
同類則其相愛必矣故古之聖人制爲邦交聘問之禮象譯

以通其意幣帛以厚其情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
愛此人所以爲人而無愧於天地者也今彼國使來修聘以
講舊好其意固善矣苟不知此而戕賊其同類則必獲罪於
天地見怒於鬼神不仁之禍終亦自及必死於兵而後已豈
不哀哉先生之往苟以是語於其人必有所感發愧赧而自
新者矣揖讓談笑之際從容尊俎之間變介冑爲衣冠化弓
刀爲玉帛革頑兇於善良復俘掠於鄉井永結和親以堅隣
好能使兩國之氓躋於仁壽之域當在此行矣不其偉歟

今按朝鮮朴敦之來于我蓋應永五年事序文曰高麗氏
之季垂五十年于茲以此考之李氏代王氏取高麗改國
號朝鮮已及五十年則此時也又序文曰今年秋日本遣
使喩禁賊應永五年八月諭朝鮮書曰比者九州違命之
小醜既伏其罪矣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
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既識此日本在天地之極
東即天地生物之方也造化論曰太平之人仁日出註東至蓋
本于此

又卷之九十二

送日本天祐上人還歸序

禪學之士往返乎數千里游方訪道固其志也然時有治亂
道有通塞亦宜行而踐趣觸危而抵險故終其身而志莫之
遂者夫豈少哉余今殿下即祚文治興武備修交隣以道四
方無虞爲參訪者不亦樂乎己亥之夏日本國遣使來聘沙
門祐公隨至蓋欲托行事而實訪乎名山者也其爲人也端
重有道氣字畫詩律俱有可觀殿下嘉其慕義納[illegible]
館待既隆及將還也祐上人進言於朝曰金剛山靈異之迹
擅名於天下吾禪而遊者以不到是山爲慊願留錫以觀之
仍賦詩道其志使轉告於吾君於是命禮官從其願留又特
賜鞍馬而待之益隆其年秋使乘傳以訪所謂金剛山極其
遊觀之美隨過隨記其爲文無慮萬言矣予借一讀之詞緣
曄然益自非禪寂者所能也留二載又進言曰吾道雖曰辭
親割愛然有老母而無他兄弟願得歸覲朝之文士咸嘉其
志皆詩之贈其行俾余題其卷首予之所學儒也道不同安
能言哉然竊聞之睦州蹤公嘗編蒲屨以給其親慈明圓公
乃以白金遺君母後世稱唐宋諸師道行之著者必曰睦州
慈明之二師豈外乎道哉抑取謝絕愛辭親一意乎道者所
公之所以不歸也然而終有以報其親焉今上人既篤於其
道又攻乎文藝嘗在其國而爲其君所器重至賜號文溪以
寵異之則事親固不待於編蒲遺金而有足以滫瀡者無他
自洞山之所以報其親者吾又望於文溪其勉之哉

今按己亥蓋應永二十六年金剛山在朝鮮江原道與本
朝金剛山同名華嚴經曰從此東方有金剛山法喜菩薩
作佛事二國皆擬之乎我金剛山本曰葛城山金剛沙出
可以磨鑽玉石故山西人號曰金剛山自鎰眞和尚有此
號云

又卷之九十三

國隱集序　權採

西朝京師東使日本

今按國隱集鄭夢周集也夢周使日本事見前

又

日本國使齡上人松泉幽卷詩序

日本氏國於扶桑之域政簡民淳故其俗多尚浮屠參訪之人因奉使而遊列國者前後相望唐宋以來有若烟然寂恕及榮睿之徒是已我殿下即位之初有倪上人祐文溪之徒從踵而來亦皆韻釋也今齡上人亦因求法自歲壬寅至乙巳四年之中奉使於我國者三矣殿下嘉其義命攸司郊勞館穀加等焉上人年芳而學碩神清而形臞粲々清立望之如出壑之冰盛之玉壺也一日以其所扁松泉幽請於搢紳先生曰歲在壬寅特蒙褒書之賜余固珍藏願贈一言以終惠焉於是朝中文士咸詩之矣而俾余序余惟人所好各從其類淵明之愛菊以其隱逸秦那之愛穆以有五利其他王徽之竹遠公之蓮皆有所寄者今上人以松泉自扁果何所取歟以吾儒之說言之聖人於松有歲寒後彫之語於泉有不舍晝夜之嘆未識上人所取果亦從是否亦以清淨寂滅之道有感於其類而愛之乎想夫千岩萬壑一閒蘭若松風洒面泉水潤心頓除熱惱一段清涼之境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焉觀其蒼々楨幹傲雪凌霜貫四時閱千歲不改柯易葉則有如上人持堅固力金剛不壞之節矣冷々活水注玉含雲於一派達千里無滯形扃迹則有如上人洞開真源浩入聖海之妙矣上人之取取其在是歟余觀上人奉使我國辭命之不差聘享之有儀周旋升降皆中法度真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將以我國家禮樂文物之盛交鄰懷遠之道達之於其國使兩國之間相好息民之機至于千萬世而不替也無疑矣是以序

今按齡上人者足利義持時人見應永三十年七月道詮義持法各奉朝鮮國王李祹書曰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陳云　云自壬寅至乙巳自應永二十九年至應永三十二年

又卷之一百一

傳

星主高氏家傳　　鄭以吾

耽羅之境初未嘗有人其山奇秀曰漢拏在雲海渺茫之上降其神靈和氣化生神人于山之北毛興穴三者同時湧出曰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而高乙那即高氏鼻祖也俱漁獵以爲食譜云日本國主生女七人遣四女于丹狄國丹狄即所謂赤狄之種也命其女三曰西南海有山孕秀生神人三昆季將建國無媲偶若輩可往事之後世子孫必繁衍盛多矣乘之以全木船兼備五穀牛馬之種且使神人衛而送之至耽羅東海之濱神子三人出獵遇之其衛護神人乃紅鞓紫衫者也凌空而去三子分娶之卜毛興窟近地以居數年間產業俱就其後漸大至高乙那十五世孫高厚與其弟高清將朝見新羅有客星先現觀臺報云異邦神人來朝之徵也既而高厚兄弟渡海初泊耽津遂至新羅王喜待之以客星先現之故賜高厚爵星主且令高清出王之膝下愛如己子爲王子賜邑號曰耽羅蓋自耽津至新羅故也羅史載之一時詩及前朝大祖統三之初星主高自堅王子梁[illegible]來朝

良乙那之後。改以梁聲相近也。世世一朝。見太祖待之優渥吉日三接。飲食供帳殆擬王者。自羅後至於楷夫。賚予稱[illegible]益所以寵異之也。然世襲星主王子。而亡未有並仕王國而大顯者。高維始以賓貢歸王。乙酉首中南省試。明年丙戌。李作擬榜第三人。官至右僕射。子兆基。舊名唐愈。睿王丁亥。韓郎由膀登科。仁王朝出入臺閣。好直言。敢諫。相毅王。知戊辰擧位至平章判吏部事。名迹獵獵。有詩集二卷。行于世。平章子廷益之子高適。叙其巻端曰。子廷琥。職綴三品。與其誠明。俱早歿。唯廷益。允王癸巳春。乞退還鄕。先儒崔瀣註東人文曰無子。有三女。蓋未之知也。高適。允王辛酉。登第。郎入金闕。因覲親還鄕。比及至元八年辛未夏。神義軍三別抄。叛入耽羅二十年癸酉夏四月。國家濟師討之。盡殲。以高適爲留撫待令安集餘民。戊寅夏赴朝。覲授金牌。仍申敗摠管府爲宣民安撫使。事繼世。遂顯焉。五世孫仁坦。襲爵。至元辛巳。元朝欲征日本。勅前朝備戰艦九百艘。軍資器仗一切幹辦。故令下耽羅使造一百艘。儲待應副。亦無有闕。其計皆自仁坦出也。至元二十一年。又受宣命金牌。明威將軍安撫司使。二十九年。以征東行中書省劄付。充耽羅指揮使。至是。乃與副使文昌裕同知金瑄。定議奏達。元朝還屬本國。忠烈王嘉其忠誠。特使譯語郎將鄭恭任良衛。宜召爲星主。雲麾上將軍。賜紅鞓紫衣寶蓋。賚予不貲。紅鞓寶蓋之賜。自新羅權輿焉。忠烈若曰。自羅代直至于今。徇國赤誠。爲可惜也。星主之職。亦世世毋墜。仁坦傳之同母弟守佐。無後。仁坦之子高碩。若爲西道副千戶。後碩之冢子順良傳襲星主。弟順元繼之。子戶曹典書高臣傑。洪武己酉。爲西海道副千戶。越七年。玄陵賜上討哈赤。後仍以臣傑爲副千戶。明年乙卯。車玄付內成龍構逆煽亂。殺本國萬戶。臣傑乃與王子文忠傑議。請於國。討平之。車玄有之黨知之。三日圍高文二家。盡殺六女。高文二人僅以身免。仗國之靈。克正其罪。丙辰丁巳。倭船六百許艘。周廻而入。臣傑中箭。盡心禦之。受職賞。甲子。加星主。仍賜紅鞓紫袍寶蓋及弓矢表裏宜醞。臣傑生四子。曰鳳仁。鳳義。鳳禮鳳智。仁義俱早逝。鳳禮字伯恭。鳳智仲明。事我太祖康獻大王。鳳禮位至摠制。鳳智折衝上將軍。鳳禮以長襲星主。而鳳智先卒。子今司醞署令得宗。廬墓盡禮。土人皆慕之。告于朝旌異其門閭。今上甲午。得宗爲義盈庫直長。除刻耽羅事宜上書闕下。盡祛巨弊。是年秋。上臨軒策士。得宗對策中乙科十三人。明年。襲星主。累轉爲司憲監察。判禮曹都官佐郎。禮曹佐郎。戊戌秋七月。奉使歸故鄕。士林榮之。得宗謂以吾曰。吾宗塋基毛興之穴。自新羅式至于今。世襲星主。服事王家。赤心無已。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字。懼其湮沒。無以示來裔。然家譜牒不全。姑以大槩爲請。以吾聞。伊尹生於空桑。傳說降於傳巖。嘗怪而疑之。及讀生民詩傳。先儒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觀得宗先世如此。而後有以知神人之生異於人也。宜其碩大顯融。磊砢相望。無替其世職也。況吾得宗年未立而志愈謙。若其奇氣偉節。蔚然有平章之風迹。嗚呼。高氏其未艾哉

今按。日本國遺四女于丹狄國。其事不可考。備五穀之種

至耽羅之濱檢日本書紀曰天智天皇八年三月耽羅遣王子久麻伎等貢獻丙申賜耽羅王五穀種矣近似矣然日本書紀無我妻耽羅事神皇正統記曰昔桓武之朝有我與韓同種之文書出而帝惡去之如高氏譜說亦此類耶其不足信明矣

又卷之一百二

跋

跋黃蘗語錄　李穡

黃蘗傳心要訣宛陵錄共三十叉八紙唐裴休譔日本釋允中菴思欲廣布手刻之既徵予言爲跋予於是學荒不暇不敢措辭獨書知允者云允年二十五以歲己亥携是錄航海西學中原爲風所播遂來王京道梗志不果中遭兵燹失其所携本今所刻者報法齊禪師之舊藏也禪語如麻斤屎橛電掣霆擊令人愕眙惟是錄明白易曉觀允所好如是其心可知也其師見龍山與道長老同師中峯有得住持江南兜率寺既而歸國道留燕京請山尊敬之皆自以爲不及予在燕時熟聞之故知龍山亦非庸衆人允之淵源又可見已觀遠臣以其所主允之館於人元政堂康密直也山則必於人跡所罕至其於墨戯也蕭散有奇趣尤喜爲白衣仙傳神最其爲人無可議者予故樂爲之書

今按傳心要訣傳心法要也宛陵錄裴休於宛陵作俱一卷休嘗得親黃蘗希運禪師傳心要所集也見龍山諱德見號龍山姓平氏年十二師寂菴照禪師授法華即能誦誦且通義理後南遊往兜率悅禪師古剎棲動歸心遂附舶抵博多當貞和五年號眞源大照禪師允其弟子也

又卷之一百三

跋

朴判事日本行錄跋　李詹

風雅可以感鬼神詞章足以感人心然必有三百篇之遺音然後足以感人而其感人也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又有和平憂思懽愉窮苦之異誠有不可揜者矣雙谿朴先生少學詩以溫柔敦厚爲心而得興觀群怨之義其奉使日本也島寇方肆其虐而帆程萬里波濤洶湧黿鼉窟穴鮫室阽危履險一粟其身寸絲其命任其浮沈惟以忠信自守而泰然也至則六州牧奇器之既屈節以禮貌又言於大相國以導其接見相國之待先生猶於六州也先生於是極言鼠輩侵略邊境虜我人物之狀使出義兵殲盡兇醜淸海道復修兩國之好即與信使同舟而歸先生寓日本一年有感於心者其可愛可愕可怪可嘆一寓於詩既成以示其人無不嘆服一日袖若干篇來示余余一見而得先生心也若夫風作波興困於澎湃則想其憂思也容與江潭點檢水物則知其和平也至若郊勞禮送館待之優則可以懽愉矣方探虎穴兵交接勝負難期則可謂窮且苦矣四者之來隨感應之而其中之所守則夷險一節爾故其句律高古從容蒼然其色琤然其聲獨追古作者爲儔朋至於感人而後已可謂盛矣夫學詩故能言能言故可以使四方宜乎謂詩能動物也日本民與古本國絕好者殆千有餘年今其獻捷修聘自先生始嗚呼詩道有以感之也歟

今按東文選百三十卷目錄上中下三卷大抵多贈遺目錄上下卷之八有尹紹宗賀李相國大破倭寇振旅還都及申叔舟題日本僧壽蘭詩軸七言古詩卷之十八有權近送日本釋大有還國及崔恒題日本師七言排律卷之八十八有李崇仁送鄭與達可奉使日本詩序及送日本天祐上人還國序等今皆闕如也朴判事益朴瑞生

晉山世稿卷之二

送高僉樞奉使日本

煌煌龍節指扶桑雲濤洶湧連天長風帆萬丈拂秋空快若逸騎奔康莊男兒何用守故丘弧矢由來志四方吾聞彼俗尚儒雅先生已自能文章況是與國舊修好講和須使恩信彰館待遥知享儀豐耆艾競覩孤鳳凰金盤霜橙壓香橘冰桃蔗漿洗煩腸惜別置酒臨江樓撫琴相顧天蒼茫明年刮目定何時鶯花春滿五雲鄉

今按高僉樞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明正統中朝鮮人正統四年當日本永享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朝鮮王李裪奉日本國殿下書曰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

送申泛翁歸日本

送子乘槎作遠遊汀洲芳草暮雲愁孤帆縹緲海天濶千里月明相憶不

日本躑躅花

我主上殿下踐阼之二十有三年春日本國進躑躅數盆上命置內庭及其花開葉單而花瓣甚大色類石榴重跗疊萼久而不衰其與我國色紫而葉千者妍蚩不啻若嫫母與西施也上嘉賞之命下上林園分植外人秘莫能得幸余屬忝戚里從一宗英得寸根未知其性品則一以種盆一以種地以試之種地者凍死而盆者無恙數年之間枝條方盛至四五月群芳衰謝浩態濃豔爛熳如紅錦實非圭竇衡門所堪賞也客至以一盆示之皆莫知為何等花也意島夷邈處東溟距京都萬餘里若非聖化東漸豈能使涉滄海脩職貢至以此為獻邪視漢家遣絕域至十八年之久僅得安石榴以還其相去不翅萬萬矣收藏勿暖澆水勿濕屈其枝地接一如接瑞香之法盆用瓦器

今按晉山世稿四卷朝鮮夏官姜相公編其祖父兄三世之所著也時明成化癸巳云昔我王[illegible]之盛新羅國輸八十艘之貢彼為不知之今足利氏之衰賄杜鵑花數盆彼以自誇大此猶齊人驕妾婦之類乎其蔑視漢家名我島夷倨不知名分也

東人詩話卷下

朝鮮　徐侯剛中　著

驪興清心樓古今題詠者多辛巳日本東征天使詩云江清徹見水中水樓迥可觀山外山世稱美句以予謾見山外山意好其曰水中水則前輩無此等語語頗牽強牧隱云捍水功高馬岩石浮天勢大龍門山語峻壯柳巷云山中苦別願殘子郡裏來逢元次山語典實日本釋梵嶺云清磬月高知

遠寺長林雲盡辨遥山語清絶圖隱鄭文忠公一絶云烟雨空濛滿一江樓中宿客夜開窓明朝上馬衝泥去回首滄波白鳥雙河東鄭相國常云諸詩只行終不若此詩閑遠有味

今按釋梵岭不詳何人

三綱行實圖

集賢殿副提學　偰循　編

實聖王遣奈勿王子未斯欣質倭云云倭王因拘上問曰何竊遣王子云云妻率三娘上鵄述嶺望倭國哭死　詩訥祇初立念天倫辯士旁求得此人質弟歸來全二臂新羅千載一忠臣勸欣還國滞扶桑身被滔刑最可傷哭望東溟妻又死至今忠烈史增光

今按堤上事見三國史記等故略之圖亦不載下倣此

洪武丁丑五月倭賊寇宣州圍之泥城萬戶金原桂率兵赴援倭賊戰敗解圍去原桂乘勝逐之突入虜中遂爲賊所害六月諫官上言原桂素有驍勇之才聞賊圍宣奮不顧身即提孤軍倍道疾馳以解重圍全城於幾陷追亡逐北突衝賊陳矢盡力窮竟以不振以一身之死易萬民之命其功烈烈死且不朽乞令攸司追贈官爵且於本處立祠奉祀叙錄子孫獎慰忠魂以勸後人國家幸甚教可　詩倭奴窺伺肆頑兇來寇宣城疾若風鐵甲將軍心膽壯解圍摧敵樹邊功長驅遠鬪救危城臨難何曾愛此生義氣凜然忠貫日聖朝追贈重褒旌

今按洪武丁丑三十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四年

烈婦崔氏靈巖士人仁祐女也適晉州戶長鄭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洪武己未倭賊寇晉闔境奔竄時滿因事如京賊闌入里閭崔年方三十餘且有姿色抱携諸息走避山中賊四出驅掠遇崔露刃以脅崔抱樹而拒奮罵曰死等爾汚賊以生無寧死義罵不絶口賊遂害之斃於樹下賊擄二子息以去第三兒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亦斃焉後十年己巳都觀察使張夏以聞乃命旌門蠲吏役　詩良人上計赴王京倭寇搶攘陷邑城汚賊幸生寧死義中心取舍已分別　賊勢縱橫闔郡驚携兒被擄若爲情可憐抱樹捐生處風響依稀罵賊聲

今按洪武己未十二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五年北朝康曆元年

烈婦京山人進士裴中善女也既笄歸士族李東郊善治內事洪武庚申倭賊逼京山闔境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騎突入烈婦所居里烈婦抱乳子走賊追之及江江水方漲烈婦度不能脫置乳子岸上走入江賊持滿注矢擬之曰而來免而死烈婦顧見賊罵曰何不速殺我我豈汚賊者邪賊發矢中肩再發再中遂歿於江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旌表里門　詩島夷來逼孰能當闔境蒼皇走且僵忍見乳兒呱岸上自知難脫赴滄浪　倭寇由來性不仁那知烈婦行貞純灘聲千載猶悲咽到此無人不愴神

今按洪武庚申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六年北朝康曆二年

林氏完山府儒士拒之女也適知樂安郡事崔克孚倭寇本府林被執賊欲汙之林固拒賊斷一臂又斷一足猶不屈被

害　詩林氏完山禮義家倭奴突入肆兵戈兇渠白刃[illegible]洸之死心堅矢靡他　貞烈高風擧世驚臨危捨命不偷生一身取舍分明甚義重方知死亦輕

續三綱行實圖　　朝鮮　申用漑等撰

金得仁東萊縣人幼年喪父家貧養母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後遷其父墓于母塋又居三年前後居喪九年値年飢金山浦倭奴四散剽掠猝至得仁廬感其誠孝嗟嘆而去後以海菜米香遺之康靖大王三年特授豊儲倉副奉事　詩喪父惸惸奉母親慈顔見背更誰因仍遷舊塚同塋葬九載居廬備苦辛　海寇過廬遺米香固應純孝服頑兇聲名上徹宸旒聽積善終然荷寵光

今按當時南倭心非石木感人誠孝可見存天理也

藥哥善山人趙乙生妻也乙生爲倭寇擄去藥哥未知存歿不食肉不茹葷不脫衣服而寢父母欲奪志矢死不從凡八年而乙生還爲夫婦如初　詩杳杳滄波阿毎鄕夫從擄去定存亡心喪八載全貞節豈料他時再見郞　却葷斷肉守孤房矢死難移一寸腸畢竟歸來還會合也知誠意格蒼蒼

崔氏忠州人與副使韓約定婚約從征日本戰歿崔終身守節事聞旌閭　詩約定從征歿未歸更無門勢可因依崔家處子心如鐵守節終身誓不違　崔氏靑年秉志誠防身以禮守堅貞平生未會韓郞面竹帛同垂萬古名

今按阿毎鄕北史云倭王姓阿毎朝鮮人本于此指日本曰阿毎鄕然謂阿毎者非也詳見北史今按下

大平通載卷之七十五

草

近歲有一名相奉使日本到西方寺叅謁一老宿少憩聽事老宿令沙彌捧一海螺來示螺背有物如龍蛇蟠蜒之狀纏結數重間有鬚鬣細如針熟視之乃菖蒲也如龍蛇者根也而如針者葉也相甚異之欲試其意因戲語云願賜奇寶以修吾行老宿曰積至數百年乃成儻出塵世必枯朽此神物也遂令還置舊處何其奇怪一至於此固異於世之菖蒲也

出養花小錄

今按西方寺在山城國松尾南行基法師所建也眞如親王亦居之其後寺廢甚曆應二年檀越藤親秀請夢窓居焉遂爲禪院改西方爲西芳詳見夢窓年譜

異稱日本傳下之四引用書目

經國大典

大典續錄

神應經序今按中引新續古今和歌集覆載萬安方

海東諸國記今按中引長寬勘文儀式帳御教書案山槐記應仁記等

懲毖錄

經國大典卷之三（禮典）

寧城府院君臣崔恒　右議政臣金國光　西平君臣韓繼禧
右贊成臣盧思愼　刑曹判書臣姜希孟　左參贊臣任元濬
右參贊臣洪應　同知中樞府事臣成任　達城君臣徐居正
撰

寫字

倭學伊路波消息書格老乞大童子教雜語本草議論通信鳩養物語庭訓往來應永記雜筆富士

今按、伊路波消息以下多皆國俗兎園之冊、老乞大胡語訛混、惜哉不令高麗人知國史諸書矣

譯語

漢學蒙學倭學女眞學並翻經國大典（臨文）

譯科覆試　額數　漢學十三人、蒙學倭學女眞學各二人

（本曹同本院提調錄名試取）

待使客

日本國王（琉球國同）使則遣宣慰使（三品朝官）率通事迎送、日本國諸大臣使則遣通事迎來、朝官護送、其餘臣酋使及對馬島主特送則卿通事率來、朝官護送（其餘倭人及野人往來則鄕通事率行）、並於下船處及沿途設慰宴（國王使則浦所慶尚道各三次、忠淸道京畿各一次、大臣使則浦所慶尚道各二次、忠淸道京畿各一次、臣酋使及特送則浦所慶尚忠淸道各一次、還時同、浦所餞宴則並一次）、到京日禮賓寺迎慰（還則設餞、特送人則無迎慰、其餘倭野人只於境上迎餞）、肅拜日賜宴于闕內（拜辭日亦同、其餘倭野人同）、又賜宴于本曹、將還亦賜餞（其餘倭野人無餞）○野倭人往來勿令宿閭閻、如有侵擾諸邑諸驛或出入放縱者、押領官人杖八十、

倭人到浦、邊將考其書契圖書路引、依歲船數上送（[illegible]）（因商販往來者、觀察使[illegible]）所齎物、觀察使定差使員稱量分道上送（[illegible]馬島主及巨酋以上者、或本浦所外邑由水路）、水負重者量數留浦、移文本曹（野人則從便）、本曹啓移戶曹買賣（留浦物令近邑用奴婢貢布依京直賣）○進上物本曹戶曹堂下官看品、准市價給（賜野人進上同）

今按、野倭人倭人也、野人指女眞國、過我使客皆後世之制也、上古我置日本府于三韓、三韓聽命、今也絕矣

六典續錄卷之三禮典

廣川君臣李克增　右贊成臣魚世謙　吏曹參議臣李諿　禮曹參議臣安瑚　兵曹參知臣金首孫　刑曹參議臣金謹　工曹參議臣金礎　暨戶曹參判臣權健撰

待使客　別例接待倭人、外年例對馬島主及諸酋使送歲約

船數內出來人、令各官守令同僉節制使考其賫來書契及浦在見樣圖書、在前接待文案一一以報觀察使、隨即發馬上送、若一人使送船隻分泊三浦、則不無疊待之弊、每倭人出來時、三浦隨郞互相通問、知其虛實、然後方許馬文上送○對馬島主歲遣五十船、或因事別遣船、則稱特送、無定數、諸州酋長或有歲遣一二船者、或有歲遣一船者○國王使臣有副船、或至二三船、臣酋使只有副船、其餘並一船○倭客人來往陸路、自薺浦由金山淸州到京、則十八日程、由大丘尚州槐山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自釜山浦由大丘尚州槐山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日程、自鹽浦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日程、本路自釜山浦由[illegible]山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六日程

自薺浦由昌原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四日程自
塩浦由慶州丹陽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日程國王使臣外
依上項程途日限給留浦糧其過限日數則勿給若因身病
或水漲不得已留連則告所在邑受明文者方許取實○國
王使臣則上京若毋過二十五人巨酋使送十五人對馬島
主特送三人別例則加倍九州都元帥使送三人貢物滿五
駄加一人每加五駄加一人毋過五人諸酋使送一人貢物
每五駄加一人毋過三人受職倭人堂上官則上京者三人
上護軍以下二人對馬島主每一船上京者一人貢物每五
駄加一人毋過二人○倭客人過海粮分爲三等對馬島給
五日粮島主特送人則加五日一岐島十五日粮日本國王
琉球國王使臣及諸大臣九州使人並二十日糧○受職倭
人護軍以上則過海時給十日糧○倭客人過海粮支給關
文付客人帶去鄉通事以送所在邑憑考支給具數粘元關
報觀察使移文戸曹○畠山京極武衛山名細川大内等殿
大臣使人到浦所在邑轉報觀察使給馬帖到後十五日還
浦後二十日以爲定限其限外故留者勿給粮對馬島主特
送同○諸倭使船到浦除計點人口只量船之大中小給粮
○依例接待深遠處倭客人到浦節制使萬戸同差使員尺
量船隻時幷點檢船隻破毀與否陸物諸緣有無報水軍節
度使水軍節度使檢覈其所無諸緣量宜題給船隻破毀處
令留浦船主等上京客人未還浦前預先修補每三朔具給
物之數以啓○素非通信倭人及書契違格還入送倭人過
海粮題給關文無回馬人則給馬下送○對馬島主特送人
及諸大臣使送人到浦只饋正官餘皆散料○倭客人護送
京通事於終到邑受下去日時明文納本曹過限者則削前
仕鄕通事回還薺浦則熊川釜山浦則東萊塩浦則蔚山考
發京日時過限者依律論罪後移文本曹○倭人押行鄕通
事等求媚倭人所經各官各驛多般作弊以至陰嗾倭人以
遂所欲者推考論罪後他道充軍○倭館使令及房守奴子
定送時容貌年歲置簿檢擧使令毋得再行房守一年内毋
得再定如有違者報本曹啓聞論罪館官負知而不檢擧者
並論客人還歸時義禁府郎廳嚴加考察房守奴子毋得門
外出餞如有犯者房守奴子及帶行通事義禁府郎廳推考
重論

【奬勸】每式年生徒漢學十五人蒙學五人倭女眞學各六人
歲貢

又卷之四　兵典

【符信】倭野人闕内供饋時部將領軍士禁雜人掌設奴子等
出入考三稜信符

【給保】漢蒙倭女眞學同居一人毋定他役無率丁則給戸別
一人

又卷之五　刑典

【禁制】倭人齎來大狼皮及雜物浦所潛相貿易人及知情通
事依大典潛賣禁物者例杖一百徒三年不能檢擧所在官
使及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

重刊神應經序

恭惟我主上殿下之六年也命禮曹申嚴醫敎設鍼灸專門

法擇其精於術者爲師而資性明敏者爲弟子纖戲之法其悉爲遺有日本釋良心以神應經來獻兼傳其本國神醫和介氏丹波氏治癰疽八穴法其八穴雖未試用神應經其傳授遺有所旨而所論折量補瀉法皆古賢所未發若其取穴又多有起發古人所未盡處其所著穴皆據其切要而得效多者文簡而事周令人披閱晷刻間證與穴瞭然在目聖上嘉歎命以八穴法付於神應經之末鋟梓頒布且以永其傳焉臣竊惟醫藥之方藥餌鍼灸不可偏廢但藥非本國所產者頗多大槩皆求之中國而又非盡出於中國也轉轉市易得之甚難豈貧賤陳新之可擇而貧窮下賤與遠方之人亦未易遍及也雖砭焫之方無費財遠求之勞採其合和之難一鍼一艾俄感驗方運於指掌辨於談笑貧富貴賤遠近緩

急無適不宜況於取效常在藥力所不及之處而其功用神妙難以備述庸醫不知以爲界辱至相訴病而不肯爲故世之病者生死壽夭率皆付之巫覡淫祀豈不哀哉聖上愍其然乃設專門益嚴勸督適有遐方之獻不以珍奇可玩之具物而以此救民濟世之神方不期而至以孚我聖上仁民愛物之盛德夫豈偶然哉成化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推忠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佐理功臣崇祿大夫西平君臣韓繼禧謹序

成化九年癸巳孟冬日本國畠山殿所使副官人信州隱士良心言我國二百年前有兩名醫一爲和介氏一爲丹波氏此二醫專治癰疽疔癤瘰癧等瘡定八處灸法甚有神効

八穴灸法

頭部二穴　諸瘡發于頭部則耳尖上周廻用禾稈當之（從左耳尖上起從右旋經右耳尖上還至起處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左右）以患人[illegible]大指端爲兩[illegible]切去之（以其稈中央當結喉下兩端左右會于項後雙垂之以患人[illegible]）如前[illegible]一夫之法（[illegible]斷之末而[illegible]）其稈端當處脊中骨上點之瘡出左者去脊骨半寸灸左出右者灸右出左右者並灸左右

手部二穴　瘡發于手部則自肩上高骨端（髃穴即肩）至第三指頭爪甲端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如頭部法

背腹部二穴（自大椎下至鳩尾骨端爲背部自天突穴下至陰毛際爲腹部兩脇亦屬腹背部）瘡發于背或腹則乳上周廻（自左乳頭上起端右旋周經右乳頭上還至起端處）身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足部二穴　瘡發于足部則並立兩足令相著自左大拇指端至右大拇指端周廻（自左足大拇指頭起端從足際右旋經左右足遶右足指端還至起端處）

以其稈當結喉下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灸八穴痛則灸到不痛不痛則灸到痛或五百壯或七八百壯太炷多灸尤妙癰疽始發而灸則不潰而自愈已潰而灸則生肌止痛亦無再發

今按成化明憲宗純皇帝年號成化九年當日本後土御門院文明五年此時能登國刺史畠山義統爲足利老也良心信濃國人釋氏而醫也爲畠山奉使也新續古今和歌集載良心法師河上落葉和歌蓋此人和介氏和氣氏也介與氣音近和氣氏出自垂仁天皇皇子鐸石別命至村上天皇時其後和氣時雨有醫譽故任典藥頭自此子孫多良醫丹波氏出自後漢靈帝子孫來住丹波國故及圓融院永觀中賜其後康頼丹波氏丹波康頼以醫鳴子

孫繼其業凡兩家之傳誠有所由矣昔神武天皇已貴命少彥名命二神定療病之方後世蒙其恩兩家遡之并參考中華醫書故其術尤精也蓋如三藏之方八處灸法皆神代遺法乎二千百年前當龜山院時此時兩家猶有名醫嘗花園後醍醐之間和家末孫性全在洛在鎌倉博極醫籍集覆載萬安方六十二卷以救人疾苦二千百年前兩氏之有名醫可以此知之

海東諸國記

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府院君臣申叔舟　撰

成化七年辛卯季冬申叔舟序云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爲國周平王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郡大臣各占分治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強猂精於劒槊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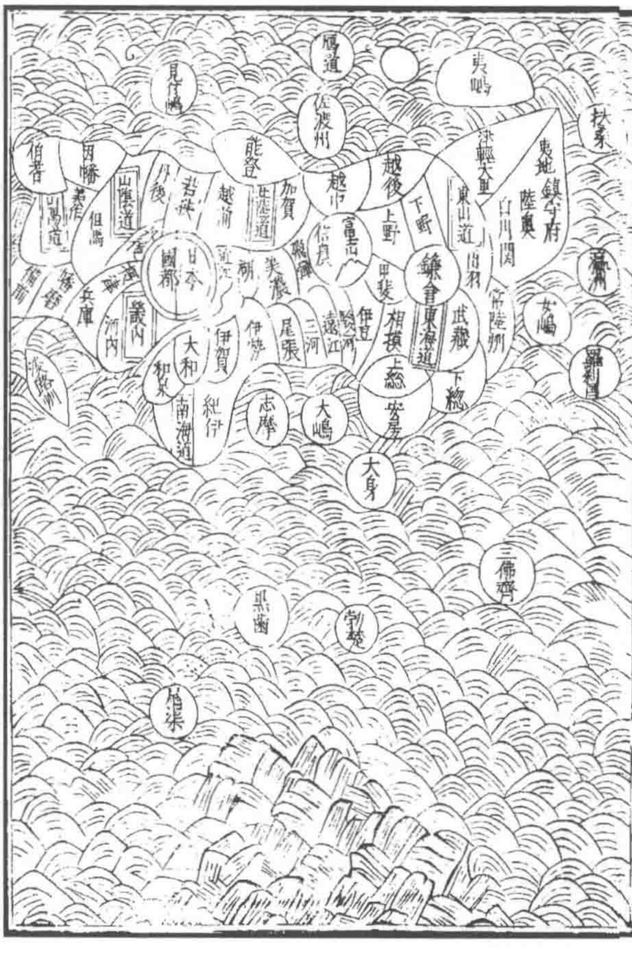
今按狹野狹野尊神武天皇也日本書紀曰所稱狹野者是年少時之號也後撥平天下奄有八州故復加號曰神日本磐余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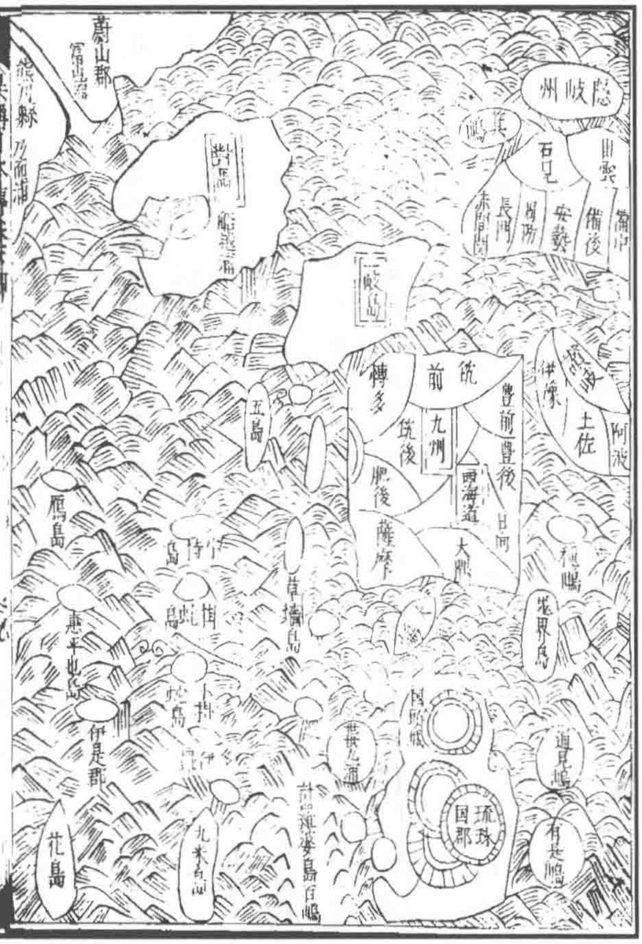
凡例云道路用日本里數其一里准我國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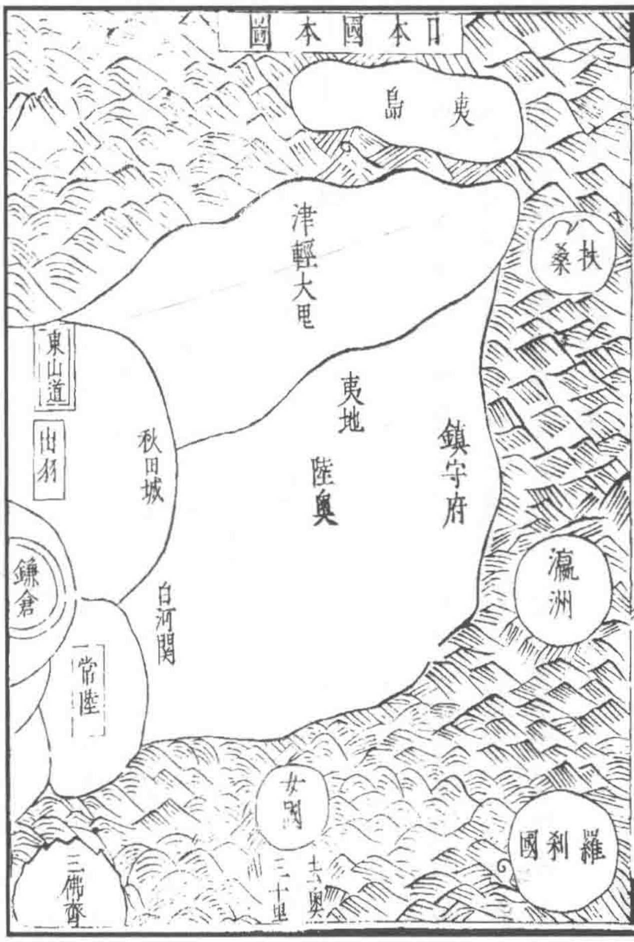
計田用日本町段其法以中人平步兩足相距爲一步六十五步爲一段十段爲一町一段准我五十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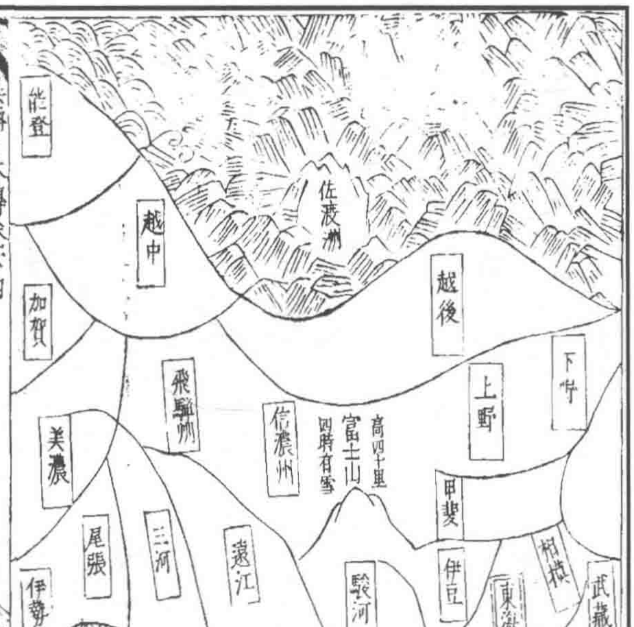
日本國

男子斷髮而束之人佩短劍婦人拔其眉而黛其額背垂其髮而續之以髢其長曳地男女冶容者皆黑染其齒　凡相遇蹲坐以爲禮若道遇尊長脫鞋笠而過　人家以木板蓋屋唯天皇國王所居及寺院用瓦　人喜啜茶路傍置茶店賣茶行人投錢一文飲一椀人居處處千百爲聚開市置店富人取女子之無歸者給衣食容飾之號爲傾城引過客留宿饋酒食而收其錢故行者不齎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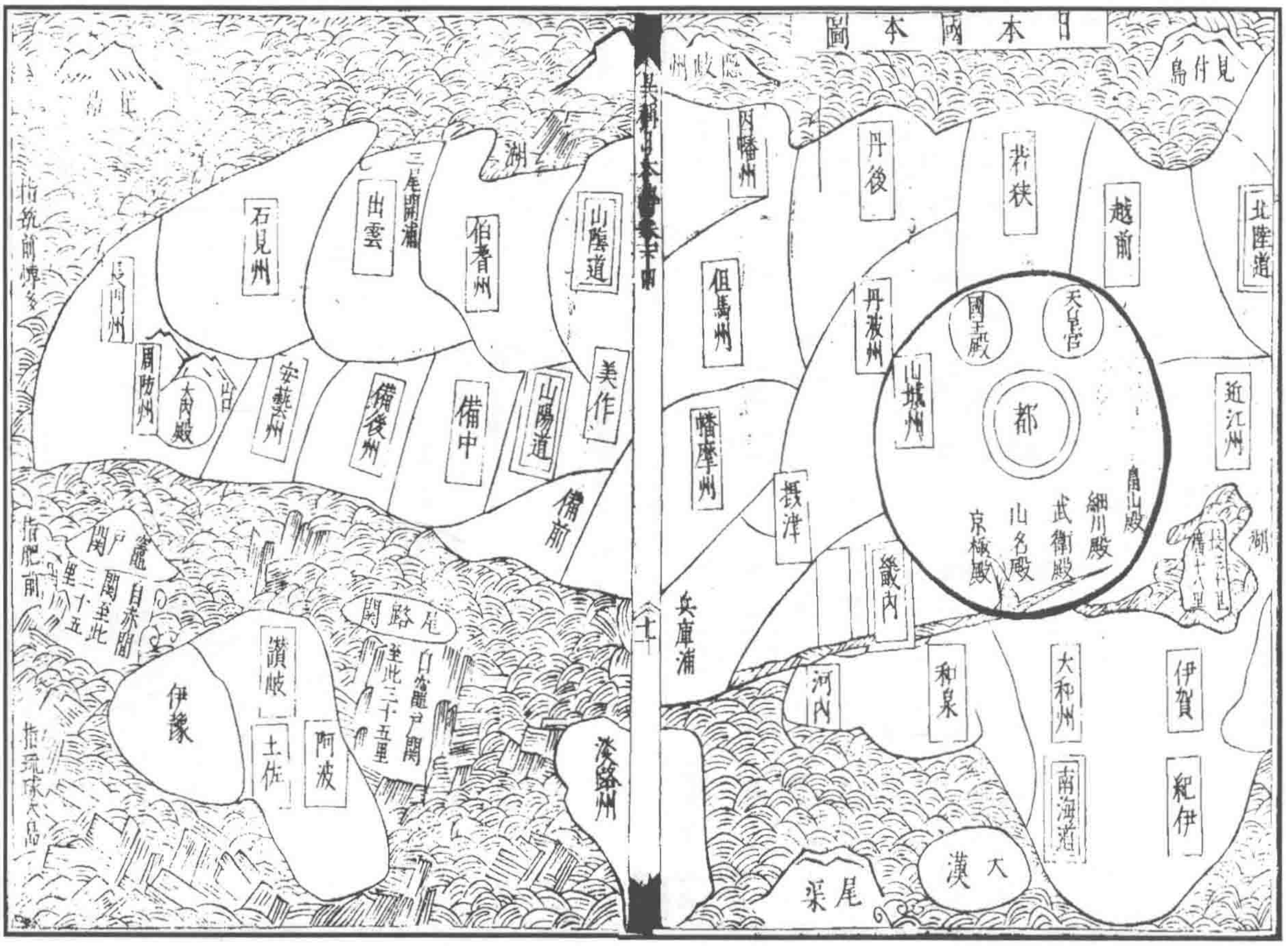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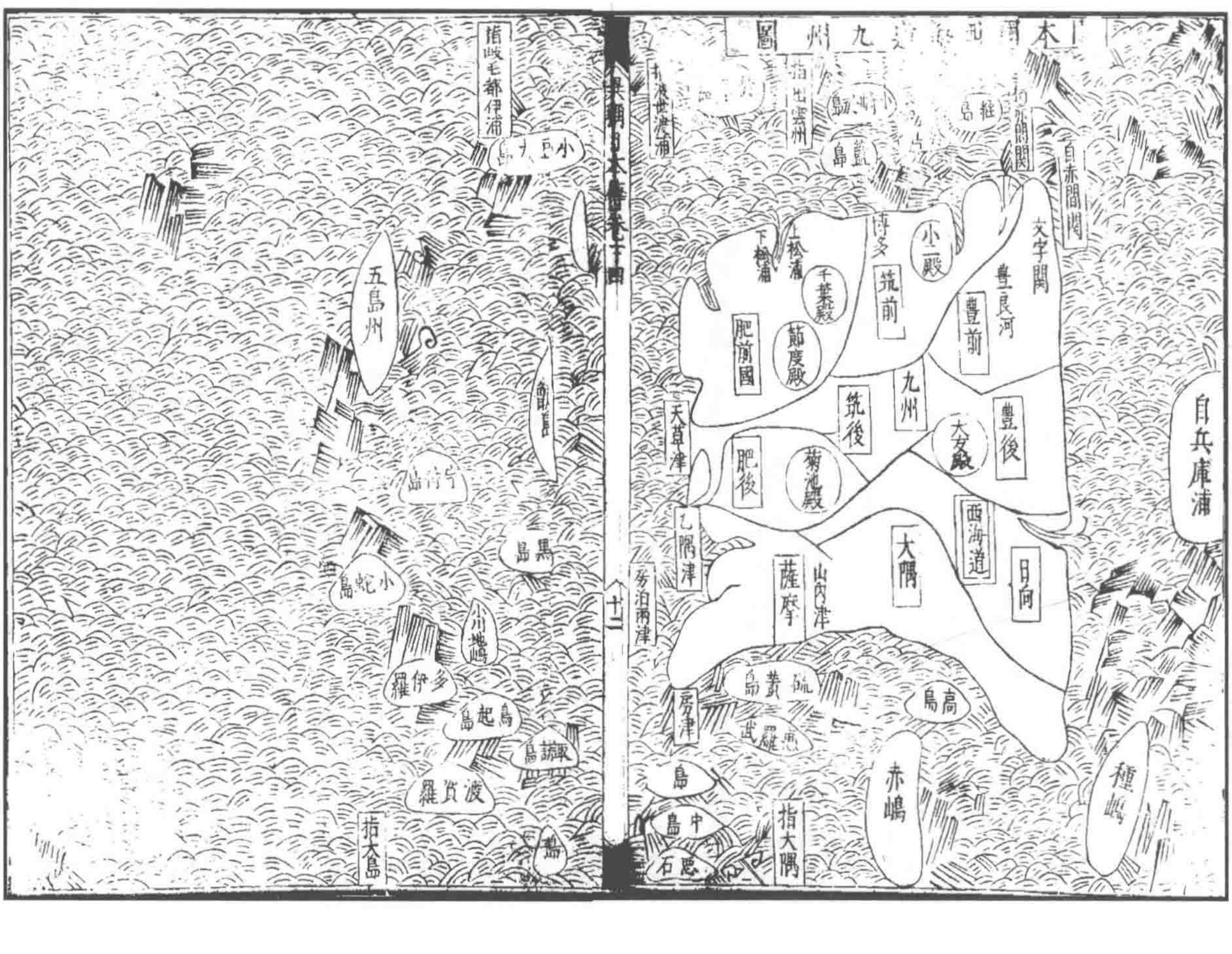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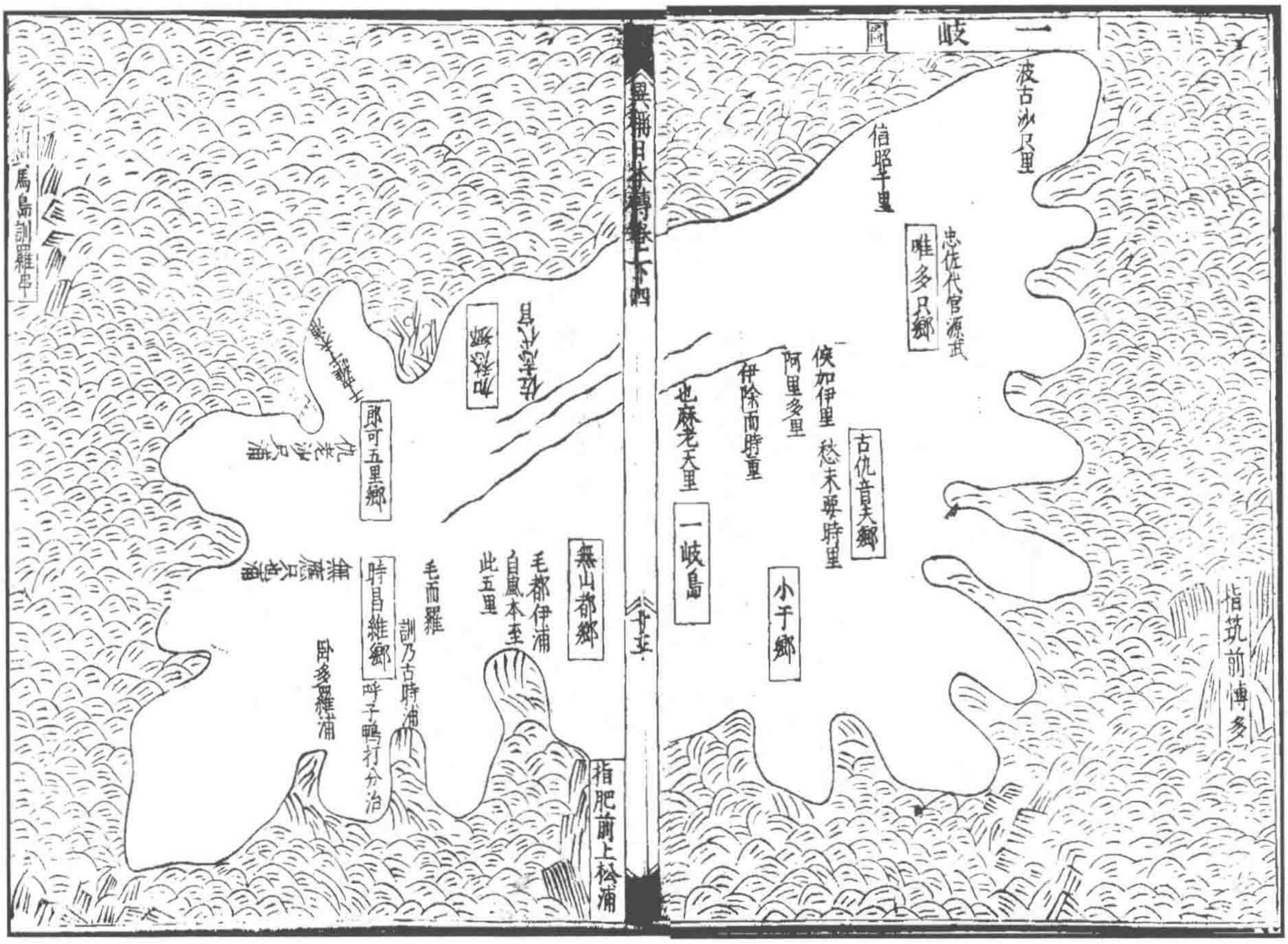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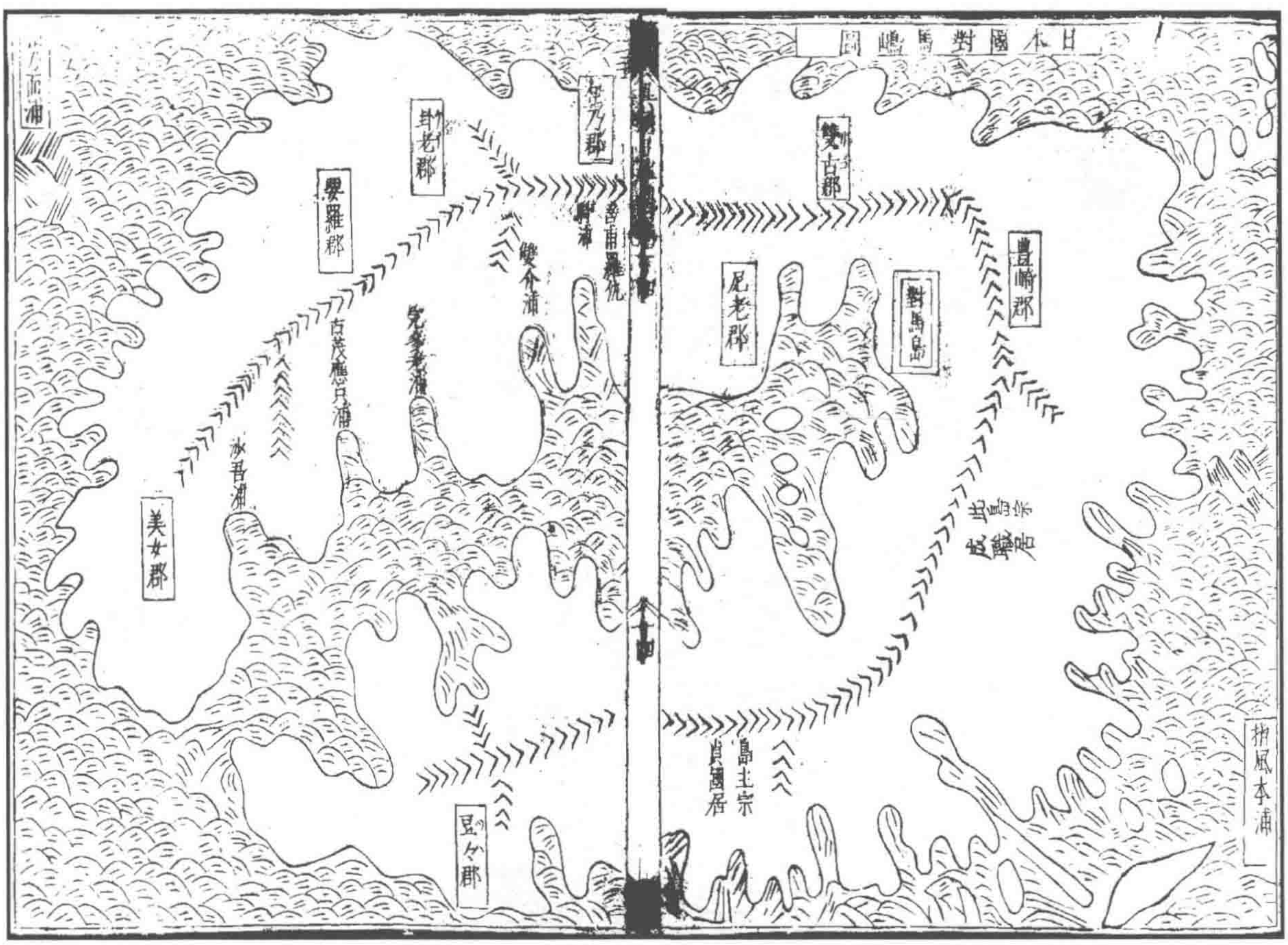


今按前後日本圖差訛失眞富士山高四十里四時有雪其言殆近秀吉征朝鮮時清正於兀良哈捕獲一人名世琉兜宇須元日本松前人也嘗乘漁舟所風飄在濟州二十年清正悅爲鄕導改名後滕次郎次郎云此地天霽可見富士山甚近下文天皇宮內裏國王殿指室町殿與足利氏所居武衛細川畠山所謂三管領山名京極四職之列皆足利之臣也其外郡鄕島之名多傳聞之訛


日本國圖
見付島
隱岐州
因幡州
丹後
若狭
越前
北陸道
國王殿
天皇宮
都
山城州
丹波州
但馬州
播摩州
攝津
近江州
畠山殿
細川殿
武衛殿
山名殿
京極殿
畿内
兵庫浦
河内
和泉
大和州
伊賀
紀伊
南海道
大漢
淡路州
山陰道
美作
伯耆州
出雲
三尾關浦
石見州
長門州
周防州
大内殿
安藝州
備後州
備中
山陽道
備前
尾路關
自竈戸關至此三十五里
讃岐
伊豫
土佐
阿波
自赤間關至此竈戸關二十五里
指筑前博多
指肥前
指琉球大島


日本國九州圖
指岐毛都伊浦
五島州
馬島
小蛇島
小川嶋
多伊羅
島起島
波賀羅
指大島
指出雲州
自赤間關
文字關
小二殿
博多
筑前
千葉殿
下松浦
上松浦
肥前國
節度殿
豊前
九州
筑後
豊後
大友殿
天草津
肥後
菊池殿
西海道
大隅
日向
薩摩
山門津
自兵庫浦
硫黄島
高島
房津
島
中島
指大隅
赤嶋
種嶋


一岐圖
波古沙只里
唯多只鄉
忠佐代官源武
倭加伊里
阿里多里
伊除而時里
也麻老大里
古仇音夫鄉
愁未要時里
小于鄉
一岐島
指筑前博多
無山都鄉
毛都伊浦
自風本至此五里
毛而羅
時日羅鄉
呼子鴨打分治
郎可五里鄉
指肥前上松浦
馬島訓羅串


日本國對馬島圖
雙古郡
豊崎郡
尼老郡
對馬島
島主宗貞國居
卦老郡
要羅郡
美女郡
豆豆郡
指風本浦

日本國紀

天皇代序

天神七代

地神五代

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地神末主彥瀲尊第四子毋玉依姫（俗稱海神女）以庚午歲生（周幽王十一年也）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年己未定國都在位七十六年壽百二十七

今按庚午歲爲幽王十一年非也實桓王九年也四十九年五十二年皆聖筭也始號天皇本紀曰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

綏靖天皇神武第三子自神武崩四年兄弟共治國事辛巳正月即位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

安寧天皇綏靖太子元年甲寅在位三十八年壽八十

懿德天皇安寧第三子元年壬辰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四

孝昭天皇懿德太子元年丙寅在位八十三年壽百十八

孝安天皇孝昭第二子元年己丑在位百二年壽百三十七

孝靈天皇孝安太子元年辛未七十二年壬子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紀伊州居焉在位七十六年壽百十五

孝元天皇孝靈太子元年丁亥在位五十七年壽百十七

開化天皇孝元第二子元年甲申在位六十年壽百十五

崇神天皇開化第二子元年甲申始鑄璽劍開近江州大湖六年己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地神始主俗稱日神至今四方共祭之）七年庚寅始定天社國社神戸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船十七年庚子始令諸國造船在位六十八年壽百二十是時熊野權現神始現徐福死而爲神國人至今祭之

今按始鑄璽劍始字非也神代有神璽之鏡劍歷代天子受天照大神神勅與神鏡同床共殿至于崇神天皇漸畏神威更鑄鏡造劍以爲璽奉安置神代靈器於別所非始鑄之詳見日本紀古語拾遺等書開近江州大湖非也近江國舊名淡海國泉山東西峙中滙大水殆如海味淡故名淡海國以有遠淡海國號近淡海國後曰近江非人力之所開或曰一夜地坼生大湖其土飛爲富士山甚妄也

赤人望富士山歌曰天地之分時從神左備手高尊寸駿河有布士能高嶺乎天原振放見者度日之陰毛隱比照月乃光毛不見白雲母伊去波伐加利時自久曾雪者振家留語告言繼將往不盡能高嶺者觀此則自神代有此山可知之矣熊野權現始現徐福死而爲神國人至今祭之非也宜參考上卷引後漢書今按熊野權現者據長寬勘文雖多諸說爲伊弉冊尊正說也乃合日本紀義日本書紀曰伊弉冊尊神退去矣故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矣今訪之有馬村人考那智三卷書有馬村有産田宮乃伊弉冊尊神退之地其東有隱窟亦曰産立宮亦曰花窟所祭伊弉冊尊是也暮春以繒作花及幡旗形圍繞於窟歌舞祭之蓋神代遺俗也本宮者崇神天皇建之伊弉冊尊也

垂仁天皇崇神第三子元年壬辰十三年甲辰天照大神降

二十三年甲寅初置伊勢國齋宮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大神宮于伊勢國在位九十九年壽百四十

今按齋宮者皇女所居乃居此齋戒以奉天照大神故曰齋宮據延暦儀式帳自美和御諸原造齋宮始有之及大神鎮坐于伊勢國於大宮際造之古語拾遺曰泊于巻向玉城朝垂仁天皇也令皇女倭姫命奉齋天照大神仍隨神教立其祠於伊勢國五十鈴川上因興齋宮令倭姫命居焉

景行天皇垂仁第三子元年辛未十三年癸未賜諸國人姓氏十八年戊子始定諸國名在位六十年壽百六

成務天皇景行第四子元年辛未初定州郡三年癸酉置太臣五年乙亥諸州始貢稻七年丁丑定諸州經界在位六十一年壽百七

仲哀天皇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身長十尺元年壬申九年庚辰初作神樂百濟國始遣使來在位九年壽五十二

神功天皇開化五世孫息長宿祢女仲哀納為后仲哀沒遂主國事元年辛巳五年乙酉新羅國始遣使來三十九年己未始遣使于漢在位六十九年壽百

今按神功皇后有聖德謙讓不即天皇位謂神功天皇者非也職原抄曰仲哀崩皇后攝政平三韓而歸筑紫誕生皇子在襁褓皇后猶攝政遂臨天下六十餘年雖同正帝奉稱攝政

應神天皇仲哀第四子母神功元年戊寅七年丙申高麗始遣使來十四年癸卯始制衣服十五年甲辰百濟送書籍十六年乙巳百濟王太子來二十年己酉漢人始來在位四十一年壽百十

仁德天皇應神第四子應神歿二年無主癸酉正月即位二十五年丁卯大臣武內死年三百四十歴任六朝六十一年癸酉始造氷室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十

履中天皇仁德太子　云云

當今天皇崇光曾孫名彥仁　云云

今按當今後花園天皇也自履中至後花園其間云云事大抵據日本俗間年代記不遑枚舉又我朝年號大化為始大寶以來不絕然年代記自繼體天皇每每紀年號其語多鄙淺而無有大化號崇德天皇作宗德天皇花園天皇作華山天皇或作花國皆非也其他謬不可勝紀

國王代序

國王姓源氏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十八年丙申賜第六皇子貞純親王姓源氏始此即唐僖宗乾符三年也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戊寅征夷大將軍源頼朝主鎌倉二條天皇永暦元年庚辰頼朝以兵衛佐竄于伊豆州是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政治征伐出於其手驕奢淫虐道路側目頼朝自伊豆起兵而西先據關東累戰而勝乘勝席卷安德天皇壽永元年壬寅遂入京城平氏兵敗挾安德奔于西海乃立後鳥羽天皇仍鎮鎌倉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後醍醐天皇辛未又攻平氏盡滅其黨總攬國政自號等持殿仁山死子瑞山嗣號寶篋院殿瑞山死子義滿嗣後出家法名道義號鹿苑院殿義滿死子義持嗣後出家法名道詮號勝定院殿義持死子義教嗣號普廣院殿義教以大臣占地太廣難制欲稍稍分封之大臣有赤松殿者其從弟嬖于義

教義教欲分赤松之地以封從弟遂以語赤松家臣家臣于其家義教盛兵而往請入內廳酒酣放廐馬因閉門伏發遂弒義教大內持世被槍踰重垣而出遂與管領細川等立義教子義勝三年癸亥病死又立其弟義成義成死又立其弟義政即今所謂國王也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令文書稱明教書每歲元率一大臣謁天皇常時不與相接國政及聘問隣國天皇皆不與焉

今按國王指將軍家也壽永元年遂入京城平氏兵敗非也壽永二年賴朝從兄弟木曾義仲入洛平氏奉帝出奔文治元年賴朝弟義經等與平氏戰于一谷平氏兵敗奔于西海終滅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非也賴朝三世而滅其後賴朝婦家北條氏九世執天下兵權然後後醍醐天皇舉兵北條氏滅仁山始屬官軍後叛自立仁山其先出自足利義康與賴朝雖同姓其派亦別明教書御教書也明御音訓相近故訛我朝天皇誥命稱御教書見御教書案御教書案二卷載先王命辭後世將軍令亦稱御教書

道路里數

自我慶尚道東萊縣之富山浦至對馬嶋之都伊沙只四十八里　自都伊沙只至船越浦十九里　自船越至一岐島風本浦四十八里　自風本至筑前州之博多三十八里　自博多至長門州之赤間關三十里 自風本直指赤間關則四十六里　自赤間關至竈戸關三十五里　自竈戸至尾路關三十五里　自尾路至兵庫關七十里 水路　自兵庫至王城十八里 陸路　都計水路三百二十三里陸路十八里 以我國里數計則水路三千二百三十里陸路一百八十里

八道六十六州 對馬島壹岐島附

畿內五州

山城州　分爲國都有山如城峻嶮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南而未分別有圓山當其口二川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南入于海都中閭巷道路皆方通四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爲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二十萬六千餘戸巷有市國王而下諸大臣皆有分地如封建世襲雖居外州亦皆置家京中謂之京師所屬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町

今按圓山指雄德山也二川謂賀茂川桂川

天皇宮在東北隅周以土垣有大門軍士數百把守國王而下諸大臣以其麾下兵輪番遞守凡過門者皆下馬宮中支用別有二州收其稅供進

今按天皇宮在東北隅後世里內土御門亭是也山槐記曰土御門亭土御門北東洞院東前大納言藤邦綱家也白練鈔曰鳥羽天皇始造此亭周以土垣占一町也江次第曰大內造築之法充諸國到于今諸國諸侯以土築宮垣其遺法乎

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亦有土垣軍士十餘把守其門大臣等率麾下兵輪番入直謂之御所

今按國王殿足利氏柳營所謂室町殿也今之御所內此其地也

畠山殿居天皇宮東南世與左武衛細川相遞爲管提印管領佐國王秉政今天皇康正元年乙亥（景泰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寛正六年乙酉（成化元年）義忠死子義勝嗣文明二年庚寅（成化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左京大夫源義勝　又有源義就寛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雍河紀越能五州摠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義就乃義忠同母弟德本之子同宗故皆稱畠山

今按雍山城國古來以山城比雍州之國如山城守上部兼方自称雍州刺史之類

細川殿居國王殿西世與畠山左武衛相遞爲管提秉持之死子勝元嗣時未遣使於我勝元娶山名源教豐之女而無子教豐以其幼子屬爲養子其後教豐受譴於國王黜居外

州其子義安等三人侍國王教豐令二子請還於國王々子以其父性悪忍還而起釁不爲之請乃令勝元請之勝元爲請於國王遂得還以是教豐甚德勝元及勝元有子以其所生教豐之子爲嫡教豐怒乃與勝元爲仇相戰教豐之外孫[illegible]殿及女壻一色殿土岐殿等舉兵助之勝元挾國王移居於其陣內大小群臣從細川者衆焚京都二條以北塹而守之相持今六年勝元年四十餘矣

今按應仁元年丁亥五月二十六日山名細川起亂自此天下大亂明成化七年辛卯申叔舟作海東諸國紀自應仁元年到此該五年謂今六年者非也自是百有餘年亂離極矣

又有持賢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細川右馬頭源朝臣持賢持賢乃勝元父持之之弟持賢無子勝元於其家後作別室號典廐置持賢而師事之年老或云已死　又有細川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初上松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頼永遣壽藺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爲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藺於其中稱[illegible]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價大内殿頼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去庚寅乃來壽藺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倭訓臥可沙）馳報國王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横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艱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館于東福寺國王

方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二月受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藺偕來壽藺又言大内處書與賜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左武衛殿居國王殿南世與畠山細川相遞爲管提掌國使臣支待諸事後光嚴天皇應安三年庚戌（宣德三年）源義淳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淳及義敏嗣寛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敏義廉嗣四年癸未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將軍源義廉

今按武衛之號志波尾張守高經之子義將任右兵衛督兵衛唐名武衛故其子孫世號武衛

山名殿居國王殿西今天皇長祿三年己卯（天順三年）始遣使來

朝書稱但幡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霽臺法
朝臣教豊教豊出家法名宗全方與細川相持國王有異母
弟常出家號淨土院國王無嗣命還俗將以爲嗣號今出川
殿二十年國王有子語今出川曰汝必傳之我子今出川誓而
許之山名旣與細川爲仇細川挾國王令山名亦推今出川
爲敵國王今年三十七歲國王之子年七歲今出川殿年三
十二歲矣教豊二子義安等侍國王不敢歸教豊其長義安
尋死義安之子在山名所山名將以爲嗣
今按淨土院當作淨土寺細川挾國王令山名推今出川
者非也按應仁記山名細川故有隙而細川奉將軍弟今
出川義視山名奉將軍子義尚天下武士各狙大戰宜與
前章參考

文明元年己丑義安遣使來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
耆備前備後八箇州總太守山名彈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
父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蹤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箇
州悉與義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來朝書稱因伯丹三州
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豊
京極殿居畠山殿南世掌刑政長祿二年戊寅源持淸遣使
來朝書稱京兆尹江岐雲三州刺史住京極佐佐木氏兼大
膳大夫源持淸出家法名生觀　又有源高忠文明二年庚
寅遣使來朝書稱所司代京極多賀豊後守源高忠其使人
言生觀同母兄也三年辛卯又有榮熙遣使來朝書稱山陰
路隱岐州守護代佐佐木尹左近將監源榮熙其使人言生
觀同母弟也初以高忠旣稱生觀之兄榮熙又稱其弟其所

言難信不許接待其使强留不還乃以對馬島特送例接待
其使言於禮曹曰生觀兄弟只榮熙一人耳高忠乃生觀族
親之爲麾下者也榮熙時居隱岐州
右武衛殿自高麗之季海寇爲患門下府移書稱關西省探
題相公令禁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
未得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永樂六年議政府答書始
稱九州敘右武衛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鎭遣使來朝
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鎭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
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府探題或只
稱右武衛或稱九州摠管前後所稱不一而國人称右武衛
殿二十七年庚子道鎭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
帥或又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俱遣使不絕

其所進方物甚豊故我之報賜亦厚三十一年甲辰道鎭書
云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鎭猶遣使求
丐至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以後無使文正元年丙戌
京城澁河源朝臣義堯遣使來朝其使言義堯之父曾爲右
武衛西海道九州總管然不能言其詳蓋是道鎭之後歟
甲斐殿左武衛之臣專掌左武衛之事文明元年己丑源政
盛遣使來朝書称甲斐遠尾越後四州守其使以臣[illegible]例接
待
伊勢守　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称國王懷守納
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
亂余爲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必依扶桑殿下命集諸侯
諸軍將救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紬綿布苧布米其所

進方物亦豊且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次助軍需今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其使以巨酋使例館待

教通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山城居住四國伊豫住人河野刑部大輔藤原朝臣教通壽藺往來兵中故多称護送而來者下同

之種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京城奉行頭飯尾肥前守藤原朝臣之種其使人言近侍國王其使以特送例館待

信忠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京城居住宗見駿河守源朝臣信忠

勝忠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京城居住鷹野民部少輔源朝臣勝忠

建昌庚寅年以館接壽藺遣使來朝書称慧日山内常喜詳（衍字）菴住持建昌能文喜詳菴在東福寺内

昌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京城東山清水寺住持大禪師昌堯以宗貞國請接待日本國亂年饑寄食於我者甚多故前不遣使之人皆不許接待使人等强留三浦而不還宗貞國爲遣人請之乃許接待下並同

冉書記已丑年遣使來朝書称深修菴住持冉書記以宗貞國請接待

大和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七千六百十四町

和泉州　郡三水田四千一百二十六町

河内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九千九十七町

攝津州　郡十四水田一千一百二十六町

忠吉今天皇應仁元年丁亥成化三年遣使來朝書称畿内攝津州兵庫津平方民部尉忠吉受圖書約歳遣一船

吉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畿内攝津州西宮津尉長塩備中守源吉光以宗貞國請接待

昌壽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畿内攝津州佛法護持四天王寺住持比丘昌壽以宗貞國請接待

東山道八州

近江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三千四百二町五段

美濃州　郡十八水田一萬四千八百二十四町五段

飛驒州　郡三水田一千六百十五町五段

信濃州　郡十水田三萬九千二十五町三段

善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信濃州禪光寺住持比丘善峰以宗貞國請接待

今按禪光寺當作善光寺

上野州　郡十四水田三萬二千一百四十町三段

下野州　有火井産硫黃郡九水田二萬七千四百六十町

出羽州　有温井産金郡十水田二萬六千九十町二段

陸奥州　産金郡三十五水田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一町二段

東海道十五州

伊賀州　郡四水田一千五百町州有天照大神祠國無貴賤遠近皆來謁祭

今按州有天照大神祠以下十七字當在伊勢州下傳寫

之誤也
伊勢州　産水銀郡十三水田一萬九千二十四町
志摩州　郡二水田九十七町
尾張州　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三河州　郡八水田八千八百二十町
遠江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町
伊豆州　有溫井二所火井一所産硫黄郡三水田二千八
百十四町
駿河州　郡七水田九千七百十七町
甲斐州　郡四水田一萬四千三町
相摸州　郡八水田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六町一段
上總州　郡十二水田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町六段鎌倉

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今鎌倉殿源氏仁山之後據鎌倉以
東而叛二十餘年國王累征不克
　今按鎌倉殿以下三十八字當在相摸州下
下總州　郡十一水田三萬三千一町
常陸州　郡十四水田四萬九千九町六段
武藏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五千七十四町七段
　山陽道八州
播摩州　郡十二水田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町
吉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播摩州室津代官藤
原朝臣吉家自上院寺有觀音現像圓覺寺有雨花舍利之
異以後諸州遣使來賀者甚多雖前不遣使者皆許接待下
並同

盛久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播摩州太守周聞浦
居住源光稜盛久
美作州　郡七水田一萬一千二十二町四段
備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十町二段
貞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邪島津代官
藤原貞吉
廣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小島津代官
藤原廣家
備中州　産銅郡九水田一萬二百二十七町八段
備後州　産銅郡十四水田九千二百六十九町二段
吉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後州海賊大將撓
原左馬助源吉安

政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高崎城大將軍源朝臣
政良以宗貞國請接待
光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友津代官藤原朝臣光
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家德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備後州三原津太守左京助源
家德以宗貞國請接待
忠義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備後州守護代官山名四宮源
朝臣忠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安藝州　郡八水田七千二百五十町九段
持平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称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約
歲遣一二舡父常賀近侍國王
[illegible]重甲申年遣使來朝書称安藝州海賊大將藤原朝臣村

上備中守國重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
敎實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太守藤原武
田大膳大夫敎實
公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嚴島太守藤
原朝臣公家
周防州　産荷葉綠有溫井郡六水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町
九段
大內殿多多良氏世居州大內縣山口倭訓也望仇知管周防長門
豐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強日本人稱百濟王溫祚之後入
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爲氏至今八百餘年至
持世二十三代世號大內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敎弘爲嗣敎
弘死子政弘嗣大內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係出百

濟最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爲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
年未還小二乘間復取博多宰府等舊地詳見筑前州小二
殿
弘安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山口所司代杉河守源
弘安大內殿代官時方居守山口
敎之甲戌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大內進亮多多良別駕
敎之大內殿政弘叔父納歲遣一船
盛秀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書稱周防州大島太守海賊大
將軍源朝臣藝秀
義就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太守鎌
苅源義就
正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守屋野
藤原朝臣正吉
盛祥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兼報漂流人書稱富田津
代官源朝臣盛祥
長門州　産銅及刃鐵郡五水田四千九百二町四段
弘氏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藝石防長四州守護
代官陶越前守多多良朝臣弘氏
光久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文司浦大
將軍源光久
忠秀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赤間關鎭守
高石藤原忠秀辛卯年又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事
忠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赤間關太守矢田藤
原朝臣忠重

義長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濱重關太守
野田藤原朝臣義長
國茂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鷲尾多多良
朝臣國茂
正滿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乾珠滿珠島代官宮內
頭藤原正滿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成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三島尉伊賀羅駿河守
藤原貞成以宗貞國請接待

南海道六州

紀伊州　郡七水田七千二百三町七段
淡路州　郡二水田二千七百三十七町三段
阿波州　郡九水田三千四百十四町五段

義直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阿波州鳴渡浦大將
軍源朝臣義直
伊豫州　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五百七町四段
盛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伊豫州川野山城守越智朝臣
盛秋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義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伊豫州鎌田關海賊大將源貞
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讃岐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八千八百三十町一段
土佐州　郡七水田六千二百二十八町
北陸道七州
若狹州　郡三水田三千八十町八段
忠常辛卯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若狹州十二關一
番遠敷守護備中守源朝臣忠常
義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若狹州大濱津守護代官左衛
門大夫源義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越前州　郡六水田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九町五段
越中州　有温井水田一萬七千九十九町五段
越後州　郡七水田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町五段
能登州　郡四水田八千二百九十七町
佐渡州　郡三水田三千九百二十八町三段
加賀州　郡四水田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町四段
山陰道八州
丹波州　郡五水田一千八百四十六町九段
丹後州　產深重青銅郡六水田五千五百三十七町

家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丹後州田伊佐津平朝臣門四
郎家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但馬州　郡八水田七千一百四十町
源國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称但馬州津山關佐
佐木兵庫助源國吉
因幡州　郡七水田八千一百二十六町
伯耆州　郡六水田八千八百三十町
義保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伯耆州太守緑野源朝臣義保
以宗貞國請接待
出雲州　郡十水田九千四百三十町八段
盛政丁亥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出雲州美保關郷
左衛門大夫藤原朝臣盛政
公順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出雲州見尾關處松
田備前太守藤原朝臣公順
義忠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出雲州留關海賊大將藤原朝臣
義忠以宗貞國請接待
石見州　郡六水田四千九百十八町
和兼周布兼貞之子丁卯年親來受圖書書称石見州因幡
守藤原周布和兼約歲遣一船
賢宗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称石見州櫻井津土屋修理大夫
平朝臣賢宗
久直丁亥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石見州益田守藤
原朝臣久直
正教丁亥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石見州住右馬頭

源朝臣正敎

吉久戊子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石見州北江津太守平朝臣吉久

隱岐州　郡四水田五百八十四町九段

秀吉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隱岐州太守源朝臣秀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西海道九州

筑前州　在距海濱三里山頂有火井日正照煙焔漲天水沸而溢凝而爲硫黄凡産硫黄島皆同郡十五水田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町九段州有博多或称覇家臺或称石城府或称冷泉津或称筥崎津居民萬餘戶小二殿與大友殿分治小二西南四千餘戶大友東北六千餘戶以藤原貞成爲

代官居人業行商琉球南蠻商船所集之地北有白沙三十里松樹成林日本皆海松唯此有陸松日本人多上畫以爲奇勝往來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

小二殿居宰府或称大都督府西北去博多三里民居二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源氏世主之称筑豐肥三州摠太守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號小二殿至源嘉頼今天皇嘉吉九年辛酉大臣赤松作亂國王徵兵諸州小二殿不至國王命大內殿討之嘉頼兵敗奔肥前州平戶源義所居尋投對馬島居美女浦對馬島亦其所管大內殿遂盡有小二所管筑前州博多宰府等地後嘉頼欲復舊地舉兵而往至上松浦大內殿迎擊敗之嘉頼奔還對馬嘉頼死子敎頼嗣丁亥年敎頼又以對馬島兵往至博多宰府之間見月之地爲大友

殿及大內代官壬申所敗而死對馬島代官宗盛直等亦從敗沒己丑年國王以大內黨山名命小二復舊土又命諸州助之秋七月對馬島主宗貞國舉兵奉敎頼之子頼忠而往沿路諸酋護送助之遂至宰府悉復舊境頼忠既至宰府令貞國守博多貞國身留愁未要時小二殿所管在博多西南四里民居三百餘戶遣麾下守博多肥前州千葉與其弟有隙小二右其弟命貞國往攻之貞國難之小二強遣之値大雪敗還對馬島兵千人凍瘃多死者長門筑前一岐之境海賊縱橫今辛卯年春我宣慰官養民等往慰頼忠貞國至對馬島貞國聞之托以海賊梗路宣慰官不能來我當往迎遂留兵守博多愁未要時不告頼忠身還對馬頼忠前在對馬島約歲遣一二船今還本土其使人依臣酋使例館待

護軍道安曾爲琉球國使來聘於我因是往來乙亥年來受圖書丁丑年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司正林沙也文　道安子庚寅年從其父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護軍宗家茂乙亥年來受圖書受職富商石城府代官宗金之子宗金大友殿所差大友殿管下

司果信[illegible]己丑年來受職向化卒中樞藤安吉女婿安吉父常來朝死于東平館因葬于東郊其母命安吉來侍朝仍守父墳安吉死弟茂村又來侍朝爲副司果安吉母時時遣船稱藤氏母大友殿管下

氏鄕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宗像朝臣氏鄕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與氏俊承國王之命爲宗像殿主有麾下

今按宗像朝臣氏鄉據世系寛正中爲宗像大神大宮司乙亥益明景泰六年我康正元年也其先與足利尊氏好自此以來勢如諸侯

貞成辛巳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冷泉津尉兼内州太守田原藤原貞成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大友殿族親博多代官

信重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冷泉津藤原佐藤四郎信重約歲遣一船辛卯冬以琉球國王使來受中樞府同知事博多津商定清女婿大友殿管下

安直丁亥年遣使送漂流人書称筑前州宮崎津寄住臣藤原孫右衛門尉安直八幡神留守殿管下

直吉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称筑前州宮崎津寄住藤原兵衛次郎直吉信重兄子八幡神留守殿管下居宮崎津

重家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称冷泉津布永臣平與三郎重家大友殿管下

親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筑前州怡土郡北崎津源朝臣親慶

正家丁亥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相以島大將軍源朝臣正家

氏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称筑前州宗像先社務氏俊

今按社務神主職也永保二年神祇官移遠江國文云應令以清原則房補任小國神主執行社務觀此則非神主外有社務矣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曰以社稷爲務

道京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綠島太守大藏氏道京以宗貞國請接待

繩繁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名島樹島兩島太守藤原繩繁以宗貞國請接待

成直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聽政所秋月太守源成直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称秋月殿有武才

信歲丙戌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筑前州麻生藤原信歲丁亥年又遣使來以不緊不接待

今按麻生氏住筑前遠賀郡高藏領地千町始爲大内管下見九州軍記

筑後州　郡十水田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町八段

豐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八町二段

邦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豐前州蓑島海賊大將玉野井藤原朝臣邦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俊幸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豐前州彦山座主黒川院藤原朝臣俊幸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居彦山有武才

今按彦山在豐前國田川郡蟠根於豐前豐後筑前三國和歌所詠彦高峰是也山有神名彦山大權現西國人甚敬寺號靈仙寺其草創舊矣役小角久居之至後伏見天皇皇子助有法親王住山称座主以統諸僧戊子應仁二年頼有座主職時也藤原俊幸者益其末出家時姓名乎亦設爲之乎天下方亂故雖山僧往往有武才以防不虞

豐後州　有温井五所郡八水田七千五百二十四町

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戸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來不七
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称豐筑兩後州太守
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 宣德四年 始遣使來朝自是使船不絶九
年丁巳又有源親重者称豐筑兩後州太守而遣使其書称
持直爲伯父持直書亦称讓于親戚親重至長祿元年丁丑
又有親繁者称豐州大友而遣使源持直使亦至禮曹問其
使及同來諸使皆言持直與小二殿同時失土大内殿以親
繁代持直爲大友殿今大内與安藝州相攻持直小二欲乘
間復土而未能或云源持直養從弟親重爲嗣及大内討小
二黜親重而以其弟親繩代之二年戊寅親繁又遣使其書
略曰曾祖父以來捧書通使自九州陷兵雖續箕裘之業不
以時致敬寛正元年庚辰 天順四年 又有師能者亦称豐筑守大

膳大夫而遣使其書略曰大友特蒙大國之恩不知幾年恭
年十月逝去余爲持直嫡孫續大友家業今辛卯年豐州日
田守護親常遣使來朝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殿政親之弟也
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親乃大内政弘妹婿小
二之復土也政親欲助大内父親重以爲王命不可違遂助
小二又問時來諸使其言皆同是年冬來國王使光以藏主
曰源持直初無子以從弟親繁爲嗣親繁今爲大友殿年六
十一歲長子政親今爲豐前州太守將爲嗣持直既以親繁
爲嗣而後生二子長師能次能堅皆封小地其曰親重者不
知爲何人疑繁重二字於國訓相近故或称重也其曰親繩
者親繁之同母弟封豐後州小地死已十四年矣同時來琉
球使博多人信重曰親繁五子一曰五郎即政親年三十餘

當爲嗣二曰親常年二十餘今爲日田守三曰七郎年十八
四僧五幼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称大
友者數人豐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以未能辨其
眞僞姑記往來之書及諸使之言以待後考
親常大友殿異母弟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称日田郡守護修
理大夫大藏親常
國光庚辰年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丁亥年又遣使來賀觀音
現像書称豐後州日田郡太守源朝臣國光
茂實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豐後州守護代官木部山城守
茂實以宗貞國請接待
肥前州　有溫井二所郡十一水田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二
町州有上下松浦海賊所處前朝之季寇我邊者松浦與一

岐對馬島之人率多又有五島 或称五多島 日本人往中國者待
風之地
今按天下文明之世何地處海賊此時衰亂甚故海賊處
松浦
節度使己丑年遣使來朝約歳遣一二船書称九州節度使
源教直或称九州都元帥或称九州總管居肥前州阿也非
知有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戸正兵二百五十
餘總治九州之兵對馬島人宗大膳等言初教直助大内及
小二復土懼棄所居潛投肥後州也望加知
千葉殿己卯年遣使來朝居有小城北距博多十五里民居
一千二百餘戸正兵五百餘書称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元胤
約歳遣一二船

源義乙酉年遣使來朝書稱呼子一岐守源義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呼子有麾下兵稱呼子殿
源約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約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波多島人丁不過十餘
源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鴨打有麾下兵稱鴨打殿
藤源次郎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源次郎約歲遣一船
源祐位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護野寶泉寺源祐位約歲遣一船檜居寶泉寺
源盛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丹後太守源盛受圖書約歲遣一舡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

源德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受圖書約歲遣一舡
源次郎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佐志殿
義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原朝臣筑後守義永受圖書約歲遣一舡
源義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州太守志佐源義約歲遣一二舡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志佐殿
源滿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三栗野太守源朝約歲遣一舡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居三栗野

源吉乙丑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太守源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勝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宇久守源勝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丁丑年以刷還我漂流人特加一船居宇久島總治五島有麾下兵
少弼弘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田平寓鎮源朝臣彌正少弼弘約歲遣一二船有麾下兵
源義丙子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平戶寓鎮肥前太守源義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少弼弘弟有麾下兵居平戶
藤原賴永丙戌年遣壽藺書記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久野藤原賴永壽藺受書契禮物傳于國王事見上山城州細川勝氏居那久野

源宗傳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多久豐前守源宗傳以宗貞國請接待居多久有麾下兵
源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下野守源泰以宗貞國請接待居波多有麾下兵
四郎左衛門乙丙年以源滿使來受同參丁亥戊子連年而來不許接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大島太守源朝臣貞居大島有麾下兵
源義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津崎太守源義有麾下兵
貞茂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悼大島太守源朝臣貞茂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茂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舍利書称五島玉浦守源朝臣
茂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五島太守源貞居五
島源管下微者
藤原盛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五島日島太守藤原朝臣盛
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清男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肥前州彼杵郡彼杵遠江清原
朝臣清男以宗貞國請接待
源重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称肥前州大村守源
重俊居大村能武才有麾下兵
源信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肥前州風島津太
守源信吉

源豊久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称平戸寓鎮肥州太守源豊久
先父義松己丑春逝去又送義松所受圖書而請受新圖書
今乃終送
肥後州　有溫井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町
菊池殿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
池爲邦約歳遣一二船庚寅年又遣使來受圖書所管兵二
千餘世號菊池殿世主肥後州
源藤爲房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称肥後州藤原爲房歳遣一
船
教信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称肥後州八代源朝臣教信約歳
遣一船
政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前此再度救我漂流人書

称肥後州大將軍大橋朝臣政重
武敎丁丑年以武磨称名使人來朝以遠處不緊人不接待
丁亥年改名武敎來賀觀音現像書称肥後州高瀬郡藤原
武敎菊池殿於親爲其管下居高瀬
日向州　郡五水田七千二百三十六町
大隅州　郡八水田六百七十三町
薩摩州　薩碗黄郡十三水田四千六百三十町
盛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日向太守藤原盛久約
歳遣一二船
熙久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
藤原熙久約歳遣一二船
持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久約

歳遣一船忠國族親爲其管下居島津
源忠國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三州太守島津源忠國
約歳遣一船丁亥年以觀音現像又遣使書称日隅薩三州
太守島津陸奥源忠國國王族親總治薩摩日向大隅三州
事
藤原忠滿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薩摩州古志岐
島代官藤原忠滿
只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房泊代官只吉以宗貞
國請接待
久重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市來千代太守大藏氏
久重以宗貞國請接待
國久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市來太守大藏氏國久以宗貞

國請接待忠國從弟爲其管下居那府
吉國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内稱島太守吉國以宗
貞國請接待
持永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永以
宗貞國請接待
對馬島　郡八人戸皆沿海浦而居凡八十二浦南北三日
程東西或一日或半日程四面皆石山土磽民貧以煮塩捕
魚販賣爲生宗氏世爲島主其先宗慶死子靈鑑嗣靈鑑死
子貞茂嗣貞茂死子貞盛嗣貞盛死子成職嗣成職死而無
嗣丁亥年島人立貞盛母弟盛國之子貞國爲島主郡守而
下土官皆島主差任亦世襲以土田塩戸分屬之爲三番七
日相遞會守島主之家郡守各於其境每年踏驗損實收稅

取三分之一又三分其一輸二于島主自由其一島主牧馬
場四所可二千餘匹馬多曲背所産柑橘木楮耳南北有高
山皆名天神南称子神北称母神俗尚神家々以素饌祭之
山之草木禽獸人無敢犯者罪人走入神堂則亦不敢追捕
島在海東諸島要衝諸酋之往來於我者必經之地皆受島
主文引而後乃來島主而下各遣使船歲有定額
八郡　豊崎郡或称都伊沙只郡郡守宗盛俊宗貞國異母
兄在前宗貞國爲郡守今傳于盛俊盛俊居古于浦還治戊
子年遣使來朝書称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助六盛俊
豆豆郡郡守宗彦次郎盛世　伊乃郡郡守宗盛弘貞茂之
子宗貞盛妹壻乙丑年遣使來朝書称對馬州宗右衛門尉
盛弘約歲遣四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　卦老郡或称仁位

郡郡守宗茂秀癸丑年遣使來朝書称出羽守宗大膳茂秀
無子以其弟茂直子宗彦九郎與秀爲嗣茂秀父賀茂曾黜
島主靈鑑所奪其任靈鑑之子貞茂還奪之然以賀茂族屬
不得絶之以茂秀爲都代官　要羅郡郡守島主自守　美
女郡郡守島主自守　雙古郡郡守島主自守　尼老郡郡
守宗盛家宗貞盛再從弟爲貞盛女壻甲子年遣使來朝書
称對馬州宗信濃守盛家約歲遣四船壬申年以其請加二
船歲賜米豆并二十石
護軍多羅而羅　一名而羅洒文家次一名而羅洒文家繼
一名平松而羅洒文家繼一名太郎二郎庚辰年受圖書來
則賜米豆并拾石賊首也
八十二浦　時古里浦二十餘戸　尼神都麻里浦百餘戸　皮多

加地浦五十餘戸　安尼老浦二十餘戸　司直源茂崎乙亥年以救我
漂流人功受職　守于時浦五十餘戸　郎加古時浦二十餘戸　頭
未浦十餘戸　蘊要浦百餘戸　緊浦四十餘戸　阿時未浦百餘戸
皮都浦二十餘戸　和因都麻里浦二十餘戸　五時浦二十餘戸　時多
浦三百五十餘戸　沙加浦五百餘戸　護軍六郎洒文己卯年來受圖
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可正都羅而老　向化鉄匠于知
沙也文子隨父而來受職下還本嶋　秦盛幸本係唐人島
主宗成職時掌書契文引　丑年因島主請受圖書約歲遣
一船書称海西路關所鎭秦盛幸　職盛故代官宗盛直
之子戊子年遣使來朝己丑年又遣使來朝請繼父遣船以
無島主之書不從書称對馬州平朝臣宗四郎職盛　時羅
浦十餘戸　仇時老浦三十餘戸　所溫老浦百餘戸　溫知老毛浦

（以下原稿缺第四十五）

称對馬州平朝臣宗彦九郎貞秀受圖書約遣一船上護
軍宗盛吉宗盛家弟癸未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
今身死有子時未遣使　宗茂秀卦老郡守　宗茂直宗茂
秀同母弟　阿里浦百餘戸　麻吾里浦二十餘戸　于那豆羅浦
五十餘戸　多浦百餘戸　美女浦六百五十餘戸　仇知只浦三處合百五十餘戸
伊乃浦二處合百餘戸　尼多老浦三百餘戸　是時末浦二十餘戸　仇
波老浦二十餘戸　豆那浦百餘戸　加羅愁浦五十餘戸　沙愁那浦
四百餘戸　國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佐須郡代官平朝臣宗
石見守國吉　吾溫浦百餘戸　護軍皮古汝文戊寅年受職
庚辰年受圖書總治三浦恒居倭　司正所溫皮古破知宗
茂次子改名茂實丁亥年因嶋主請受職　宗茂次庚辰年
救我漂流人來朝丁亥年又來称對馬州上津郡追浦平朝

臣宗伯耆守茂次　尼時老道伊浦七十餘戸　道于老浦四十餘戸
今按神堂我社也　也音非道浦無人　掛尼老浦十七餘戸　可吾沙只浦有神堂
阿吾頷羅可知浦百餘戸　可里也徒浦二百餘戸　敏沙只浦
二百餘戸　頷知洞浦二百餘戸　中樞平茂續賊首早田之子曾來
侍朝爲中樞今還本島　護軍中尾吾郎平茂續之子中尾
彈正立以爲後戊子年來受職　可時浦一百五十餘戸　護軍井
可文愁戒父賊首井大郎於己亥年東征有功乙酉年受圖
書歳賜米豆并十石壬午年襲父職　皮老浦四十餘戸　多計
老浦八十餘戸　仇老世浦一百四十餘戸　護軍皮古仇羅海賊首護
軍藤茂家倭訓邊沙也文之子己酉年受職受圖書來則給
米豆十石　愁毛浦四百餘戸　吾也麻浦三百餘戸　老夫浦二百餘戸
卧伊多浦一百餘戸　古老世浦五十餘戸　介伊侯那浦二百餘戸

護軍時難洒毛　家次倭訓知難洒毛之子戊子年受職
吾甫羅仇時浦七十餘戸　隻个浦五十餘戸　完多老浦一百餘戸
古茂應只浦二百餘戸　[illegible]浦一百餘戸
一岐島　郷七水田六百二十町六段人居里十三海浦
十四東西半日程南北一日程志佐佐志呼子鴨打塩津留
分治有市三所水田旱田相半土宜五穀收税如對馬
七郷　加愁郷佐志代官主之　唯多只郷志佐代官源武
主之戊子年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船書称一岐守護代官眞
弓兵部少輔源武　古仇音夫郷源經主之己丑年受圖書
約歳遣一二船書称上松浦塩津留助次郎源經　源重實
丁丑年約歳遣一船書称上松浦塩津留松林院主源重實
宗殊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称一岐州上松浦塩津留觀音

寺宗殊約歳遣一船　小干郷呼子代官源實主之約歳遣
一船書称上松浦呼子一岐州代官牧山帶刀源實庚寅年
源實子正遣使來朝書称去歳六月父爲官軍先鋒而死于
敵臣繼家業乃依父例館待　無山都郷鴨打代官主之
時日羅郷呼子鴨打分治各有代官　郍可五豆郷呼子鴨
打分治各有代官
十三里　波古沙只一百五十餘戸　信昭干七十餘戸　侯加伊一百三十
餘戸　阿里多五十餘戸　愁米要時七十餘戸　伊除而時一百餘戸　也
郍伊多三百餘戸　也麻老夫九十餘戸　牛時加多一百三十餘戸　多底
伊時九十餘戸　毛而羅五十餘戸　侯計八十餘戸　戸應口五十餘戸
十四浦　世渡浦三十餘戸　豆豆只浦二十餘戸　仇只浦二十餘戸
因都溫而浦四十餘戸　阿神多沙只浦　頭音甫浦四十餘戸　火

知老麻浦百餘戶　毛都伊浦一百戶　護軍三甫郎大郎贖首
護軍藤永繼子辛巳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司正
有羅多羅又名可文愁戒源貞乃三甫郎大郎之兄戊寅年
受職　司正豆留保時藤九郎亥子庚寅年受職長子也三
甫羅今來侍朝爲司正　訓乃吉時浦四十餘戶　卧多羅浦百餘
戶　無應只也浦一百四十餘戶　仇老沙只浦二十餘戶　于羅于米
浦五十餘戶　風本浦倭訓間沙毛都于羅
今按續國王代序天下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
轢并君命越竟外交君臣大義至此蕩然今盡抄出于此
者春秋祭伯來之意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
也

懲毖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橘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
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鄰好殆二百年其初我
國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
舟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成
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島使
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
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
代源氏爲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薪爲生一日國
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爲人招補軍伍勇力善鬪積功至大官
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曰源氏爲他人所弑秀吉又殺
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爲一遂
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

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蓋
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今嚴不泄
故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傀偉鬚髮半白所經
館驛必舍上室擧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怪之故事
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
過仁同睨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
應泂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泂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
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百無所憂而猶
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
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
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
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

廣與其兄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
地故爲秀吉所害云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橘康廣
又令義智來求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壻也
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
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海島爲辭拒通信
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便欲使我無辭以拒
因又窺覘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
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
朝議依違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
捕得生口言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寇朝
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
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遣平調信歸報其國

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獻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廐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內以次進酌時余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爲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朝講知事邊協等亦啓宜遣使報荅且見彼中動靜而來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筬爲書狀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鳥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今按丙戌萬曆十四年日本天正十四年也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非也秀吉尾張國阿育郡人父名筑阿弥

小民也詳見道喜居士記僧玄蘇有集名仙巢稿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調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那古耶至七月二十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々留滯故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卽受國書前後留館五月始傳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或稱博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笳角前導陞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皺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餠一器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曰吾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草莽同允吉懼見留處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釜山馳啓情形以爲

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黃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率兵超入大明之語秀吉荅書曰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爲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嶋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八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

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陛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已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生于世已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々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馳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称可修隣盟也予無它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珍重保嗇不宣

余謂當即具由奏聞天朝首相以爲恐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嘗因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況賊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俊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藉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睟爲慶尚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光覺爲忠淸監司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淸道三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旣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爲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陜川人貽書余言築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必倭之不能渡其亦疎矣而一時人議如此

壬辰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釜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鉤察情形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絶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不復問而調信玄蘇亦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爲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釜山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々入歸一館幾空人怪之是日倭舡自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絶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棄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珏聞聲息自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珏恇撓失措託言欲在外掎角出城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珏不從十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

死倭人嘉其死守斂之瘞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晋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禦之賊陥梁山至鵲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乗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晋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弃城入山李珏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一夜四五驚珏乗暁亦脱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陥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外麥禾塡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草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陥巡察使金晬初在晋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内皆空愈不可爲矣

今按辛卯萬暦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陥賊中從臣金貴榮黄廷彧黄赤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南兵使李渾走至甲山爲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没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爲賊將清正所得同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闘與平行長同渡臨津至黄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所向未決二賊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越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鎭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其卑壘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其内多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夜賊潜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陥泥澤中賊追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境城遂被擒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會寧吏鞠景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漆溪君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墅不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以爲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乗間脱走還行在

今按行長清正拈鬮事與清正記合會寧吏鞠景仁縛兩王子迎清正與清正撿詞異撿詞説見前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守平壤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乱梃刃横路縱撃之墜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偸食國禄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髪

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紿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至宮門乱民塞街皆袒臂持兵杖遇人輒擊紛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内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乱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鬚者以手招之其人即至乃土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顧車駕出城爲國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乱至於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何事乃爾觀汝貌樣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衆人而退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即棄杖斂手曰小民聞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人雖迷劣胷中即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此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閤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末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從此原地方君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誦文山詩曰我欲借劒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爲守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

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揷江沙上令火砲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致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聞余曰開見何妨開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閤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車駕至義州天將參將戴某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遣官賚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爲賊向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點在玉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即號哭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二枝兵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崐壽繼至尚書引入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内附蓋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緑江事之危急如此故至欲内附幸賊既入平壤斂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至也

七月遼東副摠兵祖承訓領兵五千來援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爲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illegible]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月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門入

城門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阻亂發鳥銃史遊擊
中丸即墜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軍陷泥濘中不
能自拔者悉爲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
安州城外立馬呼譯官朴義倹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
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
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
亭蓋承訓戰敗膽慴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爽急如此余
使宰從事往慰且截送粮饌承訓留控江亭一日連日夜大
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
人心動搖啓請仍留安州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
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

不敢出擊悉沈其戰舡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
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
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爲水軍節度今
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
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晩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
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
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
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
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
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
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
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舡撞者相

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舡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
戰士櫂夫皆在其内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横出入如梭遇
賊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
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爲
大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
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
戰罷始以刀割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
若捷聞朝廷大喜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爲大濫陞正
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
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
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
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黄海平安沿海一帶

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蓋與天津等
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到却賊者皆此一戰之
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
賊西犯之路
九月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
我軍有羣羊攻一虎之語羊喩天兵虎以自託聲言朝夕將
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尚書以爲素諳倭
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
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
毒甚人人惴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黄袱裹書使家丁
一人背負騎馬直馳出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
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

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起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
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
軍甚多劍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尋倭四面圍繞疑被
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致問且曰
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
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之曰
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
爲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
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沈岱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變後常
憤々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京畿監司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
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
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揚根揚州廣
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龜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
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
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
遺於賊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
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
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
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
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
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
聞數里餘賊數十遁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
賊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
使李玨棄城逃走卽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爲兵使時賊兵充
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爲
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
有朝廷矣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
下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
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
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
中仆卽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顚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懼
不測其制皆以爲神明日遂擧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
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禮泉郡
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
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
內發敵最畏此物

又卷之二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容約進取事
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日六日內回繳過
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
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
此人持傳令出數日還軍中牽二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
何來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
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其日

受傳令及秘咨公文直入平壤示賊々將置傳令案上公文
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爲間者徐漢龍賞紬五匹約更探外
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問爲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
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
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拔名急通諸
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
其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
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
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
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餘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斂兵不
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

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爲懼十二月
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
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
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沈
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
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
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
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
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州日暮方下營
翌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竪紅白旗
拒戰大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山岳皆動火

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々火起林木皆焚駱尚
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
刀槊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
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
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銃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
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氷過江遁去先是余在
安州聞大兵將出咨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
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途設伏俟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
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
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
巡察使柳永慶關邀還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
憚與賊戰遂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

連夜遁還氣乏足繭跛躄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
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
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爲關
白姪或言婿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
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
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
以南賊屯次第瓦解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釜山痛飲而已倏
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々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
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
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
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
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

送

適李鎰廵邉使吏以李蕡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收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天將之會往來順安與李蕡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蕡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疑釋之更以蕡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今按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我文祿二年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準備軍粮勿致踈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箕檜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皷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内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閭舍殆盡而西路州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殆萬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收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蕡等至帳下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末又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廵邉使李蕡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邉諸山皆兀兀無蒿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

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
使李薲在坡州高彦伯李時言等在蠏踰嶺元帥金命元在
臨津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爲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
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
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
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
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
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
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
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率兵勤王懲李洸等野戰而敗至水
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乃聞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

州出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洶懼欲散而江水在
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
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餘焰所
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餘民聞余在東
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査總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
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育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
民如此將奈何乃嘆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
大兵將再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
全羅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即
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取松葉
爲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所活

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
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
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
告急于余曰欲糴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爲春耕種子
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瓚爲体察副使在
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倉移一萬石
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横貫時方四月人
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
矣

沉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兵自
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藎忠者自請入京探
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黄廷彧等還言賊有講和意

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云云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宅（後稱南別宮）
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遺民百不一存其
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
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舎一空獨自崇礼
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止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
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
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遺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
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
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々而去或
留或行我軍之在沿途者皆左右屛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

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
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
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
出屯星州八莒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
夏屯居昌陜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粮餉
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沈惟敬
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關白六月
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蓋賊於
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彧黃赫等遣沈
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
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
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

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以快前
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
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
徑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彦伯曰賊勢方盛
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粮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
而已李蕡從事成好善騃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留與權慄
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
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
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洶懼爭出城
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
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蕡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
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蹟至圍之牧使徐禮元判官

成守璟目唐將支待差使員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
還纔二月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而下就平地至是
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
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
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
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
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天雨城壞
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荊投石極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
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
大亂千鎰在矗石樓與崔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
者數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
以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慄敢戰不畏

賊代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綎聞晉陷自八莒馳至陜川吳惟
忠自鳳溪至艸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釜山聲言待
天朝許和乃渡海云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
人司憲來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天
朝疑降表非出於關白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纔至而晉州
見陷納欵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督及諸將
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劄八莒而中外
饑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
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
又自南原還都城留十餘日遂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
益恐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遣
參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略曰倭奴無端侵爾勞如

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兩亡地人民十八九虜兩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爾解禁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許耶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忍恥含詬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况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

也此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雔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臥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纚々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决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其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頊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鑛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爲誓請遵約束遂令沈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崇誠楊方亨爲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崇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

四月崇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頂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入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崇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崇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又言將往復關白定奪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沈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既久無回報李崇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紈絝子弟性頗恇怯或言於崇誠曰倭酋實無受封意將誘致崇誠等拘

因而困辱之崇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盡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崇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沈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釜山四屯乃换楊副使過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俱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愼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愼隨行天使楊方亨沈惟敬因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推倒幾盡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

使臣秩卑是誤我也黄慎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清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聲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盖賊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沈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再出矣

今按乙未萬暦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丙申萬暦二十四年日本慶長元年會一夜地大震此年閏七月十二日地震伏見城推倒詳見清正記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中外搆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國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議分岐各有所主萬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殷懃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愼毋失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以爲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逡巡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佯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鞫慶尚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寃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中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栲問一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過牙山成服仍往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綖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濠濠内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今按丁酉萬暦二十五年日本慶長二年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裴楔走免初元均既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爲舜臣所任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褊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内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紿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

進兵均亦以巳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絶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柒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飲酒醉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棄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

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死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柒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楔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器遂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乘勝自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恥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墮其計中哀哉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䞭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体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賊築公山金烏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烏用民力尤多悉收

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淸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絶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郭䞭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䞭與子履祥履厚皆死䞭女嫁柳文虎文虎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䞭同被害復起李

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二人自慶尙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元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壕塹一二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

內總兵撤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
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
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
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
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山遊兵交戰陣行迭出故
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叫城
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
納款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
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墻土壁猶
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衆
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
測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

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晩守堞軍往々交頭耳語準備馬
鞍有欲遁色夜一更聞倭陣中嘩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
狀而一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
不敢外窺經一二時嘩聲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
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矣
孝義初撥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々上已無人但見城
內處々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門堅閉不可易
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
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
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
云倭知爲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與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
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盖楊乃遼將

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
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全州以
北瓦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衆統制使李
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時舜臣至珍島
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
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
將馬多時號善水戰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
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
聲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糧作
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
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
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

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
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々皆辦遠近避
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
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
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毆辱守令
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
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
　今按馬多又訓乎我俗吏称又某者多此又不知誰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
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九月初九
日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
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千徵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

京畿界還退清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磼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甚最可憂者乃無將帥也若不預辨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辛不合將帥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恇㥘不可爲元帥不聽

戊戌九月邢玠又分遣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釜山蔚山

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天芮橋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算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子芫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爲賊所圍芫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己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亾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遁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悉退

今按戊戌我慶長三年明萬曆二十六年也

録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靑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緑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曰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爾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誣陥本國者逮捕數人鞫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

遂有倭變是知大星將落人雖未覺而形於毛髮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爲常事又都城內常有黒氣非烟非霧盤乎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怪難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今按戊寅萬曆六年日本天文六年戊子萬曆十六年日本天文十六年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元禄六曆癸酉八月十六日
攝州北御堂前
書肆　毛利田庄太郎開板

大橋周道　著

元寇紀略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思誠塾刻本

據嘉永六年（一八五三）
思誠塾刻本影印

句法一變

人之人人之物造語新奇

帝出乾元二句造語莊重典雅

元寇紀略序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萬國森羅而華夏蠻貊分焉何謂華夏四時行百物生彝倫叙而風俗醇是為人之人也何謂蠻貊其所載之天五氣不順布也其所履之地五穀不並生也其食則腥羶而其服則左衽輕賤君父崇重貨利篡弑相踵爭奪不絕是為人之物也夫之人與人之物其尊卑妍醜之相懸不亦彰

然著明乎維我　神聖之域據帝出之震稟鍾乾元之精華淳厚成俗忠武為道而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是以　皇統一姓鴻基不動焉求之萬國未有如斯之美且正者猗歟盛矣哉然世有汙隆道有顯晦當　聖明在御之時一彼此於胸臆欲取堯舜周孔之教以修潤我　神聖之道乃有乞經肄文之事始與隋唐通而未嘗自貶比外藩必以抗禮

作者張目相膽以賞贊揖[illegible]毫末無遺憾古訣可以瞑矣

者固宜然也及世紀漸降皇綱解紐則豪族私遣使介受封爵貪虛名以壞損國體者有焉邊隅逋逃之民載方物而颺逝或事貿易或稱朝貢以不顧醜辱者有焉於是乎蠻貊往往生慢侮之念以朶頤於華夏豈非可惡之甚耶當　龜山後宇多二帝之間蒙古忽必烈奮起朔漠之濱長驅深入并吞趙宋九夷八蠻悉在馭內遂挾其強大之勢欲使我

懾服致使寄書諭以招撫之意　鎌倉執權北條時宗憎其驕傲不答又執其使誅之而大嚴沿海守備竟殲其十萬師於西陲以絕蠻貊覬覦之患是其英風偉烈千載之下尚凜凜有生氣則真足以興頑而振懦矣苟欲淬勵正氣扶植綱常以助　邦家隆盛之運者可不激讃稱述而慕效之哉頃者余臥病數旬偶有所感念中夜耿耿不能寐乃欲觀北

塙氏螢蠅拙。小宮山氏元寇始末。長蚚氏家古寇紀。

到底不[illegible]

條氏殲寇始末採諸書展閱則間見錯出茫
如泛烟海獨塙氏小宮山氏長蚚氏所纂博
引旁證條理秩然洵為佳編而彼此牴牾眩
心目者亦間有之於是竊不自揣量以三家
書為底本更稽之群籍訂紕繆補遺漏參伍
錯綜鉛槧數次始克成編名曰元寇紀略起
於文應庚申訖於正安辛丑其間四十有餘
年凡可以見當時情狀者巨細精粗會稡無

元寇紀略序　三

遺寧過於繁蕪不失於芟削也但余素謭陋
謏聞笅文之鄙架則承訛襲舛亦所不得而
免聊以為學者稽古之資云耳豈敢謂寓憂
世濟時之志乎雖然孔子有曰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以使人有所觀
感也世之讀是編者果能慨然激昂歆慕北
條氏偉烈冥契神交於千載之上則宣文揚
武以播華夏之光於蠻貊者何必有古今之

一結悠然不盡。○其人忼慨悲愴其文稱之。世之浮淺輕薄以文聞者夢想不及。先生所以為先生也。癸巳二月念二　恕軒迂叟識

異哉夫然後北條氏不能擅美於百世而吾
儕小人之感念亦可以付之雲霧冰雪矣
嘉永六年龍集癸丑復月下澣
訥菴居士大橋順撰

瑞園高橋圭書

郵　嘉平刻

元寇紀略序　四

元寇紀略參據書目

異國御祈禱記
類聚神祇本源　度會神主家行
菊池武朝申状
菊池軍記
元亨釋書　京師東福寺僧師錬
善鄰國寶記　京師相國寺僧周鳳
鎮西要略
東鑑末記
大日本史　水戸義公

鎌倉將軍家譜　林道春
王代一覽　林春齋
異稱日本傳　京師松下見林
筑前續風土記　筑前貝原篤信
元人來寇考　江都新井君美
藩翰譜　同上
白石遺文　同上
皇和通曆　京師中根璋
螢蠅抄　江都塙檢校保己一

元寇始末　常陸小宮山昌秀
蒙古寇紀　肥前長村鑒
皇朝史略　常陸青山延于
鄰交徵書　豊前伊藤松
癸辛雜識　宋周密
鐵函心史　宋鄭思肖
元史　明宋濂王褘等
宋元通鑑　明王宗沐
續通鑑綱目　明商輅萬安等

東國通鑑　朝鮮徐居正李克墩等
五雜組　明謝肇淛
圖書編　明章潢
武備志　明茅元儀
續弘簡錄　清邵遠平
陔餘叢考　清趙翼

元寇紀略卷上

江都　大橋順周道甫　著

龜山天皇

文應元年庚申。（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建元中統。蒙古姓奇渥温氏。其先世居于烏桓之北。至鐵木真者。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以宋開禧二年。稱帝。廟號太祖。子窩濶台立。滅金侵宋。奪其地過半。國勢愈昌。爲是爲太宗。子貴由立。是爲定宗。從弟蒙哥立。是爲憲宗。忽必烈其同母弟也。及即位。勢威益強大。四方致貢者千餘國。其人素聞我富庶。憤我不信。有發使布告其意之意。先是高麗國主王瞮。遣其子倎入覲于蒙古。（倎後更名禃。但元史宋元通鑑東國通鑑或作禎。或作禃。或作禎。未知孰是。今姑定爲禃。）留三年。至是瞮卒。蒙古主乃封倎爲王。授封冊還國。高麗由是修貢稱東藩。蒙古遂欲价高麗通好於我。

文永三年丙寅（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秋八月。蒙古主選可使我者。命兵部侍郎黒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冬十一月。黒的殷弘等抵高麗。傳命於國主王禃。其書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黒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託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王禃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與禮部侍郎金贊。導黒的等。

四年丁卯（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黒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巨濟今朝鮮巨濟嶋。在慶尚道南。與對馬隔海對峙。松邊浦未詳。）王禃乃令宋君斐隨黒的如蒙古曰。詔旨所諭。導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嶋。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

朝鮮李藏用之書

好但對馬嶋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蘓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蒙古主謂王禃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秋八月蒙古復遣黒的殷弘等至高麗諭王禃曰向者遣使招懐日本委卿鄉導不意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虚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踈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

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此非報効而何王禃未決焉其國人李藏用以為此事累已國贈書黒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不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没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舍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寛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服否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徳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奬其内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存於相忘之域實

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致萬一耳藏用之贈書黒的不先告之禃禃疑其有貳心即配靈興嶋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嶋阜方與黒的對話武士突入曳出之黒的怒詰問知其故乃還藏用書曰我歸奏此書幸而聽之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其配流由是皆獲免王禃遂不得已欲致書於我而以海路險阻不遣黒的等乃使潘阜齎書使我

蒙古修日本書

高麗書

五年戊辰（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癸未朔潴皐来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皇代略記、皇年代略記並係此事于四年二月誤、五代帝王物語以此時使者為趙良弼大誤）閏月太宰府致其書鎌倉時征夷大将軍惟康年僅五歳相模守北條時宗擁立執權故太宰府先告時宗也〇二月時宗進其書京師蒙古書曰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

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来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来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

將宋戒濱海之令

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玆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〇是月時宗令濵海曰蒙古凶心覬覦上邦宜戒嚴以備不

虞矣朝廷又奉幣二十二社令諸祠諸寺行祈禳法〇三月朝廷議蒙古事徵諸道勘文或曰宜修復書或曰宜斬其使終詔参議菅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北條時宗以為牒状多失禮莫如不答覆奏陳其不可抑而不遣（大日本史亀山紀文永八年九月條下曰蒙古使趙良弼奉書求聘好朝議草答書相摸守北條時宗抑而不遣是似以菅氏草答書北條氏沮之為八年之事今按五代帝王物語文永五年條下曰廷議咸曰宜修答書菅宰相長成卿草之經朝卿書之下諸關東武家抑而不遣然則此事在今年而不在八年者彰然明白矣且吉續紀八年條下曰朝議或云宜刪潤前次長成卿答草付蒙古使者是指菅氏答草為前次則益可以徵非八年）

之事闕潘阜留太宰府者五月不得報而還○夏四月朝廷遣右近衛大將藤原通雅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太神宮○六月發山陵使告蒙古事於神功天智宇多後三條後白河後鳥羽土御門七陵○先是高麗遣李藏用使蒙古蒙古主謂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以實否則將討之爾等必疑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宜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

四千石者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也汝國何不主是事乎爾歸以此言語王至是蒙古遣吾都止如高麗閱戰艦軍額○秋七月高麗遣潘阜如蒙古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並齎臣書及國贐往諭其國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九

月蒙古復遣黑的殷弘齎書使我命高麗導之○冬十一月黑的殷弘抵高麗傳命曰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為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潘阜等何由得達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妄足取信今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稽阻○十二月高麗使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及潘阜等七十餘人偕黑的殷弘發

六年己巳（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三月七日壬子黑的

等至對馬嶋土人拒而不納黑的等忿鬪虜嶋民塔次郎彌次郎二人而還○夏四月高麗遣申思佺從黑的等如蒙古獻其所執二人蒙古主見之喜謂申思佺曰爾王祗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又謂對馬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世耳給資甚厚○六月蒙古命高麗金有成高柔送還對馬人且令中書省牒我○秋八月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

古及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高麗稱有所患
納其毛冠於安樂寺作詩叙其由而去
七年庚午（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冬十二月蒙古復擇可
使我者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請行蒙古主憫
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給兵
三千以從良弼辭之獨與書状官二十四人發
八年辛未（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春正月趙良弼抵高麗
王禃郊迎之良弼傳命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
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
修睦爲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今復遣趙良
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遣忽林失王國昌洪茶
丘将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
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
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三月蒙古又遣忻都及
史樞等諭高麗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
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将經略於彼
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
轉輸之勞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

元寇紀略卷上　九

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夏六月蒙古
有日本通事曹介升者告其主曰高麗迂路導引
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
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蒙古主曰如
此則當思之○秋九月高麗使其通事别将徐稱
校尉金貯偕趙良弼使我十九日庚辰其船至筑
前今津（今津在志摩郡元史趙良弼傳作金津嶋者以今金音同誤也○吉續記關東評定傳並以良弼來係之十月誤）津人望以爲賊欲發兵擊之良弼
舍舟登岸喻旨津吏乃延入板屋環兵守之明日

元寇紀略卷上　十

太宰少貳筑後守藤原經資率兵往問良弼以向
數通好卒不答爲無禮詰難不已求書則曰往獻
之于王所若不允直傳之大将軍不然不敢釋手
其書盛以櫃鎖以金護之甚嚴後數日經資復往
諭曰我邦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
汝國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授何以示信良弼曰
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
使皆得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乎（蒙古寇紀曰按日本紀推
古帝十五年秋七月三日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鞍作福利爲通事遣隋主書十六年夏四月小野

妹子還自隋隋使裴世清從妹子至筑紫遣難波雄成迎之造新館於難波六月十五日世清至難
波以飾船三十艘迎入新館以中臣宮地麻呂大河內艤手船王平為掌客秋八月三日世清入京
遣額田部比羅夫率飾騎七十五疋迎於海石榴市十二日世清詣闕阿部鳥物部依網抱扶導世
清陳國信于中庭世清再拜奉書奏旨而立十六日饗世清等于朝九月五日又饗于難波十一
日世清等歸復以妹子為大使難波雄成為小使與世清俱往由此觀之隋使臣自筑紫至難波入
京師延見于朝廷而言太宰將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詐紿也天皇使掌客接伴而言任那迎成
禮者傳聞誤也又曰舒明帝二年秋八月五日遣御田鍬藥師慧日於唐四年太宗使高表仁送御
田鍬等至對馬冬十月四日遣大伴馬養飾舟艤迎高表仁入難波館五年春正月二十六日高表
仁等歸國使吉士雄麻呂黑麻呂送至對馬天智帝三年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郭務悰等進表獻

物四年高宗遣上柱國劉德高郭務悰来聘冬十一月十二日詔饗賜劉德高等於筑紫十二月劉
德高等歸賜物有差十年唐使郭務悰等来泊於比智嶋務悰等慮人船衆多驟至致疑防先遣人
往于對馬告来朝之意對馬國司牒知太宰府府即馳驛以聞時天智帝崩天武帝元年遣内小七
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天皇喪於郭務悰務悰等咸著喪服三擧哀東向稽首再拜進書函信物夏
五月十一日賜甲胄弓矢及絁布綿於郭務悰等晦日務悰等歸據此唐太宗高宗時使人未嘗有
入帝都先言緣卽王者亦非也終弗與但出其錄本授之其書曰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隣
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
二人勅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

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
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然日本
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
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令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
之偕来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
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京師東福寺藏趙良弼手書一篇載在鄰
交徵書初編其文曰大蒙古國皇帝差来國信使趙良弼欽奉皇帝聖旨奉使日本國請和於九月
十九日到太宰府有守護所小貳殿阻隔不令到京又十餘遍堅執索要國書欲差人持上國王并

大將軍處去良弼本欲付與緣皇帝聖訓直至見國王并大將軍時親手分付若與了別人收受即
當斬汝所以不令付守護所小貳殿先以將去國書副本並無一字差別如有一字冒書本身萬斷
死於此地不歸鄉國良弼所賫御寶書直候見國王并大將軍親自分付若使人強取即當自刎於
此地伏乞照鑒至元八年九月廿五日陝西四州宣撫使小中大夫秘書監國信使趙良弼寺僧相
傳云此書所贈聖一令摽語勢拔之良弼倚人分疏其所以不授國書也豈當時聖一輩受筆語之
命以書詰良弼而良弼答之書歟即達之鎌倉北條時宗就大納
言藤原實兼奏之京師亦以書辭不遜不答乃命
太宰府却其使時宗遂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
来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焉○冬

十一月朝廷修熾盛光法祈禳蒙古難○十二月趙良弼使其書狀官張鐸等先持書返既而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是月朝廷遣權中納言藤原公守於伊勢太神宮告蒙古難○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皇朝史略以蒙古改國號係建治元年蓋據關東評定傳也然其實建國號在今年而當時朝廷不知之及杜世忠等齎書來始知其改國號故評定傳係建治元年今據元史宋元通鑑等正之

九年壬申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趙良弼還抵高麗○二月良弼遣我賤民彌四郎等十二人偕張鐸

如元僞稱日本使者元史趙良弼傳曰日本遣使价十二人入覲日本傳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東國通鑑曰良弼還自日本遣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善隣國寶記東鏡末記鎌倉將軍家譜皆從之曰文永八年遣使如元報聘今按時宗已憤慄狀無禮再却其使者則豈又有報聘於元之理哉且良弼遣張鐸告元主之言曰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然則良弼未至太宰府之前彌四郎等已在良弼鹵簿中由是覩之彌四郎等必是我對馬賤民良弼嘗啗利誘之以爲鄉導後又使其稱日本使以如元而諸書並不察之耳故今書僞稱日本使者蒙古寇紀曰元主急於通好我不從則將威以師旅而高麗攝乎兩國之間倘搆兵則傜役煩興民將不堪是以憂國者欲寢兵救民而元主之意不可回於是良弼自請奉使其意實在罷兵欲入覲以說通好之事而竟不聽因與太宰府守護謀守護亦恐元主怒舉兵乃私與謀發徒卒爲使介修飾其辭承順彼書中曰即發使與偕來之言同張鐸往報故其使介言自守護所而不稱朝廷使節然則遣使介者太宰府守護一時權謀而非朝廷之本意也此說亦似有理然太宰府守護懼元主舉兵密與良弼謀以致使者於元恐非當時士人情狀今不從又按六年三月對馬民彌次郎爲元人所虜元主厚其資還之彌四郎者或是彌次郎兄弟蓋見利忘義者賤民之常情元主嘗厚賚彌次郎則彌四郎歆羨其多利奔往投良弼幕中遂從其指使亦未可知也倂存以備後考○元史趙良弼傳東國通鑑並作日本使十二人元史世祖紀日本傳並作二十六人未知孰是今姑從良弼傳東國通鑑元主宴勞之張鐸言曰

趙良弼遣臣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

言上國來伐豈思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囬報故良弼乃遣鐸同其使至京師求見元主疑其使之來曰云守護所者恐詐也命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禃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北條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初高麗王禃子諶久在燕京蒙古以至元元年都于燕我文永元年也

○諶元史作忱今從東國通鑑從者皆思東歸勸諶以請討日本
而還諶不得已告都省以請于元主曰日本未嘗
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
盡心力小助王師至是元主遣斷事官不花郎中
馬絳護諶還高麗中書省移文命具舟糧助役國
人見諶辮髮胡服皆歎息有泣下者○夏四月北
條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鎮西將士懈怠○是月彌
四郎等還自元抵高麗張鐸宣元主命曰別將徐
稱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稱爲

將軍貯爲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彌四郎等還之
○五月張鐸再來致高麗王禃書請必通好元亦
不報

十年癸酉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三月趙良弼復來太宰
府竟不得入京而去○夏六月良弼還見元主元
主問其始末良弼曰臣至太宰府數其不恭罪諭
以禮意太宰府官愧服求國書臣曰必見汝國王
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臣
臣終不與但採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
十萬來求書臣曰不見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
得也日本知臣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元主
曰可謂卿不辱君命矣良弼具記我君臣爵號州
郡名數風俗土宜上之元主又詢舉兵於良弼良
弼曰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
父子之親君臣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
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富況舟師渡海禍害莫
測是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請勿擊元
主不從蒙古寇紀曰良弼文永八年九月來太宰府十二月去留於我不過三月而曰居歲

餘我邦自古稱禮義國稱君子國而曰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禮我邦黍稷稻粱錦繡布帛不俟
他自足矣而曰無耕桑之利總是虛誕顧其志專欲使元主罷兵故巧爲此矯誣之言耳○又曰續
弘簡錄以此事係二十一年曰會交阯逆命廷議先事交阯遂辭日本兵然良弼奉使後屢以疾辭
十九年得旨居懷孟二十三年沒享年七十則二十一年征交阯時既已致仕矣且本傳係此事于
十年五月次又載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爲同簽書樞密院事則其事必在十年十一年間可知也
弘簡錄失考其○秋九月元主命樞密院事伯顏諭襄陽
生券軍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從日本軍
仍命樞密院授鎧仗

十一年甲戌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帝傳位於

皇太子是爲後宇多天皇○是月元遣總管察忽如高麗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王禃乃以侍中金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爲金州道都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遒爲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等爲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三月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並水軍合

一萬五千人戰船大小九百艘期以七月取日本○是月元遣使如高麗命發軍五千六百人助擊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米與之王禃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茶丘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夏四月高麗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曰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褊人稀加以喪亂往昔

征耽羅兵卒篙師悉赴造船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逋租之民往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屯田及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糧價絹匹報謝無階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貸絹峙糧恐不如意○五月元兵一萬五千人至高麗○六月高麗遣將軍羅裕如元言曰

已造船艦九百艘廻泊金州○是月高麗王王禃卒（元史世祖紀係七月癸酉蓋其報達元之日也今據東國通鑑）○秋七月元冊王諶爲高麗國王○八月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抵高麗○冬十月高麗以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與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等以蒙漢軍一萬五千人

高麗軍八千人、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人、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皇代略記曰、賊船三萬艘。善隣國寶記曰、數萬艘。皆妄矣。八幡愚童訓曰、蓮註畫讚並曰、兵船四百五十艘、三萬餘人。人數殆得實、而船數則太過。紫台寇紀曰、按今朝鮮圖無合浦。但慶尚道金海府南有加德嶋、海廻其中。對馬人稱其海曰合浦。五日丁未、直來攻對馬。帝王編年記、善隣國寶記、為三日。興福寺年代記為六日。並誤。守護代右馬允宗助國率兵八十餘騎出對之。使譯人眞繼男者問來故。賊不答、亂射如雨、直進上陸。助國苦戰、親射殺數人。宗馬彌次郎射殪賊魁騎馬者。然衆寡不敵。助國及其子宗馬次郎、義子彌

次郎、八郎、其族刑部丞、其家士三郎、庄太郎、源八、在廳左近皆死之。藩翰譜曰、宗氏家譜以助國戰死為弘安元年、大誤。肥後人江井藤三、源三郎者、嘗有罪配在對馬、亦皆戰死。十四日丙辰、賊轉侵壹岐、登岸立赤幟。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以百餘騎當之。不利、退入城。十五日丁巳、城陷、經高死之。一代要記以賊抵壹岐為十三日、經高死為十四日、恐誤。今從八幡愚童訓日蓮註畫讚。賊既破二嶋、多殺兵民、伏屍如麻。奪女子、以索貫其手、繫之船側。尋寇肥前沿海郡邑。松浦黨人拒鬬、或陣亡、或爲俘。蒙古寇紀曰、日蓮註畫讚云、肥前松浦黨數百人、或戰死、或為俘、里民遇害猶二嶋。又鎮西要略擧諸將禦寇事云、至壹岐松浦令津博多等處防戰。此稱松浦、即肥前松浦郡、則賊之寇肥前沿海可知。蓋方斯之時、松浦氏族業已繁衍、分為數十家。松浦、波多、石志、神田、佐志、相知、有田、大河野、峰、山代、八並、値賀、紐指、鷹嶋、鶴田、鴨打、木嶋、黒川、清水、吉永、牛方、志佐、吉野、宇久、早岐、御廚、小佐佐、伊萬里、津吉諸氏、世稱之松浦黨、以為西方之巨族。皆居西肥壹岐之間。蒙古來寇之時、各當其衝、則雖欲無防戰而不可得。但恨其姓名功蹟缺而不傳耳。助國家士小太郎、兵衛次郎、經高僕宗三郎、僅免奔報筑前博多太宰府、告急於京師。又徵發九國兵。少貳入道覺惠此時太宰少貳為經資。覺惠其父也。初名資能。安貞元年任太宰少貳、兼豐前守、補肥前筑前豐前壹岐對馬守護職。康元元

年削髮號覺惠。弘安四年七月卒。其子三郎左衛門景資、覺惠第二子、後改姓名太宰盛氏。鎮西奉行大友出羽守頼泰、大友親秀長子。寶治元年親秀卒、繼家補鎮西奉行、任兵庫頭、又丹後守、又出羽守。康元元年十一月剔髮。弘安七年卒。〇日蓮註畫讚作直泰、恐誤。今從大友系圖。戸次左衛門尉重秀、頼泰弟。別族為戸次氏。〇註畫讚作大友次郎左衛門重秀。菊池肥後守隆泰、菊池右京大夫能隆長子。其子二郎武房、隆泰第二子、後任肥後守。菊池軍記為第三子、恐誤。赤星三郎有隆、隆泰第三子、別族為赤星氏。後祝髮、號宗愚。菊池八郎康成、隆泰第八子。〇註畫讚作次郎、誤。西鄉三郎隆政、城六郎隆經、並隆泰弟。詫室太郎高善、蒙古寇紀曰、右大臣清原正高後裔、居於肥後、結合

于菊池氏者。詫磨别當太郎頼秀。大友豐前守能直第二子。為頼泰叔父。蒙古寇紀曰。肥後有詫磨郡。則詫磨氏本郡人。頼秀入嗣其家。屬菊池氏。故菊池軍記。載文永役。高善頼秀與菊池子弟偕赴軍也。難波二郎在助。永暦中。平清盛麾下有難波二郎。其裔孫或因事西下。偶與此役邪。千葉介頼胤。下總千葉常胤孫也。居肥前小城郡。此役被創。至明年八月歿。竹崎五郎兵衛尉季長。江田又太郎秀家。三井三郎資長。三郎次郎資安。季長以下。皆肥後人。山田次郎重基。白石六郎通泰。肥前人。光友又次郎。筑後人。山代階。石志兼。其子二郎。山代石志。皆松浦黨。龍造寺氏。蒙古寇紀曰。按龍造寺記。龍造寺季時。弘安中蒙古襲。戰於壹岐瀨戸浦有功。然則此役會戰者。亦當季

時。大村氏。蒙古寇紀曰。大村記林序云。大村澄宗弘安中。拒蒙古有功。則此役會于筑前者。蓋亦澄宗也。有馬氏。世居肥前高来郡。有馬莊。與大村氏同族。高木氏。肥前小城郡高木邨人。深堀氏。蒙古寇記曰。深堀氏本三浦平氏之族。建長中。西下居筑後。後賜邑於肥前彼杵郡戸八浦。其所居曰深堀。原田氏。筑前續風土記曰。原田種元。弘安四年蒙古役。戰于博多有功。惟康親王賜書襃奬。然則此役戰没者。蓋種元之父與。山鹿氏。蒙古寇紀曰。山鹿氏亦筑前人。其先宇都宮朝綱第二子家政。建久七年。賜邑於筑前山鹿。因氏焉。會于此役者。蓋家政之裔。青屋氏。未詳。蓋亦筑前人。紀井氏。蒙古寇紀曰。壽永中。有紀井通資。為平知盛目代。居豐前。其子孫至元弘二年。援大友貞宗。討北條英時。其後有任豐前守者。又有常陸介。又有出羽守。貞治三年。為菊池武勝所滅。文永距壽永。凡八十餘年。則與于此役者。當

在通資孫曾之世。（）八幡愚童訓作紀伊。臼杵氏。蒙古寇紀曰。考東鑑元暦中。豐後人有臼杵惟隆。則來茲會戰者。蓋亦其裔。（）愚童訓作臼木。日田氏。未詳。蓋亦豐後人。兒玉氏等。蒙古寇紀曰。兒玉本武藏人。愚童訓。鎮西要略。俱稱黨。似非一人。然未聞九州有兒玉氏。豈亦因事來會戰邪。各率兵赴難。無慮十萬二千餘人。十九日辛酉。賊寇博多。廿日壬戌。賊舍舟登陸。而騎我兵邀擊之。關東評定傳為廿四日。誤。八幡愚童訓為十一月廿日。蓋衍一字也。覺惠有孫年甫十二三。弱弓微箭射賊。賊軍哄笑。鼓鐸震地。我馬為之狂躁。賊將據高鳴鼓。指揮賊兵。勇捷能從其指揮進退。應鼓聲有衝者。圍而擊之。毒

箭雨注。中之者皆斃。見我兵勇戰而死者。則取其肝呑之。又其戎器有鐵炮。丸大如鞠。連發二三千。飛鳴如雷。其勢迅於車輪下坂。烟暗不知東西。我兵為之死傷甚多。元賊用鐵炮。見八幡愚童訓。太平記等。邦俗呼火器為鐵炮者。蓋此為始。撿字書。炮同炰。炙肉也。砲同礮。機石也。則鐵炮當作鐵砲。古俗偶然用炮字。而人不察其謬。至今沿之耳。陔餘叢考曰。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為之。實以石灰硫礦。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歩。其火藥用硝石硫礦柳炭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為障。蒙古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城中亦有火砲。名震天雷者。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蒙

古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縄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
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
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為筒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火出
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命送
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今按元史工藝傳阿老
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於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
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服十一年國兵
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亦思馬因回回氏
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

於城東南隅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是火砲之技已起於宋金之間而元主之得砲匠在我
文永八年故其來寇我亦用鐵炮也然據太平記及蒙古襲来圖當時所謂鐵炮其狀似火毬與今
俗專以鳥鎗銃為鐵炮不同要之鐵炮者火器之總稱耳松浦黨士謂可以奇
克之乃以千餘人襲賊斬二三千人松浦黨亦山
代階石志二郎以下多死之原田氏敗走陷死於
田淖日田氏青屋氏各率二三百騎禦當青屋氏
馬逸不得駐遂入賊中其徒卒從之皆沒于敵山
田重基託磨頼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賊軍力戰
死之竹崎季長江田秀家白石通泰光友又次郎

皆戰有功季長又次郎被重創紫室高善及平四
郎入道手光太郎左衛門等皆殊死戰然賊勢益
熾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坂今津見前據筑前續風土記佐原或
作楚原又作鹿原百道原或作紅葉原並在早良郡赤坂在那珂郡大鋸谷北皆筑前西北濱海地
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康成以八百餘騎戰於
赤坂部下多死武房手斬數人有隆斬賊魁獲首
康成驍勇被創突賊軍僅免少貳覺惠其子景資
率三千餘人戰於百道原覺惠被創敗走景資性
剛善騎射賊將有鬚髯甚美者披赤甲騎驄馬縱

橫措揮徒卒銳氣不可當進逼景資景資射斃之
後得虜而問之劉復亨也八幡愚童訓作流將公益復之誤東國通鑑
云劉復亨中流矢則為景資所射者劉復亨也劉復亨流復公以國音近誤但東國通鑑云中流矢
者不知為景資所射耳賊又進陣于松林中破大友頼康軍
放火民舍烟燄蔽天延及箱崎祠我兵將退保水
城水城在太宰府西在昔　天智天皇慮新羅侵
我西鄙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及蒙古禍
起北條時宗更修築之石壁高丈餘亘數十里其
上平坦可騎云既而日晚賊亦兵疲箭盡還登舟

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班軍。劉復亨傷頗重、先引兵還。是夜大風雨。賊船觸巖崖多破。金侁墮水死。於是全軍亦乘夜遁去。考東國通鑑。風雨在是夜。元寇始末爲廿一日夜者誤。○一代要記曰。太宰府軍皆敗北。夜將半。有兵艦二艘。暗中擊賊。走之。是神明之所爲也。八幡愚童訓曰。我軍敗績。士卒皆散亡。夜半有白衣者三十人許。出自箱﨑祠。連發叢射。威靈赫奕。賊見而大懼。神氣沮喪。是以爭遁。然則賊之退散。乃神明震怒所爲也。蒙古寇紀辯之曰。邦俗崇信鬼神最甚。是以道釋巫祝之徒。好談荒怪奇

譎之事。以眩惑庸流。如要記愚童訓云云。亦皆歸功於鬼神。使人愈固其崇信之心。而於諸將防禦之事。則却疏畧之。動輒言其致敗走。不亦冤乎。今從其言。凡事涉神怪者。並不記載焉。廿一日癸亥。海上無隻帆。太宰府發戰艦追之。賊船一艘。留在志賀嶋。帝王編年記善隣國寶記並作鹿嶋。鹿嶋國訓志賀。故互用之。據筑前續風土記。志賀嶋在福岡北三里。隸那珂郡。合掌乞降。我兵未解其意。賊將以爲不許降。自投海死。乃生獲其徒卒百二十人。悉斬之水城。文永之初。彗星數見。光芒亘天。連月不滅。識者以爲兵象。至是果有元寇云。此役賊軍不還者。凡一萬三千五百餘人。按蒙漢軍一萬五千。高麗軍八千。合二萬三千。而不還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則所殺過半。我兵之勇鬪可知矣。○十一月六日戊寅。捷聞于京師。七日己卯。朝廷奉幣十六社。十三日乙酉。奉幣三社。皆賽戰勝也。

元寇紀略卷上終

癸巳春王正月恕軒閱并批

元寇紀略卷下

江都　大槗順周道甫　著

後宇多天皇

建治元年乙亥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高麗王諶遣金方慶印公秀如元上表曰小邦近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旱晩水禾不登揚國用彫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歳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

欵元寇始末為王禃遣金方慶然王禃已卒則此時遣使者王諶也○二月元主復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齎書通好于我○三月元使抵高麗高麗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道行○夏四月十五日丙辰元使達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帝王編年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高麗人等自鎮西赴關東恐誤考元史元主發使在二月而東國通鑑云三月抵高麗則豈有正月至我之理哉但編年記云七月蒙古使者赴關東亦如前程則當時太宰府分其使者兩次送之鎌倉而編年記誤以其一次為正月之事邪蒙古寇紀曰保暦間記關東評定傳並云至長門室津而不載移太宰府事然帝王編年記云自鎮西赴關東將軍家譜云鎮西護送蒙古高麗人則自室津移抵太宰府可以見矣蓋古者待外國自有規制筑前置太宰府以掌其事是以他土或有至即拒而不納率至太宰府以受其進止則為自室津直赴鎌倉者誤也○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結番警衛要害曰有夷賊來宜戮力防戰焉

○秋八月太宰府護送元使杜世忠等于鎌倉帝王編年記係七月廿一日蓋發太宰府之日也○九月七日甲戌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等五人于龍口梟其首帝王編年記為九月六日又作蒙古使等九人恐誤今從保暦間記關東評定傳北條九代記曰杜世忠年三十四歳何文著年三十八歳都魯丁三十二歳書状官薫畏國人果三十二歳徐贊三十三歳元寇始末

曰東國通鑑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元史圖書編並云至元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蓋十六年始達高麗十七年元人知之也○將軍家譜鎮西要略以斬杜世忠為弘安三年之事大誤乃減省公私用費權停京師大番兵以輦下人代之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戍邉○冬十月高麗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舉兵於我也○十一月始置鎮西探題以前上總介北條實政為之以備元寇○十二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明年春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元寇始末曰當時記載簡略此事僅存于

古簡未聞發兵征海外豈不累討邪東國通鑑云至元十七年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嶋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二百人分守于慶尚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元史高麗傳云十九年以日本冦其邊海郡邑焚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月魯不花傳云為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擄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其或在是時乎

二年丙子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元春正月朝廷命僧修熾盛光法禳元冦○秋八月北條時宗令南海山陽兵戍長門備元冦

三年丁丑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朝廷始十二社祭儀一月一社以祈弭外冦○夏六月太宰府奏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舶貿易於彼者畏難遁歸按元史日本傳曰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蓋我船之通於彼者其意在宋而不在元是其所以聞宋亡遁歸也然元人不知之以為求貿易於己則今年已許之明年又諭沿海官司通我市舶其意專在欲探知我情耳

弘安元年戊寅宋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元秋七月高麗王賰始元王諶以至元十三年更名賰謁元主曰日本一嶋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元主曰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冬十一月元立淮東宣慰司于楊州以阿剌罕為宣慰使諭沿海官司通我邦市舶

二年己卯宋祥興二年是歲宋亡元至元十六年春二月元命楊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以將復冦我也○夏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及渡宋僧本曉房靈果通事陳光等齎書來廿五日辛丑亦斬之博多○是月宋張世傑部下將校降元乃命造戰船以從軍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

之令高麗議其便以聞○秋七月宋舊臣奉牒我曰宋朝既為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是月元又造戰艦○八月范文虎言元主曰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靈果齎書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朝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閲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蒙古冦紀曰周福欒忠之來關東評定傳係之六月元史世祖紀係之八月蓋三月據評定傳云夏貴范文虎使者則遣之者實出於二人之意非元主之令也則知二人唯恐失其機會早已斷行之其至我在六月則發彼必當在春夏之交而文虎至其八月始入奏其事是其所以有齟齬也○冬十月北條時

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鎮西戍兵○是月元遣于丹赤塔納等如高麗督修戰艦又遣樊閏點視站驛高麗乃命王譓與塔納等督修戰艦于慶尚全羅道○皇代記弘安二年條下曰蒙古軍船戰沉燬蓋以四年之事為今年之事也大誤

三年庚辰元至元十七年春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元主姑緩之○夏五月元又造戰船三千艘命耽羅發材給之召范文虎議擊日本○秋七月元括前顧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使從行又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

回回等軍○八月高麗王賰朝元言曰願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元主可之時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皆受元主畫策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遂約曰洪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岐嶋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乃以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為中書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九月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水韃靼之在開元北京遼陽者移置東寧府將以赴日本之役也○冬十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焉○是月元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三千從行至是得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是為江南軍給洪茶丘所將新附軍鈔及甲○十一月高麗遣右承旨趙仁規將軍印侯如元上書中書省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萬以至器械皆

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但我國弓箭甲冑不足乞賜甲五千弓五千弓弦一萬且兵船九百艘當用梢工水手一萬八千今僅得一萬五千其不足三千於何調發東寧府所管諸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梢工水手伏望發遣三千補之又小邦軍官於日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令金方慶得參元帥府朴之亮等十人為總管趙抃等十人為千户金天祿等二十人為總把又賜朴球金周鼎虎頭牌以勸來効○十二月元主冊

睹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授
印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爲
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授虎頭金牌印趙仁
規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授金牌印朴之亮等
十人爲武德將軍管軍千戶授金牌印趙抃等十
人爲昭信校尉管軍總把授銀牌印金仲成等二
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日蓮註畫讚鎭西要略天地根元歷代圖並曰弘安三年蒙古来寇是以明年之事爲今年之事也大誤且註畫讚曰其兵三百七十萬騎大船七萬餘艘亦安誕矣）

四年辛巳。（元至元十八年）春正月元主召阿剌罕范文虎
等同受訓諭以拔都張珪李庭留後命忻都洪茶
丘取道高麗陸行是爲東路軍兵甲則舟運之范
文虎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砲匠元主
曰船戰安用此不從○是月高麗遣知密直司事
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二月元授
高麗元帥金方慶弓矢劍白羽甲又授弓一千甲
冑一百絆襖二百令分給東行將士○三月元主
給征東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軍鈔四千錠以耽
羅新造船付洪茶丘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軍。
且諭范文虎等曰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
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
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
和耳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
出一口答之仍申嚴軍律乃給衣甲弓矢海青符。
忻都洪茶丘先發抵高麗遂赴合浦主睹令士卒
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者即從軍○夏五月忻都
洪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蒙麗漢軍四

萬人戰艦九百艘發合浦廿一日丙辰来犯對馬
及壹岐殺嶋民三百餘口慘毒尤甚嶋民乃挈妻
孥走匿山中賊或聞兒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殺其
兒避之者少貳資時（少貳經資第二子。任備中守。居肥後三船。）龍造寺
季時（龍造寺秀家長子。）松浦氏彼杵氏千葉氏高木氏率
兵數萬防戰於壹岐瀨戸浦斬賊將康彥康師子
等賊登船樓發火砲我兵披靡資時死之○六月
五日己巳戰於筑前志賀嶋敗之（志賀嶋。一作鹿嶋。見前。東國通鑑曰。五月辛酉。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與倭交鋒。異稱日本傳曰。世界與志賀音近。今按圖書編所）

載日本圖筑前有世加則世界世加皆志賀之訛語耳但歷代皇記云六月五日戰於鹿嶋而東國通鑑為辛酉據皇和通曆推之辛酉五月廿六日則月日與皇記不符豈五月廿六日至志賀嶋與我兵接鋒而六月五日亦戰於其地歟姑存疑以俟後考大明浦未詳賊將洪茶丘
殆為我兵所獲賊將王萬戸橫擊之我兵死者五
十餘人茶丘僅免六日庚午復戰大敗之時賊軍
中大疫死于兵與疫者凡三千餘人既而賊進至
宗像海先是筑前沿海地築砂石為壘高丈餘險
外易內難攀附而易騎登以便臨射北條時宗又
遣秋田城次郎盛宗等將衆師來督軍事及寇至

少貳覺惠其子景資大友藏人貞親賴泰子任出羽守菊
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相知比山代榮石志
兼宇久競相知以下皆松浦黨田尻三郎種重其弟次郎種
光龍造寺季時其弟家益季友原田種元大村澄
宗嶋津氏等凡九國山陽南海諸將皆來會于太
宰府勢威甚嚴賊船不得近岸然我軍糧餉稍乏
人人危之草野次郎經長夜襲燒賊船一隻斬二
十一人賊大駭舳艫十里以鎖聯之為圍營外向
巨艦設石弩俟薄擊乃發我兵進戰者船小不能

敵前後襲賊者皆敗伊豫人河野六郎通有亦來
戍博多嚮通有之發鄉也祈三嶋祠曰我待賊十
年賊不來則絕海伐之至是既八年會賊來大喜
與其子八郎通忠伯父伯耆守通時駕輕舸進戰
賊弩亂發部下四五人中箭斃通時被創通有亦
傷左肩不能彎弓右手揮刀而進賊艦高大不可
超乘乃仆帆檣為梯躍入船中手斫數人遂擒賊
將玉冠者而還通時病創而死大友貞親率三十
騎從斥鹵迫擊賊多得首級少貳覺惠力戰被重

創遂死田尻種重種光城盛宗家士新左近十郎
今井彥次郎財部九郎等戰死菊池武房赤星有
隆將千餘騎破賊有隆獲賊魁薩摩人武光三郎
師兼禰寢彌次郎清親豐後人志賀太郎泰朝天
草人大矢野十郎種保三郎種村筑前人秋月九
郎種宗肥後人詫磨次郎時秀大野小次郎國高
及竹崎季長野中太郎長季須田次郎秀忠小野
大進賴承燒米五郎宮原三郎等皆善戰有功自
五日至十三日戰爭數囬賊不能得捷時諸州

人心洶洶市無糶米民有菜色流言曰賊指長門直犯京師又轉擣東海北海廷議或謂宜召兵於關東護衛京師使　二上皇（後深草龜山）避賊於關東龜山上皇乃親詣石清水八幡祠精禱一夜又遣權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太神宮祈以死代國難（據八幡愚童訓謁八幡祠在六月廿日據伊勢公卿勅使雜例一代要記等遣經任在閏七月二日今從增鏡姑係于此）○初元之發兵諸將約曰忻都洪茶丘軍由高麗泛海抵壹岐范文虎李庭等軍由慶元至平戶嶋嶋周圍皆水且非其

所防可以屯軍船先據此嶋使人乘輕舟如壹岐召忻都茶丘合軍共進為利必當以六月望前會于此嶋阿刺罕行次慶元病發遂死元主命左丞相阿塔海代總軍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而亦未達至是忻都洪茶丘等相議曰嚮約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會于壹岐嶋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柰何金方慶不答經十餘日又議如初金方慶曰奉命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得利必矣

諸將不敢復言既而范文虎以船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次能古志賀二嶋忻都洪茶丘軍乃來會焉（能古嶋或作殘嶋以國音訓同五用之據筑前續風土記在福岡西北二里隸早良郡蒙古寇紀曰考八幡愚童訓賊之來由高麗合浦者歷對馬壹岐至宗像由慶元者歷平戶鷹嶋等處至能古志賀二嶋於是東南軍相合為一矣其船凡四千四百艘其軍凡十四萬餘人今按皇代略記曰賊船十萬七千八百四艘增鏡曰六萬艘太平記曰賊三百萬騎如是院年代記和漢合運並曰二十四萬人皆妄也惟年代記合運曰賊船四千艘北條九代記曰兵士十五萬人則殆得其實矣）於是肥筑海上舳艫相銜我軍防戰屢敗之斬招討使忽都哈思等（忽都哈思月里麻思子也元寇始末為月里麻

思死于此役者大誤）賊以累失利乃移據肥前鷹嶋（蒙古寇紀曰鷹嶋在肥前松浦郡御厨村北三里興稱日本傳云鷹嶋即五龍山在筑前託宣集所謂金海拾芥抄所謂見海即是也是似以今玄界嶋為鷹嶋恐誤今按筑前續風土記亦曰八幡愚童訓鷹嶋元史五龍山共今玄界嶋也然關東評定傳云肥前國鷹嶋則為筑前者未知是否）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龍見於海中硫黃氣盈乎虛空怪異百出賊帥見之大懼單艇先遁（蒙古寇紀曰鎮西海上七八月間大風將起海鳴山震其響鏜鞳龍登虹現其氣腥臊或霾陰晝晦或焰蒸流朱或密雲橫馳或雷電閃轟種種變幻有不可得而形容者矣土俗見之輒為颶兆亟將縄索乘屋宇窒竅隙閟牖戶以備其飄騰未曾為異也元賊之來偶值此宜矣其驚愕恐怖也世

謂此等事為神軍。誣妄甚矣。○秋閏七月甲子朔。颶風大作。海水簸蕩。賊船皆覆沒破壞。左副都元帥阿剌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按増鏡為七月朔。脱閏字也。元史則為八月朔。蓋是歲我置閏七月。元置閏八月。所以差一月也。又按皇朝史略曰。大風雨覆賊艦。今考諸書。太平記云大風雷。天地根元歴代圖。鐵函心史。並云大風雨。其他群籍則無雷雨之說。惟云大風破舟耳。為風雨者恐誤。流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海中積尸。望之如嶋。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皆至鷹嶋。繕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少貳景資覘知之。率鎮西兵艦數百。掩擊殺傷。溺死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

元寇紀略卷下　十三

斬之那珂川。瘞其屍於今津高麗寺。是時賊將范文虎李庭等船。亦皆壞。庭抱船板。漂抵岸下。收其餘衆。士卒存者十一二。由高麗北還。蒙古寇紀曰。元史李庭傳曰。云。東征日本。軍次竹嶋。遇風船悉壞。今肥筑海無竹嶋。而相威傳亦云。范文虎李庭以兵十萬航海。七晝夜至竹嶋。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因謂竹嶋即鷹嶋。以國訓同假借互用也。今按癸辛雜識續集亦曰。大軍征日本。已至竹嶋。與其太宰府甚邇。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蓋以鷹竹國訓相近。當時邦人互用之。而元人則皆用其竹嶋耳。初。元都元帥張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范文虎李庭同

率舟師至肥前。禧即捨舟築壘平戶嶋。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故及颶風作。禧所部獨完。范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脱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文虎等乘之去。餘軍在嶋者四千人。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棄舟中所有馬七十匹。以濟其還。懷遠將軍楚鼎。亦率千餘人從文虎。遇颶。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

元寇紀略卷下　十四

船僅免。元軍不返者。凡十萬餘人。高麗軍亦七千餘人。東國通鑑曰。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蒙古寇紀曰。忻都洪茶丘所率。東路軍四萬人。范文虎所率。江南軍十萬餘人。共十四萬餘人。此中一萬人乃高麗軍。而喪其七千餘人。存者可三千人。元軍十三萬餘人。而喪其十萬餘人。存者可三萬人。然則元史阿塔海傳稱喪師十七八者。似得其實矣。今按諸書往往云。元軍得生還者僅三人。誤也。說見于下。○八月。范文虎等達高麗合浦。遂收散卒西還。詐言元主曰。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故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

未幾敗卒于閶脱歸曰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文虎等諸将各自擇堅好舩乗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戸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来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所虜至八角嶋悉殺之惟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平壺嶋即平戸嶋也五龍山不詳異稱日本傳曰五龍山鷹嶋也五广之訛龍鷹之訛析鷹字為五龍也未知是否八角嶋即博多也武備志作花旭塔圖書編作法哈嗟至八角嶋悉殺之者蓋指誅降賊於那珂川也那珂川歷博多西入海則以為博多亦宜矣既而莫青與呉

萬五者亦逃還按元史日本傳曰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續通鑑綱目曰得還者財三人蓋言范文虎所率蠻軍十餘萬中于閶莫青與呉萬五三人逃還耳非言元兵得生還者止三人也而諸書多以三人為元軍生還者之總數大誤於是范文虎等皆獲譴責張禧獨免元主乃怒其不得志復命阿塔海發兵一時無敢諫者江南諸道御史大夫相威遣人入言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乗

風疾往一擧而下之萬全之策也元主遂姑罷其役○初元主之擧兵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衂不可以言氣海内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請罷兵息民不聽元史日本傳續通鑑綱目並係此事于至元二十年恐誤元史昂吉兒傳曰吉兒上疏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觀果無功一語則在今年者明矣師行有期太常少卿王磐入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元主怒曰非汝所宜言在吾國法言者

不赦豈有他心而然耶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冒萬死而来歸乎臣今年已八十且無子嗣他心欲何為明日元主遣侍臣以温言慰撫出碧玉寶枕與之師果無功○初賊之至京師守護下野守宇都宮貞綱受北條氏命率兵六萬發至則賊已敗矣乃増築城壘自志摩郡至宗像濱令九國将士更番戍之○冬十月元置鎮邉萬戸府于高麗金州等處以備我元史世祖紀係十一月今從東國通鑑以敗卒後至者分戍沿海

五年壬午元至元十九年春三月。高麗使上將軍印侯成合浦。以備我。○夏六月。我所虜蠻軍總把沈聰等六人。逃還于高麗。高麗遣印侯柳庇送之元。○秋七月。高麗王賰遣使者如元。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擊日本。○九月。元命平灤高麗耽羅及楊州隆興泉州。造大小船三千艘。○是月。我所虜新附軍賈祐者逸還。詐言元主曰。為日本焦元帥壻。日本知江南造船。遣臣來候動靜。元主給祐衣糧。異稱日本傳曰。焦元帥。不詳何人。此時北條氏為副元帥。焦字似條字。則盖指北條氏也。○冬十

一月。元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叛大逆外。凡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元主從之。○是月。元遣禿渾賀仲謙如高麗修戰艦。○是歲。遠江守北條時定為鎮西奉行。居筑前姪濱。以統轄軍事。時定。鎮西要略作為時。一說為時定螢蠅抄曰。時定為時。皆時氏男。共任遠江守。據尊卑分脉。赴鎮西者時定也。宜從一說。

六年癸未元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元復將發兵。以阿塔海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令高麗備糧二十萬石。更發鈔三千錠。糴糧。以給軍匠。命諸軍造戰艦習舟楫。○夏四月。元以高麗王賰為左丞相。命樞密院集軍官。規畫事宜。發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給鈔及衣甲於諸軍。御史中丞崔彧諫曰。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而後東征未晚也。元主不聽。既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命以與國江州軍付之。乃諭阿塔海曰。所造戰艦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五月。北條時宗遣

修理亮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兼時。明年十二月。遷為京師守護。○冬十月。北條時宗遷鎮西探題北條實政為長門警固。○是月。元給征東新附軍鈔二萬錠○十二月。元又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東。○是歲。南海補陀寺僧如智言元主曰。今復興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令臣等齎奉聖旨宣諭。則必多救生靈。彼亦當懇心歸附。元主乃使如智及提舉王君治齎書來。如智等宿留海上。八月。過黑水洋。遭

颶風不得達我而還。

七年甲申（元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元復遣如智及王積翁使我。如智等由慶元航海、至我近境。舟中有怨積翁者、共謀殺之。遂不果至。（癸辛雜識別集曰、王積翁受命為奉使。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船。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中鞭之。任有誶語。王聞之。至嚴山、以好語官職誘之、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作酒以報、衆使醉飽。任縱兵殺之。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叩頭乞命。任顧其徒、鞭而擲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貨財而去。）○二月、元罷高麗造戰艦。○冬十月、元主復諭行中書省曰、軍行所用船艦、及長年篙手、宜給鈔增價募

之。（蒙古寇紀曰、元主從諸臣之言、欲寢兵通好。乃罷高麗造船。而積翁為舟人所害。事竟不成。故餞復增價收舟、櫼募水手也。）○是歲、北條時宗卒。其子左馬權頭貞時代時宗、為鎌倉執權。（四月四日壬午、時宗卒。年三十四歲。七月七日癸未、貞時為執權。）

八年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征東大將軍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許赴於鎌倉。（時定、鎮西要略為為時。今攺之。說見于前。）○是月、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拘集諸處漕船、高麗江南所造海船。又命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十一月、元遣阿八剌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又遣使如高麗、命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軍行。漕江淮米百萬石、貯於高麗合浦。且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以備軍餉。期明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合浦。○十二月、元增阿塔海戰士萬人、砲手五十人。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遣五衛軍還家治裝。

九年丙戌（元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元吏部尚書劉宣諫元主曰、近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議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官民大擾、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尚未見功。唆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擾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代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皆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元主從其言姑命罷兵○鎭西要略曰弘安九年阿塔海率舟師自志賀嶋入寇縱火燒箱崎民家擊走之殺數百人此說可疑元史續通鑑綱目東國通鑑皆載是歲正月元主罷兵而我邦諸書亦不記阿塔海來寇之事則要略恐誤獨蒙古寇紀從要略曰元史世祖紀九月十月載高麗獻俘事則其有事於我者明矣然今考元史高麗所俘不過十數人蓋我邊隅之民刧掠彼境者耳未可據以爲阿

塔海來寇之證也其他要略所載七年十年入寇之事亦皆可疑今以無徵不取○冬十二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功行賞賜甲冑於赤星有隆肥前小崎鄕加納下東鄕於河野通有松浦郡向邑於相知比神崎郡某邑於山代榮薩摩鹿兒嶋十分一於田尻種長種長種重子也弘安之役有功被賞者非止此數人然無記載可徵則今舉其所見耳且按藩翰譜螢蠅抄正應元年五年亦行賞則此事蓋涉前後數年不必皆爲一時之事也但其年月不可的知而賜鹿兒嶋於田尻氏則在今年故今倂錄之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鎭西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命者雖有功不錄必科其罪

十年丁亥元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帝傳位于皇太子是爲伏見天皇○是歲元主問攻我事宜於哈剌䚟哈剌䚟應對甚悉元主喜授浙東宣慰使

正應元年戊子元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元復將舉兵於我以高麗王賰爲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東國通鑑係四月今據元史世祖紀○冬十月賜筑前三奈木莊某地於志賀太郎泰朝七隈鄕某地於武光三郎師兼比伊鄕某地於禰寢彌次郎清親皆賞辛巳之功也

二年己丑元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元遣張守智李天英於高麗命督助征東軍糧○秋九月北條貞時廢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以皇弟久明親王代之

四年辛卯元至元二十八年民間流言元賊又來覘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據元寇始末是歲祈禳事見常陸府中總社文書又螢蠅抄所載門葉記東寺文書興福寺唐院文書島津文書高野山文書有正應二年三年五年六年祈禳事則前後比年行之也

五年壬辰元至元二十九年秋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問寇我王賰曰臣既鄰不庭之國庶當躬自致討

以效微勞乃先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大僕尹為
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為書狀官賫
書以通好于我（東國通鑑曰日本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沒世不得聞按此事他書無所見則二人之来不可知惟北條九代記曰五年七月元燕公南献牒状十月高麗使金有成等来明年送之關東然則北條氏亦誅二人而高麗以為我拘留之邪抑或歸途溺死海中而高麗不知之邪公卿勅使参宮次第載明年癸巳宣命其文所謂去年冬蒙古奉書者似指二人所賫則九代記未可必為訛說也姑書疑以質博雅）○冬十二月初肥後球
磨人相良六郎頼俊防元寇有功至是北條貞時
奉久明親王命賜書賞之

元寇紀略卷下　廿三

永仁元年癸巳（元至元三十年）春三月廿日丙子大政官
符尊伊勢伊雜社為伊雜宮風社為風宮更召僧
於禁中祈降伏外寇　天皇親製文祭之○是月
元遣江南千戸陳勇等運米十萬石高麗以将復
犯我也○秋七月八日壬戌朝廷遣權大納言藤
原為兼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太神宮其文曰朕
忝稟苗胤謬守神器去年冬蒙古奉書不遜之甚
至以干戈要和好安危難決理亂叵辨綍既起于
文永延及今日将卒戍鎮衆庶苦役加之天屢呈
變地頻示妖炎旱渉旬稼穡不登是則朕薄德所
致職由失其柄宗廟不祐賢臣不佐而令而後興
廢繼絶道祖宗之道德帝王之德故令齋戒凝念
懇祈皇太神即遣使薦庶品尚神靈攘災孽撥逆
亂寳位無動海内清平顆垂靈睠○八月元遣萬
戸洪波豆兒如高麗管造船寳錢庫副使瞻思丁
管軍糧高麗乃分遣人于諸道以備船糧○是歳
鎮西奉行北條時定卒以越後守北條兼時兵庫
頭北條時家並為鎮西探題北條貞時令九國将

元寇紀略卷下　廿四

士曰防禦外寇宜一心從二人指揮（鎮西要略以兼時為探題之始然建治元年置探題以北條實政為之則非始今年也）
二年甲午（元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廟號
成祖子真金先死孫鐵木耳嗣時高麗王昛在元
（王睶去年改名昛）欲陳舉兵不便會元主死洪君祥與丞
相完澤謀遂罷寇我
三年乙未（元元貞元年）春三月鎮西探題北條兼時有
病還于鎌倉（帝王編年記北條九代記係四月鎮西要略係五月今從尊卑分脉）以
修理亮北條定宗代之○夏四月北條時家亦還

于鎌倉○秋八月北條定宗卒于鎭西
四年丙申元元貞二年北條貞時復遷北條實政爲鎭
西探題鎭西要略爲去年事今從帝王編年記
六年戊戌元大德二年秋七月　帝傳位于皇太子是
爲後伏見天皇
正安元年己亥元大德三年春三月元江浙平章政事
也速荅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乃
使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書來其書曰有
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

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
自朕臨御以来綏懷諸國薄海内外靡有遐遺日
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
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
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
審圖之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
時激怒竄之伊豆拘管不報後一山爲貞時所貴重住鎌倉巨福圓覺
淨智諸刹又奉後宇多上皇命住京師南禪建仁文保元年十月寂年七十一
三年辛丑元大德五年春正月　帝傳位于皇太子是

爲後二條天皇○秋九月鎭西探題北條實政削
髮辭職以其子政顯爲鎭西奉行實政辭職鎭西要略係之明年
今從帝王編年記○冬十二月太宰府奏元舩一艘至薩
摩甑嶋其在海者可二百艘甑嶋吉續記作子敷嶋以國訓同互用之
然竟不入寇蒙古寇紀曰一山入海杳無消息故復舉兵不向荒前而至子敷嶋者此
嶋與慶元路正相向且欲乘其無備也元史不載之以其無功也元寇始末曰常陸府中總社文書
載正安三年十二月異國降伏祈禳事又宗像社文書有同年同月宗像大宮司職爲異賊防禦被
還補之文蓋在此時也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元寇始末曰宗氏家
譜云應永六年蒙古兵舩到對馬讃岐守宗貞茂合戰敗之二十六年蒙古復到仁位鄉貞茂亦敗

之皇代記皇代略記神明鏡後崇光院御記會津塔寺長帳亦皆載二十六年蒙古來戰于對馬然
此時元已滅則不知蒙古指何國也按東國通鑑洪武二十二年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
擊對馬嶋燒倭船廬舍殆盡此事在應永六年之前十一年或言之乎胡元終不能
得志於我者蓋北條氏之功云
野史氏曰甚矣戎狄之嗜利黷武而不知饜
也元主雄悍桀驁秉三世餘烈戰勝攻取威風
動天下固非庸常人主惟其嗜利黷武之心則
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小變移焉初命阿合馬
奏括天下戸口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

施設專以掊克聚歛為事繼用盧世榮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靡不搜括後又用桑哥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此其嗜利貪得牢固不可破而又玩兵黷武不已當其初視宋為敵國恐不能必克則尚有慎重之意及既滅宋遂視戰勝為常事幾欲盡天之所覆以稱雄於千古乃興安南占城緬國爪哇之役無歲不用兵而又移其餘燄于我其意蓋以我為海心孤嶋可彈指定之也殊不知我日出之國 皇統蟬聯萬

古不替土壤富沃人心忠烈決于取舍而明于死生有非萬國所翹企者安可使氈裘之徒逞其猖獗哉雖然當時朝廷專事禬禳計議謀畫一無所聞終至擬報答苟微北條時宗斷然沮朝議却彼使聘以執勝機於未戰之前吾未知其所稅駕也夫用兵制勝之道在興士氣以一其心耳欲興士氣以一其心非雄斷為之則不可得焉時宗之却元使也天下之士必謂元大國也或將憤恚以舉兵我不可不豫戒飭於是

天下之氣已興而其心始一矣既而彼求通好愈勤而時宗拒之愈堅則天下之士又必謂元强虜也必將大怒以入寇防之亦死不防亦死我不可不決死待之於是天下之氣大興而其心益一矣是以元寇之至艨艟蔽海勢吞宇內而我兵敗之猶決積盈之水崩山漂石而不已是其致奇捷挫兇焰以保護金甌於無疆者皆由時宗雄斷為之則其功烈之大且遠謂之古今一人可矣足利義滿位列三公上而稱臣於

外邦修貢職受封爵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焉較之時宗以一陪臣任大事處大難確乎不惑者其得失懸隔迥為何如也然而論者或謂時宗拒絕元使猶之可矣至斬杜世忠等于鎌倉周福等于博多則徒激彼怒而速彼兵也其所行不亦已甚乎夫元主出於胡虜而奪人之國者妄不自揣其分欲恫喝我 神聖之域我乃却其使不報待以胡虜者義固宜然也元主反興無名之師以剪屠我邊疆創痍未瘳復遣使

通問何其侮我之甚也時宗即誅其使以報彼殘虐而元主猶且不知省悟亦復致使以要我勢已至斯則雖不嗜殺而不得不殺也何已甚之有水戸義公著大日本史係論贊曰元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　天孫之冑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

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時宗之功不亦偉乎源白石亦跋元主書後曰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庶幾乎二家之言明快精到無復餘蘊可以定千載之論矣

元寇紀略卷下終

元寇年表

龜山天皇 文應	庚申	中統	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四方致貢者千餘國，獨我邦不通信。蒙古主憤之，有發使告其意之意。先是高麗主王瞮遣其子倎入覲于蒙古，留三年。至是瞮卒，蒙古主乃封倎為王，授冊遣國。高麗由是修貢稱東藩。蒙古遂欲介高麗通好於我。
弘長	辛酉	二年	
二年	壬戌	三年	
三年	癸亥	四年	
文永	甲子	至元	
二年	乙丑	二年	
三年	丙寅	三年	八月。蒙古主選可使我者，命黒的給虎符充國信使，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十一月。黒的、殷弘抵高麗，傳命于王禃曰：今遣黒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之，以徹彼疆。王禃乃使其臣宋君斐、金贊導黒的等。
四年	丁卯	四年	正月。黒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王禃令宋君斐隨黒的如蒙古，今疏其故。○八月。蒙古復遣黒的等至高麗，曰：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體此意，以必得要領為期。王禃乃不遣黒的等，使其臣潘阜持書使我。
五年	戊辰	五年	正月。潘阜來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太宰府致之鎌倉。○二月。鎌倉執權北條時宗進其書京師。○三月。朝廷命菅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陳其不可，抑而不遣。潘阜不得報而還。○四月。朝廷遣藤原通雅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宗廟。○六月。發山陵使，告蒙古事于七陵。○蒙古遣脫朶兒如高麗，閱戰艦軍額。○九月。蒙古復遣黒的等使我，命高麗導之。○十一月。黒的等抵高麗。○十二月。高麗使申思佺、陳子厚、潘阜導黒的等。
六年	己巳	六年	三月。黒的等來對馬嶋，土人拒而不納。黒的等虜嶋民二人而還。○四月。高麗遣申思佺從黒的如蒙古，獻所執二人。○六月。蒙古命高麗金有成、高柔送還對馬人，且令中書省牒我。○八月。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古、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
七年	庚午	七年	十二月。蒙古復擇可使我者，趙良弼請行。蒙古主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遣之。
八年	辛未	八年	正月。趙良弼抵高麗。○九月。高麗令徐稱、金貯導趙良弼使我。其船至筑前今津。太宰少貳經資往求書，不與，曰：往獻之王所，不然不釋手。但出其錄本授之，即達之鎌倉。北條時宗奏之京師，亦以書辭不遜，不答。時宗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十二月。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朝廷遣藤原公守於伊勢宗廟，告蒙古難。○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
九年	壬申	九年	正月。趙良弼還抵高麗。○二月。良弼使我賊民彌四郎等偕張鐸如元，僞称日本使者。元主宴勞之。○高麗王禃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北條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四月。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鎮西將士懈怠。○彌四郎等還自元，抵高麗，高麗遣康之邵送還之。○五月。張鐸來致高麗書，請必通好元。亦不報。
十年	癸酉	十年	三月。良弼復來太宰府，竟不得入京而去。○六月。良弼還見元主。元主詢舉兵，良弼諫之，不聽。○九月。元主命伯顏諭襄陽生券軍，免其死罪，聽從日本軍，乃授鎧仗。
十一年	甲戌	十一年	正月。元遣察忽如高麗監造戰艦。○三月。元命忻都、洪茶丘等將二萬五千人，戰艦九百艘，期以七月取日本。○元遣使如高麗，命發軍助擊日本。○五月。高麗王禃卒。元冊其子諶為國王。○八月。元將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等抵高麗。○十月。元兵一萬五千人，高麗軍八千人，戰艦九百餘艘來，攻對馬、壹岐，尋寇肥前筑前。我兵防戰甚力。然賊勢益熾，進陣于博多松林。我兵將退保水城。會日暮，賊退登舟。是夜大風雨，賊船多破，賊將墮水死。於是全軍乘夜遁去。太宰府發船追之，獲賊百廿人，悉斬之。○十一月。捷聞京師，朝廷奉幣十九社。
後宇多天皇 建治	乙亥	十二年	二月。元主復使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齎書通好于我。○三月。元使抵高麗，高麗令徐贊上左等導之。○四月。元使達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曰：有戎賊來，宜戮力防戰。○八月。太宰府護送杜世忠等于鎌倉。○九月。時宗斬杜世忠等五人于龍口，梟其首，乃減省公私用費，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成邊。○十一月。始置鎮西探題，以北條實政為之。○十二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明年春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
二年	丙子	十三年	正月。朝廷命僧修熾盛光法，以禳元寇。○八月。北條時宗使南海山陽兵戍長門，備元寇。

元寇紀略年表　一

元寇紀略年表　二

三年丁丑　十四年　正月。朝廷始十二社祭儀。祈弭外寇。○六月。太宰府奏。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船貿易於彼者。畏難遁歸。

弘安元年戊寅　十五年　十一月。元立淮東宣慰司于揚州。以阿剌罕為宣慰使。諭沿海官司通我邦市舶。

二年己卯　十六年　二月。元命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陳光及僧靈果齎書來。斬之博多。○宋張世傑部下將校降元。乃命造戰船以從軍。○七月。宋舊臣奉牒我。曰宋既為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元又造戰艦。○十月。北條時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鎮西戍兵。○元遣于丹赤塔納等如高麗督修戰艦。

三年庚辰　十七年　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元主姑緩之。○五月。元又造戰船三千艘。召范文虎議擊日本。○八月。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皆受元主畫策。○十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讚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焉。○元以兵十萬付范文虎將之。是為江南軍。給鈔及甲於洪茶丘所將軍。

四年辛巳　十八年　正月。元命忻都洪茶丘取道高麗陸行。是為東路軍。○三月。忻都洪茶丘先發。抵高麗。遂赴合浦。○五月。忻都洪茶丘及高麗諸將以兵四萬人戰艦九百艘來犯對馬壹岐。又戰於筑前。范文虎亦以船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於是肥筑海上。舳艫相銜。我兵勇鬪。屢敗之。賊乃移據肥前鷹嶋。○龜山上皇奉宸筆宣命于伊勢宗廟。祈以死代國難。○閏七月朔。颶風大作。海水盪蕩。賊船皆覆沒破壞。溺死無算。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少貳景資掩擊之。殺傷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斬之。○八月。范文虎等逃還。皆獲譴責。元主憤不得志。復命阿塔海發兵。相威諫之。元主乃姑罷其役。

五年壬午　十九年　三月。高麗使印侯戍合浦以備我。○六月。我所虜蠻軍總把沈聰等六人。逃還于高麗。高麗遣人送之元。○七月。高麗王賰遣使者如元。請造船百五十艘助擊日本。○九月。元命諸州造大小船三千艘。○十一月。元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叛大逆外。凡犯死罪者。令充日本軍。元主從之。○是歲北條時定為鎮西奉行。

六年癸未　二十年　正月。元復將發兵。令高麗備糧二十萬石。命諸軍造戰艦習舟楫。○四月。元集軍官規畫事宜。崔彧諫曰。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元主不聽。既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元主乃緩其役。○五月。北條時宗遣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十月。時宗遷鎮西探題實政為長門警固。

○十二月。元又以忻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東。○是歲元主使南海僧如智及王君治齎書來。二人宿海八月。遭颶不得達我而還。

七年甲申　二十一年　正月。元復遣如智及王積翁使我。舟中有怨積翁者。共謀殺之。遂不果至。○十月。元主諭行中書省曰。軍行所用船艦及長年篙手。宜增價募之。○是歲北條時宗卒。其子貞時為執權。

八年乙酉　二十二年　十月。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許赴鎌倉。○元拘集諸處漕船高麗江南海舶。又命習泛海者募水工。○十一月。元遣阿八剌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又遣使如高麗。命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軍行。期明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合浦。

九年丙戌　二十三年　正月。元將擊我。劉宣諫之甚切。元主從其言。姑命罷兵。○十二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功行賞。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鎮西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命者。雖有功不錄。必科其罪。

十年丁亥　二十四年　是歲。元主問攻我事宜於哈剌䚟。哈剌䚟應對甚悉。元主喜授浙東宣慰使。

伏見天皇

正應元年戊子　二十五年　二月。元復將舉兵於我。以高麗王賰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

二年己丑　二十六年　正月。元遣張守智李天英於高麗。命督助軍糧。

三年庚寅　二十七年

四年辛卯　二十八年　民間流言。元賊復來覬覦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

五年壬辰　二十九年　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諭擊我。王賰曰。庶躬自致討以效微勞。乃先使金有成郭麟齎書通好于我。

永仁元年癸巳　三十年　三月。大政官符尊伊勢伊雜社為伊雜宮。風社為風宮。○元遣陳勇等運米十萬石于高麗。以將復犯我也。○七月。朝廷遣藤原為兼於伊勢宗廟奉宸筆宣命。○八月。元遣洪波豆兒如高麗管造船。贈思丁管軍糧。○是歲鎮西奉行北條時定卒。以北條兼時時家為鎮西探題。北條貞時令九國將士曰。防禦外寇。宜從二人指揮。

二年甲午　三十一年　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廟號成祖。孫鐵木耳嗣。洪君祥與丞相完澤謀罷寇我。

三年 乙未	元貞	三月。鎮西探題北條兼時有病。還于鎌倉。以北條定宗代之。○四月。北條時家亦還于鎌倉。○八月。北條定宗卒于鎮西。
四年 丙申	二年	北條貞時復遣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
五年 丁酉	大德	
六年 戊戌	二年	
後伏見天皇 正安 己亥	三年	三月。元使速荅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乃使補陀僧一山齎書來。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激怒。竄之伊豆。拘管不報。
二年 庚子	四年	
三年 辛丑	五年	九月。鎮西探題北條實政削髮辭職。以其子政顯為鎮西奉行。○十二月。太宰府奏。元船一艘至薩摩甑嶋。其在海者可二百艘。然竟不入寇。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

元寇紀略年表　五

元寇紀略跋

蒙古之致使求好其情在歆羨我饒沃縱令當時以好語答之惡得充彼無饜之欲其欲不充必将至動兵況乎一受其聘則勢不得不相親焉苟親之則彼貨利之說徐以奪我民心彼火彈之威徐以折我士氣當此之時雖欲戰豈可得哉是北條氏之所以痛絶之于始而不求苟安之計也慨然而世録其事者動輒托神怪或歸功

于浮屠祈禳不亦可歎乎我友訥庵氏嘗深疾戎狄貨利之說慨然著書膺之其辯駁之餘今又記文永弘安之事而北條氏之偉績赫然明于天下則訥庵之功與夫搴旗陷陣者可並轡而馳也嗚乎何代無戎狄何代無良史後之為北條氏者必将有感于斯編也九皋學人春田嵩識

蘭洲川嶹達書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政書史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62
SS号=14664162